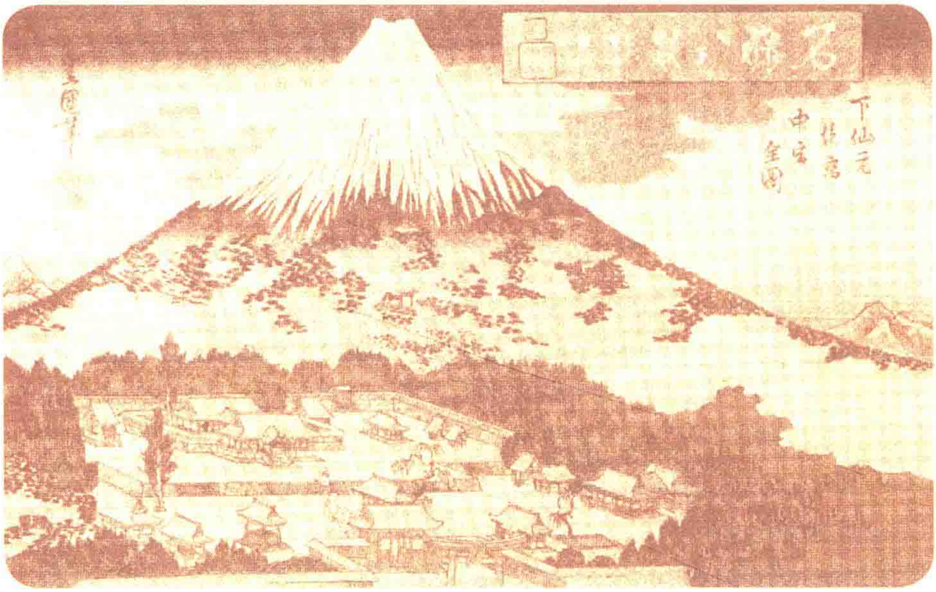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目錄

十七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37册）

目録

目録

石川利之 著

萬國鑑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刻本影印

石川利之著

萬國龜鑑

石川書房

萬國龜鑑序

君子之憂世也。不獨當時而已。欲使天下後世無暴君汚吏也。故不得志于當世。則著書以奬勵人心。亦以勸誡後世。孔子之作春秋。婁騷之著民約論。其趣旨雖異。皆憂今慮後之所致也。我先人亦嘗慨風俗之衰頹。著資行傳以諷于世。而又誡余曰。不奏天下無二之功。則可著天

石川氏藏版

下無二之書矣。厥后余讀羅馬之史。至學士日納加曰。與讀歷史百卷。寧讀言行錄一卷。未嘗不喟然嘆也。何則言行錄者。大概皆摘古人之嘉言善行有補

益于世教者也。實可謂確言矣。余因欲博搜萬國之嘉言善行以著一書。然著書者古今之所難爲。司馬遷之修史記也。任在史官。而雖遍搜全國之逸書。有

後世譏其遺漏者焉。司馬光之編通鑑也。雖借助學士數十人。經十九年之星霜而始脫稿。嗚呼。如彼二氏以博學。一則遍搜全國之逸書。一則借助學士數

十人。以僅修自國之書。猶且不能免後世之譏。亦可以見著書之難矣。而況於以如余一个之書生。輯錄天下萬國古今之事實乎。然余自志于著書。不能自

抑遂忘淺陋而從事編修已不在史官又無一人助余者於是日夜矻々不暇顧產業因我家產少傾焉故親戚咎其非計朋友譏其頑陋隣里鄉黨不目余為愚者則以為狂甚則有不與余齒者然余二十一歲時始起稿凡六年間不顧一切毀譽褒貶惟編修之務今茲始得脫稿名曰萬國龜鑑嗚呼天下之廣

萬國龜鑑　序　四　石川氏藏版

人類之衆古今之久事實之繁豈其無脫漏哉自以為蒼海之遺珠不得盡搜拾焉故杜撰脫漏之譏素所甘也雖然可為世之規範者大概莫不舉則讀者反覆熟考庶幾不為無裨益矣

明治十六年四月上澣

大日本　石川利之撰

大沼蓮齋書

萬國龜鑑　序　五　石川氏藏版

萬國龜鑑凡例

一此書就聖經賢傳而櫽括其事蹟者皆不敢妄改其字句也

一此書有記姓名者有記字號者其例不一而人名附單柱地名附雙柱

一各國帝及王者皆列之仁君部而大統領者列之循吏部

一皇后執政以能愛國民者列之仁君部而婦女之能事主家精勤者列之忠臣部

一發明部偏採創造器械者而其創造者有鴻益于世歟又創造之際非忍耐勉勵百挫不撓者則不敢採錄之也

一我邦皇帝及皇后之死皆書曰崩皇族大臣及三位以上者皆書曰薨

一外國帝王及后之死皆書曰殂而櫽括聖經賢傳者曰崩曰殂或曰薨皆從其原書不敢改之

一外國皇族及大臣之死曰卒或曰没亦皆非有義例也

一猶太羅馬希臘麥西馬基頓等國者方今雖既滅往昔為獨立國故特書以為一國

一朝鮮國者如獨立國亦如支那屬國然我邦與彼國訂約時彼國不謂支那屬國我邦因認之為獨立國故與各國並記焉

明治十六年四月上澣　石川利之識

萬國龜鑑目録

萬國龜鑑卷一

石川利之著

嚴父第一

大日本

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王使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帝問之曰。汝國有博士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乃遣荒田別徵之。使皇太子學經典。自是而後設博士侍講之官。取彼長以補我短。

宇多天皇寛平九年。讓位於皇太子。著書歷舉臣庶賢否國家得失。以為訓誡。其略曰。明賞罰。莫惑愛憎。愼喜怒。莫形于色。莫用婦言。莫擧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楠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子正行年十三。從在軍。正成至櫻井驛。令正行還于河内。且誡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又曰獅子生子三日。擲之絕壑。試其跳趠。今汝十餘歲。能記吾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我戰死之後。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愼勿出降。以墜家聲。汝之孝莫過之。授以後醍醐天皇所賜菊作刀泣訣。

今川義元嘗作書誡其子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鷄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竟不以為意。溺於酒色。彈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等用事。竟至於亡。

毛利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第三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大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隆景之言。

德川家康嘗謂秀忠曰。吾治天下。賦歛務從輕簡。是民之所以服也。及病革。誡秀忠曰。治天下之要唯一字。曰慈。汝宜銘心勿忘。又曰。吾將逝矣。天下之事汝將若之何。對曰。天下必亂。家康曰。吾無憂矣。

德川秀忠取旨家康。以酒井忠利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為世子家光傅。忠利輔之以仁。利勝以智。忠俊以勇。由是儲德日進。遂為英主。

本多正信世仕德川氏。嘗謂子正純曰。吾死之後。公若益汝封地。過三万石。則汝必毋受。若受大邑而弗

辞禍必及焉其後正純受封宇都宮食十五万石未幾得罪謫於由利

笠原長順者越前守本多利長之侍醫也有學識食秩千石使其子順菴游學京師臨發與學資金五兩親戚憫其甚鮮潛贈金若干順菴學京師三年而歸長順不許謁先出迎氣論疑義二三條使解之隔障聽輙曰醫學未熟也汝何為歸也乃又與金五兩使更出順菴復至京師苦學三年迺歸長順又試之如前順菴答辯如流自素問難經以至傷寒金匱莫一不解者長順乃大悅穰然開障曰順菴汝真我兒也我久不見汝汝今醫學成矣我待汝歸久矣乃出新裁衣服一襲並金五百兩以與之既而携詣老臣某家曰臣老矣幸兒學成矣然醫而食千石過多賜兒五百石足矣乃與家順菴而致仕享保間以壽終于家

支那

唐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曾參之妻出外兒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為汝殺豕妻歸以語曾參曾參即烹豕以食兒曰母敎兒欺也曾參出其妻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

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群廁牏。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卒。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蜀諸葛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唐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唐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宋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孜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獲忽乎。

宋張南軒曰。為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成。不令而從者矣。

宋林霆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

明劉大夏常教子讀書。外兼令力農。雖遇天雨。大夏被簑笠。親督耕耨。嘗曰。習勤忘逸。好逸成惰。吾苦之。將以益之也。

英吉利

托馬斯摩爾。教訓家人。甚懇切。每日定時。盡心教誨。

於是子弟從順其教訓皆協和勉勵未曾有爭訟之聲忿怒之語懶惰之態也故義拉斯繆斯稱賛摩爾家風曰恰如基督教學校矣

勞爾德巴禮嘗誡其子曰汝由上帝之命得自立則宜擇良妻而娶之何則汝將來為善為惡皆由其妻之善惡故娶妻則可詳女子之性行與父母之教育而後娶之又曰雖富人貴者之女不可娶醜婦恐為他人所侮且己亦生嫉心也又不可娶侏儒與痴愚之女侏儒者恐其子類之痴愚者終身不為用亦爲己耻辱也

斯格的誡其子查爾斯曰得天下之幸福享天下之利用之方法唯在勉強而已矣查爾斯之在學校時又嘗與之書誡曰農工商各不盡其事業則不能嘗幸福利用之理矣

斯格的嘗謂女婿洛寡的曰我少間可與汝語汝宜修德信教法而為善良人此外亦無可與汝語者

乳古斯敦嘗誡其子曰汝今可變右方亦可轉左方故今當決志定心以奮起勢力不然汝遂爲懶怠昏弱然則再雖欲奮起勢力不可得焉予平生之福皆由少時之變轉也汝決定志心而勉勵則必可成汝所欲為之事業矣

米利堅

與古志典者蔥爾日華盛頓之父也與古志典嘗與斧於華盛頓華盛頓誤斬父所愛之樹父自外歸見大怒詰之華盛頓首實不敢隱父抱之喜且泣曰寧失樹千本不欲聞汝虚言

萬國龜鑑卷一終

安藤孝之書
鷲尾樹堂刻

萬國龜鑑卷二

石川利之著

慈母第二

大日本

北條時賴母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松下禪尼。常爲時賴設食。兒義景來助治具。安達氏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爲之。安達氏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安達氏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

楠正行母。不知何女也。正成戰沒于湊川。足利尊氏致其首于河內。正行悼甚。起到佛龕。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曰。故判官遣汝。非以蘄福。亦非以殉死。意欲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圖興復也。

德川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諸公子曰。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堀直之爲舊主所錮。仕路迍邅。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直之。以待他日之用。

小出大助妻淺羽氏。教子尤有方。稍長誤業或荒嬉。亟督之。猶不可。則自責其身曰。姬何物邪。生遊惰兒。泣數行下。諸子皆感悟。不復懈。其學射騎刀槊。方冬月。每晨遊演場。淺羽氏必起自吹火。煮餽食之。未嘗委勞於僕媵。其勸勉誠切如此。以是諸子皆爲良士。

支那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敎。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漢安衆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穆姜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

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篤。母惻隱。親自為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病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知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々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晉大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賣以易酒肴。逵薦侃於盧江太守。召為督郵。由此得仕進。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翟氏。夫鄭誠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慚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狥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稚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于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子報

汝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

唐中書令崔玄暐。初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嘗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官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清。雖日殺三牲。吾猶食之不下咽也。玄暐由是以廉謹著名。

宋程太中公眴夫人侯氏。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或加訶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

有所怒。必為之寬釋。惟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

羅馬

鵞拉克夫人哥爾內理亞。資性貞節。慈愛而有殊色。哥爾內理亞生男女十二人。不幸而喪九人。於是愛育所遺三人。即提庇留加俞及女某是也。哥爾內理亞及喪其夫。世人戀慕其才色。欲娶之者頗多。埃及國王的爾矣。遣金帛珍奇。欲迎之。哥爾內理亞不肯。而皆却其聘物。王以為凡婦人者為利慾動心矣。既而贈書曰。若從吾言。則舉埃及國之富授之。哥爾內理亞猶不顧。偏欲養育兒童。以為良士。後果為良士。當是時。貴族專權。國民苦塗炭。提庇留欲救之。百方勞心。民皆依賴焉。於是姦人離間之。及民背去。貴族率兵圍其館。提庇留拒戰不利。而遂自殺。加俞亦繼兄志。唱自由民權。然遂不果而自殺。於是哥爾內理亞避難海濱。而獨修婦德。各國帝王。聞哥爾內理亞之賢。與兩子之義死。遣使或贈物。以慰問之。

奥勒理者。塞薩爾之母也。早寡。常教育其子塞薩爾有法。期以大成。塞薩爾弱冠。以古英雄自期。屢顯軍

功。遂稱羅馬三雄。

英吉利

馬利亞路易撒。令代女帝。維多利亞之母也。初姙時。與其夫義德瓦共在日耳曼。自以為若在異邦生之。則不得為英吉利産。因勸義德瓦歸英吉利生之於倫敦府。未幾而義德瓦沒。於是路易撒親口授維多利亞英吉利日耳曼佛蘭西三國之言語。維多利亞五歲時。以惹日埋比斯為師。又舉理善為女傅。十二歲時。能解日耳曼佛蘭西之方言。傍通伊太利之語。且諳誦古詩。路易撒雖托教育于斯二人。猶親奬勵

不怠。是以及維多利亞長。自讀書習字。至筭術音樂及技藝。無一不通曉焉。維多利亞為世嗣者。蓋基于此。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即維多利亞成人之日也。是日國民皆賀之。就中倫敦人以祝詞賀之。路易撒答謝曰。此女幸達任國家大義。有王家特權之齡。唯望此女尊崇教法。不空王威。不蔑國民權利而保存其自由矣。遂以此年六月二十一日即位。其後路易撒猶雖教誡之。不失其禮儀。且至公務則不敢闕之。

堪寧。愛蘭人也。其母有才能。能教訓堪寧。推及他人。

於是仰其風采。聞其言論。而感起者頗多矣。

加蘭蕪。格蘭人也。其母聰明而有才知。能薰陶其子。於是加蘭常自言曰。我父與我以身體。我母與我以智識。我為世人所重者。由母之訓誨也。

宅斯徵。母溫和而能勸奬其兒子。以從事教法。宅斯徵兄弟由其教。創立一教會於阿斯福。以著名於當世。

佛蘭西

路易第九世。母普蘭伽。有賢行。育諸子。非已乳。不敢與王。幼時嘗大啼。宮人憐之。飲他人乳。普蘭伽聞之。挿指於喉。使吐乳汁。時人云。王及長有善行。皆由母教之嚴也。

拿破崙第一世。母列日亞。天資嚴正。常教誨拿破崙第一世。以義方。於是拿破崙第一世遵奉其教誨。遂蓄善良之德。他日之功績。蓋母之教使然也。

日耳曼

阿多第三世。幼冲即位。其母帖疴法尼。與其祖母亞的來大教長維里日同心輔導之。又舉名賢熱爾別為師傅。

俄義的。母才知卓絕。常以歡愉之色獎勵其子。又注

意于經世實用之事。故俄義的常稱賛己母曰。我慈母者不獨有益于俄義的。而亦有益于世上人也。

澳太利

馬利亞蕪利撒。二十年間。生男女十六人。公務多端。未嘗有閑暇。而能教誨其兒女。一日不怠。是以其子皆博學。且雖居富貴。不敢為驕奢。蘇利撒臨崩誡長子約瑟曰。以斯兒女委任汝。汝宜子視之。而敎育焉。又誡兒女曰。汝等以兄約瑟。宜為父為君。而從順尊恭。勿敢違背焉。遂瞑矣。

和蘭

亞禮舌弗有名畫工也。初其母减己衣食。捐其金。使亞禮舌弗修技藝矣。其後亞禮舌弗遊學佛蘭西巴理。母常贈書。以勸勵其業。且規戒其怠慢。其親良非常人所及也。

米利堅

惹爾日華盛頓母瑪利。性篤厚而有智。惹爾日十一歲時。其父與古志典没。於是瑪利教育惹爾日。及其弟五人。蓋其教育嚴而不苛。雖有過失。不敢以威嚇之。必以情諭之。使其自至悔既往。慎將來。其後惹爾日雖被撰舉為大統領。猶加之教誨。然至關其職之公務。則不毫與焉。

石川氏藏版

萬國龜鑑卷二　終

安藤孝之書
鶯尾樹堂刻

萬國龜鑑卷三

石川利之著

孝子第三

大日本

仁德天皇者。應神天皇之第四子也。應神天皇四十年春正月。召大山守命與帝。問之曰。汝等愛子耶。對曰甚愛也。亦問長與少孰尤焉。大山守命對曰。少不逮于長。應神天皇有不悅之色。帝察其色。對曰長者多經寒暑。既成人。更無悒矣。唯少者未知其成不。是以憐少子特甚。應神天皇大悅曰。汝言寔合朕心。蓋應神天皇常有小子稚郎子為皇太子之情。故發是問也。遂立稚子為皇太子。命帝輔之。

顯宗天皇元年月。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在幼年。亡逃隱遁。猥遇求迎。升纂大業。廣求御骨。莫能知者。詔畢。皇太子億計泣哭憤惋。不能自勝。是以亦召聚耆帝。親歷問。有一老嫗置目者。進曰。知埋御骨處。於帝與皇太子億計。將老嫗幸于近江國來田綿蚊野中。掘土獲之。果如嫗語。臨穴哀悲慟。悵內佐伯仲子之尸。交御骨。莫能識別者。由是造雙陵於蚊野。相似如一。

仁明天皇每年朝先太上天皇於嵯峨院。後太上天皇於淳和院。承和二年四月。先太上天皇不豫。中使輪轉候起居。七年二月。夜雷雨。遣左近衛少將橘助繼於嵯峨院。右近衛中將藤原助於淳和院。候先後太上天皇起居。嘉祥三年正月。帝朝太皇太后於冷泉院。奉太后命。階下乘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固辭。太后不許。帝諮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跪。輦進。帝猶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真矣。有淚下者。

太政大臣源雅實者。右大臣顯房之長子。母隆子大納言源隆俊之女。一日顯房與隆俊巡視省中。省中有貴戚達官。亦皆跣過庭之處。而操履者不得從行。雅實時總角。自懷二履以從。到其處授之。隆俊深感其孝志之及已。墮淚以謝。退告隆子。亦俱感悅云。

藤原邦光。少名阿新丸。日野中納言資朝之子也。後醍醐天皇將討北條高時。資朝與謀。高時怒竄資朝於佐渡。遂命本間山城入道殺之。邦光時年十三。聞父將見殺。欲往面。母止之。固請。遂往訪入道家。請見父。入道感其孝志。然恐被罪。不許。元德二年五月某

日入道之子三郎斬資朝。邦光怨不許見父於生前。欲殺入道。稱病留其家數日。一夕疾。夜深人定。潜覘入道寢室。而不得。唯見三郎。因意是乎斬我父者。殺之亦足以報怨。將入室。室中有燈。邦光發之。會飛蛾來滅其燈。邦光忽然入其室。蹴三郎枕。三郎驚覺。邦光急拔利刀以刺其心。而欲自殺。翻然又意我有母。不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亡父之志不可不繼也。乃欲逃出。而門皆閉。且深池匝館。池邊多竹。便攀至竹梢。偃池外。身遂得脫。走赴海濱。偶遇一行者。行者曰。少年將何適。邦光以實告之。行者感泣。即負邦光僦船而去。因得歸京。後仕官至中納言。

伴野繼者。正五位上益立之子也。寶龜十一年。益立為征夷持節副使。發京之日。叙從四位下。厥後遭讒奪爵。野繼上書訴冤。遂得雪父恥。以復本位。

山田古嗣。右京人。益人之子也。廉謹寡言。幼喪母。敬事從母。天性篤孝。嘗讀書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後丁父憂。哀毀又過於禮。

丸部明麿。讃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己西成之子也。年十八入京仕官。積勞任本郡大領。讓其父自守子職。孝養備盡。父母既老。其家與明麿相距數里。明麿定省不懈。朝夕往還。國人皆高其孝義。因言曾子不可獨賢。嘉祥中叙三階。免田租。

丈部祖父麿。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石勝之子也。養老四年。石勝坐與直丁秦犬麿盜司漆。並處流刑。時祖父麿年十二。弟安頭麿年九。乙麿年七。同詣官請為官奴贖父罪。理當矜愍。宜依所請為官奴。而免石勝之罪。獨令犬麿赴配所。

下毛野公助。攝政兼家隨身武則之子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顛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歎焉。

曾我祐成及時致。河津祐泰之子也。祐泰為從祖父工藤祐經所殺。時祐成五歲。時致三歲。自是焦思勞心。復讎之念未嘗一日懈。嬉戲常以擊刺為事。建久四年。源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欲乘其機復讎。乃陽為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卧所。祐經已移別室。兄弟彷徨不知所為。會本多親經至。親經常欲使兄弟遂其志。指畫祐經所在而去。是夜祐經大醉酣寢。兄弟舉炬相視曰。我醉卧人猶斬

死人。因大呼曰。祐成時致報父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斬之。時二月十八日。霄雨闇黑。營中騷擾。平子野右馬允。愛甲季隆等。倉皇出鬪。兄弟殺傷十許人。祐成爲仁田忠常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直前突入賴朝營。小舍人五郎丸被婦人服。俟時致過。自後抱持而擒之。賴朝愛其膽氣。欲宥死。祐經子犬房丸哀訴。請殺。乃斬之。時年二十。後人爲立祠於富士野。

德川光圀。性至孝。賴房之薨也。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群臣憂之。中山信治與諸老臣白光圀曰。嗣君至孝之心。可謂盡矣。然臣等恐過哀傷。公願勉強少進糜粥。光圀曰。吾亦欲強食。如不下咽何。諸老皆涕泣而退。

伊達治左衞門。出雲松江城主堀尾家臣也。父母年老。恒在堂。治左出入告面之。朝夕定省之。無敢廢闕。父母饑非甘毳不樂。治左時雖薄俸。必進鮮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々親執刀俎。每買肴。必問割烹如何。父曰。爲鱠。母曰。作羹。所命常異。治左皆如其命。父母或欲來於己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大人試見我壯健。乃負父下堂。於母亦然。遂使父母終身無憚已勞之念。公聞深嘉之。因屢賜珍味。使供父母。士庶皆曰。國中非無孝子。唯無伊達矣。

中江原。近江高島郡小川村人。自幼讀書。頗有所發明。事母至孝。嘗爲伊豫大洲城主加藤侯所聘。欲迎母養之。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願守之。原不逆其意。即請辭職歸田里。侯吝其才。不許。原勃然曰。豈一日能忍爲祿所縻。曠定省哉。乃留一書。具述其不可與母索居之意。潛遁還小川。以養母。

孫次郎。肥後山鹿郡湯町人。世業鍛冶。業拙不行。窮匱殊甚。年五十。未能娶。父死。獨與母居。性至孝。體常

無全衣。而供奉頗厚。母嗜酒。孫次郎少得錢。必沽進之。酒家感其孝志。貰酒不取錢。孫次郎不悅曰。如是足下養吾母也。我願養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酒家皆悟其意。每來沽。減價賣之。鄉人宴會。孫次郎與焉。有肉必不食之。齎歸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與之。里中有温泉。母喜浴之。孫次郎負之就浴。冬則以己身温母衣。夏則扇母衣。冬月寒夜則待母熟寢。加己被於母。潛出浴温泉。以禦寒。黎明而歸。母嘗曰。汝年五十。亦不爲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吾不安。孫次郎曰。吾資性頗健。膂力最強。不好久坐。行步則適體。況

與母行何樂如之。吾觀夫士人出入有與馬。我母無與馬。幸有一男。伍々過馬。今母乘之。何羨之有。既與而出。顧聃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為局促之狀。或作踶蹋之勢。母乃大笑。觀者靡不先哄笑而後感歎。母病則不離傍。不解衣帶。問其所欲極力營辦。又浣濯其衣衾。去與穢。及其死也。葬之野。號哭不去。後歸家日日往哭。里人皆為掩淚。寬文初年。國主從四位少將細川綱利恤之。給俸使棄其舊業而居城府。

川井正直。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山崎嘉。始知往

日薄奉親。深悔之。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嗜酒。父母憂之。至是不復飲。凡平生父母所惡。皆禁止之。父母大喜。正保四年春。父有病。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饘餌必親執。中帬廁牏。亦必躬浣滌之。起坐出入。扶持之。如奉盈。慶安二年。春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饘粥絕口。喪紀一遵朱子家禮。少出入之。屋後有一小亭。以為喪次。省母外。不敢出户。家事悉委妻子。無復所問。如此十有九月。而母又歿。其禮皆如前喪。哀痛殊甚。毀瘠更加。凡四十餘月。愈久而愈謹矣。嘗有人來訴父之不慈。正直不答。泫然涕下。其人驚問故。正直曰。聽汝言。似梟鳴。甚不祥。可遄去也。夫詣弊廬者。足也。告不慈者。舌也。厥足厥舌。皆親之遺體也。以枝傷根。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棄。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憮然自失。扣頭謝罪。後遂為孝子。

下總國有工。名某。有二男子。長曰雄之助。年十二。次曰鎌吉。年七。而工迎後妻。一日有壯夫來曰。願為隷。工聽之。寄食歷月。壯夫盡力扶業。竊與繼婦姦。而工不察焉。一夜工自他歸。婦迎之。薦鮮肉。以佐酒。曰。友人某所贈。工飲之過量。壯夫亦自外歸。倶飲酒。工終

醪醉熟眠。繼婦乃與壯夫竊殺工。以投尸於屋後河水。而就寢。明日壯夫欲誘雄之助鎌吉于山澤而殺之。雄之助鎌吉不從。既而雄之助以前宵之事說鎌吉。相與密謀。無幾壯夫又欲携二人赴山澤。兄弟陽諾之。將出。鎌吉進奪雄之助刀自佩而去。雄之助請繼母曰。不可無刀。強請而帶他刀。既而投壯夫履于床下。顧謂壯夫曰。向吾與弟戲投履于床下。遂及子履。請恕焉。壯夫潛入床下。將取履。雄之助抽刀躍刺壯夫腹。呼曰。復父讎。鎌吉遂亦趨來。把刀突殺繼婦。戰慄。潛匿。隣人聚擁兄弟。兄弟具說前宵狀。衆皆

嘆賞。且告之官吏。官吏乃捕姦婦。繫獄。而大稱兄弟孝。

伊藤歡平。置賜縣士族也。仕舊其藩。有廉吏稱。為人溫厚。事父母而能孝。接親戚而能睦。明治維新之後。父善次疾病。歡平深愁之。寒夜浴水。祈禱神佛。然父遂死。歡平大哭。求佳味珍物。祭之靈前。事死如事生。後又事母。益盡孝養。母好浴溫泉。歡平不離其側。冬則暖母衣衾。夏則扇母枕席。歡平有弟。曰佐藤卯吉。嘗到西京。時卯吉妻罹病。歡平與己妻到卯吉家。厚看護之。然遂不愈而沒。因待卯吉歸而葬之。其深切

有難述者。又有一族岸左司馬。池田貞治者。二人共幼而孤且貧。歡平愍之。捐金若干。使二人講習文學武藝。又養貞治之姉為裝衣服。嫁之於人。其篤行。雖富人貴者。不及也。

妙冲。但馬權守橘逸勢之女也。承和元年。逸勢得罪。遭貶。妙冲悲泣。徒步從之。監護使者叱去之。妙冲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逸勢行到遠江板築驛死。妙冲收屍葬之。廬其側。削髮為尼。名妙冲。見者為之流涕。嘉祥三年五月。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于本土。妙冲大喜。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為孝女。

微妙者。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將軍源賴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絶。覩者稱嘆。能員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淚下曰。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無親戚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伎于幕府。冀賜哀憐。賴家惻然。滿堂酸鼻。賴家母政子深感其孝志。即遣使於陸奧。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絶。遂薙髮為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授宅於深澤里。

厚存撫焉。

備中窪屋郡三田村人久兵衛妻。事舅至順。舅性頑愚。少違意。則驅使甚。則笞之。婦受其罪。無恨色。孝養益勤。舅老耄。行步不便。婦日夜扶養。一夜婦疲臥。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婦覺而後察之。自悔。溫顏慰舅。徐洗其臼。給事滋恭。其柔順大率如此。歷年舅自悔。會有巡按吏過其門。舅出拜。告之以婦孝狀。吏以告守護。乃褒賞焉。

絲者。若狹三方郡人。早瀨浦佐左衛門妻也。事舅姑至孝。姑先沒。舅年八十餘。老耄不辨理非。屢罵詈絲。

絲毫無逆色。一日絲自外歸。舅撒菓與孫兒遊。問之。舅曰。擬産婦也。絲曰。妾亦與之。乃取菓來爲之戲。舅大悦。爲嘗深雪埋屋。舅欲食茄子羹。絲應諾。走往寺院。請得鹽漬茄子。歸漬水去鹽。作羹薦之。舅又求食鮮魚。時海濱暴風。不能漁。無魚以充之。絲倚門沈吟憂思。忽有鮮魚跳出。乃拜天地。捕之。又有鳶攫魚來。止息檐上。墜魚飛去。隣人見之。爲孝感所致。事聞。守護乃賜穀獨租庸。

辰者。土佐吾川郡伊野町人。中田幾三郎女也。慶應三年。父憂癡癖。母煩痰癖。二人共臥病。而弟又多病。

是時辰年十一。日夜看護三人。父使辰甚虐。少不適意。則罵詈之。或棰撻之。然辰不敢逆。自受其罪。又詣神社佛閣。祈禱兩親及弟之病。既而父病愈。辰大喜。無幾父有故。處徒刑。母發之病益篤。辰到高知縣廳。請以身代之。不允。辰大悲。再哀訴。縣吏感其孝志。特赦父罪。且賜金五圓。賞之。時明治五年八月某日。辰年十七也。

滌者。日向那珂郡下方村農夫女也。常以煮鹽爲業。滌二歲喪父。五歲罹火災。家屋什器盡爲烏有。於是家道日衰。七歲母發眼。滌與祖母及伯母煮鹽。鬻之近隣。貿米麥以僅取活。既而伯母病死。母眼益劇。聞同郡福島有良醫。乃欲請治。然家無一錢。因謀之近隣人。負債治。然遂不愈而失明。而祖母又老耄。滌大悲之。日夜看護二母。間有餘暇。則躬自採薪煮鹽。鬻之市街。以漸緩債。且數求二母所好之魚蝦。以供之。明治元年三月。飫肥藩主伊東侯深愍之。賜米五斗。旌表其孝義。時滌年十六。其年五月六日。祖母病死。先是母發帶下。既而爲崩漏。時汚衣裳。滌不厭其臭穢。朝夕洗濯之。其他侍養無所不至焉。然遂無效而没。滌慟哭殆絶。見者皆爲流涕。近隣人相與謀爲整

喪儀。葬之。且勞滌十餘年之苦辛。滌流涕曰。妾罹災後。使母起臥此矮屋。實不忍也。因欲速新築一家。使母安。而家貧窮無由營之。遂以至今日。無思之食不甘。居不安。或人愍滌孝志。爲贈米一苞。滌固辭。或人強之。不聽。因請供之祭資。滌感泣拜受。滌雖生長于僻邑。容色美麗。言語明晰。略開于禮儀。於是青年男恥于彼篤行。無敢挑之者云。

支那

虞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孟子曰。堯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周武王。父文王有疾。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又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漢文帝為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漢侍中薛包。幼喪母。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梁湘州主簿吉翂父。天監初。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尚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疑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胸臆。上

干万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子。

明劉謹。浙江人。洪武中。父坐法。戍雲南。謹方六歲。問家人雲南何在。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万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奮身而往。閱六月。抵其地。艱苦万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父患瘋痺。謹告官。乞以身代。國法戍邊者。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始許代。時謹未成丁。而伯兄謙先死京師。於是歸家。携兄子以往。而兄子亦弱未能自立。乃復歸。悉鬻其產。畀兄子。始獲奉其父以還家。貧。謹營甘旨以養。人稱其孝。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而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夜有群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氏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至於

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万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

朝鮮

姜廉安邊人。永樂中。父淮祖。嘗患便溺不通。廉棄官侍疾。手奉溺器。四年不輟。至嘗糞以驗吉凶。父又患癰。醫云水蛭吮血可治。時方寒冱。廉就淵上呼泣鑿氷求之。忽有水蛭數三。附手指而出。持以吮其癰。父病即愈。壽至九十五歲。事聞旌閭。

金德崇鎮川縣人。宰韓山郡。念定省久曠。棄官而歸。承順色養。至誠無怠。年六十二。遭母喪。廬墓三年。每朝夕奠訖。必定省於父。雖雨雪不廢。服闋不離父側。奉養彌篤。莊憲大王嘉其誠孝。特賜酒肉米。父亡。又廬墓。哀毀骨立。時年已七十二。鄉黨以衰年執喪必至傷性。止之。德崇泣曰。父瘞於野。子安於家。吾所不忍。晨興必哭于墳前。至於終喪。哀慕益切。見父母平昔之座。輙哽咽。敬之如在。又於祠堂。晨夕必拜。朔望必祭。時物必薦。有事必告而後行。及其歿。官命其二子。立碑於墓。以旌之。

李自華般山人。自少事親孝。定省不懈。朝夕必躬爨以供。每遇時羞。必獻。父歿。哀毀過禮。啜粥終喪。母歿亦如之。為康靖大王服喪三年。閉門不出。不飲酒。不食塩醬菜菓。燕山初。賞職旗門至甲子。以讒行捕鞫將殺之。自華供曰。為君服喪。非為要名。妄料君父一體耳。遂從容就死。國人莫不復痛。

羅馬

散丢不。父西摩尼斯。嘗繫獄。西摩尼斯以年老而在獄。身體大疲。故散丢不以乳養之。且慰其父。其孝義無所不至焉。時人皆称其孝道。

馬理亞。初與父母居。紀元前五百九年。父為兵卒赴戰場。馬理亞負母逃難。備經險阻。轉到僻邑。為人傭作以養母。居數月。聞父戰沒。躬自赴戰場。丐父屍而歸。亦復為人傭作。受直以葬其屍。時人感其孝義。厚遺之。

希臘

索克拉的曰。夫人則皆其父母之遺體也。故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盡行正道。而不敢辱其身者。為孝焉。然除父母之難。時與救國家之急時。則雖用權謀奇術亦可也。

魯斯亞

巴練墨斯科人。幼時喪母。及父娶後妻。舉一子。憎巴練逐之。巴練不忍去。號泣乞哀。父怒毆杖之。巴練不得已出爲他人傭賃。轉父母之所好而遺之。歲餘。父悟而還之。後妻亦心慙。撫巴練如己生。

加佗隣甲比丹某女也。父以事流竄于西伯利。加佗隣從父母在配所。日夜悲兩親之不幸。憂愁不能措焉。遂決志欲赴京師。哀訴帝王。以請赦免。乃告其意于父母。父母嘲且叱曰。汝與費無用之辯。寧治己職事。然而加佗隣請求不已。凡三年。父母知其不可奪乃許之。時加佗隣年甫十八。身纏敝衣。僅懷銀貨一枚。涉山澤。踏積雪。或遇疾風甚雨。或遇兇徒刼剝。或不得旅舍。而欲臥人家之門戶。被驅逐。時爲童子所侮弄。時爲犬畜所吠逐。行旅未半。而已爲極寒。更加一層之艱苦。時有擔夫。視加佗隣憐之。與一羊裘。厚撫恤之。加佗隣僅免凍死。往渡窩爾加河。過落水中。痛害其身體。因入尼寺。療養數月。幸因諸尼之看護得癒。加佗隣再發程千里獨步。不顧艱難崎嶇。惟素志之遂之冀。凡十八月。而始達聖彼得堡。即日持書伏元老院階側。見議官過輾趨進呈其書。議官等皆不敢顧之。加佗隣心不少挫。如此凡一週間。一貴顯憐其志爲奏之。帝深感其孝義。直勅有司。覆案其罪。即日賜赦。且勅加佗隣言其所欲。加佗隣乃對曰。妾祈從父母到配所。時有二紳士。自來于妾等之居村。慇懃教示。妾等大得其便。若聖恩併赦此二人之罪。何幸加之。帝乃許之。既而父母自配所還。加佗隣出迎之。則父母視加佗隣。跪其前謝孝義之厚。加佗隣辭曰。救阿父與阿母者。乃上帝而非兒之力也。加佗隣以久嘗艱苦。身體爲瘦頓。遂發病經數月而沒。聞者莫不爲流涕焉。

英吉利

托馬斯摩爾事父戎至孝。戎雖老。身體矍鑠。爲刑法判事。摩爾每朝訪老父于官廳。慰問其起居。而後從事公務。

額禮性温柔如婦人。且不好與人交接。常嘗隱居。其父性苛刻。額禮奉之不逆。亦愛其母。及母歿。題其碑曰。彼爱育多子慈母也。多子中我一人不幸而後母焉。額禮臨死。遺命葬其母墓側。

勞爾德亞斯金嘗曰。余幼時受家君之訓誡。其言曰汝常以己長心。定己職分者。不論何事。可盡心而務

之也。而其成與否。可聽上帝矣。余服膺此訓戒。至今不怠。故福祉荐臻矣。

潤孫後來雖逢大困難。而貧苦日迫。而孝養其母。撫慰具至。母没後。著書以鬻之。得其金。以充其祭祀。

維爾落自幼生長于貧窮家。因躬行節儉。嘗應勞爾德斐士非爾德之需。寫畫。得金三十磅。即購求婦人之冠帽衣服。與之母及姉。無敢悒色焉。

它斯禮父性強悍。其遇家人。常以疎暴。它斯禮能事之。常敬愛其父母而不怠。

馬加列羅巴者。托馬斯摩爾女也。摩爾在獄時。善盡

其子道。慰安其父。是時在獄者。不許用筆墨。故摩爾以石炭之小塊作書贈之。馬加列其中有言曰。答汝愛心之深。然石炭之筆。書不能盡我意焉。及摩爾處斬。懸首于倫動橋上。馬加列毅然請其首。埋葬之。其後謂人曰。我若死則亦埋此地矣。多年之後。發馬加列之墓。時摩爾首固著于馬加列胸云。

摩亞利斯敎大長土克多亞多弗利女也。事父至孝。父放竄于佛蘭西。時摩亞利斯罹病在床蓐。而不忍與父少間相離。乞共赴竄所。而未果。故忍苦痛追赴之。遂達其志。雖赴竄所。而父病為之篤。而遂没。時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也。當時有名詩人保不氏撰其碑。表其孝。讀者皆為感泣。

佛蘭西

拿破崙第三世。和蘭王路易第三世之子。而拿破崙第一世之姪也。第一世以無子。養之為嗣。及第一世謫遠島。惜別如真父子。既而與母共被逐佛蘭西。歴獨逸諸國。遂卜居于瑞西。事母盡孝。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路易腓立立為佛蘭西王。當是時國民動搖。第三世欲乘其機。圖恢復。與諸將校通謀。將赴巴勒府。時政府聞之。乃出兵捕第三世及其黨。與謫之南亞

米利加。後第三世聞母罹病。欲歸。屢請之政府。不聽。乃脱走而歸瑞西。謁母。政府聞之。乃欲逐第三世。責之瑞西。瑞西國政府深愛第三世。不逐之。而答佛蘭西曰。彼則我國民也。而保護國民。即政府之任也。貴國何待爾哉。於是佛蘭西政府大怒。出兵二万五千人。將與瑞西交戰。第三世聞之。以為以我一人之故。使二國交兵。則我所不忍也。乃去而到英吉利倫敦府。與諸名士結交。稱述第一世之偉績。一千八百四十年。佛蘭西政府改葬第一世之遺骨于巴勒府。第三世請會之。是時國民又動搖。於是政府又出兵捕

第三世處之終身懲役。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生父路易第三世卧病。第三世聞之。不堪憂愁。乃請往看生父病。而後復就懲役。政府不聽。因竊逃赴伊太利。伊太利恐釀其動搖。不敢容。於是到英吉利。其後佛蘭西內亂起。第三世乘其機顛覆政府。逐國王而遂為皇帝。

伊利撒別斯者。加曾的之女也。華命之亂。以加曾的與拉保亞的交誼親密。親子共被捕繫獄。未幾而伊利撒別斯獨被赦。伊利撒別斯毫不喜。欲與父共死生。乞留在獄中。而留獄中保護父。一日暴徒縱殺戮獄中人。將擊殺加曾的。時伊利撒別斯大叫。以身蔽父。暴徒見之。少逡巡猶豫。時有一人言可[illegible]宥。而又有和之者。父子共得脫虎口。然加曾的復再就縛。送刑法院。時諭伊利撒別斯留家。伊利撒別斯不聽。謂父曰。翌日阿父為暴徒所捕將殺時。兒欲救阿父危急。幸而得脫虎口。暴徒猶且然。況於辨明是非曲直裁判官乎。遂與父共赴于刑法院。官吏不許女入獄中。故伊利撒別斯大悲。東奔西走。而訴于議事院。或請內務卿家。或就高貴人。而乞父赦。然不赦。而遂處刑。伊利撒別斯仰天大哭。伏地大慟。乞與父共死。觀者皆無不歔欷流涕者。既而父親戚朋友等相踵來。百方慰女。強歸家。

日耳曼

孫弗理兒父嘗為暴徒所執。將殺時。孫弗理兒以身蔽父。流涕乞宥父命。暴徒謂孫弗理兒曰。汝啜一盃生血。則可免父命矣。孫弗理兒輙啜一盃生血。遂得與父共免。後嫁維廉哥摩侯。路易第十八世賞其孝。表其德。

米利堅

克李爾家素富饒。而未嘗有罪跡。然不幸以冤枉繫獄。當是時佛蘭西華命之殘虐。波及于米利堅。可處死者。以散彈砲殺之。克李爾亦將處此刑。時其女排群衆來。擁父頸。乞共死。官吏見之。或脅或諭其父亦勸去。然女不肯去。官吏感動其孝心。以赦父。時其女僅十歲也。克李爾後歸家。每言此事。感泣嗚咽。

萬國龜鑑卷三　終

安藤孝之書
鷲尾樹堂刻

萬國龜鑑卷四

義夫第四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後堀河天皇。容止詳雅。喜怒不形色。過嬪御。恩眷均一。無有溢幸。

二山義長。教其妻垂水氏以義方。且平生遇之如賓客。垂水氏亦克謹從。時人稱曰。夫婦並有才學者有二山義長與貝原篤信已。義長嘗將出。而有火。因謂垂水氏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去。

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隣。子弟謂垂水氏曰。災今難免。内君盍去。垂水氏從容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共行。今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言也。與不奉夫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將及家。而守死不變。既而義長遽歸。倶共去。我先人嘗評垂水氏曰。垂水氏之聽順謹敬。雖由其天資。抑亦義長之教使之然也。

佐野政言。幕府臣也。每憤田沼意知擅權。既而意知假政言家譜。不還。於是政言怒。將除之。而嫌罪及家累。先托事決絶其妻青山氏。青山氏不知其故。大悲哀之。後刺政言殺意知。而自裁。青山氏亦自裁。其父不哭曰。眞吾女也。

瀧長愷。號鶴臺。長門萩藩主毛利侯之臣也。同藩士某有女。其女面貌醜黒。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女則自選耦常語人曰。妾得如瀧鶴臺先生者爲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笑之。鶴臺聞之曰。此我知己也。必善治内矣。遂娶之。女既歸瀧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語。女常坐屛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忽有赤綫

團自其袖中出墜。怪問之。女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其少過。因嘗製赤白二綫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綫。有善念。則結白綫。一二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修正工夫。今致赤白二團其相埒。此亦良人薫陶之所致也。但善未見白團大於赤團耳。言畢。又出一白團于袖中。以示之。

支那

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女不取。婦有七去。

孝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

唐暹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宋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

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宋胡安定曰。取婦必須取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宋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病為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不可曰。此女其若不娶。一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人情哉。竟娶之。

英吉利

維廉格白的。二十一歲時。為步兵軍官。嘗過某家。時白雪紛紛。冷寒徹骨。此時十三歲許女子洗濯衣服。

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後漢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

格白的見之。意謂可以爲我妻。若脫軍官。則必娶之。因贈金百五十哥尼于其女子曰。余得任滿而還。必娶汝。汝以此金立生計。勿爲勞苦。相共別。其後經五年而還。直訪其女。女以一年金五磅。爲加比丹某家所傭。見格白的還來。而返璧曰所受金百五十哥尼。格白的大感其行。遂娶之。

彌爾曰。夫妻則一生共歡樂者也。故先須問其心志之良否。且須問其飮食好嗜之品物。何則因其好嗜。夫婦不得共其歡樂。而亦於經濟上生大差也。

佛蘭西

德克維曰。凡娶妻有三可擇者。第一爲心志。第二爲藝能。第三爲容貌。然世人獨擇第三。而不問其他。故往往不能全其偶。是皆雖自招之所致。亦可憐也。

瑞典

弗爾克曰。嫁娶者。夭壽之所關甚大矣。試見未開國人。男年未至二十五而娶。女亦不至二十而嫁。故其子孫之體軀漸次爲短少。而壽亦隨短矣。

米利堅

維廉李曰。世娶妻者。概擇顏色之美麗。不問教育之何如。雖博學多識之人。亦不能免焉。而爲父母者。其女顏色美麗。則誇其美麗。忽其教育。故夫數更婦。婦亦數更夫。終身不能得共受偕老之歡者不爲尠矣。是皆由不愼其始也。

萬國龜鑑卷四終

萬國龜鑑卷五

石川利之著

貞婦第五

大日本

四比信紗。大和添下郡人。果安妻也。順于舅姑。貞于夫。夫亡後。積年守志。并妾所生有八子。撫養無別。鄉里稱之。和銅七年。旌其門閭。終身勿事。

源渡妻袈裟。小字阿都磨。初與母共居陸奥衣川。家本豪富。稱衣川殿。因呼阿都磨曰袈裟。容姿端麗。爲上西門院雜仕。未及笄。適左衛門尉源渡。閨門雍睦。

遠藤盛遠。衣川之甥也。嘗出監事。路見一女。艶之。神志恍惚。蹤跡而行。始知爲渡妻也。寤寐不能忘。至衣川家。叔而請之。衣川驚駭。謝曰。汝幸釋我。則今夕使彼見焉。盛遠固約而去。衣川召袈裟。授之小刀。泣曰。亟殺我。袈裟大驚曰。無乃喪心病狂乎。衣川具告以狀。曰。不聽彼言。我必遇害。與其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悲泣。以爲子代親。固其分也。乃謂曰。兒善處之。勿復慮焉。日既暮。盛遠至。袈裟迎接。佯爲相悦。既而欲辭。盛遠露刄。迫脅曰。汝終不從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妾實非欲辭。以覩君志爾。妾在渡家多不稱意。數欲奔歸。然不忍忤母命。遷延迨今。君志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袈裟約曰。今夜我可使渡沐髮醉臥。君潛入臥内。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袈裟歸而謂渡曰。妾前以母疾歸省。今疾愈。請共歡飲。渡醉。袈裟狀臥。自濡髮。詭著爲男子服。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不如爲僧。資其冥苦也。乃剃髮。盛遠亦爲僧。文覺是也。衣川號哭幾絶。得遺書篋中。辭甚酸楚。瘞其屍。爲起墳。世呼曰烏羽戀塚。

靜者。京都白拍子也。源義經妾畜之。及義經亡芳野。靜亦將歸京都。山僧捕之。賴朝召致鎌倉。詰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賴朝以其有身。留之。文治二年夏。賴朝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召而觀之。稱疾不至。政子頻請不止。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社。使命之。靜不得已。乃舞。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先唱和歌曰。與志乃也末。美袮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幾。又歌曰。志豆也志豆。志豆乃遠駄末幾。玖里加陛志。牟加志遠。以末珥奈寸與志毛加奈。衆皆感愴。賴朝獨不懌曰。

彼今歌舞於神前。應頌關東萬歳。而反慕叛人爲曲。何乎。政子曰。君昔爲流人。在豆州。妾不從父心。暗夜冒雨。從君於山中。及擧義旗於石橋山。妾獨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忘豫州之恩。而不戀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君宜矜恕。頼朝憤解。乃推衣於簾外。爲纏頭。厥後工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就靜僑舍。飲宴。景茂乘醉微辭挑靜。靜垂涕曰。我豫州之妾。豫州鎌倉殿之弟。御則爲其家人。豫州若在。卿等豈得見我面乎。景茂耻辱。既而生男子。頼朝命安達清經殺之。放還靜於京師。

山名氏清婦人。左近衛中將藤原保修女也。氏清之擧兵。婦人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報曰。主君戰沒。婦人問二子何如。曰。二郎君脫走矣。婦人歎曰。二子不知耻。吾不忍偸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扶而上輿。赴土丸城。婦人輿中伏刄。不殊。左右驚而進藥。不肯嘗。二子時清滿氏。潜來請見。婦人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將家之子。年踰弱冠。從父于軍。父死子逃。何顏而來見。熈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子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初氏清致書訣婦人。婦人乃取其書題和歌於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投身於芳野川死。

武田勝頼夫人。相模守北條氏康女也。天正十年春。軍敗。勝頼將走天目山。而無舁夫。使夫人騎馬侍婢皆著艸履而從。既而土冦起。導敵來襲天目山。勝頼使秋山某謂婦人曰。命運既盡。汝等婦女也。宜赴小田原。以保身。婦人不肯曰。妾嫁而已七年。胡爲待獨偸生乎。冀殉死以報恩矣。願傳媵。誡曰。汝往小田原。以傳我訃矣。乃截髮。詠絶命歌。而自殺。

大内義隆夫人。内大臣藤原秀房女也。義隆朝京師。

有寵妾夫人。贈書及衣物。訪其閑寂。妾大感其情。

山内一豐始筮仕織田信長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歎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黄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匣。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終不言有金。何卿之忍邪。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

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関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献爾。一豊泣而謝曰。卿之惠也。嶽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豊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一豊何所獲此乘乎。一豊具告其故。信長嘆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殆爲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爲此非常之舉。以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豊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

三宅重固。幽于忍。託母及二子於其妻田代氏。以金二十兩。供其費。田代氏謂夫在囹圄。必艱辛。豈忍晏然煖飽哉。冬不著緼袍。夏不用蚊幬。定省之暇。爲人縫刺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預金不費緇毫。及重固見赦。乃還之。重固怒曰。其如此奉養必有缺矣。田代氏徐語所以奉養之状。且曰。不糜此金。則豫備君今日之用也。重固感嗟久之。

川合氏。朝倉義景家士鳥井與七郎妻也。義景爲織田信長所滅。城陷。與七郎亦戰死。軍卒剽掠村落。川合氏年十七許。容姿美艷。卒捕迫之。川合氏號泣覆顏請赦。不聽。川合氏自度不免。請筆紙。書數行袖之。佯爲上厠。趨投後園之井。卒驚救之。已死。手握紙。衆見之。有和歌曰。豫爾布禮婆與之那幾久毋爾於保比南牟。以奘伊和豆末之。也麻乃半能都支。聞者感其貞節。

粟者。甲斐田中村農夫女也。幼孤。爲村長所養。及長嫁同村安兵衛。無幾。安兵衛染惡疾。粟善事之。無厭。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大風雨。川水暴漲。村民呼粟避之。當是時。安兵衛四肢攣壞。不可動。因謂粟曰。我死水則幸也。汝疾避之。汝不我顧。湯藥扶助之勤。雖

死不忘。粟乃負舅出。託之於村人。復入室侍夫側。共溺而死。代官小宮山某具状告官。於是官賜黃金若干。以養舅。且爲立碑。

安者。常陸那珂郡野上村農夫與次右衛門妻也。初嫁而未幾。與次右衛門病楊梅瘡。面皮腐傷。陰莖亦墜。謂安曰。汝年尚弱。容姿亦不醜。今偶廢人。終一世。我甚惨之。宜擇夫再醮。我决不恨之。安涕泣曰。妾與良人爲偶。今見其爲廢人。曷忍棄去乎。且有老姑。良人何以事之。與次右衛門強之。安不應。將自殺。與次右衛門驚泣謝之。乃任其意。安大悦。事姑養夫滋厚。

歷年家亦窮乏。安自把鍬耘耕。以供資養焉。一日義公過其邑。見安耘。怪曰。婦女耘田。疑是主翁之慘酷。或繼母之憎忌。必有故矣。使人問之。得其實。大感嘆。自入其家。唁病夫。手賜金。除租稅。表門閭。

師岡綱治妻長山氏。水戶藩士長山七平女也。能修身齊家。而慈愛及奴婢。子綱常妾所產。取以為己子。厚撫其妾。令嫁湊邑某氏。而愛育綱常。綱常及成童。有病。長山氏親嘗湯藥。每夜徒跣詣神碕寺觀世音。禱之。既而得瘳。再擇婢蔦。綱治為妾。能誨導女職。綱治監奴慕長山氏。屢挑之。不肯。一日綱治之他。監奴

入閨房。長山氏大怒。把懷刀殺之。以衾蔽尸。待綱治歸。而具告焉。

原恭胤妻秋田氏。古河土井家臣秋田重信女也。年十六嫁恭胤。居一年。其舅瑜沒。恭胤服除。就官。亡何以病乞致仕。不允。固乞不止。以是獲罪。禁錮匝年。終削籍。初秋田氏省父母。父母曰。為汝擇壻時。以為原恭胤有才行。而其祿則二百石。是以妻之。既而嗣世減祿。然猶可以無飢矣。至其辭仕。則不自揆其量也。夫士無恒祿。何以衣食。其轉死溝壑。計日可待也。汝與配如此者。永歷艱難。不如更適。以得良匹也。秋田氏潸然流涕曰。大人何出此言。妾聞女子不踐二庭。又聞先男語。古烈女其見稱述者。或嘗苦。或致死。以不易其操。今也夫不去妾。妾何以自求去。且有祿而配。無祿則離。不義莫大焉。假令再醮。經綿繡飽粱肉。豈所願哉。父母不能奪之。然猶或時勸睽離不置。而秋田氏堅操不回。善事恭胤。終其世二十八年如一日矣。又其侍姑也。孝養備至。其始抵江戶。僑居市中時。比隣相謂曰。姑與婦恩情親密。此必眞母子。而夫贅壻也。不然則互盡其心。何得如斯乎。

須美者。美濃万縣郡石谷村產也。同郡今川村爲妣

鄉里。祖母鞠育之。十四歲納壻。居數年。壻病不能步起。須美看護。衣不解帶。耕耘自勤。為人傭。未嘗一夜宿他家。或遭大雨水漲。揭衣涉之。歸家看護。終夜不熟寐。辛心苦勞。親族憐之。諭曰。汝年尚弱。夫病竟不可瘳。更納佳壻。須美泣曰。夫病雖難治。看護之則妻之職也。請勿說離婚。親族與祖母謀曰。夫之病疾為親族之汚辱。不從則將絕親戚之親。須美曰。是妾不幸也。無如之何。聲淚共下。於是衆感其節義。不敢說離婚。至寬政六年。其夫死。須美事祖母。孝養滋厚。事聞府廳。命免租賦。以表閭里。

阿經者。鹽谷艶治之妻也。艶治業醫。居下谷長者町。阿經嫁未出月。艶治發癲狂。忽而笑噱。忽而叫哭。勿論罵詈畏怕。溺壁屎床。走屋上。入牀下。或夜間裸體走十數里。凡汚穢危殆厭苦之事。無一不爲也。而遇阿經尤暴。或白刄逼之。或火投之。捽髮折齒。軀不絶毀傷。如有宿怨深仇者然。親戚爲危懼。欲絶婚。阿經每嗚咽謝曰。是豈非宿業所致歟。朝而去。夕而踐妾不忍。雖不幸至撲殺。而妾之情義則全矣。事之婉順毫無厭苦之態。祈神禱佛。救療百方。無不盡心也。方來嫁。食已貧。至此生理益艱。憂以老。年三十而髮盡

白矣。賃一敗屋于角田村而徙。挫針治綴。屢得以糊口。居數年。陰陽燮和。心神稍復。故後舉一子焉。於是再還下谷。無幾艶治歿。德山五兵衛。與艶治友善。爲與百金以資生業。

阿仙。信濃國更科郡今井村農夫宇兵衛之妻也。宇兵衛病癩。久臥床。阿仙侍湯藥。療養甚至。而未瘥。會僧慶山者自東京來。云我是麻布谷坊妙像寺僧。慶己弟子。善祈禱瘉病。阿仙乃請延之家。禱夫病平愈者數十日。慶山見阿仙美。而艶心私悅。百方挑之。阿仙不肯。慶山一日以白刄脅之曰。不從余言。斬汝。阿仙從容辨其非。而慶山益迫。阿仙輒罵曰。咄姦僧何無禮。慶山怒。遂斬殺阿仙。而走長野縣。吏捕而鞫之。得實。明治五年。具狀以聞。朝廷賜金七十五圓。以旌表其貞節。蓋朝廷恒制。賞戰死士。以金百五十圓。故今半折其數云。

支那

周宣王后姜氏。賢而有德。王嘗早臥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業。亦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不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感其言。復終還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

子嘗有它舍鷄誤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婦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婦曰自傷居貧使食它肉。姑竟棄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捐衣食遺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

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爲首。姒不敎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解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

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晩又夭。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

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吾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膰焉。

漢度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聞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

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

唐光啓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城中。迪餒且死。其妻曰。今飢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以不歸。願鬻妾於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得白銀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別。迪至城門。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共詣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按上。衆聚觀。莫不嘆息。竟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欲食。踰月亦崩。

明馬皇后嘗謂太祖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帝謂侍臣曰。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也。飛

朝。因以語馬后。馬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
難。馬后又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姦生
則民困。民困則亂生。

朝鮮

張氏。陳州人。年十四。許同郡孟七保為婚。未幾七保
輸税於開封、道死。葛葬祥符。父母欲嫁之。張曰。既許
孟氏。今雖亡。其母無所依。願歸以養之。父母重其意。
從之。乃與姑詣祥符。負其夫屍。還葬。終身養姑。姑卒。
以禮葬之。事聞旌閭。

宋氏。碣山人。其夫鄭希重早死。泣血終喪。父母憐其

少寡。欲奪志。宋以死自誓。曰。姑在金堤。無他子。我若
從人。則姑終何託。父母不聽。宋負兒逃歸姑氏。累年
不還。父母感其至誠。乃於舍傍構別室。與之。宋奉姑
來居。躬供菽水。姑歿泣血終喪。事聞旌門復戶。

孫氏。密陽府人。胤河之女。年十六。嫁草溪人安迺繼。
數日迺死。泣涕三年。躬奠朝夕。服闋祖父母憐其年
少。欲奪志。孫氏以死固拒。祖父怒強之。孫氏潛入園
中竹林自縊。其兄見而解之。即歸舅姑家居焉。朝夕
必哭祭夫。然後乃食。年三十二而終。

英吉利

亞列亞尒者。義德瓦第一世后。而顯理第三世女也。
義德瓦為皇子時。奉命攻撒拉成人。亞列亞爾隨其
行軍。不厭万里羈旅。撒拉成人慮義德瓦鋭鋒難當。
竊遣死士以毒劍傷義德瓦腕。其毒忽波及全身。義
德瓦大駭。亞列亞爾親吸其毒液。晝夜看護不怠。遂
得愈。義德瓦凱旋本國。後乃即位。以亞列亞爾為后。
后温良慈愛。能撫育人民。故當時學士稱曰。不背國
母之名矣。

哈寄兒頓。壹丁不大學校理學性理兩學教師也。哈
寄兒頓雖博學。其性懶惰。且又嘗有為人爭競。於是

為教師時。其敵譏哈寄兒頓曰。彼虚而無實也。然由
其妻之輔。敵人之言遂為誣矣。哈寄兒頓五十六歲
時。患中瘋。於是妻為手足。為耳目。而扶持之。且補其
所缺乏之才能。先是哈寄兒頓編輯書籍。則其妻繕
寫之。或校訂之。又每朝所講説書者。皆其妻前夜淨
書之。哈寄兒頓稱歐羅巴洲中講説名家者。皆由其
妻以敏捷之才智助之也。

維廉査爾斯那比爾書字甚疎漏。他人不能解之。而
已亦不能讀之。於是其妻繕寫其草稿。使他人一目
燎然矣。又能監理家政。教訓兒童焉。

加査爾們。一千六百四十九年。為國使携其妻乘和蘭估船赴西班牙。將抵馬拉格。過海峽時。見土耳其兵船揚帆而来。船中有多人。皆懼以為或為其所捕拿。益其船多装載貨物。兵器不備。止有銃六十耳。然加比丹決意欲戰。自飲火酒至醉。水兵二百人。亦皆飲火酒。整淨艙板。以候事起。力査戒其妻使退入于船房。力査則在艙上。執銃帶劒。加比丹鎖閉船房。使力査妻等不得出。妻忿忑不降。扣戸求啓。太急。小厠開戸。妻涕涙被面。懇求借水兵衣帽。小厠齎至。妻畀之以一銀錢。急着其衣帽。装作男子。竊出艙板上。立

夫傍。此時憤怒氣盛。恐懼心消。將助夫戰。既二船相接。互通言語。土耳其船轉帆而過。我船行無恙。時力査顧妻曰。慈善之上帝愛我儕。使危變安。後力査每憶起妻装作男子時事。未嘗不啞然失笑也。

戎弗拉吉士面者。画及彫刻工也。二十七歳時娶妻。名曰安田曼。性温和端正。而深愛其夫才。弗拉吉士面娶妻後。為藝術學院監督。一日路逢禮諾爾圖。禮諾爾圖謂弗拉吉士面曰。聞足下娶妻。果然則足下藝術由此敗矣。禮諾爾圖者。有名画工。而未娶妻人也。弗拉吉士面歸家。謂安田曼曰。我藝術敗矣。安田曼怪問之。弗拉吉士面具告禮諾爾圖之言。且曰。非遊羅馬。見拉斐列及彌開爾安日洛之名作。盡全體之心力。以修藝術。則不能為彫刻大人矣。安田曼曰。君實欲得為彫刻大人。則宜遊學羅馬。使他人曰為妾敗其藝術。則妾甚病之。弗拉吉士面曰。然則何為可遊學羅馬歟。安田曼曰。宜勉勵藝術。節倹百事以貯其旅資。弗拉吉士面曰。然則我貯旅資。遊羅馬學藝術。而後可使禮諾爾圖知我娶妻為修藝術之助。而不為修藝術之害也。汝亦可與我共遊學羅馬矣。其後五年間。夫婦共務節倹。貯旅資以遊羅馬。學

画及彫像。英吉利人来。托摸古像者。頗多。此時詞墨爾以斯吉拉斯橙的等像。僅以十五金鬻之。既而荷名聲而歸倫敦。則命彫像者。益多。就中勞爾徳曼士非爾徳之紀念碑。尤稱名手焉。

巴力門軍隊與王家軍交戰圍婦人土禮梅兒家。勸之降。土禮梅兒即答曰。予受我夫與我主之命。保守此家。故無有我夫與我主之命。不可以降。且我信必有上帝之保護焉。凡一年間為敵所圍。在彈丸雨注間。遂得防支。會王家軍来援。免其難。

弗蘭林欲發見新地。北向冰海發程。其後絶無消息

故其夫人欲知夫之存否。百方搜訪。雖屢逢艱難。不敢屈撓。遂得知其踪跡。於是地理會社與發明賞牌于夫人。時貌知孫為演説曰。我知夫人久矣。彼具極好之性質。十二年間。艱難崎嶇。不敢屈撓。遂乘最後發遣之稱號福克斯船。齎証二箇歸。其一證弗蘭林航到海士未到之地者是也。其一證弗蘭林新査出北西之海程而後死者是也。由是夫人為夫致身。世豈有與之並立者。然則可屬此賞牌于弗蘭林寡婦。於是英吉利人歡呼慶賀而與此酬賞者也。

培克妻鈕善。容貌美麗。性高尚而親愛培克。嘗曰。余勤勞國事而憂懼常多矣。然以鈕善能整家事福祉充溢。得以償他憂懼矣。

西比爾拉者。丟哥洛巴的夫人也。洛巴的中毒矢。時醫官診曰。不使人吮其毒。則不治焉。然吮之者亦死。洛巴的不忍殺人救己。而既決死。西比爾拉聞其事。夜中窺夫熟眠。竊吮其毒。故洛巴的得愈。而西比爾拉中毒遂沒。

羅馬

律勸思者貴族其夫人也。資性貞節。且有才色。時人稱之羅馬第一美人。國王征隣國。時其在陣中。一日諸將戲評己及他人之妻之醜美。王子節士多。性淫虐。聞律勸思之美。竊歸國。稱受其之囑託。抵律勸思館。請謁夫人。夫人不識其意。更衣服謁之。則節士多挑之。夫人大驚。將避。節士多以腕力遂辱之。夫人深愧為其所汚辱。遺書而自殺。

佛蘭西

約瑟印。事拿破崙第一世。能盡其道。拿破崙第一世又能寵愛之。其情恰如魚於水。約瑟印見國民不幸者。務保護之。又使避兵亂於外國者。復舊土。得其產業。於是為國民所推戴。為拿破崙第一世嘗與晉約

瑟印曰。余於伊太利國得戰勝者。由汝得人心也。

丟哥。埡巴。瑙夫人大提斯。資性貞烈。顯理第三世時有譏埡巴瑙欲滅天主教徒者。朝廷信之。欲殺埡巴瑙。埡巴瑙諜知之。因設謀執大提斯。置之其門前。彈丸爾法。其死間不容髮。而謂大提斯曰。勸夫出降。不然則汝命必絶矣。大提斯不聴。曰。苟為夫則我命不足惜焉。又舉手向埡巴瑙曰。冀良人勿以妾之安危挫志。勿以妾之榮辱損身矣。敵感其節義。不忍殺而放之。既而埡巴瑙為朋友所救而伸其寃。

日耳曼

亞兒巴尼侯夫人。貴族其女也。亞兒巴尼嘗爲私鬪。匿身林中。後就縛。送維也納府。將處刑。時依親戚朋友之救護。僅減死一等。處終身懲役。送之以土利之水銀鑛山。從事苦役。故夫人屢哀訴請赦。不聽。因抵鑛山。起居坑中。日夜共勞苦。時人皆稱揚其貞烈。後得赦歸鄉。復其官位與其資產。

保那者。有名武官弗拉瑙理亞斯妻也。平生與其夫共苦樂。一千五百六十八年。爲西百里國王亞歷山所憎忌。繫獄。保那大憂之。東奔西走。哀訴日耳曼皇帝及諸國王。遂得免夫之幽囚。

作史大家奈蒲爾妻能助其夫。爲編輯。於是奈蒲爾常稱其妻曰。是吾同伴著述者也。

任善德弗者。於日耳曼創立一教法會社。傳名于當時。其妻亦蓄高尚之德。一生間以莫大之聰明勤勵。其夫以剛毅不屈之性情。扶助其夫。於是任善德弗曰。二十四年。吾妻能扶助我職。且治家事。使我無內顧之憂矣。

伊太利

嘎爾法尼妻葛利西女也。常多內助。嘗見有死蛙於電氣器傍。其脚觸一小刀。爲攣縮。視其狀態。告之嘎爾法尼。嘎爾法尼爲其妻所導。思考其事。遂創一電氣學。

和蘭

加撒隣。巴曼海軍士官某妻也。和蘭與西班牙交戰和斯那之役。士官數人爲西班牙人所擒。悉處懲役。時加撒隣夫亦在其中。加撒隣因欲救之。爲男裝。抵西班牙陣。忽爲擒。投獄。一日聞所擒七人處斬。竊以爲恐我夫亦在其中。然無由救之。偶教徒惹斯的來獄問囚。加撒隣具告其情實。以託救夫。惹斯的感其貞烈。謁拔克來侯。乞哀而還。加撒隣于其夫所繫獄。

加撒隣入其獄。見夫之疲瘦。加撒隣大愁。日夜慰勞。拔克來侯聞之。感其志。百方救護。遂赦其夫婦。而歸國。

丁抹

依理瑙亞者。克利斯提安第四世女也。七歲時。約婚于貴族亞弗勒。及十二歲時。撒克孫欲娶之。克利斯提安亦欲妻之。依理瑙亞獨重前約。而不聽。及十五歲。遂適亞弗勒。然而及克利斯提安歿。亞弗勒驕奢。爲他人所嫉陷。被放逐。後召之。處禁錮。其後復被放逐而死。當此時。依理瑙亞始終從其夫。扶助慰勞。嘗

在瑞典時。蒙嫌疑。依理瑙亜代其夫。辨白其寃。亜弗勤死後。依理瑙亜又坐罪下獄。後經數年而被赦。丁抹國王賞其貞節。賜年俸若干。

米利堅

摩爾比挑兒。常從其夫。內助居多焉。華命之役。夫與英吉利兵戰死之。於是代夫指揮兵卒。大奬勵之。及亂平。華盛頓賜甲比丹之名稱。與年俸若干。

維廉者。爹爾不的知事某女也。初某奉英吉利國王命。抵爹爾不的。時土人虜之。得許多之償金。放還某。而獨留維廉。維廉時歲甫七歲。及長。嫁之土人。其後維廉得訪父知人家。具告已不幸。知人曰。汝今日來此。乃天幸也。宜不再還。維廉曰。雖野蠻土人。妾既爲其妻。且生兒。今不還則是棄婦與母之道者也。遂不聽焉。

萬國龜鑑卷五 終

萬國龜鑑卷六

石川利之著

良兄第六

大日本

仁賢天皇。諱億計。父市邊押磐。爲雄略天皇所殺。帝與弟弘計。避難於丹波余佐郡。後至播磨明石。爲忍海部造細目家僮。會國司來目小楯來宴細目家。知二子爲皇孫。遣具奏之。清寧天皇大喜。乃迎入宮中。立兄億計爲皇太子。弟弘計爲皇子。清寧崩。太子[illegible]奉璽而讓位於弘計。弘計固辭不從。太子與大連室屋。大臣眞鳥率群臣勸進。弘計不得已。即位。是爲顯宗天皇。億計爲皇太子如故。二年。顯宗怨雄略天皇殺其父。謂皇太子曰。朕聞父之讎。不共戴天。朕欲壞其陵。摧其骨。以報父怨。何如。皇太子諫曰。雄略天皇君臨天下。我父雖爲皇子。不登天位。由之觀之。尊卑分定。禮固不僭君上。且我兄弟蒙先帝之殊恩。以至今日。雄略天皇即其父也。今陛下不報先帝之德。而發其父之陵。無乃不可乎。顯宗嘉其言。乃止。

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四月。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唯聖知聖。今陛下以万機附聖人。天下幸甚。但比年五穀不稔。若一帝奉二尊。恐天下難堪。願待年熟。然後傳位。未晩也。帝曰。朕心素定。且推賢讓位。何憂年之未熟。遂傳位於皇太弟。皇太弟固辭不許。明日奉表陳情。復辭。又不許。遂受禪即位。是爲淳和天皇。立平城上皇子正良爲皇太子。上皇欲立帝之所生恒世。固辭而止。

北條泰時常愛諸弟妹。及義時卒。分與采地於諸弟妹。所自受甚少。政子曰。子嫡長。所自受甚少者。何也。泰時答曰。臣雖不似。爲執政。何有於采地。使諸弟妹喜則足矣。政子感喜。

支那

吳太伯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乃走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

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玄宗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朝鮮

崔叔咸。授山人事。父母至孝。其父嘗欲分與子女土田臧獲。叔咸皆占墝薄老衰者。餘皆推與兄弟。鄉人稱之曰。庚黔婁薛包之行。千載景仰。況一人兼之者乎。

天竺

釋迦牟尼有弟曰難陀。嘗携難陀至魚肆。令難陀取小籍魚草。握少時棄之。令臭手問之。難陀曰。唯有腥臭之氣。又至香店。令取褁香紙。掬少時棄之。復問難陀。答。唯聞氣香。釋迦詔難陀。善友惡友相染習。示後如是。若親善友。必定當得廣大名聞。難陀僕優波離出家受戒後。難陀出家。次第作禮。至優波離前。念是我僕。不當設禮。爾時釋迦告難陀曰。佛法如海。容納百川。皆同一味。但據受戒前後。不在貴賤。四大假名爲身。於中空寂。本無彼我。當思聖法。勿生憍慢。爾時難陀去自貴高。便禮。

英吉利

平廉和加者。蘇格蘭國當普來西近傍愛蘭克列小農女也。父母愛其妹伊撒別剌。專加之教育。然伊撒別剌嘗殺他人子。裁判官按其罪擬之死刑。平廉憂愁而誅之狀。師百方求救。益國法宣告處刑後不經

六周間則不執行之。故平廉低倫動諸侯。加伊爾侯戎館。哀訴戎感友愛周旋百方。遂得救伊撒別剌命。平廉爲人正直。不厭勤勞。以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沒。葬之其鄉里。後斯格的建石勒銘。稱揚其友愛正直。

佛蘭西

伊利撒別斯者。路易第十六世之女兄也。革命之亂。保護路易第十六世及其后于艱難中。此時有勸棄王及后以爲自安計者。伊利撒別斯不聽。又其叔母欲携伊利撒別斯避難。伊太利。不聽。遂遇害。

路易第十八世臨殂。謂其弟曰。多年騷亂相繼。朋黨

交起之日。余能全其身。保其位者。不敢行殘酷暴烈之政。務以溫良和易處之故也。今讓位汝。汝即位後。宜注意于此矣。

萬國龜鑑卷六終

脫漏

卷四　佛蘭西部

德克維娶妻。嘗寄書于其友客俄禮曰。上帝賜余百福。就中其最大者。妻馬利是也。蓋馬利賢忍大患。性常溫順。而臨事勇剛。我逢艱難。則馬利能慰我。而護視矣。

德克維曰。人之幸福。莫大得良妻。何則柔弱人。娶資質高尚之妻。由其扶而感化。有為公衆盡其職分。顯其德行也。寬大人。娶資質狹少之妻。則反之。由其感化。為狹少性質。而謀一已利益。忘其職分。滅其大志也。

卷五　和蘭部

神教學士哥羅秀斯嘗左袒亞爾美牛斯之說。以與他教爭競。見禁錮。其妻請政府。以寄寓獄舍。且得一週間兩回外出。於是搬輸書。與其夫。後以搬運送書。初守卒深撿櫃中。後不復撿之。於是使入夫于櫃中。守卒撿出之。此時櫃重陪于平日。故守卒敲問曰。得無亞爾美牛安之人耶。妻即答曰。然。亞爾美牛安之書也。遂脫獄。抵佛蘭西。蓋亞爾美牛安者。亞爾美牛斯之信徒也。

萬國龜鑑卷七

悌弟第七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應神天皇四十年立稚郎子爲皇太子明年天皇崩太子避之菟道讓位於大鷦鷯尊曰大王仁孝宜爲天下之君矣且兄上而弟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願大王登天位大鷦鷯尊曰先皇謂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預選明德以爲貳我雖不敏豈違先皇之命乎固辭而嗣相讓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歸會海人獻鮮魚於菟道太子不受令進大鷦鷯尊大鷦鷯尊又不受令獻菟道鮮魚遂餒云大鷦鷯尊執志益確是以太子自殺大鷦鷯尊大驚馳至菟道慟哭盡哀乃葬於菟道山上不得已而登祚是爲仁德天皇

鎮守府將軍源義家與清原武衡戰于陸奥其弟義光時爲右兵衞尉在京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乃棄官赴之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倶進攻破之

細井知愼爲人篤實事兄知順順悌兄没後其嫂氏寓于知愼家嘗求仕於諸侯夫人將仕仙臺侯而不得金四十兩不能辨其資知愼曰窮乏中難辨四十金極難然好機不可復得遂移書友人借金若干又典所愛書數百卷遂得四十金以成嫂氏之宿志

小林二郎越後蒲原郡二股村人也兄省助嘗犯罪流三宅嶋母悲之至廢寢食二郎憂之明治三年請以身代之朋友等愍其志爲建署控之新潟縣又上京願之其誠心遂徹四年春遂得赦歸鄉於是兄弟共盡力以奉養母母没後事兄如父比隣至今稱其孝悌

支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輙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輙與祥且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輙

懼覽致覽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

晉咸寧中疫潁川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唐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

鬚鬚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是勣曰豈為無人耶顧念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宋司馬光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清李叔範初讀書及兄叔則補諸生有名叔範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內外已承父命使分產叔範意逡循不忍答願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其下者叔則亦曰吾家一區壟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兄弟交讓不置聞者感歎

英吉利

和圖和士妹德洛舍天性溫柔而勸獎其兄遂使為有名詩人矣和圖和士嘗作詩曰彼與我以眼彼與我以耳

日耳曼

北提安保斯兄曰顯理顯理自幼穎敏夙入大學二十八歲為神理學士其在大學時與豪家女相通以異宗教不能娶因誘之其女女去國而歸基督教乞為妻於是攜其女逃女親戚及警官追捕之親戚誣

以勾掠顯理述依女之請攜去裁判官召與二人對審北提女父諭女以被勾掠故女對以由強迫共逃顯理大怒將毆女為吏所支其事傳聞于顯理家故父母欲知顯理之裁決死生如何未詳而父歿母獨愁之殆至廢寢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有一商賈來告顯理在徒刑為苦役於是會親戚相議欲哀訴于官廳時北提安保斯進乞當其任其年六月初旬抵普斯亞都城訴之警察官又謁內務卿陳述其情實內務卿慨然曰汝兄罪至重也決不可赦爲北提安保斯哀訴之諸大臣大臣無敢顧者於是欲直訴之

國王。會國王閲兵途幸寺院。乃將迎王。爲衛兵所支。而不果。偶皇族某聞其事。深憫之。召北提安保斯。謂曰。吾當與我衣服于汝。汝宜着我衣服。詐稱吾姓名以謁王。述其情實矣。北提安保斯大悦。爲其裝。伴從者數人。參内謁王。初謝詐稱之罪。次哀訴兄之寃罪。王感其友愛。赦兄罪。北提安保斯大悦。直赴兄之配所。則兄不堪驅役。而病死。北提安保斯聞之。仆地氣絶。少間復蘇。遂發病。高官貴族聞其事。深憫之。各贈物以慰問之。

萬國龜鑑卷七　終

萬國龜鑑卷八

仁君第八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神武天皇嘗詔曰。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興造。

崇神天皇四年。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故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民。欲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共

安天下。

垂仁天皇二十八年。皇弟倭彥命薨。近臣數十人生埋墳中。哀號聲日夜聞于外。帝聞而惻之。詔禁殉死。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酢媛薨。帝命群臣議之。野見宿禰奏請埏埴。以造車馬人物等形。以樹之墓。帝嘉之。立爲永制。以野見任土部職。賜姓曰土部臣。仍下詔曰。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此土物。無傷人焉。

仁德天皇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堊。務從節儉。一日帝登高臺遠望。炊烟不起。以爲百姓窮乏。詔除課役。宮垣頹毀不復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滿道。帝復登高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爲民也。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

繼體天皇七年。詔曰。所實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茲遠扇。玄功籍此長懸。二十四年。詔曰。自磐余彥之帝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朕承帝業於

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土脉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元由斯生侈。俗籍此成驕。故令人舉廉節。宣揚大道。流通鴻化。官能之事。自古爲難。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七月。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範。爲政之務。在於無失信於民。

孝德天皇二年。戒諸國司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已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又詔諸國。作戶籍。置關防斥候驛郵。且設鐘及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

天智天皇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亦能

任用鎌足嘗命群臣撰令二十二卷謂之近江朝令
初帝從齊明天皇西征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黒木御所又號丸木殿親製朝倉丸木殿歌後世以為神樂曲又嘗欲修倭高安城而慮民力疲弊重勞之而止者數時人稱其仁德
元正天皇養老五年二月日暈如白虹召左右大辨及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身居紫宮心在黔首非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卿上表賀慶雲敕報不受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
仁明天皇承和七年旱疫下詔罪己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究獄諸國灌溉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内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詔下大雨
醍醐天皇仁慈愛民寒夜親脱御衣以想民間凍餒又毎見群臣假以顔色嘗曰持已嚴恪人難盡言故朕常溫顔色以待諫者
後三條天皇之在東宮也常惡源隆國恃寵無禮及即位欲洩忿於其子當隆俊入直帝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行事于陳營辨敏給嘉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又嘉隆綱之才藻竟登庸
高倉天皇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為盜所刧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辦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

孝明天皇文久二年春二月聞物價騰貴衆庶困疲發内帑黄金五十枚賑窮詔曰民國之本民困窮罪在朕躬夙夜勞心欲安天下今特發黄金分與窮民施予不周幕府助之恤四海人勿遺孤寡
今上天皇即位改元明治二月以西京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天皇親臨會公卿諸侯誓曰万機決於公論曰上下一心經綸曰文武一途使庶民各遂其志曰一洗舊習一從公道曰求智識於宇内明

年勅諭百官大勵廉節毋營私利爭置集議院徵諸藩士爲議員撤諸道關廢磔焙二刑許發兌新聞紙

支那

唐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虞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命夔曰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夏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敎寡人以

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夏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我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商成湯時歲久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以請雨者爲人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齊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周文王爲西伯時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周文王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周武王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利万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遂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藏之約行之利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之而書于席几鑑與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皆爲銘焉

漢高祖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吾不如蕭何連百万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

漢文帝毎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漢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万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蜀照烈帝聞諸葛亮有王霸大略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亮猶魚之有水也願卿等勿復言

唐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也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覧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卿等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唐太宗親録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

是九月去歳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帝皆赦之

唐太宗時功臣李世勣得暴疾醫方云鬚灰可療帝剪已鬚爲之和藥世勣病愈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涕泣而謝帝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

唐憲宗時荊南獻毛龜詔曰朕永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珍禽奇獸皆虛美爾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其有珍禽亦毋得進

唐憲宗嘗與李絳裴度等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裴度等恐帝體倦求退帝留之曰朕入

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宋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年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援引諮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嘉其言。書于屏几。

宋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元英宗謂丞相拜住曰。朕幼冲嗣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有此樂耶。卿元勳裔。當無忝爾祖。拜住曰。創業維難。守成不易。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周。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清聖祖嘗謂侍臣曰。與民休息。道要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訏囂。民生日戚。深爲可鑒。

猶太

大闢王幼時以牧羊爲生。常格殺獅熊。當是時。非利士人數來寇以色列。非利士有勇士柯利亞者。身長十二尺。著黃銅鎧。提長槍。鋒尖重可三十磅。每臨陣大呼曰。單身格鬥。以色列人畏之。猶群羊於獅子。無敢應者。時大闢自謂吾力足當柯利亞。國王掃羅大悅。授之鎧甲。大闢辭不敢著。傚牧兒裝。一手携杖。一手執擲石繩。帶一革囊。盛光滑石五個。出狙柯利亞。柯利亞鎧甲鮮明。揮槍輕如蘆葦。叱咤聲如雷。曰。大

闢曰。來。吾將以汝肉餧野獸。大闢毫無懼色。大罵曰。余當斬汝頭。以汝屍投畀野獸。柯利亞大怒而進。大闢乃納石于繩。拋之。中柯利亞額。立倒。大闢進抽柯利亞所帶之劍。刎其首。非利士全軍大驚。周章逃走。以色列兵逐北。殺傷無算。大闢乃提柯利亞首。還以色列。以色列人大悅。踊躍出迎。遶大闢奏凱歌曰。掃羅能退一千之敵。大闢能破一万之兵。掃羅忌大闢功。欲殺之者數。太子約拿單與大闢親善。私告父謀。大闢懼。遠遁沙漠之地。其後掃羅復與非利士戰。不利而死。約拿單亦死之。大闢聞之。悲悼不已。至齒破

衣服。猶太以色列人皆推之爲王。大闢既即位。屢與
隣國戰。開拓疆土。又開貿易之道。以便國人。更定租
稅律令兵制。時人稱其賢哲。隣國亦皆服從。王常崇
信上帝。作詩頌其功德。世人稱之大闢詩經

瑣羅門王。紀元前一千十五年即位。王深達學術。智
慮踰衆。嘗有甲乙二婦爭一兒。携訴王所。訴之王。親
聽。命侍臣。執劍來曰。予命斬兒爲二。使汝二人各取
一半。因拔劍。鋒鋩閃々。甲婦號哭曰。毋用殺。請付兒
於彼。彼實兒母也。乙婦略無惻怛之色曰。吾從正而
已。請速斷兒體。吾願得一半。王熟視乃投劍曰。予得

之。以兒與甲婦。

瑣羅門王嘗曰。敬畏上帝。則智慧之本也。人皆可求
智慧。夫智慧者貴于金銀珠玉。天下之物。無可與之
比者。

瑣羅門王嘗曰。懶怠工業之人。與無益捐財之人。相
伯仲。觀彼蟻。夏時備糧。穡時斂物。以彼智爲法。則可
也。又曰。人務勉事則必富焉。

羅馬

屋大維帝。紀元前二十九年。即位。議事官上尊號。曰
奥古士都。乃舉亞克立巴。墨色納二人。議政。墨色納
深通諸學。亞克立巴長於兵法。得帝親任。參與機密。
國人皆愛戴之。帝留心政事。定法度。厚風俗。以智術
誘國人。改定曆法。凡十二年不置閏日。國人便之。後
人稱帝世曰黃金時世。

第度帝。紀元七十九年。即位。帝資性恭謹。好施恩惠。
救民艱苦。若一日無所救恤。則嘆曰。吾徒消長日。國
人莫不感戴。

大剌壞帝。九十八年。即位。首創義塾。書院。養老院。育
兒院等。復民舊稅。廢獄。訪故舊。尊禮名士。磨礪德義。
許下民入宮謁見。國人稱之曰賢王。自是後三百年

每新帝代立。必祝曰。幸福如奥古士都。善政如大剌
壞。

哈的練帝。留意學術。捐巨万金。教育人材。巡視州郡。
問民疾苦。釐革法律。沙汰法官。改正奴隸法。許舉國
人自主。一如羅馬都人。又令西里亞。亞爾美尼亞。均
爲自主之國。

安敦帝。一稱彪斯。彪斯厚德之義也。一百三十八年。
即位。帝明於治體。臨下仁慈。常曰。殺千人之敵。不如
救一人之命。盡心政事。夙夜匪懈。在位二十四年。國
中又安。民不覩干戈。隣國君臣皆欽慕其德。衆尊之

爲神。

入斯底尼安第一世。五百二十七年。即位帝精吏治。乃與法律大家翟利破尼。及其他十人。議定四種法律。一曰改正舊法。纂輯羅馬歷代律法。定爲十二冊。二曰國法基源論國法本理。三曰民法全書。書凡五拾冊。四曰新定法律帝所自作。皆頒行國中。臣民稱便。

希臘

昂飛的安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八年。爲雅典王。是時外國人移住內地者。各自割據戰爭而不相交通。王遣使十一國。結爲同盟。立公會於德爾摩比勸。每國出議員。春秋二次。申約結。齊好惡。蓄積金於德爾佛斯堂。以備軍儲。各國派二人司之。有侵民權侮神明者。使出贖金。不從法律者。以兵懲之。由是人心輯睦。十二國如一家。

德修紀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爲雅典王。先是雅典分國人爲三等。曰爵紳。曰百工。曰農民。爵紳威權過盛。專剝農工。農工貧乏。國勢寢弱。德修患之。汰官司。裁署舍。抑損豪貴。加惠黎民。廢諸部舊政。綜合十二國。擇人奉行新法。遠方之民。歸之如市。

馬基頓

亞歷山德王與波斯王大戰。士戰追北至大沙漠。上下皆渴。有一卒掬水進王。王擲之地曰。吾何忍獨飲。將士聞之。皆感激。遂滅波斯。爲馬基頓版圖。時紀元前三百三十年也。

麥西

埃內士王有大德。導尼羅河於外。築孟斐斯城于其故道。始教民以稼穡。設職官。造文字。修法度。諸國翕然宗之。後世以爲神而祭之。

多利買第二世。嘗建大書庫于亞歷山德。藏書七十万卷。又設諸般學術。分局教授。嘗命猶太學士七十二人。以希臘語譯希伯來神書。世謂之七十二譯司聖經。

土耳其

馬毛多第二世英明剛果。常慕英吉利佛蘭西諸國文化。欲恢復國威。廢古來兵制。招致佛蘭西普魯士將校。訓練士卒。土耳其自古有親衛兵。常逞威力。聞令下。蠭集者二万餘人。放火府下。馬毛多第二世乃舉教祖大旗討之。連發榴霰彈殲之。無一人能免者。海色爲之赤。遂廢其隊。民大悅。馬毛多第二世又欲

倣各國風。改制衣服。一洗舊習。先設學校。制法律。聘日耳曼醫士。聚各國書籍于府下。使府人講習之。

魯西亞

彼得帝天資英邁。自幼就學。通曉歷史究理。及製器諸科。最長兵略。先是居墨斯科旁邑。編一隊。使列符多訓督之。列福多者瑞西人也。嘗習佛蘭西、和蘭語。四月而悉熟之。在二國任軍職。後從丁抹使臣至墨斯科。爲秘書官。尋爲將官。帝信而用之。服裝器械行軍之制。皆倣他國。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帝擇國中少年三百人。遣伊太利、和蘭、日耳曼三國。學諸術藝。傳

習造船航海之法。明年帝微服。變姓名。游歐羅巴洲。帝嘗學和蘭語。故首赴和蘭。觀散坦造船場。轉至倫特坦。爲木匠。入造船場。與諸工人同勞作。求工錢。兼講地理法律政治諸學。航海行英吉利。入海軍武庫。撿其法制。修器械學。後又歸倫特坦。聘和蘭、英吉利兩國工人數十名。先送本國。乃去和蘭。過普魯西。至澳太利。遂如伊太利。時以飛檄報道。有乘帝外遊。謀不軌者。帝聞之。携工師數人。馳歸。總兵官鄂爾盾略擊平叛黨。帝既誅叛人。乃大釐革兵制。一以文明諸邦爲則。使國人遵行之。陸軍已修。乃造戰艦。皇張海軍。又欲變國人風俗。盡如諸邦。改其服制。擬伽牙利。除教徒及亞細亞人外。悉剃其髭。興工場。務耕種。開諸礦。多設立黌舍。以教國人。選俊秀子弟。遣諸國。以觀其風俗。講其文物。外人抱才藝者。聞之爭趨魯西亞。自効。尋分全國爲十二州。禁破約違族預政。廢教門師父。自管教法。

加他隣本貧家女。幼喪父母。爲僧其所養。美而多機智。彼得帝拔馬林堡俘之。送致墨斯科。後舉爲皇后。常參機務。從在軍中。能以一言矯帝苛性。救人虎口者數。彼得帝立法曰。魯西亞帝位不必論血統。宜選

才德踰衆者授之。於是及帝崩。加他隣嗣立。及即位首鐲逋欠。赦有罪。寬政頗可觀。然國人以其非正統不服。

亞歷山德帝。寬宏有大度。年二十四。即位。深留心政事。下令除宿弊。復議院之摧。赦坐犯國事繫獄者。凡百設施。皆得其宜。帝修好隣國。以便貿易。商業殷盛倍于前日。一千八百一年九月。併若耳治尼於魯西亞。明年置鎮臺。下令懲惰民。行乞惠恤貧民罹久病者。新興農政。造作奇器。大開通商。設製造所。賞力田精藝與公益者。散私費。造大船。使人周地球。大興學

館務愛撫人民許猶太教徒保其權利

英吉利

亞弗勒王年二十二登位當是時大尼人屢來侵王親將兵與大尼人八戰八勝敵兵彌銳大軍雲集海濱英吉利人見之駭散王脫其服爲農夫裝遁至索美塞之畢林斯嶋從牧人牧牛以覗敵勢大尼人攻的分之亞爾阿循城有人斫敵營奪其旗受教擁大衆來亞的內據守其地王見之告以實乃僞爲樂工抱琴獨步造敵營奏技侑酒因盡得敵中虛實時士卒皆以王爲旣死忽見王大喜八百七十八年王擊

大尼人於以坦敦大破之大尼人引兵還本國王赦大尼降兵居諾東北蘭與東英吉利約守英吉利法歸基督教王意蓋謂大尼人猶强不如歛爲我民以備北侵寇也大尼人多棄其教受洗禮者

亞弗勒王資性聰慧長身玉立儀觀甚偉身經五十六戰皆在防護本國未嘗佳兵瀆武自克大尼後立法度振風俗民守其法無敢犯者至於街頭挂金鐶無復竊者又欲興農工之業人民執必需之業者助之創製利器者賞之

依利薩伯王剛毅耐事聰明察機寬仁懷人深用心工作通商航海始設保險局時有礮船一百四十六隻與國人約有事則借商船以補之奬勵其業大開富强之基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命船主德勒克一周地球數年而還是爲英吉利人周地之始

依利薩伯王以經濟之才注意于節儉是以王庫常充溢矣故返償國民之獻金而未嘗有課重稅以困國民也

惹爾日第三世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冬日冒寒獨步於野遇二童子長者八歲不知其王也拱手請曰我等久不得食餒甚幸憐之言畢潸然而泣王問其故

童子答曰我母三日前死尚未能葬我父臥病在藁席殆將不可救而我輩無財可得食又無火可煖室王大憫之使其導至家果見其母僵尸不藏而其父氣息奄奄將絶王不覺淚下盡以所携之錢與之亟歸于宮予以衣糧煤炭百爾需用之物由是父病得瘥王又厚資給使其二子就學焉

惹爾日第四世始即位教徒不從國教者使委員朝賀王接見禮畢委員上表曰先王在世之日寬貸臣等使與從國教者均蒙保護受福祉今陛下嗣寶祚請師先王之意臣等不堪至願王讀表畢委員拜辭

曰臣等褻瀆聖覽敢謝不敏王曰何爲謝乎予深嘉納汝言當務儆先老所爲予誓不問叛法異同以攪汝安也

義德瓦第三世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襲佛蘭西所向無敵而加列斯市民獨不降王圍之甚急市民以粮將盡乞降王大怒對使者曰朕進兵無一人敢敵朕者然而加列斯市民僅恃要害抗我兵其罪難免主謀者六人宜降我軍門以就刑矣使者反命衆相目默然時豪商某欲代衆就刑於是有乞同死者五人六名乃面縛降英吉利軍門諸將感其義請宥之王

不聽偶后來自本國祝王健康賀征討勝利而詳述巳率一軍征蘇格蘭以虜其王大闕則王大悦稱其功於是后謂王曰聞今者所降加列斯市民乞代衆就刑者皆有義而爲市民所信者也今殺之則反使市民懷怨伏冀以寛大之恩賜六名生命予妾矣王聽之於是后饗六名放還之衆皆感其高恩

維多利亞帝當其刑官具狀以國律可處死罪人請勅印時百方求赦之之方而遂不可得則咨嗟慟哭而後捺印之

佛蘭西

沙立曼帝長於兵略又善爲政其宿志在大弘基督教拓闊封疆必置教門關地又多設學校于國内教育人材撰德行才學之士置諸左右建招賢館於宮中以聚四方英俊如亞怯那安日爾那孛法諸人最著于世嘗尊安日爾稱和墨耳亞怯那稱何拉周帝自稱大闕賞國人達學術者授之爵位又屢臨學校察生徒勤惰嘗視一校考試生徒有貴族子弟業不若庶人命分座席置庶人于首座貴族于末座闔中子弟聞之莫不競於學初佛蘭哥建國時有民會王駕牛車臨之歳一次以爲恒例至帝撰議員一千百

五十一人春秋徴集與之議定國憲民法帝憫縣寮賑貧窮最用心於獄訟凡審官必撰高年人知識踰衆練達時務者爲之猶恐或寃枉發使者視察吏治得失歳四次民有不服理者使者與守長共聽之僧徒邑入以什一自給三分其餘一供寺刹營繕一給僧侶衣食一賑貧民及行旅窮乏立盗律三章一曰抉眼二曰劓三曰死大修兵政自非疲癃殘疾皆入兵籍聾啞瞽跛不能爲兵者縫戎衣繕器械不得以廢人遁役八百十四年一月崩于晉魯西之亞金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二歳歐羅巴洲之開化實原于

帝人稱其功德至今不衰

弗蘭堅者路易第八世后而生九男三女及王崩補冀幼主舉賢任能以釐革國政僧徒等管爵小民遜滯納金繫之獄其獄狹隘不能暢四肢於是死者頗多后聞之使謂僧徒等曰小民遜滯納金皆依貪窮出不得已故如其金吾乃償之小民宜放還之僧徒等不奉命亦捕縛小民妻子下之獄於是后大憤率衆親揮斧破獄欄以保護小民云

路易第九世持躬謹愼深愛國民平明拜神儀畢御殿坐樹陰與法官聽民訟屢發使者問民間疾苦

使衆庶選舉法官侯邦臣民寃枉者得詣法廷控訴是時侯邦八十餘各自鑄錢貨貨濫惡民大困王下令各邦錢貨不得行于境外更鑄新貨平其斤量行之全國民賴其利又設國會使國人撰舉議員以制諸侯之驕橫

路易第九世通治體仁於惠民果於用兵嚴於行法國人稱之曰教師英雄法家合爲一人德澤四洽鄰邦慕化是時英吉利國王與貴族爭事久而不決來佛蘭西請判王不敢斷曲直勸君臣相讓無爭或非之曰隣國有釁我之利也令其相和非計也王曰我聞中心不好亂者上帝降之福今英吉利請我判曲直是知我無私也而我反以權詐亂之豈合天意乎且如汝所言則英吉利必怨曰佛蘭西人不情利我國亂其勢必至移相爭之心以仇視我我之後患亦有不可測者其人歎服

顯理第四世欲以寵妾加弗黎爾子封某地時有一貴族媢寵妾贊王意宰相曾爾理獨不可之於是加弗黎爾竊怨罵之曰奴隷王聞之謂加弗黎爾曰我較論夫人與宰相之輕重寧逵十人之夫人不得黜一人之良相矣於是加弗黎爾益怨曾爾理遂發病没

拿破崙第一世即帝位群臣勸帝位譜欲托其始於高貴之族帝曰毋庸也宜以門的諾之戰爲紀歲月之始蓋門的諾者撒爾地尼之邑也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帝破澳太利兵於此乃戰功之始也

拿破崙第一世天性聰明英敏凡事無大小皆自剖決万機重沓處之未嘗錯誤知人善任官適其職吏胥賤卒所言有理一一採用有不可者諄諄訓誡待其服理而止嘗欲以達留爲宰相達留不肯曰臣平

生傾心于菩提。未慣大臣之職務。帝曰。爲大臣之職務者。不乏其人。今我欲撰一宰相。要智識通明志氣堅定。而用心謹慎者。而具其性德者。莫若卿焉。故欲用之。遂留不得辭。遂從其意。爲宰相。果稱其任。

拿破崙第一世。大留意商業教育。國人勲勞國家。發明術藝器械者。賜賞牌勸獎之。又命法律學士制定人民交際權利義務之別。凡二千三百餘般。親臨其席。逐條辨論。名之曰民法。

拿破崙第一世。嘗觀巧製器械。對其創造工人。屈身而拜。又嘗在仙夼列納。時與夫人共步。行遇厠役者數人荷擔物來。夫人欲使厠役者避之路傍。帝止之曰。彼雖爲至卑至賤之役。不可謂之至卑至賤之人。何則彼亦苦辛其業。而增殖國家之福祉者也。

拿破崙第三世爲人深沈。喜怒不形於色。智略超人。嘗欲興工業。置貧工子弟于學。以公費教育之。改造貧工住屋。施與藥劑。廣寄托貯金之法。使貧工告詠不出資費。又修繕全國道路。以便人民往來運輸。穿溝渠。通舟揖。經營各處港口。或築大堤。安船舶。務修海軍。製鐵甲艦數十隻。多通鐵道。架電線。奬勵農商。每護良好物產。即賞之貸金於農商。不要物品抵當。

多設大小學。教育子弟。其他改法律。寬刑罰。皇張民權之類。裨益人世者。不暇枚擧矣。

日耳曼

阿多第一世。膽勇過人。度量寬厚。有屈服乞憐者。雖仇人皆宥之。或使之霑恩。

羅德福帝。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即位。帝欲通上下之情。有來謁者。則雖至賤者。必引之。嘗有一人請見。守者拒弗納。帝聞之。呼回使入曰。我即帝位。豈爲獨居深宮哉。

弗列德力。第二世。即位之初。禁鞫問罪人以撻楚之法。且與人民以言論之自由。於是歐洲諸國之學士。競赴伯林。而各陳述己之持論矣。

弗蘭西斯第一世。嘗與一武官共徘徊維也納府。時見一死人車而無一人從其後者。弗蘭西斯怪問之。乃貧人而罹虎列拉病者也。故其親戚恐傳染。不敢送其葬云。弗蘭西斯曰。然則我等兩人可代之。縱爲貧人。使我國民不行葬禮。而赴黃泉。則我所不忍也。遂送其葬。到墓地。脫冠以行其式。

澳太利

馬利亞蘇利撒。查爾斯第六世之女也。一千七百二

十四年查爾斯第六世定澳太利國皇家世嗣之順序曰若無男子則長女領其版圖而其子襲之一千七百四十年查爾斯第六世崩於是普魯西巴威里亞薩索尼佛蘭西西班牙撒爾地尼各國政府相會議決分割澳太利以各領其一部此時蘇利撒直抵維也納府自領澳太利波希米亞匈牙利日耳曼聯邦其明年爲帝既而普魯西王弗列德力第二世通和親于蘇利撒托情誼以請舌理邪州蘇利撒不肯於是弗列德力率兵侵舌理邪州巴威里亞侯查爾斯亦以佛蘭西援兵侵澳太利之內地其兵既入維

也納府蘇利撒不能防之單騎奔于匈牙利伯堡府招集其國會議員親抱赤子直立會堂慨然言曰朕既爲朋友所擯斥爲仇敵所窘逐且骨肉又來欲食朕內地朕亦無所賴唯所賴有卿等而已朕今以乃王之赤子授卿等盍盡忠信而維持國家卿等諸亦少察朕意焉衆奮然起立揮淚曰臣等豈以万死不扶翼我王室哉急募兵大破巴威里亞佛蘭西兵馳逐之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巴威里亞侯查爾斯立爲日耳曼帝是爲查爾斯第七世明年蘇利撒爲波希米亞帝後與弗列德力和親遂割舌理邪州以與之

一千七百四十五年查爾斯第七世崩蘇利撒夫弗蘭西斯爲日耳曼帝是爲弗蘭西斯第一世其後除舌理邪州之外盡恢復其世襲版圖蘇利撒厲使法官廢拷問糺彈又立許多之教育院以便貧民

伊太利

維多爾以馬努利第二世爲撒丁王時承戰敗之餘剗除宿弊盡心政事舉賢臣加弗爾修財政興工業弘教化於是名聲噪于全國其後屢與澳太利人戰取其屬地在伊太利者遂爲伊太利國王分全國爲六十八州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入羅馬遂遷其都君臣相和國勢日隆及殂國人哀悼如喪父母

西班牙

伊撒別剌與其夫非耳難土共即位當是時伊太利國有克力斯的發閣龍者欲發見新地請之各國帝王不見聽遂來于此請之於是伊撒別剌賣却已衣服指輪等且勸非耳難土捐金若干以船三艘水手百二十人授之使閣龍遂成其功

葡萄牙

顯理王好航海術厥王宮喧鬧與同志數人就三給森海角城砦以講究之用儀器測量日出入及星躔

度數欲就印度以開貿易之便當時歐羅巴人未有究亞弗利加南端者或謂赤道直下炎熱如烘海水沸騰陸上万物焦枯或謂海中妖怪成群不許旅客生還人人危疑不敢往探窮理不信決意裝船而發一千四百十年得馬德拉嶋無居民放火焚林經七年不滅移民植葡萄及甘蔗莫不繁茂一千四百六十二年抵幾內亞得黃金象牙益到赤道直下無復一人焦死其後移民幾內亞築城其地

萬國龜鑑卷八終

安藤孝之書
鷲尾樹堂刻

石川氏藏版

萬國龜鑑卷九

忠臣第九

大日本

石川利之著

藤原鎌足憂蘇我入鹿專横。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可輔以濟功者。屬心天智帝。然不能通情。一日陪帝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帝鞋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帝亦跪受之。由是得親近。然恐數會人疑。欲託受學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鎌足乃勸帝與蘇我倉山田結婚以為援。又薦佐伯子麿葛城網

田。遂誅入鹿。孝德帝以鎌足為內臣。授大錦冠。詔曰。社稷獲安。寔賴公力。軍國機務。惟公處分。鎌足懷至忠之誠。進退廢置。無言不聽。天智帝即位。二年十月。鎌足疾病。帝臨其第。親問所思。曰。天道輔仁。何言之虛。倘有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欲。言便可以聞。鎌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軍國。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時論稱之。尋使大海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賜姓藤原氏。因稱藤原內大臣

和氣清麿。與其姊法均。仕高野天皇。此時僧道鏡恃寵怙權。神護景雲三年。太宰府主神阿曾麿。媚道鏡託八幡神教。上言曰。禪位於道鏡。天下太平。帝使清麿奉常詣宇佐。而受神教。臨發。道鏡勵色曰。大神欲令我即帝位。故使卿請命。予登祚。則卿為名輔。卿既出。路豐永過之于途。謂清麿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當與二三子為伯夷耳。清麿深然其言。遂詣宇佐祝禱。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以臣為君。未之有也。道鏡熟覬覦神器。悖逆無道。大位必立皇緒。帝默然。百官失色。道鏡大怒。解其本官。為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名穢麿。流于大隅。

式部太輔三善清行。延喜十四年上封事。條陳便宜十二。謹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慎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其上表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厚。時漸澆瀉。賦斂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園。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遊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二佛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費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仁明帝即位。尤好奢侈。房殿羅美。宴樂飲涵

府帑空竭。徴求無甚。貞觀中。造天門及大極殿並
修後甚年。費亦數矣。當今之時。國家之纏入。非往昔
十分之一也。寬平中。臣為備中守。管內有邇磨郷。按
風土記。皇極帝詔出勝兵二萬。至天平中。課丁纔有
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
耳。今訪諸彼地官吏。則曰。無有一丁。衰弊之速如此。
一郷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蕩堅明王之御
世也。崇節儉。禁奢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子弟。服食
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略舉一端。稍
陳事實。臣伏見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生絹

紫絹為夏汗衫。晩絶為表袴。東絶為襯。漆絶為履裏。
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練為汗衫。白絹為表袴。白綾
為襯。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綾縠不
裁。染紅者費万錢。人見其僭差。則競相倣效。觀其倹
約。則遞以嘲嗤。製一領之衣。破終身之産。設一朝之
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
定衣食之制。命撿非違使糺之。然上常敗之。則下必
從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表正而影必直。其
勵學生。略曰。治國之道。得賢為先。得賢之方。學校為
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周禮

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
貴士也。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天
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城河內之田
一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
千八百四十束。充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闕多。請
依舊復之。其慎刑獄。略曰。聖主之政。刑法為大。昔皐
陶以大賢為理官。帝舜猶誡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而今總万民之死生。繫
之於一人之脣吻。枯五刑之輕重。決之於獨見之識。
習已乖閲覆之理。恐貽濫罰之料。伏望依舊置判事

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
其汰僧徒。略曰。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
邪濫之輩也。又逃課役。避租調者。私自落髪。猥著法
服。如此之類。積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
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又聚為群盗。竊鑄錢貨。伏望追
捕僞僧。悉令返進。度牒還附本役云云。
右少辨菅原文時。天曆十一年上封事。請禁奢侈。略
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
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製。官
途綿交之設。究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婚之儲。擲綾羅

而襯器宮者傾産業。貧者失家貲。傳曰。上之所為。人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尚且如此。朝廷貴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次論停資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修。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臨時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為助國用。於是以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孝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除建極殿閉郎貴官。皇

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貴官而熟俗。瀆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將來。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然正潔之路漸開。次論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臚館者。為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賦筆。因茲訓人才士。心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

右大臣藤原伊道憂紀綱日廢。上意見一篇。略曰。堯王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麿。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擧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待衛禁內。皆備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卧宮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也。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宿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

之。凡人臣專為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

左衛門督藤原光賴。忠誠而剛毅。平治之亂。右衛門督藤原信賴。幽帝及上皇。自為大臣大將。矯詔召百官。光賴乃束帶而朝。乳母子範能。衷甲從焉。謂範能曰。事急則斬我首。勿使兇豎取我首。既上殿。則信賴居第一座。衣冠擬乘輿。百官列其下。莫敢仰視。光賴進揖左大辨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我左衛門督。不宜居右衛門督下。直座信賴上。信賴色沮。光賴端笏曰。有詔召諸卿。不朝者誅。抑所議何事。信賴黙然。衆皆莫敢答者。光賴曰。既無所議。則請退。徐

起謂弟惟方曰我家延喜以降累世忠孝。汝乃黨兇豎。以墜家聲。豈可不哀痛哉。今大貳清盛既自熊野還。汝送而不返。大兵一放。誅滅立至矣。惟方唯唯。光頼曰聞信頼事無大小與汝謀。今天皇何在。惟方曰在黑戶御所矣。上皇何在。在夜御殿矣。神鏡如何。在溫明殿矣。劍璽如何。在夜御殿。光頼又指朝餉所曰頃聞人影為誰。曰信頼居之。光頼激曰吾聞異國世有亂臣。未聞皇朝有此事也。歔欷流涕而出。其後惟方奉帝潛幸六波羅。官軍得殷力。光頼與有功焉

藤原忠光。稱上總五郎兵衛尉。事平宗盛。及宗盛亡。

忠光脫走潛匿。建久三年。源頼朝營永福寺于鎌倉。忠光嵌魚鱗於左目。陽為匠者。挾匕首。厠役徒中。擬運土石。謀刺頼朝。怪其形貌。命左右執之。探懷而得匕首。因詰之。忠光曰余上總五郎兵衛尉也。欲為舊主報讐耳。乃囚之和田義盛家。鞠問黨與。忠光曰同謀唯有平盛嗣。聞前還丹波。不知今何在也。自被執斷水穀月餘。無所復言。頼朝命斬之。梟首于六浦。

護良親王。後醍醐天皇之子也。初就承鎮法親王為僧。更名尊雲。元弘二年。蓄髮稱護良。營于吉野。與勤王諸臣謀討賊北條高時。明年。高時伏誅。車駕還宮。

親王尚在外。約東士眾。繕修器械。帝遣參議藤原清忠。諭還僧服。親王對曰方今大憝殄滅。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亦與有勞焉。臣竊以為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足利尊氏憑藉天威。僭故傲勞。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之。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之未肯歸佛台嶺者。為是而已。若暫借臣以閫外之寄。則誅豎子以消禍亂於未萌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王勿妄舉失眾心也。其親節施鎮廟社。宜從其所請。乃拜征夷大將軍。封以北條泰家食邑。尊氏深忌親王。結帝寵姬。誣以謀

反。帝怒幽親王於馬場殿。親王上書訴冤。不達。尋流於鎌倉。幽之土窟。建武二年七月。足利直義使淵邊義博弑之窟中。

元弘之亂。村上義光及其子義隆與赤松則祐平賀三郎等從護良親王逃十津川。熊野別當定遍索之急。護良去如吉野山。土人芋瀨莊司以兵要道。護良計無所出。遣從者說以投託之意。莊司對曰定遍採索官軍黨與。錄名以報鎌倉。臣今欲納大王而不能也。然亦不敢遏前行。願留錦旗若近臣一兩人得以為辭。護良默然未答。則祐進曰見危授命。是士之職。

臣請留死。三郎曰。從行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失也。宜以旗見授。護良從之。得過。義光過後。莊司操衆尚錦旗而還。義光直前奪其旗。莊司錯愕。不顧而去。護良至吉野。築城守之。二階堂貞藤將兵二萬來攻。城將陷。義光謂護良曰。事急矣。臣請賜大王鎧。詭為大王死。大王宜乘間逃去。護良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國大事。孰為此言。乃起自解護良鎧。護良顧曰。卿忠不敢忘。我儻得免。厚祈冥福。揮淚而行。義光乃被鎧。登譙樓。義隆來請同死。義光曰。丞去為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望護良去遠。大呼

敵軍曰。今上第三子護良。自刃汝等。行受天誅。見我以為法。乃割腹抽腸擲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既而吉野執行岩菊丸。將兵數百追及護良。義隆單身當闕。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腸死。時年十八。護良終獲免。

新田義貞奉護良親王令。討北條高時。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巨袋坂。義貞義助帥諸將自假粧坂。縱火五十餘所。鎌倉震駭。而北條氏兵猶有十餘萬。分軍拒之。義貞負銳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郤。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扼海岸。樹柵。列兵艦於其南。以防傍射。義貞下馬免甲。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逐。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鑒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皆涉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煙燄漲天。義貞鏖戰。高時率族伏誅。

建武元年八月。後醍醐天皇將誅大宰府少貳妙惠。初妙惠懷二心於帝。而詐諂反覆。其所不至。及其將

見誅。先賂准后。以沉香麝香黃金虎皮及絹帛等物。無算。其他百官無男無女無貴無賤。無不厚遺。於是准后百官僉曰。妙惠有忠而無罪。雖有訟者之言。而帝吻拭舌。何足信哉。帝始猶豫。准后數請貸妙惠。帝乃敕足利尊氏新田義貞名和長年楠正成。曰。妙惠功罪未決。汝等亟議之。評決之。四臣詣闕上。尊氏素媚准后。故偏護妙惠。義貞長年依違不決。乃言為朝家禦寇賊。是臣等之事。敢否亦在方策。其當否難得而擬。正成奮然進曰。竊以文武之道豈無二途。若於武事有罪。文道亦何容之。乃歷舉妙惠罪狀凡六

件其言極直其理甚確。且言妙惠所將於人之財幣。
其數不可計矣。有忠而與罪者其為之哉。彼乃投臣
以黄金五十兩絹帛百匹交沉香百斤臣卿部之。伏
願諸卿亦悉還夫財幣於彼。然後議之。旗手備其中。
若其不然。臣恐功罪易位。賞罰倒施。衆怒群情卒成
禍胎。漸言豈特今日出於臣口。近日道路之偶語皆
如此。臣焉得不言哉。諸卿無語。獨藤原清忠從然曰。
正成贓賂之辭也。無禮大臣。縱假軍功而不敬上。罪
豈纖小哉。正成從容謂曰。不遜之罪。固可畏懼。然而
為君為國。有可以言者。借使言出禍隨。臣豈可鉗口

哉。以忠言列顯國所願也。請待罪於家。乃退。
延元元年春正月。楠正成與新田義貞名和長年等。
擊足利尊氏於京師。大敗之。尊氏西走。正成遂與諸
將追至豊嶋河原。累戰破之。尊氏及弟直義走筑紫。
正成直欲渡海擊之。乃謂義貞曰。機不可失。敵不可
縱。求勝過漂虜之必矣。義貞曰。賊已窮迫。緩之何害。
且師老矣。姑休士。然後討之。未晚也。正成曰。方今官
軍屢克。勇氣百倍。賊兄弟敗亡之餘。膽落氣竭。一舉
可殲也。今夫機不可失。彼若徇九州。勢復振興。山陽南
海必控而從之。後雖悔無及也。願君熟圖之。義貞不

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
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義貞時在播磨。退兆兵庫。
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正成赴援。正成奏曰。賊收
九州軍。其勢猖獗。恐我疲兵不能禦之。宜召還義貞。
而車駕幸山門。縱賊入京師。招集畿內兵。塞水路絕
糧道。則賊心食盡兵困。於是前後齊進。而擊之。可
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不及此哉。而恐不戰而退。
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願陛下熟計之。公卿皆奏曰。
武事宜委師臣也。獨藤原清忠。不可曰。王師每戰必
以寡勝衆。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

鋒而退。車駕年再幸山門。辱莫大焉。宜速使正成赴
援。後醍醐帝從其言。遂遣正成。正成退而嘆曰。天下
之事。殆不可為也。我唯有死而已。豈非天哉。即以五
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紋刀。與子正行。戒
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
接戰。兵敗身被十創。乃入民屋。謂弟正季曰。今死汝
何所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朝敵。正成怡
與之交刺死。族十三人。殘兵六十餘人。皆割腹而死。
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其子正行正儀。
其孫正勝正元等。皆以討賊為己任。恭奉正成遺訓

也

源親房嘗保関城。時源顯時保大寳城。高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與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結城親朝。手書懇到。曉喻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因亦復贈書。其署曰。賓馬當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援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棄城走歸吉野。親房常慨皇室之衰亡。著神皇正統紀。後學者頼為我邦春秋。

兒嶋高德。備前人。後醍醐帝之在笠置也。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帝遷於隱岐。高德聚族議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舟坂山。已而車駕自山陽道。計竟不成。乃蹤三石山。徑赴杉坂。則又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閤庭。有一櫻樹。撫斫白之。題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船上山。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鳥居勝高。天正三年五月。從奥平信昌據長篠城。武田勝頼來圍累月。城中食盡力竭。信昌顧衆曰。敵軍十圍。糧食盡。與網中魚不異。誰有抵濱松乞援兵者歟。衆相目未言。勝高進曰。臨危致命。士之職也。臣請往。然敵圍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達。舉烽於前山以為信矣。自度不免。留絶命詞。夜竊出而舉烽於前山。城中驩呼。勝高騁抵濱松。見德川家康告急。家康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高乘夜馳還。為邏者所獲。勝頼命解縛。引以厚賞。使反其辭。勝高偽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主公與信長帥精兵十万而至。殲敵解圍不出三日。努力固守。勝頼大怒。磔殺之。

小宮山友信。累世仕武田氏。友信與權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秋山攝津等有隙。故勝頼憎之。既而友信與小山田將監爭事。將監與長閑勝資攝津譖友信。竟以讒廢。其後勝頼軍敗。入天日山。友信單騎追到。因土屋昌恒請從。勝頼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何在。曰。昨道亡。勝資攝津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頼俛首而已。既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來襲。勝頼與從者四十餘人力鬪而死。友信亦在其中。

本多正信上書大將軍秀忠。論治要七事。一曰。臣聞

天道以仁為德。命有德以司牧斯民。天下知敬萬物生養。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不治。二曰。允有天下者。正身誠意。以行仁政。天必為之降福矣。縱欲窮奢以虐萬民。則天必為之降禍矣。昔堯告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之所以與之天下者。在於安民。若反之則天必奪之天下也。所謂執中者順天理也。天下後世由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蓋人主溺於所好。不能自知其不善。夫人主之所好者。曰利。曰奢。曰聲色。曰奕棋。苟留意於此。而忘國家之政。莫不至危亡。

人主宜以此自省焉。夫學者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須講求其理。不可留意於文詞。以書為玩具也。弓銃刀劍者。一人之敵。非人主之所當學。不留意於此可也。古之聖人不務一藝而傳名萬世者。無他焉。廣聰明也。傳曰。舜好問而察邇言。夫舜不以聰明啟智自恃。問卑賤。察邇言。擇善而行之。是舜之所以廣聰明也。本邦之俗。恥問卑賤人。人主宜擇股肱大臣明敏誠慤者。每事諮訪焉。取捨可否而行之。夫有訥於言而敏於行者。如是者宜使之記所欲言以盡其心。亦足以廣聰明矣。夫國家將亂。必有災孽。天子失

德。則天必下災。以譴告之。人君修政施德。則災孼自消。殷湯時。天下大旱。湯以六事自責。言未終。澍雨忽降。聖人至誠感格如此。而庸主暗君徒事祈禳。可謂惑之甚者也。三曰。忠直之士。捐軀徇國者。極言國家得失。逆主聽。諛佞之士。希合以進者。承順主意。不諫其過失。忠直忤主者。不顧其身。故雖困亡不敢離君。諛佞阿主者。苟圖寵祿。一旦緩急。棄國背主。雖然辨忠佞。明君猶難之。況於庸主乎。夫天下之治亂。係近臣之正邪。與人君之好惡。蓋佞人在側。則大臣箝口。故左右之臣。不可不擇。自古近臣佞邪顛覆國家者。

不可勝數。四曰。天下州郡。當遣監察使。巡視風俗。國主奉法而不驕。臣下忠上而不貳。風俗美厚。國無横政。是賢國主也。若國主聚財苦民。肆己私欲。堅城浚隍。連結諸侯。如此者後必謀反。宜先其未發而圖之。語曰。萌芽不伐。將用斧柯。雖宗室懿親。不宜忽也。五曰。性有上中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至中人可以為聖。可以為愚。唯在所習耳。欲立家嗣。宜擇賢而自幼弱之時。使正士輔導之。又擇誠慤賢良之士。為之左右。居常與之言古今之治亂。人君之得失。旁及兵法行陣之事。切不可使言聲色貨利者在側。明主賢君

猶為邊將所惑。況乎在知貎時。趣向未定。唯在其所導也。宦寺嬖倖之徒。一得親昵。群下從之。面諛競進。天下之亂。恒由之起。可不慎哉。六曰天之立君。所以牧斯民也。古之聖人。何嘗不好美衣玉食瑣室金樹。然恐其滅身亡國。故焦勞心志。以養万民。万民得安則雖食珍羞居瑣宮可也。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夫人君欲撫字黎民。傳祚子孫。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又何暇逸游之耽哉。然人主或好佚優或好知後宮宴。而不憂民之憂。百姓飢餓而不省之。横斂苛求。以充府庫。故天降禍以亡國家。夫不以百

姓知樂為樂。而苦民以奉己。國家滅亡。社稷絶祀可不謂愚哉。昔延喜帝寒夜解衣。以思天下寒者。故慶流子孫。後白河帝反之。禍溢天下。故安民者昌。虐民者亡。自然之理也。七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所行節儉。以安天下。故傳祚數百歲而不絶。降及後世。窮奢極欲。以虐万民。故不數世而失天下。唯漢唐傳祚久長。然治不如古者。由以權譎得天下故也。皇朝開國以來。傳祚延長者。由祖宗之撫民行仁也。及源賴朝執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毒痛百姓。殃逮後胤。北條時賴慈仁愛民。垂裕子孫。高時傲虐。一朝而

滅。足利尊氏雖執兵馬之權。無撥亂之才。細川賴之能佐義滿。澤被後世。信長秀吉才略蓋世。然皆一再傳而亡。此由君臣不知道。虐民窮奢故也。故為君者能用心治道。以安天下為務。實万世無疆之福也。

大石良雄。播州赤穗城主淺野長矩之臣也。元祿十四年三月。勅使來江戶。幕府命長矩接伴之。吉良義英辱長矩於城中。長矩大怒手刃之。為傍人所抱持。義英獲創不死。長矩坐不敬。賜死國除。於是良雄與諸士議。欲使長矩舅長廣奉先祀。將以死請幕府而不果。乃會衆決計。殺義英以報先君之怨。

贈右大臣大久保利通。王政維新之際。上奏曰。伏惟鳥羽之役。雖官軍獲大捷。賊魁東走。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也。中古以還。偷偷為風。天皇深在簾內。足未嘗踏地也。重深邃。自與人間迥異。其得近龍座者。弗過公卿數人。豈非悖天理之甚邪。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失道。則乖戾天理。否隔上下。是古今之通弊也。故今將改遵輻之舊習。施簡易之新政。且平安地勢狹隘。別為一種。要非基聖猷之地。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坂。釐革百弊。此二者皆今日之急務。豈非宜

逆擧行者耶。伏願主上英明。速賜聖斷。表入朝議。嘉納之。後遷幸關東。蓋胚胎此一議也。

横山安武。常慨于朝政之不振。明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書集議院。屠腹而死。其書曰。方今朝政維新天下四方屬目之秋也。宜府藩縣共依遵朝廷大綱以各新敷德政矣。豈圖舊幕府之弊風。暗浸淫于朝政。昨日所以為非者。今日以為是。請試擧十弊。一曰。以輔相之大任。而猶侈靡驕奢。上則暗謗叡明。下則不省蒼生飢餓。二曰。大小官員外張虛飾。内貪名利者不鮮。三曰。朝令暮替。万民抱狐疑。迷方向。此以作

事多。牽強附會。用心之不着實也。四曰。驛道人馬增其貨。且使獻國財五分之一之類。總不察人情事實。不省人心之歸不歸。可謂刻剝矣。五曰。不崇正道。而尚才能。廉恥不立於上。故世風日趨輕薄矣。六曰。非為官求人。而為人求官。故諸吏不盡心於己任。或有以官職當商業者。七曰。酒食之交厚。而道義之交薄矣。八曰。以外交之條約輕率。物議沸騰。九曰。黜陟之大典不立。故多以愛憎進退人。如春日其廉直之士也。而以私恨陷冤罪矣。聞此出於一二大臣之意。十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伏冀今日在朝之君子有公平正大之善政實績焉。又別作副書。駁征韓之說。

支那

王子比干。殷紂王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又曰。諫有五義。一譎諫。二贛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吾從其諷諫乎。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郷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又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遽伯玉仕衛靈公。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

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呑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漢紀信仕高祖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大怒燒殺信

漢樊噲從高祖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高祖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高祖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高祖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高祖已定天下以功封噲舞陽侯高祖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高祖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其憊也且陛下病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祖笑而起

漢蘇武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万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

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漢朱雲魯人。剛直。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擅亂政。安昌侯張禹為帝師。乃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帝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

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魏辛毗。文帝時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毗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為之稀出。

晉辛勉。愍帝時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忠節。深敬異之。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焉。

唐魏徵。平日好直言極諫。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太宗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

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泣為之毀觀。獻陵葬太上皇者也。

宋晁陵章曰。立朝之位。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朝鮮

李詹洪州人。仕恭讓王。嘗獻九規。一曰養德。二曰應事。三曰改過。四曰敦本。五曰謙己。六曰施仁。七曰比類。八曰明政。九曰保業。

車云革會寧人。開國七十六年。李施愛與其弟施合。

掾古州以敎。惠莊王命慮城君浚討之。公革以軍官從。與鍾城人鄭休明、富寧人曹紏、鏡城人朴成老入賊中。曉諭順逆。執施合及其子施伯。縛送官軍中。路爲其黨共鮮脫去。云革又與休明。率鍾城會寧兵截雲嶺。賊軍歸義者絡繹。施愛以此不得長驅而東。會從問孫救所施愛。云革爲施愛所執。與休明、曹紏成章俱死端川獄中。賊平。得其屍皆不鮮。枷鎖頭顱捺碎。朝廷追錄云革功。贈堂上官。

羅馬

帖窩的力幼時爲息諾帝所養。息諾帝即位之三年。窩道色戍西羅馬。據伊太利。迫帝求歲幣。帝患之。時帖窩的力爲東峨特國王。謂帝曰。窩道色羅馬之深讎也。陛下不能拒。則臣代陛下征之。四百八十八年。將兵入伊太利。三戰皆捷。窩道色退保拉文那城。帖窩的力圍攻三年。遂拔之。殺窩道色以凱旋。

英吉利

蒲斯仕依利薩伯。嘗奉物使于普斯亞。會帝使侍臣受所獻書及方物。蒲斯不肯。大臣請受之。蒲斯毅辭曰。我女王陛下不遺書足下。乃欲進呈帝。帝艴然曰。朕不同等視女王。蒲斯卷曰。我女王陛下德足以治

四海。義足以與各國交矣。帝大怒曰。卿若非大使當退闕外。命令下之。蒲斯不禮而去。既而帝悔悟。顧謂左右曰。彼苟有無禮于我王言語。則不敢屈辱。實可謂不辱君命者。朕亦冀得如彼忠臣。

慈那士翰回常懷報國之志。一千七百五十五年。有流言。佛蘭西入寇。於是翰回欲設水軍義兵之會社。以輓國難之商賈及船主。遂設立一社。是則水軍會社之權輿也。六年間教練義兵四千七百八十七人。以入海軍。後每年教養貧家子弟大百人。以爲水兵。

佛蘭西

曾爾理仕顯理第四世爲宰相。首黜不正之官吏。次改收稅之法。且除政府之冗費。當是時。佛蘭西雖頻年有兵革。財用得不乏者。曾爾理之功居多焉。其後王欲廢正妃立新後。先造約書示之曾爾理。曾爾理裂以諫王。王大怒。厲聲呼曾爾理爲狂。曾爾理徐答曰。臣固狂。然臣之居相位也。大革政弊。以獎勵民業。而王下敎罷臣者。王素知臣之狂無害于國家也。後學者評之曰。斯王得斯宰相幸也。斯宰相遇斯王亦幸也。而遇斯王與斯宰相人民者最幸也。

數曾爾理常自言曰。若昔之樺益于國家。猶兵士之赴

戰。而不避死。傷故余以一身任著書。雖逢何之不遇失不挫其素志也。嘗修史時。兩目失明。身體疲羸。自右房移左室。猶倚人之扶持。恰如嬰兒然。探討眞理之心未嘗少焉。其勇猛之精神。剛毅之志氣。十倍于健康而有明人矣。觀爾理失明後。尚著書數種而著書中以諾曼戰英吉利史為最著。

如安亞爾格。衣農家女。自幼崇神。歸經能惠貧民。當是時。英吉利兵屢來侵寨納河以南。盡歸英吉利。一千四百二十八年。英吉利兵進圍阿連斯。如安日祭本國危殆。不堪憤悲。默禱眞神。日夜不懈。精神凝結

白晝見神。其交身國家。解阿連斯國自至保高留守將危多利高陣。告以受神救援敵人之說。危多利高使人送如安至西爾。謁查爾斯第七世。如安謂查爾斯第七世曰。妾受命上帝。欲驅逐殿下之仇敵。吾殿下于黎敬以捧佛蘭西國王冕。先是如安未嘗見王。而能知王于稠人之中。見王語王心曲。無一不中。國人聞之。皆謂上帝為佛蘭西國降此女。再造國家。兵卒自四方來。欲見如安。如安跨白馬。出而兵士鐵甲燦然。右手握長劍。左手執神旗。提孤軍過敵陣入阿連斯城。城中歡聲如雷。設盛饌饗如安。如安辭之。唯喫葡萄酒一盃麪包少許。不異在家之時。率諸軍發英吉利軍。累戰累勝。英吉利兵望之而進。閱九日圍全解。如安至王所。拜跪告王。至黎敬冠王冕。是時英吉利兵劉掠諸邑。道路梗塞不通。聞如安至。皆開門降王發黎敬。行即位禮。如安戎衣握神旗。帶寶劍。侍立儼然。佛蘭西人觀之。莫不流涕相賀。如安將辭王歸故鄉。王留之。令恢復巴理。如安不得已而從之。一千四百三十年。欲破江比尼國。佛蘭西軍敗走。如安殿而退。獨開大拙敵勢。將入門。門扇閉。敵之不麻藍頓於始。如安功餌之敵人也。如安衝圍出。為不爾

民人所虜。留之英吉利。英吉利人因諸土窟一年。以如安為修妖術。付法教審院。如安毅然不屈。教師論其敗亂法教。一千四百三十一年。就盧昂市焚殺之。投其灰于塞納河。王哀如安死。賜爵其家。列貴族。建碑于阿連斯及盧昂。勤其功。傳不朽。

戈爹。如安人。雖年尚少。愛國心殊深。嘗惡山嶽黨之虐殺人民。欲救其難。抵巴理。訪魁首馬拉。及謁直以乞首刺殺之。大呼曰。妾今為國家誅此逆賊。從容就縛。甘受死焉。

依利沙伯寄洛帖仕巴理哥尚佩爾家而精勤一千

八百五十一年。西爾維禍家産蕩盡矣。於是西爾放使婢。哥洛怙因請摺留。不更受給。而身洗濯他人衣類。僅得其錢。以投之主家。既而主家漸得復舊。然哥洛怙毫無得色。事聞官。賜金若干賞之。

日耳曼

比斯馬克伯。普人。初選擧代議士。後任佛蘭西國駐剳公使。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登用內閣宰相兼外務卿。輔佐維廉第一世。破丁抹澳太利佛蘭西等。大擴其版圖。以鼎盛名于世界。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比斯馬克招我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閣

盛宴。謂曰。方今世界各國。皆雖重親睦禮義相交。是特表面之名義。而其實強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幼時我普魯西之貧弱。諸公所能知也。當是時。親閱小國之情態。常懷憤慨。至今耿耿乎不去我腦裡。彼所謂萬國公法者。雖曰保全列國之權利。大國爭利時。已利則因公法不動。若已不利則以兵威迫之。故小國殆至不能爲自主。是以予常欲振興國力。以伸其權日夜奮勵。遂至近年纔達其志。然不過惟使我國全自主權。而各國皆曰。普魯西出兵四方。掠他國權。是全不知我志者也。我國惟望各國重其權。不相侵越而在公正之域耳。往事之戰。皆爲日耳曼國權。出不得已者也。世之識者。可少有所察焉。

西班牙

亞爾[illegible][illegible]克斯曼。嘗爲多理府知事。謨兒蕃族侵境圍城。虜克斯曼子出之城下。招克斯曼。克斯曼勵聲曰。奴輩殺我兒。不可動我心。汝欲殺而殺。我爲贈一劍。解所帶劍。投之城下。謨兒蕃族見城竟不可拔。辭圍而去。

葡萄牙

安篤尼爲有名詩人。嘉麥延斯家奴。嘉麥延斯嘗在

東印度。見葡萄牙人遇其土人甚殘酷。建議其不可于總督。於是爲葡萄牙人所惡。屢被竄逐。嘉麥延斯雖僅逃而歸故鄉里斯本。以十六年間在他國。朋友已散。無復能救之者。此時安篤尼見主人之窮迫。乞食于道路。以與之。於是嘉麥延斯僅免餓死。其後嘉麥延斯入養濟院而沒。

萬國龜鑑卷九 終

萬國鑑卷十

循吏第十

大日本

石川利之著

聖德太子。奉詔撰憲法十七條。曰夫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

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菜菓養鷄豚。皆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教者。輙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

收之。莫不悅服。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為稱首。及卒。百姓建祠祀之。

藤原高房。天長中。任美濃介。恩威並施。盜賊不入境。部內有古塔。決壞不可蓄水。相傳有神祀。觸者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悔。率土人。築治以便灌溉。民大被其利。又席田郡有妖巫。一邑皆其徒。誑惑吏民者數十年。高房悉追捕之。國內清寧。歷任備後肥後越前三國。皆著治績。

紀夏井。初為讚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是以更留二年。黎庶殷富。郡邑作義倉四十

餘。及去。贈遺甚多。夏井一無所受。後為肥後守。坐於其弟豐城之事。謫於土佐。及去肥後。吏民遮路號哭。如喪父母。途過讚岐。男女老少相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聲不斷。及至土佐。山澤所在。采藥教民。多得效驗。

藤原保則。仁和三年。為大宰大貳。先是蕃猖獗聚。鎮西府官發兵捕殺。不能禁止。保則蒞鎮。以為饑寒所致。施以恩惠。深加慰撫。賊徒大悅。相語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可不盡孝子之心乎。相率改行。

北條時勅慰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鮮識。後身自

羸服。僞為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冤枉者。就問其狀。乃云。我嘗仕鎌倉。為予訴冤。自作書與之曰。持詣鎌倉。其人從之。冤遂得雪。行抵攝津難波。有茅屋人出汲者。日暮投宿。尼躬親爨炊進食。時賴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泫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今乃如此。問其姦曲。即內大臣久我通基也。時賴憫之。及還鎌倉。命復其舊邑。

松平親忠。嘗詔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兇賊。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況於國主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

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下能舉。佞邪頑逆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歎服。

阿部忠秋仕幕府。輔政三十餘年。廉介持身。杜絕請託。當時士大夫好養鷂。佳者價極貴。忠秋亦好之。嘗置鷂籠於坐隅。時一諸侯購得良鷂。欲因醫官餽以求知。醫官伺間。從容言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官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備位宰輔。為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好。比者好鷂。乃傳播於世。如此。自

今而後。不敢復養鷂。醫官大慙而退。松平信綱嘗謂同僚曰。自今而後。諸侯饋遺。宜杜絕之。忠秋曰。若子言。則天下諸侯。或有饋遺子者。至僕未嘗有饋遺者。何杜絕之。信綱大愧。

熊澤了介仕備前岡山城主池田光政。及當要路。布德施惠。賑貧救困。罷勾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又嚴武備以戒不虞。自列卿以下。皆奉聽其令。諸新政海內驚耳目。稱曰聖人之治。

統計院長從四位鳥尾小彌太曰。夫設詭言以讒誣國民。張威福以間隔國君者。是奸相亂天下。汚吏弄大權之術也。夫唯讒之故。君猜其民。而不肯親其下。則一國之是非。不達朝廷。天下之忠言。反驚上聽。上下壅塞。君民相忌。而奸邪乘之。以竊其政柄矣。夫唯間之故。民畏其吏。而不敢忠其上。則立名之士。屈志以倚權貴射利之徒。盡術以賴威勢。鷄鳴狗盜之才。横行朝野。為之耳目。為之手足。竟至無君無民。而唯吏喬顯于世。當是時。一時變起。土崩瓦解。則雖有智者。不能救之也。且有甚焉者。何也。曰。托名以害斯民。奪于民以為治功者是也。稱誹謗以罪正言。稱妖言以罰智者。稱不良以害君子。稱至愚以奪民權。稱至尊

以竊君權。竊焉以為敬。奪焉以為忠。害焉罰焉罪焉皆以為保國安也。奪民產以為理財之功。奪民業以為勸化之功。加賦課稅。以起不急之事業。運土疊石以盡臺省衙門之莊嚴。是皆有司弄權立威。嘗能競功之弊也。其欲不亡得乎。

宮內御用掛從六位小河一敏。王政維新之際。為堺縣知事。明治元年五月。大雨。縣下諸川皆暴漲。堤防盡破壞。田畑盡損害。家屋盡流亡。此時米價騰貴。諸民迫飢餓。只坐待死耳。於是一敏直奏其事。欲為之處置。時以百事維新。指令不速下。一敏以為余苟為

河外和蘭兩國知事。何爲忍坐視國民之窮苦。專斷之罪。余他日甘之。先拋己月俸。更謗導有志者。發縣償修堤防。且與民以米與金。以救其危急。因是國民皆得免飢餓焉。

支那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周公躬有聖人之才。常恐見聞有所未盡。思慮有所未及。以與斯民之心。吐哺握髮以見賢者矣。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形。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

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論刑。君愀然不樂。見

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
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
羔乎。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釋之

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
何以率士民哉。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因黜廷理。
而益尊子文。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
也。乃相與作歌。相愛云。

鄭子產者列大夫也。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
亂上下不親。父子不知。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
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
而卒。丁壯號哭。老人小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

荀卿曰。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屬於禮義。則歸之
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
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是王者之政也

漢蕭何事高祖。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
祖爲沛公。何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
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
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
功最盛。先封酇侯。

宋程明道爲鄠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賂播聞。然怙
力自恃。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明道至。將與同事。
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
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明道笑曰。人之爲言。
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
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

羅馬

法伯修士奉國命。抵希臘。留。請縱還俘虜。希臘王比
拉斯知法伯修士家甚貧。厚賂之。不受。比拉斯心尚
之。欲試其度量。匿象於室內。招法伯修士與語。目侍

臣則衆排帷帳出其背。大吼一聲。出長鼻爲卷法伯修士狀。法伯修士毫無驚怖色。從容曰。今日不畏大衆者。昨日不受賄遺之心也。比拉斯心服。薦選浮爾。非拉遜士爲人廉直。嘗憫盎首士王之驕傲慘酷。與其皇子萊士多之不良。起兵討之。放逐其家族于國外。而立共和政治。而厚撫國民。國民皆依頼焉。其二子嘗爲王家所譖逐。利而誅及。故縛其二子將戮之極刑。時人以弗拉遜士有勸勞于國家。乞宥二子之死。弗拉遜士不聽曰。余爲國爲民討兇徒。而使其自由矣。而我二子又與兇徒通謀。將再害良民之自由。

是則公敵也。余雖不敏。豈以私情害公義哉。遂戮其二子斬。

加萬在議院時。與他議員倶推擧細標爲大統領。細標德之。謂加萬曰。僕以不肖爲公等所推選。叨任大任。僕之榮貴大焉。冀今後尚無棄其有所言矣。加萬對曰。僕謂議公者非謂公。今擧公者。非愛公。所要在公益。公若問私事。僕敢盡所知。至如公事。無公問僕進將布腹心矣。細標大悦。

希臘

梭倫哥德落族也。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中公選爲亞爾干。初雅典自設亞爾干以來。哥德落子孫世襲。歷三百三十一年。不冒王名。而其實不異王。國人以爲不便。相議定亞爾干。每三年更代。尋更定年一更。預選九人。以備其員。梭倫及爲亞爾干。議會分部人爲四等。均其權。使衆得爲亞爾干。建議出堂。都人二十以上。皆得參議事。從所可穀之。芳決之。貧富同權。又慮民權過重。置議官四百人。凡大小法律。先使之議定大略。然後下之民會。又置審官。附之世襲。執行法律。管府庫財帑。指揮教事。教育少年。其員隨時不一。選擧人品行端正衆所推服者爲之。又爲除民之負債。不許債主以人爲奴。及父兄賣子弟爲奴。國人悦服。

英吉利

義德瓦哥克。一千六百六年。爲民法裁判官。後經七年。轉任刑法裁判官。當是時。慈遜士第一世擅政。有此憂者。慨慈遜士第一世之妨礙宗教之自由。竊議之。慈遜士第一世大怒。欲以其罪擬謀叛處之嚴刑。使理學士倍根密諭諸裁判官。皆奉其命。因又告之哥克。哥克儼然正色曰。判決罪名。國家大事。縱雖王命。不能違背國法而判決。焉遂不奉命。

厚亞德爲白德福縣令。先是縣獄卑濕汚穢。冬寒水夏贄蒸。囚人受病死者甚多。厚亞德變更獄制。使高爽淸潔。夏決涼。冬温暖。建言于議院。請闔國囹圄倣其制。得允。厚亞德旣改英吉利獄制。又思遍施之于天下。遂遊于佛蘭西曰耳曼伊太利魯斯亞土耳其具察各國囹圄情形。請于國王。使變更其制。及除慘酷之刑。厚亞德聲名洋溢。所至言皆見聽。一千七百九十年。沒于魯斯亞遮爾孫。魯斯亞人深惜之。送葬者三千餘人。

亞利斯多及其父沒。整理家政。與兄弟姊妹共謀利

益。世人皆稱其有辨理事務之才。爲嘗有暴民騷亂而難治之縣。亞利斯多任其長官。於是亞利斯多善爲政以鎭騷亂。庶民悅服。闔縣稱其治焉。亞利斯多嘗入山中。爲山賊所捕。亞利斯多即以己姓名告之。山賊大愕嘆。崇敬之。遂護衛而隨行其所抵。

也林登在印度時。首相某欲問英吉利國王以何事得土地。以何事存利益等之事。贈金十万磅于也林登。於是也林登徐謂某曰。余以爲足下能不泄貴國之機密。某曰然。也林登曰。余亦如此也。遂却其金。

維廉比的二十五歲時爲宰相。勵精圖治。卑貿易。勸百工。以賑國人。比的居相位十七年。及卒。人皆痛惜之。

羅伯比爾居相位時。主張自由貿易之說。大致全國之富盛。比爾沒後數日。也林登於議院。稱揚比爾之品行曰。今會此院諸君。皆必記憶羅伯比爾君之品行可尊可敬。余久與比爾君共職。又於私第締交。故識比爾君爲人甚熟。以余回視比爾君平生之品行信實公正。而爲闔國人民竭心力以謀幸福利益。且比爾君之於言語也。於心不信之。則雖些少之事。不輒發之口也。

維廉義德亞頓拉德斯敦。二十三歲時選舉代議士。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始出仕大藏省。明年轉任屬國事務次官。在職僅二月而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任商務局副長官。經二年昇其長官。此時額拉德斯敦主張守舊論。故時人稱之曰阿斯福頑固書生。又以與羅伯比爾協心深信其說。呼之曰小比爾。及愛蘭寺院改革。同僚正減員。與宗教院條例。及猶太人解放等議起。主張其不可。又及比爾唱自由貿易論。贊成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爲阿斯福大學校再入議院。從是主張改進論。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任大藏卿。

其在職時。作年報書。附述論說數篇。時人皆稱贊曰。古來政事家論收稅之主義中確實者矣。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及巴耳米爾斯敦沒。於下議院。仰為改進黨首領。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任宰相。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發関係愛蘭大學校教育改革之議案。其主意在制定新為而教徒適合之方法。然議員中更無同意者。故辭其職。因埵士禮立受選定內閣諸卿之命。然埵士禮立以國辭之類拉德斯敦再復職。頒拉德斯敦入則於內閣為宰相。出則於議院為改進黨首領。其為人溫和而剛毅。且辯論明暢。著書亦頗多。

佛蘭西

吹爾俄仕路易第十六世。為宰相。當是時。國家多事。而殆苦其衰頹。故吹爾俄日夜彈心于政治。首維新經濟。使貴族僧侶與平民均納租稅。以供國家之需用。未出二十月。而大革其積弊。於是貴族僧侶皆惡其不利己。迫王強免其職。故國家再陥衰頹。國人皆憾之。

古耳倍爾長理財。常謂。富國在力農業。開物產。使人食力不仰給於外國。下令國中。決陂澤。修道路。又招致四方工匠。以教國人工業。工業製造貿易之盛。冠于一時。倍爾常製簿冊登記無歲之出納。一覽可了。人皆使其法。所謂概其法是也。

路易強士耳克秋爾。馬耳塞府人。其家甚貧。能學得法律。為狀師。亦究政治學。著佛蘭西革命史。大為人所賞。查爾斯第十世時。慨其宰相施政之不當。為新聞記者。批論之。路易腓立時。舉做官。累遷至內閣議長兼外務卿。頗盡力于國事。然有故被廢。其後論于瑞西。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選舉為國州代議士。於改進黨中尤稱辯論家。馳名于當世。當是時。佛蘭西與普魯西戰。全軍大敗。因國內危亂。故新立政府。公

選秋爾。為大統領。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佛蘭西與普魯西講和。退其兵。且鎮定巴理暴徒。令議院制定國憲。遂國內為安全。而佛蘭西雖出莫大之償金于普魯西。國家不生退歩之態者。則因秋爾居艱難中不誤其機焉。

日耳曼

杉斯多卯長政略。嘗舉宰相時。大改革制度。雖貴族非其人。不得任高官。雖平民有學識者。得任高官。

米利堅

惹爾日華盛頓。費爾治尼亞州西摩爾蘭人。家世業

農。十六歲舉測量官。頗有偉績。當是時。英吉利國王慕爾日第三世。謀重稅于米人。以增歲入。又徵輸入稅。設印稅法。凡國內貨物。悉貼印紙。自一仙至三十弗。不用者論罪。且不許米國出代議士。一千七百六十七年。更傳令英吉利人所輸茶葉玻璃染料諸物。盡使米人納入口稅。米國婦女過客。進一執茶亦必納稅。於是米人憤怒。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十三州有志者。會于費拉特爾比亞。相議。推華盛頓為元帥。起兵抗英吉利。華盛頓苦戰凡八年。遂却英吉利兵。為獨立國。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米人與英吉利佛蘭西兩國。盟于巴理。十一月。華盛頓解散全軍。留戰艦二十。額兵一万人以守。十二月。諭兵柄歸田里。拉哈壹德以下親信將士從焉。車馬擁衛前後。沿道人民環視如堵。皆曰。我曹有今日。實元帥之賜也。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各州代議士會于安拿波里。議定國憲七章。各州意見不一。墨日孫熱意哈密兒頓三人。說意行之。說諭數回。衆終從之。其一曰。凡立法權。歸國會之元老紳董兩院。國會由統領及兩院成。元老用齡三十以上。住本土。經九年者。各州會公選。州二員。一任六年。分三班入院。每班二年。班盡任

滿。紳董用齡二十五以上。住本土。經七年者。各州民衆選舉。每九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出一人。一任二年。稅租出納及諸政章程。由紳董草議。與元老酌商。始稟統領。統領不可則必覆議。以為可者居三分之二。則統領不得阻之。官員俸金國會給之。例無尊卑上下。不得私相贈遺。贈遺必經國會。國會每歲一次有事特會。二曰。凡行政權。歸大統領。大統領用齡三十以上生本國者。位分正副。一任四年。不得過兩任。副統領無職。大統領有病或死。則代攝。班元老首。正副統領由各州選舉。先統領任滿一年。諭各州民衆。齊會本邑。選舉委員。使其代已復選舉統領。十二月。各委員齊集州都。寫正副二人姓名。置諸筐。及公閱。舉其數尤多者。諸寫盖印以呈之元老院。至明年二月。舊統領率元老等至紳董院。武弁奉冊隨行。諸大臣紳董從統領就坐。武弁呈筐啓鑰。書記官宣讀之。元老告衆曰。某某得籌若干。現立某為大統領。某為副統領。於是派使往報新統領。新統領從文武大員。諸元老院。副統領及司審官外國使臣皆會。元老紳董均着公服侍坐。新統領詣殿堂北闕。登高壇宣示襲職後政典。司審官稟請立誓。誓云。君臨聯邦。恪供

天職、原創政典、遵守莫失、儀畢放砲慶賀、百務大權概歸大統領節制、欲派遣公使于外國、當先與元老會議、公使在外國所議一切章程、皆候大統領與元老參政、凡國中審判、歸司法院專裁、國會詳究其具。有熟悉民情、能辦事務者、終身任職、一切犯法官民軍人、皆從公定擬。四曰、別邦之民、來居本邦、及本邦之民往別邦、悉聽其便、而政府見之、與本邦人無異。各州所屬荒地、既闢墾成市、因欲立州立部者、皆由國會而議、居民不得專擅。五曰、政體既立之後、國會州會欲修改、諸居三分之二、則許之、班告各州、俾其

互相對酌盡善、頒四分之三、准改。如按新議、蓋印通行。六曰、大小諸官蒞任、必要立誓守法。七曰、合衆國內九州見此政體以為可行、則自餘數州以為不可、亦必從衆行之。凡此七章既定、無不遵奉。尋又陳除數章矣。當時公會賞將卒功、定給其俸之半終身賜。而衆之將卒憤怒、欲廢前令、立國王、已為貴族世襲、說之華盛頓、華盛頓慨然曰、唯有德者望足鎮四海者、宜代上帝統治億兆、若夫帝王世襲、不問賢愚、是私天下之最大者、非其所知也。諸將悅服、至是國會遣使迎華盛頓、推為大統領。實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也。時承戰亂之後、民力彫弊、國債山積、盜賊屢起、外國窺覦、華盛頓區畫救弊之方、建一大銀行、款鑄幣局、一切措置皆得其宜、在職四年、任滿再選、與大統領前後八年。在其職、米國富庶之基、於是乎立矣。

富蘭克林博學多識之士、而革命之亂、尤有勳勞于國者也。亂平後、居崇高之職、常謂人曰、余成功績、則不在才能智辯、而在品行信實、為國人所重。否然余言語澁訥、故欲吐一語、則費多少之時間、然我有企望者、皆能對流行焉。

惹遜斯撥羅為大統領、嘗曰、花剛堅自為。一世不

可閱歐洲各國紛爭。諸議者多是其說、以為治國定法、又與英吉利立約、使米國漁夫得捕魚于其沿海、以謀國民便益。

額蘭德嗎哈阿州人、以一千八百二十二年生、少時以点火術撿為業云。後入兵學校、卒業任陸軍少尉、從墨斯哥、與二將征討墨斯哥、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昇陸軍大尉、明年辭職歸耕、然既理曠、父兄共居。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及南部諸州叛、欲以身殉國家、再採兵器、指揮伊利諾義兵、屢顯戰功、遂為陸軍少將。明年屢破敵、更指揮威西的典怛西州總兵。四月邀

典捏西河大破敵。獲其驍將戎斯敦。更佐大將巴耳列克攻敵營拔之。及巴耳列克召還本國。任其方面總督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欲開密斯肯比河船路。頻攻河岸之敵壘。遂陷之。虜敵兵三万餘人。大挫敵之勢力。再率大軍。邀擊敵將伯拉克于質覇治尼亞走之。明年。大統領因其功任陸軍中將。兼大都督。其後雖與敵軍戰破之。降敵將李蓬。戢定內亂。故國民新築壯麗家屋。贈之以謝其功。紐育人別呈金十万弗以表其謝意。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大統領戎孫退職。以投票二百九十四中二百十四之多數。舉大統領。明

年登其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及期滿。再選舉保其職。前後八年間。國家昇平。人民浴澤。其功業實不遑牧舉矣。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辭職。携其妻子。歷遊各國。所到無一不受帝王統領及人民之饗遇焉。而此時亦來遊于我日本也。

萬國總鑑卷十　終

萬國龜鑑卷十一

良將第十一

大日本

石川利之著

鎭守府將軍源賴信。在上野時。其乳母子右兵衛尉藤原親孝從焉。親孝嘗捕盜。加桎梏。未誅之。親孝在衙時。盜取親孝幼兒。以爲質。置膝下。拔刀當兒曰。人近則害兒。僮僕驚駭。以告親孝。親孝馳歸見之。無奈之何。垂涕惘然。盜曰。欲奪兒則奪之。欲救我則殺之。我唯與兒死則足矣。親孝使僮僕等遠護之。兒若死則彼奴寸寸剉之。無益也。故僮僕等切齒。不能近焉。既而親孝赴衙告之。賴信曰。拉鬼神搏猛獸者。丈夫之事也。憐一幼兒。慢殺賊者。女子之行也。汝何不辨之哉。然見汝顏。則我亦非無惻隱之心。乃自往親孝宅。直到盜所居。盜驚變色。賴信問曰。汝殺兒與活身孰欲。盜曰。殺兒亦是爲欲活身也。賴信曰。然則速捨刀。乃可赦汝。我已去爾。則汝欲不捨。豈可得哉。盜平伏投刀而逃。兒得免焉。賴信使從者追捕盜。親孝欲殺之。賴信曰。彼爲活身脫汝兒。然殺之則我無信也。將帥無信。則士卒散焉。乃赦盜。且諭曰。汝宥免。然無

食則又爲盜焉。爲盜則被殺也必矣。不日而被殺。則今日之赦無益也。乃與數日之糧。盜泣謝焉。賴信又曰。汝爲盜久。則知其面者必逐以殺汝。故我與汝一馬。盜馳去到他鄉。盜歡抃乘馬而去。使聞者皆曰。將軍有仁有信。兼備智勇。其得良將之名。不亦宜乎。

楠正成。元弘二年五月。誘隅田通治高橋宗康之兵。大敗之於天王寺之側。後數日宇都宮公綱將精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成將退。和田某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之兵。我已破之矣。此新勝。以擊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迎擊。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坂東驍將。今兼大兵敗衂之餘。以寡軍進。志在死。我能勝之。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止也。遂退居數日。出民兵盜列炬火。呈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遍。公綱恐其衆日盛。潜遁。正成復入天王寺。

上杉謙信。常以正正堂堂之陳戰。未嘗用奇詐之策略也。永祿十一年。今川氏眞與北條氏康合謀。令商賈禁濟鹽于甲斐。甲斐人民大窘。蓋甲斐爲國。四境皆山。仰鹽于駿河及相模也。謙信聞之嘆曰。駿相二侯不能以武加甲。乃困人以卑怯下策。可憎。甲雖仇

儆其民何辜不可不激也乃贈書武田信玄曰卿與寡人所爭在武駿相二侯之策寡人太惡之自今通商販北盟卿其信意取之乃令商賈平價販鹽自越後及甲斐水陸轉漕相接甲斐人民深服其義

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曰良將之用人取其所長譬諸良醫之用藥知其能否而爲之方劑故能治病庸醫不知藥石之能否而妄爲方劑所以殺人也深田秀家不用岡越前而用長松紀伊喪國亡身爲天下大僇故明君之用人不偏不黨一出於至公而已又曰凡有天下國家者當豫備不虞吾爲國防之主則

備鄰邦爲參河一州之主則備鄰國爲關東八州之主則備鄰道及爲天下之將帥則備異邦且海內攻戰不過一國成敗至於外寇所係甚大且戰艦異制大小不敵我兵雖勇拒之不易防禦之術將軍之所宜留意也

榎本武揚本幕府臣也少時遊和蘭學海軍及航海術明治元年王師入江戶武揚乃率幕府遺臣數千人拔軍艦脫品川抵函館屢抗王師戰必勝攻必取然知事不可爲乃請降且請曰我素就死願赦餘衆此時武揚惜昔在和蘭所手錄之萬國海律全書之歸烏有附之薩州人中山良三良三呈之參謀黑田了介了介深嘉之與書武揚曰足下愛惜天下寶書之歸烏有特見將贈感荷何已他日可譯以公于天下勿以爲念矣贈酒五樽慰勞之朝廷愛其將略赦爲海軍中將後任海軍卿

支那

趙將軍藺相如拜上卿廉頗亦爲將軍而相如位在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

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大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韓信初屬項羽羽不用亡歸漢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部下邳謀反。故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漢周亞夫。文帝時人。此時匈奴屢寇邊。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擄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蜀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亮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朝鮮

李珥。資性溫和而兼備文武。嘗與柳成龍金宇顒等同為大學士。珥乃啓王曰。國勢不振久矣。前頭之禍不可不慮。養兵十萬。都城二萬。諸道各一萬。以備緩急。不然而恬憘度日。玩愒成習。一朝變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左右無一人贊成者。成龍[言]以

臨事好謀沮之。及退。成龍謂珥曰。方今太平無事之時。經席勸勉。當以聖學為先。而軍旅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歟自陳遑若是耶。珥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後十年。豐臣秀吉遣兵犯東邊。廟堂大驚。不知所為。王深服其前識。恨不用其策。時珥已死。王遣使祭其墓。

羅馬

紀元前二百七十八年。法伯修士為大將。與希臘王比拉斯戰。比拉斯之侍醫。陰贈書法伯修士。言殺毒比拉斯。欲以獲賞之意。法伯修士送其書於比拉斯。

謂之曰王今後愼擇群下焉比拉斯大驚捕侍醫誅之且感法伯修士之雅量悉還羅馬俘囚法伯修士亦還希臘俘囚與其數相當餘不敢受曰我所以發縱敵人於王者非愛王之身也蓋羅馬欲以正正堂堂之陣勝敵不欲以陰謀姦計勝敵

細捺求貴族也家富志大弱冠以智勇稱當是時羅馬大將墨的路擊馬黎紛黨塞多留于西班牙細捺副之塞多留兵不滿一萬羅馬兵將十二萬兩軍血戰數年勝敗不決墨的路下令懸大金購塞多留塞多留部下將伯那利役刺客殺塞多留以降細捺殲

其餘黨賞別伯那利加約後捕之斬首得其贈塞多留書盡焚之細捺既還羅馬首除蘇拉苛政蘇拉以門閥執政常好功名以復貴族政體者也細捺大得民心是時海賊蜂起奪船舶掠貨物大為民患細捺督諸軍征之掠賊巢窟四十九日悉掃攘之不失一船

列克爾斯有名驍將也戰敗遂為加爾的日人所擒加爾的日人遣列克爾斯于羅馬請和羅馬人見其來大喜迎之列克爾斯不肯入府次郭外羅馬人怪問其故對曰身已為囚虜今為敵使詎不可入府矣蓋次郭者當時外國使臣之禮也羅馬人又問曰和戰孰便列克爾斯厲聲曰可戰不可和矣於是議乃決列克爾斯復命加爾的日人憤和議之不成以酷刑中之

希臘

越巴美納達忠勇有才幹接人以誠信嘗創一陣法時人稱國中無雙良將有妬忌者劾其擅僭欲置之死法官以其有功不聽使之灑掃街衢越巴美納達執役不怍諸將皆助之時與士帕太兵結不解我將百路不達攻非勒亞敗死國人皆望越巴美納達為

將紀元前三百六十二年越巴美納達復出為將攻士的太城拔之逐北掠曼地尼先衆皆戰敵投鎗洞其胸衆舁還營醫官曰創重拔之輒死衆皆悲泣越巴美納達意氣不沮提報至曰吾死無遺憾命醫官拔鎗流血淋漓遂死

日密斯德克兒少時觀同時人爲大功業欽慕其風欲為國立功成名既而麻剌敦之役日密斯德克兒大戰而忽有不堪憂愁情狀時有一友人問曰君有不堪憂愁情狀者何也日密斯德克兒對曰彌里低亞堤之戰功碑使我不能安眠其後將與軍大

敗波斯軍、而救國之危急、遂為國人所推戴焉。
北克爾撒典人其臨軍也、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先計而後戰、又不屑如猛將勇士之僥倖于萬一。傳名于世間也。嘗語人曰、我被託大事之間、雅典民可無死矣。紀元前四百二十八年、罹病卒。

英吉利

内爾孫幼時喪父。為叔父撒克林克所養。一千七百七十年、英吉利與西班牙開戰端、乃以撒克林克為軍艦船將、内爾孫自請隨其役、時年十二。及鎮定撒克林克為巡邏士河常備軍艦船將、因使内爾孫航西印度以演習水師。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内爾孫始為副船將。經二年、昇船將。當是時、佛蘭西革命之亂起、其一州撿倫叛其新政府、請援于英吉利、乃命内爾孫援之。於是屢為劇戰、後以我兵艦大二十七艘、中四艘當佛蘭西西班牙兩國之兵艦大三十二艘、中七艘内爾孫自服着許多之勲章牌戎衣、燦燦乎、奨勵我兵、各盡其職分、以報國。此時劇戰古今無比。遂嘗彈丸、經三時間而没。實一千八百五年十月十一日也。然奪敵艦十八艘、以奏其功。上下共歡悅。英吉利國王欲擬其功、然以無嗣子、封其兄為列侯、每歲賜金六千磅、亦賜姉妹各金一萬磅、且別以金十萬磅購邸宅與之、以故其兄弟永不絶其祀矣。
巴力門軍大將肥法斯與查爾斯第一世軍戰、奪其一旗、擬兵卒命護之。兵卒私於其同輩前自誇曰、我奪此旗。肥法斯聞之、使其兵卒保名曰、我亦別可得出此之榮譽。
[illegible]吳德蘭勇武絶倫、常以謀己之利為戒、故一世間以克己戒私聞。又遇婦女童兒、則甚慈愛。凡弱者則扶助之、對端正人忠直人有功人等、則忠愛懇切、而其德行之清潔、恰如青天白日。嘗及攻信土議起、吳德蘭不可之、然遂決攻信土。吳德蘭以在其職、臨戰陣。勵拔山之勇、振蓋世之氣。及戰畢、大將那比爾賞其功、吳德蘭不受曰、余始不可與此軍、故於此戰不肯受賞。
窩林登為將帥時、雖瑣細之事、蓋莫不用意。嘗明示製軍卒之食物方法、又沼辨軍需之器用、無一所遺漏焉。由是得三軍之信服。又入敵地時、所過償其費用、未嘗掠奪他人財産。嘗率西班牙軍四萬人、入佛蘭西國境。西班牙人欲掠奪貨物、窩林登訶止之、不聽、於是悉使西班牙人歸國。故敵國人民皆信其不

失禮儀。而至有掠貨物去鄉土來于我軍塞。請保護者。宅林登既破拿破崙第一世于瓦得路。將進于巴理。軍中有言者。曰佛京華麗。若以抄略之物。建紀功碑。則必成京觀矣。宅林登曰。英吉利國軍紀功之碑。豈可以抄掠之物為之哉。將入于巴理。宅林登令於軍中曰。昔英吉利兵入巴理。侍佛蘭西人。極酷籍。今納我軍。衆當避籍如昔矣。宅林登屢與拿破崙第一世戰。破之。使英吉利不為彼所蹂躪者。宅林登之力實居多焉。抑此役也。十有餘年而平。目之曰大洲之役。及凱旋。英吉利國上下歡迎之。賞其偉功。以金二

十萬磅賂田宅。且以金五十萬磅與之。其後一千八百二十二年。為宰相。鞅掌國事。當時在廷諸臣。欲一變國律。宅林登知其不可施之實地。且恐釀亂階。不敢從之。一千八百五十年。老而沒。時年八十四。

查爾斯那比爾。堅忍不拔之名將也。其統帥三軍也。使士卒皆有如已英雄之氣象。其言曰。統帥士卒之要。惟在以公平自分取勞苦。若欲得戰勝。則為將帥者。以全副之心力。可用之戰鬪。而困難愈甚。則益為勞苦。危險愈甚。則益顯勇氣。則可勝困難危險焉。有一少年士官。嘗從那比耳赴戰。其後語人曰。予觀彼老人那比耳。在馬上不暫休。則如予輩少年強壯者。何以得息哉。若彼命令。則雖入裝藥砲口。不敢辭焉。或語之那比爾。那比爾曰。是則實為我勞苦之報賞矣。

悉德尼為將。援和蘭與西班牙戰時。被重傷渴甚。因求水。兵士捧一盃水來。時一老兵又被創仆其側。注視盃水。悉德尼見之。不敢飲曰。以此水與彼老兵。彼欲水急于我。遂絶。

合從遜在印度為將帥時。為諸人所誣。左遷他官。然不敢出怨言。嘗語友人曰。吾欲盡才能而務竭所受

之職任。縱雖界賤之職務。善務得之。必可有成效。若無成效務之則此亦吾當然之職分也。

佛蘭西

內者有名良將而得拿破崙第一世之信任。嘗於格蘭納大破英吉利軍。擒其將那比耳。英吉利軍以不知那比耳之死生。甚憂之。遂發一使船。問那比耳之存否。時宗傲格洛壹接遇其使船。報之內。內曰。可使那比耳見其朋友。格洛壹諾而不去。內間曰。汝別有所思歟。格洛壹對曰。彼有寡而瞽老母。故可使彼自往見其平安于母矣。遂免那比耳歸之。蓋此時內甘

受拿破崙第一世之怒。而為此寬行。而拿破崙第一世卻嘉其寬行。

日耳曼

弗蘭堅普魯西名將也。歐洲大陸戰争之時。屢立偉功。身雖居將帥之尊。毫無驕誇之色。常着粗衣。自視赧然。當抗英吉利時。其國人遇之以各種之榮㒶。就中可稱奇者。阿斯福大學校贈之以博士之稱云。其後英吉利驍將窝林登破拿破崙第一世于瓦得路者。弗蘭堅與有力云。

西班牙

晉德理卧。比拔爾人。用兵如神。戰則勝。攻必取。當時謨兒諸族屢來寇邉。乃晉德理卧出戰。逐敵於境外。亦無復窺邉者。其後謨兒諸族聞晉德理卧死。大舉來侵。西班牙人乃發墓扶屍上馬。立之陣頭。敵見而大驚曰勇將尚未死也。不戰而潰。

米利堅

惹爾日華盛頓為元帥。抗英吉利時。冨蘭克林阿丹士等數人。並参機務。定例元帥月俸五百弗。華盛頓不受曰將與諸君興大業。豈暇為身圖乎。其毎日需用當録諸十簿。而呈之。諸君幸勿容疑。既而赴蒲斯頓與英吉利軍戰。屢破之。當是時。副將門德珂思黎在北地。華盛頓與之書曰雖衆概饑饉。勿加害于加拿他人。軍中需用必償其價。勿有淹滞。兵卒害民者嚴罰勿縱云云。

惹爾日華盛頓既告老後。有佛蘭西攻米利堅之巷說。大統領阿丹士贈書華盛頓曰。冀借閣下之尊名。閣下之名愈于千軍萬馬矣。

萬國龜鑑卷十一　終

教師第十二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木下貞幹號錦里。為一世所敬慕。遠近納贄及門者六千餘人。而成德達材多出焉。宇士新稱為桃李滿門。柴栗山序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乃載于左。曰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太政則源君美室直清。應對外國則雨森東松浦儀。文章則祇園瑜西山順泰南部景衡。掛該則榊原玄輔。皆瓌奇絶倫之材矣。岡嶋達之至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輔之志操。向井三省之氣節。石原學魯之靜退。亦不易得者。而直清之經術。君美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夫以若數子之資。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一辞有異同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

紀徳民號平洲。遇門人甚有禮。寓塾中者雖有過失。[illegible]誘諭得自悔悟。

中村正直為人品行方正。而學兼和漢洋。故世人相語必稱先生。不有敢呼其名不避者也。其為世所敬如此。先生嘗曰。洋學者或迂濶視孔孟而不知孔孟實不然。漢學者或異類視洋人。而不知洋人實不然。

支那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及周之衰。乃去不知所終。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孔子既游事諸公。皆不能用。終歸魯。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説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就中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尤著。世稱之
曰十哲。哀公十四年。魯西狩獲麟。孔子乃作春秋。十
六年四月。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
孔子謂顔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謂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謂子路曰。由誨
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由
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
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

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孟子曰。君子之不教子。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
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
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
不祥莫大焉。
宋程明道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
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
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宋王文康公訓誨子弟。必盡心力。每與友人論師道。

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事
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
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吾爲童子。誦孝悌故事。曰。
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悌有
虧。雖才華蓋世。不足重也。

天竺

釋迦牟尼幼時稱悉陀太子。淨飯王之長子也。母曰
摩耶夫人。當是時。世人皆蒙昧。爲惡不知所畏。故釋
迦牟尼設方便以教化衆生。嘗曰。人有二十難。貧窮
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値

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嗔難。有勢
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
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
學道難。隨化度人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
釋迦牟尼嘗說事師法曰。凡爲弟子者。於師主處。常
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爲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
問師之四大安隱。蓋知師恩者。見師則承事。不見則
思惟教誡。如孝子之念父母。如人之念飲食。
釋迦牟尼謂諸比丘曰。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
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取。則無此患。而

能生諸功德。則無諂曲以求人意。少欲之人。心則坦然。無所憂懼。觸事有餘。汝等為脫諸苦惱。亦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則富樂安隱之處。獅子吼問曰。少欲知足有何差別。釋迦牟尼曰。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

猶太

亞伯拉罕以洪水後二百年。生於恪耳特亞。其地在亞西里亞之南。其族敬日月。拜偶像。而亞伯拉罕獨崇真神。父他拉卒後。去恪耳特亞。徙迦南。牧牛羊。是為紀元前一千九百二十年。事亞伯拉罕牧人與亞

伯拉罕姪羅得牧人爭牧地。亞伯拉罕喻羅得。擇美地居焉。其後羅得牧人驕謠。不從禮儀。真神怒。降火雨。全都沈沒。變為鹹海。今死海是也。亞伯拉罕在外。備嘗艱難。與其妻撒拉。率衆遷徙。常無定居。住帳幕中。亞伯拉罕年一百歲。撒拉九十歲。始舉一男。曰以撒。真神欲試亞伯拉罕。命上摩理山。殺其子以充燔祭。亞伯拉罕束薪於驢背。登山築壇。坐子於積薪之上。拔刀將斬之。空中有聲曰。毋殺。因殺牡羊以代祭。亞伯拉罕得壽一百七十五。卒於迦南。希伯倫。迦南在亞剌比亞之北。地中海之西。土壤膏沃。世呼

曰巴勒斯坦。即善土之義。真神命亞伯拉罕子孫世世居之。因號其族曰希伯來。即異國人之義。又曰以色列。以色列。真神所賜以撒第二子耶哥伯之名。即與真神角力之義。又曰猶太。猶太耶哥伯子也。後世以為國名。猶太亞剌比亞兩國人。其系出於亞伯拉罕。故兩國常稱亞伯拉罕為始祖。

摩西。希伯來人。紀元前一千四百年代。奉亞伯拉罕遺教。崇敬真神。於是真神現身山上。親授十誡於摩西。一曰可事上帝。二曰勿拜偶像。三曰安息日勿為操作。四曰勿妄稱上帝名。五曰可敬爾父母。六曰勿

殺人。七曰勿行淫。八曰勿為攘竊。九曰勿妄證。十曰。勿貪他人妻室田宅及品物。摩西因作舊約全書。

耶蘇於猶太伯利恆生。是為西洋紀元元年。耶蘇母曰馬利亞。耶蘇生時年尚幼。去耶蘇既生。變蹤匿跡。既長宣道。逐魔鬼。療諸病。瞽者見。跛者行。聾者聽。死者蘇。且使其徒十二人。偏歷諸國說教。猶太人欲得一君統轄其國。而不信耶蘇。至耶蘇自稱救世主。祭司將以唱異端惑士民之罪。捕之押送羅馬鎮將府。鎮將縛去。從控命鞭之。全身剝傷。鮮血淋地。乃照其衣。着一縿王衣。以嘲其僭竊之妄。將酒和苦膽飲之。

釘其身于十字架。與匪類二人同磔殺之。觀者愴然。俛首而去。門生二人殉焉。越三日。耶蘇蘇生昇天云。

希臘

索克拉的。雅典彫像工子也。幼有操行。見世道漸非。竊懷之。閉戶沈思。一旦恍然有所悟。乎居惡衣粗食。接人不校長短。其妻散尺伯性兇悍。每罵索克拉的。索克拉的又以為進修之益。不少介意。愛護訓正道。門人中亞基比亞的。熱諾翻。安赤斯安。費敦。亞剌斯赤不斯。意斯赤涅斯。殺百斯。伯拉多等最著。既而賢聲噪於四方。有娟嫉者。訴其不敬國神。導子弟

於耶教。啚官訊鞫。索克拉的昂然不屈曰。余說道卅年。專奉天道。欲使人改過遷善。不知其他。啚官怒繫之獄。終以死刑擬之。門人賂獄吏。見索克拉的。勸逃。索克拉的不聽。又索克拉的妻攜幼子來泣訣。索克拉的謂門人曰。人之魂魄。永存此世。曾無泯滅。吾與汝守此道。生死無渝。既而司刑者捧毒盃至。索克拉的神色自若。徐拜神捧盃仰飲。不留一滴。門人一齊放聲而哭。索克拉的叱曰。汝等何為如此。行步良久疲而倒。既而毒大發。兩足寒冷如氷。氣息纔屬。張眼謂門人曰。汝為吾供一隻雄雞於耶士古剌布。門人進請遺言。索克拉的不復言。時紀元前三百九十七年也。雅典人聞之哀悼。如喪父母。啚官亦悔之。誅誣諂者數人。後雅典人為索克拉的巨像祭之。

英吉利

亞瑙爾德教訓門人。設一法。則先使優等門人。其心充滿純正之精神。以與善良之情思。而後使他門人見傚其儀範。又以真實教授少年。少年中有吐虛言者。則稱之道德之大罪人。且少年謂之真實也。則亞瑙爾德信之而不疑。於是少年等相語曰。我師者信我輩之言語而不疑。故不得虛言。而為虛言亦不益

乎。

亞瑙爾德嘗曰。予與入小童于阿斯福學校。寧願之于班地曼嶋。何則居學校。則衣食具備。故不能發生小子樹立之志。而惟為婣嫚遊惰。居班地曼嶋。則自勞作而為糊口之計。其實愈于學校也遠矣。

斯丹禮為額拉斯哥學校教師時。謂其生徒曰。余常疑有勉強勞力而傷其生者。夫勉強勞力之人。苟守常度而不變。立規則而為之。則決不傷其生也。

斯拉的嘗見童子為頑戲。即訶責之。童子曰。為如此瑣小之頑戲。先生何以為如此訶責耶。斯拉的曰。若

為習慣則決非瑣小矣。

佛蘭西

維西的印保伊常哀盲者之不受教育多年焦思遂發明凸字一千七百四十五年募義捐金設立一盲院凡百之教育皆以其所發明凸字授之歐洲各國大稱其奇亦皆倣之。

日耳曼

路惕瀧索厄人當是時羅馬教皇攬法教之權歐洲各國皆趨其下風而教皇之所教盡反於經典之說悖於上帝之真理其寺院飾以馬利亞及先賢之像

香氣滿堂燈燭照座法徒盛服唱救罪之說以收金錢其言曰人死其魂未登天之前必到一處乃洗淨罪業之所當其受洗時罪重者痛苦亦甚故人若捨貨財田地獻以致祭則得脫其苦而速上天又嚴禁人讀經典違者目之為異端以火炙殺之其妄誕慘毒率此類路惕心竊惡之為僧則一意精讀經典及後修煉不已久之有大所悟焉乃目教皇為真理之敵聚諸生演說志氣慷慨言辭痛快聞者莫不信服薩索尼公弗列德力亦親往聽之教皇聞之大怒下諭旨曰路惕唱邪說以干上帝之怒宜放逐會外不得與交益獲罪于教皇則雖國君尚不得安其位故人之所最寒慄者也然而路惕則以真理為勢力以上帝為宗主舉世間死生榮辱之事曾不足以動其心加之國人信從者益衆皆誓生死不渝路惕因得弘新教而教皇之權大衰矣一千五百四十五年於故鄉衍那白逝沒方今歐洲太半宗之世稱為西教中興之祖矣。

弗列別當患幼稚未能就學者遊戲無方漸成惡習以創幼稚園其遊戲設禮容習歌咏以豫為就學之地於是歐米各國倣之大都通邑皆設幼稚園與鄉

校黨序相為表裏以助教化矣。

伊太利

格力略遊精通天文是以聚徒講學始作望遠鏡論地球自轉之理羅馬教皇以為惑衆繫獄再次後失明然不敢屈撓尚著地球或問。

萬國龜鑑卷十二　終

萬國龜鑑卷十三

石川利之著

門第第十三

大日本

源義家嘗過關白藤原賴通第。談陸與軍事。大江匡房隅坐聞之曰。彼有將才。惜不知兵法也。從者告之義家。義家謂其或有之。俟匡房出。就其車拜之。禮甚恭。遂師之學兵法。

德川光圀與世子編輯朱之瑜之遺稿。每卷著名。冠以門人二字。安東守約稱為公侯之師。尊師如此。眞百世之美事矣。

熊澤了介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其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也。途跨驛馬。出金緊鞍。日暮忘收之而寓。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雖經。戚然自嘆。不為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為冒夜來此。願貸得二百文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與貴物非敢去轍。聊以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總至金方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子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為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守者何事也。曰。賤役糊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藤樹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貪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嗟澆世

安得有此人乎。了介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為何物。則辭利若驁。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之所致也。所謂中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求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為人師。了介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詎謂好為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寬永十八年。了介年二十三。

支那

子貢孔子之弟子也。孔子卒時。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矣。

高柴自一見孔子。不敢履孔子之影。又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漢云敞。師事同縣吳章。平帝時章為博士。王莽秉政。章忤莽坐腰斬。當是時。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乃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車騎將軍王舜高其節義。薦為中郎諫大夫。

後漢魏昭。幼時抵郭泰許。請曰。世通經學者。不乏其人。然高德如先生者。未曾有也。伏冀在先生門下。從

事洒掃之業。泰乃許之。其後泰罹病臥床。命昭作粥。昭作粥為之。泰以不適口。大怒投器擲之地。再命昭作粥。昭謹而作粥為之。泰復怒叱之。凡三回。昭益謹而亦作粥。毫無變其容姿。於是泰和色嘆賞曰。吾日日見汝面。而今日始見汝心矣。自是遇昭以寬。

宋岳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明方孝孺在宋濂門。為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恤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

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明溫亮。受業鄭厥陳普二人。天順八年。流賊攻掠鄭陳二氏之家。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誦何書。忍令二師全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貲得金若干。付之亮。亮潛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脅以危言恐不為動。竟得二氏之家屬而歸。

猶太

法路。耶蘇之弟子也。耶蘇即世後。其門徒說教者甚衆。而其尤著者為法路。法路嘗遍游小亞細亞希臘諸國。而說耶蘇教。紀元六十一年。羅馬人捕之。繫歸

其國。與他囚同駕小舟。渡地中海。過馬太耳島。颶風大起覆舟。法路泅登岸。為人療病。頗著神迹。尋達羅馬。久縶囹圄。有來訪者。則說耶蘇教。後為尼羅帝所殺。方今耶蘇宗徒蔓延于歐米各國者。法路之力居多焉。

英吉利

斯加拉地。慕罕埵爾為人。從事之。而巡廻伊太利。斯加拉地稱罕埵爾之名。則改容表崇敬之意矣。

日耳曼

海同。慕樂師保兒保拉為人。抵其家。請為絃徒。而受

技術。遂聴而寄寓其家。夙起夜寝。勉強不怠。倶児保拉知有其英才。懇教授之。遂使海同之技卓絶於世矣。

伊太利

知約弼閣爾安日洛之弟子也。自寫安日洛之肖像安置之己家。毎朝拜之。而後從事職業矣。

萬國龜鑑巻十三終

石川氏藏版

萬國龜鑑卷十四

石川利之著

信友第十四

大日本

和氣清麿觸道鏡怒配於大隅國藤原百川愍其忠直割備後國封二十戶贈之

三善清行與菅原道真俱仕於宇多帝道真為右大臣權勢甚盛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為誰人引弩射市滿命者亦當中之

天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為足知亮惟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擅風情於烟霞藏山知於丘壑後世仰見不亦美乎道真不從遂遭貶謫

細井知慎與堀部武庸共學擊劍於堀内源太左衛門情交也密其襲吉良義英之前一夜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皆會源太左衛門家知慎為武庸餞鷄卵數十箇衆離杯良雄在樓上武庸及其他士五人與知慎傾杯酣暢武庸碎破知慎所贈鷄卵曰明夜碎破讐敵亦如此知慎壯其言武庸追思往事慷慨激昂旁若無人知慎口吟一絶曰結髮為奇士千金那足言離別情無盡瞻心一劍存武庸淚下數行謝交誼之厚知慎亦拭淚而別知慎竊恐不遂其志明夜自四鼓至八鼓自登屋上梭回婢奴門生皆就寢無敢知之者時十二月十四日寒氣殊甚獨妻長氏睡覺詰問曰良人何以至深夜數登高乎知慎曰觀天象耳猶坐燈下讀書至鷄鳴始就寢蓋先是武庸告知慎以報讐昔不獲其志焚燒吉良氏邸四十六人均自殺於焔烟中故也及東方既白有疾叩門戶者知慎遽起迎之武庸全身涂血高聲呼曰宿志既遂

同志之士今將之高輪泉岳寺厚平生之交誼故來告別欲疾走去知慎不遑着袴跣追至永代橋四十六士并過橋乃與武庸及所識五六士永訣而歸

小倉政義野中止俱仕於土佐侯止果惡多寬惡少嚴毅敢直進退規矩才有餘德不騁竟則及之温柔寬景莫與物忤撙節退讓不好急遽察諫止曰吾子強欲知人而好用明厥照非自然恐不為苛察夫明者順理先覺之謂猶堯知丹朱之嚚訟是也察者逆詐億不信之謂猶德宗疑察淑為奸佞所罔是也用意公私辨事緩急相去何啻千里競競業業慎事於

始。母貽悔於後。又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由仁布惠。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為效。其積怨蓄禍。未有自全者。吾子熟思之。止以為善言。然終不改。竟沒後無復爭友。止驕奢日長。內起誹議紛起。遂與諸大夫生隙。無何嬰黜。尋沒。

紀德民在尾張名古屋時。其友小河宗哲挈兒。來寓於德民家。德民移於江戶。又從焉。無幾聚鳥淵亦挈妻兒來寓於德民家。於是五姓同居。三家同爨四年。於斯時。其父正長老養於德民家。寬淵事之如子。易衣而出。同案而食。養老撫幼。二人與德民交若兄弟。

婦三人亦若嫂娣。相得而樂。一家和煦。毫無非違色。隣里之人。始不知異姓同居。賀正長曰。三二賢子。孫婦三順孫翁之卒。福何至於此乎。既而宗哲寬淵各早逝。寬沒而無所歸。德民乃殯喪祭之。若其家人。兒皆依賴焉。淵亦沒而無所歸。喪祭之猶於寬。養其兒於家焉。後為其女資裝嫁之人。寬子某長萬吉古屋府。食祿儒官。又南宮岳沒。其子齡與母氏依賴德民。齡長亦薦之名古屋府。食祿儒官。

道圓有友武田某者。父沒。埋諸其師藤原惺窩墓側。猶合葬然。人皆笑其不知禮而無肯告之之。道圓面諭改葬之。道圓年四十一。應辟紀伊侯。侯勇武絕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將罪者立斬之。左右極辭讚之。道圓獨蹙額無言。侯問曰。西土亦有刀利與鈍刀之妙如此者乎。道圓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為快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有職斬罪人者。稱穢多。至賤者也。侯默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從事吾何心哉。厚褒賜之。侯又嘗曰。吾不幸不得良臣。道圓曰。惡是何言也。方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

而以為未足者。但君不知焉爾。侯大感悟。

秋月胤永。會津人。少時與我先人同學松平慎齋先生之門。交情最密。恰如兄弟。當是時。幕府紀綱稍弛。苟為吏者。惟事聚斂。會外寇事起。海內騷擾。不知所為。先人竊慨之。與當時名士佐久間象山藤森弘庵等交通。頻盡力于國事焉。其後。水戶藩士武田正生田丸直諒等。稱故烈公遺志。聚兵來據于太平山。先人之先師藤田東湖翁三男信及親友數人。亦在其中。因屢來蹈門。於是為姦者所誣陷。見放逐。闔族十三口流竄四方凡四年矣。秋月氏深愍之。就幕府閣

老板倉勝靜許其寃。亦與我父執山陵奉行戶田和
至。又板倉家臣川田剛神戶愛友等。相共周旋哀訴
無所不至焉。

林惟純稱三郎。與我先人同學松平愼齋先生之門。
先人被寃。既見放逐。舉家徙江戶。則罹火災。所有品
物盡為烏有矣。當是時物價騰貴。闔族大苦。時林氏
屢齎金來貸與。闔族因得免飢寒。我闔族有今日者。
實林氏之恩也。其後我家雖得白寃歸故鄉。父兄相
尋捐世。故不能償其金。而林氏從德川公移駿河。其
際屢寄書候寒燠。未嘗一促還其所貸之金也。

支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
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又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尚友也。

鮑叔牙知管仲賢。常善遇之。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
叔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
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
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
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
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後漢光武帝。少時與嚴子陵同學。及即位。思其賢
令以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
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
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為理邪。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旧故。相
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
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

隨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蓋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宋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天竺

淨飯王釋迦牟尼之父也。釋迦牟尼幼時。與婆羅門種之聰明多智者為其友。且曰。朋友有三要法。一見有失輙相曉諫。二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在苦厄不

相弃捨。

釋迦牟尼謂藍毘國王曰。友有四品。一如華友。謂好時插頭。萎時捐弃於地。見富貴則附。貧困則捨。是也。二如秤友。謂物重頭低。物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也。三如山友。譬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貴同歡。是也。四如地友。百穀財物。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厚不薄。是也。

希臘

格里的與索克拉的友善。索克拉的幼好學。格里的給之資。以得專修其學。其後索克拉的繫獄。格里的屢訪之。其被刑前一日亦訪之。索克拉的睡而未寤。格里的乃跪床下。俟其覺。既而索克拉的寤問曰。君何為來乎。格里的曰。先生之處刑在明日矣。索克拉的神色自若曰。是亦真神之命也。格里的與獄監謀勸索克拉的逃去。且曰。匿身于哉沙里。則無知者也。索克拉的不聽。於是格里的心思脫之。懇懇勸諭。終不聽。格里的不得已。涕泣而去。

亞利斯赤不斯。西州人。少從索克拉的而學。爲亞利斯赤不斯嘗與意斯赤涅斯爭事成隙。一日亞利斯赤不斯詣意斯赤涅斯曰。請復與結驩為朋友。意

斯赤涅斯曰。然。我亦當傾心相交。亞利斯赤不斯又曰。我年長於子。故先起意。欲和。意斯赤涅斯答曰。然。子之賢我誠不及。蓋我始起爭。子始勸和。

英吉利

學士瀾孫。平生與人言。是是非非。未嘗涉兩端。一夫人問曰。學士奈何不預貴人讌席乎。瀾孫曰。不知也。抑余決不道横議之言。而貴人大抵不喜聞真實之談。余之不見招。或是之由。

瀾孫曰。我在衆人中。不論貴賤賢愚。欲聞其平生之履歷。何則其人中必以有經驗艱難利逆失敗等之

事故也。

悉德尼斯密士接人仁愛殊篤。不問男女老少貧富貴賤。懇遇之。故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亦皆親愛之。

薄斯宂蘇格蘭人。偶然與淵孫結交。後使淵孫之言行知於世上。論者曰。淵孫之博學素無論也。然微薄斯宂。則其盛名不至如此也。

羅伯培尼斯嘗與壹丁不豪族其子共行路。時有一人來。培尼斯與之接語甚懇切。其人不飾衣服。如至卑者。於是其子謂曰。君與彼賤人接。稍何其懇切也。培尼斯曰。怪哉召言也。今與余接語人。則非高相美履而帽與履之中之人。而眞正之君子也。如余與君者。雖十人相合。恐難及彼人。某子大愧。

斯格的接人以信。故一少年新任職者。請歲于斯格的。斯格的即作書與之曰。汝謹勿空過光陰。又有可為事務則須了之而後息焉。夫事務如軍行。前軍阻礙而變常度。則後軍為混亂。故可為事務則須速了之。不然則他事務來迫。心神忙亂。遂至無如之何也。

福克斯嘗謁政事家培克。觀其儀範。聽其言論。有大所感覺。於是自誇曰。我比較得自讀書者與得自培克之儀範言論者。則得自培克之儀範言論者居多焉。福克斯又嘗無證券而當金于舍理。且會欲償之計算其金。時有一商賈持切符來請償金。福克斯曰。今日不有金矣。商賈曰。以予所計算金與之。福克斯對曰。此金則欲償于舍理且者也。彼無證而貸之。余若有異。則恐為彼之損失矣。故不得不速償之。商賈忽批棄切符。福克斯見之。即與其金曰。汝菖于舍理且。故如此破證。則不得以汝不為先也。

參爾杜格悲述士與訶爾淵伯相識後。二人同居。互吐露其論。殊說辯爭不已。由是智識大進。出于常時諸人之上。

檀諾翁爾嘗謂人曰。辛苦則進才之道也。汝若有超衆之才。則宜勉強而修之。若有尋常之才。則宜勉強而補其缺。為夫善定方向。以為勉強。則天下之事無一不成者焉。

格林烏德寄書一少年曰。汝與以卑陋人為朋友。寧可為閒居獨處。夫人之品行。因其朋友變化。故汝擇朋友。則可擇優于汝者。又嘗戒一海軍士官曰。聞足下依賴他人。以仰望自己之進級與安樂矣。是甚不宜也。足下守其職分。慎其言行。發其禮儀。則雖不自仰望。必來其報酬焉。而其可也戒。則顯不平不滿之

色者是也。

佛蘭西

弗蘭米與比兒友善。比兒嘗應募為兵士。臨發以嘗所貯金一千法。托之弗蘭米曰。余幸得歸。則返之。從後經六裘葛。而絕無音信。此時弗蘭米既損家產。殆迫饑餓。有人謂弗蘭米曰。君盍以發所托金救一時之急焉。又有一人曰。比兒赴戰場。于今六年。而絕無音信。非戰死無疑。然則君所托之金。即遺物也。盍以其金救一時之窮。弗蘭米振首不肯。視其囊。恰如土芥。米嘗一生慾心也。一日聞市街喇叭聲喧。乃出觀之。比兒率其部下歸來也。比兒竊察弗蘭米之貧。以為我所托金。既供危急之用。不敢問之。於是弗蘭米先祝比兒無事而歸。且返其所托金。則其囊紐比兒結之者也。

馬理亞斯密士與潤多布力丟女友善。親睦恰如姊妹。嘗共往山中采薇。女誤陷於崖底。忽有飢狼。咆哮跳進。嚙其衣。女張聲求救。斯密士大驚馳下。將救之。狼又嚙斯密士。斯密士急以石擊其狼。狼遂逃去。而女死。道言斯密士復讎。於是斯密士日攜銃。至山中終殺之。以祭其女。時斯密士年十九。女年十七。

日耳曼

墨蘭完教與路德友善。路德弘新教時。大助之。又與人刻期。必豫定其日某時某分。未嘗使人空費光陰也。

樂師海同嘗稱揚讚雜兒的曰。彼之精于音樂也。實可謂無匹者矣。如此人而未為帝王所聘者。甚遺憾也。讀雜兒的亦稱揚海同。嘗有一識評者毀海同。讀雜兒的詰其人曰。我與汝鎔解以為一塊。不得為如海同也。

米利堅

華盛頓少時將一營兵。次亞歷山大。偶與沛葉論事不合。語犯之。沛葉怒以杖擊華盛頓倒地。營兵聞之。噪至。欲圖報讎。華盛頓切請軍衆。息怒回營。華盛頓以為曲在我。不可不謝。次日遣人言于沛葉曰。欲於酒舍相見。沛葉意是必捌我與戰也。至則案上陳酒罇。不見兵器。華盛頓起座從容曰。人孰無過。能改之為貴。僕思昨日得罪於足下。足下亦業已報我。若足下以既報者為足乎。則僕手在此。願握手復為朋友矣。沛葉遂輸心為石交。

萬國鑑卷十四　終

脫漏

卷十一　日本部

北條時宗為人强剛當時元主忽必烈滅宋朝故諸隣國皆服於元於是忽必烈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兵兵朝廷欲答時宗以其書辞無禮執為不可其後元使者來凡二次皆斬之忽必烈大憤恚以范文虎為將大發舟師入寇會大雷雨艦敗壞少貳景資等乘機奮擊鏖虜兵十餘萬人伏屍蔽海而脫歸者僅三人云時弘安四年七月也

卷十二　日本部

澁井孝德平生至其教誨子弟則不苟假一言若見有過失則循々然告喻未嘗難詰責訶故子弟輩吐露情實無飾掩過失者矣

同　天竺部

優婆離問釋迦牟尼曰若不受五戒十戒直受具足戒得否釋迦曰一時得受三種戒優婆離曰然則何先受五戒次受十戒後受具足戒耶釋迦曰佛法染習心須次第謂先受五戒以自調伏信樂漸益次受十戒善根轉深後受具足戒堅固難退如入大海漸深入入佛法海亦復如是五戒者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妄語五飲酒十戒有二種一謂沙彌十戒一殺生二與取三非梵行四妄語五飲酒六處高廣大牀七著華鬘瓔珞塗身熏衣八作歌舞及往觀聽蓄種々樂器九蓄金銀錢寶十非時食一謂菩薩十戒加前五戒六自讃毀他七說在出家菩薩過失八貪九嗔十謗三寶具足戒即出家二衆所受戒也

文殊曰菩薩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一切衆生煩惱是名出家非以自被染衣自持戒行名出家能令毀禁者安住淨戒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女色生死流轉

萬國龜鑑　二　石川氏藏版

以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非以自身守護戒律名出家若能廣四無量心安置衆生增益善根是名出家非以自身得入涅槃名出家為欲安置一切衆生入大涅槃是名出家

萬國龜鑑卷十五

勸農第十五

大日本

石川利之著

崇神天皇六十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

繼體天皇元年三月。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親蠶以勸紡績。況在群寮百姓。可廢

棄農桑而能至殷富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意。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修織紝。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可不勗歟。

佐藤信淵出羽人。尤精農政。天保年間。著述農政新論。農政教戒六條。農政学解嘲。田畯年中行事。鎔造化育論。經濟提要。天柱記。田國要論。醒醉經緯記。島羽經緯記。內洋經緯記。經濟要錄。經濟問答祕記。垂統祕錄。混同祕錄。濟四海困窮建白。復古法概言。責難錄。物價餘論。隄防溝洫志。論筑後河水書。人柱學子石古傳。草木六部耕種法。農家肝要錄。稻種名目備考。甘藷記。種樹祕要。草綿種子撰法。種樹園法。致富小記。培養祕錄。土性辨。養蠶要記。牧場法律等書數十種。以大勸獎農業云。

伊達邦成。夙赴于北海道。開墾膽振國有珠郡紋鼈。其他數村。朝廷賞其勸農。叙正七位。明治十四年。於內國勸業博覽會。賜名譽賞牌。其辭曰。維新後。先天下。率其舊臣。深入曠漠無人之境。委一身于開拓。堅忍不拔。備嘗艱苦。十有三年于茲矣。遂拓地一千三

百二十餘町。移民就產殆三千人。深華荒草化成五村落。加之切誡浪費。貯金穀若干。供不虞。固各人土着之慈。倬衆完圖。至冠絕于一世。而前途功業尚不可得測。足以燦名譽。絕可感賞焉。

青木善七。羽前置賜郡平山村人。慶應三年。捐金若干。名曰潤農金。以低利貸與窮民。其金併元利滿二百圓。善七以其金為資本。率衆開墾野川之荒地。又數賑貧民金穀。以勸農桑。於是村人欽慕其風。建碑以記其功績。

支那

倚頓魯窮人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万計貲擬王公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間凡七八回降勸農之詔且賜田租之半以奬勵之

漢龔遂宣帝時為渤海太守乃赴任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帶刀劍者皆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於是庶民漸富獄訟止息

宋仁宗御寶岐殿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宋范純仁知襄城縣土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

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其德至今稱為著作林著作純仁知縣時官也

佛蘭西

沙立曼帝親耕禁園以勸農業大興耕種諸術又作會庫于都會之地以便商販

拿破崙第三世欲隆盛農業分全國為十二區每區置農務委員時時集其區内所生産物出最良品者則授與褒賞且貸資金于農夫以奬勵之

博士提拉列曰農者諸業之大本也雖有商人無所賣買之物則無由施其業化生其物非農則不能也故欲與國益者宜注意于此以奬勵農業焉

澳太利

馬利亞蘇利撒最注意于勸農而褒賞力田者且鑄貨幣表面刻農是養成諸業之文字

博士摩列西曰欲謀農業之進歩則須利其器械非利其器械則不能為農業之進歩也

伊太利

晋理尼曰往古伊太利國雖有官爵人手以秉耜從

事農業故國益隆盛焉後世有官爵人賤農業平生惰慢惟事奢侈故國益衰亡焉

米利堅

惹爾日華盛頓曰農者人民職業中最健全最尊貴而最有益者也

拉菌曰我邦之殷富者一因農業與牧畜之隆盛蓋農業者與工業異雖用各種之器械概皆頼牛馬之力故謀農業之隆盛亦不可不以謀牧畜之繁殖

萬國龜鑑卷十五 終

萬國龜鑑卷十六

精工第十六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巨勢金岡善丹青。殊究其妙。奉敕画聖賢像于紫宸殿。世所謂聖賢障子是也。金岡嘗於仁和寺画馬。當時相傳有馬夜自仁和寺出。食田間稲。怪之見画馬足若泥。始知其所為。乃抉其眼。自此不復出食稲云。

川成本百済人。帰化于我邦。与飛騨人工匠某相善。常各以技藝相誚。某請川成曰。近頃作一小堂。願

來画壁。川成乃往觀。庭有小堂。四面扉開。某迎請入。川成昇階。將自南戸入。其扉自閉。驚却將自西戸入。其扉亦自閉。南戸則開。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某在内大笑。川成慙之。思報之。他日招某曰。近頃有一奇功。請來看。某疑其報不往。及數回而至。川成乃閉戸延之。見死屍横仆於其内。腸腐醜甚。某畏之將施。川成在内大笑。即復就視。画屍于障子也。

狩野元信稱古法眼。自幼好画。若禽獸草木魚蟲什器。毎觸見悉摸其真。少時仕將軍足利義政。以画被寵遇。其後歴覧諸國名山勝地。臨寫景趣。其精巧卓越古今。明人鄭澤寄書略曰。吾看先生畫彩。恰若趙昌。亦似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得遊我國者。必作先生門下弟子焉。

伊丹甚五郎伏見人。以右手尤利。世稱曰右甚五郎。以彫鏤及彫刻鳴于世。甚五郎性貧寠。欲藏蓄不竭則不務業。故家常貧。天正年間。居京師六條。嘗當祇園會。自古町内人裝偶鯉為祭禮之標飾。而從來所用。染布作鯉形者也。甚五郎乃擇良材。以彫刻二鯉。其形真如生焉。

後藤祐乘時。我邦之彫刻金具者。概不精密。而所來

自支那者。又皆不足見焉。於是祐乘盡畢生之力。彫刻花草人物等。以傳精工名于後世。近來米利堅人來于我邦。見祐乘之作。盛稱其妙手云。

五郎入道正宗相模鎌倉人。夙以鍛錬揚名于海内。後世有購正宗所鍛之刀。以千金或千五百金者。其名手可知矣。

後藤才次郎加賀大聖寺城主前田利明臣也。嘗奉君命。就肥前唐津陶家。欲講究陶器製造術。至則陶家深秘其術。容易不得窺其法。於是才次郎為陶家傭奴。勞役三年。漸得家主信任。因其媒介娶妾。以示

永住。凡四年間。從事陶器製造。盡究其秘訣。俄然棄去。遊歸大聖寺。於九谷製造各種之陶器。聘當時有名画工守景描之。是乃九谷燒之濫觴也。

旭玉山東京湯嶋人。明治十四年。出牙彫髑髏于内國勸業博覧會。賜名譽賞牌。其辭曰。用寸餘之牙材。彫模髑髏。平斷其顱。蓋明示内部。精緻靈巧。奪造化之秘。醫術研究之資。眞絶世之技術也。其福井安兵衛出品之印筒。用鹿角彫嵌蟹身蘆葉。意匠瀟新。是活機精粗。兩得其神巧。足耀名譽。絶可感賞焉。髑髏今尙陳列于博物館中。内外人皆感賞其精巧。

支那

元趙孟頫字子昂。善書工畫。最長馬。子昂本宋朝遺臣。而仕元仁宗為翰林院大學士。故學者卑之。然至其書與畫。則以重直購之。

清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太倉人。善書畫。而遇名蹟則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沉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挽牀大呼。拊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嘗擇古蹟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為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摸楷。乃究其閫奧。晩年益臻神化。故世之論畫者。以時敏為清朝畫苑領袖。

清王成浙江人。嘗曰。工業者要創造與潤色焉。潤色則潤色古來固有之物。創造則創造古來未曾有之物。蓋非此二者。則不足以隆盛貿易也。如中國人則見外國之物。即摸擬之。至古來固有之物。則不問其良否一拋之。而亦不注意於創造。故雖經數年。遂不能出於外國之右矣。

希臘

徐克士與哈拉修共以画齊名。時人建築禮拜堂于巴的農。而安置古代名工斐底亞以黄金及象牙所

彫刻之巫神。於是欲彩飾其堂。選精妙画工。徐克士哈拉修二人當其選。徐克士先画葡萄。時鳥來啄之。哈拉修寫覆画以薄絹。徐克士來見之曰。請除薄絹以示我画。哈拉修笑曰。薄絹亦画矣。時人稱揚之曰。一欺無心之鳥。一欺名手画工。其精巧難兄難弟矣。徐克士又嘗寫一少年盛葡萄籠以獻之之画。此時鳥又來啄其葡萄。徐克士見之。即抹殺葡萄。嘆曰。吾画少年不及葡萄之妙。若画少年如葡萄。則鳥必畏少年。而不得近焉。

英吉利

亞爾巴爾的侯。今代女帝之配也。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倣佛蘭西國王路易第十四世嘗於巴理。所開之展覽會。始集世界之天工人工之物。開設萬國博覽會于倫敦。發明各國所好嗜之道。以大為工業之上進。於是歐米各國傚其風。開設萬國博覽會。以謀工業之進步焉。

休彌爾列爾曰。務勤工事則可比良師之最善者。而勞苦之工場。則上帝除道學校外。無可比之貴者。何則得有用之才能。而不仰人助。忍耐萬事。而不倦之精神。亦依之為慣習也。

篤兒涅爾。巧画山水遠景者也。故時人稱之曰英吉利古勞德。蓋古勞德者。佛蘭西画工而巧画山水者也。篤兒涅爾有請画者。則寫以與之。不敢要其報。報雖渺不敢任筆塗抹焉。

馬爾珍天資剛毅。忍耐不撓。當其作大画時。則不顧他事。故貧窮而屢有迫餓死。嘗作大画。忽數日不食。此時囊中僅有一銀錢耳。乃以之買麵包。將去。店主扯留之曰。此惡錢也。奪其麵包。抛還銀錢。馬爾珍悵然歸家。傾麵包櫃。集其屑粉食之。以僅濕喉吻。後經數日而其画始成。由是遂發揚其名聲。

佛蘭西

額婁曰。執職役勤工業。則人之得幸福利益。大祕訣者也。

乾爾體嘗在普魯西卜子但。一夜作文。描寫賢王之面貌。與虐王互影對照。既成。興益酣神益王。遂細寫人民受害於虐王之情狀。極其慘凄。普魯西國王弗列德力視之。感惻涕下。乾爾體叫曰。視哉視哉。虎方涕泣。

尼格拉保申。潛心竭力。以繪寫画圖。於是著名于當世。嘗有一友人。問保申曰。足下何以得名聲乎。保申對曰。我不一為輕忽之事故也。

日耳曼

亞弗勸克爾普家本不殷富。少時歷遊各國之銃砲製造場。深注意于其製造。既歸。而設立銃砲製造場于來因州瑳森邑。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也。嘗創造一奇砲。名曰克爾普砲。其他改良各種之小銃。於是其銃砲盛行于歐羅巴亞細亞之各國。因漸次擴其製造場。方今常使役職工二萬餘人。稱曰世界無雙。

伊太利

彫像建築兼画工彌開爾安日洛。不藐忽瑣小之事。

嘗彫石像。時有一客來見之。經數日而其客又來見安日洛修累日所彫石像。怪問之。安日洛指其石像曰。磋此手。磨此足。柔此形。露此筋。客曰。是皆瑣小之事也。安日洛曰。以瑣小之事。成全美之功。然則不可謂之瑣小之事也。

瑞西

巴埵克彫立本會斯亞人。聞瑞西産出濮中時儀。未隆盛。乃抵設紡織府。設立一製造場。聚其近傍職工三千餘人。大與其業。蓋時儀之器械。皆分其業。漸工製輪針工作針。其製作亦皆用器械。時儀既成。則一

晝夜置水中。亦一晝夜入百二十度熱箱中。以試微差之生否。其製造場一切禁政治與宗教之談話。蓋為防其口論與移精神于他也。

萬國龜鑑卷十六終

萬國龜鑑卷十七

石川利之著

勸商第十七

大日本

六浦慶長崎人。嘉永年間。和蘭人的斯德欲輸出我邦製茶于欧米諸國先試送之英吉利米利堅及亞剌比亞等諸國。其後英吉利商人窩爾土携其茶來。欲買其同製品若干。當是時我邦製茶極寡。因不得應其需。於是慶雖女子竊慨之。百方周旋。僅得一万斤。以送之窩爾土。是為我邦輸出製茶于外國之嚆矢。而方今我邦以製茶為第二等之貿易品者。慶亦不為無功焉。

早矢仕有的美濃人。家世業醫。有的少時移居于東京。入福澤諭吉塾。専修西洋諸國醫學。一日聞諭吉講經濟書釋會社法。有大所感。因抛醫學。傾心于商業。移居于横濱。募同志。倣西洋諸國之會社法。設立丸善商社。是吾邦會社設立之権輿也。而設本店于東京。置支店于東京及横濱大坂名古屋等。以賣書籍藥品醫用器械裁縫指物。為業。又開貿易商會。設本店于東京。置支店于横濱神户。又置代理店于支

那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以賣生糸蠶卵紙陶器漆器鑛産金属其他諸般製造物。為業。有的亦詳述為損失時與得巨利時之要件。以訓誡從事商業者。

清水誠加賀人。明治二年。抵佛蘭西巴理。入工業大學校。當是時。吉井友實奉命巡視歐洲各國。友實與誠相會巴理。論輸出入之不平均。慨然指机上之招附木曰。雖如此些細品猶仰之外國。實非嘆息之至耶。誠聞之曰。我以從事工業。知其製法。故他日歸朝則從事其製造。以遏彼輸入矣。其後購招附木製造之器械而歸國。募同志。設立新燧社。以製造招附木。然誠以在官途親不下手。其業不振。其後誠辭職。専盡力于新燧社。故其業大振。遂至于抑輸入以輸出之外國。

鈴木清次下總人。家世業商。見機甚敏。有父遺産田若干。明治十四年。謂人曰。方今米價騰貴。而地價隨上。實前代未曾聞也。然余顧古今各國之情況。不問何國。不論何業。盛則衰。盈則缺。故方今有土地者。雖頗殷富。難永保其利矣。乃賣已所有地。欲以買公債證。會其親戚以賣祖先傳來地。為不可阻之。清次不聽。遂賣地券額面五千圓之田。得金七千圓。直以其

金賠壹割利附之公債證額面七千七百七十七圓餘。至十六年。公債證漸次騰貴。額面百圓者。至百五六圓。於是亦賣公債證。得金九千圓。以金七千圓購銀行鉄道諸會社之株式。當是時。米價大落。地價亦隨低。田壹反步價百圓者。雖以三十圓賣之。亦無買者。於是清次以金二千圓。購曩日所賣。及其他之田地券額面六千餘圓。而銀行鉄道諸會社之株式。漸次騰貴。方今賣之則必可至一万餘圓云。於是有人謂清次曰。聞君見機甚敏。冀少垂教。清次對曰。不敢有秘訣。余常好讀新聞紙。是以知各國之情況。故為

商人者。須讀新聞紙以博通各國之情況焉。

支那

范蠡事越王句踐。戮力滅呉。報會稽之恥。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吾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孔子。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子貢最為饒益。乃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清林則徐曰。商賈素非賤業。而商人自賤之也。何則今之商人。概呈媚獻諛。欲以售已貨物。不然則附着高貴。以謀奇利。故世上皆賤之。然熟視之。則賤其人而非賤其業。先王以大農大工大商為天下之三寶。為商人者其不可不思也。

英吉利

福設的曰。與外國交易者。盖求不能產出我國之物于他邦。而輸我國所產出特多者于他邦。彼是交換。以供我國之用。為至要矣。

維廉若克孫。蘭加斯德醫士其之第七子也。其沒後其子十一人。各離散四方。而奔走衣食。時若克孫年甫十二。為人所傭。自晨至夜。為勞事不怠。既而其主人罹病。因使若克孫在書齋司事。於是若克孫頗得餘暇。通覽彼浩瀚英國博物全書。其後傾心于貿易。由其勉強與忍耐而得巨利。遂有蒸氣船數艘。與各

國通互市。嘗曰、余得福運而冨致巨萬者。常由千守神誠。曰、以己之所欲施之於人也。

那拉安的偸敎人。初食窮。每一週間手曳車。拂落拾路上之塵芥。而掃除街衢後數年積勞得金。以賺驅馬牽之。而拾街衢之塵芥。亦數年積勞得金。以賺荷車數輛。晉拾倫敦府中之塵芥。傭童子數十人。擇各種之雜物于塵芥中。亞麻則賣之漉紙商。銅鉄則賣之鑄冶工。其他則賣之其專業者。眞之塵芥則賣之農夫。其勞苦數年而冨至巨萬。

葡萄牙

馬克那理曰、凡欲冨國者。宜設立許多之會社。以隆盛各種之貿易。不然則雖欲冨國。得手何則非會衆人之力。不能爲大事業也。

和蘭

維藤與海牙人。嘗曰、凡商人欲得多少之利者。須於開港埸與外國人貿易。不然亦須身親抵外國。購甲品以鬻乙。買丙物以賣丁。則其利雖些少。其所得眞之利益也。若夫不然。於自國與自國人貿易。則與於一家兄弟互爭利何異哉。

米利堅

巴的力克顯理曰、貿易猶流動空中。不可不自由也。夫裂限貿易。猶縛人之手足。直立之地上以禁其運動。

西厄的家本貧。少時以販賣菜蔬爲業。嘗以爲商業盛衰。係于運漕之便否。時會滊船之創行。乃投其撥設立運漕會社。以大興已產。其後世人知其有利。競設立運漕會社。於是西厄的亦以爲此業難永保其利。因欲轉他業。此時亦會鉄道之創行。於是西厄的漸次賣已船舶。竭財于鉄道。爾來益擴其業。自布高俄至紐育之鉄道。及其他鉄道會社之株式有一億餘弗云。

萬國龜鑑卷十七　終

萬國龜鑑卷十八

石川利之著

名醫第十八

大日本

山脇東洋。就後藤達質已所見。如其以痾證為憤疢。以痱證為熱癥痼慣。用石膏及解剖刑人以察驗臟府。皆前人之所未道。而東洋創之先。是官醫不療娼妓。東洋亦排衆議而為之。躬至其所診視焉。

星野良悅安藝人。其伯母嘗患落下顙。衆醫束手。當時有田中道長者。目不識一丁。特以手術精妙大行于時。因請道長。道長方療之。延病者於室隅。相與肩大布袱。不使人覩其手法。一術即治。良悅心憤之。以為若證非知內景。不可下手。內景非親解剖不能極其詳。乃請落得刑屍。親解剖以檢之。然骨肉之際會。經脉之連屬。仍不能分明。遂再購刑屍。徃海濱節節炙之。而後支分體解。始得其實。於是創意作全骨。居數年。杉田元伯唱西洋學於江戶。乃攜來徵之於元伯所著解體新書。毫無差謬。醫官堀本一甫桂川甫周勸獻之於幕府。

山田宗俊。世為幕府醫官。秋田侯嘗有疾。請宗俊藥。會有一巫。以法伏疾。稱多靈驗。貴紳豪貴亦至侯邸時行法。謂侍臣曰。藥劑且停。否則法驗不著。宗俊聞之。告侍臣曰。聞有巫止藥。使病太亟。勉勵進藥。尚恐不及。况止之乎。宗俊願見其巫。侍臣唯唯。告巫。巫不可。宗俊強見之。謂曰。聞汝以法生人。亦必能以法死人。汝試詛我。我與汝藥。汝法驗乎。我藥效乎。吾且觀之。乃取紫圓迫而服之。巫振鐸唱咒。頃之腹痛悶下利如傾。大懼且泣。因乞罷去。既而侯愈。

加川玄悅。近江人。家世業農。玄悅不欲老死於畎畝間。乃竊學鍼砭按蹻。頗造其妙。去遊京師。住千一貫街。賣技自給。益修方技。娶山田氏。既而自恐其秘精客於學。奚之奚簃者三年。其勵苦如此。適隣家婦横產。兒露手臍而不出。婦叫苦瀕死。衆醫束手。其夫謀之玄悅。玄悅亦未知救之之術。憫然而歸。通夜不寢。以思其法。遂有所發明。乃設一奇術。明日往而救之。得安娩。乃益思精之。得若干術。其目詳于所著產論。玄悅之術。既無所師承。常養貧婦丐女有身者。以試之。而說亦不原古人。前後著產前七十有五難。產後一百二十五難。名之曰產論。如其言子在胞必背面而倒。首實所于古未聞。又使產婦去產椅鎮帶。亦

一家之卓見。而生民之受賜夥矣。橘南谿以產論為本邦醫籍之冠。明和五年冬。阿波侯聞其術之神。而聘之賜秩百石。

佐藤尚中。下總小見川人山口甫仙之長子也。自幼好學。年十四受漢籍于寺門靜軒。一日以為漢籍者不過通于支那一國之事情。方今西洋各國。文物大備。故探彼事情。必可有大所得焉。乃從佐倉醫官佐藤泰然。受洋書及醫術。而知有洋醫之優于漢醫。當是時。世人皆不知西洋之事情。一概非之。至彼醫道亦皆譏之。然尚中獨自信之專。修彼醫術。泰然愛其

奇偉。乞其父養為已嗣。藩主堀田侯知尚中之有大可為。乃賜金五百圓。遊學于長崎。尚中大悅。就長崎就和蘭醫士文比。學內外諸科。未幾而達其術。而文比自以為不及焉。其業既成而歸。於是名聞于全國明治二年。朝廷徵為文部大丞兼大博士。監督大學東校之醫術。先是自四方來受業者頗多。至此益多。我日本全國八十餘州中。無一州不至者焉。而岩佐純。佐々木東洋。石黑惪。長谷川泰等之名醫。亦皆出自其門。尚中辭職後。設立私立病院。因乞治者常數千人。

淺田宗伯。為人篤行而博學。凡醫家之書。上自漢唐下至明清。莫不搜索貫穿。而取彼長捨我短。蓄積浸涵。若已固有之。其診病也。慧變投機。神出鬼沒。非他醫所能窺測也。於是貴賤老少莫不輻湊其門而乞治焉。而其來乞治者。不問貴賤。不敢要報。強為報者受之。文久元年。幕府召為醫官。慶應元年。佛蘭西國公使列翁。沈病經年不愈。遂乞名醫于幕府。幕府命宗伯療之。不出數旬而愈。治列翁報之本國。聞者驚嘆。明治四年。米利堅國大學校聚萬國醫書。因又需于我日本。我大學校擇數種贈之。宗伯所著皇國名

醫傳居第一云。

後藤昌文。美濃人。家世業醫。昌文紹先業。勉勵刻苦。一日以為熟達于醫道各科甚難矣。因欲專修難病一科。蓋我邦以勞瘵。癲狂。癇病。脚氣四病。最為難治。就中癩病者。為不治之病。故世稱之曰天刑病。於是昌文就和漢洋之名醫之諸說。經驗之。未足以奏實効。因又多年辛苦。為種種之經驗。遂發明一治方。王政維新後。昌文來東京。錄治癩要方。上之大學東校。大學東校嘉之。以大病院之癩者委昌文。昌文與之藥劑。則癩者皆得治。於是名震于天下。清國人遠來

于我邦。至就昌文所設立之起廢病院乞治焉。又亦哇國王來于我邦時。親接見昌文。且使宮内卿抵起廢病院。目擊其景況。後依賴同國之治療者焉。

支那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居廬山下。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万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及偷杏者。有虎出逐之。於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穀。賑救貧窮。後世名藥室以杏字者。蓋基于斯云。

扁鵲勃海郡鄭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門人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脉者由扁鵲也。

希臘

必波古拉得。以紀元前四百六十年生于哥西嶋。家世業醫。必波古拉得歷遊各國之大都府。研究病者大所得于風俗氣候及飲食之理。亦治療種種之患者。手錄其所經驗。以著述各種之書。故西洋各國稱之曰醫聖。又崇之為醫家大祖。

英吉利

日納爾欲種牛痘以防絕疱瘡之害。先是搾牛乳女

伴中有唱此說者。然世人皆以為俗說。無肯驗之者。日納爾在瑣德披禮為外科醫士門人。時有一村女來請診察。醫士診察之曰。疱瘡也。村女曰。妾嘗受牛痘。故不可得疱瘡也。日納爾聞之。忽起思想。欲研究其事。謀之友人。友人皆大嘲笑。且曰。汝信如此俗說。則放逐此地矣。其後日納爾致倫敦。為戎黼他門人。以牛痘之說告之。黼他曰。無徒思而先驗之。然非久耐而精細驗之。則勿為也。日納爾既歸故鄉哥羅斯德舍。而二十年間經驗之。既而以牛痘之防絕疱瘡確乎不可疑焉。先試種之已子。而後著書。述其緊要

三十三件。以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刊行之。又到倫敦欲傳其法。無有一人顧之者。而又為世人所仇視。又為學士所排擯。凡二十四回矣。此時有為種痘之惡評者。曰日納爾使人與獸無別者也。或曰種牛痘則妖術也。或曰種牛痘則小兒之面似牛。或曰種牛痘則頭上生角。或曰種牛痘則小兒之啼聲如牛之吼。或曰種牛痘則其兒始終好疫。然日納爾固執其說。其後有信之紳士。使其子種牛痘。而其子他出則近隣人投石或追之。其為世人所忌如此。其後有顯貴夫人及豪家婦人。使其子種牛痘。由是漸得世人之

信。未幾而盛行于世。於是有役府醫士欲奪其功。稱已發明詐之官數人。然而日納爾遂得勝。為時人所尊重。又後世皆受其恩矣。

原倍考覈血之運行。費八年之星霜。以著一書。其學確當。其說明白。然時人不獨不信。而且譏原倍為疑古人之定案。立一家之新見。而覆經典。亂教法。破風俗者。然原倍不以為意。其後稍見信于世。經二十五年。遂為闔國之定論矣。

査爾斯白爾發明神經所以起。當是時。行于世神經論甚混淆而不分明也。白爾詳慎精密。察其一一項。雖獸類之神經。亦不忽之。一千八百四十年。詳述其說。以為一書呈之學士會院。初為大所誹笑。及後知其真說。欲奪其功者。英吉利及他國陸續輩出。由之白爾詳錄其所以發明。遂成其大功。保其聲名。

佛蘭西

安伯羅士巴禮。剃頭工之子也。偶然欲為外科醫士。以剃頭餘暇學解剖術。既而其術大進。是以命為軍醫。附屬于大將門的摸連西。此時醫士療創術皆求精烙其瘡以止流血。故喪生命者常多于受鏃鋒者。巴禮始從舊法以療創。一日試綁紮其脈管不用烙

而恐誤其療。終夜不為安眠。至明朝診視之。創者稱甚快。於是巴禮療創一從其法。用烙療創醫士皆如其不及。誹謗巴禮。巴禮不以為意。然而乞療者愈多。治效愈著。遂顯名于當世。命為侍醫。

萬國龜鑑卷十八　終

萬國龜鑑卷十九

衛生第十九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德川光圀殊重衛生。嘗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又憫僻遠窮民之醫藥。往往致斃。令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中神右内嘗爲一俠治其宿疾。俠饗之。有老臣謂右内曰。寡君積年沈綿一朝如洗。誠荷厚恩。然腸胃新受劇藥。令後宜加調養。願聽其藥方。答曰。右内疾醫

也。唯知藥石之可以攻疾。未知其能養人也。雖然有方請試陳之。夫節飲食時起居。而氣不鬱滯。非所以養脾胃乎。遠少艾。警淫佚。而精不虛耗。非所以養心腎乎。歌娛與籍。而才良在旁。納用輔弼。而讒邪絶跡。非所以養耳目乎。夫聰明不蔽于外。必腎安于內。四體康强。營長衛育。調養方之如此何如。俠聞之。稱善久之。

石川丈山曰。禁飲食大酒。而遠色慾。養氣血者。自得壽焉。

山鹿素行曰。飲食色慾者。人之大欲也。故人須有自然節。而飲食者。爲養身體行禮節也。若飲食過度則生病。起爭。不然則遂至體重。而事業擬滯矣。色慾者。爲嗣子孫止情欲也。若色慾多淫。則內議有私。不然則精氣漏滲。而謀事不成矣。

奥田三角。嘗作食禁歌自誡。其歌曰。天門赤豆勿食鯉。葱蒜鼈李惡雞子。棗茭酢李共忌蜜。無腸公子避梨柿。姙婦兔椹鯉膾卵。子蕈發瘡生枝指。苦苣忌蜜鯰忌雞。魚鱠用蔘及肚裏。胡桃麻姑鯽蕎麥。葱熱餅魚渾把雉。鰻鱺鰍鯰忌川椒。楊梅與葱莧與李。李舞鰕畏猪鵝畏菌。莧鴨與鼈休同餐。魚目有睫腹丹子。烏

足不伸是自死。鯽魚豬餅黃魚蕎。一犯录訣兒變紫。

佐藤一齋曰。酒是水火之合。水其形而火其氣也。故灑灑喜之。煙茶起於近代。然人亦多好之。以茶能發水之味。煙能和火之味也。然不可多服。多服則害人。況於酒乎。蓋酒穀氣之精也。微飲可以養生矣。過飲至於狂酗。是因藥發病也。如人蔘附子巴豆大黄之類。多服之。必致瞑眩。飲酒發狂亦猶此。又曰。飲酒之過度。他人或規之。淫欲之過度。他人所不伺且難言。非自規而謹慎。

支那

孔子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英吉利

學士潤孫曰。康健之福。大於財寶。何則財寶者可由康健而得。康健者不可以財寶而求也。

學士葛羅哈弗曰。人欲身體康健。則莫若心氣和平情欲節適。欲平心氣節情欲。則莫若晨早熙相虔禱。如此怒不待懲而自息。慾不待望而自消矣。

典普爾曰。治人欲身體康健。止有一法。曰當效貧人節減食色。勞動身體。

米利堅

惹爾日幹盛頓曰。健康者。人生之至寶也。凡人之企事業也。雖有忍耐勉強之心。若不得健康。則其事業恐不成也。為人者。不可不以保全健康也。

萬國龜鑑卷十九　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

好學第二十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後光明天皇好學。屢召朝山素心講經御前。嘗曰。天子諸侯人民之主也。須為有用之學。求治要之法。

從三位源博雅。後深草帝時人。當時有蟬丸者。善琵琶。隱居近江逢坂關下。其琵琶名曰無名。曲有流水啄木、殊祕不泄。蟬丸無能得聞者。博雅欲學得之。每夕竊往窺聽。三年。未嘗有彈。會中秋月陰風凄。蟬丸忽

彈盤涉調。博雅冀及祕曲。少焉。蟬罷。歎曰。今欲授此祕曲。世無其人哉。博雅應聲出。乃通名。且陳從來。蟬丸感嘆。悉授祕曲。

德川家康好學。召藤原惺窩講經史。又以林道春為儒官。講四書六經及武經七書。

德川光圀。年十八始讀史記伯夷傳。大有所感。由是好學。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勸懲。於是立修史之志。明曆三年。始擬大日本史。及襲封。置彰考館。招致才俊。編修撿討。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皆公之卓見也。

林道春自少好學。至老不倦。造次顛沛。未嘗廢讀書。明曆三年正月。江戶大火。道春宅亦罹災。乃乘輿赴別墅。輿中獨讀梁書一卷。自加朱發。其篤學如此。先是官造文庫賜之。葺以銅瓦。道春以為製造堅緻。可免火災。及赴別墅。數問銅庫存否。有人來告曰。既為烏有。道春喟然曰。數十年之精力盡於一時。命也。終夜歎息。翌日臥病。遂至不起。時年七十五。

綾部則立自幼好星曆學。晝則索諸書。夜則驗諸天。苟有不合者。則悉抹其書。而索諸他書。或執器中夜

露坐。不觸枕九年。故九百測驗。毫毛無爽焉。

紀德民幼好讀書。十七歲時。遊學于京師。父正長為之與金五十兩。使適共用。德民在京一年。務行儉約。僅費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支那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後漢光武帝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晉車允自幼好學。家貧無油。夏月盛螢數十于囊以照書。因夜繼日。後以博學多通著于世。

晉孫康性斂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冬夜映雪讀書。後仕官至御史大夫。

北魏祖瑩幼而耽讀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止。常密於灰中藏火。待父母寐。然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益盛。時人號曰聖小兒。

唐太宗聚書二十餘万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英吉利

亞弗勒王盡心軍國事。未嘗廢學問。常惜光陰。三分一日二十四時。八時聽政。八時為學。八時休息。當時未有時辰儀。常用爛燭三條。逐次燃之。以定其時刻。年三十八。學拉丁語。著書數種。又厭教中多用羅馬方言。用本國語。以著書頒諸國中。又招致諸國學士。建大學校于諸處。

牛董理學之大家也。終身不娶妻。蓋牛董自少好學。除食眠外。勉強不息。中年事務紛繁。交遊浩多。亦不暇思伉儷也。

士提反孫在鑛山時。昼則運轉器械。夜則學算術測量術。又少有餘暇。則以白灰書數字于運轉車傍。雖瞬間未嘗有空費光陰也。

掃謝十九歲時嘆曰。嗚呼我已十九歲哉。吾生四分之一既經過。而未為一用。我甚愧。彼以一日二錢賺逐島野人。何則彼亦有用人也。雖掃謝自言如此。自幼勉勵。而涉獵詞林文苑。如答速亞利阿斯和馬阿比的著者。皆由翻譯閱覽之。

朝色初為兵卒。後為稅関小吏。主記錄會計。蓋此二職者。固繁劇也。雖然歸家不敢休息。從事文藝。不至兩目昏。則不敢臥床。後以詩著于也。

慕迷士尾德在額拉斯哥。以作器械為業。四十歲時

欲讀各國之器械學之書。乃學佛蘭西日耳曼伊太利三國之語。

麥介沁搭蔥迷士少時戀愛一女子。為之賦詩作文。凡四年間。思想全傾注其女子焉。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入[illegible]不製藥學校。於是忽斷念其女子。日夜勉強。遂卒業。然肆志著述。遂以著述揚名于當世。而其著書中。最所傳誦。通俗英國史。修身學。沿革史。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教亂史。最行于世。

發拉第。以克己寡欲時著。發拉第素精製煉術。故以之為職業。則富致巨万也必矣。然發拉第不顧富。而惟汲汲于學問。究其真理。於是丁達爾作之傳曰。發拉第鍛冶工之子也。嘗為製本工徒弟。又精製煉術。故取其職業。則必得十餘万磅之大產。不取其職業則得學術。從擇此二者。而取其學術。終身貧窮而沒。然四十年間。於英吉利稱學術大家。卓然獨樂。其光榮實於十餘万磅之比也。

佛蘭西

沙立曼帝好學長於書法。拉丁語日耳曼語。皆極其蘊奧。嘗以日耳曼語譯古名將勇士之歌。編成一書。內外稱之。

孟的斯鳩羅弗勒人。好讀諸史。兼善希臘拉丁語。而歷遊各國。嘗與當時名士交通。既而著万法精理論法理政體人權等。蓋此書也。費二十年之星霜而成云。

布衣日自少好學。勉勵不怠。家貧不常得油。因就寺院或市街之常夜燈讀書。後遂以究理學著于世。

蒲豐雖生長富饒家。未嘗有以觀樂為事。專注意學問。嘗思光陰不可輕。命家僕曰。使余早朝得起。可與一法。於是其僕每朝早起之。蒲豐因著述許多之產物書。揚名于當世。

比爾列拉繆士以加爾第之貧人之子也。童子時以牧羊為業。既而不屑為之。竊逃抵巴理。為拿華列學校雇奴。日夜勉勵。無幾而以理學算術著名焉。

觀爾理曰。天下有快樂于飲食色欲者。有貴重于金玉財產者。是何也。熱愛學問之心是也。

日耳曼

奈蒲爾嘗為亞弗利加領事館書記。又為管庫官。其後辭職。為伯林銀行長。蓋此職皆繁忙也。然以餘暇研究羅馬史。又學亞剌比亞魯斯亞二國之語。遂為有名史家。

戎設巴士丁拔克自幼好音樂。常以夜不許點燭。每月夜映光。謄寫音樂書。又每日十五時間學音樂。遂成大名。嘗自評曰。余為勉強人也。世人如余為勉強則皆可得大名焉。

伊太利

梅加西窩三十五歲時。始志于學。而從事文藝。遂以著述著于世。

亜爾賁立有名詩人也。四十六歲時。始學希臘之言語。博通之。

和蘭

義拉斯繆斯好學。常減衣服。務蓄書籍曰。書籍者。人間緊要之具也。衣服者。人間奢飾之物也。

米利堅

電氣學士富蘭克林五十餘歲。而始學物質學。遂極其蘊焉。

以律休拔律的打鐵工也。常為家業。以其間學古今十八種之言語。歐羅巴二十二國之方言。悉通之。

萬國龜鑑卷二十　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一

立志第二十一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小野道風少時學書不成。一日天雨。過垂柳下。有青蛙欲攀其枝。跳躍再三。尚未及枝。於是鼓氣張臂。跳然躍而攀上。道風見之。有所大感焉。爾後潛心覃思。日夜勉勵。遂究書法之奧蘊。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曰三蹟。

毛利元就。家世居於安藝多治見。僅領三百貫。元就自幼有大志。常欲起家聲。年十三。與其從者詣嚴嶋神社。歸途問從者曰。汝祈願何等。從者曰。祈願郎君為安藝國主矣。元就不悅曰。汝何不願吾為天下總追捕使耶。既而討陶全姜尼子晴久等而亡之。遂領安藝周防長門石見因幡伯耆出雲隱岐備中備前十國。

塙保己一幼時失明。然欲成一功業。因倩人讀書。已則傾耳而聽之。聽輒終身不忘。及學既成。開黌曰和學講談所。教授生徒。幕府聞而祿之。任撿挍。保己一益究和學。搜索名山古剎之異書。乃校訂異同。編輯

群書類聚六百六十餘卷。續篇一千餘卷。及史料數百卷。本朝大成之書。未有過于此編者也。又有皇親譜畧。椒庭譜略。螢蠅抄。花咲松。総隱集等之著。

杉山和一。遠州濱松人。性豪爽有氣。年十歲失明。一旦自奮曰。既已為廢人。無用乎天下。然男兒死則已。苟活乎此世而無名。豈非大遺憾耶。詣相州江嶋天女祠。端坐巖洞。斷食而禱者三七日。日將周。其夜夢神授管鍼。和一大喜。乃如江戶為鍼醫。于時年甫十七。勵精刻苦。有所自得。乞治者日衆。嘗應一貴人招至。則其家有事。延之別室。供茶。和一待久不勝悶。乃

出鍼試之茶碗。遂貫底。既而就病床施治。事畢。復供茶碗漏。主人視而叱婢曰。碗有罅。盍留意。婢把而視之。底有孔。細如絲。恠謂主人。主人曰。奇哉。碗底有孔如鍼口。和一聞之。輒謝曰。此僕之過也。向在別室。聊試鍼。遂至穿卒然焉。衆皆驚其術之神。主人病亦尋愈。名聲益揚。將軍綱吉聞其術之神。召之施治。一日問曰。汝有所欲乎。我能與之。和一低頭答曰。臣但願賜一目耳。他無所欲。左右皆大笑。將軍憫然曰。彼雖戲言。亦可哀也。乃曰。我與汝一目。因賜宅地方一町於本所第一橋側。蓋以俗稱此地曰一目也。又賜祿五百

石任檢校。以令總管國中醫者。元祿七年。以壽終于家。

佐藤一齋曰。欲為世間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為猶小也。世間生民雖衆。而數有限。玆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方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即死。輙忽入於古人簶中。於是以我所為。校諸古人。無足比數者。是則可愧矣。故立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

月性。周防人。幼時不好讀書。一旦有所悟。折節讀書。

賦詩曰。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遂辭鄉遊歷四方。與天下名士篠崎小竹。賴三樹。坂井虎山。齋藤拙堂等交通。時人比之靈一浩然。

岡本嘉藏。備中哲多郡長屋村人。與隣邑之境界。凡五十間斷崖絶壁。深淵急流。而行路之危嶮不可勝言。嘉藏竊欲便其往來。嘉藏所為業建築職。而家不殷富。故日夜勉勵職業。少得金則穿鑿石。架棧道。凡三年而竣功。時明治五年三月也。政府檢查其實地。深賞其勞役。世人亦皆嘆感嘉藏之忍耐不撓。而能便人馬之行路。

支那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又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宋朱熹箴言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

宋謝良佐曰。人須先立志。立志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天竺

釋迦牟尼謂諸比丘曰。汝等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不可得也。又曰。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万人戰。掛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鬪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志。精進勇鋭。不畏前境。破滅衆

魔。而得道果。

羅馬

該撒爾未得志時。為屬國西班牙次官赴任。一日在公暇。觀馬基頓王亞歴山德肖像。大息曰。彼年三十時。既揚威名于歐洲諸國。我今三十五歲而不遇。性為屬國之一次官。豈非慚愧之至哉。自是欲上羅馬國第一等之高位。即日辭官歸國。日夜竭心于國事。遂得達其志焉。

英吉利

伯爾究律教者。貴族也。當時為貴族者。率好射獵樂演劇事安逸。甚則遠遊于佛蘭西巴理。澳太利維也納。伊太利羅馬。擲巨金以極歡娛。比々皆是也。律教獨不然。熱心勉強。而善通政事及文章。律教初著各種之書。雖為世人所毀。堅忍不挫。益博讀書。而後亦著書。大為世人所賞。遂震名于當世。

垤士禮立未長辯論時。於議院為一演說。大為衆人所笑。於是垤士禮立將退曰。予平生志許多之事業。初雖屢蹶。後必成功焉。予今雖為諸君所笑。不以為意。他日必使諸君欲聽我演說矣。其後習演說。又諳巴力門之典故。遂為巴力門辯論家第一矣。

禮諾爾圖嘗曰。凡為人者。皆欲為画工。則可得為画工。欲為彫像工。則可得彫像工。唯在立志耳。

雍嘗曰。他人既做得之。我亦必可做得之矣。雍常欲為之則縱雖逢大難事。決不為退縮。嘗乘馬時同乘者。罷克襤之孫而以善騎名者也。先雍馳馬跳越高柵。雍欲之將越柵而墜。雍不發一言。再登馬復欲越柵。又將墜。緊持馬項。幸不至地。然尚不挫。又登馬試之。遂得跳越高柵。

加蘭者。愛蘭人。少年時言語不分明。故在鄉校時。其朋友賤之稱吶辯加蘭。既而加蘭學法律。務矯其性。

一日於會堂欲為演說而起立時不能吐一語滿堂人罵之加蘭聞之不耐憤怒為其答辯言語明白於是加蘭自知有辯才益奮發勉學為種々之動作以朗讀絶好之文章遂為有名之辯士

維廉那比耳為童子時讀普拉答克所著英雄傳欽慕其風遂成大業其臨死心思恍惚神猶遊于英雄傳對其義子某講說亞歷山德漢尼拔爾塞薩爾等之偉績

力查福禮者斯士比日近邑小農之子也斯士比日有製鐵場由之近邑小農營糊口之計者頗多福禮

亦以造釘為業此時瑞典人以器械折錢不煩工力而造釘以低價輸入英吉利英吉利造釘業未為完全故造釘工人追日衰颯福禮欲抵瑞典竊造釘術携絃弓抵瑞典為乞丐彈弦弓徘徊于造釘場工人招之彈絃弓以為樂福禮覩其打鐵究其造釘方知其術而竊歸英吉利語之鄉人鄉人信之造器械建工場以運轉之則不如其意也福禮與衆人皆失望既而福禮竊逃再赴瑞典衆人皆以為彼恥失敗而逃走故必不再還矣福禮如前日携絃弓抵造釘場工人皆歡其再來欵待之且皆以為純然樂人不疑焉福禮於其工場中無一所不覩焉因再研究其術而歸鄉驗之則皆如其意矣於是造釘販賣之四方遂使斯士比日為貨財生殖鄉

潤辛克禮蘇格蘭該德納斯之豪家也十五歲時喪父早管理家政該德納斯沿海濱而田野荒蕪故多窮人而不能畜馬於是使婦人負擔牛馬所為事又江河無橋梁故土人皆泅水以渡江河辛克禮十八歲時欲使該德納斯為絶好地里人皆竊嘲笑曰今辛克禮欲為事若成則恐天地更其所矣既而辛克禮穿山以闢新道架橋以便通路且開拓荒蕪以殖

五穀苟有勉勵稼穡者則給與賞金以奬勵之又置郵以便通信又以自費設立綿羊會社購良種綿羊八百頭于他國土人皆嘲曰他國綿羊於此地不可生育矣既而其綿羊大繁殖數至三十餘万後辛克禮為該德納斯人所撰舉為巴力門代議士凡三十年間竭力國事故宰相比的重之一日訪其家謂辛克禮曰卿能竭力國事故有所欲為者則余可補助之辛克禮曰冀為國民勵農事設立司農會所時有阿他爾雍者難之且嘲笑焉然而辛克禮主張其有益使巴力門代議士多同意而遂得設立司農會所

又勸開墾及捕魚于不列顛人。以設立捕魚會社。又聞佛蘭西冠英吉利之巷說。傾已資産募集義兵千餘人而訓練之。於是辛克禮於亞伯爾田為單營長。於蘇格蘭為銀行頭取。於不列顛為羊毛會社長兼捕魚會社長。於該德納斯為司農會所監督。以料理其許多之事務之餘暇。著各種之書。米利堅金權公使拉西嘗抵英吉利時。閲著農書于哥克。哥克對以辛克禮所著之書。其著書有補于世如此。而就中蘇格蘭版圖録最浩卷。而最為有益矣。蓋編集此書也。費八年之星霜。而始脱稿。凡閲此書其所為往復之

簡牘其數至二万餘云。

維廉弗布士以一千六百五十一年生於米利堅緬。其父銃工而有男二十一人女五人。故不能周教育其子。因使其子各為已所欲為。弗布士少時以牧羊為業。弗布士天性剛毅。不厭奇險。故欲為舟人歷游世界。既而為造船工徒弟。通曉其術。後卜居蒲斯敦娶妻自造船以賣買材木。一日過蒲斯敦市街。時水夫相語曰。頃者多積金錢西班牙船。於彼摩斯港沈沒。弗布士聞其言。急募水手至彼摩斯港。探得其沈船。揚許多之貨物。然金錢甚少。而僅充其費耳。又嘗聞五十年前載數万金銀西班牙船。於蒲的埵拉弗拉沈沒。弗布士欲探獲之。然家貧不能為之。因抵英吉利。請之官。不聽。弗布士懇請不止。英吉利國王查爾斯第二世以船一艘水手九十五名授之。弗布士大悅。即抵蒲的埵拉弗拉。撈水底數旬而不獲。於是水手等怨之。數人相與謀反。弗布士不以為意。縛其巨魁。使其他水手各執職業。既而修理船。御繋于一小嶋近邊。揚什物於小嶋。此時又有水手謀反者。欲投弗布士于海。奪其船。以巡南海為劫掠。有忠實一木工。以水手之謀告之弗布士。弗布士聞之。以什物盡

載之船。欲以謀反水手委置之小嶋。於是謀反水手降伏求哀。再務職事。弗布士因戒之而欲歸英吉利修理船。以圖再擧。既而歸倫敦。請借他船。此時慈迷斯第二世新即位。政府騷擾。且以此擧無益不聽。弗布士因謀之國民有志者。初皆笑之而不信。然由其懇求不已。設立一會社。以造船授之。弗布士新作撈海底器械。又傭能撈珠印度人。再抵蒲的埵拉弗拉以搜海底。遂得貨物。其價凡三十餘万金也。弗布士携之而歸英吉利。或謂慈迷斯第二世曰。曩者雖請陛下以不詳言之為名。可沒收其船及貨物焉。慈迷斯第二世

曰否朕知弗布士之正直縱雖獲陪于此貨物弗布士必與其朋友分取之也而以其能成大事授以奈的之爵且擢為新州府知事貴壁等之役弗布士屢顯武功遂為馬浅朱些斯總督其後歸英吉利没於倫動時一千六百九十五年也

維廉斯密士幼時喪父其母再醮為叔父所育及長遊歩近傍以集奇石又觀察物之精跡為樂後學測量術以驗察沙石地質等其後遊英吉利愛蘭之遂地察土地之性質筆録其所實驗凡一年間遊一万餘里一千八百十四年著英吉利威爾士地下層級

之圖蓋此圖精確而有用不獨為英吉利諸嶋後來地學之基礎而已實為全世界地學之法則矣

勃克斯敦曰心志一定則可以投烈火可以衝飛丸可以死可以生凡地球上莫有不可為之事

斯邁爾斯曰人之風動一世在品行而不在地位地位雖高無品行何得風動一世

維廉普爾西蘇格蘭之貴族也嘗舉義兵襲英吉利軍大敗走匿海嶋中一日卧顧坐隅有蜘蛛趨昇簷咄絲斜行一遍中途絲絶而墜墜則昇昇則墜如此六回大疲普爾西以為余自舉兵六戰六敗猶蜘蛛六昇六墜豈不亦奇乎既而蜘蛛鼓勢而昇跳躍達一遍普爾西拊床大喜曰天降吉兆示余前途有為之士固當如此矣乃竊還蘇格蘭聚殘兵襲英吉利軍大敗之遂退英吉利軍于境外

佛蘭西

百爾理爾欲遊羅馬學画而不得其因會有嚮人遊羅馬者於是請為其相者抵羅馬學画遂為大名

何西為兵卒時欲昇級常刺繡短衣得其賃銀以購兵書讀之後遂陞士官

加洛為童子時欲遊羅馬學画竊出家而赴伊太利

加洛素不持旅資故忽逢窮困遂為乞食伴侶崎嶇艱難僅達福揚察後遂抵羅馬會逢父執父執迫加洛歸家加洛不得已而歸家不安其居而又再逃至於株林為兄所促於是其父知其不可奪遂使遊學羅馬加洛數年在羅馬就良師學画及彫像將歸國路逢福揚察巨商古摩斯由其勸又數年留學及古摩斯没歸故鄉南西以画及彫像揚其名聲又得許多之貨物既而佛蘭西内亂起南西受其禍利式流使加洛彫其戰爭之画加洛不欲表揚鄉土之禍故辭之利式流大怒捕加洛下獄此時最為伴侶乞丐

數十人又在獄。而保庇加洛。路易第十三世聞之。大愍加洛赦之。且曰可許汝所望。於是加洛請使彼乞丐出獄。在巴理隨意為乞丐。路易第十三世聽其請。命加洛使彫彼乞丐之形。且又謂加洛曰汝若留巴理。每年可給三千金矣。加洛不肯。遂歸南西。終身從事其業矣。

非耳難土列苾普。嘗為埃及國總領事。詳悉其地形。厥后應埃及國王之聘為顧問。因欲穿大滞渠于蘇西。使紅海與地中海相通。開万國貿易航海之便。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得王之允許。且約使役兵卒于穿

渠。設立一大會社。躬自歷遊佛蘭西英吉利土耳其等。說其利害得失。募資金以大興其業。然此業甚大。而不速奏其功。且英吉利人固忌此業。故唆動埃及政府。以廢使役兵卒約。先是三千年前及紀元四百年代。雖創此業。遂不成。又一千八百年代拿破崙第一世征服埃及時。命地理學士。測量其高低。其人誤算紅海與地中海之水面大異。事遂不果。故時人識列苾普曰三千年間。智力勝列苾普者。不為尠矣。然其業遂不成。故列苾普此行。固雖自知其功不成。惟欲利一己以興此業焉。其惡聲傳聞歐洲諸國。莫投資

金者。然列苾普不敢屈撓。益勵其業。遣使于各國。請勘查其實地。於是各國派人審驗其土功。知其果可成功。流言漸衰。遂其募投資金者隨多。而遂得奏其功。列苾普自始得允許起業。至其成功。凡十有六年間。列苾普之忍耐勉勵艱難辛苦之功。非筆紙能所盡。

日耳曼

維廉黒爾舌者。樂工也。家甚貧。因抵英吉利。入軍隊。以吹笛為職。黒爾舌在同加斯德。彈弦弓時。學士休彌爾列爾聽之。愛其妙絶。勸寓己家。黒爾舌從其言。

寓彌爾列爾家。衆人奏樂時。彈弦弓。有餘暇。則披閲彌爾列爾書籍。黒爾舌聞有新發明之天文學。欲考究其學。借二尺望遠鏡于友人。學天文。既而欲買五尺望遠鏡。求之倫敦市街。其價甚高而難購。於是日夜勞心力自造五尺望遠鏡。察測土星之環與衛星。然猶未為足。黒爾舌素樂工。則終始不能學天文。故以奏樂之餘暇作望遠鏡。且學天文。其後又造七尺望遠鏡。發見一行星。測度其軌道及動轉之遲速。以送之學士會院。則學士皆驚賞之。命其星曰惹爾日第三世星。蓋惹爾日第三世者。當時英吉利國王之

名也。無幾而聘王家天文學士受蕙爾日第三世之殊遇。

伊太利

閣龍欲發見新地。請之國王。國王以為狂不允。世人皆笑其愚。然閣龍以為地形如球。則東西南方之間必有土地矣。遂到葡萄牙國。請之其國王。亦不允。後到西班牙國。懇求之皇后伊撒別剌。延至八年。伊撒別剌始允之。給以大船一小船二水夫百二十人。以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啓行。行經二十一日。不見堤岸。水夫等恐有絕糧之變。欲抛船主于海中。閣龍揣知

其情。惟溫言撫慰之。行尚數百里。遥見飛鳥。乃窺以望遠鏡。見有提磯草色蒙茸。卞覩人煙。乃喜鼓掉稍近岸上。人各執旗。同舟之衆相視赧然。去舟登岸。托足于斯。至明年舟始旋國。時人妬其功。皆曰。如閣龍發見新地。人皆可能也。一日盛會。有一搢紳亦言之。閣龍取一雞卵。謂衆曰。誰能置之頭上者。衆相顧默然。閣龍直壓潰之。置頭上。恬然不墜。衆曰。吾亦能之。閣龍曰。諸君唯口能之。余身能之矣。是余之所以異于諸君也。閣龍發見新地之後。衆舟而抵此者。間不乏其人。獨有伊太利船主美理格者。往來較數。於是記其山川物産風俗頗詳。故後人以其名號地也。

瑞西

博物學士呼倍爾。十七歲時。失明。不能見物。然考案一方法。以熟達于金石草木鳥獸學科。一方法者何也。以其妻眼為己眼。盡心力以考察万物之精踈。其妻亦為慰夫苦難。從事其學業。由是呼倍爾之學力不讓他博物學士。如其論蜂蕾者。實發前人所未發者也。蓋此書二十五年間。耗盡其精神而脫稿者也。

米利堅

顯理格禮嘗謂一少年曰。余二十七歲時。始欲為辯

士。從是日夜讀書。或於田園。或於樹林。或於僻處之廐房。學辯論講談。於是由其練習。遂成其効矣。

密秋爾自幼有大志。然家貧無由就學。故為富家小廝。或為工人所使役。以從事賤業。其後僅而得入中學校。常金生徒篋。僅得金。以為學資。一日生徒數人環立。覘密秋爾之金篋。相互語其志。時一生徒謂密秋爾曰。汝所志何事。密秋爾對曰。我欲為紐約總官也。衆聞之。大笑且嘲密秋爾。不以為意。其後退中學校而入兵學校。日夜勉勵學事。會南北之争亂起。密秋爾大顯戰功。後遂上紐約總官。著名于當世。

萬國鑑卷二十一　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二

石川利之著

發明第二十二

大日本

臥雲辰致。信濃南安曇郡信濃村人。橫山義重之第二子也。幼名曰榮弥。少時以織襪底為業。一日以為此等細事。費衆人之力。甚為無益。不如製造一器械以省人力。從是盡力于器械。未幾而製造一器械示之父兄。父兄以為無用不顧之。當是時幕府專政。不注意于工業。故榮弥以為如此為大功業。不為世人

所顧。故與空與凡俗為伍。寧為僧。立于世人之上。入同郡烏川村安樂寺。師事其住職智順。改名智榮。時文久二年。智榮歲二十。從是凡七年間。日夜勉勵。遂為其末寺臥雲山孤峰院住職。明治四年。及廢院令出。還俗。改稱臥雲辰致。移居于東筑摩郡波多村。再從事器械製造。八年製造取綿絲器械。請專賣免許于筑摩縣。縣不聽。而唯許其發賣。當時其器械未以為完全。於是又盡心改良之。縣吏河合某杉浦某來見其器械。大賞之。且勸出品于松本開產社。開產社當時欲增殖信濃國產。以設立者也。辰致從其勸。雖出其品于開產社。亦無顧之者。及十年開內國勸業博覽會。乃出其品。以賜鳳紋賞牌。其後益改良之。再出之第二內國勸業博覽會。賜進步二等賞牌。雖然累日以不得專賣免許。擬造者陸續輩出。辰致之所可得利。反為擬造者所占。於是辰致貧窮日迫。因托其妻川澄氏及子女三人于妻之家。單身來東京。欲改造其器械。然而資金全竭。休常無全衣。博覽會審查官大森惟中深憫之。招己家。給衣食與資金。以遂使為其業云。十六年。朝廷賞其功勞。賜綠綬褒章。

名取彥右衛門。甲斐山梨郡甲府山田町人。家世以

賣紙為業。嘗以為我國產莫如蠶糸。而世人之製蠶糸者。徒費巨多之金與巨多之人力。而其品皆粗惡。故墜國產之聲價。以招損害者。職不注意于蠶糸之由。明治元年。欲創造製善良蠶糸器械。廢已商業。而盡心力以試之。且費巨多之金。殆傾家產。而器械未完全。然意氣不毫撓。益拋金以改良器械。於是比隣以其徒費心力與金譏之。彥右衛門不以為意。遂以明治三年奏其功。以蒸發氣乾蠶糸。又繫掛銅針于器械。以省繰糸于小枠之工費。又以清水洗糸發光澤。故以其製糸精良價格倍舊。外國人亦皆感賞之

朝廷深嘉之，賞賜金若干。

谷水石，丹波人，嘗專力銃砲，遂自製銃，奇功驚人。後歐洲人齎元籠銃來，其製與水石所造暗合云。水石一日游山中，銃射一雉，雉死，挈而視之，羽毛不傷。因以為柔能制剛矣。遂創意製禦銃丸一器，名曰車楯，蓋用羽毛製之也。楯成，銃射而不壞。明治五年，澳太利開万國博覧會於維也納府，其友池田忠一物出車楯於博覧會，以示奇巧於海外。水石以為然，然楯為軍用製之，大而不便舶載，因欲別製，而水石家貧，苦無其費。忠一乃謀之勝安芳，安芳捐貲助之。水石乃製一小楯，呈陸軍卿山縣有朋，乞試之。有朋使尉官某選精銃以射之，百發不能洞，遂出之博覧會云。

和泉堺助銃前人，嘉永年間，來于江戶。常慨駕籠之不便，轉化馬車，以創造人力車，世人便之。而方今我邦所行，其數至百餘万云。

支那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皆為後世法。自古來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

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英吉利

呉士德在獄時，觀一器煮水，及極熱，吹揚其蓋，以發明蒸氣之力，而記錄其所發明，以為一書。其後，牛國民因之製造蒸氣機器。其模形藏在額拉斯哥學校。嘗命慈迷士瓦德修復之。瓦德盡畢生之精力，以完全其機器。

慈迷士瓦德，蘇格蘭人。年甫六歲，解釋幾何學之一問題。十四歲時，專潛心物理，常以實地經驗為務。初瓦德幼時，坐火爐側，見湯沸騰罐嘴，以盃為壓捺器而樂之。及長，修理航海者所用天文機械，又自作其機械，頗盡巧妙。十八歲時，到額拉斯哥學校留學一年，而欲研究於蘇格蘭難得技術，乃到倫敦學算術機製造，終始不怠，因之業大進。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歸額拉斯哥大學校，給資金于瓦德，建築一工場，以製造算術機。蓋瓦德受此殊遇也，不獨精器械之製造，亦以能明物理也。瓦德勵精考究蒸氣之性質，乃其勢力，以運轉車輪，遂補修牛國民創造之蒸氣機器，以揚大名于宇內。又作蒸氣度計器、印刷器、蒸氣染色器、其他各種之機器，於是世人仰其功德，為建

立其肖像于曼識持頷拉斯哥等以稱賛之

士提反孫石炭山熱火夫子也以家貧幼時為近隣所備監守牧牛十四歲時欲與父共業諸抵石炭山終日勵其業士提反孫天性敏捷好修理種種之器械故領石炭山人欲舉士提反孫以改良穿取石炭器械謀之士提反孫士提反孫詳述其改良之方法領石炭山人聞其說大感焉因增給俸若干於是士提反孫生計頗裕而身又少得閒因發明蒸氣車一千八百十五年初試之然而其蒸氣車非鐵道難通於是再勞心力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遂得奏其功矣

伯拉溫嘗欲不費巨金而架橋于英吉利蘇格蘭兩國之間上維德河一日步行園中偶見有蜘蛛横懸糸于所已欲往忽然發思想遂得以鐵繩鋱鎖創鐵懸橋

伯路涅爾嘗覩穿船小蟲鑽透百方然後以漆塗四方上下住其中以創造塗迷士河底之洞道遂成其功

力査阿克來一千七百三十二年於普列斯敦生其父有子十三人阿克來即其季子也而家貧於是阿克來為剃頭工徒弟營其業既而欲製造紡綿機以本業餘暇創之其後傾心紡綿機而怠忽本業焉其妻以徒費時與財乃破壞其機阿克來大怒逐其妻拋本業而專盡力紡綿機此時阿克來以紡綿機之摸形置之普列斯敦學校普列斯敦人皆手紡綿為業故罵詈阿克來阿克來以為先是客那於蘭加舍作飛梭機為土人所追擊額理武士亦製造紡綿機為土人所毀其機故余今留此地必逢其擾擾遂以其摸形赴諾丁舍一千七百六十九年機始成遂得許可狀建築工場于諾丁舍以馬力曳之又建築工場于大伯舍以水車運轉之然猶未以為完全數年間勞心力改良之於是手紡綿人恐失己職業結黨以破壞其機且訴之法廷使阿克來失許可狀然其後阿克來新建築紡綿工場于蘭加舍大伯舍以隆盛其業而曩者罵詈阿克來人及破壞紡綿機人皆為阿克來所管轄阿克來天性剛毅有應世務才當其建築工場時自曉四時至夜九時勤勞不少懈焉阿克來名聲日顯遂擢為大伯舍府知事其後慈爾日第三世授以奈的爵

杖喜斯可土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於禮斯托舍生幼時為機器工徒弟通曉作織綫機喜斯可土十六歲

時。欲轉化織繊機以製造織線帶機線帶者以結或
麻或綿糸。如網織之。婦人之用飾也。二十一歲時赴
諸丁舍學織線帶。益不得知其織線帶之狀。則製造
其機甚難也。既而從事其製造。當是時。窶迫貧苦。故
為他人所傭。僅得其賃銀以餬口。其後經數年。機殆
成。其妻安問曰。機可得用歟。喜斯可土對曰。未也。余
可又改作焉。妻憂其空勞心力。貧苦日迫。潸然流涕
其後經數旬。而喜斯可土欣然有自得之色。持狹條
之線帶來示妻曰。汝可悅。機成矣。是則始織者也。凡
創造新機械者則皆得受專賣之權。故喜斯可土當

受專賣之權。時有欲奪其功者。訴之官。喜斯可土因
托之狀師格不例。欲以伸其理。格不例諳其機之運
用。持其機之模形於法廷。講說其所以發明。則自法
官至傍人。皆莫不感嘆。喜斯可土因遂得受專賣之
權。其後新築工場。盛織之。二十五年間方三尺線帶
價自五磅下至五遜士之廉。此時手織線帶工人恐
失其職業。聚人結黨。亂入諸工場。壞其機。就中諸丁
舍最甚。而其魁名曰拉德。拉德黨携兵器入約克舍
蘭加舍等之工場。壞其機。或放火。一千八百十六年。
夏。一群黨又入數拔剝之工場放火。此時機三十七

具。盡為灰燼。由是為衣食者皆失其業。不堪愁苦。因
官府命兵卒捕縛之。其魁首八人皆處死刑。其乱始
鎮。喜斯可土求其損害之償一万磅于暴舉人。暴舉
人不肯。然法官審判之。遂使償之。此時知拔敦有一
大屋。昔日為治獸毛工場。及其業衰。居民貧窮為他
人所占。喜斯可土購之。為織線帶工場。再營其業。其
規模比前日甚廣大。常具機三百餘。使職工二千餘
人。喜斯可土為人頴敏。且正直。能賑恤貧民。嘗捐金
六千磅建築學校。使工人子弟就業。一千八百三十
一年。為知拔敦人民所撰舉。為代議士。入巴力門下

院。在職三十年矣。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以衰老辭職
歸故鄉禮斯土舍。經二年而没。時年七十七。
窀地烏德。一千七百三十年。於培斯連生。父陶工。而
有子十三人。窀地烏德其季子也。九歲時患疱瘡。得
膝疾。多年艱難。遂切斷右足。當是時。英吉利之陶器。
不及各國。上等磁器則仰之和蘭坯爾弗的酒盃類
則仰之日耳曼可洛涅。窀地烏德欲製造上等白色
之磁器。且學製煉術。究察各種之黏土。諳其光色銷
鎔之性質。屢試驗之。遂發明燒黑土化白色之術。後
於斯答福德舍磁器製造場。使役職工數万人。製造

許多之磁器。以輸出之諸國。其數至八億四百万。
牛董一日見蘋菓自樹而落。心思此菓為何墜於下。
而不往於上。自此悟出万物有吸引之大力。謂天上
之星辰。地上之万物。彼此皆有吸引之大力。不然。不
能有各物輕重之分。万物不能各得其所。

佛蘭西

伊垤印那及弟慈琶那。姓曰孟的哥耳比。其家常以
紙造花為業。兄弟共注意于究理。嘗觀湯氣揚空中。
知湯氣之輕於空氣。於是欲製造昇空中機械。艱難
困苦遂發明風船。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六月。試揚之

晏内府下廣場。時人皆稱其奇。因名風船曰孟的哥
耳比。然以其技未完全。政府命究理博士舍爾列修
之。舍爾列謀之羅伯。遂完全之。同年八月再揚之巴
理府下廣場。故世人以舍爾列為始祖。
亥爾滿少年時。欲製造紡綿機。盡心力而從事之。亥
爾滿元由其妻頗有資産而家得不乏。然多年傾心
紡綿機。不顧他事。於是貧窮日迫。遂至仰友人之給
助。一夕亥爾滿在火爐側。思其命運之艱難而一家
受貧苦。會見其女兒拔髮夾之指以分長短。忽然有
所悟而遂成就其機。後於英吉利以二万磅或三万

磅。受其傳習者頗多。
培那德巴律西。以一千五百十年生。初以画玻璃為
業。然而此業不足以為餬口也。當是時。佛蘭西之陶
器。皆粟色而粗濕。無上等之白色陶器也。於是巴律
西欲創造上等之白色陶器。偶觀伊太利名工埵剌
製造之美麗磁器。欲抵伊太利習其術。然為妻子所
羈。且以貧窮而不果。於是日夜勞心力。欲製造上等
之白色陶器。聚各種之藥。自粉碎之。塗土器而試燒
之。徒費土器與薪炭而已。而未成。然巴律西猶傾心
陶器不已。故貧苦屢迫。至不能養妻子。因時々画玻

璃。僅得其金以與妻子。其後以專盡力經驗。貧苦益
極矣。亦不能買薪炭。巴律西因於他人玻璃窰及燒
磚窰試驗之。多年間更無寸効。於是欲大為試驗。買
土器三百餘。塗藥入玻璃窰以燒之。經四時間而出
視之。惟有藥燒附土器一箇。及冷化為白色。巴律西
大悦示之其妻。亦屢驗之。其後自運磚石築玻璃窰
于我家側。自以埏土造土器。塗藥以入窰中燒之。日
夜不離其側。蓬頭垢面。身體枯疲。猶毫不以為意。然
經數日。未見其効。亦無一錢之得。因負債友人。買土
器。調和他藥以験之。熱氣未熾。而薪炭已乏。此時園

有木牆因砕之投窑中火氣猶未為熾乃以椅子及皮架等皆投之窑中其妻子大驚以為發狂而逃走既而由其火力藥科皆鎔銷因出視之始帶栗色及冷化為白色且發光澤於是巴律西欲傭工人造土器已以黏土摸造古錢之形燒附藥科以販賣之然窮苦太甚而難養妻子時有一酒家嘉其志招己家與食使巴律西從事其業巴律西每日趣窑所修其業既而建一大窑以石築之及火力熾石皆破裂為之陶器生鉄隙巴律西大失望謂人曰余屢雖受艱難愁苦志望不敢挫惟難堪者家人之詬呼是也益

妻子輩不了解事之整否善惡故也余當在窑側看守火候時屢為風雨所暴無復一人憐我者惟嬰猫吠狗與我為伴耳如此憂愁困憊而不死者不亦奇乎此時巴律西愁悶特甚一日悄然步到野外自顧吾形則腓肉盡脱至不能自着襪帶妻子咎其失計隣人笑其頑愚因一時復舊業給養家口經一年而方得再從事陶器製造巴律西自始製陶器至此凡十八年而始自稱陶工得販賣其製造品巴律西既得製造上等之陶器則又欲摹精密圖畫于陶器乃集草木鳥獸魚蟲大勞心力冩其真形遂使佛蘭西至不仰上等之陶器于外國前年英吉利倫敦有巴律西製造之一小碟經一尺二寸而中央畫一蜥蜴者其價金百六十二磅矣巴律西欲普傳陶器製造之方法于世為著書數種詳述其緊要矣

葡岡孫為童子時見自鳴時辰之搖擺樂之數月間考察其理以木製之又製造一小寺觀於其中天人搖翼法師為種々之搖動機又一日步行園中見人吹笛欲造其形數年間勞心力遂成之又造自動鴨其鴨或浮或沈或飲水或鯢鯢發聲其精工可驚既而葡岡孫命為綢緞製造場監督乃改修織機立翁

士人恐妨己職業以石投葡岡孫葡岡孫殆危然幸而得免遂創造織花綢機其後以己所製機械獻之國王國王不注意機械故皆埋没惟存一織花綢機耳後為慈瓜德所修補而行于世葡岡孫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以病没

若瓜德立翁士人父母貧窮故不能使若瓜德就師為學及長父母遣之製本工利器工鑄活字工等家為其徒弟及父母没若瓜德以織布為業既而欲改造織花紋布機盡心力不復顧家産故窮益甚遂賣織布機及家宅以賂債主而赴伯列斯給事繩工家

數年而始奏改造之功。其機行于世。於立翁士用之者其數至四百。然而會内亂起。若瓜德入立翁士義兵隊。與徒部古蘭西兵戰敗走而投列印軍。後陞為軍吏。一日見其子中炮九死。竊逃歸立翁士。與妻共潜居。既而欲益改良織花紋布機。晝則為他人所使役。夜則修補其機。遂經九旬而全成。一千八百一年。於巴理有博覽會。若瓜德出之會場。而得金之賞牌。明年蘭墩術藝會社懸重賞以募製造織魚網及船用之網機械者。若瓜德僅以七週間製造之。於是若瓜德名聲夥喧于世。府知事某招若瓜德。聽其機械

製造之事。以聞之國王。其後若瓜德奉命赴巴理謁王。王賜俸祿。移居于術藝機械守藏館中。日夜巡觀諸機械。就中最注意蒲岡孫所製之織花網機。更改良其機。以製造一新機。獻之皇后懇約印。拿破崙第一世見之大嘉賞。命良工摸造許多之織機。以賜若瓜德若瓜德歸立翁士則諸織工人仇讐視之。有欲毀其機者。然為兵卒所防止無幾而一群黨毀其新機一為粉齏。且將投若瓜德于海中。若瓜德僅而得免。然而機械益行于世。織工場所使役工人。其數至六万餘。此時有英吉利織工局工人。勸若瓜德來住英吉利。若瓜德以深愛生國不肯。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以病没。時年六十。

日耳曼

約翰弗列德力蒲査十二歳時。抵伯林學製煉術。務為實驗。蒲査欲化他金為黄金。數年間勞心尤為之。遂不成。一日欺其師曰。化銅為黄金。其師及他人信之。其術聞達于遠近。四方來見蒲査者頗多。普魯西王弗列德力第一世又欲見蒲査。蒲査獻黄金曰。是則化銅為黄金者也。當是時。普魯西乏黄金。因欲使蒲査為黄金。置之城中。蒲査恐其詐之露。竊逃達薩

索尼國境。到維丁堡。薩索尼君主即波蘭王弗列德力與額士丢士者。欲由蒲査得許多之黄金。竊送之堡列士田。殷懃待遇。且嚴衛之以防其逃亡。此時波蘭叛乱起。與額士丢士不得已而與蒲査別。然欲得黄金心甚切。故於瓦爾騒寄書蒲査。請傳其術。蒲査入赤水于一小罎以贈之。與額士丢士與其子入密室施鎖鑰。而鎔銅和赤水。然不為黄金。於是與額士丢士再熱讀其方書。其中有以純潔之心不用之則不成之語。故與額士丢士虔潔其身體。以再試之。亦不成。於是與額士丢士大失望。欲迫蒲査得其祕方。

蒲査竊逃被捕。與領士丟士曰。汝若不爲黃金。則處縊刑。其後雖經過一年。不能爲黃金。然與領士丟士不虞之刑。而更命化黏士爲磁器。蓋此時葡萄牙人齎支那磁器來。乃以與之均重之黃金換之。蒲査欲爲磁器。日夜勞心力。更無効。偶有持製造熔解之堀堨赤土來者。蒲査以爲以此土造磁器必成。而試之。果赤色磁器成。於是蒲査又欲造白色磁器。因屢試之而不成。一日蒲査覺假髮重倍于常日。因問之從者。從者曰。其中藏整理之豫備白粉。白粉者亦一種土也。蒲査忽以爲以此白粉造之。白色磁器必成。而

試之。果成。一千七百七年。製造白色磁器。以獻之與領士丟士。與領士丟士大悅。欲益盛其業。與之必用之器具。然而恐蒲査傳其祕方於他人。及逃亡。晝夜命兵卒守之。且使重臣六人保之。既而其業益究精良。於是與領士丟士建築一大陶工場。招歐羅巴各國工人。製造精良磁器。以販賣之四方。財貨俄聚于薩索尼。先是薩索尼爲瑞典所攻。頗極疲弊。於是稍回復矣。因賞蒲査。叙倍倫。倍倫者第五等爵也。然待遇猶前日。蒲査屢上書。請自由其身。與領士丟士雖賜金頗施恩惠。獨不許自由其身。蒲査由是懊不平。以飲酒爲事。於是工人皆傚之。大半爲醉漢。相互爭鬪。因命兵卒鎭之。工人由酒爲囚者。有三百餘名。蒲査一千七百十九年。以病沒。時年三十五。夜中葬之。其遇之恰如遇死狗。嗚呼。蒲査致薩索尼富。而其終如此。豈可不憐哉。

伊太利

加利列窩嘗聞和蘭眼鏡工製望遠鏡以獻之納瓚伯摩律西。考究其理。遂創千里鏡。今世天文學士所用。皆頼其鏡。

嘎爾法尼嘗見有死蛙於電氣器傍。其脚觸一小刀

爲攣縮。而考察之。遂發明一電氣學。今呼其名曰嘎爾法尼者也。

和蘭

的列倍爾一千六百二十年。始發明寒暖計。大與鴻益世人。

米利堅

冨蘭克林放紙鳶于空中。以推究電氣之理。遂發明避雷柱。先是墨西哥國。年年堂塔火藥庫及舩舶數十艘。皆爲雷所擊傷。於是設避雷柱。以永除其災害。始當冨蘭克林之發明物中具電氣時。世人笑之。或謂冨蘭

克林曰。此發明為何用邪。富蘭克林對曰。譬之小兒。不為何用。然至為大人。則其所為不可測也。

福爾頓。紐育人也。自幼好理學。亦巧製造。嘗欲因瓦德所發明蒸氣機關之操。製造一舩。先是一千七百九十年代蘓格蘭人維廉士留歆造一小蒸氣舩。浮之湖上。載人以往來。然是出于一時之遊戲。其後稍製造大舩。其製造甚粗而不便。因遂廢矣。福爾頓於佛蘭西巴理製造一滊舩。浮之塞納河。以試乘之時拿破崙第一世嘆賞曰。此舩一出則天下一變矣。然而以機關未完全。世人無敢顧之者。於是福爾頓去

巴理而歸本國。晝夜費心思于改良。而一切不從事于他。故人皆嗤笑之。福爾頓一切不顧世人之毀譽褒貶。遂以一千八百七年奏其功。初製造百二十馬力滊舩。誘引已朋友與補助資金者。試乘之江河。果其往復如意。波上如飛。福爾頓大誇其功。豈圖抵江河中央。機關不運轉。於是乘者皆恐其危。或誚其拙。福爾頓陰憂之。慰乘者。而搜機関之所損。以修補之。則運轉如初。其後屢改良機關。軍艦商船遂皆至用滊舩。蓋福爾頓注意于滊舩以來。二十餘年。而始奏其功。此間艱難崎嶇不可勝言。然志氣不毫撓。遂使萬國得其便矣。

撒母耳摩爾斯嘗欲因電氣通音信。日夜研究。遂以一千七百四十五年發明電信。米利堅政府賞其功。與金三万弗。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紐育人鑄造摩爾斯銅像。以傳其功德于不朽焉。

萬國龜鑑卷二十二終

安藤孝之書
瀧風樹堂刻

脱漏

卷十七　支那部

明李賢父為富商。載綿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鑿雖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為我物。々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收三百兩盡還之。

卷十九　支那部

宋張南軒曰。少思以養神。少慾以養精。少勞以養力。少言以養氣。是攝生之大要也。

卷二十一　英吉利部

福洛斯之體軀甚肥大。然作打球戲。而拾其球。輕快可驚。或問曰。何以能如斯。福克斯對曰。予不厭苦辛。故能如斯矣。後為宰相時。以其書拙。為他人所嗤笑。因聘一師習字。遂為巧書。

拉斯金曰。忍耐也者。剛德中之最美最貴最稀者也。能忍耐。則為諸快樂之根本。而又為諸權勢之根本。世人將來之期望。則在忍耐焉。故不忍耐者。則失其所期望也。

[illegible]

萬國龜鑑卷二十三

石川利之著

自主第二十三

大日本

佐藤一齋曰。士貴於獨立自信矣。依熱附炎之念不可起。士當恃在己者。動天驚地極大事業。亦都自一己締造。

佐久間象山信州松代人。好學通洋書。且善火技。當是時。天下皆主鎖港。象山獨唱開港。會幕府憑和蘭人購兵艦。象山乃建言曰。不如遣人西洋學製艦之技倆而便宜購之。幕府不納。其門人吉田松蔭聞之。欲航海遊西洋。謀之象山。象山授之方略。松蔭乃欲投魯斯亞艦遊西洋。至長崎則艦已發。因再就米利堅艦請與俱航海。艦將巴爾理不肯。至下田港送致松蔭幕府。以松蔭犯國禁。象山連其事拘之。後遂爲刺客所殺。

中村正直曰。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矣。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

沼間守一遊歐洲。歸朝後。主張自主自由。而悟演說之有補益于仲權利焉。始開演說會于東京下谷。嚶鳴社乃是也。當時世人未知演說爲何物。故皆以守一爲好奇癖者。又落語家視之。嘲笑百出。然守一不以爲意。益修言論。未幾而世人皆悟其有益。方今演說之盛者。守一之功居多焉。

支那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天下

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万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曰士尚志持其志無暴其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唫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朱熹曰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焉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矣

馬基頓

日窩善斯者小亞細亞西瑙保人平生主張無為學不敢屈下他人當時亞歷山德王既征服亞細亞歐羅巴諸國而躬親訪日窩善斯通名曰余馬基頓王亞歷山德也日窩善斯亦傲然曰余西瑙保人日窩善斯也王問曰余力能得為適足下之意乎日窩善斯答曰君今立余前而遮日光以寒余文體請君去此處使日光照余文體如故使君得為適余意事者惟此一事耳王大息曰先生之高志余甚服焉余若不為亞歷山德必為日窩斯善先生矣日窩斯善以

紀元前三百二十二年没年九十後人造肖像尊重之

英吉利

額蘭維沙伯嘗欲釋放黑奴以禁止其賣買黑奴者亞弗利加人種也初沙伯兄維廉外科醫士而施治療於貧人不要其謝儀一日有黑奴慈那且斯士倫克者來乞治療斯士倫克者初為罷技役士狀師所買到倫敦其主人虐使太甚因為跛脚目亦殆盲故不能為職業於是狀師放逐之斯士倫克乞食道路僅保其生命聞維廉之事遂來乞治也維廉與藥且

爲紹介入仙巳多羅之病院及其病愈置之我家後令給事一藥舖一日斯土倫克侍主家婦人乘車而過路偶舊主人狀師見之以其身體壯健欲再得之遂携市尹之捕部二人捕斯土倫克下獄斯土倫克思沙伯之恩愚贈書求救沙伯既悉斯土倫克之名因遣使者探問之司獄者答曰不知如此人使者歸報於是沙伯自到牢獄固請見斯土倫克遂得入見之則前年所救黒奴也沙伯因爲司獄長曰不可渡此黒奴于他人焉沙伯直赴市尹乞召紇逐捕斯土倫克下獄之故市尹召紇之則斯土倫克舊主人既

賣之他人故買之新主爲己所有以捕之於是市尹以其無罪赦之至其屬之此彼則以市尹非所可斷惟付之沙伯沙伯携之歸家無幾而新主與書沙伯曰我可控訴政府以取汝所奪黒奴矣當是時英吉利人民於議論上謂有自主之權然於實事大違背之或迫人以執海軍之役或拐帶人以爲東印度公司之厮役或乘船人以送亞米利加焉如羅賣黒奴告示公然揭載之倫敦及立拔普爾新聞紙上黒奴逃走則懸賞格以探索之又此時英吉利人奴之法律未定故於律法院亦有首鼠兩端之說沙伯欲防新主之原告謀之衆狀師望辨白其事則狀師等皆不肯當時有名法官長曼士非爾德斷然判之曰黒奴之來往于英吉利者不能爲自主之民得自由之權若欲爲自主之民得自由之權則宜歸故鄉矣沙伯以爲我爲世上法律家所棄故我不得倚己力以不防訟按然以平生沈經書未讀法律書故自今可研究法律書而決曲直矣當是時沙伯爲大砲局書記故晝間職務繁劇及夜學法律自巳力鬥無師律法院識按至有名狀師之著書無一所不博搜研究焉既而費二年之星霜遂發見英吉利法律中以奴

使他人不爲直之事抄錄其要領以爲一書題曰英吉利以奴使他人爲不義論繕寫數十部贈之有名狀師及原告人原告人讀之知其不可爭設種種之託辭遷延訟事而後乞和睦沙伯不聽遂得勝使原告人賠三陪之費焉其後亦救助黒奴累斯者然此時居住于英吉利黒奴爲自主之民論未定及曾米爾節土之訴訟起始立黒奴爲自主之民得自由之權基礎矣抑曾米爾節土者亦黒奴而爲其主人所携到英吉利既而見放逐其後主人拿之送日賣加欲賣之沙伯聞其事於公廳述救助黒奴之主意臾

士非爾德曰此訟件有大所關係者因聞諸審司之意見可參考之而後判決焉沙伯以爲曼士非爾德與已異說故依諸審司之勢力以抗我既而沙伯於曼士非爾德前詳述凡在英吉利者不問彼此苟非犯法得罪人則各可爲自主之民得自由之權焉又他日論之固執其說而不動曼士非爾德遂服其說公然判決曰以他人爲已奴之訟按政府不能決持且於英吉利國法律不許之因赦曾米爾節士爲自主之民得自由之權於是沙伯之素志始達永得除賣買黑奴之弊矣。

斯邊撒曰世有名望人其才德雖超衆不遠矣才德過衆愈遠者爲衆人所知也愈難矣何則才德最高者有自主之志行而不顧衆人之毀譽褒貶是以不能博名望也。

佛蘭西

路易第十世令國中奴隸以金贖身得爲自主民諭諸貴族曰人人自主之權得之於天非他人所能限定而今略人爲奴以害其自主是違天之大者也自是奴隸争出金就籍。

倍爾摩列曰國民有自主權則不可不附之勞動之自由與思想之自由而是等之自由施用之時苟無妨于他人之自由則不可敢檢束拘制之。

倍爾摩列曰夫自主權者就諸自由權中最爲重要故自主權者謂之自由權之本原無不可也。

伊太利

擅德有名詩人也常主張自主自由之說是以屢被窘逐然不敢屈撓其所作詩皆足使後世人感奮興起矣於是慕其風而立身者有如百的剌克蕭加西阿答速彌爾敦倍根等者又如画工奇活的和爾容納繃閑爾安日洛拉輝列者皆慕其風有所感覺而遂爲名手云。

瑞西

維廉擬爾時澳太利人客斯列亞統理瑞西壓虐國民嘗樹長竿于街頭懸己朝冠於其上使人民過其下以拜跪之於是擬爾日夜慨國民陥奴隷竊謀救之客斯列亞聞其謀捕擬爾愛子置一箇林檎于其頭上命擬爾射之擬爾放矢射其林檎而不傷己愛子然而猶持一矢客斯列亞怪詰之擬爾夷然答曰第一矢若誤殺我愛子則欲以第二矢貫足下胸客斯列亞大怒幽囚擬爾其後擬爾脫幽囚與國民相

謀殺客斯列亞而與澳太利國開戰端凡六十餘戰而始使瑞西為自主國實一千三百七年也

白耳義

的厄斂曰天生斯民也必與之以自主之權與安息之理民獲此二者而後始搆造邦國焉蓋其要惟相仗相援而全其厚生利用之道揮揮其天賦之材能津勵其自尊之氣象則相偕其增進福祉也必矣故民皆可得全自主之權而保安息之理焉若夫不然舉己從人為其所拘束而不能自立則所謂奴隸而去禽獸不遠矣何得稱之曰自主之民哉

米利堅

巴的力克顯理資性剛毅善斷英吉利國王惹爾曰第三世又課重稅于米利堅國民物情恟恟論駁不息於是巴的力克於議院揚言曰塞薩爾時有那拉達士查列斯第一世時有古倫密惹爾日第三世時有何人言未畢議長叫呼曰是謀叛也巴的力克振雄辯論其是非曲直曰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不得棄人不得奪是自主自由之權也人君之職在使人民保自主之權而英吉利國王欲奪之不及今絕之則吾輩行為魚肉矣滿院議員左袒其說遂舉兵抗英吉利使米利堅為自主國矣蓋其功巴的力克最居多焉

理學士縱宛寧嘗曰大逆無道者莫大毀傷天下人民之自主自由權焉

斯的妙齡婦人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際大統領更迭時北部之地方分權黨選舉其黨首為大統領欲以廢奴隸使役之制然南部之中央集權黨以詭計選舉其黨首為大統領欲以保奴隸使役之制斯的竊慨之為著一書曲述奴隸使役之害以大鼓舞北部人民

萬國龜鑑卷二十三 終

安藤孝之書
鷲尾樹堂刻

萬國通鑑卷二十四

石川利之著

民權第二十四

大日本

大織冠藤原鎌足曰。民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民不安。則國家衰亡焉。

楠正成守護攝河泉三州時。有司有告上之益者。正成曰。吾苟主于三州。而使民各得其所。斯之以爲往矣。何爲更求自益焉。自今而後。有益於下者。可以告也。有益於上者。不可以告也。是時亦有告措新法者。

正成曰。如斯之法。將使人民安乎。將使人民疾乎。其以爲何若。某以爲如若。必歷問群臣。以參考衆議。而後可措則措焉。可止則止焉。未有敢專斷焉者也。

佐倉宗吾爲人精悍有膽略。正保年間。城主堀田正信失政。任用培克。聚斂重賦。邦民凍餒。於是農夫數百。結黨數請薄賦税於郡宰。不聽。因衆相謀。將抵江戶直訴之城主。宗吾慨然謂衆曰。諸君事若不濟。奈世人之笑何。此事宜生死以之。城主不聽。則當訴閣老。閣老不聽。則當訴將軍。事不濟。唯有一死而已。何面目復見鄉人乎。我固決死矣。諸君其思之。衆然其言。於是與衆相議。抵江戶。訴之城主。江戶邸吏叱却之。不納。故覘閣老久世大和守登大城。投訴疏於其輿中。居數日。大和守召宗吾。亦叱却訴疏。宗吾大息。謂衆曰。事已至此。我寧殺身爲衆庶成就此事矣。會將軍詣上野廟。宗吾約訴疏於竿頭。潛匿下谷三枚橋下。將軍乘大輿。騶從嚴肅。前騎喝道來。宗吾乃俄然躍出。投訴疏於輿中。其訴疏略曰。前佐倉城主土井松平二家。視民如傷。省刑罰。薄税斂。黎民無凍餒之患。至今主視民如土芥。苛政重斂。人民失途塗炭於壑溝。斃於顛。有司不省。適往訴則械繫從之。臣

等是以不顧斧鉞之罪。敢請將軍以神明之威。諭城主。薄税斂。以活万民。實正保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將軍家光覽之大驚。乃召正信。謂曰。汝胡爲虐民之甚。宜速薄税斂。以濟窮民。正信恐懼汗背而退。乃召老臣小嶋式部曰。封内之民。襲者屢訴而不納。故今事至此。噬臍何及。汝速下令。薄正税。除雜税。如前城主土井松平二家。以慰民心。獨宗吾蔑城主。訴將軍。甚可惡。汝宜并其妻而磔之。斬其子以懲後。式部受命而退。處宗吾及妻磔。處子三人斬。後數日。堀田氏家多怪。乃使日者筮之。曰。宗吾及妻之所祟也。於是城

主大權躬親祈禱之亦建祠祭之

佐藤一齋曰上古之時無人君無百官有司人各食其力以為生殆與禽獸等耳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有不得遂其生者其間有才德出於衆者則人必有來控以情請宰斷者於是往而為理解之強者衆者屈於其直而服於其義不復凌暴弱者寡者因得以遂其生如此者漸多遂至於群然來控不能自食其力勢不得不拒絕之於是衆必相議曰微是人患復作盍各出衣食以給之使是人無復食力之勞則必能為我肯專任之衆議乃諧以是再請才德者果諾

之是則君長之始而貢賦之所以由起也故土地人民天物也承而養之使物各得其所是為職也人君謬謂土地人民皆我物也而暴之此之謂君偷天物而助天物者我從而賞之戕天物者我從而罰之人君非容私焉

木戶孝允曰人固無貴賤上下之別而方今稱華士族者其祖先有功于國家故朝廷優待之然熟察之則往古為亂賊以害國家者之後裔而有為華士族者亦往古有功于國家者之子孫而有為平民者故以至公至平之心論之則雖華士族不可偏重之亦雖平民不可偏輕之

板垣退助王政維新之際屢立偉功任參議叙正四位後辭職與前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等共建議設立民撰議院其略曰振起國勢之道則在開張天下之公議開張天下之公議則在立民撰議院人民有納租稅于政府之義務則又可有參與政務之權利是則天下之通論也時明治六年也當時世人皆以為尚早矣於是退助頻唱民權未幾而國會論起于四方全國人皆至于望國會之速開設矣

支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

後可以爲民父母。

宋朱熹曰。傳云。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故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謂之民父母。由此觀之。君臨天下者。不可不從民所好也。

朝鮮

高句麗烽上王。九年八月。大發國內男女年十五以上。修宮室。民乏食。困役流亡。國相倉助利諫曰。天災荐至。年穀不登。黎民失所。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轉于溝壑。此誠畏天憂民。恐懼修省之時也。大王曾是不思。驅飢餓之人。窮土木之役。甚乖爲民父母之意。願大王熟計之。王大怒曰。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宮室不壯麗。無以示威重。今國相欲謗寡人。以干百姓之譽乎。助利曰。君爲百姓立者也。故雖宮室不極其壯麗。施仁政。則威自重。臣旣承乏國相。不可敢不言。豈敢干譽乎。王不悛。於是助利與群臣謀。廢王立王孫乙弗爲王。

天竺

釋迦牟尼曰。世間恩有四種。一父母恩。二衆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一切衆生平等荷負。宋釋道誠曰。如來時天竺有四種族。一曰刹帝利。世爲君王。二曰婆羅門。在家或出家而淨行。三曰毗舍。事商賈。四曰首陀。業農桑。盖一切衆生者。指此四種族也。上古人無尊卑親踈之別。後世人及貪心增長。各占田土。相共諍訟而無判決者。中有一人。頗辨是非曲直。於是衆議立爲民主。輸賦供億。以司諍訟。號曰大平等主。故如來謂此四恩一切衆生平等荷負而可也。

羅馬

提庇留篤拉克。嘗慨貴族虐庶民。多收貨財。廣占田園。曰。平均民力。在釐革田制。宜頒貴族之田於貧民。貴族等以其不利於己。爭起謗議。一日提庇留在民公會。貴族結黨殺之。投其屍于河水。又殺其黨三百餘人。提庇留弟加愈篤拉克。繼兄志。欲分田園使全國人民各有其權。如都人。乃言曰。凡兵卒皆免一切課役。都人罪按。當在民公會判之。於是貴族等亦結黨。弊加愈。加愈亦集其黨三千。拒戰兵敗自殺。

英吉利

托馬斯摩爾博學宏才。不憚威權。嘗爲下院代議士。時顯理第七世欲嫁其皇女。賦課莫大之金。摩爾發國民難耐。論其不當而拒之。顯理第七世大怒。將處

之刑。會顯理第七世殂。不果。及顯理第八世即位。寵遇優渥。然摩爾不恃恩。不誇寵。而上補翼帝室。下保護人民。而主張自由權利。於是為姦臣所嫉。其後顯理第八世。欲廢立皇后。蓋顯理第八世性多淫。而廢立皇后凡六回。故摩爾論其不法。諫之。顯理第八世大怒。奸臣乘其機。讒間之。於是遂處極刑。

潤彪武為人剛膽雄辯。少時入阿斯福大學校。學法律。及長選舉代議士。當是時查列斯第一世施虐政。宰相拔金克罕挾私怨。與西班牙開戰端。不經國會之議決。而恣下徵收租稅之令。其他為不當之政不

可勝數。故彪武憤然彈劾之。以處刑。一千六百四十年。亦於下議院彈劾姦臣斯的拉福德與佞臣羅的以處之斬。先是斯的拉福德與彪武共主張自由權利。後及舉貴族。為英吉利北部總監督兼愛蘭事務卿。變其主義。專主張抑壓之政。於是斯的拉福德退議院時。彪武從後敲其肩曰。君之首不永在此肩上也。非不永在。而不永置之也。故請以今日永訣焉。其後彪武果彈劾之。一千六百四十一年。携人民請願書數通。抵上議院。論辨以達人民之望。故人民深謝其功勞。

拔克爾曰。有人民而後始有政府。若無人民。何要設政府。故謂人民本也。政府末也。政府豈可不從民意哉。

彌爾曰。東洋諸州之國。步趨逡巡。而百年如一日。文化所以不上達者。職專制政治之由。故矯正專制政治之法。則在釐革政體。使人民參與政治焉。

查弗爾曰。天與人生。而又與之以保其生之才。然人若當用其天與之才時。不得心身之自由。則其才不為用也。故世界中不論何邦國。不問何人種。自由其心身。則天道之法則也。

佛蘭西

婁騷本瑞西人。資性激烈。與窩爾體共慨時政。著民約論。其書所為趣旨者。君臣之區別。政體之大綱。其源皆國民互為契約。所以設立也。故國民皆欲變更之。則國民之自由也。亦民約論略曰。棄自由權者。棄為人之德也。棄為人之務也。自屏于人類之外也。若然者謂之自棄而靡所遺。吁嗟人自棄而靡所遺。復安所取償哉。若然者固天命之所不容也。夫人一棄自由權。雖有心腸。不得而自用。所行非其心。所為非其情。如此則為善不可以為君子。為惡不可以為小

人既不得為君子。又不得為小人。是亦禽獸也已。

窩爾儼以一千六百九十四年生。當是時路易第十四世將蒙邁之資。壓制人民。窩爾儼惡之。欲抑君權。以伸民權。著書主張自由之說。以排壓政法。於是讀其書者皆感奮興起。以生一變舊政之心。

孟的斯鳩曰。自由國之民者。其志高尚也。專制國之民者。其志易慕虛榮焉。又曰。自由出于獨逸森林中。

德立諸曰。人民參政。則必起愛國心。而其與權愈廣。則天下生愛國之良民愈多矣。

倍爾摩列曰。出版之自由。誘起世論。以抗政府之專制之要具也。譬如保護參政之自由之戍兵者也。

那容曰。結社之自由。集會之自由。出版之自由。此三權者。蓋天與。而雖亘萬世不可變者也。

伊太利

嗟岡法尼加普列拉嶋人。伊太利一統之時。立大勲功。及亂平。辭賞爵位。一辭之歸其故鄉。常以殺帝王之威。廢貴族僧侶之權為己任。

萬國龜鑑卷二十四終

安藤孝之書
鷲尾樹堂刻

破惑第二十五

石川利之著

大日本

右大臣源光在職時。洛人訛言。五條道祖神社佛現在柿樹上。放光。往拜者如堵。光聞而怪之曰。此必妖也。我自往決其真僞。乃束帶乘車而往觀之。衆皆磬避而又集。光牧車簾。倚榻仰見之。人皆喧嘩曰。佛現。又曰放光。又曰花降。光神色自若。少焉有物落樹下。前驅者趨見之。則老鴟也。乃殺之。由是妖言止矣

文應年中。龜山天皇詔造龜山殿。其地有一古墳。長蛇蟠蜒其內。僉曰。此地神。不可移動。事聞。帝意不安。問之群臣。群臣亦疑惑。太政大臣藤原實基入奏曰。凡王土所有之生靈。何物其妨王事。使彼有知。必不爲祟。如其無知。何足畏。宜驅逐之。遂營殿矣。帝慾始定。吏乃捕蛇。悉投之大堰川。後果無祟

堀利熙爲函館奉行。巡視蝦夷時。船過積丹郡海岬。岬有祠。祭遠珂乇伊姬者。姬即蝦夷人之祖神也。凡船過于此。必具酒牲。虔盡禮。否則風浪忽起。致覆沒且嚴禁內地婦女至岬以西。以有妒人種也。土人以此戒利熙。利熙曰。吾奉國命。巡視邊域。將大創開拓何物邪神爲障礙。乃發巨礮於其祠。以過焉。土人始悟其妄。婦女亦得到其地矣。

支那

西門豹魏文侯時人。嘗爲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

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曰。至娶婦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者數千人。其巫老女子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

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留待之須臾。既而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宋程明道為京兆鄠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宋孔道輔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僚屬往拜之。而蛇果出。道輔即怒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

米利堅

堡便保為副將。在干涅底格時。天色晦冥異常。人家多點燭。禽鳥不鳴。雞隱于塒。人民以為末日審判之期至矣。立法院亦同此說。盡罷院務。更換房欲散之。堡便保獨不肯曰。我不知審判之日至否也。雖然若實至。則我輩治職之狀。庶乎被察矣。不至。則無可執延之理。請速點燭視事矣。時一千七百八十年五月十九日也。

萬國通鑑卷二十五　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六

寛容第二十六

大日本

石川利之著

高倉天皇少時愛紅葉。禁門之西。築假山栽之。及秋海黄之。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獻楓樝二株。其葉太紅。帝甚愛之。而栽盆中。附大臣大夫信成。晝則置之御座。夜則信成攜園護養之。一夕信成之他。園丁為禦寒。相集飲酒。折其枝。燒其葉。煖酒酣醉。信成歸見之。驚問園丁。答之以實。於是繫園丁于繼殿陣。而奏之。帝不答。信成大懼。少焉。帝從容曰。汝莫苦之。昔白居易以寄詩酒為三友。其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若斯鄙人誹謗其風流。何罪之乎。

尾張侯德川忠吉。東照公第四子也。關原之役。忠吉血戰得首級。公愛其英武。欲立為嗣。召將議之。將佐皆屬心于忠吉。盛稱其功。大久保忠隣獨爭之。以為不可。其議遂寢。人皆謂忠吉之不得為嗣。由忠隣之言。忠吉聞之曰。吾於世子為弟。且材智庸劣。不克負荷。忠隣之諫。國家大計。真忠臣也。甚器重之。坐至江戶。必寓其家。不以往事為纖芥。人皆服其寛容。

遠江守松平忠喬。為人寛仁。不妄喜怒。嘗方冬月天寒。忠喬得火閣。擁以取暖。偶茶秃正齋來添炭。裾尾拂火。火墜燎席。微傷忠喬足。正齋蒼黄收火。面灰口噤。戰栗請罪。忠喬神色不變曰。裾尾拂火。不必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跡。竟無呵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每思有以厚報之。有老臣安藤線太者。謀逆隱計。既熟。送忠喬於茶寮。從容款接。置毒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徐取欲喫之。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舉碗仰飲。則轉輾吐血而死。是日微正齋。忠喬殆不免。

松本正助越前人。家世為豪族。其父寛文年中。貸金數百兩于同里人某。某以營商業。某以其故。頻致殷富。既而其父沒。正助繼家。未幾而家事頓衰。是以正助就其子勇吉。以宅地壹町步土藏二箇。為抵當借金三十兩。其後正助罹病不能營家業。貧困益加。殆迫飢餓。[illegible]賣其抵當物。為一家改革。與債主勇吉相謀。[illegible]金壹箇金二十兩。與其半于勇吉。以其半欲[illegible]疾病之雜費。一為榮業之資本。切請之勇吉。當是時。勇吉不顧父嘗受恩澤。且違約。[illegible]金二

十兩。更使其所殘宅地及土藏為金十両之抵當。蓋宅地及土藏者其價凡可八十兩。故正助請除其一。勇吉不聽。正助不得已。乃償金二十兩。亦以宅地及土藏為抵當。已自懸其不幸。坐待飢餓。會友人聞之。投金若干。救其急。既而正助病愈。營商業。以拆興其家產。而人皆惡勇吉之浮薄無情。既而勇吉家產傾頽。世間亦無復顧者。於是正助不念其舊怨深怒之。與金若干。以營商業。然勇吉家遂滅亡。正助家至今連綿不絕其祀云。

支那

秦繆公嘗亡善馬。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食馬不飲酒傷人。乃賜酒而赦之。後繆公為晉軍所圍。嘗食公馬者三百人。衝晉軍。脫公以反。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笑信市人皆以為怯。信為楚王。都下邳。至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漢朱買臣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厚給之。妻慙自經死。買臣與其夫錢。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天竺

釋迦牟尼曰。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余。余默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曰歸矣。余言。今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離。愼勿為惡。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而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

釋迦牟尼曰，以諍止諍，至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眞尊貴。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忍受罵詈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猶太

耶蘇曰：敵爾者愛之，詛爾者祝之，憾爾者善視之，陷害窘逐爾者，為之祈禱。如是則可為天父之子。蓋天父以日照夫善不善者，以雨潤夫義不義也。拿破崙第一世嘗曰：我曾有臣數人，甘為我死，不如耶蘇越千餘年，億兆猶甘為之死。蓋耶蘇能愛人，雖讎敵亦善視之故也，豈非神乎。

魯斯亞

穆尼克為宰相時，有人誣告其罪。女帝依利薩伯命使殺之。及臨斧椹，被宥一等，流於西百里居二十五年。及彼得第三世時，命召還，復舊職。告者大懼，逃其歸路，跪伏道上，哀求赦罪。穆尼克曰：去也。使我心似汝乎，或當圖報怨。然我心與汝異，毋庸恐懼。

英吉利

宅林登嘗患耳，使有名耳醫士療之，曾無効驗。耳醫士注藥汁于耳裡。由是宅林登為苦痛，然忍之不異。平日。偶有他醫士來訪宅林登，見臉如火，眼中浮血，起立則踉蹌，恰如醉漢。於是他醫士請視其耳，則焮衝猛烈，不急救之，殆失命矣。因速加治療，停其焮衝。然遂不能治焉。耳醫士聞之，忽然到其館，謝之曰：此事若為世人所知，則僕之本業全亡矣。伏冀閣下勿泄此事。宅林登曰：汝亦盡力矣，故我決不語之他人。汝勿為自泄焉。耳醫士曰：願使僕伺候如舊，則人皆以為不失閣下之信任。宅林登曰：汝勿憂，我決不食言矣。

牛董資性溫和，遇意外之事，不動聲色。一日牛董出書室，歸則其所愛之狗，蹴倒火燭，案上推紙悉成灰塵。蓋積年所刻苦測算者也。牛董既老，知不可復再。痛惜不措。然不加一毆打，特睨狗曰：汝作害于人而汝不自知乎。嗚呼。

佛蘭西

理學士比阿德嘗所作論說，於學士會院，為諸學士大所稱。此時拉普拉斯亦在會院，稱其論說，遂招比阿德，携歸己家，誘之書齋，以經年變色一稿本示之。比阿德稿本中，有與此日比阿德得稱賛論說同文者。拉普拉斯因固戒比阿德秘此事，遂欲比阿德成

名。然此阿德經五十年。而公言此事于世士。

理學士巡婆習。欲以風雨針比驗種種之差違。以定天氣下壓之通法。多年苦心從事焉。一日新傭婢子。婢子[illegible]暇已勉職。潔掃家裡。嘗入書齋。整頓其所散亂。[illegible]巡婆習入書齋。則不見覆風雨針紙。因問之婢子。婢子乃對曰。其紙甚不潔。故燒之。巡婆習聞之。心中憮然。良久之矣。然忍之。徐謂婢子曰。彼紙者二十七年間。經功勞而成者也。汝今後勿觸手于書齋中物。

迪迪羅夙以文章著名于當世。於是遠近乞正者頗多。一日有少年。呈文稿一冊。迪迪羅偶有他務。因置之案頭。他日披閱之。則評已瑕疵者矣。迪迪羅不以為意。待少年再來。延之座。從容謂曰。汝何為如此謗余。不知有何怨乎。少年垂頭赧然曰。僕貧貪困也。故呈此稿于先生。先生必投資以買之。迪迪羅默然良久曰。余為汝計。有更善于此者。某氏與余有隙。汝盍更附一序于卷首。以稱彼功德。彼必大悅。厚贈汝焉。少年曰。僕拙筆不能達其意也。迪迪羅曰。然則余代書之。遂製序以還附之。少年且愧且悅。而謝去。

萬國新話卷二十六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七

石川利之著

謹厚第二十七

大日本

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為人謹厚。不好慢遊。常束帶立朝。自朝至夕。遂無惰容。延長八年。雷震清涼殿。群臣失常。獨忠平神色不變。其守持率如此。

德川秀忠省其家康於駿府。家康館之貳室。淹留踰月。父家康竊召女監阿茶。諭之曰。將軍青年旅次寂莫。可想也。如使女阿花齎點心一盒。候其起居。或有

以慰無聊。女監曰。謹諾。乃使人私報之秀忠。遂呼阿花。時年十八。明眸皓齒。一笑動人。是夕麗服盛裝。擕侍女一人。潛自後園。徐步到秀忠之館。秀忠則着盛服。儼然在室。聞戶外微有剝啄之聲。乃起啓戶延阿花上坐。跪受其所齎曰。太公所賜。謹拜領之矣。即起阿花去。親自執燭送之戶外。阿花茫然如有所失。歸而報之女監。家康聞之歎曰。將軍謹厚如此。某雖駑鈍。不可及矣。家康嘗召本多正信。諭之曰。令將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于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秀忠。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秀忠笑曰。太公之說。庸有人信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性侗無物。縱說其虛。人誰信之哉。

藤原行成。少有雅度。仕一條帝。嘗與藤原實方論事。實方不勝怒。直取其冠。投之中庭。行成神色自若。徐召小吏取冠著之。帝適隔簾見之。知其器度足任。擢藏人頭。行成工書。後世稱行成及小野道風藤原佐理為三蹟。

三宅寄齋少壯遊于伏見時。隣有富翁一女。容色甚美。寄將招寄齋寓居于家。辭而不行。他日或問之。曰。瓜

田不納履。

木蓬萊資性直諒。雖齋居獨處。皎然不自欺。為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妓善絃歌者二人。其後二人為某人所逐。無所依賴。來請寓于蓬萊家。蓬萊辭之。置二人於家。遇之若賓客。求嘗媒娉。謂曰。既鄉在職為妓。今則良婦。非卑賤之者。安撫之愈厚。整其資裝嫁之。

支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曾參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漢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後漢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懐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之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天竺

釋迦牟尼曰、愼勿視女色。亦莫共言語。若與語者、正心思念。我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汚。想其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脫心、息滅惡念。

羅馬

加篤性嚴肅而有德行。羅馬人皆畏之。因每相戒曰、宜愼汝行。豈不有加篤見汝者乎。

英吉利

斯悠約曰、諸惡習中、破事業、賊禮儀、妨節儉、傷身體者、皆在飲酒。故年少人不能節酒、則斷然不可飲。

休猟潛列爾曰、我昔為泥工營業時、同輩者時以與

酒于一齊、為定例。嘗以火酒二盃與我。我飲盡而歸家、閲嘗所好倍根文集。恰如在船中、眩惑不得讀之。於是自以為如此、則至與下流人為伍。遂禁酒矣。

米利堅

富蘭克林以十二德為誡。一曰節制。愼食與色。二曰沈默。不啗冗言。三曰順序。行事以順。四曰確志。創業不惑。五曰節儉。不浪費金。六曰勤勞。勤事不怠。七曰誠實。一致言行。八曰公義。由理處事。九曰溫和。應物以常。十曰清潔。潔衣食住。十一曰寧靜。不為輕舉。十二曰謙遜。對人不傲。

萬國龜鑑卷二十七　終

萬國龜鑑卷二十八

石川利之著

改過第二十八

大日本

後三條天皇之在儲位也。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日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敢念即位則欲大去。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悔過。或爲歔泣。

川井正直好飲酒。爲父母憂。醫士林玄伯告以痛改傷自[illegible][illegible]之非。正直深悔往年之非。自是除[illegible]戒義故[illegible]賓外。不敢飲酒焉。

尾藤孝肇曰。積而能散。富可以保也。過而能改。德可以進也。

池部汝玉少好豪飲。既而以為是懶志傷生之基矣。禮飲數爵之外。斷然不踏唇。

中村栗園幼時惡戲。不好讀書。父規之不悛。一日母百方慰諭。栗園感悟曰。兒過矣。深悔往年之非。就師受業。遂為名士。明治中興之際。屢有功勞。賜祿若干。

支那

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謂之過。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晉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illegible]。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也。父老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illegible]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後仕為御史中丞。

唐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寇萊公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時不將息病時悔。

明左仲權知常州日。有書生投書。詞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坐。謝曰。使吾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古論多之。

天竺

釋迦牟尼曰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息其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

猶太

邪蘇曰卿若免人過則爾天父亦必免爾過然爾若不免人過則爾天父亦必不免爾過

馬其頓

腓立王常好酒多失行然亦能改一日飲酒斷訟訟者不服退有後言王乃聞之遂覆審平反又有一婦人將有所訴求謁辭以多事如是者數婦人曰王不

聽訟是不爲王王深感其言益用意于聽斷

英吉利

潤孫曰凡人者從年老而進善良從經也故而長才德也然雖總長有願獲深淺之別是由其人之性也抑爲過則有多少之事故而生焉而爲過者能悔而改之則反爲進善良才德之具也故過者非過也過而不改其過爲真過也故再犯者不能赦之

巴禄天資多才然在堪比日學校時怠惰放蕩故雖經二年業不進於是一友人痛戒之曰汝若不改行則絕交矣巴禄深感其信誼俄然改心遂以神教及著述指名于當世

斯的拉福德資性強猛而易怒嘗聞友人哥克之諫深悔積年之非遂改其癖以爲善良

日耳曼

顯理爲薩索尼侯時性行凶惡嘗夢見天使顯於前顏色如怒謂侯曰汝雖罪惡貫盈而全能之上帝不忍遂行誅罰特促我儆汝因示一軸上有二字曰六後侯大懼夢覺戰慄不已自以爲死期有六自後痛自悔責警戒以俟六日已過侯以爲六週七日忽死益復改心向善期過無事侯以爲六月之後乎愈益

戒懼六月又過侯曰此必六年之後也進修愈勵至六年之末侯被選爲日耳曼皇帝實九百三十六年也帝即位後善和邦國設良法創立日耳曼合和之基礎

俄殺的曰我決不咎他人之過失何則我亦難公言無過失也

萬國龜鑑卷二十八終

石川利之著

節儉第二十九

大日本

醍醐天皇時。右大臣藤原時平。生勢權之家。性好驕奢。一日擬服上殿。帝見之。召職事。傳旨責之曰。凡政貴儉朴。卿執國政。驕奢如此。何能禁天下之驕乎。職事畏時平。而猶豫不肯言之。然以詔命之重。遂告之時平。恐伏言屈。乃就其第。悉去麗飾。閉門一月。罷朝謝客。於是逕威漸弘。待之如故。

後三條天皇嘗幸石清水。見鹵簿車有金飾者。帝爲駐鑾輿。命盡削去。後來加茂絶無金飾。車專尚儉素。御廁用擦拭藍紙。炙青魚塗胡椒以充膳。

右大將源賴朝嘗見藤原俊兼衣服鮮麗。戒之曰。汝有才幹。盍守儉素。若千葉土肥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猶能儉素自奉。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乃爾。命取其刀截其裔。

德川家康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爲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奢侈之弊若此。可不戒哉。公子忠吉成童時。初臨行陣。所著戰袍。以金絲刺繡孔雀。公見而戒其奢侈。忠吉乃脫其袍。取其臣小笠原吉次所着布戰袍而服之。

井伊直孝將就國。其老臣患家士奢侈。請下令禁止。直孝曰。我尚儉節用。以率群下。然人心各異。不可得一一令。一切禁之。得罪者必多。夫法不欲煩。煩則難守。千百之中。必擇其惡。使人易守。至禁奢侈。我當以身先之。於是所服綿袍。又召從者。賜以綿服。曰。昔在亂世。身擐甲冑。不得緩服。今海內昇平。宜服此以息其勞。及入藩國中之士。皆出迎於道。衣服極華。見直孝及從士皆服綿袍。皆慙愧。由此奢侈之俗頓革。

支那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唐玄宗以風俗奢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司馬光曰：吾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朱熹常尚儉，誡家人曰：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英吉利

倍根曰：節儉之要者，在注意少少之利，而省少少之費。

彌爾曰：民所費少于其所生，稱之曰節儉。是則增財本之良法也。

伯洛[illegible]敘天資俏賢。其幼時甚貧，為工場小僮，勉勵其職業，後家頗富，選舉代議士。然以清儉自奉，嘗曰：吾富則非由吾產業之大，而由吾需用之小也。

佛蘭西

波立[illegible][illegible]躬親節儉率下。與臣下會食，好食獸肉炙，他味止四碟，其衣服皇后親裁縫，常用麻布裹足襪，衣亦用麻布，外套用羊皮，而接見外國使臣，特着美服，公會及大祭日，戴金冠，以鑽石嵌之。

日耳曼

維廉第一世即位之初，首行節儉，賣其所藏玩器并物，宮中不復遺一無用之長物，如其正却者，惟有一侍女耳。王妃他出時，密傭他人女以供従，其儉約可以知矣。當是時，普魯西人概慕佛蘭西之風，以華靡為事，於是王諭人民曰：余普魯西國人也，何學他國人所為哉。汝等何不思之甚也。既而節儉之功顯，而帑藏充仭，遂開數百學校，又設立孤兒院，以養育死國事將士之孤兒二千五百餘人。

米利堅

慈爾日華盛頓，雖被選舉為大統領時，尚能儉素，故雖不得其富，財產日增殖，然非敢營私利也。

萬國總鑑卷二十九終

萬國龜鑑卷三十

石川利之著

賑恤第三十

大日本

荻生正卿相模人寛保二年秋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馬多溺死正卿請父曰大人之節儉豈為今日之備也盡傾世積以賑之乃大發倉廩每人與米四升廩竭馳人四方買米及雜穀給之金竭貸田畑以繼之自十月至明年四月而止其所為全活者六百餘人患及四十八村幕府賞之旌表其門閭

青木敦書仕幕府嘗歎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嶋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嶋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樂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鏤版併種子行下諸嶋及諸國茲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遂餓者實敦書之惠也

高嶋嘉右衛門橫濱豪商也常能救貧恤窮嘗捐金三万圓餘設立學校購求理學化學等之器械以宜西洋人數名不要謝儀而聚生徒就學焉

平山二兵衛下總人夙志于濟物土俗有墮胎洗子之弊二兵衛深患之有貧民生兒難育者誘而育之費數十金不吝朝廷賞之賜金二百圓於是二兵衛乃買一莢以賜金為資本買馬數十頭貸貧民年牧蕃息以益又買馬求繁而至三百餘頭矣明治四年物價騰貴窮民苦生活一夕有婦人棄兒於道路適二兵衛見之諭以天倫且與金若干迨發穢多非人之令出同村穢多二十餘人編籍村中闔村皆忌

避不齒二兵衛慨然請編已附籍皆授之產業俾向所育之兒子一家盈六百餘口而親昵如骨肉去縣吏具狀以聞朝廷賜銀盃一箇以賞之實六年二月某日也

支那

漢伏湛為平原守時境內大荒湛謂妻子曰百姓困苦極矣奈何獨享用乃共清齋食粗糲不肉食悉分俸祿賑鄉里全活無算後官至司徒封侯

魏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對之焚券曰債了矣明年大

熟。債家争償之。士謙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人所知。何為陰德。

宋邵雲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衆時糶之。曰。是急利也。請或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将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倍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口十餘里。浚蟲河横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港盡淡入震澤。邑人争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元德敬、恭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為粥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

之民。皆不能給。吾深憫焉。今将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饑也。乃呼四莊村之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朱賦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過一田父械鎖悲泣。問故。曰。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賦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英吉利

慈。那士翰、同常欲為善事。先是有托馬士格盧者。創立育兒院。由是貧人棄其兒者日多。翰因欲除其弊。日夜勞心思。推考棄兒之所由。或赴佛蘭西。或抵荷蘭檢察貧人院。如此凡五年。而述其所經驗之棄兒之弊與貧人院之弊。以為一書。由是政府新設一律例。又改革貧人院製度。其弊遂止。

托馬士求的常見罪人得赦。以無營業資金再犯罪。欲救其弊。每日入監獄。塲自朝至暮從事其業。而以其餘暇與日曜日營餘業。十年間使新得赦罪人三百餘名就職業。永改惡行矣。於是世人稱之曰。[illegible]

士。打德行醫士。恭醫士療人病者。求的能療人惡遷善。故云爾。

撒拉馬丁者。貧人之女也。幼時喪父母。為祖母所養育。及長以裁縫為職。一千八百十九年。有一婦人。以毆打小兒繫獄。其事喧傳于道路。此時馬丁年尚少。聞其事有大所感。欲使其婦人讀聖經改志行。自到牢獄。請之獄吏。獄吏不聽。再三強之。見聽。乃入牢獄。對其婦人述其意。婦人流涕謝其厚意。於是馬丁欲使在獄罪人皆善良其性行。或授聖經。或教讀書。或教習字。或教裁縫。亦到男子之牢獄。教之製造菜帽。

補修衣服。及種種之工業。且使之貯其所得于工業之金錢。以為他日赦免時營職業之資。於是馬丁以專注意改良罪人之事。裁縫所得之金。日減。殆至難立生計。於是欲止改良罪人之事。復專務裁縫。既而翻然自斷曰。以直正之理教諭罪人。改良其志行。為之迫窮之。固我所甘也。於是又盡心力于改良罪人之事。為新入之放蕩無賴男子。與淫逸姦邪婦人。或祈禱。或資助。或飲慰。或游泣而誘導之。馬丁一世子而僅有祖母遺產一年收入金十磅耳。其他無一人助之者。然不敢惰怠其事。如此凡二十餘年矣。馬丁

沒前二年。官錄其功勞。給年金十二磅。馬丁固辭之。官吏曰。若固辭而不受。則不許出入獄內。馬丁不得已而受之。及病革。作神詩。真實之精神。教法之愛心。皆充溢其中。使讀者歎賞不置焉。

佛蘭西

大教長亞普爾。巴理人。巴理職工曾大結黨。以抗政府。總督高尼亞克率大炮數門。欲擊殺其黨。時亞普爾愍空殞數百千生靈于銃丸下。謁總督。請赴暴徒營說諭之。總督慮其危害。止之。亞普爾曰。苟為牧師者。為其所牧牛羊。不顧死矣。遂停其攻擊。馳赴暴徒營。會有於其途中狙擊者。亞普爾被重創。遂死。

奈丁格耳不知何處人。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佛蘭西與英吉利連合。而援土耳其。攻魯斯亞。時聞佛蘭西輜重兵醫之不整備。而兵卒極艱難。身先親率婦女三十七名。派哥里米。以看護其病卒。

米利堅

斯丹紐育人。嘗夜出。途見一婦人憂思將投於水。大驚抱持之。問其故。婦人泣曰。妾家貧窮。母罹病不能招醫。妾因謁所事主人。借金二十弗。而歸途為盜所奪。妾家素貧窮。而借金于主人。今謂為盜所奪。恐

主人不信之。且雖歸家無由遁罪。是以欲投身以謝母與主人。斯丹愍之。與已所持金救之。其後婦人嫁一商賈。得不乏。於是欲報其恩。屢招之。斯丹常多忙不果。會欲至英吉利。過婦人家。婦人及其夫大喜饗之。斯丹大醉。因一宿。至明日。則船既發矣。故婦人謝其發及為之妨。斯丹亦痛憾之。既而有報。其船距海上數百里沈沒。乘者亦皆溺死。斯丹始悟為救婦人之應報。至其家謝之。婦人及其夫亦為少解憾云。

萬國鑑卷三十　大終

石川利之小傳

石川利之。字和卿。號併洲。下野國上都賀郡西方鄉元村人。父曰義形。家世為豪族。母小菅氏。名信。舊幕府麾下小菅正直長女也。利之。實以安政五年五月十一日生。性得怜悟。七八歲已讀源平合戰記赤穗義人傳等。頗有所感云。且聚近隣兒童。自為大將。以擬攻戰之狀。曰。他日我邦不幸與外國開戰端。乃余募義勇兵以為一方之大將。亦不敢委諸他也矣。父奇其言。特鍾愛之。當是時。海內騷擾。紀綱稍弛。父慕水戶烈公為人。且以受業于藤田東湖。殊主張勤王

愛國之說。與當時名士佐久間象山藤森弘庵日下部伊三次坂本良馬等交通。頗盡力于國事焉。曾水戶藩士武田正生田丸直諒等。糾烈公遺志。聚兵來據太平山。東湖三男信。及親友數人亦在其中。且以距西方僅四里。屢相往來。是以遂為邑民三澤鎰一郎者所讒。闔族被嫌疑放逐。因來東京。則其夜羅火災。所有之財産蕩歸烏有矣。時物價騰貴。故父子兄弟離散流寓。其艱難酸辛不可勝言也。而父攜利之入會津藩士林惟純塾。利之深憤父之寃。及闔族之困難。若不得雪寃再還故鄉。則欲討讒者以報其怨

頻傾心于擊劍。不敢以讀書為念。林氏不悟其意。屢雖呵責之。利之不肯。因林氏送歸之于父。父謂利之曰。汝不好讀書。欲為何者歟。曰。欲為劍客矣。於是父使利之入于水戶藩劍客戶賀崎熊太郎塾。利之大悅。終日勉勵。當時戶賀崎氏塾則有極寒三十日修業者。則計其試合之數。揭之道場。以獎勵其門生。而利之每居第一。故戶賀崎氏深愛之。屢賜竹刀以賞其勉勵焉。爰及王政維新。父始得白寃。還故鄉。而讒者却被放逐故鄉。然利之猶留戶賀崎氏塾。明治六年。遂還故鄉。爾來。政教一新。百度維舉。朝廷普設學

校于全國。獎勵備至。時父謂利之曰。汝今而不修學。恐不能以立于世。後噬臍無及。利之年甫十六。乃就佐倉文學續豐德。始受素讀。而同窓書生皆能通曉經史。利之獨心愧之。日夜勉強。未一年。而已通左國史漢。至今續氏尚稱其勉強云。於是利之益勉勵。博繙和漢書。推究治乱興廢之所由起矣。及同八年父没。利之家居者二年。專修哲學政治學等。傍及佛教耶蘇教焉。同十年復來于東京。出入于中村正直南摩綱紀諸先生之門。又就余父鈴木正信修英學。既而利之欲立一實功以報國家。東走西奔。遂不得良

因。於是欲輯録古今萬國之嘉言善行。以為一書。而公行之世。使世人讀其書。有所為感奮興起焉。乃以修學之餘暇。從事著述。會其友人設立以文會社。以書籍出版為業。請利之為社長。利之聽之。乃指揮其事務。大致商業之隆盛。既而株主中有言。曰。雖少涉猥褻稗史小說。苟有利潤。則宜出版焉。衆皆贊之。利之獨不聽。曰。縱令有巨万之利潤。乱風俗。則余之尤所病也。其議遂不協。利之辭其職。先是。父被冤時。罹梜十三日。凡四年間。流寓四方。負債山積。後雖還故鄉。無幾而父兄相尋沒。後弟亦罹肺疾。于今不能離

病床。且利之以多年傾心于學事。不敢顧產業。加之近年宇內金融薮塞。家產頓拂地矣。是以雖利之之著書脫稿。無由辦其剞資。因利之躬自習剞劂以彫刻其著書。利之固不慣其業。故痛害健康。不能自為起臥者凡四月。然利之不屈撓。曰。余欲改良社會。既以一身任著書。故雖逢何等之困厄。決不挫其素志矣。醫士堅禁再從事剞劂。且勸身體之運動。當是時。利之貧困殊甚。不得正食。僅以甘藷充腹者數日。因昼則傭書。夜則監造今日新聞紙于諸方。僅得其貲錢以糊口。且充著書之剞資。今玆五月始告竣矣。其

書則萬國龜鑑是也。利之又嘗慨東洋諸國之有司誤解忠于君之義。惟知有君。而不知有民。其弊至于賦人民課重稅。而崇宮室。艷衣服。以專悅君主。而就四書六經。拔萃政治之緊要者。分類為政治君道臣道民權與論政進六章。引證本朝及西洋諸國之成敗。以為之評註。名曰政經。後有故削其評註之半。而公行之世。然利之尚以背其素志。更著明代文明史。痛論維新以來之政治之得失。官吏之忠姦。人民之良邪矣。其他雖有著書數種。不屑投類稱備家或著述家。蓋我邦往年稱學士者。皆暗于實務。故至今實

務家往々擯斥學士。而利之著書者出不得已。而其所志亦在于欲為實務家。以立一大功業也。而利之之著書也。惟獨力修之。故其著書不一見他人之題序。嘗一友謂利之曰。君之著書皆有益于國家。且拮据得宜。故附王公貴人之題序。更增一層之觀。如何不為之哉。利之微笑曰。余之著書務在于補益國家。徒非服飾外樣也。余著書而有益。則雖無王公貴人之題序。心世人爭採。而如近世之著書。附王公貴人之題序。以一時惑文盲。則非敢所快于余心也。友人深服其卓見。又謂利之曰。君著萬國龜鑑時之忍耐

勉強。恐世無出若者。利之曰。否。往年余族流寓四方時。慈母減已食。以愛育余等數人。其艱難辛苦常人之非所能也。而慈母獨能之。後又遊故郷。父兄相尋沒。故慈母執家政。剰使余遊學于東京。又余從事著述時。胃因疾病交臻。深憂之。躬自紡織紝以給與余。且絶嗜之飲食。以禱余健康于神明。故因其庇護。僅得貫志。由此觀之。則非余為之。而慈母為之也。利之爲人温厚篤實。事母至孝。且善相視親族。嘗見叔父從弟之困難。招己家養之。且捐資為嫁娶。又能惠他。凡其極貧者。則減己衣食賑恤之。嘗隣邑有火。其日烈風殊甚。瞬間而燒失六十餘戶。人々自無暇保護家産。故往々不能舉炊。利之深愍之。炊飯施之。以救其急者三日。且投金若干。以賑恤之。故縣府賞其篤志。賜銀盃木盃賞狀等凡五回矣。

野史氏曰。嗚呼。利之著萬國龜鑑。時之忍耐勉強實足為天下後世之標準矣。故其書無益。尚可賞其功勞焉。況其書有益非尋常歷史之比也。余乃以利之為一萬國龜鑑矣。世之讀此傳者以為如何。

明治十八年六月上浣

啓知生鈴木正章撰

明治十六年三月廿九日版權免許

栃木縣平民
著述兼出版人　石川利之
下野國上都賀郡[illegible]村[illegible]番地在籍
東京神田區淡路町壹丁目壹番地寄留

安積信 著

洋外紀略

舊寫本

據舊寫本影印

原本三卷以諸洲為上卷傳及互市妖教為中卷
而防海■為下卷今合為二卷以便乗覽云 ■

洋外紀略引

連月無雨極熱不可堪疑身在赤道下偶閱翻譯
西洋書數種奇事異聞累々而出神寒骨冷又疑
身轉而行雪山氷海之間不覺烈暑困人也曰謀
諸副墨掇其要約參以震旦史籍僅成冊子然一
腔熱血從筆端流出慷慨感激如鳴嚶于伊吾之
北而葵藿向日芹曝思君亦誠攄忠未始不灑其
中也但以事渉洋警不敢示人藏諸篋衍欲待賢
明君子而質之尒
嘉永紀元戊申荷月艮齋安積信識

洋外紀略上

東輿　安積信著

天下有四大洲第一曰亜細亜洲第二曰歐羅巴洲第三曰亜弗利加洲第四曰亜墨利加洲地更大分為南北二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四大洲気侯分為五帯距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為暖帯距二極各二十三度半為寒帯居寒暖之中者為正帯暖帯一寒正各二共為五帯亜細亜洲歐羅巴洲乃當正帯之地気候融和其人聡明五穀百貨金銀之属備焉自古多聖賢雄傑之士亜弗利加在赤道之下地極爇其人昏愔不竭力於生業英雄崛起其中者絶少矣北亜墨利加亦為正帯其気候与亜細亜歐羅巴相類南亜墨利加係暖帯之地二洲建国不久人物寡少大抵為歐羅巴諸番所創開故多其属地近世北亜墨利加地益闢人益殖国勢強盛遂西洋官吏各據其境酋長胥約迭救患難世稱共和政事国首三十一焉

亜墨利加極南有国焉曰墨瓦臘尼亜李瑪竇合為五大洲非也此境當時僅知有其国而未審其區域故云爾後和蘭人窮其境界所盡然後知此惟一鉅島不足以配四大洲新井白石作采覧異言以四大洲為主而以墨瓦臘尼亜附焉極為得體

歐羅巴洲有帝国焉曰入尓馬泥亜（又称邉蘭土）曰俄羅斯（又称莫斯哥未亜又称魯西亜）曰都尓格（都尓格係亜細亜洲而其都則在歐羅巴洲）有王国焉曰伊斯巴你亜曰佛郎察曰諳尼利亜（又称咭唎嘆斯）曰伊太利亜曰第那瑪尓加曰波尓杜瓦尓曰溺捏尓蘭土曰赫勿萋亜曰孛漏生曰蘇亦齊亜弗利加、亜細亜、南洋諸番亦稱王万国星羅不遑紀載今録其最強大者而以人物之雄俊附焉

俄羅斯

俄羅斯建国已久遠而城邑偏仄人民寡弱境内唯沍林鉅谷曠埜之地蠻夷相錯振古莫能創闢国王諸子各據其地迭相攻撃風俗粗鄙不知理義不通藝業異邦人来此互市者皆与国王不關渉貿易甚濫觴然一陋戎耳至伯多禄帝興而政令一変百度維新兵始強地始大西取波羅泥亜、旅亦齊諸国南掠都尓格奪百尓西亜之地東取大韃靼諸国北至冰海東至加模沙斯加与蝦夷相逼版図之大幅員之廣冠絶于四大洲矣帝生于寛文十二年（西洋千六百七十二年）国王亜歴吉悪斯第三子也天姿魁傑有大志

哥撒更一
哈薩克

每慨然憤国勢不振自襲位即微服周遊諸州察其風俗覈其政教専務富強不惜厚幣重爵徴才學術藝雄駿之士使其教導国人肄習道藝又開山鑿河造大舶数十隻与他邦貿易於是他邦人襁負雲集陋習汚俗煥然一新豪雋才藝之士先後輩出而兵力始強盛矣寶永六年（西洋千七百九年）帝親帥師与蘇亦加斉波羅尼亜、哥撒更三国大戦于彪爾多襪破之斬獲無筭僵死蔽野乗勝而進陥哥撒更城遂并其国哥撒更性摯悍屢為邉害至是始服翼年伐蘇亦斉連戦皆捷取其礼勿泥亜之地是歳与都爾格戦于普魯砲河尋和先是蘇亦斉戦敗乞援於都爾格都爾格為挙兵北伐時帝親征略西方后加太里那親督兵相距杜爾格鼓士衆突撃后指揮合機戦甚力都爾格不能克收兵去帝伐蘇亦斉殆二十年至是始克龕定又略百兒西亜之地疆域益大遂開無前之鴻業可稱英王矣然雄猜嗜殺毎行刑戮輙流血波道未免夷狄之風云帝殂遺命使后稱制后能治国以賢明稱立三年而殂太子早世嫡孫亦夭国人立帝姪女蓋那亦有雄略聞波羅泥亜有乱遣兵五萬大破之又破小韃靼及都爾格之衆畧其地除莫

今悉令

爾太未国威振歐羅巴矣帝殂姪孫伊方立未踰歳而殂国人以伯爾多琭帝季女厄利撒蔔多有令徳立之女主三世相継皆英主也大都有二旧都曰莫斯哥烏新都曰伯多琭勃爾孤城郭宮室之壮宇内罕比文化八年佛蘭西帝樸那抜児的将兵三十萬入冦鋭甚俄羅斯帝設奇計自焚都城而逃佛蘭西帝糧運不継四掠無所獲時方大寒士衆凍餓死者数萬人勢大挫收師而還属国叛至於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都爾格

厄勒祭亜
即厄刺

都爾格舊名厄勒祭亜所謂歴山王所産西洋一帝国也區域廣大爪俗勁悍与韃靼相類長騎戦馬上善揮長槍蕟鋭其都在巴爾巴利亜其鼻祖曰阿多滿其父阿多魯厄歴児自亜細亜洲那多里阿国起永仁五年（西洋千二百九十七年）阿多滿継立兵威日盛畧定諸州邏馬帝遣大臣討之都爾格拒戦邏馬師大敗因命諸州侯伯率大衆伐之又敗績由是都爾格勢益強大取北高海諸州至小韃靼邏馬帝伐之毎戦輙敗百餘年間都爾格所并者亜細亜、亜那利加諸州享徳二年（西洋千四百五十三年）挟連勝之威大挙

攻邏馬帝東都公斯瑠低諾波尔陪之遂遷都于此邏馬帝壱保西都勿能勢益衰属国皆叛拂蘭西伊斯把泥亜諳厄利亜雪際亜皆挙兵相呑噬第那瑪尔妳波尔杜厄尔亦自立稱王杜児格攻翁加里亜波邏尼亜諸国拓地益廣巍然為帝国亜細亜亜弗利加諸洲多其属国故分為三部曰歐羅巴都尔格曰亜細亜都尔格曰亜弗利加都尔格政刑嚴酷人民股栗莫敢犯法其都雖在歐羅巴中而不會盟于諸国又不貿易于海外有用兵則帝自將不以威權委臣下四隣畏之近世暎咭唎覘其城堡不堅牢乃乗兵艦擾乱捕頭都尔格發大砲擊之不中以其墩高而不能平射也遂敗衂国人憤甚乃新鑄大砲數百座改造墩臺以水面為準暎咭唎不能復攻兵力之強什倍於古而雄視于亜細亜歐羅巴之間新井白石采覧異言置之亜弗利加洲以為唐土魯番者未深考耳

入尔馬泥亜

入尔馬泥亜一名摺逸蘭土漢名黄祁歐羅巴第一鉅邦也東接孛漏生波羅泥亜南連勿搦祭亜赫勿萋亜西界佛蘭西涅垤尔蘭土北至窩々所德海第那瑪尔加海疆域極大人物風土與和蘭相類自古奕葉相継稱帝旧都伊太里亜国邏馬之地後遷于此故仍旧稱曰邏馬帝其都曰勿能城郭崇宏開六大門宮室苑囿之美学校寺観之麗甲于西洋兵馬精強諸洲懾服伊斯把你亜諳厄利亜佛蘭西皆朝聘不絶土沃物阜多平原其制度典刑之懿諸洲所矜式也元禄中入尔馬泥亜与伊斯把你亜搆兵西洋大乱先是入尔馬泥亜娶伊斯把你亜王女為妃生二子伊斯把你亜王無子国人欲以入尔馬泥亜少子為嗣王寝疾親作書藏諸金匱召群臣授之曰我病不起當到天主像前發書視之嗣乃定矣王殁群臣赴邏馬伊太里亜国都開匱視書曰宜迎佛蘭西王孫立之衆愕然莫敢發一語然不得違遺命乃迎立之入尔馬泥亜帝怒将挙兵糾其子邏馬教主諭解之不聽率水軍四萬送少子部下九国兵皆從伊斯把你亜發兵三萬合佛蘭西兵四萬禦之和蘭暎咭唎援入尔馬泥亜是為東軍波尔杜厄尔援伊斯把你亜是為西軍實元禄十三年庚辰也由是連年戰闘死者相枕藉諸洲分黨互尋干戈海内騒擾後四年入尔馬泥亜帝殂明年波尔杜厄尔王死東西水陸戰士物故亦已十餘万人是年入尔馬泥亜及肥

良的亜礼勿泥亜各争波羅泥亜死者七千人入尓馬泥亜亦戰亡二千人是時俄羅斯与沙瑣泥亜交侵蔑亦斉地寶永六年和蘭与佛蘭西伊斯把你亜戰斬首萬級取佛蘭西三城和蘭戰死者亦万計七年和蘭与伊斯把你亜戰斬首五千虜獲七千又与佛蘭西戰斬首一万三千虜獲四千抜其四城正徳二年和蘭援入尓馬泥亜与佛蘭西伊斯把泥亜戰両国兵各十萬西兵死者万餘東軍亦亡九千五百人自一王乱命二国搆兵已經十餘年海宇分裂戰闘四紀西洋諸国都會盛麗之地丹楼紛壁万家如雲者大半鞠為榛莽赤地千里鬼哭燐舞海内虚耗其禍從古未有也於是南北君長欲紓其難以平二國之怨百方曉諭東西各有約誓三年入尓馬泥亜伊斯把泥亜各及俘囚及侵地而西洋乱局始結矣近世佛蘭西王樸那把兒的大擧入寇帝拒戰屢敗既属国侯伯有兵力者皆離叛割據御声援於佛蘭西其微者為管下及樸那把兒的亡而後侯伯又服從距今僅四十年前事矣

伊斯把你亜

伊斯把你亜漢名是班牙歐羅巴極西一大國也四面皆海惟東北連佛蘭西以大山為界南隔地中海對巴尓巴里亜域廣物殷旧為羅馬帝属国兵力寖強蠶食隣邦建都於加西襴自立為王有百兒智南者徴聚諸州俊士始駕大舶經商於海外寛永中与呂宋互市見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属至数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徴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営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且為窺伺計竟棄其盧襲殺其王遂其人民而據其国實元亀三年也已併呂宋益横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粤矣（明史及東西洋考以伊斯把泥亜為佛蘭西誤矣海国聞見録曰是班牙者呂宋祖家也此言得其實）永正十六年（西洋千五百十九年）大擧代北亜墨利加州墨是可墨是可地廣物殷而不知教學唯崇祠是崇或以人為牲大官死即以人殉為先是伊斯把泥亜開亜墨利加邉海置吏治之墨是可嫉其逼每殺衆逐之因遣使請通好互市墨是可恃其富強不聽遇使者甚慢伊斯把泥亜大怒毎歳遣軍艦侵擾瀕海焚掠城邑避其有備代其不意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将吏労於奔命於是

墨是可大窘兵力竭於外叛乱起於内伊斯把泥亜兼其寡傾国而来艨艟百餘隻精兵五萬餘人轉闘長驅連陥諸城勢如風雨国都周廻四十八里城郭直從大湖中突出構良材為橋宮闕壮麗園之数月百道争攻城遂陥擒王及后妃王子送之加西襴全国皆降更名曰新伊斯把泥亜天文十二年（西洋千五百三十二年）遣使孛露国請互市孛露在南亜墨利加疆界亦大兵力頗強略定近州再来百餘年升平無事流蕩奢靡民不知兵革然恃其強盛殺使者伊斯把泥亜大怒且偵知其武備廃弛興師衆於墨是可練習数月乃伐孛露三面突撃巨熕連発声撼山岳孛露人喪魂莫肯揮戈拒之大衆長驅遂陥都城其他所侵奪者不可数慶長十五年国人飄風抵我西陸船艫悉壊　官命繕治給薪糧使還十七年夏遣使謝恩其饋献中有自鳴鐘一座我邦自鳴鐘始此是歳我商船随往踰年而還彼人曰両地阻隔万里請勿復来寛永中我商船抵呂宋伊斯波泥亜人奪貨物殺戮無遺後一年伊斯把泥亜船抵長崎鎮臺飛報告　江府　官命有馬侯殲之侯率兵艦数十隻圍之虜船宏壮衆懼莫敢進侯奮躍而登虜衆従之虜走入艙内閉定戸侯覺有異急還本船須臾火自船中起我兵皆燔死侯怒叱衆撃之又如初死者数百人遂投火箭焚之虜皆殲而我兵死傷亦多再後不復来矣

波尔杜瓦尔

波尔杜瓦尔漢名蒲萄牙東南連俺大留西亜北接加利祭亜古属伊斯把泥亜歴世已久為巴尔巴利亜所佔據寛治七年（西洋千九十三年）渠酋汾利孤斯性雄毅挙兵討巴尔巴利亜大敗之恢復旧都伊斯把泥亜王嘉其功嫁以女汾利孤斯卒子亜児豊肅斯立伐巴尔巴利亜逐其五部酋長悉復旧疆遂登王位国人悦服是為称王之始有属国曰匿亜商販諸国営利甚鉅由是財用豊饒明応五年（西洋千四百九十七年）有瓦嗎者始経亜太臘海過喜望峰至印度貿易国用益富西洋通商于亜細亜州盖以此為権輿云永正七年（西洋千五百十年）抵卧亜建商館与島人相貿遷遂據之此為西洋番居印度之始先是国人有巴斯倔加麻者乗大船廻旋亜細亜南洋諸島而測量之因瀉其虚實作図説以献王大喜乃按図検境知忽魯謨斯為諸島襟喉之地欲図之遣使厚幣結好求互市

不聽至是令水軍都督亞児蕤的児伵發大艦十二隻伐之忽魯謨斯在百児西亜海濱有港曰溪尔蔓百貨旁午之匯也見冦檸至大駭亟出師衛之波尔杜尾児一戰破之蔑巨熕崩城郭使人言於王曰我求互市耳非有他腸若許之即收兵而還王不許蔑兵二萬餘人聯艨艟為浮橋遏絶港口亦以火船火筏衛之波尔杜尾児舶大且堅巨礟叢蔑敵船粉虀浮橋焚燬無遺王大懼乞降致歳幣為属国自是交貿滑便国益富又欲取滿剌加致厚賂置榷場於都遣教僧有才辯者說国人以妖教大施恩惠闔国悅従是歳邊埰兵襲都城王恇駭不知所為率妃嬪太子逃入山中而死竟取其国又通於震旦置商舘於廣東香山縣天文十一年（西洋千五百十二年）將抵震旦飄風抵我豊後神宮浦（千三百年間勿搦祭亜国人入韃靼事元世祖從入震旦居十七年而還曰東洋有日本国西洋知我邦以此為始）以珍貨及銃砲遺国王大友宗麟請互市宗麟大喜許之西番通于我以此為始而銃砲之製亦始此後二年駕六大船而来其一隻抵薩摩種島是歳餽遺珍寶尤夥宗麟厚酬之使麾下齋藤原助報禮至其国病卒其墓至今尚在国都云從是每歳互市不絶蛮珍異寶流溢九州九州侯伯皆爭迎之番人又誘以妖教奇約百出士民益崇敬之遺以厚幣由是妖教盛行天正十五年豊臣秀吉西征見教僧慣其倨傲而驅逐之禁止其法互市如故而異教已蔓延于海内矣蓋自蛮船入我以来貪者逐其利愚者惑其教波頽瀾倒悉受籠絡

朝廷雖嚴為之禁而流毒已遍遂有天草教匪之乱由是諳謂蛮互市一切禁絶唯所許者清人和蘭而已然犯禁陥大戮者前後二十八萬人教匪之禍曠古所未有也當時呼波尔杜尾尔為南蛮以其取道於呂宋也呼蛮船為黑船以其塗漉青也嗣後和蘭佛蘭西暎咭唎諸国循其針路貿販于亜細亜洲波尔杜尾尔捕頭多被掠奪其獲利不如昔

佛郎察

拂蘭西漢名佛郎機歐羅巴洲王国也西接伊斯杷泥亜南臨地中海東接意太里亜入尔馬泥亜北隔海對諳厄利亜土地廣莫物産富饒分為八十六州氣候融和始祖拂郎哥斯英武絶倫開拓疆域滅尾利亜建国寛永中国王羅徳勿飛吉頗賢明享国久遠境内大治四隣畏服至魯娃勿吉驕奢無度国大乱為賊臣所弑先是樸那把児的起自寒微累功陞

大宦國名赫奕国人服從至是既作稱皇帝兵力尤強盛略定諸洲所向莫不摧陷遂奄有歐羅巴全洲其不降者惟俄羅斯嘆咭唎耳後伐俄羅斯大敗屬国皆叛為嘆咭唎所擒国人遍讓位於魯姪勿吉魯姪勿吉乃拂郎察国王之裔与前王同名其都曰把利斯其衣服器用並同和蘭惟言語文字則異性強悍和蘭每受嘆咭唎欺凌則倚以為助嘆咭唎亦所畏故入尔馬泥亜人為之語曰拂郎察可以為朋友不可以為隣国蓋懼其掠奪也海濵有一鉅城曰加剌伊斯与嘆咭唎相對為險要之地往年為嘆咭唎所奪国人憤恚曰若得取是城雖三月絶糧繫於牢獄弗辞也後十七歳果復之嘆国女主憤甚臨死語左右曰若有不諱須解吾体視之吾心頭必有加剌伊斯之字矣二国自古相抗而不相容如此故各精武事務遠略不敢解弛並為西洋之強國矣

諳厄利亜

諳厄利亜即嘆咭唎在歐羅巴西北海中与思可斉亜分台一島地長可百五十里幅可百三十里經度自五十度至六十度分為三道其都曰龍動俗善操舟習水戰自古稱悍鷙之国初国王雅谷吾斯弁思可■斉亜為一国又不和相戰争因復分立至女主益那即位頗聰敏以寶永四年（西洋千五百七年）攻思可斉亜併之為政嚴而慈国人悦服風俗丕変後挙兵取意而蘭土亦近海大島也長可百五十里幅可六七十里兵勢愈振先是与佛蘭西戰兵結不解国力寖衰至此伐拂郎西大敗之寶暦十三年（西洋千七百六十三年）駕大船過喜望峯經商于印度亜亜剌比亜諸洲掠伊斯把泥亜波尔杜瓦尔諸国又侵亜弗利加諸国及亜剌比亜百兒斉亜諸島属地甚多西洋諸番府故商舘在諸洲者並被焚掠波尔杜瓦尔和蘭尤苦之紙厚幣以和国主熱阿尔紫天姿英武好武技剣心銃砲蓋銃砲自拂郎西始昔拂郎西王征回々伊太里亜人始製此器以献王激賞更多製大礮代回々敗之西洋用銃始此所謂佛郎機砲是也後諸番倣之雪際亜又新意製造甚精弟那瑪尔加更變其製作大小砲益精緻及諳厄利亜王尤好此技則徴名工於諸洲究極其妙於是製造又一變而奇功甲于天下矣由是威愈振呑并南洋比利比印設諸島驅逐伊斯把泥亜戍兵出師衆築府城侵掠諸洲先是和蘭咬𠺕吧據之二百餘年以為万国貿易之要

亞之下恐有脫字

此間恐有脫誤

津文政二年諳厄利亞興甲板舟師數十徃攻不克越年夏秋之際仍備舟師再徃以天砲環攻而克和蘭不敢与敵逃回祖家由是大失通商之便後議和請復咬嚁吧致歲稅許之和蘭再據之諳厄利亞与清通商已久天保六年清主命林則徐查其犯鴉片之禁棄其所齎二萬二百九十一箱於海諳厄利亞大怒遣數十兵艦取舟山縣為巢窟焚掠廣東清軍拒戰大敗綿地數千里皆罹禍乱吏民死者不可勝數諳厄利亞乗勝将入南京清主大懼議和乃償以銀六百萬両而餘銀二千五百萬両期以五年因以香港為諸厄利亞之先是方學沈慮外夷之変作防海策二篇有曰天地之道変化無方智者諱人之国當從已然之跡而轉測其未然不當犯其已然而忽其所未然如千古已然之事類能言之至於海外技為思啓動云古来未有成大業者論者絶不經意請開海禁以通東西二洋銅觔制錢足于國用象犀珠玉珍玩之物由廈門舟山乍浦轉于吳會廟廷閭巷莫不是賴於是出入無忌一旦猝發何以應之莫若禁其出入修整邊海添之重兵加以砲位晝夜巡邏使内外不相通彼不測我之虛實我有以絶彼之往来庶幾乎其可耳不然者竊發于危疑搶攘之間二三提鎮何能濟事加以蘇松嘉紹南方之弱兵素不甚練如吹枯拉朽不難長驅直入兼之海寇留心已久彼有備而我無備以有備襲無備難易相什倍也江浙財賦重地国家餉道全藉于此一旦割去能獨安然全盛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彼燕雀処堂之輩尸位無補不知其災之及身甚速耳其言剴切其慮深摯若逆料後来暎夷之変而籌策之者而舉朝不察竟致此禍乱可慨也於是諳厄利亞益熾其兇燄肆其所欲而威武為西蛮之魁矣然性残暴雖能取諸州之地而民苦其苛虐旋即離叛徃年奪北亞墨利加之地遷民置鎮生歯日繁迄諳厄利亞戰争數年人民凋喪乃召兵於亞墨利加民憤其暴酷莫敢從命并焚印度所輸茶茹三百餘箱諳厄利亞大怒遣兵船撃之則致死力拒戰鋭不可當諳厄利亞敗走遂為獨立不羈之邦清人講和固出于一時之權其怨之次骨報復之急未嘗須臾忘云其貿易於我以慶長五年為始是年甲必丹盎仕偕和蘭人貢于江府十七年来平戸貿易十八年国王贈書通聘献猩々緋弩砲千里鏡元和七年以交易利少辭去不

復至延寶元年抵長崎乞互市　朝廷不許後乞之亦不聽其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和蘭

和蘭東接入尓馬泥亞南連拂郎察西隅海對暎咭唎為西洋最小国其人深目高準毛髮皆赤故稱紅毛番（明史海国聞見録海島逸史所云紅毛乃暎咭唎也）其俗専以経商為業有弗輪斯者雄才過絶人通韜略精航海之術慶長十七年（西洋千六百十二年）取馬路古諸島築城塁商販四方入明抵彭湖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遂伐木架廠海濱人有潜徃来者都御史上疏請剿乃撤帆去在呂宋港口迎擊明人商船大肆焚掠舶主苦之元和二年（西洋千六百十六年）有耶亞綏布連者至南亞墨利加洲経極南海峡得一大島知其与亞墨利加不相屬乃名曰墨瓦臘泥亞因加之四大洲而為五大洲矣五年（西洋千六百十九年）知咬嵧吧之可取乃以厚幣甘言与瓜哇土番轄稅其牛皮之曠地以為貿易詭計瓜哇愚蠢既貪其利漸受籠絡因又設阿芙烟以誑誘之使其衆必服食此物為快嗜令自致疲弱於是一舉而滅之如拾地芥術亦狡矣後又取臺湾拠之者数年鄭芝龍起兵逐之九年（西洋千六百二十三年）攻波尓杜

各拠名誤

満剌加在亞細亞極南永正七年波尓杜瓦尓襲而拠之閲一百三十年和蘭又攻而奪之遂為其属地寛永十年

瓦尓属地在亞墨利加者得数州之地寛永十七年（西洋千六百四十年）襲満剌加奪之逐波尓杜瓦尓戍兵先是波尓杜瓦尓據瓜哇和蘭奪之今又奪満剌加由是有隙波尓杜瓦尓通商于我邦已久其獲利綦鉅和蘭忌之陰窺其所為嘗於其舶得書一封乃其甲必丹留於我者告祖家大挙襲我也乃亟告平戸侯侯上聞逆徒伏誅　朝廷以為忠至今許互市者以此也寛文五年（西洋千六百六十年）通于則意蘭諸国逐伊斯把泥亞波尓杜瓦尓築塁置商館八年（西洋千六百六十三年）開南亞墨利加北境築城郭是為西南官府瓜哇為東方官府以便于貿易又掠蘇門答剌之地諳厄利亞亦来敗蘇門答剌西北隅在赤道北五度東南隅在赤道南五度其国中當赤道直下春秋二分大陽過其上日光如火極熱和蘭又略南亞墨利加諸島統名曰新和蘭文化五年（西洋千八百八年）拂郎西帝樸那把尓的吞幷諸州廢郡縣十二年（西洋千八百十五年）拂郎西帝自謫處挙兵直襲把理斯把理斯拂郎西国都也諸国主大驚分兵来討大戰于洮弥河勝敗未決和蘭世子分兵沿林而陣帝突戦良久世子佯走帝逐之数里伏兵競起夾擊帝世子廻戦奮擊大敗之帝僅

以身逃遂見舎世子功第一世子名微尓欽先是与父避乱在暎国此役力戦破敵併東十州恢復旧封後歐羅巴諸国主會盟論其功父始列王位世子尋立和蘭不過彈丸黒誌之地而其主英偉顧能取諸島屬地参錯于四大洲之間殆与暎咭唎佛蘭西相匹蓋国小民寡四隣皆大邦雖欲取之不可得因勤遠略経畫于海外寸攘尺奪至于如此而呑噬之意未已也

暹羅

暹羅東印度一大国也西拭榜葛剌北抵琵牛東南枕海府十四縣七十二幅員九百餘里其王自古相継屹然独立不奉他邦正朔都城華麗人烟四十餘萬戸地極熱四季如盛夏貨物繁冨兵力強盛与亜剌敢亜華揚卧東蒲寨諸国戦屢大捷四隣畏服莫敢抗西洋諸番皆互市捕頭塡噎百貨輻湊元禄中豊臣秀吉伐朝鮮明人大駭遣師援之連年兵結不解暹羅請遣精兵二十万擣虚援朝鮮明人不聴慶長間有山田長正者稱仁左衛門駿河人也（采覧異言云狆洲山田人誤矣）倜儻有大志見邦内無事無縁展材力将立功於海外乃乗商舶入暹羅適會其国有外寇上書

原本云末次長崎代官也

献奇策王大喜将兵禦之大戦于洋中敗之王嘉奬与議国事遂至執政後数年我商賈入暹羅山田延見侍衛兵仗甚厳商賈震懼不能仰視山田抗声曰予本汝邦人也往年至此立功謬受抜擢為大官予少時禱于駿河冨士仙現祠汝其為予献之乃出巨匾付之山田及士卒作吾邦戎装駕大船破外寇図也因献土物於幕府作書上閣老商人従命如其言自是国王遣使齎金葉書来献方物聘問無絶由山田請也王死嗣王亦奉金葉書修旧好数年遂不復来云後有木谷久左衛門者和泉人性阜犖好読兵書寛永始流寓長崎従賈舶抵暹羅居数年會国王逐我商客商客皆散去亜華聞之率兵六万来寇国王大懼亟募商客拒之木谷應募将八千人架巨砲於象車邀撃連發大敗之王大喜封以附庸小国以壽終子久右衛門襲封又有天竺徳兵衛者播磨高砂人乗角倉商舶販于天竺晩年祝髪号宗心年八十九猶健好事者録其諸言曰渡天物語宗心所携還有刻文字於樹葉者所謂金葉書是也當是時吾邦通商于海外京師大賈角倉与市監司其事其商舶著于世者長崎末次郎二隻舟本源平一隻荒木

宗吉一隻絲屋隨右衛門一隻泉州界伊豫屋某一隻角倉與市茶屋四郎五郎伏見屋某各三隻又有官船九隻稱朱墨船其製皆宏壯可以駕長風破万里浪矣其所往商者支那交阯安南東甫寨暹羅臺灣亞媽港印度諸国往必閲歳而還其得利亦鉅萬寛永十一年和蘭甲必丹上変告邪蘇教之事縣　官下令禁海外通商於是吾国巨舶皆廢而為方今舟楫之制矣方今所駕者謂之地乗船其製狭小不可以渉萬里僅認內地山岳而往来于近洋故名為尓後吾国人無復往于暹羅印度諸国者彼亦不来雲海茫々僅視之坤輿圖中耳

紐由尓偘

萬治四改元寛文

紐由尓偘北米利幹一都會也北米利幹疆域遼廓少人民多曠土万治六年暎国始開南疆徙民於加路利那享保十九年又徙民於紐由尓偘及坤捻矩知然一陋夷耳後數年暎国多梗化者因捕鞠之謫數万口於此謫者雖乏衣食亦樂無君長相與墾田闢山務稼穡又事漁獵歳月寖久生歯寖繁至三十餘萬口寳歴中暎国戰争數年人民凋喪乃徴兵於米利幹号令峻酷俸錢微薄民憤恚不從命投印度所解送茶葉三百四十三箱於海暎国大怒遣兵艦數隻圍捕頭絶糧道土番大窘會共和十三州政官議之有和斯彬唲東及弗蘭咆輪者腸言曰機會不可失也宜与暎国絶衆然之乃將大舉而戰暎人自悟其非又知不可克解圍去安永九年政官与暎人會議永為独立不羈之邦由是國勢益盛四隣酋長来結盟約者不可勝數近世各州建學校講習道藝至紐由尓偘及麻斯佐久則設観象臺羅甸學教稽生徒彬々如也弘化元年阿波船主徳之丞偕十一人飄风走南洋數千里得一島無居人氣候甚暖衆皆捕魚鳥為食居數旬見蛮船過乞救蛮人許諾護送至浦賀乃紐由尓偘人也嘉永元年北米利幹舩与和加人十五名来松前松前侯捕訊之曰吾儕三十五人捕鯨東洋遇颶風壊舩吾儕僅得乗哨船以逃餘皆溺死夷人軀幹長大衣帽類和蘭其文字亦与和蘭同但音韻異耳夷人每自言暎咭唎強而暴吾邦見其船必發礮碎之貴邦亦當如是想夷人嘗被暎国残虐怨入骨髓其亦紐由尓偘之類歟吾聞近年墨是可与北米利幹共和国交兵數年弘化二年八月米利幹將思格都率兵偪其城下大戰街上墨

是可割地講和於是北米利幹拓疆土至阿列孔北緯三十二度先是庚子歳共和国口以人猶二百萬近年審閲得二千八百七十万口云是以其民生意益進凡通貨闢荒之利隨其用力年盛其境自西洋視之為極西自吾邦視之為極東西洋抵吾邦針路万餘里極為迂廻米利幹至我邦較西洋不甚遠且中間惟海水無有国土爪帆直指而来極便捷故近年屢侵我洋中抵我邉疆彼本係暎国所徙傲其强暴欲以拓疆界予不能無杞憂也

闍龍比亜

闍龍比亜南亜墨利加一大州也其疆界跨赤道南北舊隷伊斯把泥亜距今二十年国人會議曰吾邦比伊斯把泥亜凡土壌之大物產之富不啻過之而俛首帖尾受其穿鼻羅其残虐者特以兵力不足耳自今以後宜精練武事崛然自立不敢奉命令彼怒攻我則我州人竭力拒之寧死不枕愈於為西蠻輿僕乎衆從其議乃更名其國曰闍龍比亜（西洋人闍龍始至此故名焉）於是擧兵捕守令殺之伊斯把泥亜大恚遣軍艦数十号兵七万討之連年戰闘闍龍比亜大敗死者無算將逃山谷部内靴撻朱羅總督撲利把兒慷慨有膽智聞之率兵数万將踰大山出其不意蹙数里巖峰危峻乏水草餓死者相枕藉衆欲還撲利把兒奮曰今去山巓不遠踰之則路坦多水草矣奨其束手餓死孰若踰山赴敵為邦家立偉勳耶衆然之乃殺馬与衆食之鼓勇而進遂踰嶺果得水草勇気百倍直襲敵軍闍龍比亜兵亦来内外合撃大敗之僵尸蔽野伊斯把泥亜収残卒而去土番歓呼敬撲利把兒如神推為大總官移檄告諸州受其号令於是撲利把兒擧賢才正法令興學校育生徒講習武技一州寧謐因又出師侵略四方伊斯把泥亜所藉以為天府者皆取之除其苛政施以慈恵土番翕然景從竟為一大強国殆過北亜墨利加共和諸州蓋西夷雖以詭術奪人国而政令煩苛土番不能堪卒至背叛豪傑之士應機而興以成功名詭術之不足恃亦可見矣後数年撲利把兒卒国人痛惜如喪父母建碑紀勲業歳時奉祀惟虔

閣龍傳

閣龍意太里亜部中熱奴亜之人也性慧敏有大志嗜航海之術歴遊諸州凡瀛海港汊嶋峡暗礁浅沙奥龍所宅鯨鰐所窟莫不諳悉焉時人為之語曰閣龍海路前無古人後無来者閣龍不以此自多益精究其術廃寝与食毎自言茫々坤輿其際不可測然極東諸州今已開創殆盡但未聞極西有国土耳吾将泛一葦於西溟尋索千古未闢之邦其志氣豪壮如此然家無四壁不能装大船嘗詣本州官廳説之是時西洋諸國主以拓疆得地為要故姦狡邀奇貨者動輙献航海之策国主深懲其荒唐弗聴閣龍乃至英吉利請之亦不允轉而入伊斯把泥亜説之王妃智而慈憫其篤志賜一万六千金佽助之乃以明應二年開帆針路西指已行三十四日四顧茫々惟天与水不見一點黒痣舟人意大沮皆罵閣龍曰自今三日不得一邦土當沈汝於海委鮫鰐以漏憤耳閣龍神色怡然令屬吏攀檣竿且戒之曰汝見有邦土須發大声矣既而檣上絶叫衆抃舞歓声如雷環閣龍而拜亟造其地果得一大国乃北亜墨利加洲也嗣後西洋人艷其奇功争抵是邦者歳益多於是北亜墨利加大抵為西番所佔據而幾乎七竅皆鑿矣閣龍既復命王妃喜甚擢為亜墨利加総管閣龍雖能闢其域而未通物情叛乱尋起国王遣別将治之還閣龍於本州寵遇如故後又抵北亜墨利加開墾曠土遷民成聚落審其物産而還時王妃卒閣龍感知己之恩悲不自勝未幾發病而死年六十一實永正十六年也（西洋千五百二年）閣龍既建蓋世之勲国人多媢之有一客謂閣龍曰子撿出新邦亦僥倖耳何足道乎閣龍曰然子請試卓雞卵於机客曰不能也閣龍乃取卵挫其尖卓之客曰如此則我亦能之閣龍笑曰然但世人不注意於此故不能爾僅能注意何難之有若吾撿出亜墨利加何以異於此

諾聖東傳

壬子合衆国書翰云都于華盛頓即諾聖東也豈以有建政之大勲遂以名之歟

北亜墨利加洲地僻民麄爪気未開無城郭之固無戰闘兵甲之用侏離頑蠢若鹿豕然是以数百年来西洋諸番分佔其境徙既闢荒徼租税斂土物歳月既久生歯蕃育近世強悍雄鷙之士寖興而西番政令益苛民不勝命乃擧兵驅逐官吏遂為共和政治国者三十一国而諾聖東乃其嚆矢也諾聖東北亜墨利加比尒尼泥亜之人祖父本貫唭咭唎避乱徙

爲父力耕致富殖諳聖東性聰敏入黌舍精究度學居數年歸閭里勤稼穡有暇輒講習鈐韜寶暦三年（西洋千七百五十三年）佛蘭西築寨於惟幄惟幄係唊咭唎屬地唊咭唎怒攻之連年不能拔命諳聖東諸寨議和事雖不諧頗得其虛實而還擢爲巡哨長官善以寡擊衆屢有功陞部將又力戰破敵而志不欲事唊虜娶婦返里田益焠掌讀兵書安永五年（西洋千七百七十六年）州民苦唊国苛虐將擧兵諳聖東傾財繕兵甲躬親訓練越二年衆會議結義團衆推爲都統然烏合之徒不肯從約束諳聖東顧能盡心於危疑励勸之間撫之以恩馭之以威皆出於至誠衆莫不敬愛乃擧兵逐官吏唊国鎮將大怒進勦諳聖東一戰破之又率大兵來討諸隊皆敗獨諳聖東全軍而退敵莫敢逼後擊鎮將破之又擒殺戍兵拂蘭西素与唊国不協因爲之声援勢益振天明四年（西洋千七百八十四年）伐唊兵於余尓俍東之地擒七千人唊国交兵殆十年每戰輒敗乃知不可制議和盟于巴里斯拂蘭西国都也由是北亜墨利加爲獨立不羈之邦實諳聖東之功而不敢自矜伐將解職衆苦留不聽歸田里惟文史自娛澹如也是時禍乱始定而制度未立人心未輯吏民憂之乃聚衆胥議推諳聖東爲上官諳聖東不得已起視事畫定法令咸合時宜州人悦服因又推爲最上官期以四年及任満又留之四年諳聖東爲政簡而公推誠待物有巴尓東者明敏有器識嫻辞令通大体諳聖東擧之參決政事在任八年法令整肅武備森嚴闔州大治然人或有議其所爲者諳聖東感憤及任満乃還舊閭深自韜晦無復功名意以壽終于家遺命献金数万於官建學校育人材民懷其徳莫不痛惜以其能鋤唊咭唎之暴也唊咭唎兵力精強衡行四大洲之間奪地拓疆狼噬虎踞宇內鮮能摧其鋒而諳聖東以區々烏合之衆廓清兇逆拔州民於焚溺而措諸衽席之上由是連州響應攘臂而起相與定從約議政事內修耕戰外禦寇讐而爲唇歯犄角之国者三十一国嗚呼諳聖東雖生於戎羯其爲人有足多者昔龔宗稱禿髮傉檀曰奇才英略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外復自有人也諳聖東庶幾近之

反金数別児倹傳

反金数別児倹和蘭人也齔髮甫燥即嗜學博渉群籍古今治乱之迹天文地理暦数之法莫不曉精国

王奇之擢為侍郎尋為軍將明和四年西洋千七百六十七年奉使命至俄羅斯見大將軍陸滿東乎哄語大加激賞薦諸帝授海軍都督是時都尔格入寇艨艟三十隻兵皆強悍俄羅斯軍望之奪氣及金數別兒儉急麾部卒鼓譟而進敵逡巡不敢逼會颶風驟起敵舩帆檣皆壞掀舞欲覆即乘機突擊礮声如万雷大敗之浮屍蔽海帝大賞之既語人曰大丈夫當竭力父母之邦遠在他鄉豢養富貴非吾志也辭職帝遣兵護送父老聚觀莫不嗟賞天明元年西洋千七百八十一年喚咭唎入寇及金數別兒儉率水軍擊退之陞海軍都督築城於那廬港守備益嚴俄羅斯招之欲委以兵權第那瑪尓加王亦厚聘皆辭不就寛政五年西洋千七百九十三年和蘭与拂蘭西戰大敗之及金數別兒儉功第一献策三條一曰䘏貧乏二曰正班位三曰建学校皆切中時務未幾為讒者所陷禁錮踰年得免第那瑪尓加王厚幣聘之乃徃仕然惟以讀書自樂不肯參軍事蓋不欲与梓鄉戰也王礼遇益厚群臣多忌之乃懼禍辭去入拂蘭西拜大將軍及国王見廢仕撲那把兒的至大官文化五年西洋千八百九年病卒年八十四及金數別兒儉善用兵策無遺算法令甚嚴犯者莫敢赦而愛士卒与同苦樂所獲珍寶貨財皆頒與毫無靳色由是士卒致死力所向莫不摧陷著兵書數十卷講韜略者奉以為圭臬闔人歆慕彫像奉祀至今不絶

洋外紀略下

東奥　安積信著

互市

海外諸番以互市為業以舟楫為宅渉万里之鯨波、廻旋四大洲之間其言以為損有餘補不足合于天道而其實惟利之圖又窺他邦之虚實苟有釁則乗而取以拓疆界固非聖人懋遷之意又非誅暴弔民之義也夫利於已者必害於人是以互市易開争端若我邊民之於明遂生禍乱閩浙沿海数千里悉被残破明室為之衰弊至有南東北虜之稱其禍由互市始也唐荊川上書曰国初浙福廣三省船司在浙江者専為日本入貢帯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輳許其交易之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国初設立市船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国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泄漏以資其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荊川此言洵為千古確論近年𠸄夷之擾清亦自互市起然則鎖国而不敢通互市是策之上者矣我邦天文以来与諸番交易我商船亦往来于諸番雖至慶長元和之間沿習成風角倉㚆市臨司其事我商船所至支那臺灣阿瑪港呂宋爪哇榜■葛剌東蒲寨暹羅印度諸国往返無虚歳而諸番通商于我邦則支那呂宋阿瑪港及西洋伊斯把泥亜波尔杜瓦尔咉咭唎和蘭諸番其輻湊之盛至八十餘艘象犀珠玉錦罽珍玩之物流溢于海内而我邦金銀銅鐵百貨之輸送于海外者不知幾億万其害不可勝言朝廷有見于斯寛永中下令除満清和蘭之外一切禁絶著為甲令可謂識卓而慮遠矣近世諸番来乞互市　朝廷守　祖宗法度毅然不許實社稷生民之福百世所宜遵奉而不易也

（阿瑪港即香山港也）

西洋諸番欲取人之国必先取其心取其心有術厚利以啗之妖教以蠱之而又以阿片烟毒之使其精竭髓枯信無報復之念其術極機以故異邦人為所誑誘遂為属国者不可勝数一友人嘗為予語曰昔波尔杜瓦尔之取瓜哇也商船一隻至海濱見土人泣且語曰吾甲比丹病没時方酷暑不可帰葬又不可沈諸海若得瘞貴邦則幸甚土人惻然以白於有司得允已定謝以珍貨土人大喜越明年復至展墓厚賂之土人滋喜惟恐其不来也踰数年挟一老僧

而至曰是死者弟也僅許廬于墓側而薦香火莫大為土人又請于有司営團蕉置之因謝以千金之貨土人歡甚僧朝夕梵誦操行清厳土人崇敬之齎土宜餽之輙以厚幣報之土人請聽其教乃會吏民說之音吐朗暢合座為之竦動遠近靡然信從既而率兵艦數十艘使僧煽動土人相與焚掠城邑嶋主不能禦遂為所并其桀黠如此伊斯把泥亞之取呂宋也詭計得牛皮丈之地営築城郭一挙奪之其他西番之取地拓疆率類是昔耶蘇教之入我邦建一寺云南蛮寺進香者蟻集織田信長謂人曰吾観蛮僧所為有可畏者凡浮屠受人之財貨而自養者也彼則不然進香者有餽遺必酬以重貨其包藏禍心未可量也乃壊其寺逐之豊臣秀吉征九州見蛮僧倨傲逐之禁止其法二公烱眼如炬洞燭姦慝可謂英主矣然其教已瀰漫于諸州若高山右近小西摂津守明石掃部之徒皆崇奉焉而士民波頽雲赴卒致天草之乱於是流放竄殛至二十八万人然後邪種悉絶狂燄始熸至今為天下大禁此亦萬世生霊之幸也嚮微二公之驅与天草之誅戮則吾邦不為紅鬚緑眼之虜者幾希矣

西番以通商為要務其意蓋謂我儕蠢々在一地毬内而分區閉境緩急不相救有無不相通豈大公至正之道也哉天之生人孰非同類同類相親以其有餘補其不足乃人之情抑天之道也国雖有万殊而其所戴者均是天也俗雖有不同而其所履者均是地也言語雖不相通而所瞻仰者均是日月也然則人之生於兩間雖国殊俗不同　兄弟親戚之不可相離也今乃恃已之有餘而不恤人之不足安已之所樂而不顧人之所苦是技彼此物我之私而不通于天地大公至仁之道者也大挾一已之私而不通于天地之公道天地其謂之何此西洋互市之意也邊聞之似亦有理然以予観之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噫其美而不食其胾者也聖人之治天下孰不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然而勢有所不能思有所不及於是遠近親疎自有差等而不可紊苟不辨其差等而兼愛之是墨子之無父也故聖人治天下雖在一區域之内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親疎遠近厚薄之間乃天理之自然非以人之智力而為之差等也故九夘之外雖堯舜文武之聖猶有所不能及矧於西番以互市為名而其實包藏禍心窺他

夏廷虎

邦之虚実者乎且五方殊性好悪不同言語不通非我族類必有異志故聖人厳華夷之辨不敢以中国之道治之也今乃開邊徼通互市必至開争端尋干戈西国士民肝脳塗地其所以通互市遷有無変民利物者適所以為殺戮不仁之資也天開地闢人物化生雖絶域窮嶋之中必有相生相養之道為有布帛菽粟魚肉之用焉但有豊悴肥瘠饒乏之異耳今乃不安其分不楽其地之所生而無遊於殊邦之豊厚此豈天地生人之意也哉若吾大日本撐立東海不与外■邦接壌別作一乾坤其体勢与西番相懸絶故安於吾之所有而不羨殊邦之珍異鎖国閉関除満清和蘭之外不敢通貿易者二百餘年矣若履祖宗之法閉関延客与外邦相交易彼此之情必相牴牾而争闘之端必開若吾商舶之於前明未可知也互市既通彼必復倡妖教以煽乱海内之民生不測之患若天草教匪之事亦未可知也其他病痛百出不可救薬適足以壊国家而生禍乱矣夫欲行万物一体之仁而不顧彼此人情事勢之殊膠柱鼓瑟権衡失宜竟致天下之騒擾孰若鎖国閉関与海外絶国不相通彼此俱得其安之為愈乎哉予故曰西番互市之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啜其美而不食其蔵者也

天地之於人其愛之也至其憂之也深故天開地闢草木百穀生焉禽獣魚鼈殖焉凡養生送死之具悉備而後人始生焉邵子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即此理也故正帯膏腴豊饒之地其生人最先最稠其餘則次之及其久也絶国窮島炎熱冱寒之地亦寖生焉生則日用百需之物必備為其物産有饒乏美悪之殊而未始無養生送死之具也若夫極寒極熱五穀百貨所不生之地則人亦不生焉天地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人産于各国皆能安其生守其分不以遠物為宝則雖絶域窮嶋亦有以養而生送死何必以通有無於万里之外為乎哉凡通有無一区域之中固不可無也至于隔万里之雲濤分参商於天末則国殊俗異言語不通人情風俗不同雖有貿易之利亦易致騒乱不如各安其土之所生也由是観之世之互市於海外者不安己之分也求利為再矣不楽天之所賦也貪美為再矣是故聖人之制礼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礼居川澤者不以麋鹿為礼各安其土楽其業不貴難得之貨不以無用害

有用故風俗醇而政教治矣今西番以奇貨珍玩無用之資易銅鉄百貨有用之財是拔已之毛髮而掐人之骨髓其所以自為則善矣其所以為人則吾不知也然絶而不市彼將曰有無不相通与天道悖戾嗚呼天道果如是乎哉

交易之利蓋亦鉅矣故歐羅巴人以此為要務而万国不能免其籠絡也東西洋考云穆宗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々水国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銭無慮数十万公私並頼其殆天子之南庫也万暦三年東西洋船水餉等規則船深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税銀三両一船該八十五両陸餉貨物抽税則胡椒每百斤抽税銀二銭五分明史云佛郎機擾乱内地因絶交易貨至者寡有議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絶巡撫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税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為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両粤比歳用兵庫藏耗竭藉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給粤東小有徴發即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為生持一銭之資即得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両有所頼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為民梯禍也部議又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来不絶其市香山澳者遂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又云自有倭寇之変海禁甚嚴公私失利財用困竭於是諸臣乞復弛海禁通市易據此則明人藉交易之利以給国用公私倶有済其利豈不鉅乎然東則閩浙数千里為我邉民所躪藉悉為墟莽南則香山為西番所佔據季瑪竇麗迪我艾儒略之徒闌入内地倡妖教熒惑士民所獲不償所喪害亦鉅矣清人沿前明之陋習通東西二洋銅舶制銭足于国用象犀珠玉翡翠琳瑯珍玩之物上下是頼其得交易之利淺也乍浦舊為海濵小聚落自弛海禁通貿易以来置馬頭列商舘洋舶輻湊頓成繁麗之區朱彝尊有詩云乍浦逼瀛壖孤城小於甕居民八九家僅足逭飢凍迩来弛海禁僻地乃喧鬧亦可見其一班矣然終致唤夷之変廣東浙江悉罹荼毒交易之利雖鉅而其害之深且大如此前轍未遠可不懼邪

唐舶之通商于我舊矣周防大内氏奕世藉其利以
致富強此其尤彰著者迄前明之季避乱帰化者寔
繁九州港邑大抵互市場元和二年定以長崎為搉
場其他港禁互市寛永十二年互市一切禁止所許
者惟清与和蘭耳長崎本為大村氏封疆元亀二年
民部少輔純忠於長崎設六街為蛮船貿販之所天
正十五年豊臣秀吉西征撿查長崎憤蛮人行妖教
逐教僧伴天連等尤許互市令藤堂高虎定法制由
是長崎為豊臣氏下邑文禄元年始置鎮臺以寺澤
志摩守廣数任之其後復為大村氏封内慶長十五
年　幕廷収之別賜地於海濱　烈祖嘗命本多正
純長谷川藤廣遺書福建総督陳子貞使商舶齎勘
合符修好其書乃林羅山先生所作子貞不報蓋畏
我也清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曰統計天下海島諸
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姜宸英日本貢使
入寇始末曰貢端絶則日本之販舶不至日本之販
舶不至則我内地勾引接済之姦不能挾倭以為重
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群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糸素
書画什物之類以往返漁利而已於我國固無損也
況設之市評以収取其税其有稗於国用又有甚利
者哉據此則清懲前明之禍而不欲与我邦相親惟
使商舶往返互市以裨国用耳
和蘭之通于我蓋始于元亀元年其朝于　江府則
始于慶長五年今已二百数十年矣其互市以銅為
主而銅之用尤在装船世皆知之其用諸大砲人或
不察也偶讀一書云阿馬港与日本支那交易所得
銅可造大砲千門而彼皆鋳銭与印度諸国貿易得
利無算又云銃以銅鋳為佳則西番以我銅為銃砲
可知也夫五金皆地之骨髄而其用之廣莫如銅銅
之用尤宜装船鋳銃砲西番互市於万国以舟楫為
宅故其所重莫過于船内以守国外以拓疆戦闘之
器莫神於砲故以不急之珠玉珍玩易我有用之銅
彼誠為長策而我則失計矣此先哲之所論而勢不
能禁者何海外之動静不可知而邊警亦不可測也
夫和蘭之為国雖小矣兵力頗強既取満剌加咬𠺕
吧番逹各正諸島又開新境於南亜墨利加殆不讓
咉国而屡朝於　江府識国我情今邊絶之非直不
能知海外之形勢抑啓侵犯之害矣且和蘭与我久
相親睦設有外夷相我者必報其情實不坐視我受
不測之害也彼嘗告波尔杜瓦尔之変其有功於我

不小而外夷之形勢亦得因以通知焉故雖知互市之非全策而不禁止者蓋以此也然則我之於和蘭深信之不可深疑之亦不可要在守信義使彼致忠悃於我耳

妖教

治天下之要有二焉曰教曰養教者所以明人倫也養者所以殖民產也是故教不明則民不知礼義矣養不至則民困窮矣養之不可闕世皆知之而至於教則或不以為至急之務蓋養教雖二途而其實相濟惟教之明故忠信自持愛敬父兄不敢流于怠肆而得以竭力於稼穡惟養之至故力耕收穀資用不乏而得以盡孝弟礼義之道二者可岐而視之乎政刑之正所以禁民之為非而不可以格民心淑風俗苟欲格民心淑風俗非教之由而將何所由哉雖然教之道有邪有正尤不可不慎重而明辨之也天下有四大教焉一曰儒二曰佛三曰天主四曰回々儒則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是也佛則瞿曇氏所傳之道是已所謂天主者其教以耶蘇為鼻祖耶蘇以漢哀帝元壽二年生於如徳亜国国在亜細亜洲中既長行教法於歐邏巴洲中而今則蔓延于諸蕃矣所謂

西洋各国以此年為紀元

回々者以馬哈黙為鼻祖以陳宣帝大建二年生于亜剌比亜国黙加（馬哈黙家世以貿易為業頗富厚從者碩學道加以奇異事著書三十部名曰馬哈黙教自黙加徙黙徳那之地黙徳那即回回国故又謂之回々教）其教行於亜細亜印度之間此二教蓋說鬼神說輪廻說因果皆浮図氏之卑下者而雜以吊詭妖濫奇異之事其不足信也昭々矣西番人乃誇張之以為至理妙道其拘泥之見不足典較也第所可懼者其說怪誕不経愚夫愚婦之所沉迷士大夫好奇嗜新者之所崇尚一深指即墮五里霧中其毒淪浹于骨髓不可洗滌刷甚矣邪■說之害人也昔天文十八年大和人了西亡命入臥亜受天主教時波尔杜尾尔已據之因告教僧伴天連行其法於日本伴天連大喜挾其弟子若干人以了西為導入我九州豊後大友氏尤崇敬之其他侯伯士庶皆信從而彼又蠱之以貿易之利珍宝奇貨珠翠玳瑁光彩陸離悉自阿瑪港輸送觀者心酔目眩莫不歸其法居数年言語漸通情好益厚信從者不可枚数於是生吞噬之心勸士民壊佛寺其意欲使全国之人悉歸其教然後逞凶逆也豊臣秀吉下令禁絶其教驅斥教僧於海外然信從者已多遂致天草之変死者三萬餘人其餘犯禁罹磔刑

印度諸国大抵奉佛教奉回々教而奉佛教者即三藏并蒙古各国也三藏者古之吐蕃而喇嘛班禪二法王即佛徒也

者凡二十五万餘人邪說之害人至此可不懼哉然而彼聞我禁其法更欲騰狂燄於既滅西斉里亜国人以寛永十七年抵吾邦乞行天主教箸書三卷官斥而不聽僅給衣食耳官改命其名氏曰岡本三右衛門年七十餘延宝年間病卒葬小石川無量院題其碑曰唐人之墓至今猶存元禄中伊太里亜国都邏馬人抵薩摩新井白石白於官召之江戸鞫問曰願行天主教也　官不許乃憤恚而死是時白石接邏馬人示万国全図叩之應對如流乃録其言著采覧異言西洋記聞二書於是吾国始知万国風土之槩著白石力也白石曰彼人明敏有膽畧學極博凡天文地理度數之学精詣猶絶非吾曹所企及也猶至于談所謂天主教則浅薄鼻俚浮図氏之尤下者而彼乃肝衡揄盂揚以為妙道判然如出于二人可笑亦可憫也

西番人欲行其教於海外奮不顧死單身羈孤投万里不測之域而不辭其志気堅確有過絶人者近世諸番求互市其意在于此治国家者宜明周公孔子之道防禍於將萠而守吾道者尤當揭聖賢之大經以排斥之矣

西洋人擒夫尔及白石所接者並云清朝行天主教是黎丘之鬼盡見者也明史云天主教自万曆間入其徒有王豐肅龐迪我一時多信從者州郡建堂奉之礼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㴶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帝納其言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

萃起華

廣東還本国命下快々而去豐肅変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則明朝已禁之而民間猶行之耳東華録云康熙五十六年陳昴上疏禁天主教從之則清朝亦禁之矣沈大成學福齋雜著云予讀杜氏通典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入其中国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徐■光啓之徒未嘗讀書以為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内視正五品薩宝視第七品薩宝府祆正■杜氏之註曰祆呼延及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徳四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両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称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佛經摩醯首羅即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文闗中呼天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西胡者西洋人也其在唐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也今其說曰耶蘇刑死而為天之主則

又李瑪竇私立名字以為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徐光啓從而奉之其惑甚矣紀曉嵐槐西雜志云明天啓中西洋人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国建學育才之法其法凡分六科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要以明体適用為功与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可以為異學耳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云天主教其說下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凡一貧民入教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読書識字之人入教每歲輙数十金又別擇頭人暗相煽結牢絡分肥為利尤厚近年奉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両端非為服教帰依只以利心難割據此則天主教不惟明清禁之而唐時已禁斷矣檢夫尓輩私其所崇信謂清朝行之是誣妄也大抵西學於天象地理器物之制極為精密至若性命之理則迂誕而不達於大道誠如紀曉嵐所駁盖明於小者昧於大道之至者不両能其勢然也西學者乃主張其說欲以駕周公孔子而軼其上秪見其恠妄不自量耳而儒者■或崇信之以為千古聖賢所未發可勝嘆哉

防海

西番之性桀黠多智能忍耐一人国之不成則藉力於衆人一生為之不遂則貽之子孫至功全志達而後止故自天文地理以至舟楫器械布帛之属極盡精巧非他邦所能及也其佔奪人国亦然啗之以厚利誑之以妖教稍与国人相親昵而察其地之險易審其風俗之強弱戢翼縮爪以伺釁隙然後一舉而取之術亦巧矣支那人動以中華自高矜誇太過視諸番如禽獸殊不知天地之気運愈久而愈開嚮之以為穹廬氈帳逐水草而遷徙者今則儼然有城郭都邑矣嚮之以為窮海絶島不毛之地者今則有五穀人民矣嚮之以為顓蒙推魯無文學無教学技藝者今則機智深遠技藝精詣有筆札典籍之用矣嚮之以為波濤萬里梯山航海非数年不能至者今則勁帆疾艫迅如飛鳥未旬月而盤旋于藩籬之外矣天地之気運益開而萬国局面又益變宇内形勢業已割一大鴻溝殆有出于千古聖人意料之外者今之蛮夷非古之蛮夷也支那人眼孔如豆自謂天地莫過我中国者乃以四夷朝貢為邦光以邦冊聘琛便為美德以航理輩賫為盛事徒喜虛文而貽實害是以歷代受戎狄之侵犯竟化為辮髮腥羯之域而

都兒格即尼利祭亜元大臣之子孫明所謂尼剌是也

猶不自悟近年又為暎夷所焚掠僅襲南宋故智偷一時之便安吾未知其所税駕也然又開門延賊与諸蕃互市其所通者伊斯把泥亜波尓杜尼尓拂蘭西和蘭亜墨利加諸国而暎夸尤擅貿易之利彼其狼子野心環視而覦伺以待其釁異日為清人之深害者匪独英夷為然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可不為寒心哉

支那群聖人之所出礼楽文物之盛冠于萬国而歴代為戎狄所侵掠竟為被髮左衽之俗天竺亦為尼利祭亜所滅後又為莫卧尓之有而今則分裂而為都兒格為和蘭為暎夷矣弱者彊之肉彼蛮夷者不論曲直惟力是視昔者金粘没喝侵宋陥襲慶府軍士有發孔子墓者粘没喝聞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没喝曰古之大聖人墓安可發夫以蛮夷之人大聖人之名且不知而蹂躙中原如渉無人之境積屍成山釃血成川衣冠文物之士皆鳥遁獣竄莫能拒之可勝嘆哉近年暎夷焚掠閩廣其惨毒有不可言者彼抱虎狼之心逞谿壑之慾又垂涎于我屡窺邉陲譬如劇賊大盗狙富豪之家将投隙乗虚而入焉而我不峻垣墻不固扃鐍高枕安卧其中而不厳為之備豈不危乎吾国自古稱英武殲蒙古十萬於西海敗明兵二十万於朝鮮威震百蛮今人輙以藉口然當是時也天下将士皆百戦練磨之餘故驅醜虜如犬羊然元和以来四海無虞民老死不見兵革蓋二百三十餘年于茲夫人情狃於恬晏風俗流於奢靡曾無戦闘實際者較之往昔陥陣斬将之士其強弱相懸絶顧欲以此當慓悍虎狼之夷噫亦難矣雖然吾邦東方精華之気所萃英武忠烈以死敵為栄其流風餘烈極千古而不磨滅雖狃泰平之久亦心不至支那人風鶴相驚抱首鼠竄而受焚掠之辱也　朝庭若能就沿海要害列砲墩設烟臺振作士気脩整武備使天下之人凜々然有敵愾之心則又何蠢爾蛮夷之足憂哉吾六十州士民蓋自思吾邦千古未受蛮夷蹂躙之辱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之霊昭監在上苟能横戈揮刀於沙磧之上與夷狄接踵而死之上之致忠節於萬古歴世之神聖下之盡孝義於百代祖光之霊心事明於天日一死重於泰山榮莫大焉若偷生求活於草間而為蛮夷之奴隷辱莫大焉又何顔見祖宗於地下乎其立心決死如此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

當千則暎夷雖強足以扼其嗟(喉カ)而拊之背矣此防海
第一義也
暎夷焚掠閩廣威震東洋聞者奪氣蓋以承平日久
而士不習戰鬪也然振起天下之士氣鼓舞天下之
人心嚴沿海之防禦使外夷不得肆其毒者顧人主
之心何如耳都兒格歐羅巴一帝国也暎未偵知其
城郭不堅牢乃遣兵艦攙捕頭都兒格發大礮撃之
一九不中以其礮臺在高處而不能平射水面也遂
大敗国人切歯更擬暎夷或增築砲臺於海岸列数
百坐敵到即殊死戰暎夷敗走遂為一大強国矣北
亜墨利加萬治六年暎夷始種人於此享保十九年
再遣数百人尋遷不從教者数萬人疏鑿山河墾開
土壤農桑漁獵各從其宜竟創立一国迄寶曆年間
暎夷徴兵於亜墨利咖人民憤其酷虐不敢從命擧
兵相戰暎夸不能克議和収兵由是為自立之邦矣
東印度満剌甸国王薛(セ)覇(ハ)厄(キ)雄毅有智幹通好於四
隣受撫部下將士宝曆中併莫(モ)臥(ゴ)尓(ル)者過半其子亦
勇鷙守倹素多養騎馬長槍之士與暎夷戰屢勝暎
夷怒甚傾国奄至兵連不解者四年暎夷又募敢死
之士扼其襟喉之地麻(マ)剌(ド)甸(テン)大窘乃悉精鋭数萬決
死鏖戰暎夷不能當請和而還後討莫(モ)臥(ゴ)児(ル)擒其主
勢益強大雖以暎夷之桀鷙莫能製焉由之觀之人
主誠能撫士愛民致死力而為之備暎夷不難禦也
况乎吾邦人忠勇出于天性苟激之以大義励之以
賞罰練之以戰陣之法則国勢盛使暎夷畏蹴必迴
出于都兒格満剌甸之上矣
凡戰鬪之要在于戒懼戒懼与恐怖不同夫兵者凶
器也戰者危事也執凶器行危事天下之大事也人
衆死生之所係社稷存亡之所関故運籌於帷幄制
勝千里惴々然如捧盤水如渉春氷不敢苟且擧兵
懼其踈也不敢輕易臨陣懼其漏也不敢貪土地貨
財懼其貪也此之謂戒懼彼恐怖者聞虚声而怖聞
風鶴而怖聞恫喝之言而怖曽不察其實之所在而
神已喪膽已落士氣奄々不振此之謂恐怖戒懼者
勝恐怖者敗自然之勢也名將之用兵嚴法令整隊
伍壹士心致死力興戒懼之心而去恐怖之念故每
戰必勝今世之談兵者聞暎夷之風即愕眙以為不
可敵夫暎夷誠強矣而我邦未嘗一交兵其強弱之
實未可知也彼渉萬里之波濤争利於海外主客之
分孰得孰失我據險要彼託舟楫攻守之勢孰難孰

易甲冑器械之制孰利孰鈍弓馬槍刀之術孰精孰粗兵士之気孰勇孰怯此數者蓋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短也彼之所長者舟楫而已矣火技而已矣舟楫之制雖堅如金城大如丘山亦惟便于水戰而不可行諸陸大砲之利雖響震萬雷勢崩石城亦惟利于遠而不可以用諸近近則彼用小銃而我亦用小銃雜以弓弩刀槍之長技足以相當我何畏彼哉第我大砲運用点發之妙若不及彼者然其技近年大開自今數十年間益盡精力於此而錬習之安知其果不能与彼相頡頏哉但我大砲之數誠為不多矣然省冗費縮国用每歲鑄數百門則十數年後可得數千門又安知不如彼之多哉且我瀕海多暗礁多浅沙多嶮崖絶壁多颶風礮雲不測之虞往年鄂羅斯使節舩渉數万里之溟渤盤旋數十用之間舳艫未嘗損壞自加模沙斯加航我瀬海至長崎不過千餘里而船頗壞繕修乃得還其風濤之險可知矣彼用兵於我我據要隘守港灣彼船蕩漾中為風濤所衝激糧運不給薪水闕乏而我又堅壁清野掠刧無所獲應変出奇或以大砲火箭火毬之類焚其舩或乗昏霧闇夜襲其不意使彼狼顧逡巡而不敢進未必無其策也抑我国神聖建国今已幾千年矣皇統蟬嫣百代一姓金甌無缺与天壌俱存彼蠢尓蛮夷逞無饜之欲鴟張螳怒欲犯我神州而呑噬之豈非可憎之甚哉六十州人孰不致死而衛之祖宗之霊社稷山川之神孰不冥護而撝呵之則蹈白刃趨湯火鏖戰一場可以試吾力之利又何以䰟々然恐怖為也

大砲之傳于我已在天文年間而用諸戰陣者罕矣故諸侯不多藏大砲蓋運用点發之法未精以為不便於戰然彼既以此為主一艦列數十門連發震激不可嚮邇則我安得不用之乎是以近年寖造大砲有倣西洋法者其技雖未及彼之精而習之寖久用之寖熟安知不出于彼之右乎蓋吾邦之性雖不能開物而視異邦所製造即能領悟彼竭數千年之功而成者我可三四年了之其智巧敏捷西洋人每奇歎之是固我之所長則其製造点放之妙運用轉搬之巧益熟益精必當使彼吐舌駭絶但大砲數千門費用鉅萬非咄嗟可辦而製之者亦有數邦君諸侯省減冗費逐歲製造以至數千門之多則於防海尤為得其要矣昔者小砲亦出于西番所齎而我屢用

西史及航海図鏡並云支那国用火砲先我欧邏巴而有之矣

之大奏奇勲其術至今益精熟想亦不在西番之下矣前明嘉靖中我辺民擾乱閩淅時彼有大砲而無小砲火為我兵所摧敗唐荊川上書始倣其製遂為行軍要器則我之後来精於大砲亦當如是也西洋銃砲未審其所始明史云明正徳中佛郎機所貢故名焉或云我元応二年拐逸国僧宦秘尓独児度始作之愚按続通鑑宋理宗紀蒙古代金攻汴京金将拒之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薬以火点之砲起火発其声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点鉄甲皆透又有飛火槍注薬以発之輙前十餘歩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此乃大砲之始也震天雷所謂天砲者宋理宗當　後堀河帝之世先元応殆百年則謂始於拐逸国者恐非也抑大砲創于金源而西洋出于其後歟姜宸英云此砲一發而血流成溝骨肉■糜爛雖有韓岳之将百萬之師無所其用其巧矣夫大砲之為要器如此我詎可不多製之而奪彼之所恃耶今年北亜墨利加人十五名称飄風抵松前松前侯令吏押送抵長崎夷人謂吏曰貴邦不長火技且無天砲吏曰有夷人曰天砲唊国所制貴邦寧有之乎請聞其製吏謂其形状施放之法

甚詳夷人失色夫天砲蛮夷所恃以取奇勝而開我邦既有之安得不駭懼則防海之器當以此為要其他迦農砲臼砲忽砲皆所宜精習

天下承平日久不慣戎事有一二蛮船来■則塘報電馳人情騒然諸侯督兵奔驚於數十里外其費無算彼蛮夷之情固不可測故嚴兵衛以待之誠善矣然彼不必侵擾也但求互市乞薪水耳我乃動數千之兵費鉅萬之財未戦而国力已困矣豈不過慮之甚哉自今以後有蛮船来宜出官吏十餘人訊之因其所謂而可否之若形勢有異然後出師衆未晩也且諸侯師衆皆戎服屯海灣以耀武威非不美矣然蛮船列大熕數十門今無捍蔽之具徒以三軍為的而遊于羿之彀中危莫大焉宜築塁壩于嵓高厚數丈以防大砲又伏兵於要隘以視其挙動彼若行剽掠即哨砲一声伏兵四起銃礮乱發使單甲不返可以寒蛮夷之心矣若夫衆舩圍繞為風浪所蕩激士卒暈嘔無益於實用徒啓軽侮之意耳

凡防海之要莫如使沿海諸侯各就其港湾設屯堡置砲臺遣兵士屯戍無変則演習武技或事漁猟蒐習操舟游泅或与僕隷倶執耒耜以労筋骨耐寒暑

夷船至則出接之有異心即戰不待縣官之命可也若夷船過洋中而不入港澳亦不報可也夫滄海茫茫何船不往來苟見一二夷船停泊于大洋即洶然動師衆費国用雖出于儆戒亦屬過慮不如整暇以待之鎮靜以禦之使国力不疲弊也

沿海多漁人蜑户此輩有外寇則皆失業破產罹焚掠之禍宜簡其軀幹壯大有力者以暇日教火技至蒐閱之時則編之卒伍之間使習坐作進退之法賊來即率以戰古所謂鄉團義勇漁兵之類是也彼平生以舟楫為宅視波濤如平地非士大夫所能及若使其昏夜晻霧乘飛舸以火箭火毬焚賊船必當有奇功況乎練習已久沿海之民皆為精兵其有益於防海大矣彼亦無失業停攜之患斯為兩得

唐虞三代皆公天下而封建諸侯故国勢強盛雖有蛮夷侵犯不至大患秦漢已來封建廢天下為一人之私其當邊陲之任者皆朝廷官吏其守塞乘障者皆徭役謫戍之民無事則遊乎坐食糜費衣糧有事則鳥竄獸遁莫肯挺身赴敵者是以戎狄之患一世甚一世而九州遂為旃裘之區矣何哉雖墳墓辞井閭寄命鋒鏑以禦強悍不測之虜豈惟士卒不樂亦官長所不樂也且官長遠守邊徼更番相代視官舍如傳舍視士民如土苴怯懦畏敵專擅威福是士民之所憤怨而不服也夫以怯懦畏敵之將驅憤怨不服之民而戰之湯火矢石之間一敗塗地無足怪者封建之制則不然諸侯各有其国者數百年矣士民感戴恩澤如父母一旦有蛮夷之患則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守封疆護社稷莫不慷慨勇決而爭赴敵者何則父母妻子之所在宗廟墳墓之所存失寸乃失吾寸也失尺乃失吾尺也人人自為戰不將致忠於朝廷与藩主而已也由是觀之禦戎之策莫如任諸侯然任之不專使官吏為之指揮進退則往往矛盾相刺不得展其材力若郭李相州之敗雖有良將為之牽制適足以取敗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察也然則任諸侯宜專委之而聽其所為不敢掣肘惟考其勝敗得失而黜陟之耳但方今諸侯大抵經費太過財用困竭殆不能自給而其臣子亦皆乏財資不能繕兵甲修武備至若大砲則藏之甚少雖有防禦之命將何力以應之　縣官宜下寬大之令省其經費紓其国力使之各設墩堡多鑄大礮得以當方面而禦外寇矣不然雖專任之未知其果能

嚴海疆之備否也

凡用兵之道可以守可以攻可以進可以退投之所向莫不如意而後可以制敵人死命矣若惟守而不能攻退而不能進■則勝敗之權在敵而不在我其於戰闘豈不危乎哉方今議防海者皆云蠻船大如山嶽堅如鐵城蹈波濤如平地往来靈捷如飛鳥加以砲銃之宏壯而顧■欲以我單桅小船擊之至則碎耳莫如守要害列大砲来則連發鏖盡此議能度彼此之勢審強弱之理洵為長策矣雖然余竊有所憂焉吾邦環海而立凡縣官侯伯之糧栗商賈之貨物悉由漕運而達于江戸彼駕大船逍遥洋中每一船過輙刼掠之如探物於囊底不待發一砲労一兵而捆載盈船則漕運不通而上下俱困矣我近海諸島若隠岐佐渡八丈大島之類不可枚舉彼奪而據之而我不能救則全嶋皆魚肉矣此非唯嶋民可憫而失我封疆損我国體甘謂之何彼知我不能出一船相戦也環旋近洋蹇無所畏避我有備我無備抄我郷邑掠我貨財及我兵奔鶩而至則彼已飽颺矣如此則未交一戦而彼得無窮之利我受無窮之害此皆由進退攻戦之權在彼而不在我而已救之之道莫如造大船製大砲多大砲則可以碎敵船矣多大船則可以戦于洋中矣二者備焉而後可以守可以攻進退之權在我而勝敗之数可決矣雖然大船之製甘費不貲彼虜為之一隻費数萬金況吾邦新造非損十餘萬不可為也彼多大船者以其通商于萬国故所得足以償其費我惟用之戦闘与漕運尓而欲損数百萬金以造数十隻非財力所能給也無已則倣夷船之小者製之平素用諸漕運可以禦賊船有事即用諸水戦雜以商船漁艇可以決勝敗於洋中矣昔者周世宗征南唐唐水軍鋭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迺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戦艦数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戦数月之後縦横出没殆勝唐兵乃命右驍衛大将軍王環将水軍数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遂一戦克之平南唐據此則水戦雖我非所長苟得戦艦之堅壯者練習之亦可以抗外夷而不挫矣大抵承平之世人情狃安耽逸不喜行非常之事夷船之来其果出于戦闘与否亦未可的知故不得不度時勢而為之籌畫也古人云水到渠成及後来夷船屡至或刼漕船或擄諸島或抄掠內地則海內騷然不安上下扼腕切齒

欲齧戎狄之肉而食之當是時天下之人不厭儉薄不借貨財苟有攘夷之道皆將致死而為之然後大舶可造鄉勇可募城可築墩可列而巨銃之多甲兵之精什倍於今日矣但恐天下畏夷虜之桀驁而不能守堅忍不拔之志議和通互市以踏清人覆轍雖有韓岳之將不能善其後耳

禦戎狄莫如任諸侯而諸侯防禦之法莫如土着先哲論之已詳矣然外寇未至而遽欲行之天下狃晏佚之久人心洶然謗議沸騰事未成而禍係之矣蓋駭天下之耳目行人心之所不服而能濟其事者未之有也若夫後來海氛方熾或擊我首或攙我尾変幻出沒使諸侯奔馳不遑則上雖不令而土着之勢自成矣何哉賊之來無定所無定時我不可以不列屯堡置戍兵既置戍兵必不可不土着苟不土着而兵卒更番相代則国多費用士無固志土着則可以携眷可以耕田而足食有駐劄瞭望之逸而無道塗奔走之労財益足兵益精農民漁夫鰥戸之徒亦胥化為兵皆可以趨敵而致力此亦自然之勢也吾封建之制非有意而為之勢也土着之制亦勢也随天下之勢而為之如水之就下不労力而自成矣

外寇之至若專聚於一方而相戰猶之可矣或掠西陲或襲東陬来如風而去如逝電使我將士苦於奔命如吳之肄楚隋之伐陳則勝負之数未決而諸侯已大困矣加之海漕絶而不通江戸米價翔貴百萬生靈皆阻飢將有嘯聚作乱於内者是大患也將何策以救之是謂沿海諸侯宜於是時立土着之制築城堡置屯戍簡農夫漁丁編之卒伍或聚結團社教以銃砲賊不来則勤稼穡賊来即戰耳至海漕不通都下乏食則宜輸奥羽二州之粟而給之夫関左八州之粟不過支三月奥羽之米居都人食料之什七苟馱載輸而至于白川則自那珂川可以達于水戸自水戸入刀根川可以達于江戸其至絹川者自関宿入刀根川可以達于都下其他轉漕之路亦不少矣况臨此危迫人々皆竦然危懼致死力而就役与昇平之世迥異其開溝渠通水路亦可一擧而成矣往昔朝鮮之役遣十三萬之衆於海外聚数十萬之師於肥前而輸糧食海内外而未聞有阻滞於道路者况輸奥羽之粟於江戸匪難也奥羽二州之大殆過鎮西九国而土曠民少若能募民墾闢則数百萬石可立致也但穀價甚賤凡俗嬾惰不肯竭力於稼

穡然關海運不通江戸米價甚貴而轉漕之路又通必致力於農事以謀利亦人之恒情也夫以奥羽二州之粟而資之以信越二州則都下百萬生靈亦可以不阻飢矣

天下之事須知時而經畫之苟不知時則議論雖壯而理勢不行竟不免為畫餅耳或謂小笠原嶋諸島棊布于洋中壤沃物殖而無居民為我當佔據之築城堡出精兵内以捍衛神州外以馭百蠻往返之船使不得窺我邊疆也此議洵為雄偉然可行諸古而不可行諸今也何則古昔我將士經戎馬百戰之餘猛將如林勁卒如雨雖海内稍屬治平而雄霸氣猶勃々不能遏蒲生氏鄉欲取朱明亀井茲矩欲取琉球未及起兵而豊臣氏遂用兵於朝鮮嶋津氏奪琉球其後伊達正宗有取呂宋之志松倉豊後守亦欲取呂宋兵艦糧食已具將發而沒當是時人皆喜戰鬪求功名欲以拓疆域況於彈丸小島築城堡據之以擾乱夷船之往来易於反掌及承平日久士大夫筋弛肉慢狃於宴安未嘗践戰争之地一有外寇且恐不能禦尚何暇置戍兵於荒遼無人之絶島以編強虜之虎鬚哉且仄聞外夷已植人於諸島以據之今遣兵取之彼必挙大衆襲我我船狭小水路亦遼遠首尾不能相救是棄師於洋中也豈不危哉予故曰議論雖壯不可行諸今待後之豊臣蒲生伊達其人而為之可也

英夷跳蹦閩廣挾連勝之威屢来覘我邊陲語言不遜進止倨傲頗有輕侮我之心甚可悪也魏相有言曰利人土地貨宝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国家之強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彼英夷既貪且驕固有敗兆惟彼熟于戰鬪而我承平日久莫能涉實際故勝敗之數未可知耳兵法曰因勢而利導之彼驕矜自高以我為不足戰而我守雌示弱不敢自開兵端彼益驕我益恭而陰修武備練士衆遵養時晦待彼啓釁一旦起而乗之如脱兎如疾雷縱横奮撃積屍成山使四大洲知我武威之盛可謂千古奇勲矣然此豈易致哉平時操練士卒教之以技藝飭之以号令旌旗金鼓之節坐作進退之法如臂指相使然後兵可用也火器點放之術遠近之度審諦不爽賊砲鉛彈雨注而不瞬軍艦輻湊而瞻不動堅忍持重待其入彀中而徐發之發必碎賊船然後砲可用也舟之大者有便有不便小者有便有不便我船

小則驅数百艘鳥逝電馳乍西乍東或分或合変化出没火器乱發以挫敵船我舟大則列火熕成一字陣連發以碎敵船然後舟楫可用也大抵水戰莫如火攻火攻以大砲為主而火箭火毬之類応機互用可以焚帆檣洞艙腹矣至于陸戰則我之所長甲冑之堅刀槍之利非諸蕃所能抗彼雖强甚心既驕其氣既惰而我乃出死力相戰亦足以摧破之甚要尤在平時操練之精耳昔時戚南塘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官浙江参将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独精譚倫在浙亦重練兵立卒伍法裨将以下節々相制分数既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鋭古名将之重操如此平時不操練而置之死地孔子所謂棄之者也

在昔　天智天皇築水城於筑紫以備外寇及蒙古之大挙犯我也北條時宗更修築之我兵據之下瞰賊船賊不得進遂大敗　天皇神智所以慮萬世者至是始驗而時宗之功亦偉矣今之虜狀与蒙古不同蒙古之師發于一時之暴怒又不審我邦之地理故雖強猶易禦耳今之虜狀窺覘我者数十年地理之險易海水之深淺針路迂直莫不諳悉其用兵必將衝我咽喉之地是大可憂也吾邦環海而立四面受兵何港可不置戍何墺可不設墩然而蝮蛇螫手壮士腕腕不有所失不可以有取今夫浦賀之為地臨大洋而海水縈廻与江府相通可一皷而至視長崎松前之在邊陲其軽重緩急相懸絶設失之其禍不可言誠第一緊要門户也是以　朝廷命四大諸侯捍衛之防禦厳整無復可虞但其地形与諸州港澳迥異凡諸州港澳两涘相距不遠虜船入之即發巨熕而夾撃之弾子金刀可以洞破之惟浦賀海水一帯两岸相去三里虜船從中央而進砲臺鉛弾果能及否即及之果能洞破否大小船数百艘載火器果能攔截于洋中否四大諸侯兵甲精強必有以能辨之矣然咽喉之地萬一有蹉跌変生呼吸之頃此杞人所以中夜而思不能寐也因竊謂　朝廷擇浦賀險要之地築一城以為房相之雄鎮則吾師雖或不利而彼虜不敢背城而直闖江府也彼若攻城而旬日不能拔則数千援兵立至可以夾撃而江府亦得以此間成守備矣此乃　天智天皇水城之遺法也且　朝廷就親軍擇一大将率兵士数千

守城更番相代平時精習武技或事漁獵跋履山野操舟控櫓慣波濤之險労筋骨耐寒暑以時大閲講水陸戰法諸侯見　朝廷築城遣親軍必相激勸而講武事或增築墩堡惟恐落其後士気大振旌旗為之生色矣　幕朝之士亦跋涉山海熟于戰闘之法与諸侯将士屯駐策応隱然成常山蛇勢而其所風勵麾下数萬之士皆感激奮興争赴功名之會則都下柔軟奢靡之習一変而勁悍壯武之風復興此匪特為海防加嚴整抑所以振作江府之士気而鼓舞六十州之人心也昔者蒙古犯我邦挾百勝之威提十萬之衆勢如破竹鋭不可當北條時宗毅然不撓号令合機鎮西諸将如河野嶋津秋月諸将皆殊死戰遂殲之其得勝之本在于省冗費修武備而已

朝廷誠能以此為準則築一城遣親軍其費雖綦鉅亦必有其道矣

我邦自古以陸戰為主以弓弩槍刀為要器天文以降雜以鳥銃而大砲未用之戰闘也西蛮夷長于水戰精於大砲是二者雖我之所短而今則不得不出於此也古名将用兵如神有傚敵而取勝者若趙武霊王胡服騎射而破戎狄周世宗習水戰而取南唐是也有因敵之所長而出奇破之者若金兀朮以拐子馬擅雄而岳飛以麻札刀斫馬足破之楊沂中持長斧如牆而進敗之楊公舟楫如飛旁置撞竿碎官船岳飛以巨筏乱草破之是也有以小制大者韓世忠艨艟大艦扼金師於江兀朮乗小舟以火箭焚之世忠大敗鄱湖之戰敵船廣大明軍難仰攻乃縱炬而焚之遂致大捷豐太閤伐朝鮮敵船数十隻守釜山海口長可三四丈以巨材製之舵楼弓弩乱發我兵棄軽舸奮勇直進擲火毬数十並焼燬敵船皆燼是也有以大壓小者兀朮軍于江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豫以鉄綆貫大鈎明旦敵船譟而進世忠分海舟為両道出其背毎縋一梗則曳一船沈之兀朮窮蹙是也今西蕃大船如城我製小舟堅緻者使賊砲不満中即中之亦不過失六七人而我砲一發焚大船殺数百人是非以小制大乎夷船大砲不過七八貫蓋砲極大船板震裂不可用也我乃製大熕自十貫至三四十貫其所衝撃如霹靂裂山可以及遠而粉碎之近年某侯造三十六貫天砲其度及四十町之遠而彈子迸裂圜五町忽為烈火雖夷船之堅亦可粉虀是非以大壓小乎倣西洋式造大船

無事則用之漕運有事則用之水戰与夷賊相衡是非倣敵而取勝乎名將用兵出奇製変如神竜之不可摸捉者班々見史籍蓋人心霊妙不測苟盡知慮必將得破敵之術矣山有砒霜天必生礬以制之国有鴆天必生犀以壓之造物者好生如此雖夷船之高堅統砲之精巧亦豈無制之之術哉但憂人之不盡心思耳或曰多製巨熕誠為當今急務然有砲而無藥非惟不為吾用適足以為敵人資耳故多製巨熕宜先多儲火藥鐵丸此又切要之言用兵者不可不察也

偶得清人無名氏平夷策一道是人目擊英侵犯深知其情状憂憤不能已奮筆作此策鑿々中肯綮其論製戰艦募沿海漁人戰洋中及暮夜集漁船扶賊船皆与管見相符因不厭煩重録之曰嘆自上年攻陷定海後又破粵東太角沙角仰門進逼省城雖代還商欠極力議和示以優容而犬羊無厭成性益肆鴟張今年七月破閩之厦門八月又破浙之定海鎮海前後六總兵一提督皆戰没至裕制府死於鎮海之學宮泮則尤為可憫他如姚太令之殉城及大小文武員弁兵士陣亡殉難指不勝屈至民之被殺女之被污財物之被掠房室之被焚到処皆然逆夷罪悪滔天神人共憤矣夫逆夷之所以大肆塗毒而莫攖其鋒者固曲彼船堅礮猛而我軍之大礮亦何嘗不猛其受制之處則在議防者僅斤々焉守於岸而不議修戰艦練兵士以戰於外洋也夫沿海有警戰塲在水既無渡水之具何以言戰言守夷船不過三四十隻至多僅容二三千人海上之風信潮信無定其始到也不過數隻或十餘隻未敢即攻也待其黨羽已集乃併力內駛如粵之虎門及省城閩之厦門浙之定海鎮海皆闤闠都會地列堵而居密皆綿亘數十里礮東擊不必審準無不中者中即洞墻倒壁傷斃人口而衆人易震々即未戰而心先怯即一有逃者相率而走矣逆數十隻散布海面如鴎如萍我軍礮即審準始發而海濤之沈浮靡定勢難命中以彼此受礮之敵一聚一散聚即無不中散即偶或一中耳我軍大礮所中之逆船何嘗不沈溺該逆何嘗不畏如厦門定海府門皆有中礮夷船近粵閩浙之礮臺既為所奪該逆即將礮眼用釘是畏礮之明驗也我軍僅守於彼來攻時得利則愈進不得則掠舵而返逍遥自在數里外即礮不能及祇有臨涯而返望

洋而數而已無別法也若堅造戰艦選練兵士禦於
外洋外洋即逆夷不得逞矣請詳言之盛京之奉天
直隸之天津江蘇之崇明浙之定海閩之廈門福州
粵之虎門山東之登州共八處外雅山東登州福建
福州海較窄只須造數十隻餘六七口每口造船二
十隻共百四十隻每隻容兵或八十名或一百名連
舵工水手人等每船四十人為斷其水師兵士即招
募沿海漁人充之以其素習海上波濤潮汐雖有大
風浪而立脚既穩舉頭不暈至能挾尺板以鳧水遠
近者更加錢糧偶有夷船到來即扼於口乘其大幫
未至先挫其鋒而隨來隨勦既可省力即使大幫全
至而二十船散布汪洋中夷■礮亦不能操必中之技
軍礮與夷礮互相交錯其中者不過偶值耳即偶值
亦不過破一船而已若我軍利則乘風追擊火彈火
箭火礶皆足蹴其尾而焚之不利則遊奕成收治沿
海港收軍船可以隨地寄椗而夷船之至海上之波
濤有風固迅無亦有潮浮送彼行一步我行一步不
能如平地膽壯者足健膽怯者足軟遲速隨時可以
追及也且即前此之虎門廈門定海鎮海皆有海港
以內誤送之所以敢直入無忌者我無戰船以襲其

李長庚嘉慶間人

牽海賊

決迅次

後也若我運船以戰扼於外洋得利則勦之不利即避
之彼知有戰船在外必不敢直入內港攻陷城池懼
軍船之封其口而襲其後也昔長水戰者莫如李忠
毅公常以戰船二三十隻破粵東艇賊三百餘船破
牽賊匪七八百船或詢公公答曰是不煩言而解武
弁不怕死是定心法死且亦怕不來息僵在林而病
死者多矣豈在死寇且交鋒時礮声震地■
礮子滔天而不死者多生死決而心定矣初臨陣時
何嘗不心驚目眩及見陣一二決即心不動矣至以
少破衆更易曉然賊艘連檣如城軍船只二三十隻
今日若礮轂得著只管將藥点放不必端詳審準礮
發時無不中者賊船亦偶中軍船不過適值其有中
亦僅矣軍船二十隻發礮二十出以得半論之定中
其十船再發一出即賊或十餘船或二十船皆破矣
賊雖數百船似乎衆寡不敵賊船比軍船高大又似
乎大小相懸但數百賊船若傷廿十船八隻勢必潰
散奔竄心虛膽怯我乃相度風信潮信令各軍船全
提上風上潮長驅壓之遠則大小礮及之近則火箭
火礶亦及之如驅群羊矣或曰額設戰船不可用乎
太平日久額設之戰船倒價既不及半廠員監造賠

累又過其半而虛応故事船身則板薄釘稀植具亦多不嘗即全矣皆脆弱不任駕駛一過風濤頭櫓便踈散矣此畏葸之弁兵得以藉口為委兵於敵也若每船以萬金造之必工堅料壮矣至戰船定例兩邊有木架高下雙層遇賊即用綿絮漁網浸海水掛之賊礮雖猛以柔制剛以水尅火不能為害至船之進退即乗風乗潮為之不比内河盪槳搖櫓也故以戰船与在岸守二者動靜即勝負判坐以待賊迄無了時諺所謂倣賊一更守賊一夜者此也至額設水師不可用乎曰閩粵之水師尚可用至江浙之水師其人本弱且不慣水性乗船出洋半多昏暈嘔吐故必招募海邊漁户充之加以訓練而後可或曰寔可以衝風濤破盜賊矣或曰每船萬金以百四十計之當百四十萬不於軍需外又多添一大宗經費乎曰自逆夷滋擾閩浙軍需皆數百萬矣而粵者尤多徒費無補如何造之得力也每船成造足用十年而歲時小修為數亦省有夷警則大得力華夷匪歛跡耶以延洋緝盜且廈門有警即福州兵船可以赴援浙洋有警即崇明兵船可以赴援而山東天津可以隨使赴援外洋行船瞬息千里一氣聯絡声威益振造船分各省造不過半年皆可就緒若急即先雇商船漁船应之如廈門之商船每隻成造皆費萬金其堅實什倍軍船又夷船停泊外洋其船笨重非風不行而海上亦有數日無風者招集沿海漁船懸以重賞択其可設槳二十四枝三十二枝者令於暮夜密赴夷船近令一声盪槳飛集圍之彼雖有礮一時亦点放不及且礮不能下出每船只用善鳧水者一二人下水伏其柁後用斧鑿之斷其繫柁巨纜即柁上仰而不得力一遇風作其柁自覆即無風其船亦不能動移勢必坐斃或用小漁船十隻為一排以百隻為十排連環之上堆放火柴薪油硝令快樂漁船昏夜送往焚之夷船底面雖有銅鐵片包護面而船上之蓬蓆繩索一燒即船亦不能動坐而困矣或以此船放海各口衞之亦可杜其竄入此在隨機用神而明之存乎人謹抒管見以奉採択或愚者一得耶至將為兵之膽將才寔難敢死二字即無敵手也是在選而用之賞罰必信威令必嚴馭將兵之法具在顧用之訓之之人如何耳

承平歲久武備寖以解弛古今之通弊也梁武帝践阼江南無事僅三十四年民已不習兵公卿不能乗

惟恐熂

馬侯景一稱兵卽瓦解土崩莫肯提戈拒之者國為墟矣唐元宗之世宇內無虞亦不過四十年民已不知兵革安祿山鼓行而進如登無人之墟而天下乱矣若元明之■季承平適久遭乱適甚以至於亡吾国承平今已二百三十餘年矣雖曰英武冠于萬国然武備之嚴士馬之精益多不如古者亦自然之勢也近世蛮舩屢出没于邊海或掠蝦夷或擾長崎或窺浦賀由是緣海諸侯長慮却顧抱敵愾之心鑄大砲修兵仗以備不虞之警非支那人流于文弱而不留意於武事者比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国外患者國恒亡然則我之有邊警焉知不為天下無疆之福耶

曩余嘗作禦戎策示清水赤城翁翁題其後曰子不不見夫脚夫乎挽任載之車隆暑行赤日炎塵之中盛寒踏氷冒積雪流汗遍體耶許之声相属而身壯強未嘗為風寒暑熱所犯以其元気實于内也王侯貴人暑則揮涼箑御精絺坐于廣廈邃殿之上冬則重裘厚綿擁室爐坐軟褥而屢為寒暑所冒以其元氣不實于内也　縣官誠能修徳施仁振肅紀綱国富食足上下和輯元氣實于内而無耗焉雖有外寇亦可以彈指甲而走之矣此海防第一要樞也余以為知言

洋外紀畧　終

横田惟孝 著

戰國策正解

文政九年（一八二六）江户刻本

據文政九年（一八二六）

江戶刻本影印

横田惟孝先生著

戰國策正解

十三冊

後彫園藏

三都書林　群玉堂
温故堂
青山堂　梓

栞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間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横權謀其詐譎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愼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絶對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

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録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馬遷修史記收而録之劉向父子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㳒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灋乃謂亂史害乎名敎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

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慊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賚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秊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

研也今秋東歸即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閒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梓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肎許之已而思之秊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値而易失不於時以問㳒則恐不得當己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余乃言曰戰

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止辭令之儀觀本國之先交除盟約之信結與國之好覽山川之險易觀城郭之高卑視朝廷之禮灋見君臣之賢否雖不必在列陣行軍之閒而自有兵機之在焉其流爲從横權謀則所謂棄於孔子者也然由衰周而來征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録也其事則從横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閒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

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爲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

討攻伐莫不奇伏變詐以徼幸一切之勝矣雖則正義順應之師而不豫知其情以警備則亾以應卒赴急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夫臨事而懼者必欲知彼情欲知彼情者近覩諸國策譬猶懸明鏡以待妍媸黑白弗能逃其情也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然則孔

子之於國策豈無所取也哉今子之此舉意其在玆邪順藏笑而不荅余於國策無所要言遂以斯言爲序順藏攷據之確發明之多讀者自知之

文政九季歲在丙戌菊月江都太田善世子龍撰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

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爲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索

閣爲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慭其如此既讎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間有是正存爲故

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竢後之君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横田惟孝順藏敘

戰國策正解凡例

一戰國策高誘注本三十三篇。有國別而無細目。蓋劉向之舊也。鮑彪合爲十卷。東西周易地。各國出細目。更撰次章條。今欲盡復舊。而坊本行已久。遽改之。有不便於質訪者。故姑從之。

一東西周爲列國。非周王也。而鮑彪以西周爲王。係之安王赧王。謬矣。吳師道辨之詳矣。而今猶存之者。亦以便於質訪焉。

一斯書在漢初。既錯亂。雖經劉向撰次。而既無細目。則世代有不可得而辨者矣。鮑吳聚訟。均之屬臆見。其疑者闕而可也。故今置而不論焉。

一地名沿革。歷代不一。在彼尚闕明。況於我乎。故概而不釋。其不得已者。唯曰某某地某某邑耳。

一諸本異同不尠。舉之於注中甚煩。故各章下附考異。所謂高本。高誘注本。姚宏所校。即姚本也。坊本。坊間所刻鮑吳注本也。曾鞏蘇頌錢藻劉敞孫朴晁以道校本。今皆不傳。皆係姚宏所校。纂穆文熙戰國纂也。其餘今世通行本及諸家藏本也。若其與子史異同者。不可枚舉。其有關係者。而後舉焉。

一秦策末李斯爲秦客卿章。楚策末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章。高本不載。而鮑吳亦無注焉。非策之舊也明矣。不審何人所添。今姑從坊本而載之。并解之。

一本邦儒先注解行于世者。獨碕哲夫戰國策考。關君長高注補正而已。其他蓋亦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聞有清人陸隴其所著戰國策去毒者。求之數年。而未之得也。豈海舶未齎耶。抑亦希有而吾力不能得也。欲必得之而校焉。殆似俟河清。於是欲刻之家塾。則幸有出橐裝助費者。遂趣命工從事云。

横田惟孝識

戰國策正解卷一

橫田惟孝著

西周（周孝王封其弟於河南、其後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顯王時、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周各爲列國、周王徒守虛位、征伐策謀、盡出於兩周、）

安王（凡一章）

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與音預、下同、○嚴氏、嚴遂、爲賊、謂嚴遂使聶政刺韓相傀、兼中哀侯、事在韓烈侯策、又韓釐侯策曰、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是陽堅與也、）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繩證反、○道周、謂堅出亡過周、乘車、謂非兵車也、按韓子、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由此觀之、堅蓋韓人、而或嘗潛與周通謀者、故出亡道周、周君亦厚遇之也、）韓

使人讓周。周君患之。（讓、謂責以厚陽堅、）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語魚據反、使所吏反、○語告也、正語、謂顯然而告也、待命、謂待韓之命、小國、西周自謂也、容賊、謂容保陽堅也、）

【考異】（堅諸本作豎、曾本作堅、按韓策亦作堅、故今從之、謂周君下、諸本無曰字、今從高本、）

赧王（凡十七章）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共恭同、適丁歷反、○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適主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咎音皐、爲于僞反、下爲太同、○鮑彪曰、司馬、楚卿、疑即昭翦、愚謂封、即下文資之以地、是也、）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言專爲公子咎請太子、而周君不聽、則翦之智困窮、而楚周之交斷絕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令力呈反、下皆同、○微、密也、言封欲立者、以爲之資助、）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息亮反、下同、○爲猶助也、欲爲太子、謂欲助爲太子者、以地也、鮑彪曰、楚相之御、姓展、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類猶似也、倚哲夫曰、令若之若、恐翦誤、得之、此指翦也、言相國聞王欲令翦爲助太子之事、而又恐翦居中用事、不便於己、則必不使他人矣、）相國令之爲太子。（相國果令翦之周助爲太子者也、）

【考異】（翦令之令、高本作令、一本資作奉、）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令力呈反、下皆同、○碕哲夫曰、凡言謂、言爲、不入者、皆自爲自記也、言或言客、或稱名、皆聞記也、愚按、此司馬悍謂齊王、而王乃使悍也、齎資通、即上章資之以地也、）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置猶立也、據下章、先以此言試周君、而後以地進最也、）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進最之方、以得尊寵用事也、）

【考異】（悍劉本作桿、賂一本作地、坊本無請字、今從高本、）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爲周爲君于僞反、下爲齊同、○高誘曰、司寇布

周臣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折食列反屬音燭〇高誘曰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大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養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愚謂奉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折荀子折閱之折損也千金猶未盡其本賈故折損而不賣與越人也越人亦未爲真知其良也蓋函冶氏獨知其良終身不賣至死悔悟故戒其子曰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關君長曰兩契相合爲信今君立最爲太子是獨知爲信故天下未有信之者也愚謂猶函冶氏獨知良劍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關君長曰讓之於最猶令最讓之列子曰將嫁於衛注嫁猶行也此似是義恐齊王以爲周君實欲立果而令最讓而不肯立以行之於齊也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奉扶用反養羊尚反〇信貨衆所信之貨以喻周最也愛猶惜也言最之奉養無有愛惜使天下皆知立最爲太子乃所謂信貨也穆文熙曰布之爲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考異　爲君之爲坊本作謂無齊下之也字果一本作最高本無於齊之於字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令力呈反乘繩證反下同〇高誘曰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高誘曰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

也厹音求遺唯季反卒子律反〇高誘曰游騰周臣也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鐘之賂開道至胥以受鐘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高誘曰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愚謂號猶名也事見僖二年左傳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高誘曰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爲防變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考異　坊本今秦下無者字戒作惑因之下無也字一本日作旦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高誘曰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爲下僞反令力呈反〇蘇代蘇秦弟也高都韓邑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相息亮反罷音疲〇高誘曰韓公仲爲相國也昭應楚將鮑彪曰得城曰拔如拔物然愚謂此代述昭應之言也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雍氏必拔病困也、始初先也、告楚病、猶告病於楚也、守謂圍守而不去、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使所吏反、○多猶過當也、折屈也、謂屈節合韓也、節符信、行者所執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卒子律反、○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中始怒而終善之、

考異　坊本中作仲、弊作敝、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爲于僞反、除爲和餘皆同、籍在夜反、下同、○薛公、孟嘗君田文也、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虚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宛於袁反、葉舒涉反、夫音扶、更音庚、○韓慶、西周臣也、言二國強大、則齊必危矣、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令力呈反、下同、上無攻、謂無攻周、下無攻、謂無攻秦、函谷、關名、張大也、東國楚之東地、近齊南境者、出猶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會秦、秦留之、言秦歸楚王、以與齊和也、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處昌呂反、○三晉、韓魏趙、本皆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言三晉畏秦、故東齊也、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三國、齊魏韓也、

考異　坊本無年下而字、以強之以作爲、合於之於作爲、高本無不破之不字、坊本齊也之也作而、惠作患、無章末西字、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在夜反、○三國齊魏韓也、反還也、

魏道西周、西周有供給之費、故恐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爲于僞反、○德謂荷恩也、六師道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曰聚、愚謂、楚宋爲秦報代魏而利之也、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令力呈反、○關修齡曰、設疑作毀、恭毀壞軍舍速東去、

考異　一本德作聽、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利使也、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盡津忍反、○樊餘、周臣也、鮑彪曰、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以上之上時掌反、〇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地、鄭國之地、時亡而屬韓、三川河洛伊、秦拔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方城山名、上黨兩屬韓魏、今韓弁得之、故曰兼兩上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折狀如羊腸、）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恐丘勇反、）

考異（曾本餘下有寫字、坊本因趙下有兵字、章秦無也字、）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將子匠反、〇秦攻之攻、疑敗誤、下章可以見矣、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犀武欲救周軍于此、而秦擊而敗之、遂進兵而攻周也、）爲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爲于僞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〇鮑彪曰、李兌趙司寇、禁猶止、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得猶勝也、前、前日也、勝魏之勞、謂敗犀武之軍、後、後日也、）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講和也、魏敗秦勞而趙獨全、故曰全趙、言以全趙止勞秦之攻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支猶拒也、言魏必因李兌而與秦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關君長曰、疾者、急速強壯之謂、）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魏之救兵敗、而秦兵遂進而攻周、故周君之魏求救、而魏王以上黨被兵急、辭而不救之也、）周

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樂音洛、下同、〇梁、魏都也、囿者、蓄育鳥獸之所、）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〇綦母恢、周臣、溫、魏邑名也、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周、）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言周君怨魏、故爲王患之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按昭九年左傳、王曰我在伯父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杜預曰、周爲共主、天下所宗、故曰謀主也、此稱周君者、蓋是時周王徒守虛位、威權策謀、盡在周君故也、設以國、謂陳設國兵也、扞禦也、言周爲魏禦秦、而魏不爲周扞禦、此其所以怨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塞先代反、〇吳師道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愚謂兩字疑衍、此其所以爲王患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好呼報反、〇形、形勢也、猶曰爲人也、事秦而好小利六字疑誤衍、戍、守邊也、百姓、百官也、私猶愛也、言周君爲人、不好小利、不可以小利解怨、今王許戍與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官、而愛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是可以解怨也、）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周得戍與囿、不與秦攻南陽、則魏得并力上黨、故無患、贏、有餘賈利也、與八十金之囿、而得百二十金、故曰贏四十金、此言不獨可以解怨、而於魏亦便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考異高本無爲若之若字、坊本私作利、高本無計字、坊本無章上也字、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周相之、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上若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若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下若指周君、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齊侯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注云、比公於大夫、此者稱周君、或爲謀主、或爲主君、或爲大王、當時稱呼錯亂、不可準以禮也、又字疑必字殘剩、爲、使也、楚懷王策、爲其行人請魏之相、臣爲不能使、猶使臣不能使也、趙孝成王策、葺之軸今折矣、言周之臣必秦重之、而欲相者見其重之、且惡臣於秦、而使臣不能使矣、欲以代臣爲相、是其周秦之交、所以必惡也、臣願免相而行、君因相其欲者、彼己得相、不惡周於秦矣、此或教周足謂周君語也、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行而免、言將行而免相、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周君以爲此人惡周於秦、故誅也、以上或與周足相謀語也、

考異爲不能使、坊本作不能爲使、是輕、高本坊本共作且輕、今從一本、是公、高本作且公、成事、坊本作事成、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敗必邁反、蘇厲亦蘇秦弟也、鮑彪曰、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白起、秦將武安君也、愚謂、攻、善也、言白起善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過音戈、中丁仲反、夫音扶、塞先代反、盡滅之盡津忍反、支左屈右、謂左手張丈弓、右手屈持箸也、撥反、鉤曲也、公破之公、恐衍、

考異也矣、劉本錢本共無也字、人皆下失曰字、不以、高本作不已、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爲于僞反、屬音燭、山南、周之山南、吾得、楚將也、關君長曰、楚兵在近、而周不通使、吾得將攻之、故曰屬怒、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令力呈反、將讀如飯、名銘同、軍正、軍史、見史記司馬穰苴傳、泄之楚、謂漏其言使楚聞之也、周與吾得謀楚、故名器六然也、效、致也、

考異坊本怒作怨、諸本器下有必字、今從一本、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高誘曰、臨猶伐也、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

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屬音燭。惡，烏路反。○洪邁曰：除，治也。言治道迎楚師也。愚謂：韓魏惡楚假道於周，齊秦恐楚伐韓魏，還取九鼎也。方城，楚塞也。四國，齊秦韓魏也。與，謂與楚也。

【考異】上二周，坊本作兩周。蘇秦作蘇子。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難，乃旦反。○難往，不欲往也。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為周之為，于偽反。○為辭，謂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也。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譽音餘。養，羊尚反。○謂，或謂也。原，周邑也。太后，昭王母宣太后也。養地，供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秦，猶得秦也。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也。言周君入秦，交善則周最之功也；交惡則最必得罪，故不如譽孝入原得秦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不攻周，猶言可無攻周也。實，謂土地人民。聲，名也。言周地褊小，得之不足以利國，而攻天子之名，見畏忌於天下也。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王，于況反。○弊，罷也。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罷音疲。○俱，同也。言秦攻周而疲，與天下之疲者同，則威令不縱橫行於周矣。

【考異】王之國計，坊本作國之計。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他，徒多反。宛，於袁反。○宮他，周臣。穀不熟曰飢。秦飢，不能救宛，故晉滅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魏攻蔡，不得救鄭，故韓滅之。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閔王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邾陳未詳恃何國。按史記，邾莒皆楚滅之，而此曰亡於齊，若作楚，與下句複，未知孰是。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援，于眷反。○言國不毀傷也。

【考異】攻蔡，坊本作攻秦。

凡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一終

戰國策正解卷二

横田惟孝著

東周（説見西周）

惠王（凡二十六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顔率周臣、）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説。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夫音扶、下同、説音悦、將子匠反、○陳臣思

即田臣思也、田氏本出陳、）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問其路所從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顔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寄託也、寄徑、猶言假道也、暉臺、臺名、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葉舒渉反、葉楚縣名、）○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顔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爲于僞反、下同、）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可至於齊者。（○耳字疑衍、灕然、流通無壅塞之貌、甘泉賦、灕乎滲灑、）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被皮寄反、稱尺證反、○士、甲士、卒、步卒、謂警衛者、師徒、即輓鼎者也、鮑彪曰、被具士卒所服用、具稱此者、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顔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數色角反、）

考異（坊本畫作盡、實作寶、王大下無説字、塗並作涂、少作沙、竊爲下無大字、醯壺醬甀作壺醯

醬甀、曾本甀作兎、可至、諸本作止一字、今從一本、坊本代作伐、得九鼎凡一鼎而、曾本作凡得九鼎而鼎、坊本器械作械器、竊作切、來下無者字、）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宜陽韓邑、趙累周臣、）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數色主反、○材士、士之有材武者、景翠、楚將、）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羈旅、寓也、謂非世臣也、言甘茂非世臣、有功則當爲相、無功則不得留秦、秦王不聽衆議、而攻宜陽、不拔則恥之、故曰拔也、）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爲寡爲己之爲于僞反背音佩援于眷反盡津忍反○執珪楚爵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柱國楚卿慕猶願也盡其寶謂盡致其寶也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趙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愚謂以上累之設辭以下記者之言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遂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煮棗秦邑城即煮棗城也荷恩爲德謂使東周荷恩也王應麟曰宜陽韓邑也周易爲謀之剽臂也宜陽舉而周隨之矣

考異　趙累坊本作周累焉矣曾本作耳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爲于僞反盡津忍反○言按兵勿出則可使東周荷其恩西周欲韓出兵故可盡致其寶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同○之指楚韓也已指西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

西周弱矣趣音促○楚韓德東周則必不爲西周之用矣故西周弱也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爲謂種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仰魚向反

考異　坊本無遂下水三字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令力呈反下同

相息亮反下同○韓策楚昭獻相韓將不之將恐衍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向舒亮反葉舒涉反○陳向葉皆位在相下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惡並烏路反。黶烏減於黠二反。令並力呈反。塞先代反。重使之使所吏反。強其良反。○鮑彪曰，絶，横渡。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鄭國往來。愚謂，辭而之而讀曰能，易也卦釋文，鄭氏讀而曰能。

【考異】蹷一本作厭。信於之於，諸本作東，今從一本。

韓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君患之雍氏，韓邑。粻，糧也。時秦救韓，故周以糧餉二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爲于僞反。恐並丘勇反。

【考異】周君，諸本作周之君，今從一本。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産子爲于僞反。令力呈反。○若指秦也。王，周王也。聽，許也。以地謂割地也。故，特也。吏産子，疑當作更贊若。贊，助也。如魏景閔王策，王以國贊嫪毐之贊。按上下，最與齊善者，蓋最本欲以地合於齊，恐王不聽，故先許以以地合於二國試之也。爲乃謂秦曰，君不如令王許最割地合於二國，特必怒最，而以地合於齊，齊與楚善，是君以合齊之故，齊與楚更贊君。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言秦因最割地，轉以地合齊，則合齊者秦也，割地者最也，齊王必善二人矣，此爲爲最游説也。

【考異】一本秦作予，注云，元作秦，曾本無故字，一本怒作恐，以合作全以。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相息亮反。下兼相同。敗三之敗必邁反。下敗三同。○趙使仇赫相宋，事見趙武靈王策。三國，韓魏齊也。言三國將與趙宋合於山東諸侯，以孤秦也。此一節，言三國不敗，則赫將合於三國也。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與下疑脱趙字。言秦與趙宋敗三國也。此一節，言三國敗，則赫將合於秦也。則賣趙宋於三國謂因三國成敗，或齊於秦，或賣於三國也。此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赫無信也。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令力呈反。視示通。離力智反。○合周之合當作令。按此策，舉仇赫賣趙宋之事，而勸周最賣秦趙，以兼相韓魏也。秦趙之相賣，乃最所以賣秦趙也。

【考異】一本赫作郝，坊本則賣下無趙字。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爲于僞反。難乃且反。○勁之，謂勁趙以兵。使之與齊戰也。先合於齊，謂秦先趙合於齊也。爭齊，謂爭合於齊也。無人，謂無爲魏收齊之人也。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去疑當作令。與，與國，即謂齊也。以，用也。言當秦趙爭齊之時，不令最收合與國，而以用兵爲急，而伐齊無因他事而立功之謀也。最善齊者，蓋時在魏，不欲魏伐齊，故客爲最游説也。

【考異】坊本以兵之急作以兵急之，下更有急之二字。章末之也作矣。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言魏王以國與最俱，最之義，以伐齊爲貴，時最相魏，故云然。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

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群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輕遣政反、行下孟反、○薛公、田文、時亦相魏、薛其故邑、故曰故主、鮑君長曰、羣恐君字訛、言最今相魏、而不失信於齊、是虛信也、而自爲盛美之行、則若臣之道、以爲據故主之義、不同魏合於秦以伐齊也、愚謂、最本仕齊、故曰據故主、此產亦當作贊、言贊齊也、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爲王、爲救之、爲于僞反、入○奴疑怒闕畫、言最爲魏齊合交、天下畏魏、不能伐齊、若天下怒魏合齊而伐魏、最帥齊兵以救之、天下無伐魏、上遂與齊伐之、且臣與魏伐齊、爲齊所怒、若爲王之交於天下之累、不可、王使臣入齊、其賜厚矣、臣入齊、則無爲齊所怒之患、王亦無齊之累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坊本無者字、且臣作且秦、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予音與、○譴、責罪也、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盡津忍反、○鮑君長曰、宜察其所賂遺之人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鮑彪曰、多鳥處、有解羅者、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關君長曰、大人、蓋謂用事貴臣、應多鳥處、小人、蓋謂無力賤人、應無鳥處、鮑彪曰、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若故能得欲矣不疑之字誤、關君長曰、窮士、應有鳥無鳥處、赫欲重翠、故云、故固也、謂固能得其所欲矣、綫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爲大人若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考異　坊本若張下有之字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隘乙革反、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三國、韓魏齊也、隘猶距也、言周相見秦隘於三國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

遂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爲于僞反、處昌呂反、○處、處置、謂其所爲也、取秦、謂取交於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故固通、齊重國、固收周爲好、周亦既取交於齊、今又取秦、是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考異　坊本無一重公二字、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他徒多反、下同、盡津忍反、予音與、鮑彪曰、輸、言委以告之、○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

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操七刀反、間紀莧反、遺唯季反、令力呈反、○間遺、謂伺其間隙以遺之、曰告止身死、書中語也、候、偵候之吏也、鮑文熙曰、馮睢之遺書昌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間以告彼間者也、均之謂反間、而傾危甚矣、

考異　坊本昌作宮、睢作雎、雎使間有且字、高本疊亡來二字、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為于偽反、令力呈反、○王、楚王也、言宣言東周殺翦、以令東周與楚惡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鮑彪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

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考異　一本嘗作常、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呂禮、秦將也、鮑彪曰、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關君長曰、處處置也、蓋言子惟以齊事秦、則必無事之可處置矣、愚謂、無處、謂身安也、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關君長曰、天下制於子、猶言是子制於天下也、言禮相齊、令最居魏、以共事秦、則禮制於天下也、子東重於齊、西資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考異　坊本處作處、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相息亮反、○言齊逐最、相禮者、欲因禮以取秦之交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言弗與禮、有二國之重、而必輕文、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以禁天下之率。趨音促、行戶剛反、○急北兵、謂起齊北邊之兵也、以秦之以猶與也、後行、謂後軍也、最怨齊逐己、故收之以為後軍也、此言伐齊以敗齊秦之合、反背也、率從也、言秦伐齊、背齊之約信、二國不合、則天下不從齊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史記作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吳師道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言弗而不及禮若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愚謂、此言齊無秦、則天下之兵皆集齊、弗禮必走、齊王無與為其國、必重文也、

考異　高本連石行秦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高本公作君、坊本以禁之以作又、

齊聽祝弗、外周最。逐之出外也、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相息亮反、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言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之交、得天下之交、則不能存齊、齊深之深恐衍、夫音扶、○趙恐齊秦合而伐己、故急起兵以示伐齊於秦也、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處昌呂反、○之疑合誤、言秦以趙攻齊、與合齊伐趙、其實秦之利理同、必不安處矣、言必與趙伐齊也、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關君長曰、齊用弗之不利、即天下之通理、

考異　高本連下謂薛公章、劉本題起齊字、乃同坊本、關君長曰、三章事同文異、似不可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定十年左傳、有郈工師駟赤、注云、掌工
匠之官、此工師籍、蓋官氏也、愚按楚策有工陳籍、或是人也、說見彼、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
心。相息亮反、下同、說音悅、○鮑彪曰、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
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愚謂、閔閔憂也、言憂國人不說相呂倉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
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
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
子罕而善君。令力呈反、○事見襄十七年左傳、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八字、疑他策錯簡、或注文混入
也、司空、主土工官、傳曰、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
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

戰國策正解　卷二　十二　後彫園藏

於民也。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七處、市各有閭、皆使女子居之、每閭百人、故凡七百人、三歸、臺名、
傷、謂非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
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
數色主反、見譽之譽音餘、○衆庶所說成強大、增積不可動如山、言大臣得譽之害也、二句蓋古語、周
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考異】高本上免下有士字、如山作成山、坊本七市作女市、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
不知也、吏因囚之。耶以嗟反、○溫邑時屬西周、周並謂東周、客他邦之人、主人自國之
人也、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
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
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少詩照反、○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濱涯也、君天下、
謂爲天下之君也、
【考異】諸本作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今從一本、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
則公之國虛矣。爲于僞反、難乃旦反、虛墟同、○金投、趙臣也、疑天下、謂以最之齊疑周齊
與天下合而謀己也、按爲周最謂魏王章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據是則
子當作與、韓當作趙、合於秦、當作合於齊、虛謂國亡而爲墟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
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長丁丈反、○上黨長子皆韓地、關君長曰、

戰國策正解　卷二　十三　後彫園藏

蓋齊與韓魏相攻、秦救齊趙從救齊、因此佐秦而伐二國、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
於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公東之東當作西、秦在西、安得
曰東、謂以佐秦故得寶也、言趙因是勢、徐爲東交於齊、則齊趙有合矣、鮑彪曰、最時在齊、慮有趙患、故爲
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考異】坊本恐齊下無韓字、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
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吳師道曰、負恃也、令字疑合、關君長
曰、收合、封厚也、謂秦且合齊而厚其力、使無多割地於趙、而與天下戰也、蓋最說秦爲齊之辭、不勝
國大傷、不得不聽秦。吳師道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
矣、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

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盡津忍反、○上黨、韓地、大原、魏地、西土、韓魏之西地也、國、趙、身、謂投也、言覆趙國、危其身、是計何之道也、謂恃秦與齊戰之甚不可也、

〔考異〕高本連前章、七作止、覆作復、錢本劉本令作全、錢本兩作而、

石行秦謂太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行戸郎反、王于況反、○鮑彪曰、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愚謂、良梁音同而誤也、關脩長曰、蓋辨士將欺伯王之名、宜拒絕其說、而不聽、故曰備也、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爲君爭於秦。令力呈反、爲于僞反、○關脩長曰、客既教秦備辨士、則爭不能得焉、秦必成伯王之名矣、蓋石爲秦欺周君也、愚謂、石爲秦謀、既教秦備辨士、又教周君令辨士爭、是激而成之也、

〔考異〕高本此下連謂薛公及齊聽祝弗二章、坊本各見于前、今姑從之、劉本石行秦作右行楚、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二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橫田惟孝著

秦上

孝公 凡一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相息亮反。○鞅、衛之庶孽公子。公孫氏。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至猶大也。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孝公行

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高誘曰。傳猶禪也。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蒞臨也。有頃言未久也。關君長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予告。蓋始見于此。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說始銳反。更音庚。夫音扶。○刑其師傅。故曰仇讎。鞅恐誅亡之魏。魏人不受。故還秦。而惠王車裂之也。

考異 一本八上有十字。

惠文君 凡十四章

蘇秦始將連橫。東西爲橫。秦地形橫長。故合六國連秦曰連橫。鍾惺曰。蘇秦本意在用秦。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說始銳反。下除說不大說。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蓄稸同。積子賜反。騎奇寄反。下同。幷倂同。下同。○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胡國。貉以爲貉。貉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都函

函關也。形便謂地形便於攻守也。府物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敎之。願以異日。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即誅伐。文章不成。無以爲兵名。故不可使民驅之出戰也。恩深方可資人死力。愚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勞大臣於外。儼然矜莊貌。庭敎之謂來庭敎之。以異日。謂以他日承敎。林西仲曰。倂吞解帝之效。尚在有待。厭而婉拒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

之惡有不戰者乎（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三苗、崇、皆國名、涿鹿、地名、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使所吏反、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屬樞玉反、聊留、服蒲北反、信新、兵濱滂反○轂擊馳、謂行使之多也、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言古昔無事之日、猶且文武兼用也、）文士竝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勝音升○飭恐飭、訊、或古字通用、此言後世諸侯、亂惑文士飾說天下事煩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既盡、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恒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章程適以叢姦、案牘徒以滋累、此言文章不足爲治、）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

戰攻不息（林西仲曰、章理、以言闡出道理、偉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關君長曰、辨言、辨察之言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治直吏反、下於治同○林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天下、必不可得、）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鬭之場也、關君長曰、此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常嘗通、○方言、矜謂之杖、撞、手擣也、）今欲并天下、凌萬

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元長也、首也、人萬物之長、故呼人爲元、元元猶人人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惛指用兵言、通段止言當用兵、）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上時掌反、爲于僞反○貂、鼠屬、大而黃黑、羸、纍通、纏繞也、縢、束脛、邪幅也、蹻、屩通、草履也、黧、黑色、紝、機縷也、）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未嘗學問、取困自

責、）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數色主反○乃夜、猶即夜、謂至家之夜也、陰符、太公兵法、林西仲曰、史云、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不是空陳也、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此遊說妙訣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曰、倦而自罰、亦引說秦不合爲戒、懲前此說術之踈也、）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林西仲曰、成而自信、謂之曰眞、喜得此說術之善也、）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

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說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未詳，疑陰符書篇名，蓋依是篇之義而揣摩以說趙王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指畫而談也。武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親而擯秦。吳師道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闚函谷關者。林西仲曰，散橫之效。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林西仲曰，約從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用晝於廊廟之內，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四句蓋古語也。林西仲曰，承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

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曰，當秦強趙弱之日，公然馳轢約結，不顧秦忌，使趙重於天下，極寫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鮑彪曰，掘門，鑿垣爲門。樞，門牝也。棬木爲之，如棬。棬，屈木盂也。軾，車前橫木。林西仲曰，撙，抑也。銜，馬勒也。此又極寫其難發跡處能發跡。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伏音匐。○洛陽，秦故鄉。宮，居室，古通謂之宮。郊迎者，父母急欲與言也。側目傾耳，不敢正視聽也。蛇行，紆行。匍伏，伏地也。司馬貞曰，嫂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爲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亂，故爲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即嚮然爲之合從矣。

考異　高本敝皆作弊，坊本羸作嬴，高本棬作棬，坊本廷作廷，士作主，伉上無能字，傾作側，季子下無之字。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從，子容反。○欺與楚懷王策是欺儀也之欺同。茂也。東山即山東也。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關君長曰，連列也。鷄善鬬，故不能俱止於棲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吳師道曰，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愚謂起疑當作趣，字之誤也。趣，疾也。喻、諭同，言諭諸侯以不可一之意也。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之使，所吏反。○墮，壞也。吳師道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亡。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愚按，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爲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見通鑑注。

考異　坊本東山作山東，幣上有其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邁反○高誘曰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即上洛也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絶其西魏必危背音佩○之往也資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絶謂絶魏通秦之道而不救也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恐丘勇反揚言猶宣言也效致也

考異坊本王以下無魏字絶作攻效作効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使所吏反從才用反○楚王怒鯉遇魏也楚懷王也所謂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是也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令力呈反○與楚遇見上章於秦之秦當作齊楚策所謂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絶齊於楚也是也將絶齊於楚是以鯉與魏遇使齊疑之也楚策所謂令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是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善之謂秦於與鯉遇魏時善待鯉也言齊既疑楚使與於遇又見秦善待楚使故不合於秦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當作最謂楚王德周最能解說鯉與魏遇之意也

考異高本連前章令作合謂作爲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市買也不如鯉者必不爲楚而爲秦故曰便計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說始銳反來使之使所吏反

考異高本連前章坊本不聽上無王字交下無諸侯字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

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復扶又反○取之謂自取河外也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乘繩證反罷音疲恐丘勇反○皮氏本魏地秦取之見史記又犀首傳犀首者魏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吳師道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二說未詳孰是威王二字疑注文

考異錢本劉本共聽作德

田辛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郭虢同○君疑虞詭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背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夫音扶、遺下季反。○破、壞其事也、舌、指諫臣、老、老成人、）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自以爲王、謂秦富強、自視以爲眞王也、橫門君、秦將、鮑彪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穆文熙曰、破古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考異（坊本辛作華、害王下諸本有者字、今從一本、）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爲下僞反。○聽、猶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孝己、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高本連前章、章末有也字、坊本秦楚作陳楚、今楚作今逐之也、諸本作之曰、今從一本、）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復扶又反。○卽猶若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爲于僞反、下其爲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故、特也、策、謂其所籌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爲楚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

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和戶臥反、○誂、謂以微言動之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不否通）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

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當在前章末、蓋錯簡也。王以爲然。遂善待之。穆文熙曰、順上與儀之策、一言即令人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爲戲、愈見高手。

考異坊本無于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無爲我之我、楚王王作楚、楚王一本與不作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爲臣乎、高本臣作忠、曾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尚見棄、曾本無尚字、坊本尚上有忠字、尚作且。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

矣。請謁事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羌也、爲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吏反○中國謂山東諸侯、無事謂攻伐之事、燒焫謂放火而侵掠、爲若也、呂子爲我死、王則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教也、是衍欲使義渠不援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遺于季反、敗必邁反○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撫安也、李帛、地名。

考異高本遺義渠君下有君字。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七各反、又七故反○按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況反、下去王欲王王隱並同○三川、轘轅緱氏屯留南陽南鄭新城宜陽皆韓地、絕臨攻、三國各當韓一面也、誅討也、楚魏無韓逼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上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夫音扶、下同、長丁丈反、下同○長史記作倫、是也、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主之名。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朝音潮遙反○按史記通鑑皆市朝作朝市、可從矣、說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易以豉反○三資謂廣地、

富民搏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地小民貧、貧猶不備、故擇易而行、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辟譬通、盡津忍反、○繕治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韓倸同、○一劫天子三字、疑齊韓之齊、恐衍文、不義之名、即惡名也、言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獨不利、而危矣、謁白也、辭、謂免秦兵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卒子律反、更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陳文燦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數秦之惡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過恭亂人以致富強、可謂正夫、

考異　坊本周王作周主、錢本王業作不世之業、坊本敝兵作敝名、慕貪作窮、坊本西海作四海、一本正作止、史記同、諸本無危下矣、一本有、史記新序同、今從之、史記蜀主作蜀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曲沃、地名、患楚援齊也、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爲並于僞反、○約具也、幷猶與也、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爲令也、爲王役、謂爲楚役使、德於秦、謂爲秦絕齊、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

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朝直遙反、下同、後見之見、賢遍反、夫秦之夫音扶、○悗、駭恨也、弭止也、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使所吏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至、謂反而至秦、以猶謂也、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曰。可矣。初王使弭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絶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 纂方雅作相憸、坊本先齊作大齊、事今一本作事王、史記作事君、坊本不如下無因而二字、全乎諸本作全事、今從一本、

楚絶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解和解、講和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爲于僞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秦人也、故、故舊、佞才也、救之、謂救齊、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意、思、思吳也、爲王吳吟、言不忘秦也、王不聞夫管與

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夫音扶、刺並七亦反、○戾貪也、必敗、言必有一敗也、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喩、似苦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覆芳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之下、吳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

逆即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還逆自別、惟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考異〕功本不知作又知、闕下無者字、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

武王 凡十五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予音與、〇高誘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曰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秦不必貴茂也、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錮儀、而因已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令ク呈反、爲于僞反、下爲請同、相息亮反、下同、〇鮑彪曰、殘猶害、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重疾、[illegible]是爲之請相、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其言、疾之言也、歸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考異〕事楚王之王、錢本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請當作謂、字之誤也、蠹、木中蟲也、謂爲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楚、而爲楚利、故秦國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天下、謂山東諸侯、即猶若也、言若諸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約和矣、

〔考異〕坊本多作當、以爲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爲字、

爲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爲于僞反、下爲公同、〇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爲魏說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說如說反、敗必邁反、下同、〇辛張陽毋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契、約令也、挈契通、斷也、挈領、猶刎頸也、說苑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言臣臨戰陳、載遷廟主、申令國鄙、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刎頸而死、此自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下文乃所以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衍文、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〇事、攻伐也、謂秦楚合而伐魏也、對薛公公叔、故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令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

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令力呈反。○儀當作澤、蓋依張字誤也、言令公如山東而因楚依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責、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是務自敗已之事業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冉封於陶、公國、請陶、德楚、謂不爲秦謀楚、三國、齊魏韓也、號猶宣言也、言爲三國請秦得之、以宣言三國、以自示信也、儀字衍、自重、自示重也、言爲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示重也、

【考異】衍文十六字一本無、高本無所甚之所字、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除、治也、吳師道曰、扁

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敗、必邁反。○石砭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令力呈反、下同、向式亮反、下同。○輔行、副使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王意欲問其故、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財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西河之外、魏地、上庸、蜀[illegible]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將子匠反、稽遣禮反。○得謗書而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按史記衍作奭、新序作奭、曰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蓋挾持外家、而誹議甘茂也、王必聽之、言不知惠文魏文也、始與魏約伐韓、而聽誹議中止、是王欺魏也、甘茂伐韓、而王止之、公仲侈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處昌呂反、費音秘、參所金反、下同。○費魯邑、杼、機之持緯者、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

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夫音扶。為，于僞反。○王為臣之，疑當作王之為臣。）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復，扶又反。○在爭之，在新序作果，此恐誤。息壤在彼，指盟地而警王也。穆文熙曰：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譖，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後者矣。）

〔考異〕坊本十上有數字，修作明。一本恐下有之字。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

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驩之。楚驩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楚與秦懽，而不進軍救韓，則韓失援孤，故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亡字恐衍，言秦固無意以地許楚也。）

〔考異〕坊本逐作遂，地作他。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上，時掌反。○卒，士也。上，登也。謂不登城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字恐衍。言不論兵之強弱而攻之，兵必困敗。蓋軍尉欲息兵。）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遐嫁反。○說王以必拔宜陽為信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illegible]伐韓之日。）

〔考異〕坊本中作衍，高本無而，宜之而。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明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深矣。（無事，謂無攻戰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錯亂，或作今公用兵無功，秦眾盡怨之深矣，文義似順。言秦人怒死傷者眾，欲拔宜陽，而茂息兵，則眾怨之深矣。）

〔考異〕一本得作陵。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為，于僞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特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離合，彼此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餘猶遺也。言楚徒言與韓而已，必不為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為，于僞反。惡，烏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得九鼎。）

之功。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考異】高本此章在韓策、吳師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侹、抑作市、愚按韓策、高本侹作達、抑作卬、錢本劉本作卬、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音儒、○健強、需柔也、者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相息亮反、下同、間音閑、○關君長曰、退燕避人曰間居、此亦其義、謂間時

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虔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也、蓋吏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犀首、即公孫衍也、

【考異】高本連昭襄王策甘茂亡秦章末、一本立作宜、韓子同、劉本無道而二字、韓子一本作道穴、一本作通穴、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相息亮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

秦鬻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說音悅、下同、○怵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益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愚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一本注云、寄疑割字之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坊本怵作訹、鬻魏下補魏字、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豉反、○畜養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約窮困也、從隣、謂使隣國服從、今王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主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輕牽

政反、爲于僞反、○得失、皆謂交也、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既勝宜陽、不恤楚交、是忿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鮮仙善反、○詩大雅蕩之篇、言先王敬始慎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行戶剛反、卒子律反、○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也、三家、趙魏韓也、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滅智伯、事見趙策、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於干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稽上古外反、下音雞、句古侯反、○會稽山名、艾陵黃池干隧、並地名、無禮謂吳欲伐宋、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事皆見春秋傳、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也、子太子申也、齊敗魏於

（馬陵、虜申、布冠以喪禮自居也。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三者，智伯、夫差、梁君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塞，先代反。濟，子禮反。〇雍，擁通，據有之也。徙，侯通之也。世主，謂諸侯。陽侯，地名，古陽侯之國。黃棘，亦地名。尾，終也。吳智，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上　後彫園藏

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下，疑脫楚王二字。）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援，于眷反。復，扶又反。〇援，助也。敵，強弱等也。關君長曰：繩墨，蓋喻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也。四國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爲權也。恐行曰字。秦恐矣字說，悉調。伐，伐之也，言先得齊宋之援者，必伐之矣。）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鑠，消鑠也，謂被兵消鑠。兩國，秦、楚也。）

【考異】廣得，諸本作廣德，今從曾本。坊本非霸主之主作王，始與終作終與始，圍下無還字，曾本

遂爲作遂與。坊本倉死下無於干隧三字。高本竄作交，得之作得齊。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爲，于僞反。說，始銳反。〇悍人也中期，猶悍人矣中期。孟子：死矣盆成括。高誘曰：中期，秦辯士也。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秦王因不罪。（高誘曰：言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關，故不罪。）

【考異】坊本爲作與。

昭襄王上（凡十六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按史記，時蘇代爲齊使於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上　後彫園藏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夫音扶。處，並昌呂反，下同。欲去、去我之去，起呂反。掃，素報反。爲足之爲，于僞反。〇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重公於齊，謂使齊重茂。）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豉反。盡，津忍反。〇茂事惠

（武昭三王、故曰累世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是代借秦重贄厚祿、以使齊重茂也、）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僞疑當作爲、處猶留也、）

考異（坊本上賢人作賢士、鮑本以相作以相印、高本蘇代作蘇秦、坊本僞謂作僞爲、一作僞謂、齊湣王、劉本以相迎之、作以相印迎之齊、）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代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伐、戰代也、太后楚女、昭王母宣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吳師道曰、辛當作芈、愚謂、戎即太后弟、爲華陽君者、戎爲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說音悅、）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知王必悔、故不敢自任、）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之致三城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卒子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考異（坊本下焉作之）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

天下君必輕矣（爲于僞反、○關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以成取天下也、徐孚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郤、若見用於齊、亦穰侯所嫉也、）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并併同、相息亮反、○冣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斂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以輕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患也、既免於其患、則其所惡、唯秦得天下也、而冉爲秦相、則齊讎冉必深矣、此言不獨輕、而又齊深讎之也、）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令力呈反、卒子律反、○敝邑、謂魏也、關君長曰、秦不援齊、則魏得勝之、故曰卒攻齊也、）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

爲重也。予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以合魏也、敵疑當作城、蓋涉上文而誤也、言齊雖惡魏、合於秦、與之城邑、而不能支秦、取魏也、挾當從史記作挾、坊本作搛、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予必大窮矣。復扶又反、

考異　坊本予作與、

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向許丈反、下皆同、○高誘曰、泠向、秦臣也、以猶使也、愚謂蓋向助齊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曰、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護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云爾、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燕烏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烏路反、下同、○秦取齊攻宋、故燕趙惡其合、

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強、必重秦也、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恐丘勇反、則猶然則也、○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考異　諸本故攻之故作使、今從一本、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爲于僞反、○按此語再見趙策、彼爲李兌、此爲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知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誤、須、深之誤、陰即陶、宋地、穰侯所封也、

考異　坊本若作苦、時下無也字、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鮑彪曰、縣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關君長曰、節、符信也、行者所執也、言結好通使、既積三世、齊秦爭合二國、二國合齊則強、故秦見伐矣、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塞先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隸句、當在此下、蓋時齊楚相合、故言齊有強援也、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權縣、言較輕重也、阿甄、齊二邑名、齊地方千里、楚亦方千里、故曰有二也、隸猶僕也、周禮秋官蠻隸閩隸之類、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衛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所恃以間三國合從也、然僅當齊二邑、則不足恃矣、而齊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縣衡也、齊

有至此、言秦所以不能與齊縣衡也、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薄迫各反、復扶又反、○膏腴、肥沃也、薄至也、言韓魏支分楚地、取之以轉至鄭、兵休復起、則自足以害秦、不必待齊之援矣、況與齊合乎、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考異　坊本破秦下更有秦字、縣皆作懸、高本焉作與、一本無焉下齊字、坊本無韓魏支分之魏字、

五國罷成皋。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時楚爲從長、韓釐王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是也、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

其心乎。王曰、未也。（爲于僞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之也、翕合也、言成陽以秦不用故、窮而去於齊、今見在齊有功而用、取而用之、不能合成陽之心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爲王用、韓魏正收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唯不爲王用、且失韓魏之交也、鮑彪曰、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政、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爲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敗必邁反、○藍田、秦邑、鄧楚地、三國、齊韓魏、）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起呂反、○高誘曰、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偶謂應和也、故地謂漢中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辭則上文告楚辭也、爲若也、言秦知楚與三國謀、則必不肯救之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走則候反、離力智反、離秦、謂絶秦於楚、）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高本云作去、諸本以下無告字、今從一本、高本大勝作大臣、坊本無勝字、今從曾本、）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王夫人、公予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取七住反、○言取齊女、與齊合而劫魏、則上黨必可得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鮑彪曰、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爲于僞反、○已謂負芻既立也、珉魏臣也、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懼而復齊女、負芻德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已、終以齊奉事秦矣、）

［考異］（坊本劫作刦、欲以齊秦下無劫魏二字、）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復扶又反、○關君長曰、以和趙爲事、而從冉欲和、和因起成、則起重、雖冉不窮、而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則疑割誤、到疑和誤、蓋言和不速成、冉有窮與輕之恐、不如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考異］（坊本無且字、）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事役也、鮑彪曰、樓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樓侯攻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令力呈反、質音致、陽武、齊邑、順子、齊公子、）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敢斥王、故曰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使所吏反、○司馬貞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脱百字歟、抑戰國之制異也、使臣、他自謂也、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為于偽反、下為之同、○必之、斷秦必不然也、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夫音扶、下皆同、背音佩、行下孟反、○趙秦之深讎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秦不以為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齊以

肥趙、將後相結、故不利於秦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罷音疲、射食亦反、○弊疲也、晉謂趙、下恐脱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恐丘勇反、走則候反○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秦、多出兵、則為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頓壞也、謂下為晉楚強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高誘曰、齊秦為晉楚所卻、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

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安邑、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腸胃、喻腹心、即謂安邑上黨也、故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

考異　不義、一本作弗義、錢本劉本共作不以為義、往來者之言、高本作往來之者言、錢本劉本及一本、作往來之言者、諸本誓下無射字、今從錢劉本、坊本恐則下無必字、秦破作秦伐、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藉在夜反、數色主反○造、客卿名、藉借也、謂借以制天下之權也、攻齊之事成陶為

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乘繩證反、下同、長丁丈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為齊所伐之憂、而不能據有陶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庚反、盡津忍反、〇書周書泰誓之篇、樹立也、滋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爲句踐禽、燕噲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既滑之役、此皆除害不盡故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卒猝同、〇閼君長曰、秦從齊趙合矣、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讎其相國、愚謂、君之讎、讎君也、誅責也、謂責相之罪於燕也、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鮑彪

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爲寓封、閼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考異］坊本無率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本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頃音傾、將子匠反、見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有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愚謂、黃歇、春申君姓名、物至而反冬夏是也闕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短極而反長、夏至日長極而反短也、愚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即此意、致至而危累棊是也力委反、下同、〇胡三省通鑑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棊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棊不墜、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乘繩證反、下同、〇二垂、謂西北邊垂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從子容反、要一遙反、〇史記不下有忘字、此恐脫文、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橋音橋、〇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名滑相越然也、愚謂、北地之誤、燕秦之誤、以字音近似而誤也、史記新序共作以其地入秦、可以證矣、入出、皆使韓入出也、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虛去魚反、〇杜塞也、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燕救魏之兵、畏秦強而不敢敵也、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下同、濟子禮反、〇復之、謂復舉兵也、蒲衍首垣仁平丘小黃濟陽、皆魏邑名也、嬰城、謂二邑環兵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要腰同、下要絕同、〇濮水名、磨、地名、闕君長曰、此說秦王、不宜謂秦、或韓字訛、魏已服矣、當依史作趙、要爲人身上下之中、脊爲左右之中也、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次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五分六裂、字形似而誤也、或然、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何患之有、故曰、使無後後患、按史記、誠作地、據高注、則此亦本作地、傳寫誤作誠也、碕哲夫曰、三王五霸不足爲也、何與彼爲四、爲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恃也、壹史記新序皆作乘、此恐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鼓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彖辭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程傳曰、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榆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死處、沒溺也、易、慢易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殺也、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高誘曰、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爲于僞反、下爲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強、按史記新序、皆強下有齊字、此恐脫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援于眷反、○詩逸詩、關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武之大者、不復涉遠地、而攻入、必有近敵之可伐者、以喻不可遠攻於楚也、故曰、楚援也、鄰國敵也、愚謂、亦遠交近攻之意、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度待洛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詩小雅巧言之篇、忖亦度也、躍躍、跳走也、毚狡也、遇見也、遇犬獲之、謂見獲於犬也、下遇奪釜鬲於涂與之同、言狡兎雖善走、或時爲犬所獲、以喻韓魏有心、秦宜忖度之、秦雖強大、或爲韓魏所獲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欺韓魏而不卒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易而失時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重直龍反、○無德而有怨、此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隳許規反、暴蒲同、○狐祥、史記作孤傷、新序作潢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徉相通、彷徉、徘徊也、楚辭彷徉無所倚、是也、此言所以無德而有怨也、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孚遠曰、是時齊楚稍遠、欲委韓魏以當秦也、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惡音烏、藉在夜反、下同、○關君長曰、兵出於韓魏、則沒而不還、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

之實也隨水名水北曰陽懷地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方與上音房下音預（）四國齊趙韓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留以下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亢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詳佯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恐衍魏字愚謂葆寶也謂寶重利之下吏猶下執事也謂齊虜遲佯事秦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衆舊作事傳寫誤矣注地史作樹怨蓋因下文注地於齊而誤矣地當依史作怨愚謂秦倂楚則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是自使地命今於韓魏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斂手淵服從也義長史候作侯蓋秦襟帶山東河曲則韓魏地在其中若秦漢關中侯也下文關內侯正言其爵授呂子貴信篇注梁履繩曰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通鑑秦紀注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若是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召音邵（）許鄢陵環兵自衞上蔡召陵不往來於魏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方苞曰秦得韓魏則地接于齊若木之虎注可通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亘也謂亘東西海也要腰中也謂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危動謂以危亡之事恐動之也持謂執持二國使不得離畔也痛謂攻伐之急也史記曰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異坊本章首至關之爲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補之也聞之下有說秦王曰四字別爲一章姚本無此四字合爲一章今從之蓋四字衍文纂扣下有與字無聞下之字北入作入北高本武王作莊王坊本以北作已北杜作社高本㝢作休甲作申一字特作材一本無坊本章作纂無發魏氏之氏字高本汶作設坊本既勝作遂攻閒也下無此何也一句一本百作果坊本析作拆一本儼作劉高本予且之且作是坊本必攻上無正若不能路於仇讐之韓魏一句構上有兵字諸本以肥上有於字今從劉本坊本下吏作不吏劉本餘下有矣字坊本之強下無一舉衆三字史作売舉事高本以臨韓作臨以韓坊本授作受地於齊作地於秦經作注曰元作任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音扶令並力呈反處昌呂反（）新成君芈戎也郎中親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成君也議誹議也言郎中嫌議人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臣於君也

〔考異〕坊本令人之令作使

毀下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造父上七報反下音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孟子取取路之取謂行也造父為齊王御見韓子蓋周末人此書亦可以證矣其為周穆王御者蓋列子寓言而史遷疎謬也其見管子假託之書不足信據焉鮑彪論其不得與王良同時失考矣）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服與服牛之服同猶御也）曰子纆牽長（纆索牽猶攣也）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難乃旦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纆牽害御至微也而馬不能行千里已雖不肖其於秦事亦有至微之用不解釋其塞罷者則有微害事矣）

〔考異〕一本無里馬之馬字纂纆作纏

凡四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

横田惟孝著

秦下

昭襄王下 凡十六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范子名睢字叔魏人也王稽秦謁者令正政通不得蔽隱謂不得自蔽隱其能也利通也言宜行其言而益通其道也林西仲曰以上言秦王當使己面陳其言察其能以決用舍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惡烏路反斷丁亂反質鑕同要腰同〇人主當從史記作庸主言明主賞罰嚴明如此微賤之身不敢以疑事試王必確有所見而後言也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任音壬〇秦法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稱所言則爲反覆罪其薦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謂薦任得其人也林西仲曰以上言己實有能不當輕棄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厄當從史記作砨砥砨以下四者皆美玉名史記工上有良字

此恐賤落林西仲曰不以良工失於鑒別而減其價以上言己雖見棄於魏未必不可以利他國曰良工曰聖主爲父母之國而言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爲于僞反〇大夫稱家諸侯稱國取謂取其人也凋傷也得人厚國諸侯所棄而爲明主所取所以不得擅厚也以上言秦王宜用己以厚國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舍音捨復扶又反〇疑謂利害疑也以上亦言秦王宜察己之言以決用舍也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至謂極深也林西仲曰指太后穰侯事愚謂此言王當使己面陳至愚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亡音無〇闔合也吳師道曰亡其猶亡乃按下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及韓策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吳說得之言言議也賤賤己也林西仲曰以不得見自疑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間音閒〇不敢直斥王故指其足下也以上言欲面陳以盡之也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〇上時掌反說音悅謝謝其得久也

［考異］坊本無爲作無謂高本前上有王字無下者字坊本綠作祿何下無故字曾本錢本劉本共榮作弊高本亡作己一作以一作抑諸本謝王稽下有說字一本無今從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矣

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雎音雖。○庭迎、下堂而迎也。致敬也。義渠見前、先是秦取之以爲縣、以其君爲臣、於是義渠戎王與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閔病也、敏達也、言自竊病於不達事情

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下見賢遍反、○言羣臣皆敬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屏必郢反、○林西仲曰、雎前上書云、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故王屏左右、欲聞其語也、范雎曰、唯唯。唯維癸反、下同、○林西仲曰、應之而不言、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復扶又反、下復見同、○跽長跪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

若是者交疏也。父音甫、疏疎通、下皆同、○林西仲曰、漁父與國君、非有平生之素、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說始銳反、林西仲曰、言深、即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卒子律反、下卒與同、其王之王、于況反、下霸王同、○即猶若也、林西仲曰、言文王不以呂尚爲漁父而疏之、與深言而成王業、以比秦王與己、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處昌呂反、下皆同、○林西仲曰、君臣之事、其事大、骨肉之閒、其語難、皆當深言、但未知王心、不以霸林爲疏而與之否、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厲癩通、下同、被皮寄反、下同、○司馬貞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愚謂、亡、故逐也、烏獲、孟奔、夏育、皆勇力之士、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蒲服與匍匐同、○槖載、謂藏身於槖、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加之、謂加於子胥窮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行下孟反、○林西仲曰、二子無益於主、猶肯爲之、今行同於彼、又有所補、豈不爲榮、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所恐之恐、丘勇反、下所恐同、盡津忍反、○蹷僵也、關君長曰、史即作鄉、此恐壞字、杜口、不言也、裹足、不行也、林西仲曰、言身死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所以爲恐、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離力智反、夫音扶、下同、治直吏反、〇保傅、女保女傅也、林西仲曰、言天下平杜口裹足之後、則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姦臣、而己在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其身於迷惑、無與照察姦邪、貽禍不淺、）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慁汗辱也、史記廟上有宗字、此恐脫落、幸先生之生、史記作王、此恐誤、）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爲于僞反、〇齊策韓子盧天下之疾犬也、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多出師國虛、則韓魏或乘其間、故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與國、指韓魏、）昔者齊人伐楚戰勝

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將子匠反、辟闢通、〇鮑彪曰、膚字不見所指、又與下文不協、疑當作且、愚按史記辟下有地字、此恐脫落、側手曰扶、通作膚、）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罷音疲、藉在夜反、〇罷露疲羸通、又作罷潞、見呂子、藉賊兵二語、蓋古語、李斯亦引之、以上言秦越韓魏而攻齊、其害亦如之、徐孚遠曰、秦之伐齊、其禍不至此、而深言之者、以下前言秦國之危、此猶噫之、若不重言伐齊之害、疑首尾不相應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舍音捨、〇吳師道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兼諸侯幷天下、）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趙武靈王亡中山、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虛墟同、〇樞謂樞要之地、虛謂可使爲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穆文熙曰、雎謂親魏、非眞親、伐乃眞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邢丘魏邑、）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

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
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
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
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行戶剛反，焉於虔反。〇穆文熙曰，睢辭切數百語，無
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考異　高本連前章，今姑從坊本，坊本迎下無謂字，諸本會作今日二字，今從纂，坊本人乃下無得字，請曰作進曰，俱下有南字，高本勇下有焉字，錢本上四句皆有，坊本淺水作菱夫，幽四下無終身二字，諸本接與下有漆身二字，一本無，今從之，高本反閉下無關字，姚宏曰，李善引有關字，臣意止出師，曾本錢本作臣計王之少出師，不可親，錢本作可親，纂重繁並作厚繁，坊本無王不如收韓

一句，高本欲收韓下無韓字，劉本有，今從之，坊本滎作宜。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不聞其有王穰侯華陽太后
弟，涇陽高陵昭王弟。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
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夫音扶，使所吏反，斷音短。〇擅亦專也，不顧，不顧王也，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
使於外也，擊斷謂刑，進退，進退人也，四貴謂穰侯以下四人。爲此四者下乃所謂
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焉並於虔
反。〇四者即四貴。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關君

長曰，言是人主之事，而太后穰侯自擅威權，與善爲國者相反。穰侯使者操王之重
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操七刀反。〇關
君長曰，使者謂使用事者也，操猶挾也，言冉擅國秉，故其人挾秦王之重，決裂從約也，天下總言山東之
國也，愚謂剖分也，符兵符也，言冉之使者，分兵符於諸侯，激發其兵以征伐敵國，而諸侯皆從其令也，此
言穰侯威權重。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
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弊斷也，御制也，謂秉戰勝之威，而斷制於諸侯。
此言利歸於冉，而害歸於王。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披並普靡反。〇下章
亦引此言，無詩曰字，詩恐譌訛，披折也。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
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

管總理也，猶專也，關君長曰，史縮作擢，義自不同，縮約束之也，蓋既擢其筋，而約束之，以懸之廟梁也，或
曰縮與擢通，未知孰是。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華陽佐
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卒子律反，朝直遙反。〇危言以恐喝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
侯出高陵涇陽華陽於關外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
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齊下恐脫桓字

考異　諸本齊之下有內字，今從一本，諸本華陽下無高陵二字，亦從一本，諸本諱下無高陵進
退不請一句，涇陽下並無華陽二字，今皆從曾本，類也，曾本作類己，纂同，諸本末高陵下有走字，今
從一本。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應於陵反、與音餘。○應侯、范雎也、恒思、地名、神叢、神祠叢樹也。）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少詩照反、籍並在夜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同。○博、局戲也、投、投瓊也、鮑彪曰、右強而便、欲自取勝。）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此言國勢不可以假人。）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此言臣之勢不可使大於君。）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也。）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稱尺證反。○稱、適也、言秦國不適瓢爲器用則止矣、既適爲器用、而衆爭用之、則國必分裂矣、猶百人輿瓢也、以上言國勢不可分。）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披並普靡反、上時掌反、相息亮反、王恐之恐丘勇反。○斗食、謂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見漢官表、相國謂穰侯。）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内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治直吏反。○關君長曰、據前章、輔恐權字訛、蓋言其

威持内、其推施外、使者、謂使用事者。）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操七刀反、盡津忍反。○據前章、今太后當作穰侯、之幣帛、猶其幣帛也、下章之不同、可以見矣、謂所得於諸侯之幣帛也。）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處昌呂反。○三貴、太后穰侯華陽也、竭國以自安、謂盡國勢利以自安處也、上太后用之、下穰侯華陽用之、中王亦用之、是王處三分之一也。）

考異　坊本無已稱之已字、高本聞之下有也字、諸本且令作其令、一本其作且、纂令作今、今從之、高本王果上有我字。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如耳、韓臣、魏齊、魏相、芒卯、魏將也、孟嘗先時相魏。）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推琴、猶論語舍瑟也、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行戶剛反。○智范中行韓魏趙六卿分晉、故曰六晉、毛萇曰、築牆者、一丈爲板、何休曰、八尺曰板、胡三省曰、二尺爲板、愚按、城不沈者三板、言水深而城危、則胡說

近是、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行、下孟反、乘、繩證反。○行、巡視也、驂乘、車右也、兵車將居中、御居左、居右爲車右也、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也、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肘、以肘築之也、躡、蹈也、踵、跟也、不敢正語、故肘足相警悟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易、以豉反。○賢猶勝也、易、輕易也、

〔考異〕坊本無左右皆曰甚然六字、曾本劉本共無下履魏桓子四字、肘足作踵肘、高本無賢下其字、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以人從葬曰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爲魏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強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考異〕曾錢劉本共乃私作及私、一本無乃字、

秦攻韓圍陘。陘、韓邑、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攻人、謂以人爲言而攻、攻地、謂欲得地而攻、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所攻魏、欲得其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樂音洛、爲于僞反。○樂死、謂以爲君死爲樂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將攻韓故圍陘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鮑彪曰、儀死至睢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田汝成曰、此或別一張儀、未知孰是、儀用事於韓、故圍陘以儀爲辭、所謂攻其人也、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力多、謂得志也、言儀得志於韓、則削其地以與秦、以自贖其罪、幾讀如豈、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盡、津忍反。○力少、謂不得志也、言不得志、則不能割地、因責而逐之、更與韓以不及儀者而求地也、

〔考異〕得一本作能、坊本弗下無能字、削作割、如下無張字、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買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應、於陵反、過音戈、賈音古、下同。○璞樸同音、因誤鬪也、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按史記、趙公子成號安平君、與李兌俱圍主父、此平原或安平訛、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穆文熙曰、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考異（坊本樸作朴、無視之二字、）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從如字、）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秦相之相息亮反、應於陵反、輕牽政反、○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予音與、下皆同、○武安地名、高會大會也、）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謂應侯謂唐雎也、邯鄲趙國都也、言邯鄲之人誰来取金者、於来取時、其謀攻秦者、固未可得盡予金也、其可得予者則與之相親、當如兄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復扶又反、公指唐雎也、與讀如爲、言雎爲秦計功者、則不問金之所出入、其可得予者多而金盡、則雎之功多矣、恐或金不足、故復予五千金也、）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能猶足也、言散金不足三千、士相與爭得金、攻秦之謀敗也、）

考異（坊本已欲作已有、一本王見作臣見、高本無使唐之使字、行下更有行字、）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應於陵反、○按史記韓趙使蘇代說也、曰君之間、有武安二字、又下有曰字、此恐脫落、武安君秦將白起也、馬服君趙將趙括也、）趙亾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亾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亾一甲雖周邵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亾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王王上王于況反、爲秦之爲于僞反、下爲趙同、○史記無以字、此恐衍文、）秦嘗攻韓邢丘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上黨不降秦而入趙、爲趙守之、故曰返、）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樂音洛、○闕若長曰、史攻作亾、按上文趙亡兩見、史似長、史上文曰韓趙恐、下文曰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此言因趙恐請和、而則取其地、史因作無、言趙割地約和、則白起無亾趙以爲功也、此句欠通、得史明暢、）

考異（坊本然下有曰字、諸本周下無邵字、今從錢劉本、諸本刑下無丘字、今從一本、劉本無邢丘二字、無幾之無諸本作不能二字、今從一本、）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於陵反、下同、○應侯嘗取之、而今失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亾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相息亮反、○相室家臣之長、猶諸侯相國也、按韓子相室皆指執政大臣、即相國也、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臣奚之臣、列子作臣、林希逸曰、臣諱同、此作臣謬也、）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亾汝南乃即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兩爲子疑並當作爲梁餘子、蓋脫文、餘子庶也、言爲餘子時、無地而不憂、）秦

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便安也情情實也）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爲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爲秦之爲于僞反將子匠反〇關君長曰勢恐幸字訛愚謂爲將二字恐衍臣恐而字訛細謂小國逆猶犯也言韓以小國顯逆犯誅責奪汝南是輕秦所師橐而侮傲無將才也）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關君長曰傲謂必死以取汝南而雎之言如是傲因知其情也）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不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以猶以爲也關君長曰虜恐慮字訛蓋言王以爲雖爲亡汝南之憂慮也每雖言伐韓而王不聽爲之而已）

［考異］一本君亡下有汝南二字坊本公之作公亡高本下即與作與即劉本無即爲二字一本上情下有何字坊本乃作土無蒙傲字高本爲秦作秦爲錢及一本無虜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復扶又反下皆同〇俸扶祿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事役也）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靡亡池反〇以食食之曰餔以食饋之曰餽言勞苦戰陣者相饗以憂不死傷也靡散也厚葬厚養相饗以靡散其財也此言秦民歡喜而奢侈）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此言趙民畏懼而懲恐也）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朝直遙反好呼報反并併同下同〇關君長曰嫁往也列子天瑞篇曰將嫁于衛此言使者出往四方諸侯也外成言外與諸侯交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將子匠反下除將加餘皆同〇校軍營也言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應於陵反下同數色主反下數倍同恐丘勇反下恐懼同藩音蕃〇鹵櫓同大盾也）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倍背同、帥所類反、○兵深入城邑在後、故曰倍、發梁焚舟、示不還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

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北音佩、又如字、○孤、勢孤也、鋒、軍之先也、之力、謂其力也、上章之縈帛、可以證矣、持、不失戰也、北奔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言伐楚韓魏、而能立功、皆計三國形勢、而利之也、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長丁丈反以下遐嫁反、下弗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鷄、○折節、屈君臣之節也、言屈尊以下之也、推推讓也、言卑體以下之也、關君長曰、卒伍有闕、令妻妾補縫其間、若所謂彌縫其闕、以

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挑徒了反、○趙嬈敵求戰、曰挑、生心、生輕秦之心也、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數色角反、○關君長曰、趙出攻秦、內秦、故趙爲寇、圍邯鄲、後、數攻之而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強並其良反、爲于僞反、下爲天同、○重、謂重賞也、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雖不行無罪、當作不行雖無罪、關君長曰、覽猶聽覽也、釋舍也、舍趙不攻、以養息秦民、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夫音扶、耶音邪、○高誘曰、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

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不忍爲辱軍之將、所謂變名也、穆文熙曰、詳觀前後、蓋應侯既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強起武安、以重其罪、而杜郵之禍始成矣、雖真殺起武、

【考異】坊本糧並作粮、食作實、勸作歡、要退作要能、高本無將之下卒字、之戰作戰之、綦流血作血流、坊本以故下無至今二字、當作常、民心作民以綦、二軍作二國、坊本原下無君字、諸本諸侯上無觀字、今從綦、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下、遐嫁反、〇將、王稽爲將、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人名、與、許也、蓋王命勿用人言、而得許之也、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去、起呂反、下同、〇既去貴之矣、不能無思慕、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內、納通、〇閭、里門也、嫗、老婦也、高誘注曰、孺子、幼艾美女也、內、謂私之、七者、未敢妻之稱、戰國綦標注云、此處有缺文、某士亦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也、一句、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雖已去貴之、而本無思心、故不能不思慕、此令所以不行也、然猶告也、欲人告我之心、人皆有、此言所以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稽於王命、不必行、軍吏皆稽其言必行、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人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三人言市有虎、人必信之、見魏策、揉、錘、仲之也、言衆怒可恐、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十九　後彤閣藏

以反、惡、毀也、摯、稽之副也、言毀二人以謀反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秦法、任人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雎任稽爲河東守、故欲並誅之也、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援、于眷反、〇魏作秦東、故曰東鄙、開罪、謂始得罪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譏也、罪人、指王稽也、譏、誹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相、息亮反、〇有之、言有是理、

考異　坊本嫗曰下有日字、某士作謀士、高本某夕作其夕、孺作孺、坊本十人作十夫、一本職作執、一本作取、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二十　後彤閣藏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爲、于僞反、〇爲謂、爲趙也、博論而技藝之、言博論擇其才、而各從技藝而用之、力不困、功力不窮也、多聽而時用之、言多聽受其言、而以時施用之、惡不章、過惡不顯也、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即所謂多聽而時用之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行、下孟反、惡、烏路反、〇辭順、謂其言遜順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

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樂音洛、後恐復亂、言地既廣矣、民不樂復有事也、不再行、言一舉而止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力盡、謂民力盡也、必期必也、四輸、謂通達四方也、邯鄲、趙都也、得邯鄲、謂得其國也、言今秦怒趙不服、期於其爲己鄙邑則趙所存無幾何矣、然而趙通達四方之國也、今雖得其國、兵頓力盡、四方來伐、非秦國長久之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言四方來伐、則地廣而不得耕、民羸而不得休、又新民未服、嚴之以刑罰則一旦雖畏服而卒離散矣、此所以非國之長利也、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

輕者地不入也物事也、斷猶止也、地不入、謂地不爲己有也、言戰勝、國宜安而危者、以戰事不止也、上文民羸而不休、是也、功大、權宜重而輕者、以地不爲己有也、上文雖從而不止、是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戰勝而兵下休、過任之事也、功大而猶求功、無己之求也、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王于況反、○言知微不止至著、而不忽者、可強國、發休息民、當事可用、而不盡其力者、可霸、明輕積至重、而能愼者可王、此言秦王宜不忽輕微早案兵息民、而無攻趙也、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從子容反、下爲從從一識從同、○從、合從也、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盡津忍反、○吳師道曰、此時必二人欲爲從、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音扶、罷音疲、下皆同、○關君長曰、慮字恐因下文誤衍、亡齊謂有亡形也、趙爲秦所攻、故謂存亡不可知也、許應元曰、是時韓秦方睦、故以秦韓並説、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將子匠反、下皆同、塞先代反、虛音墟、○關君長曰、十年屬上、攘地恐衍、年下承以秦人文理自順、愚謂、遠迹、畏而避也、服疑當作報、戾疑當作矣、皆字之誤也、或曰、戾屬通、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鮑彪曰、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齊、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

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言齊破韓魏、宜強而反遭韓魏宜亡、而乃僅存者、以齊攻伐秦楚、而後受其殃故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田單疑當作田文、司馬、穰苴也、言當富強之時、尚下罷爲從、窮秦、況以今欲爲之、可謂至誤、又知從之一不可成也、從一不可成也、一句、結上起下、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此四十二字、疑他章錯簡、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

去而不從懷、蓋魏地、三國、齊楚趙也、從之、謂將追擊秦也、趙奢、趙將、鮑佞、齊將、言三國起兵欲救懷追秦、而卒不果、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以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罷也、故裂地以敗於齊、亡音無、敗必邁反、○亡其猶亡乃也、罷、駑也、言不救不從者、以兵困將駑、秦不可當也、非有愛憎也、故諸侯裂地賂秦、以敗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馳於封內、即橫行於中也、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惡音烏、○結上文兩節、言從之必不成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解兵、謂解攻趙之兵也、二十九年不相攻、此辨士增飾之辭、不必深辨也、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二十三　衍居園藏

考異　坊本蘇子下無爲字、聖主之主作王、下賢上同、高本怒趙作趙怒、坊本輸作輪、高本無識手二字、纂識作知、高本民用作用民、坊本攻秦下愛有秦字、蓁作函、高本無爲從一之爲字、坊本今臣作今人、一本佞作接、坊本是以下有知字、諸本罷也之罷作能、今從一本、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張儀當作韓非、按韓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吳說是也、言不審、即不智也、裁、制也、言察其言當否、以裁制其有罪無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從子容反、下皆同、難乃旦反、下爲難同、○天下、總稱山東也、陰北陽南也、物茂卿曰、趙爲從長、故此不言趙、而北燕南魏、專懷稍之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且韓非回護詞耳、愚謂、荊、楚也、避莊襄王諱、固、固結也、韓時弱多喪地、故曰餘韓、西南、西向之訛、韓子可以證矣、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以關君長曰、蓋古語、比六國有三亡之道、而秦得天下也、引此結上文、故曰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治直吏反、下不治同、○所謂三亡也、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其上不能殺也、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數色主反、下皆同、質職同、藏貨財曰府庫、藏穀粟曰囷倉、囷圓倉方也、張軍、謂張設軍陣也、管子、張軍而不能戰、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言刑器在前後、誅不進戰者也、韓子去走作却走、下行字作信、此恐誤、上不能殺、下不能死、以賞罰不信故也、今秦出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二十四　後彫園藏

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斷丁亂反、下斷死斷生同、○物茂卿曰、不論已有功未有功、皆從事戰鬪、蓋言賞罰明之效也、愚謂、衽、衣衿也、頓踊也、徒空手也、裼、袒也、韓策、秦人損甲徒裎以趨敵、熱灰謂之煻煨、炭、火也、斷死、以死自斷也、前謂未戰以前也、比、並也、比是猶言皆然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夫音扶、下皆同、○合、與敵合戰也、令秦以下至此、言秦賞罰信之效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

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闢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斷音短、○與天下、言與天下爭也、物茂卿曰、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兵家軍類、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愚謂、韓子知作故、甚作其、此恐誤、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積子賜反、下同、索所白反、下同、王于況反、下霸王同、盡津忍反、下同、○頓壞也、索盡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無異故、猶言無他事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濟子禮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使、役使也、詔告也、五戰之國、猶言五戰勝之國也、即南破東破之類是也、一戰不勝、謂燕昭王入臨淄之役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關君長曰、株在土上、故曰削、根在土中、故曰掘、謂使無萌孽之作也、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朝直遙反、下同、○郢、楚都也、韓子五都作五湖、按都渚古字通用、五都、即五湖也、伏、竄伏也、舉如舉物然、言易取也、貪猶欲也、強當從韓子作彊、此下文亦作彊、下同、一舉猶一行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

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令力呈反、下令魏同、○不爲不爲、此謀也、韓子社下有稷字、此恐脫、奉下同、宗廟號令所出、故曰宗廟令、此言秦與削株掘根相反、一失霸王之道、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有音又、韓子作又、比毗志反、下同、華胡化反、○華下、華山之下也、詐疑計訛、下同、物茂卿曰、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鮑彪曰、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鮑彪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趙尤近秦、故危、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韓子宗廟下有令字、此恐脫落、此言二失霸王之道、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暴步木反、○鮑彪曰、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取剛壽以廣陶之類、愚謂、潞露通、羸也、呂子士民罷潞是也、此言三失霸王之道、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輕牽政反、○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無險阻、故曰不便、民、土著之民、氓、流亡之民、爭上黨、馮

亭障、見趙孝成王策。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降、戶江反、下同。○上下、謂君臣、貴賤、謂卿大夫、完當從韓子作莞、蓋字之誤也、莞管同、猶包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蓋東陽河外、本齊地、而趙嘗取之、分復齊取之、故曰反、是齊燕皆乘趙敗而取之也、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

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壞音怪○關君長曰、蠹若蠹食、魏無救援故也、荊獨立、欲秦之亡、故可挾荊以爲敗、愚謂白馬、津名也、須、待也、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韓子霸上有存字、此恐脫落、韓子尊作曾、此恐誤、曾、乃也、趙有亡形、故曰亡國、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天下一量知謀臣之拙、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復、扶又反、○韓子兵怒作負弩、此怒當作弩、字音之誤也、天下二量知兵力所至、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

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并併同、○李下、邑名、厚猶大也、交罷卻、謂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三量知兵力所至、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極、謂度其力之所至、以猶以爲也、豈其難矣、言天下易合從、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言內罷病空虛、外合從易成、不可以不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

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將、子匠反、飲、於鴆反、洹音完、○百萬之衆飲馬、故水竭而不流也、縞之蠹者曰素、質略之義、素甲、蓋言不堅也、吳語素甲丹甲、以色言、恐與此義異、莫不傷、言傷殷之亡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使、所吏反、○三國、晉韓魏也、禮大夫稱主、錯當從韓子作鑽、字之誤也、鑽亦作鑿、飾邪錯鑿龜策、字異義同、龜卜之法、先鑽而後灼之、策、蓍也、灼龜折處曰兆、張孟談、趙之謀臣也、反智伯之約、謂反智伯與韓魏之約、兩國、韓魏也、智伯之國、疑當作智伯之軍、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
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昧昧死謂昧而犯死
罪以舉之舉擴下文當作一舉而二字盖脫文也鮑彪曰齊燕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
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
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
不忠者徇行以示人也吳師道曰韓子作以為王謀不忠者遇謂韓子可從但今本無一為字
考異鳴子審作當無餘字無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曾本張軍下有聲字韓子十作七百萬下有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二十字坊本去走作去之罪作非一本罪下有

戰國策三觧　卷三之下　三十九　後彫園藏

也字令從之坊本無其上不能殺也六字韓子作非其上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錢劉本無其自姝亻能死也七字有功無功高本作不攻無坊去作不攻耳無相攻事曾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冠下也作耳蠼作鏃比坊本作比比韓子作皆主地之也韓子作者貴奮下有死字合皆作對本作勝韓子勝作剋下同斷作折續作袖下同殺百間有十字下同破下無也字故下有其字臣敢言云云昔者作臣敢言之往者齊東破作中破滯于無之君二字地上有七字濟上有齊之作二字高本坊本皆作濟清河濁一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高本時作坊韓子無齊下無故字且下無臣字削撫臧郝作削迹無遺根坊本亡下無奔字時字作削下作臣亡走伏作服當是之時作當此時也下同身荊作荊可舉中下有以字陵作淩下同進下有復字人和閒有為字高本令作令韓子人收閒有得字帥作率下同亡無作以失下同有比作又兆許作詬下同梁都作梁郭下志絶作意絶孤下有疑字氏和閒有為字氏收閒有反字坊本聚作收韓子瀦作廢上非作下不氓作萌然則下無

是字完下有山東二字踰羊腸降上黨作踰華絳上黨三十六作四十六十七作七上一民間有士字皆秦上有此字下無之字有也下有以字而已皆作而畢曾本為秦上有反字韓子中呼閒有山字高本坊本趙舉作舉趙下無聚趙二字一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無韓必之必字坊本無一荊魏不能獨立六字韓子拔作拔以東作東以弱齊燕作弱齊強燕流作沃氏一閒有兆字敗下有也字拱手作垂拱須下有之字諸本編作徧韓子同今從一本韓子伏作服下有矣字成下無也字退與閒有復字以大上有夫字當亡下有而字當霸下同閒閒有以字高本量秦下無之字坊本無悉卒之卒字韓子作士卒傈作繇固量閒有已字錢本秦力閒有之字下同韓子引下有而字致作至非能厚勝之作不能魁之一本勝之下有道字又交罷却韓子作又不能反運罷而去豈其難作幾不能下比閒有皆字可有下無也字帥天下將百萬作將率天下甲兵百萬谷作溪水作谿武下有王字無須字一日作一夜下有而字劉本無莫不之不字韓子同韓子決水下有而字三年作三

戰國策三上觧　卷三之一　二　後彫園藏

月數策作歲一字而使作乃使下有其臣二字於是下有乃字無之國二字坊本襄主作襄子韓子作成襄主之初無以此之以字昧死下有願字所以下無舉字試作誠徇國閒有於字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遇見也為人見奪也鬲鼎之類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於應陵反下同任音壬下同保任二人以舉之官而安平降趙稽通諸侯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
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
見之又倨倨相息亮反下同謂揖而不拜也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
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也讓責應侯曰請聞其

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音扶下除夫信庸夫餘皆同〇淩約言曰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與音餘下除與天餘皆同〇史記聖上有而心二字此恐脫落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樂音洛〇質猶體也期限也猶極也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復扶又反下同〇理治也統緒也純粹謂

全美也史記道下有德字此恐脫落符謂行道施德之效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種章勇反下同卒子律反下同〇三人皆不令終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史記復下有謬字此恐脫落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盡津忍反下同還音宦治直吏反爲于僞反下爲王爲君爲孝爲楚爲越爲秦使同將子匠反〇極身猶竭力也還環通用荀子比周以環主又云比周還主注云還繞也管子乘上下以環其私注云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素愫通誠也蒙冒也欺舊交必見怨咎而猶冒爲之虜卬即是也事詳下本傳及呂子無後篇攘卻也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行不之行下孟反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解佳賣反〇離困之離依下文當從史記作離蓋字之誤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不可哉知澤之欲困己以說而爲此言所謂溺也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

爲戮辱憐其臣子碕哲夫曰言以下其君父爲戮等忠臣孝子之故天下却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微子去殷孔子去魯管仲不死於公子糾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間音閒〇少間小空間也其猶之也按是書之其訓上章之幣帛之力不同可以見矣慈仁任忠謂慈仁而任忠臣即下文親忠臣是也蔡

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益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難乃旦反。○批、推轉也、折、折止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史記作與時變化、此恐脫二字、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差初佳反、夏戶

雅反、呼火故反、○及當作反、史記作返、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量音亮。○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數色主反、下同、幷併同、下同、○史記楚地下有方數千里四字、此恐脫、馬服、趙括也、業帝、謂使秦基帝業、懾、失氣也、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

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塞先北反、下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越屬揚州、故曰揚越、按呂子執一篇注、盧文弨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得割、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辟音闢、句古侯反、○墾、墾草、闢草萊也、剏邑、剏造邑居也、棓當作倍、倍、背也、史記作負、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信音伸、○范蠡去越居陶、易姓朱、君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大投、謂欲全勝、分功、謂欲彼我無偏勝、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施音移、行並戶剛反、○按史記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移、此施與之同、蓋言移三川財貨、以實宜陽也、斬、絕也、此言斷三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也、閣君長以、雖之功極矣、秦王欲入亦自其功、若博者欲分功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

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喬、王子喬、松、赤松子也、）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朝直遙反、說音悅、下同、強其良反、○篤猶甚也、）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之使所吏反、質音致、）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三十五　後彫園藏

考異（高本當作常、一本代我上有欲字、高本君何作何君慕、手足作百體、強下有手足便利四、字、年上有天字、史同、坊本絕下無與天下終一句、慕還私下有設刀鋸以禁奸邪七字、史同、高本頤、作固、坊本霸主作霸王、下主雖主雖同、身雖死無、緘悔、劉本作身雖無戚無悔、坊本何為下有而字、錢本干忠下有而字、胥智下同、曾本戮辱下有而字、坊本君臣作聖一字、慕不欺作敦導、史作悖原、高本無今主之今字、坊本桓公下無九合諸侯一句、曾本咎作徼、史同、坊本不及作不近、鑿作戀格、作揩、高本功成作成功、坊本謳作屈、欲得下無矣字、如是作如時、一本按之下、有退而巖居川觀六字、史同、）

孝文王　凡一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賈音古、質音致、下同、○異人、子楚初名、）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嬴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嬴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扇城（數色主反、衣於既反、遺唯季反、處昌呂反、吳師道曰、字書無扇字、龍龕手鑑云、音脚、○嬴亦利也、無數、謂多不可數也、餘食猶飽食也、世、後世也、願往事之、此句錯簡、宜在扇城下、事奉也、）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說始銳反、下說秦、說王、說趙同、倍音佩、下同、○故特也、子傒、秦太子也、異人、異母兄、不可知、謂多變也、與上秦攻韓章之所言自別、一日猶一旦也、開君長曰、身為糞土、猶言化為糞壤也、言一旦背約、則身必死矣、）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為于偽反、○聽許也、計事、即使秦必來請是也、）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三十六　後彫園藏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廏美女充後庭（門下、屬官、太子、子傒、）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累力委反、○春秋高、謂年老也、稿晳夫曰、山陵、壙墓處、王崩則發山陵為壙、是山陵崩也、乃諱辭也、開君長曰、禮天子死曰崩、蓋取是義也、後世山陵之稱、胚胎于此、愚謂朝生、蜉蝣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切七計反、又如字、○一切、謂不問他也、太山、岱宗、四維、四角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

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避席、敬也、生蓬蒿、無人跡也、按士倉當作土倉、韓子有杜倉、即此人、焦氏筆乘、土即古杜省文、土姓杜伯之後、士穀士會士燮士當作土、傳寫耳、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關君長曰、顧思念也、不留計、謂決屠趙計、抱持也、不顧質、如無質也、故云持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施始

故下、關君長曰、言異人自以道爲德而講好、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高誘曰、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亾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也、二說未知孰是、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說音悅、○鮑彪曰、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少詩照反、○誦、誦書也、留止、止於宮中也、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晩開王以爲然奇其計之使、之使所吏反、○間、謂

故事之陛、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愚謂後世陛下之稱昉于此、軔、礙車輪之木也、軔車、謂止車也、蓋孝文王昔嘗質趙、不欲言其質、故曰軔車、一介之使、單使也、存、勞問也、早閉晩開、言有警也、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相息亮反、下同、是爲莊襄王、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華胡化反、○致邑、爲太后養地也、

考異坊本嬴作羸、歲下無其字、說王作謂王、曾本止作請、

始皇帝凡五章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質音致、下同、○事燕、言使以燕服從秦爲事、昭襄王策所謂爲秦使

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即此事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相息亮反、下同、○史記燕者上有之字、此恐脫落、徑道也、言自秦之燕者、必道經於趙也、史記云、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關君長曰、據下曰自請、蓋文信就請張唐也、去謂去舍歸其家、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

試言吒以這吉吒也 少詩照反令力呈反下同夫音扶 少庶子官名甘羅茂之孫

文信家臣也吒呵也 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 應許規反君與專與之與音餘下秦與燕與同應於陵反難乃旦反 去咸陽七里即杜郵也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 孺子童子指甘羅也幣貨財也 乘繩證反爲于僞反報告白也往爲張唐先報趙王也 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史記下歸燕太子上有秦字此恐脫落什一十分之一也

考異 曾本唐相間有往字坊本唐相燕下無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十二字諸本曰臣下無請字今從一本諸本曰去作去曰今從曾本坊本令庫作令庫趙攻上有與字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 不即之不與否同參謁也言於義不謁拜諸侯也 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 推吐回反積子賜反下同銚耨皆芸苗器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也 暴步木反耨除草也 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乘繩證反立疑位訛言王獨秉有尊富而遷母於雍孝之名實共無不如農商也 秦王悖然而怒 悖勃通變色也 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爲于僞反始皇母本呂不韋姬入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曰威掩於母 山東之建國可兼與 與音餘建國謂先王建國也 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 資齎通聽許也鮑彪曰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愚謂社稷之臣即下文將相是也 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

能給也。給供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從子容反。楚王之王于況反。○恭當作供。楚王則秦必見伐。故雖有萬金。王不得私用之。亦以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將子匠反。相息亮反。○李牧趙將也。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朝直遥反。○四國燕趙韓魏也。是皆要終言之。

考異　高本有無一有字。勢作埶。坊本建作戰。韓魏從下無韓魏從三字。諸本無亦充軍國之用矣七字。今從一本。坊本齊下無王字。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為六之為于偽反。下為政郢為同。說始鋭反。下同。○桀紂之後不存。則廣土衆民。不足以為安強可知矣。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自設問辭。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厭於葉反。乘繩證反。○案抑也。舉手抑言易也。張居正曰。以厭案萬乘之國二為一句。下作困千乘之宋也。愚謂張說是矣。國二即齊魏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累力委反。○高誘曰。剛平衛地。將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愚謂芻刈草者。牧養牛羊者。薪采取薪者。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質音贄。下同。朝直遥反。○關君長曰。委質猶委贄也。凡始執謁者。委贄而退。蓋言士始委贄於大趙王者。皆曰吾將復反其贄而去。不敢朝趙。恐[illegible]

下惡趙強。故然。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天下惡趙強。故夕出令。朝已發軍。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夏戶雅反。○遇會也。夏中國也。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魏都大梁。故稱梁王。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天下惡魏強。今臣服於齊。故舍而不伐。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敗必邁反。○楚都郢。故稱郢威王。楚王甚惡齊強。故不安寢食。申縛齊將也。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燕趙亦惡齊強。欲來伐之。故兩道不通也。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

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掫當作則。掫疑覆訛。釋覆即徒跣也。釋劍徒跣。示卑服也。南楚也。委楚之所為而聽罪也。說使人解說之也。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謂惡楚之彌益也。高誘曰。紂當作牖。督之漫也。關君長曰。紂當作陋。書堯典曰。揚側陋。疏云。側陋者。僻側賤陋之處。此言天下惡威王者衆多。同而於側陋之間。未詳孰是。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樂音洛。○豈以猶豈謂也。強臨。以強臨之也。此章歷言強不可恃。以諷秦攻六國也。

考異　高本宣主作太公。今從坊本。坊本伐魏下無壤地兩分國家太危八字。縛作縳。釋齊諸本作齊釋。今從一本。曾劉無而為之為字。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荆吳燕代也。見下文、但吳亡久矣、必有誤。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靡、亡彼反。○關君長曰、秦受四國之兵、則力必屈。抑而戰、士皆盡。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使所吏反、下南使北使同。○案、止也。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乘繩證反、上衣於既反。○資、給也。關君長曰、舞猶帶也。謝鱗按、佩刀於右、舞劍於左、是也。愚按、齊策亦有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之言、關說是矣。與之以王衣冠及劍、寵之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說音悅。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

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勵同。○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復扶又反、下同。參所金反。妃音配。焉於虔反。將子亮反。○良將、關龍逢也。忠臣、比干也。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王于況反。○逐夫、為婦所逐也。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賣肉不售、故曰發屠。子良不知何人。仕之而見斥逐也。讎、售也。庸、用也。求售而不登用也。高誘曰、賣庸不能自售也。是庸讀為傭。果然、安作傭不讎。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賈音古。○鄙人、邑名。弊、隱也、以貧賤隱蔽也。不死公子糾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免囚。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相息亮反、朝直遙反。○傳賣、謂轉傳賣之也。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中山盜、未詳。晉文公勝楚成王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詬厚醜恥也。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不忍見紂之無道、自沈於淵。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八寸曰咫。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使、用也。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達已甚。且非短賈、則李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考異　高本案作安、坊本無冠字。諸本短作知、今從本。坊本吳作齊、無國之寶三字。劉本對曰

有下有之字坊本聞作聽一本無賈人之人字諸本謀下無於字今從曾本坊本無援下者字高本乃下有可字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間古莧反爲其之爲于僞反切七計反亦如字上時掌反○間謂爲其間隙也河渠書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注溉渠謂注溉田疇之渠也一切猶一例也下文所謂不問可否不論曲直是也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宛於袁反下同幷併同樂音洛治直吏反敗必邁反從子容反施以豉反

華胡化反內音納○百里奚自秦走宛穆公贖歸施延及也負猶累也此言客有益於秦而不宜逐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樹臣庾反下同數色主反說音悅下同○太阿良劍名纖離良馬名翠鳳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鼉大魚也皮可冒鼓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衞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朝直遙反好呼報反駃騠音決提○駃騠良馬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

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下陳猶後列也宛珠宛地之珠飾下簪上也璣珠之角者附著于耳璫也阿齊國東阿縣繒之精白者曰縞錦繡爲緣飾以上皆宮女粧飾也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窈窕美貌此言趙女善媚人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衞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衞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夫音扶下同呼火故反觀古亂反○桑間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韶虞舜樂象武周樂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去起呂反。人民即謂客也。林西仲曰、把人與物相較、所以痛言逐客之令不明重輕、大爲失計。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讓、推卻也。就、成就也。地無四方、民無異國、謂皆王土王臣也。此言士多有益於國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子夜反。○業謂諸侯[illegible]秦逐客立功業於諸侯也。末二句蓋古語、范雎亦嘗引之。此言逐客有害於國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

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客見逐則怨、怨以入諸侯、故曰樹怨於諸侯。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徐孚遠曰、李斯前諫逐客、後建議坑儒、皆以自便也。使逐客時獨議留斯、當無是害也。

【考異】關君長曰、高本不收此章、而纂不取。吳鮑亦無注焉、非策之舊必矣。姑仍坊本而載之、今從之。文選昔下有者字。史記穆作繆。文選求丕作來邳。史記無五子之子字。文選二十作三十。此四閒有上字。君下無者字。內作納。用作與。史記崑作崐。文選隨和作和氏。鼉作鱓。說皆作悅。則下無足字。鄭衛作趙衛。宮作庭。下無而字。良作馬。西蜀作蜀之。缻作缶。歌下無呼字。耳下無目字。史記韶皆作昭。文選無下叩缻。意下有之字。人民作民人。無也字。彊下有者字。民無之民作人。西下無向字。無而願之而字。外下有以字。怨下無於字。

凡二十二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

横田惟孝著

齊上

威王 凡六章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濮、水名、事、役也、據下文、梁氏不敢過宋伐齊、蓋與魏戰也、贅、未詳其氏、章、匡章、皆齊將也、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說音悅、○盼、田盼、亦齊將也、齊軍失利、不能戰、故盡兵糧、乃以與宋、取其懽心、如相貿易也、魏知宋悅齊、則恐其要擊、故不敢過宋伐齊、收宋、即取其懽心也、所謂易也、據下文、固疑國訛、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復、扶又反、○責、責其償也、

〔考異〕坊本無而字、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難、乃旦反、○魏圍邯鄲、故求救、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齊田氏、故曰田侯、鄒子、名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問所以不利、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夫音扶、下同、○言非齊之利、此綸之言、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將也、言臣之求利、與將不利、非軍於邯鄲之郊之謂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趙得救而強、故不拔、魏恐齊而不攻、故全、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襄陵、魏邑、弊、疲也、承、猶乘也、攻襄陵、名救趙、而實疲魏也、魏救襄陵、拔邯鄲必疲、而齊乘其弊、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

〔考異〕坊本弗作勿、何哉下有對曰二字、一本無何利之利字、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鮑彪曰、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愚按孫子軍爭篇曰、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使所吏反、數色角反、爲于僞反、徽、徽通、○徽、幟也、章、其文章也、變之使與秦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復扶又反、降戶江反、○候者、齊之偵者、上齊下恐脫兵字、而如也、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藩音蕃、○謝攻齊之罪也、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啓、母名、棧、牀也、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更音庚、夫不之夫音扶、下同、○未教、謂未命改葬也、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

欺生君哉。此其所以知不敗也、

考異　鞅無頃之間之間字、坊本發作廢、爲下有而字、秦軍作秦兵、高本稱作拜、吾使下有者字、一本吾下有之字、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魯親楚、故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令力呈反、○言使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疏、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爲于僞反、○不待勝者而與、而始偏與楚、則楚不勝、而亦與之、是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也、是其所以弔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言二國權力適均、不以有魯與無魯爲強弱、不如中立全衆、而二國戰後、合於勝者、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殪死也、爲勝之爲若也、言楚勝齊、則其良選必殪、餘兵不足以待天下、其勢甚危矣、齊若勝楚亦然、而魯以其衆合勝者、助其危、其爲德也、亦太矣、爲勝者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不復親楚也、

考異　高本無弔下乎字、全作令、無恩德下也字、甚作其、

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相息亮反、將子匠反、説音悦、爲王之爲于僞反、下爲人同、○戰而不死、謂雖戰而軍敗不死也、言不進不死、以屈撓而坐誅也、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説始鋭反、操七刀反、○聲威天下、謂聲名畏懼天下、大事、謂反也、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令力呈反、○卜者、閈所使者、爲人卜者、卜師也、關君長曰、見捕者已述忌之辭、而卜師亦爲其徵驗、徐孚遠曰、威王明主、而見欺于鄒忌者、其功名已立、不知昔年見陵之時、故前明而後暗也、

考異　一本無亦字、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身體昳麗。有音又、○高誘曰、脩長、昳讀曰逸、美好也、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朝直遥反、下除市朝餘皆同、復扶又反、○旦日、明日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孰熟同、○思之、思下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

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高誘曰、下人蔽王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上賞之上、時掌反、〇市朝、猶市井也、朝、朝暮之朝、而非朝廷之朝也、古者氏朝聚井汲水、因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朝、亦曰市井、而遂爲貿易處之通稱也、閔王策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說林訓曰、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可以見市以朝爲期矣、其殺人陳尸於市朝者、與衆共棄之、且況示衆也、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自暴政所

爲、不可以證焉、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既爲通稱、則無妨矣、或曰、市之行列、有知朝位、故曰市朝、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因其一而并言其二、恐皆非也、或曰、此市朝謂市與朝、果然則當曰朝市、而不可曰市朝也、朝市見襄十九年左傳、若周禮司市、禮記郊特牲、朝市、謂朝時而市也、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數、色主反、燕、烏賢反、後同名微之、不復音、〇鮑彪曰、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繆文熙曰、形貌美惡、雖淺近易知、然人往往爲人所蔽、鄒忌不惟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達矣、

［考異］坊本身體作形貌、高本及君作及公、一本無忌字復字、問之下有客曰二字、一本無客字、今從之、一本無之美也三字、又字、於是二字、咸字、劉本識知作知情、一本無能字、進諫之諫字、諸本朞年作暮年、今從一本、

宣王 凡十四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難、乃旦反、〇高誘曰、南梁、韓邑也、大梁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折、分也、言韓將分裂入魏、

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夫、音扶、下同、〇弊、疲也、顧、亦反也、

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愬、告也、承、猶乘也、救韓破魏、故國重、利得、名尊、

田侯曰善。乃陰

告韓使者而遣之。使、所吏反、〇告、告救之也、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以猶以爲也、高誘曰、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朝、直遙反、〇嬰五戰五不勝、故以弱、北面、臣位也、

［考異］坊本無專字、高本無齊國之國字、劉本無田嬰二字、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齊將之將、子匠反、〇孫子名臏、武之孫、爲田忌軍師、大事、謂舉兵正君之事也、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於老弱、守於主。罷、音疲、〇彼、謂忌所帥之兵、主上、於守恐衍、主、齊地、險陿處、主者循軼之途也、鍩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弊老弱守

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軼鍇同、鍇轄同、○軼、車跡也、鍇車軸端鍵也、摩切也、關君長曰、險隘不可方軌、乃後車循前車行跡、鍇擊摩東互言也、地險路狹、車鍇觸物、相擊且切、非謂兩車也、相過、謂相從而過愚按、或云、摩車倒、非也、古文有如此者、齊俗訓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肩摩於道、後漢羊續傳、車馬羸敗、是也、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

軍重踵高宛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

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濟子禮反、重直用反、施於表反、騎奇寄反、雍於用反、○天唐高宛皆地名、雍門齊西門名也、關君長曰、軍當作車、車重、即輜重、過謂踵至、衝突也、成侯、鄒忌也、田忌不聽果不入齊不為齊所入也、吳師道曰、使田忌無間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此言、必公孫閈成侯讒構之時也、

考異諸本老皆作先、今從曾本

戰國策正解　卷四上　七　後彫園藏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相息亮反、○吳師道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云、代之相、恐有差誤、愚謂、代之相齊四字、恐衍、杜赫曰臣請爲君留之楚爲于僞反、○言爲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

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

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

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高誘曰、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愚謂、二忌、鄒忌田忌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考異諸本爲君留之楚、作爲留楚、今從一本、坊本無示田之田字、忌以間有必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

說之說音悅、○仕人、謂所進而使仕之人、也、高誘曰、嫌其作威福、故不說也、鄒忌謂宣

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

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矣以爲二字恐衍、是以父子喻君臣、言寡不如衆、而今首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而王悅之也、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塞先北反、○以猶以爲也、言王因以爲晏首蔽塞仕者、而不進也、

考異諸本亦幾何人矣、作以幾何人、今從一本、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恐丘勇反、○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張丑謂楚王曰

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不用於齊之故也、盼子有功

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戰國策正解　卷四上　八　後彫園藏

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爲于僞反、○高誘曰、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而用申縛、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復扶又反

考異一本國下有而字、坊本臣下有弗字、一本同、今嬰子逐、曾本作今王逐嬰子矣、

權之難齊燕戰難乃旦反、○鮑彪曰、權是地、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也、秦

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

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

趙戰矣向許丈反、○李向、趙用事者、身、田嬰自謂也、然則是君自爲燕來

兵爲燕取地也爲于僞反、下同、○束猶斂也、燕取齊地和、而斂兵不戰、是趙自爲燕斂兵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

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罷音疲、復扶又反、高誘曰、唐曲逆、是時蓋屬燕、恐謂燕敗齊救趙、可乘其虛取燕地、）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命懸於趙、言齊不勝、則必從趙而聽命、爲趙所制也、吾恐君字訛、中立謂不爲齊且燕也、齊敗而窮、故曰窮齊、燕勝而疲、故曰疲燕、言齊窮燕疲、交欲得趙、趙中立而割取兩國之地也、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爲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豁然、令人警動、）

［考異］（坊本歸作懸）

蘇秦爲趙合從（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趙爲從主、故曰爲趙也、南北爲從、六國南北從列、故六國曰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說始銳反、邪音耶、塞先代反、琅邪邑名、言四方皆有險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數色主反、解音蟹、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管子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是也、高誘曰、錐矢、小矢、愚按呂子、所謂錐矢者、爲其懸發而至、淮南子、疾如錐矢、注云、錐金鏃翦羽之矢也、蓋矢之輕銳而疾者也、此謂進兵之迅疾也、如雷電、謂開合之迅疾也、如風雨、謂退兵之迅疾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倍音佩、下同、度待洛反、倍後之也、絕直度也、臨淄齊都、即猶若也、下戶、戶有上丁、此就其下者而度之也、從徵發者、）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

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竽似笙三十六簧、筑似琴而大頭、圍五弦、擊不鼓、六博、局戲、王逸云、博著也、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蹹鞠蹵也、）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擊相當、摩相切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揮振也、敦厚也、揚發揚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夫音扶、下同、羞恥也、）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重直用反、輕牽政反、半折謂折耗兵之半也、以亡之以、疑當作則、）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父音甫、亢音剛、又苦浪反、陽晉、衛地、時屬魏、亢父、縣名、兩轍之間曰軌、狼性善顧、故曰狼顧、恫痛也、猲恐也、言秦自痛疑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辭、以脅齊也、高躍言虛示壯勇、）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過計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臣無當從史記作無臣、留計謂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主君、大夫之稱、見左傳、此謂蘇秦也、詔告也、）

考異 高本𣪊作聲、坊本帷作幃、夫韓魏下無之字、劉本相當作相攻、過衛高本作至闈、坊本作至衛、今從一本、坊本獨作喝、亦下無已字、夫不下無深字、過計也作計過二字、纂固作故、坊本教詔作詔告、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見賢遍反、下同、比毗志反、淳于髡曰、不然。○關君長曰、士曰千里、猶在同時、聖曰百世、必待異代、言其難得之甚、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音扶、下同、言物各以類相聚、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累力委反、父音甫、○沮澤、漸濕之地、二草山生、而求之漸濕之地、故不可得、睪黍、梁父、皆山名、山北曰陰、關君長曰、郄車而載、猶言載而車郄也、列子曰、覥舟之覆、猶其車郄也、此郄亦可為覆、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復扶又反、○疇類也、挹酌也、燧取火之木也、

考異 一本七人作七士、曾本至作生、坊本無譬字、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勧之苦、而擅其功。罷疲同、○子盧、後章云盧氏之狗、然則元盧氏所畜、後遂以名犬也、子亦美稱也、逡後章作俊、逡俊通用、狡兔名也、極勞極也、史

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偃也、此廢同義、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頓壞也、弊疲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將子匠反、

考異 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為駟、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說始銳反、○鮑彪曰、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上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夫音扶、下同、為于偽反、下同、○制其餘弊、謂齊伐魏而勞、楚乘其弊、伐與國、故名醜、楚乘弊、故實危、

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便利也、伐魏名醜實危、故曰不利、刺殺也、言伐魏之事、不利於齊、則魏雖殺髡、於王無益矣、言其伐之不利自若也、王若誠不利於齊、止而不伐、則魏雖封髡、於王無損矣、言其不伐之利自若也、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被皮寄反、

考異 劉本誠下無不字、曾本無魏雖封之魏字、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 斶音觸說音悅下不說同○前進也林西仲曰因坐遠而進之也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夫音扶下除匹夫夫皆同○林西仲曰士慕勢則失所以爲士王趨士則成所以爲王便覺彼此兩得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死而葬焉蓋柳下是時屬齊也壟冢也樵採

取薪也 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 乘繩證反下同處昌呂反下同○百二十斤曰石簴鍾鼓之柎役處言仁者義者皆來爲使役而處左右也 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關君長曰徒步鄙賤之稱如所謂段干木徒步之士是也愚謂鄙邊鄙野郊外也言下者居鄙野爲閭里監門卒也 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 大音泰下大璞同○德厚之道得猶言得德厚之道也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 與音歟下除與寡餘皆同○策猶數也言國之存亡由得士與失士之策也 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 傳直戀反喜許記反下同行下孟反下之行同据讀爲倨○居上位之實即貴士是也据傲也關君長曰默然遠易不敢此語 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 握讀爲渥高士傳作渥樂五教反○削地削也約窮也握厚也矜功不立言矜夸其功事不成立虛願不至言

無實無德無功而願望則所願者不至此言失士之害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 此類不可深考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 亟去冀反○下學學於臣下也此言得士之利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 崎哲夫曰君猶本也無端無始也謂事之未有始也言有形出於無形有事生於無事也愚謂此言實德爲功名之本也原流亦指實德功名言也至聖明學即堯舜禹湯文王是也不吉即削約辱禍是也言至聖明學者見原通流是以無有不吉也 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

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關君長曰、之下恐脫爲字、）夫孤寡者人
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
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
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下、遐嫁反、）宣王曰嗟乎君子焉
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願請爲弟子（焉、於虔反、○病猶辱也、及當作乃、字之誤也、王知己亦爲小人
之行、故自悔矣、言而屈服也、）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牛羊豕具爲太牢、麗都、皆美也、林西仲曰、奉其身及其妻子、欲
自成其爲遜上也、）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取則破焉非
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

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
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虞、樂也、林
西仲曰、制、裁割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鮑彪曰、晚食、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制言者王也
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
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盡、津忍反、○制言、裁制斶之言也、林西仲
曰、欲自成其不慕勢也、）斶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也（歸、謂歸邑
也、反璞、不失其眞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坊本無上令曰之曰字、無仁義二字、來作爲、非哉作也哉、以喜作而喜、高本凶下無必字、坊本其名下無華字、曾劉本故成間有能字、諸本一本與下有非字、今從曾本、諸本願請下有受字、今從劉本、諸本無取字、今從曾本、高本大璞作夫璞、非不下有得字、坊本願得下無歸字、安行下無而字、辭去下無也字、斶知上有君子曰三字、歸下有眞字、無也字、）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造、七到反、○謁者、官名、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
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好、呼報反、下皆同、○使者、使延入者、即謁者也、）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徐、徐行無趨也、從、謂就之也、）宣
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
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
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
說（焉、於虔反、下焉能同、說、音悅、下同、）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
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

有四焉（籍、蓋謂策、所謂策命也、）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
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抎、隕同、○失抎、猶失墜也、）王斗曰否先君
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
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所謂有四
馬者、）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
驥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
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
也何患無士（騏驥、又見襄王策、蓋良馬名也、騄耳、八駿之一、俊狗見前、毛嬙、越王嬖女、西施、越女、王姬、）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紗也、造縐者、）王曰何

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便辟上婢縣反下音變爲能之爲于僞反○便辟近習嬖幸之人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治直吏反○失治國家之道故曰有罪國家

考異 高本授作愛坊本失作夫無否字高本士王間有是字坊本作而今從劉本耳下有之馬二字坊本王騶間有之字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 設爲猶假令也言嘗聞駢高議不宦假令不宦而願爲駢役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 猶言何以知之 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 言以鄰女之事而知之 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言假令不嫁而有七子則與他人嫁者不異可謂嫁既過畢矣 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訾資同○訾養所資所養也言鍾六斛四斗徒給使役者言駢假令不宦而富饒如此則與他人宦者不異可謂富既過畢矣辭謝之也

考異 坊本也田之也作矣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 林西仲曰既得罪矣非得大死力以相左右不能達他國 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 失音扶易以豉反下同連漣通○漣泣下也林西仲曰言平日在左右急難不得力也 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 緣悅絹反○三食謂晝晡也下宮猶後宮也糅雜也羅帛紈素綺文繒縠紗也緣衣純也林西仲曰士尚不知斎宮人下體尚貴於士之上體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林西仲曰鵝鶩宮人衣食太過皆所不惜可謂輕矣無施而責報自然不應安得以此錯怪天下士乎

考異 一本無孰而之而字

閔王上 凡十七章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 爲于僞反下爲齊爲公同將子匠反下同○移伐魏之兵而攻齊也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 使所吏反○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異殊也趙策婦人異甚言獨令尹最貴耳 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乎 言令尹唯一人而已公指昭陽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祠祭也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卮酒器也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

者終亡其酒（數色主反）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猶蛇已成也）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重直用反○重猶加也謂上柱國之上非可加令尹言既足成名又官非可加尚戰而不知止者身死爵將歸後人猶爲蛇足者爲後成者所奪其巵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考異（坊本王非之王作主諸本乎作也今從劉本坊本且飲下無之字高本亦作居）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令力呈反恐丘勇反）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

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解音蟹從子容反倍音佩○解散解也）

考異（坊本倍作背）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何孟春曰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倫哲夫曰怒蓋恐誤二說或然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不音否說始銳反令力呈反）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爲于僞反惡烏路反夫音扶）

考異（劉本無爲字無齊下之字）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爲于僞反○靖郭田嬰封邑號無爲客通言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此指海大魚言於此有說）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言不以死爲戲雖有說不敢陳也）君曰亡更言之（亡音無○亡言無誅）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蕩即播蕩流移失所也得意謂得逞意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

夫（音扶○言不待城薛也）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作矣韓子淮南子並作矣隆高也）君曰善乃輟城薛（穆文熙曰客言不城薛亦平平但以海大魚三字開端反走令人求竟其說則進言之機括甚妙耳）

考異（坊本長下無有字高本有齊下有陰字）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數色角反○五官謂典事五大夫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是也計會計也說當作謊蓋字之誤也言日聽五官會計而又數視計簿也嬰欲收齊之權而先使王勞也）五而厭之令與靖郭君（五當作已蓋亦字之誤也通鑑作已令命也言王不堪煩勞命與嬰使聽治也）

考異（高本五而作吾厭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諸本令作今今從一本）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不說。（說音悅，下同。○疵，過失也。証，諫也。）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孟嘗君，嬰子，名文，孟嘗，邑名也。剗，翦也。而，汝也。慊，快也，足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令，力呈反。長，丁丈反。○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

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數，色主反，下同。夫音扶。○愛，愛其身。聽，聽其言也。）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相，息亮反，下同。○過，猶大也。豕，多反視。信當作倍字之誤也。呂子作倍。高誘曰：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愚謂此爲一，言不聽辨之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昭陽，楚相也。先王，威王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少，詩照反。爲，于僞反。○動，猶發也。）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君衣之衣，於既反。○舞劍，見秦策。言王望見其似父之容貌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強，其良反。○強，猶固也。聽，王聽其辭也。）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沮，慈呂反。樂，盧各反。難，乃旦反。○沮，止也。外，猶棄也。生，人之所欲，而外之。患，人之所憂，而樂之。難，人之所避，而趣之。所以報知己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姚宏曰：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辨，見戰國策。坊本疵作疪。高本御下無之字。坊本威皆作宣，宣皆作閔。兵下曰之王字，無何乎之乎字。高本強辭下有靖郭君辭四字。）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爲，于僞反，下爲秦同。○高誘曰：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齊王，宣王也。遞，更也。關君長曰：六國更伐之甚，與古王者之伐不同。）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罷音疲。○關君長曰：六國更伐，相與疲弱，而彼此皆歸遺

其國於秦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邪音耶○是以魚肉爲喩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言秦反古之伐欲肆虎狼之心以呑諸侯故諸侯主必死於辱民必死於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乾音干不音否疏疎通目不乾戰死者多而悲泣也秦兼併韓梁則境界相接故曰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

慮之屬音燭○舉猶取屬猶至也取國至海言盡取其地也孤謂使之孤立不相合也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復扶又反○蘇秦嘗爲從親之約今復爲之故曰復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難乃旦反○瀾君長曰三晉怒齊不出師合已乃閒秦楚搆難必以攻齊所謂後憂是也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穆文熙曰爲秦割烹數語論事精切此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爲動人

考異諸本刀作刃今從纂坊本裏河下有山字北向作北面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吳師道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此下疑脫勿救二字愚亦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聽則許也言許救而不救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子噲燕王子之相也○瀾君長曰秦楚三晉皆有事則燕孤無援齊承間伐之必大得志矣是天賜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使所吏反○言許救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以猶以爲也

考異諸本天下有下字今從劉本坊本遣作遺

張儀爲秦連横爲于僞反下爲大同連横已見秦策說齊王曰天下

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說齊之說始銳反下說大同樂音洛從子容反覽攬通夫音扶比毗志反○從人爲合從者謂蘇秦也覽其說謂爲其說所引取也儀說魏亦曰從人多奮辭云云人主覽其辭牽其說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

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番音蒲、數色主反、○與秦猶於秦也、林夢鶴曰、齊以趙爲之障蔽、故舉而言之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取七住反、朝直遥反、○禮齊姻爲兄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大客謂張儀、）

考異（高本無說齊之說字、博作搏、諸本句下無里字、今從曾本、曾本章末有也字、）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讓責也、鮑彪曰、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爲于僞反、下同、○言東方有攻戰、然後秦可以多割取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間古莧反、中間、王業之王于況反、下王業同、○張字衍、連謂連結不解也、高誘曰、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司馬貞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彝器、因謂祭器也、愚謂、出謂出以賂秦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而伐之。（乘繩證反、下同、○革車兵車也、納儀於梁也、）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

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恐丘勇反、令力呈反、藉使上在夜反、下所吏反、自罷之罷音疲、○藉使之齊、謂借楚使事之齊也、事即使事也、與國謂魏也、廣猶多也、以自疑當作外自、信儀於秦王謂任儀言信於秦王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考異（坊本無間之二字、舉兵下皆無而字、寡人甚憎下有張字、）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張儀謂梁

王不用臣言以危國（言衍不用儀言也）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相息亮反○言儀以二國之重而之齊結連橫之親也）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敗必邁反○敗謂敗損親之事也值猶會也爲埋也解衍謂解說衍於張儀也時儀過衛故然）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爲告之爲于僞反祝之又反○參坐三人並坐也）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行嘗與齊戰故曰吾讎）

考異（危國下梁王坊本作王一字曾劉本作魏王坊本與衍作與儀一本章末有也字）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質音致下同○懷王爲張儀所敗與秦昭王會武關秦劫與而死於秦太子頃襄王也時質於齊）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田文也東國國都之東居下流故曰下東國昭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使屈罷簡東國之兵疏云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是也蓋東國近齊）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郢楚都也留太子以求地不義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爲于僞反下除爲之爲交爲武爲讎餘皆同○鮑彪曰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說途說薛同○楚上非楚質有王齊留太子楚若立王則使其王然也蘇子之事以下至章末記者擬設之辭此乃舉其條目也）

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

曰可以請行也（名謂不義之名也楚得成楚之事得成也言楚入地立太子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倍王之割謂倍王之所割之地）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謁請也言告太子齊之所以留太子之故使太子請割地以奉己薛公以是忠太子也）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

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恐之恐謂楚王曰齊之所以丘勇反〇資取也謂取齊爲己助也延引也謂引齊附己也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能去子去去讎之夫起呂反倍音佩說音悅〇權稱也謂稱王割地之輕重也無辭謂無辭於多求地也馳亟往也齊辭之辭恐衍因猶依也謂親齊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

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夫音扶下同割多官反見賢遍反〇張守節史記論字例曰史漢制字作劁蓋音異義同淮南子曰人君揄策廟堂劁有司太子身在外而求割地以奉己故曰以空名市王劁楚入地可信故曰楚功見暮去謂不待朝而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請恐謂訛滅跡謂泯便楚之跡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

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代立疑倒置楚字衍謂下代太子立爲王也武貞假以美名而言非邑名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辨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閉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

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塞先北反〇景鯉楚相也此謂亦恐謂訛世與之與語助君因之因恐衍利通也謂不通說士之道因而之因猶依也有楚言蘇子善於楚王而薛公親重之則楚自親也此下闕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段

〔考異〕高本蘇子皆作蘇秦一本無使之之字無使之二字高本無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坊本齊之所以下無敢字一本爲交下有於齊二字高本弗知下無也字坊本固約作因約於薛公下有之字劉本無王之之字君因作君固坊本無是身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近附近之近〇高誘曰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珥瑱也高誘曰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

之也。

考異　高本無者字。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數色主反。○史記曰：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今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盡津忍反。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

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過音戈。○淄水名。梗，木梗也。用桃木造，故曰桃梗。趙策有土梗、木梗，莊子有土梗。謂土偶人。土梗既為土偶人，則木梗為木偶人可知矣。挻，和土也。書降水，孟子作洚水，曰洪水也。降洚通。降雨，大雨也。殘，敗壞也。梗也之梗疑衍。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塞先代反。○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考異　諸本今且作固且，今從一本。坊本今下無者字。諸本挻作梃。吳師道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挻。今從之。一本土則之土作吾。殘二字，坊本若作如。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為于偽反，下同。使所吏反。過音戈。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禮貌，謂接之以禮容也。無以復侍，絕之之辭。楊慎曰：髡之使楚，文固望其解楚急，而攻益甚，故請絕以激之。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畢報，謂以使事悉報於齊王。固，不通也。清廟，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楚固必不恤人廟，故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吳師道曰：譆，痛而呼之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和歟。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

用強力哉。說始銳反。○顛蹶，奔走而請救，言急遽之狀。望拜，謁而求救，言禮貌過恭也。雖得則薄，言雖得救援，而救者之情意則薄矣。方，方畧也。人指救者，急言應之之疾也。隘，險也。強力，謂顛蹶之請，望拜之謁。此記者之言。穆文熙曰：淳于髡其神於為說乎，不言本事，而人之從之，若挈馬鬼而走，蘇張去之遠矣。

考異　坊本過薛下無而字。高本無君令之君字。諸本禮作體，今從一本。坊本無親字。一本命下有矣字。坊本譆作噫。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夏戶雅反，下同。○毀，謗也。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高誘曰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長丁丈反爲于僞反○長者寬容者之稱高誘曰以吾毀之無以言故得爲長者關君長曰持執持也持言謂不言也言吾不顧身死以報孟嘗君厚意豈得持言不誘也哉

考異 坊本未嘗之未作不毀孟嘗君作毀之一本長作賢高本毀之下有者字坊本持作待劉本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之闕者燕坐猶燕居也高誘曰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訾思也趙策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illegible]

汗灑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高誘曰瞀讀鄭游販之販姚宏曰瞀恐作贅參狄傳鄭游販字子明或作瞀張還論反相息亮反○軼轍也關君長曰有猶得謂欲得君之交歡交如字而字錯置當作而使之如弗及也如弗及猶言如將不及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瞀一作贅並字書不載鮑彪改作贅爲于僞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愚謂言願孟嘗君以其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才能如此者其厚待之若魏文侯之有二子也如此者所爲孟嘗取矣

考異 劉本無生有之有字高本文作之坊本有也字今從一本曾劉本請作輕高本有者字坊本作閒無與字一本勝作騰

凡三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

横田惟孝著

齊下

閔王下 凡十章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鮑彪曰、夫人、姬媵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妃同、或以聞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說音悅、錯七路反、〇錯置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

以此從衛君遊、關君長曰、衛君不挾貴、以爲下交、若布衣之歡、高誘曰、皮、鹿皮、幣、束帛也、於衛甚重、言舍人甚重於衛也、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高誘曰、惡不睦也、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鮑彪曰、欺者、己不肖、而孟嘗言其賢也、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令力呈反、〇高誘曰、殺馬羊、唼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背音佩、〇衛君與孟嘗君交厚、而今攻齊、此欺孟嘗君也、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不聽臣、若疑當作若不聽臣、言若不聽臣、則臣不肖而不知所爲、輒以死止之、而已矣、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高誘曰、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考異 諸本聞作問、今從曾本、坊本後相愛下有者字、遊下有舍人遊三字、無謂備之術字、輒上無臣字、諸本可謂作可語、今從劉本、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說音悅、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騏驥歷險乘危、則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錯七路反、操七刀反、舍音捨、〇錯、舍置也、據居也、曹沫、魯人、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刼桓公、歸

魯侵地、鎒秦策作耨同、銚鎒皆芸苗器也、壠田埒也、之其所短、猶於其所短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處昌呂反、關君長曰、言使人有所棄逐、不與處其國、而彼人來害我以相報其怨、豈非爲世之立不容人之教之首乎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考異 諸本騏驥在危則下、今從一本、坊本沫下無之字、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行下孟反、〇孟嘗君兼相他國、故巡行其國也、象牀、象齒爲牀、楚以獻孟嘗君也、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音値、下皆同、使所吏反、〇登徒、人姓名、宋玉好色賦序曰、大夫登徒子侍於襄王、高誘曰、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

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戍音恤下同〇姚宏曰別本漂作標愚按漂標蓋通用標末也髮標猶毫末謂微小也通鑑作毫髮可并考蓋千金重器雖小傷之而補理之直猶多也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相息亮反說音悅〇吳師道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愚謂英傑皆才出衆之稱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直用反〇閨宮中之小門也足高志揚得意之狀重猶加也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數色主反〇輸亦送也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關君長曰使戍急受劍而書門板若欲不與後患也

考異　坊本無誠字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〇屬音燭好呼報反〇寄託也寄食謂不仕而食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〇食音嗣下食之同〇草菜也具饌具也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比食菜之客也薛應旂曰古人陳詞隱約今人可思馮諼直云無好無能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君固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鋏劍把也歸來猶歸去也魚客食魚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復扶又反下同為于偽反下為文為收為君同〇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過音戈〇揭擔也客我謂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吳師道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惡烏路反〇關君長曰使給老母食用為奉養使無匱乏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會古外反責音債下同〇記疏也習計會謂習計算責責通財也署書也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

(夫音扶。孟嘗固意其有能、故曰果有能。負、背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事、職事也。憒、心亂也。懧、弱也。沈、沒溺也。開罪、謂始得罪。不羞、言不羞孟嘗不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券契、以木牘為要約之書、以刀剖之、彼此各收一、責則合驗之。下文合券是也。)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矯、託也。言合券畢、起立託孟嘗之命、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

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長驅、行不留也。)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以義猶以為義也。)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賈音古。說音悅。〇賈利之、謂因薛求富、若賈人貪利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吳師道曰。此遣其就國、而為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

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前日不說、今日乃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予音與。乘繩證反。下皆同。)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

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恐丘勇反。被皮寄反。〇服劍、上所自佩劍。)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而今請之者、或中廢乎。)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樂音洛。〇關君長曰。按史、齊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此策不載。蓋孟嘗時在臨淄、薛廟既成、諼還臨淄而報之。)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數色主反。介芥通。)

考異　坊本諼作獾、史作驩。一本無其劍之其字。諸本之客間無魚字、今從〻本。坊本於事作於是。諸本儜作懧、今從纂。坊本起作赴。一本矯命作衛令。不說作乃說。坊本道中下有終日二字。無今

下君字、惠王作梁王、諸侯下無諸侯二字、賁作齎、書下有一字、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亡音無、削去之、去起呂反、牒札也、書所怨人名者、

考異　坊本譚孟嘗下無君字、高本怨下無於字、有必作必有、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見賢遍反、華章門名、〇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卒猝同、嘻痛而呼之言也、傷蘇秦來遲也、致帝、謂致帝號於齊、關君長曰、卒、急遽也、蓋言王之所問至大也、急遽不察、而患之所從生、隱微難見焉、下文即是也、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違秦、為秦所恨、從之、為天下所恨、所謂患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卒、子律反、為、于偽反、〇卒秦、言卒成秦之料、為天下、天下不欲齊稱帝、而今無以稱、是為天下也、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無傷、謂雖稱不先後、無害於帝、大資、謂從天下所欲、收合之大資也、

考異　坊本秦作子、華章作章華、生作往、史作來、以卒作以為、一本無其字、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稱皆夫曰為尊之為字、當在以下、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不如伐宋亦蘇子問、而王對也、對曰夫約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音扶、并同、倍音佩、儐擯通、間紀莧反〇對字恐衍、言齊釋帝以就天下所欲、背秦約與天下、俱擯秦、則秦孤

而不能與齊爭重矣、以其間隙可舉宋也、舉猶取也、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濟子禮反〇梁門、大梁之門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貳猶加也、言釋帝以就天下、而加之以伐宋之事也、形、形勢、即國重名尊是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敬秦以為名、以敬秦為名也、言齊釋帝、使秦獨稱之也、以卑易尊、謂釋帝以自卑、反為天下所尊也、

考異　高本無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坊本作對曰伐宋利、今從劉本、諸本夫約下有然字、今從一本、坊本形作刑、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說始銳反、喜許記反、下喜先同、○鮑彪曰、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音扶、下同、藉子夜反、下同、遠于萬反、○藉天下權力、故不爲之先、應時會而興、故人不怨也、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率所類反、長丁丈反、下長子少長同、倍音佩、○權藉、即藉於權也、韓子八經、權藉不失、兄弟不侵、率亦長也、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莫鏌通、邪音耶、○干將莫邪、良劍名也、劌傷也、金鏃也、遠殺、遠射殺人也、銛亦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傳直戀反、墮許規反、下同、○車舍、舍於車也、人疑當作而、傳馹也、舍於車而不休馹、言趙軍急行、不須臾止也、割壞也、平衛二字恐衍、土恐杜訛、謂門杜而不通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遡愬通、被皮寄反、底砥通、挑徒了反、索所白反、○底礪也、騖亂馳也、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剛平中牟、皆趙邑、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於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飲於鴆反、○鮑彪曰、州屬河內、宛有林鄉、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隊墜通、下同、○棘蒲黃城、皆魏邑、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勸力也、權之藉猶藉於權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好呼報反、下同、罷音疲、下同、下遐嫁反、○鞠窮也、長益也、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爲人之爲于僞反、下爲韓同、從於天下、從於天下之志也、所謂從起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非多韓魏、言齊得地與二國等、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擧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鮑彪曰、疑越當作衛、言宋衛無若四國之虞、故能得專用其兵、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王疑當作上、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

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重直用反、塞先北反、王于況反、下若王謀下霸王、王業則王天同、〇重難也、言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易、後起之稱、猶言藉於後起也、與謂與國、兵必立、謂兵權必立、事猶勤也、言以不塞天下歸往之心為勤也、不主怨不挫強之類是也、攘猶取也、）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積子賜反、矯蠹同、〇歸有北曰寡信諸侯、言無輕信要約也、恐謂四鄰謂四境之內、矯氣熱也、矯蠹謂鬱熱而蠹蝕、服亦用也、道由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

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差初佳反、卒子律反、下同、〇祖猶本也、平居猶奠居也、謂不祖仁不立義、恃強大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齊亡莒、楚亡蔡、此弱小之禍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觀前事可以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先西薦反、賁音奔、〇孟賁勇士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與如也、相如、謂相類也、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之意、不並滅有、謂彼此不並滅之以有其地、而案之而讀為如、若也、寄託也、寄怨託怨於人也、謂不主怨、微幾也、謂不卒暴也、蹻不伸也、須待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質音致、下同、不趨之趨音促、下相趨同、〇質質子也、交割謂彼此割地、）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數色主反、下同、〇桓山名

也、何則二字、因上文誤衍、）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同形不約而固、今約之則利長久也、後起者從天下之望、故諸侯可使趨為我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相息亮反、下同、〇周禮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令力呈反、〇闕君長曰、若字及士歸之士恐衍、疑市當作卒、蓋言將帥之事也、路若荀子都邑路之路、傾圯貌、蓋言將帥費私惠、而傾其君也、愚謂、飲人以酒曰觴、）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祝之又反、〇中

人禱祝在中者爲行者祈也關君長曰爵醮當作禜禳亦禱祝之事也左傳有禜祭山川星辰之神彼疏賈逵以爲禜攢用幣其祭臨時營其地立攢表也禳者周禮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禳禳攘也社陰主刑殺故臨時祭之止事而奉生謂止其職事而惟奉王事虛中之計謂虛耗國中之衛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共音供樂音洛下之樂同鈞均同○屍死謂取死者之屍夷亦傷也酺大飲也華猶奢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鐶刀鐶也私疑給訛古者甲兵不藏私家

或時尚然斲析薪者養養馬者士疑當作者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費者之者恐行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屈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將于匠反下同斷音短○襜譫襜古字通用墨子城上之備渠譫藉車汜論訓隆衝以攻渠幨以守注云幨幰也所以禦矢也蔽亦楯之屬呂子居於犀蔽屏櫓之下荀子渠衝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櫓高巢車也家家人雜總謂雜作總至也屈掘通穿也墨子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中疑吏訛刀錢也謂罷於軍賦也楚威王策厚賦諸臣百姓新序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可見當時諸吏有賦矣是吏所以疲困於刀金也朞朞月數數月也斷猶弃也謂弃兵不用也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呑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行戶剛反○一主謂趙襄子子謂字恐衍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敗趙之敗必邁反乘繩證反比毗志反下同○節猶等也嗇吝也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

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終當作窮蓋以同韻誤下文可徵矣言出戰則必勝城守則不可拔也一國得而保之猶言爲一國可得而保之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也非王之樂即上文所謂傷主心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少詩照反惡烏路反○摟皮曰鵠侯之中射之的也咎疑啓訛啓罪謂始得罪上章鬪罪於先生與鬪同義便疑當作彎蓋音近而誤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

然則天下仇之必矣（鵠的非害久、猶且惡之、況害久者乎、）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露國、即城郭露也、素、空也、）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〇降戸江反、鮑彪曰、五兵、刀劒矛戟矢、吳師道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矢殳矛戈戟、司兵車注、戈殳戟夷矛酋矛、穀梁注、矛戟鉞弓矢、愚謂、軍疑當作車、或於軍二字衍、敵國勝、猶言勝敵國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

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戸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非師二字恐衍、比當作北、北、敗走也、章末同、衽、卧席也、倡優、俳樂也、侏儒、短小人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内、不爲厚、（言如上文所言者、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自所宜有也、豈足爲尊厚乎、）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治直吏反、〇諸侯無成謀至其然也十八字、恐因下文誤衍、）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趨、往

應之也、碕哲夫曰、老子所謂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也、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從才用反、下除從天餘皆同、朝直遙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大恐同、盡津忍反、竟境同、堞、城上女墻也、爲死士、猶言作募死士、）〇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北音佩、又如字、〇與、黨與也、北魏、言使魏敗走也、）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見矣之見、賢遍反、〇取猶收也、合也、從天下之志、謂從諸侯欲伐齊楚之志、王服、王者服飾、）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說音悅、衣於既反、處昌呂反、〇制丹衣柱、謂制爲丹楹、錦繡衣柱、斿、旌斿之末垂者、樂記曰、龍旂九斿、天子之旌也、鳥隼爲旟、鳥隼即朱雀七星也、）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

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舍音捨。○奔齊，奔走投齊也。按，止也，止兵不使從己。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垂衣拱手，言無所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穆文熙曰：不至悠、不挫強，乃一篇主本，始終千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又曰：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責，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考異　一本無蘇子二字。八作入。坊本鶩作騖。一本衛非下有有字。諸本藉力下無於字，今從曾

本。諸本出梁間無於字，今從一本。高本蒲皆作溝。下人下有也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伐楚間有秦字。高本則是以衆強敵作則事以衆強適，謹作僅。下先下有強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骨力作力骨。而案作能案，則霸作則亡。高本以霸王下有也字。曾本折轅作析骸。坊本止事作正事，強作鉉，亡失作亡矢，官作宮。高本無庾者之者字，吞併作吞兼。昔者作日者。坊本屈作窟，敵萬作攻萬，一本的作約，咎作柩。諸本則喜作則善，今從劉本。坊本無為利之為字。一本無祉字及席下之之字。坊本佚作逸。一本來則至則之則皆作而趨之，作移之。坊本竟作競。高本無拱下而字，將已作將以，外下無己字。坊本城作織，一本作幟。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離力智反。○負郭，近城之地。斮，斬也。孫室子，公孫家子，猶宗室子。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將子匠反。向式亮反。乘繩證反，下同。振扶又反。昌國君，樂毅也。應，當也，謂敵昌國君。所以賞者，謂賞功之物。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

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數色主反。夫音扶。雨于付反。○淖齒，楚人，將兵救齊，因相閔王。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為于偽反。○太子名法章，是為襄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紿，欺也。騎劫，燕將代樂毅者。

考異　坊本喧作咺，族作室，無以與之以字。一本霑作露。坊本焉作為。史氏間有后字。諸本即立之立作位，今從一本。坊本位下有立字。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女音汝下同○門家門閭里門也言或近在家門或遠在里門而待其歸來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鮑彪曰責其親王不知我之親汝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刺七亦反○稱閔王追書之辭袒露臂也

〔考異〕一本乃下有反字

襄王凡六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illegible]下下之下遐嫁反將子匠反下皆同射食亦反下同遺唯季反○約纏束也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再刼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倍音佩信音伸下同○行一朝之忿謂忿讒不軌歸此其一時言八者得失唯在此時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濟子禮反下同○齊計利害無南面與楚魏爭之心二地在齊都之南故曰南面濟北即聊城也宗圍守也令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言令秦下兵救齊則魏不敢東面攻平陸齊秦連横之勢合成則楚國形勢危亦不敢南陽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斷音短○斷亦棄也右壤謂平陸計必爲之言齊計利害必爲之規猶虞也謂諸侯無謀齊者據相持也弊疲也言以無虞之齊與無救聊城相持朞年之弊餘則不能得支持也決之於聊城決意於攻聊城也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

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折食列反乘繩證反○栗腹燕將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解音蟹北音佩又如字下同見賢遍反下不見同○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闘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守固有餘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關君長曰於天下功名可立猶言可立功名於天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

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棄世謂世世無請字此恐衍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處昌呂反○歸燕顯名游齊厚實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惡烏路反中丁仲反行下孟反并併同鉤帶鉤也

桎足械梏手械也五霸桓公為盛故曰首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喪息浪反離力智反陳陣同去起呂反下去忿同朝諸之朝直遙反任音壬○以敗之以猶以為也遺過也傳名當作名傳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累力委反○名與天壤敝言天地不敝名隨不滅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櫝而去。到恐倒之訛櫝韇通箭箙也倒櫝示無矢也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記者之辭

考異　姚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讒之十一字史記有坊本燮作發諸本不再劫作不怯死今從錢劉本一吳師道曰一本云鼂本故智止再劫十一字作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錢劉本能得作能待高本十作百能已作能以坊本公計下無者字曾本無意者二字坊本無稱孤之孤字處下無一字然管間無而字一本并作兼曾本無也曹子三字諸本動下無諸侯二字今從一本坊本到櫝作倒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墟大丘也齊墟猶齊國下章曰燕興師而襲齊墟是也徵哲夫曰徵恐徵守齊國以下十二字恐註文誤入本文是也太子始逃亡隱於太史家故曰徵田單之立疑恐當作疑田單之立蓋錯誤也單功大而太子微故齊國之衆皆疑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相息亮反菑淄同而衣之衣於既反下同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惡烏路反、施始豉反、後胡豆反、女音汝○巖謂廊也、所謂巖廊也、見董仲舒傳、碕哲夫曰、貫珠下文亦有者字、不似姓名、蓋古有以貫珠作器裝爲業者、王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食音嗣、勞力報反、下同、稱尺證反○所謂因以爲己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行下孟反、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數色主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穀亦食也、乃使人聽於閭

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擧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考異】高本已作以、曾本裔下有水字、姚宏曰、別本巖作巖、句絕、無下字、諸本無曰奈何日四字、今從劉本、坊本善也作善己、語下無擧字、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惡猶毀也、司馬貞曰、單始起安平、故以爲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惡於朝。朝直遙反○故特也、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跖盜跖、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腓足肚、噬齧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去起呂反、爲于僞反○闕君長曰、不肖暗指幸臣、賢者指田單、狗爲賢者去不肖者、不特止於噬其腓也、此狗是勃自比、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任音壬○保任使仕也、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語魚據反、下同、將子匠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使楚同、○將軍淖齒也、使勃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數色主反、夫音扶、乘繩證反○闕君長曰、

一人猶匹夫、牽留萬乘、猶言爲萬乘所牽留、謂數日不反也、言楚待之厚矣、豈不以勃援據單之權勢也、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別彼列反○與讀爲於、不善謂反畔、振窮謂賑恤困窮、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相息亮反、下同○名、賤之也、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也、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吳師道曰、賜觴之訛、是也、醉醒相半曰酣、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

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

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惴遣禮反。惡音烏。陽而王之王于況反。○齊墟見上章。城陽、莒縣名。襄王從閔王走莒。惴惴、憂懼也。司馬、謂騎劫。閣閉也。謂不敢至而自王也。王下城陽二字恐衍。棧道木閣、皆以通險也。不亟上疑脫何字。或不字衍。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考異】諸本見惡作見讒。今從曾本、高本。猶將作猶時。諸本一人下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狀作敕、坊本太公下無齊字。諸本始作紿、今從曾本、坊本。先王作手王。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乘繩證反。上時掌反。○狄、北胡也。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謂小城。即即墨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丘叶袪其反。○大冠、武冠也。漢曰武弁。諸武官冠之。箕、簸箕也。脩長、拄支也。謂容飾之嚴。壘、軍壁也。說苑作壘於梧丘。此恐脫於字。枯梧字似而誤。梧地名。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

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杖直亮反。插鍤同。爲于僞反。倡唱同。眺宊同。古叶音浞。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蕢、草器。插、刺土器。尚、久也。何休注公羊傳云。黨、所也。齊人語。言可往戰矣。宗廟既亡矣。已可死亡之日久矣。去歸於何所矣。若、如此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奉俸通。菑淄同。虞娛同。樂音洛。○黃金橫帶未詳。闕。君長曰。豈謂黃金帶鈎之類乎。或然。淄澠、二水名。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記也。言單之心。連能記憶之。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下遐嫁反。厲勵同。○枹、擊鼓杖。

【考異】坊本脩作修。聞作問。高本可往作何往。一本作無可往矣。亡日一本作去日。一本作今日。

無歸於之於字、所及之及、諸本作乃、今從劉本。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從子容反、難乃旦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同。〇不得爲臣、言不免死亡。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哉。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數色主反。

好呼報反、下同。〇人、賢人也、言孟嘗好賢人、所以百里足以難秦也、秦反之。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不慙爲人主、其德稱位也。不肯爲人臣、去而不顧也。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說音悅、行下孟反、王于況反。〇而讀曰能、呂子作能、可以證矣、言其能治國、賢於管仲商鞅、人主悅其義、聽其行、則可以爲霸王矣。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使所吏反、下同。〇呂子無也字、此恐衍。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諭曉也、言欲以己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　劉本不如作何不、坊本公往矣下、更有公往矣三字、高本因欲下無以字、一本無而能之而字。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好呼報反、下同。養羊尚反、〇椒亦人姓名也、陽得子養下、脫所養人、皆得其死、言二人皆得其士死力。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盡津忍反、下同。關君長曰、士未有以爲君能待之、盡交游之道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二人椒亦等。對曰、君之廏馬百乘、無

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被皮寄反、衣於既反。廧嬙通。〇縞、繒之精者、紵、織紵爲布也、粱、米之善者。

考異　坊本同下無之字、高本無君盡之君字、及君曰二字、坊本人者之者作文、騏驎作麒麟、皆下無衣字。

王建　凡六章。

秦破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親謂二國與趙交親。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無以食、謂無粟可以食。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

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中丁仲反、○齊不聽、則秦計其不親、而且遂攻之、是秦之計中也、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高誘曰、隱蔽、蕃蔽、愚謂、趙在秦與二國之間、故曰隱蔽、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夫音符、下同、奉捧通、○喻救之急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爲國之爲于僞反、○愛猶惜也、

考異坊本破作攻、一本無長平二字、高本蔽作蔽、下同、蘇子作蘇秦、史記作周子、一本無蔽也之也字、高本無猶字、劉本無秦兵之兵字、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害亡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爲割之爲于僞反、○不伐之不疑又字訛、爲割、言二國伐周韓、爲秦割取其地、下文所謂應秦而伐周韓也、卻疑刦字訛、謂周韓見刦害也、與讀如於、言二國不免於爲秦所伐也、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果疑異字訛、此策蓋齊將應秦而伐趙魏、或爲趙魏說齊也、

考異坊本東有間有北字、高本周害之後作周割、無後字、坊本齊秦間有應字、諸本今齊入之今作令、今從一本、坊本救天間有於字、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淄鼠伊氏、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爲于僞反、○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循便計、謂行便宜之計、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之、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乃竊晉鄙兵符、以奪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殺晉鄙、取軍救趙、秦軍解去、不有邯鄲、乃不能兼有天下、故曰、失之也、齊初雖佐秦、今應魏而救趙、故曰、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故固通、○柱國、都也、國之有都、如室有柱、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且將也、

今又刦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疏分也、言分離其交、封割也、東野猶東地也、趙魏、齊之隱蔽也、故二國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用、謂任用國事者、此章言齊宜令三國而拒秦也、

考異　高本氏作是、覆作福、軍作君、劉本覆作逼、坊本封作封、南作内、一本亦下有已字、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之使所吏反、下皆同。○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也、未發、未發其封也、林西仲曰、書中既但問太后安否、若發、則不便先問歲與民、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說音悅。○林西仲曰、言問安太后、奉王之命而來、在太后亦止當問王、不宜先有多及也、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惡有舍問本而問末者耶。惡音烏、舍音捨。○林西仲曰、以本末二字、破彼貴賤之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

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處昌呂反、可食之食音嗣、亦衣之衣於既反、養羊尚反、下同。○林西仲曰、欲更端以問、故又進之、關君長曰、不問衣糧有無、而衣食於人、是亦養民也、鮑彪曰、不業、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舒涉反、○林西仲曰、民窮則死、息、生之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朝直遙反、下同。○北宮里名、關君長曰環、環瑱、瑱、充耳、泛言去其盛飾、出猶進也、林西仲曰、以女人不嫁養親、獨省去其爲人句、見其出於人事之外也、朝、奉朝命也、此二子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王于況反、於陵子

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索所白反。○林西仲曰、獨此言尚存、不以其存爲幸也、

考異　坊本歲何民何下無以字、惡有舍問、諸本作故有問舍、今從一本、坊本是其作是皆、纂何爲作何以、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庸傭同、衣於既反、食音嗣、立、自言其爲太子也、襄疑齊字誤、不然爲上脫是字、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

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種章勇反、卒子律反、下同、有音又、秦昭王嘗遺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使所吏反、遺唯季反、環不之不與否同、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鮑彪曰、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

閒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揖息亮反閒古莧反朝直遙反○變辭變詐之辭

考異　劉本數作徼曾本與私閒有之字劉本不覩君王后下更有君王后三字高本昭王作始皇鮑彪改作昭王按業求亦作昭王今從之遺作使劉本而解作能解坊本引推作引錐諸本金玉作金玉今從一本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朝直遙反除所爲之爲餘皆于僞反下爲大爲之同去起呂反還音旋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數色主反夫三之夫音扶舍音捨○阿鄄齊地臨晉武關皆秦關城南齊城之南也稱制謂王於天下也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閒餓而死內納同處昌呂反共音恭下同○松栢塞名也荀子彊國篇據松栢之塞注云松栢之塞謂趙樹松栢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是也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姚宏曰栢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

考異　可以爲謀高本作可可爲謀坊本作可爲謀今從一本一本無則以爲可以爲謀七字高本十皆作百可亡下無矣字

凡二十二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五

橫田惟孝著

楚

宣王 凡十一章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難乃旦反○齊楚皆乞宋援故宋請中立急請迫齊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爲于僞反○緩急之反失得皆謂援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齊勝楚則勢必併宋故危不勝則不能助宋是宋以孤弱干犯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令力呈反乘繩證反

考異坊本攻楚下有之字一本干作于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難乃旦反○鮑彪曰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夫音扶○攻其後楚救趙而攻魏後也共趙謂與相共攻趙同碕格夫以害割讓是也言趙不能堅守必深割地以與魏而和是以不兩敝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關若長曰令恐合字訛遡謂魏始恐楚之攻其後分兵以當之今知楚之不救而合兵攻趙也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援于眷反○應楚謂應楚攻魏之時而亦伐之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睢濊二水名謂楚取魏地

考異坊本其後下有之字兵以下無深字諸本知楚作有楚今從劉本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爲于僞反○白公太子建子勝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刼惠王見哀

公十六年左傳言以不言人之惡故勝得遂亂罪免亦以不言人之罪故也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相息亮反斷丁亂反○主斷謂專決國政按下襄王策州侯襄王幸臣也去此數十年豈別一州侯乎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北方謂中國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長丁丈反。屬音燭。）

〔考異〕劉本無荊字。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言其後此謂慮賢也（關君長曰、言人有善言而已亦言於其後、此謂慮己賢於人也。江乙此言、特開楚王狐疑之心。）

〔考異〕諸本言其後下、無言其後三字。今從一本。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為于僞反。○江尹、即江乙也。不能、猶不足也。許應元曰、山陽君、蓋去梁而在楚者。）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關君長曰、江乙因山陽怨昭奚恤而相得惡之。）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音扶、下夫苟同。○關君長曰、天下、即諸侯、此謂魏也。愚謂、苦恐君訛、言泄君臣之交者、必君左右親近之人也。）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難乃旦反。○關君長曰、夫、指泄者。苟誠也。言夫誠不難令他邦為間於君臣也。忘當作忌。言不忌間君臣於內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溺乃弔反。狗惡之惡烏路反。下同。○鮑彪曰、執、言善守。）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難乃旦反。○邯鄲之難、見上。大梁取言楚承虛進兵、則大梁可取矣。）

〔考異〕曾本取矣作拔矣。高本臣居作以居。坊本臣上無以字。今從曾本。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殺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惡聞之惡烏路反。○人有有人必有一誤。己、業已之已。燕王喜策曰、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說始銳反。處昌呂反。○安陵君名壇。楚之幸臣。說苑壇作纏。曰、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斂收也。衽衣衿也。撫委、或撫衣之訛。說苑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服伏也。）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

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爲于僞反、下爲君同。○渝、變也。嬖、賤而幸者。避、疑當作罷、蓋音近而誤也。趙惠文王策無罷車駑馬、鮑彪曰、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軒、曲輈轓車也、席不及敝而愛弛、軒不及罷而退去、皆言不久也。）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令猶教也。）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復扶又反、間音閒。○江乙怒安陵不用其計而請絕。）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乘繩證反、下同。射食亦反。樂音洛、下同。○雲夢、澤名。䍧、趨。依、倚也。旃、曲柄旗。旄、牛尾著竿頭。誰與樂此、問安陵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數色主反、行戶剛反。○編、連也、言與王連席也。陪、陪侍也。乘、王之乘車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言爲王先以身試黃泉。作蓐以御螻蟻。）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說音悅。○壇、安陵君名。）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戰國策正解　卷五　五　從居墨非

考異（高本功作地、坊本以色作而已、高本嬖女作嬖色、無以下無深字、諸本何下無江乙曰三字、今從曹本。一本未効間有有字、高本天作日、坊本樂此作此樂、高本行下無下字、曹本試作弒。）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令力呈反。○故、特也。有罪、則宅入官、故獄者特令人請己宅、以卜罪之有無也。）客因為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可得。（爲于僞反。○其宅不入官、故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說音悅、如而通。○故、荀子好詐故之故、猶巧也、謂設事以探其意。）

考異（高本無令人之人字、客因爲之謂、坊本作客因請之、劉本同、錢本作客因請、今從高本、諸本不可得作不得、今從一本、高本請作謂。）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六　後彫園藏

威王　章凡四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見賢遍反。卒子律反。○關君長曰、三日非爲遲緩、蘇子之言不可如是、疑日當作月。）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關君長曰、若聞古人、言欽慕之甚、寢如恐不及見之。）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令力呈反。○所以不肯留。）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爲于偽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除以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夏戶雅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騎奇寄反霸王之王下況反下王橫霸王同）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夫音扶下同朝直遥反章臺秦臺）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徐孚遠曰水陸兩軍也）

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令力呈反厲礪通）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卒猝通）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有億兆之數謂相去太遠）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并倂通徐孚遠曰漢中楚地巴蜀非楚地連言之者勢相接也關君長曰反人猶言背反於我）寡人自料以楚

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薄迫各反○薄猶止也）

考異　坊本強下無與字不西之西高本作南坊本作四今從一本坊本王至作大王高本臣聞下無之字坊本已作矣一本承作奉坊本趙下無衛字高本深謀下無與深謀三字今主君高本作今君坊本作今君今從曾本高本危國作亡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以知之矣（爲于偽反下皆同○莫敖楚官名章子華名也）

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若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斷音短下同○廉謂不貪也不知所益謂不知死之有所益於己也志下文作思此恐誤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旨食朝之朝餘皆直遙反下同處昌呂反積子賜反○不謀夕謂朝食而已不謀及夕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葉舒涉反鄉許亮反○關君長曰表外薄疎也財裁通柱國郢也蓋言葉公舉於縣令疎外而裁制國都也恢先君言恢弘先君之德以被於方城外也挫猶辱也愚謂白公之事見前畛之忍反井田間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閒千畝六百畛六十萬畝不知當時之制與周禮同否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幾音祈下同○夫千夫百夫之夫子指御者若猶或也扑擊捽持髮也言或扑一人或捽一人有以與大心者則社稷其庶幾乎不亡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楚使新造盭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屬音燭下同冒亡北反被皮寄反上時掌反暴出木反薄迫各反奉捧通楚使之使所吏反令力呈反乘繩證反塞先代反敗必邁反思息嗣反○上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蓋涉下說秦王之語而誤也大夫悉屬謂大夫皆從君而出也崢山崢嶸之山也關君長曰蹠穿蓋謂領穿蹠踐地也暴露也膝暴謂裳敝膝露出也雀立謂雀當作鶴鶴俗作隺隺似而誤也淮南子作鶴跱而不食瘨病殫盡也言

病而氣盡煩悶也、雉、耄通、惛也、蘇、死更生也、吳師追改、盩作盭、且曰、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闕君長從之曰、盩戾同、謂吳新作狼戾也、或然、亦闕疑、當作亦闕、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闘於宮唐之上。舍闘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舍音捨、治直吏反、○孤謂昭王之亡、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也、闕君長曰、大宮、蓋楚始祖廟也、雞次、蓋政去書名、愚謂五官龍圭已見、百姓、百官也、血、謂牲牢也、無君、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無君同、謂不仕也、言苟社稷得存、則可矣、其餘不以無冒爲患也、冒、疑胄訛、胄亂也、謂子孫不在位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馮於虔反、耶音耶、好呼報反、馮、馮通、惡烏路反、○式、車前横木人所馮依、故亦爲馮義、馮式而立起者、以約食無力故也、發矢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按吳語一人善射、百人決拾、荀子君射則臣決、蓋古法言也、謂上

行則下效也、考異諸本如章作如華、今從孫本、高本無足以之以字、坊本頭皆作腹、高本一作壹、坊本無下有勞止稷者十二字、今從高本、坊本布作帛、侵作廉、高本巳日作之月、其庶間有爲字、曾本無大宮之大字、一本鷄作離、餘豈患、高本作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今從坊本、一本冒作位、諸本就作然、今從一本坊本章聞作華聞、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上事字疑當作使、以善言、謂諭以善言、以財、謂養以財賄也、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

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好呼報反、○闕君長曰、傷毀謗也、言毀賢令不用、以爲自利之資、厚賦歛諸臣百姓、蓋戰代暴政也、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見新序、播、如盤庚所謂播告之播、揚也、布也、鮑彪曰、下所愛者必不播、則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愼、謂不輕用之也、與百姓、謂與百姓俱也、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爲于僞反、易以豉反、數色主反、○荀子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昧與蔑同、據之、此章當在懷王策、以千數、所以易也、未見一人、所以難也、故

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夫音扶、人難之難乃旦反、○已謂進賢者、）

考異　坊本今王閒有大字、高本無與字、賢臣之臣字、

懷王　（凡二十七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怨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與於之與音預、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同、○齊以之以猶以爲也、言恐齊以爲鯉與於遇、爲楚有陰私於二國也、）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

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視示同、疑秦魏於齊、言使齊疑秦魏也、）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若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

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王曰鄉也以下九十七字、下考烈王策虞卿謂春申君之文、錯出于此、）

考異　高本章首有韓公仲相四字、秦與之與作秦、齊于之于作乎、坊本明上有信字、高本齊信閒有楚字、關君長曰、高本韓策或謂公仲章、具載全文矣、坊本斷爲兩章、其三百七十五字、仍收韓策、變地韓公仲相四字、取齊楚之交善以下、自爲一章、但此曰鄉也以下、凡九十七字、舊錯出韓策、而鮑刪取韓策、不考孝烈王篇之文、乃附載章末者、謬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也、時儀相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乘繩證反、相息亮反、○令匡謂令困屈也、城下之事、言欲攻大國必辱其相、則必至於我軍傳城下而戎之、其事甚大也、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自惡、楚王爲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後乃數爲張子所欺、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考異　坊本令作今、

五國約以伐齊、（五國、蓋秦趙韓魏燕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

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難乃旦反、下同、營熒通、〇南圖、謂南圖楚、轉國、謂轉變無定之國、營惑也、五國之事必可敗、言韓交楚而反四國、則破齊而圖楚之事、必不成也、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大公事、人姓名、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夫音扶、〇牛闌之事、未詳、疑齊嘗破韓於牛闌、馬陵之難、謂齊破魏於馬陵、吳師道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是也、蓋言齊強國、今伐之、則其報伐必重矣、牛闌馬陵之事、可以見矣、無以之以猶使也、楚畏五國破齊而伐楚、故割地收韓、因令五國無以用兵、所謂賂之以利也、請楚發圖於齊者、其實非伐齊也、示其強以懼韓也、所謂悉兵以臨之也、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關君長曰、此無齊約趙魏、則不可言反也、此乃覆說約絶之後、則齊當作韓、困窮也、言以五國破齊而圖楚之事窮也、愚謂此記者之言也、

〔考異〕劉本國約下有秦字、坊本伐齊作伐秦、高本已作以、坊本破下無齊字、諸本轉作輔、今從錢本、坊本必懼下無我字、親王之王作主、高本衆下有也字、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五國伐秦、見秦策、惠施魏相、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凡爲伐秦者楚、謂爲謀主也、以魏來、謂奉魏王欲和之命而來也、明楚之伐、言五國同伐秦、而魏首使於楚、而入之秦、使行和、是明楚爲伐主、而信魏爲和主也、聽秦、謂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也、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凡爲攻秦者魏、謂先戰也、楚得其利、謂秦德楚、而怨魏也、惠子反。魏王不說。說音悅、〇昭陽不聽惠施、故也、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爲于僞反、折兵之折、食列反、吳師道曰、折、折閱之折、減損也、愚謂、謁告也、病疲敝也、謂魏爲昭陽戰而疲敝、折猶分也、言魏怨昭陽、離楚而入齊秦、不能自救其罪、晉即魏也、下疑脫接字、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令力呈反、

〔考異〕劉本聽秦作德秦、高本累作纍、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冷向之向、許亮反、下向曰向請同、〇外向、謂非伐齊楚之齊者、謂楚之善齊者、言秦以伐齊招楚而外向楚、恐而不合於秦、楚之善齊者、知之、必將務以楚合於齊、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〇碕哲夫曰、向曰上、當必有陳軫秦伐齊語、脫簡、愚謂、向曰二字、或是衍文、下先字當作無、無古作旡、旡先似而誤也、關君長曰、晉謂韓也、此章舊在韓策、必當有韓、

〔考異〕坊本無晉字、孤矣作孤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為于偽反。當是之時、南后鄭褏貴於楚。南后、懷王后、鄭褏、寵姬。鄭國之女而善舞、故名。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説。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黒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説音悦、好呼報反。○墨、畫眉墨也。非知、謂不素知。中山策曰、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資之以珠玉、謂下以珠玉爲中實美人之資也。

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令力呈反。○恐丘勇反、令人上疑脱南后二字。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中丁仲反、便婢緜反。○未知見日、謂未知再見之日。飲人以酒曰觴。半醉半酣曰中飲。釋、舍也。

考異　高本無而下欲字、坊本待上無子字、關閉作閉關、乃觴之下無張子二字、下其美也無也字。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以商於之欺也。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為于偽反。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内之楚王。楚王必愛。

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好呼報反、從才用反、奉音俸、内音納、樂音洛、疏疎通。○好翫二字、疑當在寶器下、謂珍異可好翫之物也。田藝蘅曰、習音、乃習於音樂者、以懽從之、乃以懽悦從之、即媵也。關君長曰、按國語、秦伯歸女五人、曰、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義與此同。蓋言令其從之以懽於是女。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非布衣之利、言子孫爲太子、其利甚大也。鄭褏遽説楚王出張子。説始鋭反。

考異 尚本佳下有猶字，坊本依作資，勢下有必字。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必邁反。敗己，謂害己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若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要，一遙反，下同。刺，七亦反，下同。難，乃旦反。〇張旄，魏之用事者。微，蜜也。使若儀殺之。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令，力呈反。〇關君長曰：楚王以爲張儀殺靳尚，而秦納之，故怒秦。

考異 秦連前章。一本敗作歎。坊本上刺字作殺，怒秦下有楚字，構作搆。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爲，于僞反，下爲大王患、竊爲同。從，子容反，下爲從、約從、從人、從親同。說，始銳反。被，皮寄反。塞，先代反。賁，音奔。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難，乃旦反，下危難、構難同。樂，音洛。將，子匠反。卷，眷勉反。〇四國，謂四方之國。虎賁，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席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即恒山，漢時避文帝諱也。關君長曰：脊，督脈，即背中也。蓋言中斷六國以制其交，如折於人背中也。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夫，音扶，下同。〇抵牾曰格。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敵，匹敵。侔，齊等也。交，互也。上地，上黨之地。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注云：上黨之地是也。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輕，遣政反。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挑，徒了反。行，下孟反。卒，猝同。〇楚禍，謂楚爲秦所伐之禍。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盡，津忍反，下盡王同。〇方舫通，併舟也。下水而浮，猶言浮水而下也。城守，謂唯守城，而不能以敵。出之武關，猶出於武關也。且

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陳陳同、有音又。○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愚謂吳字必誤、言楚雖三勝、而陳卒亦盡矣、又使居民偏守新得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易以豉反、攻當從史記作功。功即謂三勝而亡之。敝、疲敝、即居民苦是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言秦久不出兵攻諸侯、而示弱者、以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

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通侯即徹侯、漢時避武帝諱也。徐孚遠曰、當云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數色主反。○司馬貞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

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相息亮反。○吳師道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從信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質音致。使臣之使所吏反、下同。從才用反。○形親之國、謂其形勢當親之國。關君長曰、從車下風、不敢斥王也。劉良注鄒陽上書云、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

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制謂裁斷也。鮑彪曰、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考異　坊本帶河下無四塞二字、兩立作兩利、下無而字。幾本臣魏間有秦字。曾本楚禍作秦禍。坊本下忠間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謀字。坊本襲秦下有與秦二字。晉必關、高本作晉必關、一本作晉必大關、一本與坊本同、今從之。坊本走作奔。一本帚作箕。坊本爲計作謂計。獻書下無大王之三字。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同。○鄢郢漢中、楚之要地、秦嘗取之、故曰復。昭過陳軫、楚之良臣也。更得、謂更得如鄢

郢漢中昭過陳軫者儀所以逐二人者下文所言是也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
之說音悅悅得地也○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
者也關君長曰秦欲尊己卑楚使逐二人是爭尊名也而楚王不察之韓求相工陳
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
是列縣畜我也按工師籍二見東周策蓋是人也陳或師兆列縣畜我謂待我如縣吏也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
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
魏之王也乘繩證反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
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
交內逐其謀臣行有功名謂尊秦卑楚以立功名也爲攻之攻當作功於下恐脫秦字言

欲爲秦魏立功以取名與富貴則必伐楚也道循術也言儀攻楚有術外絕齊交內逐二人陳軫
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
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
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
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
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夏戶雅反見賢遍反夏中國也齊楚交
不絕則儀計不成矣故不急効地也
考異　高本過陳過曰之過並作雎坊本無爭字高本無謂曰之曰字坊本主作王不絕下無齊交不絕四字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令力呈反○重張儀使秦重之也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
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取交於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
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爲于僞反○儀爲惠王所貴而與雎善公
孫郝甘茂不善二人而害之使韓魏不合於秦是橫親之所以不合也今惠王死武王
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
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言橫親必合韓魏之重儀儀
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
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
必危言二國之重儀以儀有秦楚也今儀困雎收二國欲得秦必善郝茂郝茂合二國輕儀而伐楚
則方城必危也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復雎復雎
之位也重儀於韓魏使韓魏重儀也
考異　坊本王因上無楚字橫作從高本人者下無二人者三字坊本韓亦作王亦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
弗取也爲于僞反下除以爲餘皆同○欺陵也秦策蘇秦欺寡人與此欺字同惠子爲
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行猶爲也言惠
子不見逐爲儀而來則惡王與張儀之交惠子必不爲也施之來必有惡儀者故馮郝因證其見逐也
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
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

爲大王輕矣。輕遣政反○不善張儀謂儀逐施故宋王不善也事國事也所責宋王所責謂施也讎人宋王所讎謂儀也言以愛施欺儀有害於國事故以宋王所責爲其所讎之人棄之則輕忽而無謀矣　且爲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邪音耶○舉疑當作奉勿猶無也言爲儀無納而逐之惠子見逐故曰窮人　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考異　坊本儀必作今必楚王曰善乃高本無乃字坊本無楚字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爲于僞反○爲求地謂爲楚求地　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

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說始銳反○以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之言爲復楚之資　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襄王策亦載此章而有異同

考異　劉本喜作果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遺唯季反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喜許記反○喜好也　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惡烏路反下惡聞同爲見之爲若也　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夫音扶○惡謂事涉醜惡　鄭褏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其指新人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令力呈反○若使新人自理是使逆王命也

考異　一本善作喜坊本闕下無君字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交絕於上所立之后也

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令力呈反○不上非脫何字則不字必衍

考異　坊本於作惡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說始銳反下明說同爲于僞反○疾欲得交於楚人明爲說諸大夫以伐秦卜其可交者也　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唯滑不受伐秦之說是善秦者也疾可以交焉故曰有辭以報樗里子蓋明非實爲疾卜交也其說不行懼以輕故以此取重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

子之教孔子事君乎亦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亡池反〇靡，磨切也。莊子與物相刃相靡。言齒六十年而盡，以兩堅相磨切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能謂材能，重謂位重也。言材能與位重相抗，若齒之相靡以就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乘繩證反。下遐嫁反〇乘謂君車也。下謂在車則下，起謂在坐則起。言車杖雖微，而君之所御，臣猶敬之，況君之所愛而不善，是失為臣之道也）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考異】諸本堅也下無曰齒二字今從一本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為于偽反〇言韓侈能守宜陽而不敗，能自免於難，故欲先事依據之，以加恩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舍音捨，下同〇困謂智困屈於此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數色角反〇黠，慧也。張網前，張網於前也。言數獵者知麋之詐偽，還走冒人，張網於前驅者，舉網而進，麋因此見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此多之此，指韓侈也。關君長曰：此假獵者之事，以喻諸侯因韓侈詐諼，反能制之者衆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異】坊本侈並作明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距拒同〇四國，秦齊韓魏也。見楚記。蓋四國分道而進，昭雎拒秦也。雎唯王欲擊之，拒而不伐，故）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秦三國恐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為于偽反。惡烏路反。罷音疲〇令天下利，謂令諸侯得利也。關君長曰：收猶止也。古者以少割地與秦，而止其戰伐之害也）

【考異】諸本戰勝下無秦字今從一本一本無而以之以字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偶耦同〇關君長曰：蓋渾與三人兩兩相耦也。愚謂四字疑他策錯簡）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說始銳反。耎而兗反〇韓哀侯亡鄭，有其地，故此鄭即謂韓也。耎，弱也。宜陽，韓邑，時秦得之。圍之，謂謀應宜陽。此言強弱之應失宜也）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蒲坂、平陽，魏二邑。安邑，魏都也。二邑去安邑百里，而猶不知，況五百里乎）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

邑甚利之上也之也猶乎也、主郡、謂昇縣爲郡、爲邊邑之主也、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說音悅、乃爲之爲于僞反、乘繩證反、○楚縣尹稱公、

考異坊本周下有二二字、高本圖作圍、諸本則作故、今從劉本、章末楚王、曾錢本無王字、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有、謂有援也、太子、幾瑟也、爭國、謂爭國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爲于僞反、下爲國同、使所吏反、予音與、下同、○矯託也、託楚王命也、新城陽人、皆楚地名、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

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臣爲間疑脫以字、懸命於楚、謂由楚懸繫國命、言救死之汲汲、不暇求地也、倒冠猶倒裳也、急遽之狀、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王策亦有、可併考、

考異高本走作然、坊本作幸、今從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說始銳反、予音與、下同、令力呈反、○取猶致也、謂結和親、五大夫、楚爵也、私行、謂不以王命私自行也、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乘繩證反、下同、○收猶奪也、無善之無、與無同、無父無君之無同、謂不爲有也、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考異坊本且予作曰與、高本是賞作得賞、坊本無事成止行之十六字、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相息亮反、下同、○按史記、秦聞甘茂在楚、而請送之於秦、楚王乃問之也、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夫音扶、下同、慮昌呂反、[illegible]音皆、好呼報反、○苛煩細也、苛廉者潔廉也、而甘茂事之、不逆其意、且王嘗用召滑

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召音邵、句古侯反、睢子余反、治直吏反、○句章、越地名、昧越人名、將類或地名、瀨湖蓋地名、史記作塞江東、江之東言吳越之地盡爲楚有也、越亂、以召滑亂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詎通、言王何速忘前事乎、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被皮寄反、○鮑彪曰、秦相而曰王之相、蓋親相之、必右楚也、

考異諸本吾相間無欲字、今從一本、高本不知並作不知、坊本秦乎之乎作受、一本作授、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幾音祈。○蓋勁善秦者。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爲于僞也。使齊行人請魏相甘茂、是以齊爲主也、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貿易也。欲易取其首、言相讎之深也。

考異　劉本無下勁也之也字。高本無下齊王之王字。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令力呈反、下同。質音致。恐丘勇反、下同。○言秦恐齊楚合、因二人而效地於楚。是翠出地以取齊交、二人取地以取秦交。楚王必不爲出地、取齊、翠亦必不成。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使所吏反。○重賂、重賂秦也。使、使者也。秦恐之秦、恐當作齊。言齊恐秦楚合、不求地而合於楚、則是若翠與齊約和也。

考異　諸本賂齊下無以字、今從一本。取齊之取、一本作收。下秦恐間、一本有齊字、蓋注字。謂秦當作齊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令力呈反、下同。術視、秦將。

昭雎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重直龍反。宛於表反。○鼠爲宛公、故曰宛公。乘秦、謂乘勝伐秦。請爲公令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爲于僞反。○戎楚人而貴於秦者。兵全、謂兵不分。

考異　高本芊作羋。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敗必邁反。爲于僞反。行下孟反。○王挾楚王而攻其國、不義也、故曰傷行。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背音佩。○三國、蓋齊韓魏也。

頃襄王　凡七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質音致。隘乙革反、下同。予音與。爲身之爲于僞反。○隘猶阻也。地所以爲身、謂爲身愛地也。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

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使所吏反下除使守使人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朝直遙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反國也復群臣復見群臣也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去起呂反○守之謂守東地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索所白反下同○闕君長曰王身止不與十五字是子良之語重出鯉既曰不可與也不可更有此語焉楚亦不能獨守即本文重複但負不義於天下一句上下無見似上文錯亂宜移在不信下乃獨守連臣請文義与順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怫艴同怒色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關君長曰且姑且也言其言必不誣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所謂皆用之也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與死生謂固守東地死生不易五尺自年十五以上皆言老幼得卅三十餘萬下塵猶下風也言

不敢抗衡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矯託也謂託王命也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夫音扶○縮收也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恐丘勇反○道言也使子良言楚以不致東地遣使於秦言不攻楚也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記者之詞也

考異　一本使作使齊令之令作令諸本我國作戰國今從一本一本死生作生死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

太子南，公必危（抲謂懷王見翔客秦，如鳥抲。抲別本作西，謂見翔西入秦，亦通。太子質於齊，故曰危。自齊歸楚，故曰南。懷王客死於秦，太子時未歸楚，曰歸、曰南，皆豫變之言）。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令，力呈反，下同。為，使也。言使太子得歸入楚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復，扶又反。○蘇子令人謂太子以女附之言，太子復請為蘇子所善）。

考異　坊本請下無善字。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難，乃旦反。質，音致。○鮑彪曰：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益破於此）。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隨猶繼也，謂繼太子歸而攻之。東國即東地也）。

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令屈之令，力呈反。下令屈、令羋同。屈，九勿反，下同。敗，必邁反。○闕若長曰：凡曰東國者五，唯於救齊則加新字，意新東國似非太子許齊之東國矣。動秦，謂動秦救楚之兵也。愚謂新東國蓋楚新得之地也。秦恐齊既得新東國，又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羋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子之與讀如為，東國謂新東國也，或脫新字。諸侯在喪曰子）。

考異　坊本攻下以下並無新字，本惟攻下有新字。坊本而令作而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操，七刀反。說，始銳反。○中射亦作中謝，射謝通，楚官名也。呂子去宥篇：荊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曰：中謝蓋謂侍御之官）。

考異　坊本問謁者下無謁者二字。墓殺臣作殺之。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一本當作齒。亂下，鮑彪補事字。一本添讎字。若齊事秦，秦豈欲取之乎？故從一本。然以齒之亂讎秦，亦不通。秦當作楚。淖齒，楚將，而殺閔王，故齊讎楚也）。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消之楚，令任固之齊（令，力呈反，下同。任，音壬。○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而所以特使人之其讎國者，下文所言是也）。齊明

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消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示齊之有楚，猶言示有楚於齊也。言示齊以有楚之親，為齊受固之資）。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消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為，于偽反。○言齊見楚受消，則恐秦楚合，必受固矣。聽消，謂聽受消之辭）。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夫，音扶。謾，慢同。○消之辭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反之。以薄齊之辭告齊，齊必慢於固而不肯聽也）。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二國不合，則交事楚，故楚重矣。即猶若也）。

考異（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消下無來字）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夏戶雅反
下同從才用反下同〇輦從謂二人與王同輦而從四人皆楚寵幸臣也）襄王曰先生老
悖乎將以為楚國祅祥乎（悖亂也言老而悖亂也祅祥災異之兆也言為祅祥之言以惑人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祅
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卒子律反〇淹亦留也）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
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
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騶君長也鄭玄注表記云揜猶因迫也言

王流轉而困迫於城陽也騶廐御也徵召也）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
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牢閑養之圈也以喻王繼而悟後患猶未為遲）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數色主反〇言猶可以有為）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
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音
扶下同〇與及也飴米糵所煎調之使膠於絲繫而拈其頸也八尺曰仞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
手（彈徒案反〇因因襲也噣啄也以其類為招謂以其類招誘之所謂鳥媒也調乎酸鹹謂以為餌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
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

夕調乎鼎鼐（蔆菱同衡蘅通碆博禾反盧玈同繳音灼被皮寄反礛磻通古銜反抎隕同〇蔆芡也六師道曰衡與蔆並言即荇接余水草也或以衡杜衡非水草之言也未詳孰是碆弋射石鏃盧黑弓也矰弋射矢繳生絲繫矢而射者也將加之將字疑衍礛利也磻與碆同折清風而抎言從風曲折而墜也鼐大鼎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
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
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
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見賢遍反〇陂澤障也茹溪巫山之溪湘水名也子發楚將也見之言繫蔡侯而見之於楚王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蔡靈侯
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内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飯扶晩反。塞先代反。○封祿、蓋倉名、以封藏穀祿名也。方府、府名、猶長府。以形名也。蓋言二者以充軍國之用、而王供之侈費也。塡塞也。言取其地而塞之、使楚不得通諸侯也。由秦言之、故曰内外也。林西仲曰、不知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關君長曰、新序與與淮北之地、疑與當作舉。

〔考異〕坊本城陽作成陽、一本蛉作蜓、坊本食也下無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諸本無夫黃之黃字、今從二一本。高本鷄作鯀、坊本磁作鼬、一本無游乎調乎之乎字、高本靈侯作聖侯、諸本滎流閒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靈侯作宣王、一本無已以之以字、夫蔡之夫字、乃以之以字、諸本投之下、無封之二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將子匠反。○壁、軍壘也。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植音値。女音汝。焉於虔反。令力呈反。○表者立木以爲表。表其所營之地也。滅没也。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雝於用反。○知衆之服從、而攻其所必救者也。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騎奇寄反。見賢遍反。使所吏反。○魏齊軍其西東者、欲擊楚也。軍門曰和。見猶示也。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異〕坊本共攻作共伐、至皆作皆至、下滅表間有其字、一本暮以之以作則、坊本燭下無見字。

考烈王　凡九章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修行之行下孟反。○得爲益、謂得祿位大義善業、即下文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是也。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

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賁音奔。衣於既反。相息亮反。乘繩證反。難乃旦反。○賁、孟賁、諸、專諸、皆勇士也。褐、毛布也。言苟有勇美之實、則雖微物、而猶足以成其名矣。今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功業宜成而不成者、以無衆士之佐故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夫音符。散悉但反。下同。○梟棊名、六博得梟者勝、能爲謂勝也。散棊衆棊也。不勝不如、言不勝如也。韓子其謳不勝如癸美。言梟棊之所以勝者、以衆棊佐之也。一梟而無衆棊之佐、則不能勝矣。是一梟之不勝、如五散、亦明白矣。以喩萬乘之相、亦無衆士之佐、則不能成功業矣。一相之不勝、如衆士。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令力呈反。○言宜用己也。

〔考異〕坊本且作雎、一本無梟棊之棊字、坊本能爲作爲能、高本不勝不如作不如不勝、劉本無不如二字。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說始鎬反、下同、藉在夜反、○孫子、荀卿也、避漢宣帝諱也、時爲蘭陵令、故曰、藉之以百里勢、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負戶雅反、王于況反、夫音扶、下同、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四十一　從周園藏

主言也癘、癩同、爲于僞反、○言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少詩照反、斷丁亂反、長丁丈反、適嫡同、○穆文熙曰、大臣專斷於國、其跡若爲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毀齊私也、愚謂、不義謂不宜立者、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竟境問、殺音弒、下同、○事在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君字恐衍、自刃於廟、言還廟自殺也、事在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兌之事見趙策、淖齒之事見齊策、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關君長曰、胞、胎衣、無所取義、疑疱字訛、疱亦腫疾也、愚按韓子、作癰腫疕瘍、周禮天官醫師疕瘍者造焉、注云、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胞蓋疕瘍訛、而字恐衍、呉師道曰、其言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蓋引楚圍崔杼、近迹李兌淖齒、劉切春申甚、因爲賦曰以下則佹詩未竟、蓋荀卿既爲書謝春申、因爲賦以自述其意也、非遺春申焉、寶珍隨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四十二　從周園藏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寶珍猶言珍玩也、言以隨珠爲珍玩、而不知佩也、褘衣、王后畫翬衣、絲、絲衣、祭服也、詩曰、絲衣其紑、皆衣之貴者、異、謂異於他衣也、荀子作襍布與錦、是一美一惡、似義長、按高本衣作布、疑褘襍錦之訛、閭姝子奢、皆古之美女也、莫知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古之醜婦也、曷何也、呼天而訴曰、我何可與惑亂反易之人相同乎、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詩小雅菀柳之篇、瘵病也、關君長曰、借言春申甚威、可以無犯其怒、而自取病也、愚謂、既爲賦以述意、又引詩以自戒也、

考異坊本里下有之字、一本長作良、坊本攻莊公下更有莊公二字、荀子寶珍隨珠作璇玉瑤珠、兮皆作也、姝作娵、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作刃父、又甚喜之作是之喜、瞽作盲、以是爲非作以危爲安、惟作維、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吳師道曰春秋二字恐因下文衍可不早定也所謂思危慮安者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為主之為于僞反○其當作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踐剪通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

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令力呈反○可猶聽也以為也言使魏信其所為也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夫音扶下同○乃難辭也公羊傳乃者何難也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鄉許亮反○鄉猶前今猶後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勝音升○鈞三十斤也關君長曰魏王以下錯出懷王首章而意義不貫宜以此為正

考異　高本楚下有之字坊本怒作怨高本今謂作今為是強作見強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從子容反朝直遙反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音扶下同信音伸○舊患言舊起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為己義而為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智者以二者為己任而為之也蓋言楚王所宜為也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墨默同○報報之反反復相報也言上報功勞則下報其恩反復相承也墨墨之化不言之教也言上有不言之教則下化其德也是二者唯大德之君而後能之也蓋言非楚王所能及也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艾音刈橫戶孟反○偏猶專生則有死人之必所不免也而當死而欲生當生而輕死如是者不足以成大名也吳師道曰寇猶賊害

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橫行於世或曰寇害當作忱慨音近而誤也未詳是非蓋此言楚王當決死生不懼患難聽從者而擯秦也夫秦損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關君長曰嚂疑作濫濫溢也蓋言溢口言得利之機百姓通百官士也牟奪也蓋言橫人飾說以奪人之忠也鮑謂嚂盬古或通用公舉而私取利謂天下公為天下舉措而私為己取利言諸侯不知橫人欺己聽受其說而制命於秦是以國權輕而積禍重也

考異　載一本作戴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從子容反將子匠反下同魏加曰臣少之時好

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
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
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少詩照反呼報反更音庚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虛發謂直鳴弦而不注矢孽子曰孽取易驚之義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蓋此鳥嘗傷弓而憂危易驚若孽子也故曰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失也聞弦音引而高飛
故瘡隕也去起呂反○息謂肉生言聞弦音而驚今欲避矢而遠引高飛以故瘡痛故隕也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四十　後彫園藏

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嘗爲秦所敗驚心未失故爾

〔考異〕坊本爲王作爲君纂無以虛之以字高本嗚悲作悲鳴坊本聞弦下有音字引作飆

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閒音閑卒子律反說音悦復扶又反○息休也大息蓋謝遣之詞汗明憱焉曰明
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
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
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
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

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爲于僞反下同夫音扶下同○憱感也固陋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直略反門吏門下之吏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
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
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
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上時掌反行戶剛反樂音洛○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繫辭服牛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驂之服申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蹶而屈膝恐非折損湛重也蓋尾重而垂也胕胕臟也潰亂也勞力故然漉汁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爲白沫也中阪謂中於阪也左傳杜注遷延卻退也索隱引潰改棘作轅果然謂人扶負其轅也或云負棘似爲長策之義恐謂大行山名所謂羊腸之險也胕臟潰亂胕潰當作胸喘漢書王褒傳匈喘膚汗是也詳姑存二說冪覆也噴鼓鼻也石聲之聲吳師道云爲衍矣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四十八　後彫園藏

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
梁乎阨於州部謂阨窮於州閭部伍也韓子州部之吏操官兵堀穴賤者之居主衛訓氏無堀穴狹隘所以託身者湔洗也祓除也謂湔洗汙穢祓除不祥也吳師道曰疑明當困於梁者

〔考異〕諸本閒作問今從一本坊本憱作蹙高本旦作時坊本中作外高本轅下無而字坊本僕下無也字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卒子律反）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闞君長曰持如矜持之持言心持女弟之色美）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使所吏反○故失之故特也特失期者欲以起春申之問也問狀問失期之狀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聘謂聘幣）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

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間音閒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下同○賴天謂賴天寵靈楚國封謂楚國四境之內）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謹舍謂別爲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以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語泄而益驕謂春申泄太子爲己子而益驕）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處昌呂反○無妄史記作無望蓋通用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不即之不與否同○代立當國謂攝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將子匠反斷丁亂反○不治國謂非國相本議朱英所爲春申議即上文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是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爲于僞反○先仕臣爲郎中謂先王未卒使英仕王爲郎中剸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輭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復扶又反○輭柔也）朱英恐乃亡去（恐丘勇反○恐禍及身也）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

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刺七亦反、上止字疑衍、下止字疑至訛、棘戟通、棘門、蓋宮門以戟字者與周禮掌舍棘門以戟爲門者異、或曰、止棘門名止於倒置、按下文及史記、皆無止字則或說似未是、姑存之以廣異聞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按史記、呂不韋進嫪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夷嫪毐三族、免相國呂不韋、呉師道以策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瀆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乎矣併於一時也歟、纔之熙曰、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考異　諸本久作父、今從曾本、一本無圈乃之乃、知其之其字坊本無其故之故字、一本無奈字、封盡之盡字、國寶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一本本作主、高本言也作言只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循疑當作脩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任音壬、勝音升、○闕君長曰、頃間猶言少頃也、任、保任也、言任人爲官、若范雎任鄭安平、

考異　坊本此鳥作之字、鵲謂間無曰字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好呼報反、○闕君長曰、加被也、此爲繳射、故弓訓中、歸疑作鶀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頃音傾、下同、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大同、稱尺證反、○司馬貞曰、鶀、小鴈也鸗、小鳥名、廣雅云、鸗鴈也、羅、諸家無解、蓋亦小鳥名道言也、稱量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費音秘○司馬貞曰、小鳧有青首者見鳥六

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樂音洛、下同○秦魏以下十二國以比鳥、故曰六雙、囊載、謂盛囊載車而致之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屬音燭、還胡慣反、下同、與音預、斷音短、飲於鴆反、○還繞也、越隕也、膺、胸前也、蓋郯當大梁前、繞縈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

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從，子容反、下同、會，古外反、稽音鷄。〇嬰見前、司馬貞曰、噣鳥、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三國、齊趙燕也、關君長曰、翄、喻鳥之不能飛、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夫音扶、下夫先同、盡，津忍反、〇所謂不足射者、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

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屈，渠勿反、復，扶又反、下同、塞，先代反、勞，力報反、〇秦雖破韓、而不能自有之、徒兵罷士、故曰爲長憂、顧反也、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處，昌呂反〇擊當作繫、謂韓魏當秦之前、招前繫以其類、爲招之招、鳥媒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乘，繩證反、〇白公子胥之事已見、闔君長曰、詩云、踊躍用兵、踊跳也、躍疾跳也、皆奮勇之貌、愚謂、中野、中國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使，所吏反

〔考異〕此章亦非策之舊矣、說見秦策、布舊作市、激舊作擊、今依史記正焉、

凡五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横田惟孝著

趙上

襄子 凡四章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行戶剛反、數色主反。○范吉射、中行寅、亦皆晉卿也）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夫音扶、下同。好呼報反。鄉許亮反。難乃旦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三使同。說音悅、下伯說同。○鷙愎、謂殘忍剛愎也。狃習也、謂習得地於韓也。致、送至也）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錯七路反。○自強、謂自恃其強而使彼怒也。錯、置也）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

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疏疏通。與、與焉之與、音預。○循、依也、謂澤依安于之治。餘、猶遺也）君曰。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將子匠反、下將卒同。騎奇寄反。從才用反。行下孟反。○君、謂襄子。案、驗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廧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廧牆同。簬、簵同。○楛、荊而赤莖。箘簬、美竹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質、櫍通。礎也。說林訓注、礎、柱下石櫍）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處昌呂反。○舒、舒開也、謂遶圍而不迫于城）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下遐嫁反。知音智。復扶又反、下同。○釋、舍也。此計、謂以城下之計）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麤中、言中心麤暴。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期日夜、言朝夜擊之。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朝、直遙反、過音戈、下同。○鮑彪曰、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張晏曰、軍行以車爲車、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謂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許應元曰、志矜而行高、喜於說行。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

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言親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說、始銳反、背音佩、令力呈反。○許應元曰、色動而意變、憂其情露。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著、直略反。○著謂附其城。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鮑彪曰、二謚皆恐非當時之語。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得三分之一、而又以封二子者、故曰吾所得者少。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更音庚、下同。不見之見、賢遍反。○知智氏必亡、更姓以避禍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因過言而去、感悟以先擊。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言夜期方至。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敗、必邁反。○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厭音饜、盡津忍反。○此記者之詞。

【考異】諸本愎作復、今從劉本。高本桓並作宣。纂蔡作蘭。魏策狼作梁。坊本無因陰之因字。曾錢本代趙下無趙字。坊本安于作安於、簡主作簡子、尹作君。曾錢本循作脩。坊本桔作苦。蘭之一本無。一本苦作莫。高本已定已具之已、並作以。坊本期日作期旦。一本過一作異。坊本拔下無之字。日夜作日夜。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板。水之、謂決晉水而灌之。下字恐衍。史記作城不浸者三板。板高二尺。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

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没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夫音扶、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降戶江反、如而通用、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背音佩、為趙為君之為于偽反、解音懈、離力智反、○鮑彪曰、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鮑彪曰、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使所吏反

〔考異〕坊本疵作疵、下作之、夫從之夫作矣、之兵作之君、一本今約下無勝趙二字、高本喜作憙、二家作三家、坊本趨作趍、俗趨字、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上時掌反、○上五百、疑當作阡陌、下五百、當作五伯、蓋阡陌舊作千百、劉向所謂半字也、傳寫誤依下千作五、依上伯作百也、廣封疆、發阡陌、即商君傳所謂開阡陌封疆也、豈孟談先商鞅而為此歟、簡下疑脫子或主字、簡子、襄子父也、塗道也、蓋謂簡子治國家之道、鮑彪曰、國地猶武安之類、關君長曰、前猶先也、蓋簡子未為諸侯、故稱國地君也、未知孰是、御治也即治國家之道、與上塗臣言也、致天下、謂使天下來至也、約與諸侯盟約也、下二句、即盟約之詞、列侯謂如薛侯應侯者、近大夫、親近大夫也、謂臣內為政者蓋二者挾權勢恃功勞、易以制主、故諸侯不以為相及近大夫也、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去起呂反、下去權同、離衆、謂使衆離也、是亦談欲以循簡子之御也、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任音壬、恨、恨含己而去也、集成也、乎猶也、也、說苑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張孟談對曰

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關君長曰、古今天下之所美皆同、未有臣主權均之美也、愚謂、愴傷也、言君若弗以前事圖後事、則臣力不足強解說、雖心傷去、而有決去之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僇戮同、○襄子疑當移對曰上、關君長曰、晉陽難後賞功刑罪、謂之政、孟談問不為使用者、襄子對以刑戮死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蓋孟談自指也、使與不使反、行去也、言不使者以罪被僇、其使者、宜以勞受賞、然則許其欲去、亦賞之之類已、君曰子從

事乃許之。鮑彪曰、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行、下孟反。○便、安也。便厚、謂安於厚行也。安於名、即捐功名也。碕哲夫曰、負親、恐負郭、依下負親談或然、此記者之贊詞、下一句美襄子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負親、謂背約親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碕哲夫關君長皆云、復來二字衍文。愚謂今下疑脫與字言趙分智氏之地、多與韓魏、而今與齊燕共謀伐趙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於授官、孟談為國政也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長、丁丈反。少、詩照反。○鮑彪曰、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陸深曰、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以無士、如是夫

【考異】坊本廣作廟、五百並作五霸、捐作損、燕作楚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行、戶剛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將、疑漆訛、史記作漆。飲器、酒器。呂子作以為觴、是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

塗廁、欲以刺襄子。士為、女為、之為、于偽反、下為智、為報、為先、為故、自為皆為同。刺、七亦反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杅當作杇、杅、杇古通用、塗墁器也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卒、子律反。○林西仲曰、無所為而為之、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人不能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厲、癩通。去、起呂反。○漆身見秦策。患癩者鬚眉皆脫、故爾。吞炭自敗音聲、如啞、非謂瘖病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近、附近之近。易、以豉反、下同。○徐孚遠曰、不得先言襄子、此後人追書語也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以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夫、音扶。質、贄通、下同。○無此、猶言無知此也。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無公矣。非從易、謂非易從之。林西仲曰、一心委質、一心求弒、是二心也。陳子龍曰、預讓明知不能殺襄子、特欲存己之志耳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數色主反〇當出猶將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食當事則白外南面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林西仲曰深即不報不已之意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國士名蓋一國者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舍音赦下同〇林西仲曰不能知前再舍所以數泣而言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

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故固通〇闕君長曰望責望之望請也言謙而不請也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使者之使所吏反呼火故反〇曰而恐倒置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豫讓義烈可稱焉蓋讓不能爲智過郄疵二人亦不能爲讓人各爲其所能也或以晉陽之圍未見一籌而責讓何求備之深也

考異坊本吾所以上無凡字諸本以作謂今從一本所當過坊本作以過纂作所過一本作於過高本嗟乎豫子下更有豫子二字坊本無今從劉本高本亦已前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鐵本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下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

烈侯　章凡一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罷音疲〇勸疑當作歡宋策亦有許救甚勸之語韓子皆作歡言與使者歡也

考異知趙之趙高本作矣劉本無

肅侯　章凡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從子容反下除圖從餘皆同說始鋭反卿相之相息亮反下將相同行下孟反盡津忍反〇秦傳曰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言以奉陽妬客故王不得任客以事是以疎外賓客鮑彪曰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徐孚遠曰奉陽君專國時肅侯必內不善也故以此爲說端爲大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皆同〇庸用也有爲謂攻伐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言交有得失不可不擇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兩敵謂齊秦皆為趙敵倚倚賴也是皆擇交不得之患）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故固通夫音扶下除三夫餘皆同斷音短○苦猶病也言常病謀伐之辭出於口人聞之而斷絕其交謀貴密之意蓋秦欲陳合從擯秦之事恐言泄而橫人敗之故先言之如是）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屏必井反下同屏左右諸從）（言泄也白明也言明言交之利害所以如陰陽之異）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封地謂可封貴戚兄弟之地）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將子匠反下同○實即上文氈裘之類是也放殺謂湯放桀武王殺紂以上言交得之利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皆不可不熟計也（援于眷反○割效皆謂以地與秦上郡趙地絕謂道路絕不通謂道路不通上郡無援謂趙孤立三策上郡絕一也道不通一也無援一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朝直遙反番音婆○軹道秦地南陽韓地入朝謂入朝於秦以上言交不得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數色主反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言燕可以為我北蔽而不足畏此言趙強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害忌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蔽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中丁仲反○以上言韓魏不可不交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分符問反王于況反○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之分謂三百畝之田八寸曰咫聚村落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度待洛反見賢遍反○機樞機節節度也以上言二帝三王如彼趙國強大宜不掩於眾言而斷決也）臣竊以天下地圖案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并音併○徐孚遠曰、秦地大而人少、故兩者相較有倍半之差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以上言從之利、即擇交而得者、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和戶臥反、卒猝同、不與之與音預、恐丘勇反、猲愒通、○臺有木曰榭、顧炎武曰、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

軒縣者、闕其南面、愚謂、史記庭作姣、可從、美好曰姣、不與其憂、言横人不與君同憂、恐猲相恐脅也、此言横之害、即擇交不得者、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去起呂反、塞先北反、下同、○儐棄畔反也、此以下言從之利、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令力呈反、贄音致、背音佩、擯儐通、○通質猶交質也、刑殺也、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少詩照反、純徒本反、○關君長曰、飾蓋謂陳設、言陳設四物於庭以資蘇子約諸侯也、純束也、

【考異】錢劉本去賓字、坊本獻作進、無愚效二字、諸本白作白、索隱引策作百、今從之、錢劉本夫去得行之行字、坊本二千作三千、錢劉本夫能支之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魏臣三字、立作而、一本無料其之其字、錢劉本掩作闚、坊本矣今下無見破於秦四字、高本無榭字、坊本聽竽下有琴瑟二字、明主尊主之主並作王、擯秦上有儐字、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覩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同、長丁丈反、夫音扶、下同、故固通、○關君長曰、按說文、鉆膏車鐵鉆、正字通、凡器兩頭交合、用鐵片錮之、或轉角處、鐵片兩頭拘定之、皆曰鉆、言木拘束也、然[illegible]

焉本言止于此下文皆此以說己不得見王耳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鈷者乎闕君長曰夫人泛用無所斥言蓋言自入而結君者必毀惡人出之於外臣下爲字恐衍文此有錯亂失次義不通明姑以意正之當作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自入而出夫人者無有爲臣鐵鈷者乎如是文義稍順蓋言有人拘束於己者也愚謂此章必有闕誤不可強解闕說稍通故姑存焉耳

考異 一本哭下有秦字坊本鈷作鉆高本有爲之爲作謂

武靈王 凡十二章

齊破燕趙欲存之子噲之亂齊破燕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鮑彪曰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也愚謂燕地齊破燕所得之地即下文河北是也河北近趙河東近齊故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言齊趙易地燕以爲二國相親故必不與趙爭河北之地矣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以趙之以讀如與◯言齊得河東而益強又以燕與趙輔之天下害其強而憎之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令力呈反◯淖滑楚臣惠施魏臣

考異 劉本去以趙之以字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爲于僞反下爲大同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愚謂言御史者不敢斥王也下文聞於左右亦同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恐丘勇反厲礪通騎奇寄反處昌呂反◯司馬貞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愚謂言唯是以趙王有督過意故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并音併番音婆◯秦以之以猶以爲也武王以甲子之日亡紂今以趙王比紂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從子容反下同令力呈反夫音扶下同◯熒亦惑也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藩音番斷音短◯秦女嫁楚故曰昆弟之國徐孚遠曰說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詞有錯誤蓋橫人虛喝之言不必準據也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塞先北反、毆驅通、）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案止也、）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相息亮反、屬音燭、與音預、少詩照反、趨如字、使所吏反、乘繩證反、朝直遙反、○鮑彪曰、約從以離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若趙也、吉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懾屈貌從、心不與也、使蘇子可行、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如之數年、如議故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考異　諸本於天下有山東二字、今從一本、一本繕作繕、一本無之內二字、然下而字、高本寡君作宣君、坊本徹作敝、高本無計下秦字、坊本稱爲之爲作於、蕃下無之臣二字、一切作竊、車作事、三作二、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爲于僞反、又爲秦約趙也、）冷向謂强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向許丈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趙拘甘茂、使不得攻宜陽、乃三國必賂於趙、故曰市也、）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鮑彪曰、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愚謂、韓下恐脫王字、）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置謂置而爲相也、蓋二人者爲相、有爲趙便者也、）

考異　坊本有作存、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間音閑、坐才臥反、○平晝猶正晝也、退燕避人曰間居、平晝間居者、静而思事也、侍坐、承事左右也、）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簡襄、謂簡子襄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静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

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錯質、上音措、下音贄、道民之道音導、弟長、上大計反、下丁丈反、分符問反、○錯質、謂往論、謂所可論議明古先世、謂明於往古先於一世、窮通之反、通謂顯貴、）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子律反、○關君長曰、卒世猶言終吾世也、不見、謂不見成功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盡津忍反、下同、夫音扶、下除狂夫農夫餘皆同、被皮寄反、騎奇寄反、下同、○方苞曰、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警警、故曰、負遺俗之累、愚謂、庶衆也、必不顧衆議、乃能成獨智之慮、而衆人必相怨咨、故曰、被庶人之怨、）

怨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行下孟反下公行之行音行並同○關君長曰以負遺俗之累自定其慮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樂音洛下除禮樂一餘皆同要一遥反○舞有苗謂有苗不服而舞干羽言舜禹所為異於衆俗論德即論至德也謂舜也要功即成大功也謂禹也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敺驅同○

未可知謂其功無極也徐孚遠曰武靈王胡服本以收胡地而實欲圖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謀也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朝直遥反○叔公子成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從政謂下從上政經亦常也信貴言必行於貴者所謂行法自近始也令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見賢遍反○關君長曰言出猶始也止猶成也言事有所始則功有所成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關君長曰叔曰公叔語有輕重而已愚謂輔公叔之議言群臣輔公叔不胡服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慕公叔之義言群臣慕公叔從已而胡服之義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

願大王圖之離力智反○試亦用也義行之義當作儀儀法也襲因也使者報王使所吏反緤反命也○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祝斷也鮑彪曰錯臂以兩臂交錯而文之言無禮容劉逵曰黑齒以草涂齒鄭玄曰彫題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愚謂甌越亦百越之一名也鯷冠以鯷魚之皮為冠秫縫鉥通長鍼也以鉥縫之言其制粗拙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

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離猶別也）。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不知而不疑，言以己之不知而不疑人）。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塞先北反○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戎胡，蓋為攻計，非為守計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累力追反，幾音祈○係累，縶縛也。獻侯以後列為諸侯，故曰先王）。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惡烏路反○關君長曰，上黨形勝之地，可以備齊、中山來伐。國事之恥，指鄗幾不守）。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稽遣禮反○道，言也。世俗之間，謂俗間常言）。趙

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蔽言，謂壅蔽忠言）。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擾，亂也）。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關君長曰，當猶任也，即如當國之義，謂蒞政也。輔俗，謂輔治風俗也。有常，謂有常度也）。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關君長曰，成猶守也。遠謂未至，始謂未有也。言明察處物之先者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王于況反，下而王同。政謂為政於天下也。致，盡也）。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為于偽反○勢與俗化，疑當作俗與勢化，蓋傳寫之誤也）。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族宗，謂族滅其宗。無遁其死，謂無遁為忠死）。王

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辟音避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易見之易以豉反辟音僻下同近附近之近○亂民恐顛倒且下文作民易必有一誤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

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夏戶雅反○言鄒魯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吳越雖俗辟不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謂節之謂疑衍文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俗疑當作時流猶移也即上文觀時而制法之意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情、才之實也、勿反、猶言勿復言也

考異諸本利下無乎字、今從曾本、坊本靜下動下人並有而字、諸本怨作怒、今從一本、史記庶人作驚民、似義勝、坊本闕作暗、諸本論作論、今從一本、坊本且見作可見、臣固作臣故、財用作財貨、諸本祝髮作被髮、史記作翦髮、今從一本、劉本無錯臂二字、一本作拚面、鯷冠秫縫、一本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孫本之便作之士、諸本今叔作今卿、今從纂、高本備燕作備其、諸本下東胡作參胡、今從纂、錢劉本不塞作寶一字、無以及上黨四字、坊本之間作之聞、高本勞下無力字、坊本惡擾作變擾、有常作有裳、高本循法作脩法、坊本子言作御言、諸本達禮間有於字、今從一本、諸本國賊賊國之賊並作賤、今從劉本、高本蔟宗下有反字坊本作有、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作過脩、今從一本、諸本理世之理作禮、劉本作後、今從一本、坊本世不下無必字、一本無一其之其

字、錢本奇作衰、坊本之制間有謂字、不盡下無於字、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行下孟反下皆同番音婆上時掌反遺于季反○關君長曰子猶卿也爲子是有父之稱謂周紹幼時周禮隸僕有乘石是乘車所踐之石也此蓋指大夫以上愚謂道言也問亦遺也因問以物遺之曰問謁告也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道音導下御道同難乃旦反下同○危高峻也寫意謂寫人意遠期謂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少詩

照反、○關君長曰、古詩紀載此六句、引風雅逸篇云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録之、策注作諺語、吳師道曰、勇智爲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爲義之經、指傳言、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吳師道曰、訪議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愚謂、吳說是矣、蓋音之誤也、言循計之事、雖有過失、而不以爲累、放義之行、雖有困窮、而不以爲憂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任音壬、○言傅王子、非已所任、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寡人君也選息戀反、○君寡人、猶言寡人即君也、言其所論不失、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

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惠順也、不足猶不能也、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數、數命也、不快、謂不苟從、關君長曰、隱中不竭、言自知無傅才、而隱匿心中、不竭其實、愚謂、僕猶辱也、立傅之命非其人、是辱官也、辱官不得不變置、是煩有司也、此王之恥也、不欲斥言王、故曰吏也、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言紹能知六者、乃所以使爲傅也、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重直用反、○乃國猶其國也、未通、言國人未通於王之所以胡服之意、賜胡服三字、疑依上章而誤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令力呈反、○言厚愛之、無以王子爲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沈溺困苦於所學、按上章曰、學者沈於所聞、即溺苦於學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倍音佩、○先、謂先君、明其高、言昭明先君高德也、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去起呂反、與讀如爲、書、虞書大禹謨之篇、貳、二心也、勿貳、謂一意任賢也、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貝帶、以貝飾帶也、師比、胡革帶鈎也、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注云、鵕鸃讀曰私鈚、史記匈奴傳、孝文遺匈奴黃金胥紕、漢書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皆一物而字異也、

考異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

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令力呈反、行下孟反、下同、盡津忍反、○微、幾微也、譁、讙囂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親犯、謂身犯也、言恐燕身犯罪、有司明法以行刑、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吏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脩衣服以待令甲稽遺禮反、施以豉反、○言吏不以失令過期侵侮而辱蒙教誨、關君長曰、漢有令甲令乙令丙、即令也、戰國已有焉、

【考異】諸本吏不之吏作更、脩作循、今並從一本、坊本甲作胄、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騎奇寄反、下同、○破者、即下文破卒散兵是也、爲騎邑、謂爲騎士偆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固故通、○固籍、官府故常簿籍、載制度者、經、法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易以豉反、○輕、謂不畏難、用、器用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奉偆通、○百、百倍、什、十倍也、破卒王、散兵、謂破卒伍之法、散兵甲之用、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

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觀時而不觀於時、謂觀時之宜而動、不爲時所觀、不知陰陽之宜、謂不知兵制之不一定、如陰陽之異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所謂觀時制兵者、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見通鑑注、禁城境上爲之封域、名其城門曰無窮者、蓋言幷代至無窮、必自此門而始也、是所以昭示後世子孫、而期開遠方也、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脩長也、朝綏當作胡、言今欲繼襄主業、四者非其所宜、所以破卒散兵以奉騎射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

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稽遣禮反、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辟音闢、○遺遺之義未詳、竊疑或無窮之訛、九限五徑、皆地名、

【考異】一本損作捐、纂賢人作賢者、坊本兵甲作甲兵、纂昔者作昔凡、坊本襄主作襄王、昭作詔、諸本脩兵作循兵、王遂作王逐、今並從劉本、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敗必邁反、下敗之同、令力呈反、下同、○以太子爲質、以與齊魏和之事、委任於薛公也、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相息亮反、○主父、武靈王也、蓋楚與齊魏和、在趙有不利者、故欲敗之也、楚王合遒、

宋魏之和卒敗、卒子聿反、○宋疑當作齊、蓋楚見趙有秦宋、而與之合、是以齊魏之和卒不成也、

【考異】諸本連宋聞有楚字、今從曾本、宋魏之魏、坊本作齊、

趙使机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相息亮反、下同、○公謂赫也、言緩已爲相、而請相冉、雖秦不聽、緩必怨赫、辭告之也、無急秦王、言爲緩無急趙請相冉於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此舊脫以德樓子事成六字、鮑彪以史補之、是矣、言冉不爲相、則緩不免、是赫德於緩也、

【考異】坊本机赫作仇赫、無曰請之曰字、不急下無也字、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明下疑脫見字下文可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有猶得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爲于僞反下爲楚爲來同○兵疑而訛言諸侯不能易強秦之道而自弱也諸侯合則強今自弱而不能相一故曰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

也（罷音疲故固通○禽鳥獸通稱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主下之不字衍文）今事有可急者（急下疑脫爲字下文可見）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亡忘同惡烏路反復扶又反○關君長曰惡三晉之大合也之句舛錯當承以之下言秦急伐韓梁爲之也今南攻楚者之句亦倒錯當承合也下言秦攻楚休而復之之句當承楚者下更有今攻楚三字似重複姑除之言攻楚之緩）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兄弟謂婚姻也）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使所吏反離力智反下同○故特也以燕餌趙謂與趙攻燕韓魏不合秦而趙與秦攻燕則二國必離關君長曰三斂告飽言其速未能食頃）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走則候反下同○言楚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言而不救韓韓孤不能支秦則割地提挈而西走秦其疾如馬兔東周策云兔與馬逝安語助通作案與焉同猶於此也荀子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案以此象之也禮記安業皆作焉可以徵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吳師道曰攘移字訛）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關君長曰疑作割必深國之舉矣言趙割地必深國爲之舉矣）

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結前起後下文即所可急爲者乃易路之方也）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循疑復訛不出楚王者恐其合三晉也多割謂秦多割取楚地即下文多求地是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急字疑當移因字下）

考異　慕章首有或字高本楚此之此作而坊本壹作一亡作忘高本發作殺曾本兔作兎高本下伐割間有矣字坊本攘於作環中入秦下更有秦字慕無急趙之急字坊本起兵下有伐山或三

字、高本王而間有印字、劉本作印、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爲于僞反。○鮑彪曰、無齊之難、因得取其辭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齊始欲伐秦、而今以秦楚之合、故不欲伐之、必以趙不順爲辭謝二國、則不伐秦以救二國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秦兵必歸於趙矣。（不西、謂不西伐秦也。韓必二字疑衍。兵謂秦韓魏兵。）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罷音疲。○坐猶居也。樓緩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交厚、齊西則魏必從之也。齊秦罷敝、則天下必重趙、故曰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三國、韓魏齊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果斷也。言趙約三國、而告之以未和中山、故不可伐秦、三國斷欲伐秦、必聽我和中山、後伐秦。）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和我、謂三國和趙於中山。饒寬恕也。言不伐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言三國不能和中山、我以爲辭、雖少出兵伐秦可也。我雖分兵、而孤立之中山必亡、一伐秦、一伐中山、故曰分兵、）

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餘兵伐中山餘兵、即少出兵也。）

【考異】諸本親下無秦字。今從一本。高本告之下有秦字。坊本構上有講字。高本以三國作以王因。孤中間有欒中山三字。坊本必亡之亡作之。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鮑彪曰、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恐丘勇反。○鮑彪曰、文時合齊魏、）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横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教、富丁教之也。蓋富丁因魏因己且合於秦、爲周最謀也。李兌趙相也。按上章、齊魏交親、魏合於秦、齊亦或合、故曰畏横之合、）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

秦必虚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按、坊本辱秦作厚秦。因疑此互有脱誤、當作厚齊辱秦者也。如是、則魏秦必虚矣、是輕齊也、二句有應、虚謂不合、言欲辱秦者相魏、則二國必不合矣、二國不合、則不能害趙、此趙之利一也、）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魏聽趙、用厚齊者以爲相、是輕齊也。輕之、則必不助魏、此趙之利二也、得疑傷訛、）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言周最相魏、則趙有利、而最得位也、）

【考異】坊本無齊作無秦、

惠文王上（凡八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三國、齊魏韓也、見上、趙乘三國攻秦之間、而攻中山也、扶柳呼沱、皆中山地名也、擅謂專有之、）齊人戎郭宋

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盡津忍反○埊地字姚宏曰新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恵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諭然古文地字乃作埊鷗疑予允倉子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吳師道曰按鄭氏書略籀文地作墬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埊而後轉從埊歟愚謂新地謂扶柳呼沱蓋二人為中山謀也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鼓案猶據也謂據有扶柳呼沱四國蓋趙魏韓與中山章子鼓皆齊地名也蓋四國欲伐齊故齊恐而效地於趙也是歸地於中山而取償於齊也

考異　坊本郝作赫埊作地

腹擊為室而鉅鉅大也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帑[illegible]反金幣[illegible]宏[illegible]也關君長曰大事謂戎兵之事也言擊是羇旅孤臣祿輕而金幣不衆則單身易處而去住無常是以百姓皆曰若國有戎兵之事必先去而不為之用矣吳師道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考異　曾本鉅宮作鉅室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說始銳反罷音疲重直龍反造七到反見賢遍反鮑彪曰罷猶散也卑勞則散碕哲夫曰罷車恐罷牛按下桑輪蓬篋言車則碕說或然關君長曰桑輪蓋採桑為輪也篋蓋輿也織蓬為輿也羸縢當從秦策作羸縢履蹻傳寫誤脫得之矣蹻足胝也日百而舍謂日行百里乃就舍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盡津忍反藉子夜反○暮後郭門謂日暮後門限之期也郭門晨開昏閉而不通行者關君長曰藉席謂借舍逆旅也舍者借席故列子有舍者與之爭席郭外是郊無舍可借愚謂大叢見秦策土梗木梗見齊策淋雨大雨也言其大能沃物蓋此喻已不用則復歸鄉里耳兌不用已則不知其死所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殺音弑累力委反族之言多殺其宗也○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復扶又反下同塞先北反下同○蓋明舍人不欲兌不用其計而徒動其心

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規高、謂規模高遠也、者疑也訛、資助也、厚猶多也、用、貨財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用、謂行路之費用、）

〔考異〕高本蘇子皆作蘇秦、諸本軒里作軒車、今從一本、高本某作秦、坊本贏作贏、纂勝作滕、坊本橐作囊、事上無之字、不如作不知、曾本無我下者字、坊本來見之來作求、諸本送蘇子之子作君、今從纂高本、粗作麤、無後堅字、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被、皮寄反、下同、○鮑彪曰、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弊壞也、）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夫音扶、○衣車互言也、）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大夫、即舍人爲武城吏者也、訾思也、齊策、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云云、言思使趙王悟善治武城、而知文之用心也、願以下、戒飭之詞、）

〔考異〕坊本然使下無趙字、知文下無也字、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令、力呈反、下同、屬音燭、○屬猶結也、趙助齊伐宋、故秦怒齊不聽、而結怨於趙也、）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按下五國伐秦章曰、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不欲、則五國、楚齊趙韓魏也、時楚爲從長、韓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是也、其怨、謂秦怨也、封、封地也、下章所謂取陰定封、是也、）魏王不說。（說音悅、）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爲、于僞反、下爲王同、○言五國爲秦屬怨於趙之故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五國疑當作四國、謂下當趙有秦患四國不攻秦而伐趙也、按下章趙助齊伐宋者、李兌自爲取陰定封而爲之也、故秦怒而逐之也、）

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已以通、○言諸侯爲趙盡力、而趙無信如此、魏雖事趙、而何有所得、）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薜、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朝、直遙反、下同、○抱負猶奉持也、言魏王納於趙、齎五邑効之、以爲趙隱蔽之邑也、魏策行作有、可從、此恐誤、謂秦攻魏也、其子、兌子也、便取陰、言兌令秦攻魏、以便取陰、而成其私封也、陰、宋地也、）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不如猶不肖也、如或肖訛、亦未可知也、言比方而後知賢不肖、此言魏王宜比方齊趙、而棄不肖就賢也、下文乃齊賢於趙昔、）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收猶合也〕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被皮寄反盡津忍反○虛國謂悉出兵言悉兵救援每在燕趙之前是齊嘗爲魏盡力者皆有事實今不可考〕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關君長曰比客設辭謂齊爲魏盡力如之請問魏所以報齊乃下文是也〕韓呡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處昌呂反○按秦策云呡欲以齊秦而困薛公蓋呡善齊秦者而今爲趙趙陰講於秦故魏疑齊與秦有陰私〕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上客王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相息亮反○挾持也田文去齊相魏故曰故薛公蓋三人皆齊所不善而魏用之也言挾之所爲如是而反疑於齊乎以上客謂魏王之詞〕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脩甚怨於趙〔詘辭塞也脩飾也言魏王聽客言則必善齊而怨趙也此以下客謂齊王之詞〕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亟去冀反見賢遍反○關君長曰齊數聞問於魏無以見其待我之惡推猶轉也言轉魏之怨以爲趙之好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從子容反○鮑彪曰治猶校也爲王高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言使諸侯相劫而齊竊遣

人甘言和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臣字疑衍丹順及甘也之甘皆人名也偪秦謂偪塞秦而不通私謂陰私講秦關君長曰交定而後當作而後交定言天下事王而不敢私講秦而後齊與天下交定矣王擇言五國事趙與天下事王於王孰利空擇此二者焉〕

【考異】收趙之收高本作抹坊本作攈今從一本高本陰講之講作搆坊本之齊下有人字秦逐作齊逐高本薛作薛坊本薛下無以字高本知作知一本二都作二郡坊本無齊甲之甲字呡並作呡劉本作呡諸本上客作大客今從劉本坊本王固之固作顧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曾本高本亟作亘一本作亙一本作重一本陰重之重作亘坊本五國作三國高本偏作徧諸本使甘作使臣今從一本

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欲與趙謂欲與趙俱伐宋也〕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同○按齊乃至于舉宋之時也百十二字疑當移下章未決天下矣下蓋錯簡也〕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爲于僞反下同○關君長曰趙攻秦則不能救宋故齊得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置猶立也此言所以前日止齊伐宋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復扶又反下同○有

死。必謂有以死報太子之。必有亂，謂國人不和，故內自亂也。此言所以今日可伐宋也。蓋兌聽客取陰定封之說，而欲與齊伐宋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奉陽君，李兌也。此客謂齊王之言，下文乃使衍說兌之詞，當承不聽下。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夫音扶。〇韓魏近秦，故危。僻，僻遠也。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薄，薄瘠也。陰，宋地也。說兌之言止于此，以下與齊王言也。奉陽君甚貪之，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

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illegible]長曰，無大異，謂兌之待齊，必無大異於前。姑待[illegible]謂言姑待耕時已畢，以爲持久之計。觀若陰賞之[illegible]示也。甘，若計夢之甘，悅樂也。言皆欲伐宋取陰，以[illegible]定兌之封。臣疑作邑，蓋言甘之臨之，而待臣忠於齊。以封之，舉宋之事，必大成。愚謂致兵，謂致兵於宋，[illegible]撫循之，循，有保有之有，謂撫循燕而爲後援，以臨趙。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關君長曰，襄安蓋燕人。言效地於襄安，約爲與國，以資臣，則齊果得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關君長曰，宋古今時齊與秦趙相爭欲得，無過爲主，非我則彼，故曰兩地。效地於襄安，則必得宋，何爲惜不可知之地乎。與國，燕也。若齊不得於宋，則與國敢望割地乎。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觀，古亂反。〇關君長曰，觀若觀

兵之觀，示威武也。潰，癰也。擊決，互言也。齊伐天下，如擊決潰癰易也。

【考異】諸本奉陰作秦楚，今從一本。坊本上時也下有已字，不早間有可字。高本德作得，也已之忌作以。貪作食，諸本雖作唯，今從曾本。坊本無姑待已耕四字。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關君長曰，此章似前章殘缺，意者舊或載事同文異者，而後人刊落，亦不可知也。

【考異】高本燕作衛，僻作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罷音疲。五國見上。〇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爲，于僞反。〇散，謂從約解散也。據宋，謂伐宋而據有其地也。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此五國，指齊楚魏燕趙也。言得陰而講秦，則秦雖變約，而無失陰之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以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也。使秦守約，復扶又反，下同。以讀如與。〇已，語助。列子：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言若欲雖不得陰，而必講於秦，則願五國復堅約和

親而講於秦也趙足人姓名見齊燕策雄飛蓋亦人姓名皆趙臣也大吏吏之貴者勉勸勉也韓氓善齊秦者而處於趙見前章若氓在齊二國必除令故使齊無召氓而使秦守約也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令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踦偏也言下五國不堅約而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合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誤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鮑彪曰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之也天下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秦下疑脫秦字天下事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負海謂齊也下文受齊是也中山策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鮑彪以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也天下事秦秦王內韓氓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內音納相息亮反賁音奔佗徒多反○韓氓以下除衍餘皆蓋善秦者公孫衍去秦相魏不善秦而今復合之也吳師道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愚謂王賁韓佗蓋內之於燕趙也曹輩也天下事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

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朝直遙反○抱猶奉持也言魏奉持安邑而致之使秦信己也過責也秦督責趙而已而如魏致安邑言亦不待伐而致地也上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二句蓋錯簡空移下趙宋同命下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塞先北反○氓字恐衍鮑彪曰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關君長曰趙無救援必亡猶不救矣則物自消爍爍乾也乾者毀瘠蓋言國瘠也兵分於齊燕趙伐齊是也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屈九勿反焉於虔反有音又○破猶敝也屈猶盡也按止也秦按兵謂使三晉攻齊秦止其兵攻魏也君按救魏謂趙止攻齊之兵以救魏也西合謂韓魏不支必合於秦也天下事秦秦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案見上。鮑彪曰、勝中山之後、關君長曰、宋命薄亡地、乃趙亦失中山、是二國同命、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無講、謂無講於秦、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按陰即陶、秦以封魏冉、則兌終不得也、

考異 高本齊弗之齊作秦、坊本臣以之以作已、事秦並作爭秦、高本講皆作搆、一本得矣下無得陰二字、坊本堅約下有五國二字、諸本足以作足下、今從一本、高本勉作免、坊本無名呢作無名禁呡、諸本使秦作使臣、今從一本、曽本無不堅之堅字、坊本踦作觭、高本眞海下有內字、劉本衍作衎、坊長曹作楚、無君下又字、一本趙應之趙作起、坊本信作倍、邑矣下無是秦之一舉也六字、劉本無爍字、一本分作孤、高本無救之而三字、一本無救字、一本無救之二字、劉本君有之有作又、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

橫田惟孝著

趙下

惠文王下　凡六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據下文云、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趙合諸侯連橫而伐齊也。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爲于僞反、下爲愛同、上時掌反、訓始銳反、下同、行下孟反、惡烏路反、頒疑當作訓、農夫年穀易地、當作年穀登農夫豐[illegible]、熟曰登、是皆不可至而至者、故可惡而不可喜也。

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數色角反、曾音層、○功力、謂數攻勤力也、陵於韓、爲韓所陵也、言非韓嘗深陵趙、趙怨毒積惡亦不深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在他邦聞、故曰外聞、前、前日也、言王前日專依據秦者、以秦愛趙、而趙惡韓、故秦[illegible]趙憎韓故也。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呑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質音致、言以情觀之、趙功力非數痛加於秦、秦何得愛趙而憎韓、欲亡韓呑兩周、以愛趙憎韓、爲鈎趙之餌也。先、謂不伐韓之前也、出發也、言先發愛趙而憎韓之聲於天下、欲鄰國聞其聲而觀其實也、示、示伐韓也、微少也、貳、攜貳也、言恐天下驚覺其詐謀、故少伐韓、以使諸侯攜貳韓也、與國、謂趙也、韓無救援、故曰空韓、言聲爲趙憎韓、而實欲伐空韓也。臣竊觀其圖之也、議以爲秦計謀必出於是。其、其秦也、議評也、是、指上文所言、此言秦之愛趙、可惡而不可喜也。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夫音扶、下同、○晉國、謂安邑也、言韓亡三川、則魏必滅安邑、是猶如是也、言如說士之計、則韓未窮、而禍先及於趙也、蓋三晉唇齒之國、故其勢如是、此言伐韓之害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云、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是也、是勢異而患同者也。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盡津忍反、下同、○盡、謂盡得其地、沙丘、趙地、扞關、趙關、鉅鹿、榆中、皆燕地也、此言燕近趙也。

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屬音燭、下同、○上黨、韓魏兩屬、故曰韓魏之上黨、挈與攜同、亦連屬之義、謂秦地與趙國都邦壤連屬也、坐猶守也、此言秦近趙也。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句注、山名、禁猶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是、指上文所言也、言趙從秦伐齊、則其患害至于此矣、是勢同而患異者也、以上言伐齊之害也。昔

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著直略反、屬讎通、讎柞酬酢通、〇五國、齊楚魏韓燕也、三疑五訛、盤盂皆盛物器、朝夕所用、言勒功於此器、朝夕酬酢之間覽之、示不忘其功也、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所明知也素服、謂縞素也、[illegible]素避舍、是也、蓋兵敗、以喪禮自處也、言從秦發令、於國服縞素而聽齊韓命、以歸中二國侵地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抵當也、謂以功當罪且見伐、由二國言之、故曰取也、言二國有功於趙、宜為上交、而趙所為如之、恐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事王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韓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天下必以王為得、疑當作齊必以王為德、蓋天下沸下文而誤、得字音之誤也、不代而收之、故為德也、抱社稷以事、言舉國事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下至二字疑衍文、吳師道曰、就者、屈服之、收者、收結之、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卒子律反、重直用反、〇卒盡也、

〔考異〕坊本時下無至字、喜作善、曾本非曾深陵於韓也、作非素深於韓齊也、坊本王前作上前、諸本議以為秦計謀作議秦以謀計、今從一本、高本五百上有千字、羊腸作羊唐、坊本腸下有害字、今從秦、坊本通於下無燕之二字、五國上無昔者二字、齊韓、高本作韓一字、坊木作齊一字、今從一木、高木軹作枳、諸本明上無所字、今從一本、坊本抵作邸、事王下無者之二字、高本無收齊之齊字、坊本得韓作得齊、下更有齊字、諸本抱作危、今從曾本、高本則齊之齊作韓、一本齊下有韓字、坊本韓慕之韓作齊、一本制作至、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質音致、內音納、背音佩、予音與、令力丁反、除不令章內皆同、夫音扶、卒子律反、〇不逮、不及先王也、不令、不善也、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閼與、上阿葛反、下音豫、將子匠反、幾音祈、大敗之敗必邁反、〇閼君長曰、挾當作夾、言咎救趙夾秦軍以制之、幾邑名也、

〔考異〕一本焦作應、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鮑彪曰、同、鄭人、鄭在趙之南、愚謂博士、博洽之士也、吳師道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閻若璩曰、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少詩照反、〇草鄙、草莽鄙野也、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狂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好呼報反下同○或曰狙喜當作狂噐字音之訛也晉語董安于以戰功爲狂疾愚謂此說得之意意度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說始鋭反下同喜許記反行下孟反○不受謂不聽受人之說兵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受先王之傳異於無天下之累者）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操七刀反賁音奔斷丁亂反○持兵盡地名也時當作特字之誤也荊慶成荊慶忌皆勇士也關君長曰出猶過也宿若不宿內之宿夕亦夜也言不過一夜而人必危害之）今有強貪之

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鬬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索所白反塗樂同）

考異　高本傳作傳臣固之固諸本作故今從一本坊本受作愛諸本鬬作國今從纂坊本圍作欒無將字

樓緩將使伏事（使所吏反○吳師道曰伏事隱秘之事也）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盡津忍反復見上扶又反下賢遍反下同○緩以伏事出使恐讒興得罪故以以斯言要王也）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寄託也王不違緩意以爲緩憂外患故曰致書於所使之國而厚託緩令以無憂也）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非肉不食謂其貴也左莊十年傳肉食者謀注云肉食在位者寅然上下必有闕文鮑彪改作宋然之未知然否）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中牟趙邑也反謂叛趙吳師道曰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擴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爲至犢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濟子禮反下同○陵地墳墓

之地也命謂命有司也安平君田單也）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夫子指平原君也之所之之猶而也關君長曰當時稱夫子方今則稱君愚謂與難得地而求將於他邦可謂國無人矣）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守手又反塞先代反○奢馬服君名也）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

單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齊也不然邪音耶○茹肝涉血之仇謂困苦必報之仇也不然言奢意異於平原也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處昌呂反復扶又反○趙之強爲謂不爲強趙也令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敝乃引其兵而歸數色主反令力呈反○杜拒也言惟拒燕將而已不能成功也餘子衆子從軍者盡於溝壘言不用其力於戰伐徒盡於鑿溝築壘也

羽毛即羽旄也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夫音扶盡津忍反○闗君長曰夫指安平也安平爲將則盡兩國兵力必無能利而無明知此者矣是奢豫論安平之詞愚謂奢言止于此以下記者之詞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懸釜而炊兵師道以爲此時或有水患杜預注左傳云方丈曰堵三堵爲雉是言困苦而少功也

【考異】高本城合作城令一本無陵字坊本城邑市作城市邑高本無下城合二字三下有令字坊本作城合令一本無令字今從之一本子作字坊本甚也作甚哉高本敝作習之二字坊本同今從曾劉本坊本無城下也字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相息亮反○吳師道曰都平即安平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餽餉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說音悅○問疑當作謂闗君長曰車曰輓人曰餉謂轉送軍餉民不得耕則挽饟不可給軍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謂兵略也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夫音扶下同斷音短下同薄迫各反○吳干吳之干將也按荀子彊國篇注引此干下有將字然呂子疑似篇相劍者之所患

劍之似吳干者由是則不必補將字矣薄猶迫也質斧質之質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操七刀反刺七亦反焉於虔反○難謂難得也脾近刃處也蓋他劍脊厚則鋒不入脾薄則刃不斷而干將不然是其材之所以難得也鉤劍頭鐶也字書無罕字疑夾之訛夾與鋏通劍柄所握者莊子周宋爲鐔韓魏爲夾鐔劍口旁橫出者須疑頭之訛蒙謂以三物蒙劍首也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鮑彪曰集言平時圍集非烏合也今取古之爲萬國

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數色主反○關君長曰單三萬之兵數歲不能攻之乃行還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能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鮑彪曰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方比也方也猶爭也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索所白反○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足當城之一隅何之言攻城野戰皆不可用以三萬之兵無所可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鮑彪曰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九　後彫園藏

［考異］坊本都平並作平都無用者之若字高本服下無君字坊本類作謂毋並作無兩作二罕作罕鐔作譚曾本須作頊一本便操問有恐字坊本君無之君作若高本十萬作十餘坊本同今從纂一本三下無百字坊本七下有不字高本兩國作而國坊本同今從一本

孝成王　凡二十七章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太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質音致下同強其良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同○太后惠文王威后長安孝成母弟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左師官名林西仲曰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曾才能反○穆文熙曰以病亦知太后下罷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關君長曰言雖自恕亦以太后爲憂也入有郄則邪入爲疾忌言疾故曰郄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以答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鬻粥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嗜猶甘也太后之色少解解音蟹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少詩照反下同○息子舒祺其名也林西仲曰最少則不知成立不肖則不能成立衰則不及其成立衰憐則當代計其成立也黑衣戎服衛王宮割愛使離左右也暗射長安君身上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十　後彫園藏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填溝壑謂死也言願及己未死託之林西仲曰雖少不堪役恐過此老臣死後無以自託也暗射太后身上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異殊也齊策異貴於此者何也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燕者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甚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除爲王之爲餘皆干僞反下爲長同祝之又反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

矦若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趙之爲趙上趙氏下趙國也謂晉卿爲諸侯主謂簡子襄子也）曰微獨趙諸矦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微非也）此其近若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奉音俸下同○挾藏也重器謂金玉）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予音與○山陵說見秦策）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乘繩證反）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林西仲曰人臣非骨肉之親尤當以功勞自致）

考異　一本讋作龍坊本盛氣上無太后二字一本無入而之而字坊本無而恐之而字曰老上無太后二字一本鬻作粥坊本於身下無也太后三字願令下無得字高本官昧作官沒坊本亦作沒今從一本坊本無矣字劉本爲之泣作而泣之祝坊本念作今下關無字之甚作之祝高本長爲作長有坊本同今從曾本坊本趙主作趙王其子孫作子侯尊長安下無君字封下無之字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矦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若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他徒多反下同○事役也不能猶不足也展轉猶反覆也）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行戶剛反恐丘勇反）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大守大守其効之（令力呈反下令使令相令公同守手又反下亭守其守大守同○韓興兵疑當作陽城君）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卒子律反○挈瓶挈瓶汲者賤者也守器即謂瓶也言挈瓶之人其智猶不失守

所職守之器猜疑也謂疑其不智也守守兵也不能卒謂戰敗不終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矦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應於陵反才裁通）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使所吏反下使者同）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故固通○

（中絶、謂國都與上黨中絶而不相通。）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夫音扶、下同。內音納、下同。被皮寄反。〇穆文熙曰、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愚謂、上地、上流之地、即牛田水之上流也。）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未見）

（一城、謂未見得一城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關君長曰、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此說在趙受命之事、有詔、謂趙王告勝以謂太守之言也。集、安集也。）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處昌呂反。爲于僞反。〇勉、疑當作俛、字音之誤也。食之、謂食封戶也。）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兩事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恐下以空餌釣鄰好、致中成長平之敗、死乎。）

考異　坊本一軍臨滎陽、作一萬臨勞陽、一本無韓與之韓字、坊本臣失作臣太、亦其作其亦、無臣開二字、錢劉本牛田作牛甲、戰攻之戰、一本作城、一本作齊、高本此大上無七十二字、坊本受地下無趙字、勉作兔、守地下無而字。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復扶又反。卷卷勉反。趨音趣。〇關君長曰、言不惟軍敗、都尉又死、王怒之甚。愚謂、卷甲而趨之、欲潛軍襲秦也。）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所所吏反、附使平、餘皆同。）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

（夫音扶。〇言講之成否、由秦非由言講者。）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其不之不音否、邪音耶。）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從子容反。恐丘勇反。）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〇內音納、下同。與平陽君爲媾、謂與趙豹相議爲講。）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於陵反○顯重，謂顯重鄭朱，以示中講於天下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卒子律反

考異 坊本無不勝二字，復作係，媾皆作講。一本無秦知二字及成字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所白反，下同○私謂私意之所思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十五　後彤園藏

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夫音扶，下同。為于偽反，下為秦、為王、為足同。相息亮反，焉於虔反，長丁丈反○相室見秦策。鮑彪曰，稱是人不子之也。吳師道曰，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予音與，下同。以猶以為也○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見賢遍反，下入見同○關君長曰，言文飾之說，非實為趙計之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吳師道曰，此脫簡，誤在此，又以為章首者。此策非邯鄲解圍後事。關君長曰，是非說趙王之言，蓋史文錯出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以猶以為也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復扶又反，下同○言秦以其力不能取六城，倦而歸，而趙割六城以資於秦，是助秦自攻也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十六　後彤園藏

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盡津忍反，下自盡、必盡同。彈徒案反。令力呈反○彈丸之地，喻小，即謂六城也。內，內地也。言虞卿誠不知秦力之所至，以為倦而歸，故此彈丸之地猶不與而講也。今不講，來年秦復攻，王不得不更割內地而講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任音壬，下同○任，保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負親已見。啓關通幣，言使幣出入於關。齊，同也。言秦與趙交同於韓魏。取，收也王

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自盡言數割以講此自盡其地也）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五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

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罷音疲挑徒了反　關君長曰挑誘也秦復求地趙不與之則秦怒而攻之是前資之地徒為棄物而誘秦見攻之禍也）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益增地也其計謂求地之計）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難乃旦反說音悅斷丁亂反○疑天下慰秦心關君長曰使諸侯疑趙善於秦而慰安於秦怒趙之心也鮑彪曰瓜分言分其地如破瓜然）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愈恐當作何）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

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并音併　關君長曰固乃固執之固已止也言非固執無予地而止　鮑彪曰韓魏本趙與國與齊三　愚謂易道猶易地謂強弱相易也趙始困於秦將割地為和今取地於秦而結三國之親是趙強而秦弱也故曰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使所吏反○秦聞趙合於齊謀伐己而懼使來約和親樓緩聞之懼誅逃去也）

考異（高本上非臣間有人字坊本二八作二人為賢上無之字無下秦既解至于而講二十四字一本趙也之趙作我坊本攻以之以作為無王又之又字高本下所至間有不字坊本告虞卿下史有虞卿二字守而之而作亦以五之五作六下以五王五同一本無益愈之愈字坊本無必盡之盡字無是不之是字）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
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
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釐音僖、閒紀莧反、復扶又反、下同、發使之使所吏反、
下王使使事同。○以齊故、言以齊不稱、故秦亦失之、昭字恐衍、閒君長曰、魏既救趙、而實畏秦、欲已無敢、
使謂曰、秦所以急圍趙者、以齊已弱、欲趙尊秦爲帝也、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林西仲曰、猶疑其既尊爲帝之後、未必罷兵、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
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

何矣令力呈反、下同。○林西仲曰、閒何能以解秦圍、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
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不能去、謂不能使秦兵去也、閒君長曰、已敗長平、今不能卻敵、所以不敢言事也、魯連
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
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爲君之爲于僞反、下
爲一爲、卻爲人同、見賢遍反、及下而見同、○召當作紹、或古字通、即下文紹介、傳賓主之命者、林西仲曰、平
原受魯連之責、而不答其言、欲其與衍相見、看其議論何如、以爲決擇也、平原君遂見辛
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

見之於將軍東國、謂齊、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
林西仲曰、其意以爲外閒人、不豫人國家事、見之無益、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
辛垣衍許諾泄之、謂已言於魯連、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
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
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從子容反、以猶以爲也、鮑焦、
周時隱者、惡濁世、抱木而死、事見韓詩外傳、言世人不知鮑焦非世而不顧死、以爲無自寬容而取死者、
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己志、則見居此圍城之中、以爲爲一身計者、猶世人於鮑焦也、連志下文所陳、即是

也、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
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上首功、秦法斬首多爲上、與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權使、以權詐使之、虜使、以奴虜使也、閒
君長曰、過、謂不惟稱帝於國、而及於他邦也、愚謂、遂正史記作爲政、當從、言秦縱肆爲帝、不惟於其國、而爲
政於天下、過天下之民、皆受其權使虜使之害、林西仲曰、東海在齊之界、赴海而死、不肯西向也、○上鮑
焦句、愚謂、欲以助趙、答下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且言不爲一身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
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
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

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惡音烏、下惡能同、邪音耶、下同、○林西仲曰、上言士民受秦帝之害、此言列國受秦帝之害、梁知秦帝而害中於梁、自危懼、前助趙、不待於使也、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朝直遙反、下同、藩音蕃、卒子律反、下同、○關君長曰、後往、猶後於往、言齊後諸侯而未往也、愚謂赴告也、天崩地坼、謂天子崩也、天子下席、謂嗣王居倚廬也、

叱嗟、怒斥聲、而汝也、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爲天下笑、謂威王見笑也、關君長曰、彼謂秦、外之也、言秦爲天子、固當如此責於齊、無怪、言其必然、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夫音扶、從才用反、下而從同、○林西仲曰、言非欲尊爲天子、受貴備之責、實畏秦之故、人得不奉爲帝、猶僕之從主、雖受責備、無可如何矣、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說音悅、固、固執之詞、讓衍固執不通、使之默而聽也、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

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爭音諍、○帝字疑衍、言昔者紂既脯醢諸侯、今秦爲天子、亦得烹醢梁王矣、何爲與秦俱稱王、終就脯醢之地乎、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十太牢、蓋當時待諸侯之禮、筦鍵也、攝北也、建其壯也、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也、膳、侍也、牡、籥也、籥鑰同、投籥、言下其牡、閉關也、杜、內中曰、言魯不肯以齊爲帝、不得入於

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倍音佩、○關君長曰、倍謂不當也、北面、主人受弔之位、設之南方也、周禮殯於西階上、主人東階上西面、則當殯而立也、閔王將下東階上南面弔之、令主人去其位、北面於殯南以受之、故謂不當殯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湣王不入弔也、林西仲曰、言鄒不肯以齊爲帝、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飯扶晚反、含音唅、○事養謂事也、養幼也、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飯含、言鄒魯國弱小、其臣貧賤、不能備生死之禮、然且齊欲行天子之禮、拒而不納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乘繩證反○林西仲曰鄒魯之臣至賤與僕妾等猶反不如彼而欲帝秦尤賤之極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予音與處昌呂反○吳師道曰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閒君長曰讒儳通賤也）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庸常也）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二十三　後彫園藏

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將子匠反○陳仲龍曰魯仲連與平原辛垣衍談于圍城之中而秦將知之者間諜精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難乃旦反賈音古）

考異（高本無客將之客字今齊下有湣王二字坊本湣作閔今從鮑坊本無能去之能字錢劉本請召之請作爲坊本請召間有爲字錢劉本介而見作交一字坊本無君者之君字彼秦下無者字禮義下無而字死矣作死耳齊楚下無則字諸本坊作所今從一本坊本然吾聞有則字快作快高本庫作東欲令之令作舍納乾間有于字坊本退而聽朝作而聽退朝無俱據萬乘之國六字梁王作梁王曾本今日下無而字坊本適會下無魏字軍引作引軍）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爲于僞反下爲君同夫音扶下同○頓壞也二字疑衍言解國患者平原請救之力也）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將子匠反相息亮反下同○吳師道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是也謂言平原無功能而受封爲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二十四　後彫園藏

相以親戚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言始受封爲相不以無功能辭讓之今一解宗國患猶足以塞責而不足以爲功而今求益地是親戚不計功而受封國人計功而受賞親疎異法不可故不如勿受之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令猶教也）

考異（坊本力下無也字纂忘下無人字坊本故作也一本國相作相國）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

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王使曰使之使所吏反下而使使若若使
使者同〇曰諒之曰當作有下文有攫之有當作曰互誤也諒毅親受命而往至
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
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權若使有罪願
得請之言請罪狀奉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
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
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
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難乃旦反〇言小事大事皆從
其所令也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

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
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
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
數色角反葉舒涉反下同閒音問〇啗食也嗛愜也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
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夭烏老反〇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夭不
翔不至者惡傷其類且恐其及己也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趙王畏懼秦怒行殺戮於趙豹平陽則葉陽涇陽必恐其及己矣是傷其心也秦王曰諾勿

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
而厚遇之惡烏路反與音預稱尺證反〇稱謂稱其意也

考異坊本無往賀之往字一本齊作弱一本無親受之親字坊本若使下有者字高本奉而下有西字坊本請今作請令高本親寡君下無之字衣服下膳啗下並有使字坊本無其幣之其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以友之友謂厚禮親之也張洲曰欲得之故友之
以疑間於趙范雎爲魏使齊內嫁厚禮之用此術也芧舉爲姚賈謂趙王曰賈
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
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
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爲于
僞反〇言令王逐賈則是二國得其所欲而王之忠臣有得罪也故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能用忠臣而折
斷二國招之也

考異坊本無魏以之以字劉本友皆作交坊本招之作之招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
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相息亮反從子容反下同之建之之猶於也涉孟蓋擴
人故讎之也言以趙之弱而據於建信君讎涉孟所以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故也以齊不從
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
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
是強畢矣言雖以從爲有功然齊不合從則建信君當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之從
惡交於秦哉分猶離也言離齊而合秦也強畢謂關強之計畢於此矣以上言從不合則必不得不損也

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〇知音智、秦分之秦、齊亡之齊、吳師道以爲衍、是矣、兩君、謂建信春申也、擇疑釋訛、之適也、猶取也、言離齊唯楚趙從、則無功而惡秦、離齊助秦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二君奚舍有功而善秦、取無功而惡秦、而爲智哉、言二君必不然也、蓋客游說之人也、

考異　高本君安之君作者、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秦分之分作合、功之下有與字、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陽而梁危〇相息亮反〇按下章曰、今收河間、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據之、呂遼蓋秦之所重者、而魏殺之、故秦怒伐魏、魏兵敗、失亡北陽、而梁危也、衛屬魏、衛亦魏也、河間封不定而趙危按秦策、趙嘗以河間十二縣賂秦、秦以封呂不韋、秦策所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

故封不定、秦趙爭之、故趙危也、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〇倍音佩、文信、呂不韋封號也、言不韋不得河間、有三晉倍反之憂也、今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〇魏殺呂遼之耻未滅、而趙收河間之患又起、加之以三晉倍反之憂、是文信之憂所以大也、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從子容反〇上章曰、齊不從、建信知從之無功、此言三晉疑從之無功也、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文信憂大、而魏心疑、故秦魏之構、不待割地而成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令楚魏攻齊、而秦從其後、獨攻趙吞滅之、如是、則齊趙必俱亡矣、鮑彪曰、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

考異　坊本無或字、北作兆、高本而趙之趙作齊、坊本無侯字、構作講、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〇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〇從子容反、爲于僞反、

考異　坊本章末過下無矣字、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

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〇夫音扶、將子匠反、大敗之敗必邁反、罷音疲、下同、易以豉反、〇敝、謂疲敝之卒、守、謂守邯鄲也、守者之者疑衍、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以弱越承強吳之敝、吳亡而越霸、況以強秦承弱趙之敝乎、

考異　高本謂作請、坊本拔下有然字、者下無以字、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應於陵反下同○言雖無以君之命而命之而臣固將有進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夫音扶累力委反○關君長曰某世以前言自今以前不但一世）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僕平原自稱也）

［考異］坊本固作故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令力呈反○少多猶薄厚也）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夫音扶黏女乙反○黏黏也關君長曰因猶依也言有所依托令鴻毛飄於風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乘繩證反下同○漳滏皆水名所欲謂稱帝連橫之類比言趙之強足以依托也）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粱臣竊為君不取也（易以豉反為于偽反○張居正曰不可得猶言不可知）君曰善（吳師道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坐才臥反長丁丈反）

［考異］坊本黏作黏纂功成作成功坊本秦不下無能字

建信君貴於趙（盖以色見貴寵）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過音戈○顧反猶還反也韓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還反而至席坐者蓋王迎之故不直進也）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令力呈反下同○客即魏牟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言驅後車者不敢斥其乘車謙也為治也）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

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治直吏反不說之說音悅王說之說始銳反為王之為于偽反○前郎中指郎中在王前者）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敗必邁反虛音墟戾麗適予音與○虛戾見秦策艾美好也男女適稱閻若璩曰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此幼艾指建信君男色是也）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適丁歷反○駕驂以二人喻馬也角競也適當也言先王有犀首馬服之良以與秦競逐而秦能當其鋒也言

秦強也、憧憧、往來不絕貌、椅轄蓋通、備車兩旁植木也、闕君長曰、難謂壞車、故曰折轄、言必爲秦所敗矣、

【考異】坊本令工下有人字、高本先王作兆生、坊本適作避、椅作轄、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罷音疲、令力呈反、臨丁亂反、○刺疑當作制、字之誤也、言制斷諸侯之事、關君長曰、有不言者、猶有不可言者也、言葺荷內外重任、獨斷治事、必過失多大、有不可言者矣、因其過失、以言王

而重罪責之、此應乘驥而御、任重而軸折、以喻不勝多事而敗、此應獨斷二句、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期音基、

【考異】高本曰下無君字、坊本無曰字、今從一本、坊本萅作葺、一本作膂、高本軸令之令作今、坊本拜下無受字、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從子容反、下同、惡烏路反、○獨猶特也、以猶以爲也、言天下合從者、皆惡秦也、而秦特以爲趙惡秦者何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殺呂遼收河間事、皆見上、言魏殺呂遼而天下交魏、今趙收河間、秦以爲天下合從、由趙收河間、是收河間、與殺呂遼同、秦之所以特以爲趙惡秦也、君唯釋虛僞疾文信侯

猶且知之也、釋舍也、虛僞、謂始賂秦以河間、今復收之也、疾急也、言舍虛僞、而實以河間急封文信侯、如是、則秦猶且知趙不惡秦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言從而有功、則河間可必得矣、無功、則趙且亡矣、今收之、而何益於趙也、

【考異】坊本合從作公從、高本是作於是、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釋作飾、僞下無疾字、無功下無乎字、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相息亮反、○官之丞相、謂使爲丞相官屬、吳師道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鮑彪曰、言己待之厚、彼不宜無禮、

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商賈之賈音古、之賈之賈音嫁、夫音扶、司伺通、○司時、謂伺物價貴賤之時也、已甚也、言伺時察賤而買之、雖買之貴、而比於貴時、則甚賤矣、察貴而賣之、雖賣之賤、而比於賤時、則甚貴矣、此言良商不與人爭、伺時買貴、雖暫居貨、而卒能獲大利、以諷建信亦能不與文信爭、觀時而動、雖暫屈、而卒能得伸也、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卒子律反、斷音短、○羈束也、按汲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一年、執于李、于羈文王于玉門、呂子武王不忘玉門、蓋當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亦羈於玉門也、太白旗名

也、此言文武不爭、得時而成大功、以申明上文之意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伉抗同、爲于僞反、○言今不能抗衡以權力、而責其少禮、是不觀時而與人爭、乃不如商賈也、

〔考異〕高本文王下有之字、坊本魁作彝、玉作王、斷作斬、伉作抗、

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魁音介、與尬同、○係蹄、用繩繫獸蹄者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言係有國、非直如虎係其軀、而王視建信之身、非如虎愛其蹯、有急則必決去之矣、

〔考異〕坊本魁作尬、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聞音問、夫音扶、○北堂、蓋深宮也、召兵、言內應者召秦兵、故其急如此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衡横同、○贊當作贊、守之誤也、說苑梁王贊其羣臣而議其過、贊聚也、

〔考異〕坊本連下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說音悅、守手又反、○關君長曰、饋、進食也、墮墜也、人有驚怒墜食、以不墜食、明其不驚怒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使扶又反、使者之使、所吏反、要一遙反、○合、合戰也、要邀也、言二國合戰、必有二疲、因以兵邀而擊之、則可多割取地矣、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爲于僞反、○言居外從事於便宜者、皆信王之不疑也、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爲于僞反、下爲王同、令力呈反、○名、尊名、寶、土地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

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重見之重直用反、恐丘勇反、○重見猶難見也、偏謂偏黨於一國、取行於王、謂取己說行於王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以猶使也、循順也、尊名、帝號也、名、謂稱臣、趙已稱帝、則列國稱臣也、前可見、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

天下。言趙無齊則不得不重有齊之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孰熟通。輕王謂使趙無齊以輕王也。

考異　坊本書趙下無王字。高本趙王下有使臣與後尹五字。實作寶。一本群作君。臣爲作爲臣。無成其私三字。坊本私者也下無非然二字。取行下無於王二字。曹本脩作倚。高本秦臣以下有爲字。一本已作矣。坊本無之故之之字。高本無燕韓之韓字。坊本安得作安能。一本無得無之無字。坊本無足也之也字。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從子容反。

下同。關君長曰。齊不合從。故趙欲伐之。齊請效地。趙以爲不須合從。因賤趙莊也。而齊明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齊必不效地矣。爲于僞反。張懃盡敗從者。言齊不欲合從。故效地。今聞從之不成。則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考異　高本畏從下有人字。坊本同。今從劉本。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相息亮反。下同。延進也。謂延請也。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向許丈反。爲于僞反。刺七亦反。鮑彪曰。柱國楚官。蓋趙亦有。客謂章。愚謂言章若死。則下疑建信殺章。欲以專事。必怒而誅之。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交謂王與建信之交也。言建信畏章爲相奪權。而今見其死。以爲己與王之交終身不敝。向因令知己爲之。以爲德也。

考異　一本終身作齊。

馮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爲于僞反。下爲燕爲大同。關君長曰。無若下無獻子之家之無。言不有二國也。愚謂言吾所以爲諸侯所尊重者。以不有二國故也。以明非爲燕也。蓋王實爲燕逐之。而忌之故云爾。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忌猶曰爲燕。以雖之故。王仍爲之辭。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行猶爲也。

考異　坊本秦三作秦王。一本燕一作燕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見之之見賢遍反。下見人同。接手交兩手也。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倍音佩。倍謂背其師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夫音扶。下同。庸常也。鮑彪曰。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關君長曰。庇亦廕也。庇桑猶翳桑也。陰乃

寸陰之陰、晷景也、陰移、謂少頃之間、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姓名未著、謂未久也、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以上忌攄客之言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外臣、忌自言也、恐王亦如服子、故問之也、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考異］坊本言而作言是、授作受、高本授天下下有傳字、坊本同、今從劉本、坊本無趙王曰甚善馮忌曰八字、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扣息、晁改、錯七路反、虛音墟、戾、厲通、一善而倒、當作而善、趙王未之應也、客曰、郭偃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郭偃、卽孤偃也、韓子曰、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商鞅亦嘗引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云云、見新序、盡其書當時有存者也、雍癰通、呉師道曰、桑中有蠹、以膏流、流於外、如癰潰然、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便婢綿反、辟音嬖、近附近之近、爲于僞反、○便辟、近習嬖幸之人也、優饒也、言愛之甚、孺子見秦齊策、此客言桑雍之義、如是、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暉當作暈、或古同字、韓子曰、日暈圍於外、其賊在於內、暈、日月傍氣也、其賊在於內、所謂食於烏兎也、以喩權臣枉法於外、由嬖寵蠹惑於內也、所憎、謂權臣、所愛、謂嬖寵也、言外備權臣、而內或嬖寵也、

［考異］坊本得相作得買、今治作今將、高本郭偃作燕郭、坊本同、今從劉本、曾本法作滿、桑雍作柔雍、劉本作柔癰、坊本上雍下無者字、近者作人一字、之乎作之於、

悼襄王 凡一章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爲于僞反、計中之中、丁仲反、○關君長曰、郎中沮王割地以贖、而反怨留之而絕好、故曰空絕、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關君長曰、厚猶多也、君謂文信侯也、言必勸王多割事君以贖之、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關君長曰、因鈞言、與春平接厚意也、

［考異］高本泄作世、一本謂作請、

幽王 凡二章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相息亮反、下相秦相。秦下甲而攻趙。孰同。○吳師道、以與守為衍、是矣。守假官也。據下文曰守小官、則非國相。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說始銳反。尚音常。為大之為于偽反。下為大為趙必為同。○設謂假陳設其事、下文即是也。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治直吏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將自餘皆同。○之皆指秦也。馬問而王答也。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

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遠猶棄也。於因疑倒、當作因於計。因猶依也。言依於馬計謀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說音悅。惡烏路反。○張居正曰、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從子容反。下約從從事同。○銜疑得訛。亡失也。言諸侯恐中失與國而己國危也。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易敵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閒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卒子律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鮑彪曰、為刀筆、謂尚書也。筆以書扎、刀以削其不當者。關君長曰、兵首猶戎首、此謂將也。謙辭、言惟守小官、未嘗為將也。愚謂遇謂與秦遇而接戰也。趙王不能將。不能用馬為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鮑彪曰、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勞力報反。○上客、尊客也。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

過半年。期音基。○武安君、李牧也。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高誘曰、曲邪也。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令力呈反。○惡猶毀也。按下章使趙蔥顏最代武安。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數色主反。數讓也。飲人以酒曰觴。捍疑當作挿、字之誤也。匕首、短劍、其首似匕。挿匕首、如欲刺王然、故其罪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恐丘勇反。○繓、武安名也。病鉤、謂手臂拘攣苦

鉤之狀、故背短、接續也、振捆未詳、要之必器材名也、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爲誘曰、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諮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刺七亦反○縮据通、引也、司馬門、宮門也、諮鄒通、離也、東京賦云鄒門曲櫬、蓋別門名也、徵義未詳、疑當作贊、惠文王策、兵下之劍、贊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柱、蓋諮門之柱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終上文不過半年之言、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茲乎司空馬嗟茲、歎辭、歎其言不違也、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去司之去起呂反、

考異一本使守之守作臣、高本惠數作悉數、一本受之作受地、高本卻作郄、坊本可成作有成、高本無請爲之爲字、趙賂下無之字、坊本願作下無之字、高本筆作筐、一本作奉筐、坊本小官作小吏、兵首作兵臣、而弗之弗作下、劉本捍作押、坊本捆作櫬、曾本作櫚、一本誅作殺、高本過司馬門、作過司空馬門、坊本言之作之言、茲作嗞、劉本無茲字、坊本以爲作以讚、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數色角反、將子匠反、惡烏路反、間紀莧反○趙軍當作趙葱、史記作趙葱、

考異坊本三作五、

凡三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

横田惟孝著

魏上

桓子 凡一章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不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索所白反。下同。予音與。下同。任音壬。恐丘勇反。重直龍反。厭音饜。○關君長曰。得地於鄰國。而欲復索他邦。不能厭足。天下必恐。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關君長曰。命受之天。而不能要焉。天惡其驕盈以奪之。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憍智伯。敗必邁反。○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質如韓子。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質。的也。魏不予地。智伯必加兵矣。是爲智氏兵質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說音悅。

〔考異〕坊本憍作驕。質作資。梁作狼。亡作亾。

文侯 凡五章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難乃旦反。索所白反。朝直遙反。○韓聞文侯告趙之言。趙聞其告韓之言。二國各自知魏和親於己。而朝之也。

〔考異〕坊本侯以之以作已。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將子匠反。遺唯季反。盡津忍反。

〔考異〕坊本師作斯。一本無之肉尚三字。其作且。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就亦成也。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音扶。下夫物同。坐才卧反。好呼報反。○而先之而讀爲如。若也。先受坐之士。謂才德爲衆所尊重者。入猶就也。言就其室而問也。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莠草似苗者。幽言其色盛也。禾粟苗也。驪牛之黄。謂黑牛而黄雜毛也。武夫石似玉者。是言所以不可不參驗也。

考異 坊本夫郷之夫作矣、曾劉本鵰下無者字、坊本鵰作鵰、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樂音洛、焉於虔反、○虞人、守苑囿之吏、可不一會期哉、言不可不一往會其所期也、

考異 曾本不作無、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 謂張樂也、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 比音毗、○不比、謂不和也、樂有左右部、左高、謂左方之聲高也、 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樂音洛、○樂官、謂以治官爲樂也、聾於官、謂不能審諦於官也、

武侯章 凡一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鐘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 坐才卧反、王于況反、下同、重直用反、○附、附益之也、 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汶岷通、○彭蠡、洞庭、皆湖名也、 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 夫音扶、夏戶雅反、○天門、卯伊闕也、天谿、河濟也、盧睪、山名、伊洛、二水名、 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釜滏通用、被皮寄反、○孟門、山名、漳釜、二水名、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 從臣之從才用反、降戶江反、并音併、○言在德不在險也、 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史記曰、封吳起爲西河守、

考異 坊本無豈字、一本鍾作錯、高本侍坐作侍王、然重字、一本無信不之信字、高本保也下有是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左彭右洞間、並有有字、高本唯右洞間有、今從一本、高本汶作文、坊本夏上無夫字、高本盧睪作盧罪、曾本作盧罪、一本睪作澤、坊本高下無也字、

惠王章 凡九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 將子匠反、說音悅、○鮑彪曰、樂祚、趙將、賞田、閑田以待賞有功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 夫音扶、○直而不倚、謂直立而不傾側、揀擊、撓亂也、言擊亂敵兵、而不避其強也、 前脈埊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 前猶豫也、脈通衇也、 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

王之明法也縣音玄、賞罰信也、○言見敵之可擊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爲于僞反、下同、○右手執桴、故云爾、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索所白反、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長丁丈反、○迹功迹也、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盡津忍反、○既亦盡也、是記者之詞、

考異 坊本揀作棟、一本撓下無而字、高本避作辟、坊本壄作地、一本巴作已、高本無擊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揜作掩、劉本盡作既、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即猶若也、後漢桓榮傳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御庶子、官名、痤之家臣也、爲若也、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王固不知鞅、以爲痤有別所薦舉、而薦其家臣、故其言如是、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出奔西之秦考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聞之、謂聞痤曰勿使出境也、此記者之詞、

考異 一本爲弗之爲作若、高本出奔作己奔、坊本同、今從劉本、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燕烏賢反、後國名倣之、不後音、○山陽君、魏人、見楚宣王策、蓋是時在韓用事、而客謂之也、三國、梁燕趙也、關君長曰、韓已滅鄭、而有之、言秦勝三國、必有梁、三國勝秦、其力雖不足以攻秦、秦亦不能救韓、故足以取鄭、愚謂二者皆非韓之利也、故不搆講三國以攻秦、

考異 坊本章首秦下無韓字、

麗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麗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質音致、下同、夫音扶、○自爲知、謂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先至、謂身猶在途、而讒言先至也、太子罷質而歸、葱果不得見王、言王信讒也、

考異 坊本察之矣之矣作也、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本作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本作後果不見麗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上觴、以酒飲人也、下觴、酒爵也、楊西仲曰、酒以成禮、酒酣矣、復請舉觴、以涉於甘酒、魯君與避席擇言

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令力呈反
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疏踈通○關君長曰遙溯必亡擇其知戒者言之
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和戶臥反覺古孝反○關君長曰不嗛不足也蓋言餒而思食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朝直遙反推吐回反遠于萬反○關君長曰南威美人名之語助
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樂音洛下同○彷徨猶徘徊也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調徒弔反與音餘○白台閭須皆美人名
梁王稱善相屬 屬音燭○相屬屬酒相勸也林西仲曰頗服善

【考異】坊本梁王作梁主一本無令字南下無之字強作剛崩作崇彷徨作方皇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 將子匠反下同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蓋王謂惠王乃惠王之后太子母也太疑作與或衍言太子勝齊則以理止其行樹德於太子太子戰敗而不還理必爲太子立爲王矣
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 少詩照反○孫子臏也二人皆齊將
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爭音諍○言理必立爲太子太子則必爲王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將子匠反下同過音戈○太子太子申也
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 客即徐子也關君長曰效言也四字移之術下亦通
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 幷音併○高誘曰益亦過也不勝則太子滅矣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愚謂還則無戰敗之患而終能有魏故曰百戰百勝之術也

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 高誘曰彼謂韓戰士也以太子之戰爲利而欲盈滿其志意者衆多也愚謂是言所以不得還以勸太子不顧其止之者而浩然還也
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 上時掌反北背佩又如字○高誘曰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
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卒子律反○高誘曰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夫音扶、疏踈通、○度、法度也、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屬音燭、○屬猶結也、魏代趙、齊救趙而與之戰、故曰、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所謂即上文得度知計是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朝直遥反、下同、○變服、折節、謂變易人君之服、出中折人君之節、言魏自畀而朝齊、則楚王必怒齊之強暴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罷音疲、○游人而合其鬭、謂令人游說於楚、以與齊合戰、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臣畜、謂以臣畜之也、張丑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　九　後學閔齊伋裁

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得朝禮、謂齊魏和平而得諸侯相朝之禮、下楚、謂下兵於楚、言與魏和親而伐楚、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戾魈詣反、好呼報反、○定猶擬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內音納、將子匠反、戾必遇反、戾、疑當作王、

考異　坊本卑作甲、高本暴下有於字、

惠施為齊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令力呈反、質音致、下同、○聞君長曰、此說往事也、又曰、惠王太子申死、而鳴欲皆謂太子何也、不知公子為嗣者、亦謂太子與、王欲見之聞君長曰、鳴久質於齊、而惠王欲見之、此說今事也、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說始銳反、長丁丈反、內音納、○楚納高而立之、則是齊抱空質也、王病留太子而不歸、則是不義也、

考異　高本為齊作謂韓、

襄王　凡十章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雨于付反、壞音怪、○至牛目、謂雪積甚深也、羣臣多諫太子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　十　後學閔齊伋裁

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更音庚、下更日同、○弛猶展也、謂展限更期葬日也、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復扶又反、○官費用、謂官費財用也、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惠公、惠施也、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欒音鸞、除、一見之見、

餘皆賢遍反、和脈通、夫音扶、爲于僞反、下爲及同、張知亮反、朝直遥反。〇欒、漏流也、和、棺頭也、墓爲漏流所缺、故棺頭見也、出、出棺於墓也、張朝、陳設朝位於墓上、使羣臣百姓見之也、韓子患上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言下欲不後於葬之期日、棄而成事、不免於不思親而欲亟葬之嫌也、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黔首、謂民也、黔、黑也、言其頭黑也、呉師道曰、禮祭儀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

小功也哉。令力呈反。〇此記者之言、

考異　一本惠公作薛公、一本公並作子、高本張下有於字、坊本又令下無魏字、因又作又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徐州之役、楚敗齊、見惠王策、太子、太子申也、

考異　高本恃王下有齊楚二字、勝齊下有敗字、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從親同、說始銳反、卷音權、曾才能反、〇鴻溝汝淮潁沂皆水名、陳許鄢昆陽邵陵新郪黃煮棗海鹽無踈長城河外卷衍燕酸棗皆地名、廬、田間屋、廡、廊下周屋、已、止也、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訹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卒音猝、被皮寄反、夫音扶、下同、〇不下於楚、言富強不在楚下也、訹、誘也、不被其禍、言魏有秦患、而橫人不任其禍、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藩音

藩、〇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也、受冠帶、受秦冠帶制度也、祠春秋、春秋貢奉、以助秦祭也、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句古侯反、下同、散悉但反、差初佳反、乘繩證反、下同、〇散若散人散木之散、散卒謂罷散不彌用之卒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騎奇寄反、〇司馬貞曰、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厮徒、謂斷養之卒、陳子龍曰、韓魏逼秦、地形相錯、非可以險阻自固、須堅意力戰、乃可自立、故李子諸以精兵利器爲言、所以鼓其氣也、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臣也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貫音致〇偷苟且也孫子遠曰蘇子自趙來以趙王為主故以此言切制魏國用事之臣恐其撓之成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綿綿微細也縵史記作蔓蓋通借蔓延也言微細不絕滋蔓難除也毫毛謂樹萌芽也柯斧柄也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并音併使臣之使所吏反〇在大王詔之之言從約之成否在魏王言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　一三　後彫園藏

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主君大夫稱謂蘇秦也

考異 坊本汝下有南有二字東下無海鹽二字曾本疎作胥坊本埊皆作地無埊名之埊字曾本同曾劉本無罪無過此者五字坊本賢王作賢主曾劉本無六百乘之乘五千匹之匹字劉本質作實坊本無求字縵作蔓人奈作若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并音併下同相息亮反下同閒古莧反〇三川南陽皆韓地間音長曰約猶急謂迫窘也言張儀攻三川魏乘其間隙以急代南陽也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言助伐之〇史厭未詳何人趙獻為楚臣走謂韓合楚也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鮑彪曰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相息亮反下同令力呈反〇其言儀言也止于是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言魏所以相儀者欲得地也今與秦伐韓則南陽必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言少委地於衍以為其功則魏不勞而得地必悅以責衍而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計絕秦而不相儀合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魏以衍為相也

考異 坊本信作然曾本作便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二　後彫園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齊破燕故伐齊而存燕也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埊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敗必邁反下遐嫁反〇三國楚魏燕也下楚謂卑下於楚也失謀謂欲得六城而不得也樹怨謂將與楚伐齊故二國皆怨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虛音墟〇乘丘趙所侵於齊地虛頓丘許鄢陵皆魏地南陵九夷內沛皆近魏地此言齊楚合則伐魏近地以迫之也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觀古亂反為趙之為于偽反縣音玄〇新觀蓋楚所許六城之地也事敗謂政不行民不和也驅逐遣也言魏雖得新觀而道塗二國通為節制若政不行民不和則趙必得

之是爲趙驅民也、故行民知而二國不通、則不得有之、是有之之功、縣於二國也、此言魏雖得六城、而不能自用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令力呈反、〇賞疑貸訛、儀以其說不行、教公仲令請魏王以飢故貸韓王以近河外之地、而移民就食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言移民於近河外之地者、陽爲飢故、而陰爲救齊攻南陽也、是儀爲對以懼魏王也、此南陽魏地、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言二國合、而韓欲攻南陽者、無異故也、將以王遇秦卜其向背、王若不善遇秦、則韓明知魏情、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此記者之詞、

考異　下楚下高本有楚趙二字、坊本無、今從一本、高本楚而閒有趙字、曾本魏王弗聽也以下、別爲一章、高本斥作斥、坊本萆作葦、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爲于僞反、〇按楚策、善上有猶字、言軫雖在魏、猶善事楚、爲楚求地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說始銳反、〇反於楚王、楚策作得復於楚、此衍王字、言以儀謂軫善事楚之言、爲反於楚之資、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關君長曰、軫尚在魏、故云先也、

考異　坊本章末楚下無王字、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令力呈反、相息亮反、〇軫時在楚、關君長曰、悟當作牾、逆也、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公謂父也、關君長曰、湛疑作甚、以相召之、亦甚者、是可以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智。韓策、鄭彊載金入秦請伐韓、故此云出秦也、以應止行爲智也、以下皆彊之言、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夫音扶、〇軫在楚、魏恐齊楚合、故必重迎之、楚不善軫者、欲其去、故必勸王多車以送之、此言令止而不行、二國必如是、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既得重迎而後行、示二國重己、至宋稱疾而留、使人謂齊王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東東來齊也、鮑彪曰、以嘗所迎魯侯者迎之、重之也、愚謂此言齊待之必然也、

考異　坊本悟作倍、曾本作猎、高本智作知、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爲于僞反、〇爲助也、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言凡小事猶可否相半、況大事宜有可否、而群臣皆以儀爲可、是其事之可如是其明耶、群臣之智術如是其同耶、是未可知也、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塞先北反、〇塞、擁蔽也、言其可未明、智術又非皆同、則必可否相半、

而皆以爲可、是有半以爲不可者、雖敵而不通也、所謂劫主强從者、失其半以爲不可者也、

［考異］坊本那而之而作亡、有其作其有、劫主作劫王、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相息亮反、下同、○齊楚惡儀、而魏相之故、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令力呈反、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惡烏路反、復扶又反、○欲復攻其敝、言若齊楚欲乘魏疲敝而復攻之、而魏既事秦、秦救之、則二國不能當秦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考異］高本魏必聞有魏字、坊本遽作遂、

哀王　凡二十五章、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相息亮反、○章首謂臣二字、鮑彪所補、今姑從之、蓋儀時相魏、韓朋欲逐之、而又與公叔不善、故客言如是、此設辭也、以下乃謂儀之詞、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公仲、韓朋字也、入穀當作合、公指儀也、言朋聞客謂齊王之言、則恐己之廢、必不合齊以逐儀、反據儀於魏、如是、則儀無見逐之患、

［考異］高本齊王作秦王、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除王使皆使、不使餘皆同、過音戈、○謝、謂辭謝不見也、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事、謂欲以所行之事告之、蓋行謝以異日見之、故曰、不得待異日矣、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惡烏路反、下同、○言何爲徒飲食而無所事乎、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蕭君長曰、收、置此謂之移、天下之事、諸侯國事也、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乘繩證反、下同、關者長曰、言李從出使、衍居其國、可以令諸侯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數色角反、令力呈反、○故、謂舊好也、謁告也、謂告暇也、旬五之期、謂十五日也、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屬音燭、下同、○鮑彪曰、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

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倍音佩○因猶依也言以國事依託犀首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扶又反）

（相息亮反○鮑彪曰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

考異（高本飲食而無事下有無事必來四字坊本廷作庭王王間有魏字無又字高本三十作三千坊本其行作其使）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

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相息亮反下同敗必邁反爲于僞反乘繩證反間古莧反從子容反○期猶待也行人官名以百金間遺行人也安安間也從容閑暇也）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勞力報反○言遇於衛約外魏之事遂敗也）

考異（孫本載作齎）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令力呈反語魚據反○言無多割地而和）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闗君長曰更加曰者則恢說其由也言無多割而和成則秦重和也必與王遇以無多割而和不成則秦重魏也人惡其貪冒必莫令魏割地以合於秦矣）

考異（坊本無曰和之曰字孫本無和成之和字）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將子匠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爲衍之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車衡中兩馬曰服其外兩馬曰驂闗君長曰牛驥性異遲疾不同因不相得者而責同車之任乃所以不能百步也）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

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考異（坊本獨上無王字一本驂也間有之道二字）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音扶下同輕遣政反易以豉反○闗君長曰言謀困之後雖直言易而事機已去矣不可復用也）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難乃旦反予音與○）

（釋舍也、卒二士所帥之卒也、言二君見其危、必與援兵、）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從才用反、下敗必邁反、）

考異（高本又言下有有字、一本二士作二君、）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盡津忍反、爲于僞反、下皆同、敗必邁反、將七羊反、○從中敗臣、謂需在君側敗行之事也、將亦請也、）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外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

何也（股掌猶股肱也、闕君長曰、毋恐衍文、愚按、史記貨殖傳、寧爵毋刁注、漢書音義云、毋發聲語助、此毋或亦然、言外之天下、內之羣臣、皆不可以解說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令力呈反、○外之二字疑衍、入猶與也、胡如猶何如也、）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相息亮反、○吳師道曰、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考異（坊本敗臣作敗君、一本作敗之、高本毋謂上無外之二字、今從一本、）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右左猶先後也、中道半途也、言文衍先齊韓而後魏、以是用魏舉事、半途而不可、若王左右無人、則無所聞知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此十一字疑他章錯簡、闕君長曰、滲作湛、移置章末、事下文意方順、愚謂若然則之國二字衍文、）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舍置也、外心猶二心也、）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碕哲夫曰、二十三字、蓋上文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十二字之注也、誤入本文、）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身王身也、厝亦置也、）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考異（劉連前章、曾別爲一章、坊本同、今從之、高本也蘇聞有而字、坊本王且作且王、劉本無爲之之之字、無身利二字、一本無而便之而字、坊本而便間有國字、）

史舉非犀首於王（史舉、即甘茂所事者、）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令力呈反、下同、○先生指史舉、也、言因史舉不受國、而令王致邑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數色角反、○錢福曰、史舉蓋張儀羽翼、故數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史舉始非衍、而今數見之、故王疑而不任也、）

考異（坊本無衍請之請字、）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蕃（蕃魏地、韓乘間圍之、）成恢爲犀首謂

韓王曰疾攻薔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薔（爲于僞反○交臂謂交手拜之釋解圍也楚魏合則韓危矣故不如解薔圍）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薔乎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薔易矣（罷音疲易以豉反）

考異（坊本薔作黃若戰下無而字）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又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爲于僞反下爲天同說始銳反下說一以說同○關君長曰條條直大道也達通也言諸侯四集自大道達梁如輻湊於轂愚謂韓并鄭楚并陳鄭陳即韓楚也言自韓楚至梁皆地平而近人馬不及疲倦而至梁也）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故鬪通○鮑彪曰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爲之關君長曰庾疑作康嫌通愚謂以上言魏地小兵少而易攻難守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此言離自立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下同○合史記作令此恐誤此言從不可恃也）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卷音權○捲爲從主故事言趙）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無有而恃之○挾史記無國字此恐衍以上言不事秦之害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枕之鴆反○此言事秦之利也）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輕遣政反易以豉反北音佩又如字○適如莊子適人之適之適秦之所欲弱莫如楚令攻之而適其所欲也史記無內字此恐衍移禍於楚故曰嫁禍此亦言事秦之利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此言不可不速事秦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惡音烏）

畜飾、猶大言壯、搖扼也、瞋、張目也、切齒、齒相摩切也、皆奮激之狀、覽攬通、言爲其辭所中覽取、臣聞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沈、直禁反、○以上言王宜不爲從人所眩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惷、書容反、藩音蕃、○惷亦愚也、餘見上、

考異　坊本不過千里、作不至千里、阻作險、要糧糟庚、作乘糧漕庚、纂一本作粟糧漕庚、劉本不親作不合、坊本爭作事、曾本燕作然、坊本道絕下、無從道絕三字、高本多然作多言、興恐字、及東伐之代字、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爲董慶謂田嬰曰

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質、音致、敗、必邁反、爲董之爲、于僞反、內、音納、○魏爲疑當作爲魏、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言令楚疑魏有計也、

考異　坊本伐楚下無魏字、旰作盱、劉本作干、坊本無爲董慶三字、一本貴作舍、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儀自秦之魏也、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內音納、下同、復扶又反、長丁丈反、○闗君長以子長將立、而已老不可事く、故惟其家爲重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言丑之事王、惟國爲重、若老妾家爲重、故拒王迎儀也、魏王因不內

張儀

考異　坊本家作豫、

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闗君長曰、依召文子、似時在齊、惟需宵在梁、蓋二人欲加罪於衍以逐之、而相中田文也、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相息亮反、下同、○闗君長曰、彼、指嬰也、言其言行於齊王、而魏相其子、則必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倍音佩、○衍令文子背二人也、鮑彪曰、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善衍、善衍則後背其所善、

考異　高本坊本章首有魏字、今從一本、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數令力呈反、下同、乘繩證反、○言二子乘車數鈞、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此十五字因上下文誤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言因待使之輕重、而測交之厚薄也、楚欲令楚重己、故然、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考異　坊本無乘數鈞三字、鈞二子止聞之十五字、作鈞二子者將測交也八字、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夫音扶、樹臣庚反、易以豉反、去起呂反、○穆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徇之也、可與達者論之、

考異劉本劍作倒、曾本無衆則衆則字、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相息亮反、下皆同、○昭魚、楚相也、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爲君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假魚爲梁王說之也、下文對曰以下、乃說辭也、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

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長主、謂才德優長之主也、右左猶先後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此八字、鮑彪以史記補之、今姑從之、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也、言三人皆以其國事魏、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而欲代太子爲相也、吳師道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亦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乘繩證反、○說辭止于此、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考異一本無者以二字、高本坊本君其作若其、劉從之、本坊本皆以作不以、一本無持字、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蓋儀相魏時也、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見賢遍反、聞古莧反、○吳師道曰、見者、謂引見之人、嗇夫、小臣之名、愚謂、見者、蓋最強所因以傷儀者、而儀使己臣爲其嗇夫、聞伺之、故無敢傷儀也、

考異高本聞作閒、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令力呈反、○按東周策曰、謂周最曰、魏王貴合於秦以伐齊、是魏欲與秦伐齊、而今周最入齊、秦王以爲魏令最結好於齊、故怒讓之也、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

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爲之之爲、于僞反、趣音促、○爲王疑爲主訛、言魏之所以爲從主、通交於諸侯者、以最主從約也、今最遁魏入齊、則齊魏交絕、諸侯知齊魏交絕、則必不從矣、齊無通交於諸侯矣、魏之事、秦亦無齊累矣、若秦欲急伐齊、則趣趙而已、魏固不俟命矣、按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故曰趣趙、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相息亮反、下同、○按下文、秦欲召信安而別置相、故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爲于僞反、下爲其自爲同、說始銳反、要腰同、○當、謂當於心也、下吏、不斥言王、也、謂不斥王所患也、要領之罪、謂斬刑也、今大王令

人孰享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令力呈反、下同、塞先北反、執事、謂執行政事、即相也、塞趙、謂令魏不通趙也、益勁、謂趙交魏益堅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夫音扶、惡烏路反、舍音捨、下同、乘繩證反、難行之難、乃旦反、下搆難同、處昌呂反、下同、〇鮑彪曰、魏信、即信安、省言之、愚謂、智能、謂魏王以信安為智能也、使人、即令執事之人也、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舍事、即舍萬乘之事而退也、謀者、謂用事者、舍去之舍、疑當作合、我、謀者自我也、上下猶進退也、以上言召信安之不可、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離力智反、〇尊之以名、謂秦以信安為己之用而相魏也、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　二十九　後彫園藏

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行下孟反、下遐嫁反、〇招質皆的也、房玄齡管子注云、招者、的也、所以招射者也、桓子策曰、為智氏質矣、是也、言秦兵獨伐趙、猶矢集的也、以上言用信安之有益、臣願大王察之言廢信安與用之之利害、王當察之、

考異　坊本當並作黨、高本下不必作必不、顧下無為字、一本信也之也作亦、曾本令王作令王、高本之所下有以字、坊本則趙作則魏、趙必作趙亡、高本事王作事主、以魏間有韓字、坊本主事作生患、其過作過其、高本拱多作拱之、

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為質姚宏曰、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失國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也、字書無之、愚按、朱大復管子評云、啎與迕同、質音致、〇約二國之和、魏太子為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敗必邁反、〇還反也、負背也、為糞猶言化為糞壤、諱言其死也、言魏背秦、則秦必殺魏太子、所謂還也、太后坐而王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令力呈反、〇關君長曰、王泣猶為王泣、王因太后言、疑太子見害、酸棗魏地、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為周之為于偽反、〇為期與我約、猶言為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上　三十　後彫園藏

與我約和之與也王以爲秦必不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知先伐之處昌呂反○處猶坐也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下遐嫁反○言秦與與國共伐魏高誘曰昭行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經東周故也

考異　坊本部作幡而王作王而

秦楚攻魏圍皮氏皮氏魏邑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合於秦爲于僞反下同恐丘勇反下恐許同王何不背秦而只後章曰魏王之懼也見亡矣意正同懼謂以有亡形而懼而合於秦也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

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背音佩下同內音納下同扶又反下同○內太子以兵子爲質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欲上疑脫楚字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illegible]又復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質音致○疾攻急攻也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考異　坊本楚攻下無魏字之恐下無也字矣作也高本合作舍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斂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鄢陵魏地皮氏見上言二國於理不合下文所言即是也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惡烏路反下同○無公猶言無知公也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其人謂翟子之徒也公必之公衍字是翟子之徒告齊王之辭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和故因通令力呈反○不已善謂楚惡魏之事王也是齊楚所以不合也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爲于僞反下爲公同○關君臣曰猶惟一國而合魏以不敢據猶依也今以二國之重與外兵所因之楚

以輕庸則王不敢據也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言出地以和秦[illegible]由楚亦皆同無實[illegible]而和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說音旋予音與相息亮反疾急言轉也言楚轉兵與秦合攻魏魏亡以懼因其懼以汾北予秦而和是由楚爲和也汾北魏地合親謂秦楚魏合親也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說始銳反意意度也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首事謂雖秦楚同攻皮氏而秦爲之首兵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言無用攻皮氏對曰臣願以鄢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

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與魏謂卞拔而解兵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己絶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欲講攻於齊言欲和秦與攻之皆由齊之所令齊王之言如是是主兵之辭也惟主兵而已不救其難也怨顏怒見於顏色也齊又救楚絶交魏有亡形故王懼也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

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按控也謂不急和也此吾事也猶言此吾任也疾言應之速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庳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必得皮氏也

［考異］坊本謂樓作爲樓無楚還之楚字今作割國之下有所字曾本今公作今攻庳高本作庳坊本作庳並字書無韓舉作庳宇彙引策作庳庳同今從之高本主兵作王兵坊本救矣作救也曾本按作親高本必爲作必不齊外下有於字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事如有事於顓臾之事謂攻伐也不出於計謂不出於王計慮故云熟計之以攻梁爲不可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要腰同夫音扶斷音短恐丘勇反蛇徐予反所謂率然也示疑當作刺下下疑脫之字秦策曰斷秦之要絶楚魏之脊文意正同天下山東互言之也要人身上下之中脊左右之中亦互言之此見亡必恐言諸侯見魏有亡形則必恐及己也必大憂疑當作大憂必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爲于僞反南方謂楚也王不吳師道曰必恐當作不

聞湯之伐桀也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試用謂用兵也吳師道曰密姞姓國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爲湯關君長曰之字疑衍言得弱而後能服強也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以弱言以伐弱楚也秦果南攻藍田鄢郢鮑彪曰藍田秦地疑衍文

［考異］高本曰臣作曰昔今梁者作今梁上坊本中身作脊一字高本無夫字坊本弱天下下有不字高本坊本廣下有大字今從曾本坊本湯之作湯知秦國作秦欲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令力呈反

［考異］高本連下擁疾攻大梁章鮑本擁秦作秦擁一本與作如今二字坊本無也字

凡五十一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　終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橫田惟孝著

魏下

昭王（凡十五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畢辭割地以講於秦（敗必邁反、下同、令力呈反、下同、○此疑倒錯、當作乘勝而留於境、魏令公孫衍畢辭割地以請講於秦、秦兵留於境、將復伐魏、故魏恐割地以請和也、）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爲于僞反、聽許也、謂許割地於秦、）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

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關君長曰、言魏令趙王重竇屢之行、而厚奉遺之也、蓋使秦知趙重竇屢之行、因揚言、惡謂割魏於奉陽君、言使李兌割魏地、即下文制割是也、吳師道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夫音扶、○關君長曰、以此易彼、謂之貿、抱布貿絲是也、言相仇之深、欲貿其首而死、愚謂、太后、穰侯之姊也、請合於王、謂太后以合周魏請秦王也、）

考異（坊本而令下有之字、以割作已割、）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夫音扶、○固刑疑誤、當作計固、言計固不能有也、燕策曰、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以鄴事大王、言以鄴致趙事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息亮反、○利不過鄴、言戰勝之利、不過得鄴、）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令力呈反、○惡謂二國之交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使所吏反、爲于僞反、）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

於魏而支秦（關君長曰、支猶續也、言秦怒趙之絕好、今又惡魏、則魏亦續秦以怒趙也、）

考異（坊本趙約作約趙、刑作形、一本無趙王喜之趙字、曾本劉本鄴事寡之鄴作國、坊本效並作効、）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背音佩、○中謂居諸侯之中而計者、）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任音任、○任保任也、爲魏之司徒、所謂中也、）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

因獻之秦上地、上黨之地、說見楚策、上黨韓魏兩屬趙、策秦盡韓魏之上黨是也、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已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數色主反爲下僞反、〇契券也、折毀也、券毀、謂無徵、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懼、遽視也、澹贍通、給也、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幷音併、將于匠

反、

考異高本平並作芉、坊本任下無之字、一本必遠間有不字、坊本無己字、無有意二字、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燕策曰、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〇有齊、謂得齊交也、齊善代、而魏拘之、是不啻之甚也、害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有侵虞、故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復扶又反、〇東、謂使東之齊也、燕策可弁考、

考異高本之齊下有韓字、坊本宋埊下不合下、並無也字、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成皐之役、見趙策、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令力呈反、下同、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

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爲王之爲于僞反、下爲王爲足爲之同、〇大國及王、皆指齊也、毋禁楚之伐魏者、二國搆難、則不能與齊爭宋也、剛柔而皆用之、言不論宋強弱、而皆伐之也、不爲逆不爲讎、謂宋弱小、不能逆讎齊也、啗食也、謂吞滅也、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索所白反、〇言秦善魏、而情僞難知、不可以信也、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賓擯通、下同、詳

佯通、堅約而詳講、謂堅從約、而佯與秦和、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從約是也、不可爲、謂不可何如也、無與講、謂無與秦和也、秦權重魏魏冉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重魏、謂重於魏也、或魏字衍、關君長曰、傷猶害也、言客又爲魏王害秦者、恐魏冉覺之、不敢顯其事也、比、比重也、言客不爲魏、而自爲計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焉於虔反、〇陰勸而弗敢圖、所謂不敢顯也、不可、謂不可伐且賓也、去、去與國也、下文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九字、疑當在而焉間、鬻之、謂爲之所鬻也、言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自解自重之資者也、而今王爲客所鬻、以合於秦、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

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己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曾音增、〇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三節也、兵師道曰、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構、必爲秦所伐、則誓蘭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愚謂惟己之曾安、謂惟安己國而已、不敢出兵也、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說見末、論、謂論議計之當否、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婚姻謂之、兄弟、蘇秦曰、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是秦燕婚姻之國也、言燕於齊讎國、於秦兄弟也、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難乃旦反、〇言合讎國以伐婚姻、帝王之所難、而己爲之、此其所以苦也、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最韓餘爲徒從而下之下遐嫁反、〇餘爲、複名、下文可以見矣、燕昭王策有韓爲、豈此人乎、鮑以爲與爲徒交、非矣、陸樹聲曰、下猶折節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醜、愧羞也、扮、疑當作紛、言恐奉陽之徒、伐秦之不決、又身自羞秦紛亂從約、故挾身取爲如下文、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天下之秦符、謂秦符在諸侯者、閉秦關、謂不與秦通、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

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說始銳反、敗必邁反、爭音諍、重報之重、直用反、〇蹙秦既同於伐秦也、蘇脩朱嬰、亦三晉之吏、皆既在邯鄲議伐秦也、往敗之、謂之秦敗宋郭、合秦之約、游字未詳、恐當作要、蓋謂要諸侯盟約之語、兵疑齊說、謂齊請伐魏於秦也、果決也、言以死爭齊王而決不伐魏、鮑彪曰、脩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考異高本坊本並大國作六國、今從一本、坊本毋禁作無、葉高本逆下有者字、曾本不爲讎作而無讎、坊本得地下無矣字、悲作患、高本且劫作且曰、坊本更索作東索、又爲作有謂、高本坊本並而生作而生、今從一本、一本惟己作惟亡、坊本今足下作無今天下、論作聽、高本以燕下無齊字、坊本臣以作臣已、高本編作偏、坊本呡作珉、周最下有周字、高本次使之次作欲、坊本脩作修、朱嬰下

無既字、高本秦權作秦歡、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葉舒涉反、○吳師道曰、葉即奉之訛、李兌也、愚按趙策亦有此事、吳說是矣、其子、兌子也、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朝直遙反、養羊尚反、為王之為于僞反、（　）抱猶奉持也、養邑、供養之邑、有、謂為援助也、

【考異】薜高本作薛、坊本作孽、今從曾本、高本坊本並王乃作王能、今從二本、曾本姑作菇、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卒子律反、還也、春秋僖五年曰、晉人執虞公、杜預曰、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也、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并音併、相息亮反、并猶合也、聲、名望也、言趙強而又合齊、而秦君臣賢、故知趙為心腹之疾、而欲亡之、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考異】高本無先字、坊本取作救、高本心腹作腹心、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為寡重為為起之為于僞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同、夫音扶、下同、○西為趙蔽、謂魏在趙西、為之隱蔽、歃、歃血也、趙與強秦為界、言魏合於秦、則趙與秦接界、其地與民歲危且死亦如魏、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

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關君長曰、恐衍日字、文稱其父、當曰先公子、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數色主反、下同、○國見伐、故出國門、而望見敵軍、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游、游觀之所、或游囿音近而誤也、臺燔游奪、言秦軍入國之深也、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

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易以豉反、○何猶孰也、輸送軍糧也、四國來伐、燕出兵拒之、故曰、道近輸易、以及燕王言行數千里而助魏也、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從才用反、說音悅、恐丘勇反、

考異 曾本無非能之能字、坊本兩王作兩主、臣請作文請、曾本王何利下添乎字、坊本二百作三百、於魏下一本添魏字、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郢疑郭若郊之訛、乘周人乘黎之乘、勝也、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爲于僞反、○陶、穰侯之邑、許鄢陵魏地、關君長曰、齊楚不亡、獨梁亡、則秦以弁其地、乃以冉得許鄢陵、必有駁議、愚謂、此客爲魏王說也、

考異 高本連魏秦伐楚章、坊本北郢作鄀北、得許上吳補攻魏二字、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秦策段産語同、說見彼、

考異 劉本珪作圭、坊本姦作奸、劉本能無作能不、坊本人議下無臣字、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夫音扶、○韓魏壤秦、二國壤地與秦相接、解猶免也、致、來也、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恐丘勇反、爲之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關君長曰、爲政、若疇昔之羊、子爲政之爲政、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從子容反、下同、卒子律反、索所白反、○精猶甚也、支猶止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關君長曰、韓魏方被秦攻、趙已見制、燕亦事秦、六國猶有齊楚、是以不能合天下之從、齊楚並無與國之援、而爭敵於秦、則齊與楚兵皆弱矣、

考異 高本壤秦之秦作梁、坊本必魏間有於字、曾本而於間添歸字、高本坊本並若不下有因字、今從劉本、坊本何也下無哉字、之合下無也字、高本如制之制作齊、坊本荊齊之齊作濟、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令，力呈反。養，羊尚反，下同。○芮宋，魏人也。張洲曰：太后養地，蓋魏地，而割以奉秦者，故收之以激怒秦。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關君長曰：委國於王，猶言以國聽王。王不受，言秦不親魏。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李郝，趙人也。無秦，言不與秦通好。

〔考異〕坊本無章末之也字。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為，于偽反。索，所白反。疏，疎通。○蓋諸侯欲與楚伐齊，故曰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謂勝齊得地以與魏之所便也。不伐魏而與地，故兵不傷，交不變。楚魏交合，則秦不重矣。導齊則秦重矣，故曰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與，音預。○令，疑當作與。事，使事也。蓋魏王令二人與秦使事，而重鼻輕強，故強不欲使秦，客為強說魏王，如下文也。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鈎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惡，烏路反。○言二人性行相反，若晉人楚人帶鈎緩急不同。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傳，直戀反。○舍不之舍，恐行不足以舍之。言守衛之盛，舍不能容。無蔽，謂無守衛者。甚，謂秦輕強之甚。蓋二人之入秦，行裝大異，故曰二之，如是也。言二人性行既相反，輕重又不均，必敗事也。

〔考異〕坊本蔽作蘇。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說，始銳反。質，音致。○關君長曰：徐行不進，求質子於秦，以示將得質而後行。然事必不成，成陽必不入秦。碕哲夫曰：安，按。設言止其行而不發，亦通。

〔考異〕坊本圭作珪，無敢字。

安釐王　凡二十二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敗，必邁反。華，胡化反。○芒卯，魏將也。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為，于偽反，下為魏同。復，扶又反，下皆同。○惠王，魏惠王也。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故國，猶舊都。言燕王噲所都也。昭王立而徙都，故曰故國。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并，音併。難，乃旦反。重，直用反。數，色角反，下同。○此臣，魏大臣所稱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

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夫音扶、下同、盡津忍反、下同、厭音饜、○暴子、蓋亦魏將也、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刼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鮑彪曰、北地、梁之北、非郡、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質音致、○循當作偝、史記作背、可以證矣、言背二國之約、下文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即是也、質、質子也、言必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爲秦所欺、以上大臣父兄之言、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此臣賈自謂也、君、指穰侯、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

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周書康誥之篇、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勝音升、易以豉反、○關君長曰、勝兵、蓋丁男勇力能勝於人者、止謂止而不還、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輕遣政反、罷音疲、○信當作倍、史記作背、亦可以證矣、楚趙救兵在後、故曰倍、三十萬之衆在十仞之上、故曰戴、下當作地、史記作地、陰即陶、穰侯封邑也、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

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魏方疑、謂魏王方疑大臣之言、任當作至、史記作至、所欲、謂所欲之地、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從子容反、○先已講、謂先二國救兵未至、而與秦講、君後當作後君、擇謂擇所與也、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史記兩下有道字、此恐脱落、司馬貞曰、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愚謂、秦既得地、而冉又爲陰啓兩道、故曰又、令當作全、史記作全、言以機會盡得故宋之地、

衛必効尤憚、是秦兵已全、而冉爲其制、如是、則求無不得、爲無不成矣、行危、謂圍大梁也、

考異坊本趙戰下無勝字、暴作罪、曾本縣作雖、坊本可得下無也字、亡作功、亡則下無前字、高本無收魏之魏字、坊本令作今、無作毋、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敗必邁反、華胡化反、朝直遥反、下同、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

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
朝爲後盡津忍反、○有以易名母、謂有他稱易名母以名母爲後、謂後名母而不爲也魏王
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邪音耶、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爲秦爲魏自爲同、祝之又反、○從葬曰殉、
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
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
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
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
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
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內王之內皆納、下同、
索所白反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
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乘繩證反、關君長曰、視楚王、視楚王所爲而計之也、三乘、輕使也、言先楚王未入秦、以輕使急結和於楚、王謂支期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
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應於陵反、下同、○言使長信請於應侯無內王、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
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
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
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

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
將入矣臣今從說始銳反、相息亮反、從才用反、○言將從樓公而入、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
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
之矣恐丘勇反、○乎疑當作許、盖僞病者、呼之於病牀而見之也、恐、言君其自爲計、血濺君襟也、
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
意雖道死行乎意抑古通用、說見秦策、言雖死於道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
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言能使應侯止王之行、

考異　坊本訢作許、不行乎之乎作也、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又臣作其、高本下侯矣無矣字、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
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華胡化反、處昌呂反、期音朞、○鮑彪曰、上謂當其時、愚謂、私、謂自爲計、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
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
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夫音扶、下同、○欲璽、謂欲得秦封受其璽、無魏、言魏地盡、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
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地不盡、則秦之求不止、魏王曰善雖然

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華改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張守節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愚謂、握、握梟而不行也、史記不若下有用字、此恐脫落、魏王曰善乃案其行案止也、言止段崇之行而不遣也、

考異　高本坊本並華陽作華軍、一本作華陽軍、今從一本、坊本能用作善用、高本援作受、坊本姦臣作奸人之、求作求之、案作按、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冠蓋相望、使者往還不絶也、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

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說始鋭反、令力呈反、○令兵先臣出、言令秦兵先且未歸而出、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芒然、疲倦之貌、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音壬、夫音扶、乘繩證反、藩音蕃、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復扶又反、

考異　坊本且並作睢、一本遽作邃、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户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朝直遙反、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違、違趙志也、言使趙不爲從主、范痤、魏相也、從事可移於趙、言趙爲從主、而可以朝人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

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復扶又反、○薄故、猶細事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内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遺唯季反、相息亮反、輕遣政反、○嗣君長曰、痤免相之後、以信陵爲相、故云後

拘也、咫尺猶尺一也、言敵戰之國、而其書疏畧、不可遽信、以魏之故、蓋言以魏爲從主之故、用臣言可用守國者、

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恐其及已也、

考異　高本謂作請、曾本人也作人乎、高本趣作座、曾本劉本司徒作司空、高本便作使、一本無、高本免相下有望字、劉本作室、坊本夫國下無內字、高本之欲作之俗、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好呼報反、行下孟反、施始豉反、○朱己史記作無忌、吳師道曰、朱己即無忌字訛也、愚按、史記非下有有字、此恐脫落、林西仲曰、即敎魏亦擇利而行、非愛魏而施惠也、先徑破秦行、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

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昭王用范雎言、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陽、見秦策、敵國、指魏、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近附近之近、○秦不可親、如上文所言、而與之伐韓而益近秦、不免於不明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夫音扶、下同、○蓋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而國亂也、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盡津忍反、下盡技盡亡同、○鄭地、即韓所取之故鄭國地、與大梁鄰、所謂益近秦者、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故地、魏嘗喪於韓之地、言利小而禍大也、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易以豉反、下就易同、○非無事之國、謂以攻伐爲務、便事、便宜從事也、關君長曰、就易伐與有利、暗指魏也、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復扶又反、閼與上音遏、下音豫、○絕、直度也、閼與、地名、趙奢嘗敗秦於此、林西仲曰、不爲者、以其不易、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倍音背、○道由也、智伯之事見前、林西仲曰、不敢者、以其不利、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林西仲曰、以其不易、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也。背音佩、召音邵、○陳亡屬楚、林西仲曰、以其不利、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衞齊皆在三晉之東、故又不攻、其易與利、無如魏者、故必攻之、秦故有懷地刑丘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故固通、共居庸反、下共莫同、○林西仲曰、韓亡後、秦攻魏、所以爲就易與利者、此其一路也、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雍於用反、○林西仲曰、秦攻魏、所以爲就易與利者、此又一路也、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使所吏反、葉舒涉反、合於韓故魏王使人惡之秦、言使者不敢斥王也、許故許國亡屬韓聽從也、隨猶繼也、言秦從使者之惡、而亡安陵氏、繼之而欲亡許也、南國、謂魏以南國也、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受猶容也、不容、謂絶也、言憎韓絶安陵氏猶可也、秦得魏以南之國、則去梁甚近、而不患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下　二十一　後彫園藏

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間古莧反、墮許規反、數色主反、〇國、國都也、去梁也千里、謂都絳安邑時、史記無餘字、有字屬下、此恐衍、闞闕通、遮也、林鄉地名、文臺、臺名、無韓疑當作亡韓、上文韓亡秦盡有鄭地、可以見矣、去大梁百里、謂秦去大梁之近也、林西仲曰、平日去秦甚遠、兼有韓敵、猶且累得重禍、則韓亡之後、爲益近秦、其得禍百倍可知、自秦非無事之國句至此、總言韓必不可伐、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主而臣海内

之民必不休矣從子容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爲于僞反、行戸剛反、〇質、質子也、鴈行、猶顔行、謂前軍也、頓刃、謂折壞兵刃以戰也、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大時、言時會之大也、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共寧、皆魏地、言異日韓魏中絶、今通其道、衛時屬魏、今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下　二十二　後彫園藏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鄉許亮反、朝直遥反、〇易、謂易而爲秦有、

【考異】劉本厚作惠、坊本於其作其爲、高本坊本並奉作承、今從盧本、坊本亡秦下無盡字、欲得上無王字、諸本之國作之塞、今從劉本、諸本安城作之城、索隱引策作安城、今從之、坊本有餘下有有字、蘭作闌、林鄉高本作林一字、坊本作橫一字、今從盧本、諸本平闞作乎闞、今從一本、高本成也作成矣、坊本知秦下有欲字、諸本之主作之兵、亦從一本、高本挾韓下有魏字、高本坊本並共寧作共莫、史記作共甯、今從盧本、高本魏齊作魏衛、一本甚畏作其畏、諸本章末無矣字、亦從一本、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闘闘必重魏

是并制秦趙之事也難乃旦反、復扶又反、并音併、○不以毀構、言趙不能以毀所之兵、獨構難而戰也、重魏秦趙重魏也、故曰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
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長丁丈反、○言秦趙重魏之後、魏欲諸侯重己而收齊、則趙因荊無齊之救、為魏攻之、欲其合魏收荊、則趙攻齊、亦然、故魏長於山東、而為之盡力、以待其成也、
考異坊本構並作搆、復闘上無必字、一本有必字、而無復字、高本無一闘字、坊本長之下有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
許吾以垣雍說始銳反、從子容反、雍於用反、下同、○說疑謂說、從謂與趙約從以救之、垣雍、蓋韓所得於魏之地、秦許魏以令韓歸之也、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

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
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
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恐魏背己救趙、故以垣雍為約魏之餌也、
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
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
空割也魏王曰善令力呈反、○秦勝、則魏畏而不能責之、不勝、則韓不畏秦、故不能令出焉、秦勝與不勝、垣雍皆不可得、故曰空割也、
考異一本無決間添大字、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
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

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將令之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後謂是後、諸侯謂如齊秦也、事之以藉其威力、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
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相秦者謂相有秦者、或相下脫有字、言遇於秦、且相有秦者、無齊親而畏秦故也、無齊親而合於秦、秦必輕之、獨言齊者、以齊秦匹敵耳、有齊者不
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之矣不若二字、疑當移有齊上、關君長曰、言如是則齊必喜、秦必重王矣、
考異一本梧作郚、不聽下無之字、坊本於王下無之字、齊者下有王字、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
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
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

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
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
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
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
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
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
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釐萊古字通、繒在稜反、夫音扶、勝音升、數色主反、畜稸同、積子賜反、比毗志反、○和子亂未詳、按西周策、魏攻秦、而鄭亡、韓子魏攻荊而韓滅鄭、必有一誤、然則榆關屬秦乎楚乎、未可知也、輯和也、登成也、化猶移、比猶近也、今王
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實秦而久不可知

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賓擯通、乘繩證反。久不可知、言日久則其變不可知、命、政令也、言萬乘之重、宜與衆議而王乃以一人之心爲政令也、）

考異（坊本章首有十字、高本輕越作悍越、畜作稸、賓作賔、）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胥待也、）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

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言攻韓之利害王可自知矣、）

考異（坊本胥作鼻、）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食其音異基。言天下不可一、）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言魏不能支秦、）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兩者、謂天下不可一、與魏不能支秦、）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從子容反。言茲公知兩者、而猶且爲從者、從則重、不從則輕故也、）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處昌呂反。期必也、言爲從而重則從、不然則否、不以從爲必也、三國、蓋三晉、堅、謂從約之堅也、自賣、謂倍從合秦、以自收利也、橫者、魏人欲橫者、讎、即橫者也、關君長曰、言橫者將圖子之所爲、以合於秦、是取子合於秦之資、反資橫者也、）

考異（劉本無久字、一本不實間添以字、）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令力呈反、夫音扶。言魏宜割如寧者二以求講、秦不當歸寧而講也、）

考異（高本講作構、）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

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下同。言秦之攻王也、天下皆曰、王近秦故也、然王實不近秦、秦去而不合、天下皆曰、王弱故也、然王實不弱於二周、是慶反天下之言、言魏強猶足以敵秦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過音戈、易以豉反。言魏強猶足以敵秦、而秦特攻之者、以王爲弱而易制故也、今又見攻而講、是所以彌示弱召攻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 去起呂反數色主反離力智反下同○焦卷也申舒也不申不去欲見之速也行道也楚在南而北行故曰非楚之路也用資用也 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霸王 離王之王于況反數色角反○動舉互言也

考異 高本今者作今之坊本下非楚下無之字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 他徒多反下同為肖之為于偽反令力呈反○身在魏而事齊故曰外臣 宮他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 鮑彪曰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 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 夫音扶言齊必不用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故不如示有魏重也 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言以齊重故有魏重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秦圍邯鄲趙請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之既而魏王畏秦止晉鄙趙請救益急信陵君乃殺晉鄙將其眾救之趙王因自郊迎 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不可不知言不可不知其見憎之由知之則改之也不可得而知言不可知其憎之之由知之則憎深也 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卒倅同關君長曰卒然見趙王言輕遽迎謁而無德色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 下遐嫁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子守同○吳師道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 關君長曰遣放遣也言信陵使安陵遣縮高而將任之胡三省曰欲使

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 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使者大使同道音導○關君長曰不能必使其民猶言不能必使民聽我 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 復白也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 夫音扶倍音佩○關君長曰幸謂五大夫持節尉鮑謂臣高自謂也 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 造七到反○安陵魏附庸

故曰偱魏也、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戸江反、與音預。○襄王、魏襄王也、大府、魏國藏圖籍之府也、憲、法令也、有常刑也、降城、以城降者、亡子、棄賊亡者、此二者、不得與大赦也、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闗君長曰、大位、即五大夫之屬、父不攻子、而無子弑父、與見父而下、是全父子之義、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言使者以安陵之辭反、命於信陵、信陵必怒攻。

安陵、吾已全己、父子之義、而因我爲國禍、是無爲人臣之義矣、吾君、謂安陵也、魏患、即將發十萬之師、是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思息嗣反、○言攻管而不下、思慮困窮、因失言於君也、

【考異】一本、夫下無以字、坊本倍主作背王、子倍作子背、弗致下無也字、造作告、常下有刑字、一本謹作雖、高本謹辭作謹解、坊本我負上無使字、高本負襄王下無之字、坊本無爲作無違、高本服上有素字、坊本使使下無者字、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鮑彪以爲魏之幸臣、闗君長曰、得之、龍陽、蓋封地、若安陵鄢陵屬、據其曰臣爵至人君、及走辟於人之類、則其爲幸臣也、然說者以爲王拂枕席爲牽姬、按佞幸傳、謂以色幸者、與上起卧、安知不爲拂拭乎、後世龍陽之好、亦言男子也、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臣爲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以己既如是、慮王亦然也、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辟音闢、○闗君長曰、凶、謂行惡、詞貌、拂枕席、言與王起卧、因爲拂拭枕席、爵至人君、言封爲龍陽君、患、謂走人辟人、謂朝廷道途、遇之者皆走辟也、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呉師道曰、誤、恐是譏字訛、得之、譏、恨之聲、族、死及族也、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謟也固矣。其自纂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摯、握持也、纂、獿也、言自獿其不善、而繫結於王也、假之讀如假令、我、謂欲進之人也、闗君長曰、此假美人之論、疎遠之人、欲進幹才也、

【考異】坊本爲王作爲臣、以臣下有之字、辟作避、趨王閒有大字、

或謂魏王、王徼四疆之内、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内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

胥臣之反而行。爲于僞反，下同。○從，於王者，謂凡共械當從王首。游，旌旗之旒也。言已欲因先王而繫旒，待兵聚也。蓋欲急伐秦也。胥，待也。行，行兵也。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使所吏反，下同。令力呈反。○使者，即此說者。王，謂楚王也。蓋春申示已專楚也。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言魏王所徵之兵而足矣，不必待楚也。蓋秦示知其情而折之也。

考異　坊本徵作籤。錢本無。高本繫作擊。坊本胥作員。錢本反而作反乃。

觀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以猶謂也。言人皆謂楚本爲強國，而因君用之故弱，於鞅不以爲然。關君長曰：蓋用之得道必強。下有其說。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

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塞先代反。倍音佩。○關君長曰：先君者，言君不用事之前。不使，魏不使秦踰兵於澠隘之塞也。不可，言使秦不可假道中周，倍韓以攻楚也。二句追說往時魏爲楚蔽耳，因知今字誤衍。愚謂今或矣訛。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予音與。○關君長曰：言秦得魏地，與楚相近，兩國交戰之日也已。蓋鞅以爲楚救魏，不使割地以爲蔽，則秦不能伐楚，是用之必強國之道也。愚謂蓋鞅爲魏說也。

考異　坊本觀鞅作魏鞅，弱下有也字，澠作鄳，去上有相字，日也作曰近。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言其次當爲御史者恐不得爲御史也。輸人爲之謂安邑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爲于僞反。敗必邁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爲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因遽置之。起曰令聞王言，故立其次。

考異　坊本有次下無乎字，其法作之一字。[illegible]凡二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易以豉反。○言棄地賂之，不如用其地以守之之易也。變地死之，不如割其地以賂之之易也。當用而棄之，當棄而死之，此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

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數色主反。解音蟹，下同。重直龍反。○質，質的之質。質秦，猶云爲秦質也。言秦魏強弱不敵，以是時變地而受兵，其死必矣。已亡地與城而患不解，又爲秦質而死，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言報呂不韋攻魏之怨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自字宜在內下。執法，執政之臣。長字非衍，則上下必有闕文。輓者，輓車之人也。故，固通。畢，盡也。嫪氏，嫪毐。太后私人，與不韋爭權者。言貴賤上下皆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

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孔叢子以嫪之以作則無下已以國贊嫪毐六字此疑誤衍勝謂勝於不韋也深於骨髓言深入於骨髓也）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舍音捨）

考異　一本能用下無之字劉本北人上無之字坊本贊作賓一本之此作也此高本秦以作秦王毐太作氏太舍作合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已見前）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

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說音悅使於之使所吏反○安陵五十里而今以五百里之地易之故曰以大易小）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長丁丈反錯七路反與音餘○錯置也言無欲攻之意）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怫然忿貌）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搶突）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言觸士之怒如是而和解耳）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夫音扶下同刺七亦反要一遙反○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見史記襲入也傀韓相也事見韓策要離爲吳王闔閭刺王子慶忌見吳越春秋殿謂吳宮殿殿稱始見於此後世專大子宸居曰殿漢書東海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又黃霸傳有孝子貞婦者先上殿註顏師古曰殿者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

言動天文又不止於百萬千里而已二人謂王與士也縞素喪服言天子遇弑天下服縞素也挺拔也）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橈屈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關君長曰韓魏滅亡數語蓋記者餘論以爲總結耳秦王既曰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又曰徒以有先生也雖秦王多變而或無之因知非秦王之言矣）

考異　曾劉本休祲降於天作休烈隆於天坊本且作雎爾作耳三子下無者字

凡三十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終

戰國策正解卷八

横田惟孝著

韓

康子　凡一章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劉淵林吳都賦注引之云、石留之地、瘠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愚謂、留溜瘤三字、蓋古通用。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厚重固、謂險隘也、動震也、言以一里險隘、而震千里之權勢、皆頓地利也、以寡破衆者、乘敵之不意、以伐

其無備也、蓋言以成皐地利、而伐鄭人無備、則必勝矣、故曰、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鮑彪曰、諸稱王、皆非當時語、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大疑矣訛、

【考異】高本連後成午從趙來章、一本一里作百里、萬人作千人、

烈侯　凡一章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除相害之損章內皆息忿文。○林西仲曰、恃貴、一矜寵、不相下、故、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政曰叱、叱直遂反、解音蟹、○林西仲曰、許之使不得安其位、辱之使無顏立於朝、二句所以相害者、愚謂、以救解、謂以人救之、故得解也。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林西仲曰、恐君罪其拔劍於朝、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關君長曰、陰、謂令政不知其所以交之也、其所厚亦令不可知、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薄迫各反、○林西仲曰、交曰爲役、謙詞也、愚謂、薄迫也、言得交之日淺、雖事今迫、奚敢有請、關君長曰、雖欲有所用政、難即言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養羊尚反、下同、供九用反、○仲子、遂字也、脆、小耎物易斷也、嚴仲子辟人。因

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辟音闢、爲聶之爲、于僞反、下爲知爲我同、語魚據反、○辟猶屏也、言有仇、漸示意也、夫人、指政母也、韋昭曰、古者尊大嫗爲夫人、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遂漸示意、故政言如之、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卒子律反、○林西仲曰、始終以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絕望於政矣、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騎寄反、下同、鮮仙善反、夫音扶、下同、睚五懈反、眦士懈反、要一遙反、○關君長曰、此政獨處、似不可言臣、二臣字疑作政、賢者猶貴人、指仲子也、窮巷僻邑之人、政自指也、言仲子親信於己、愚謂、睚眦瞋目貌、濮陽衛地、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

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刺七亦反、下同、就成也、益多也、○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衛、即濮陽也、得失猶可否也、辭別也、仗持也、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

之莫知誰子上時掌反、中丁仲反、呼火故反、數色主反、暴步木反、縣音玄、○東孟地名、抱哀侯者、冀其救也、皮面、去面之皮也、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賁音奔、○林西仲曰、賢指其勇、愛身滅人之名、非政平日自命本意、愚謂、矜自持也、軼過也、孟賁夏育成荆、皆古之勇士也、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列烈通、施以豉反、○菹淹菜、醢肉醬也、言判散之如此、

考異　坊本門下有之字、具酒下有自字、夫人作丈人、一本作大人、史記與此同、坊本以交作以反、驩作讙、井者間有屠字、徒幸而作幸以二字、母在下有前字、待之下有者字、淺下無鮮字、雖作義、高本曰前下無日字、無而死二字、坊本無爲誰二字、高本無請得從事焉五字、韓相下無韓字、坊本族盛下有多居處三字、兵衛下有甚字、與衛下有相去二字、而衛下有侍字、直入下無上字、階下有殺字、哀並作烈、所殺間有擊字、自屠出腸作屠腸二字、高本無暴字、坊本知誰下無子字、高本無嫈字、無曰吾之吾字、坊本青下無而字、非獨下有聶字、姊者下無亦字、菹醢作葅酢、

昭侯　章凡四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韓子無來字、此

恐行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中丁仲反○惟亦思也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夫音扶盡津忍反○微竊也可豈可也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說音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才用反○謂當作以言下聽其請非所以學於申子者也

所學即下文循功勞視次第是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亡音無○亡其猶無乃也求此謂請仕也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考異］劉本無謂字坊本下之謁作之請一本聽並作從謁作請亡其作專為其人作聖人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跕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為于偽反下為大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塞先代反宛於袁反數色主反射食亦反大音太斷音短被皮寄反○倣眞訓谿子之弩注云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徐廣曰韓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愚謂跕蹈也不暇止言發矢之疾續而不絕掩謂矢中心上如掩也吳師道曰脩務訓注云墨陽之莫耶則墨陽地名索隱云劉國有工鑄劍因名劍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劍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膊未詳愚謂皆蒙出文

則大阿合膊亦地或人名盾櫓鞮鍪冑也徐孚遠曰鐵幕臂脛面也吳師道曰按詩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抉即決也索隱云㕮與瞂同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㕮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愚謂以上言地險固兵勁利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夫音扶下同藩音蕃○此言事秦之恥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關君長曰、逆若逆戰之逆、言自己致之也、】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後尻也、言雞口雖小而在上而貴、牛後雖大而在下而賤也、此亦言事秦之耻也、】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考異【高本趙作楚、盧本常阪作長阪、高本坊本跕作超、錢本作帖、今從劉本、合膊、高本作合伯膊、坊本無膊字、今從曾本、史記膊作膊、】

宣惠王【凡五章】

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簡公、齊簡公也、亡、蓋亡於秦也、】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樹臣使友、籍在夜反、○關君長曰、多力卽有力、謂富強之家、籍外權、言外交諸侯、以假中其權、擅其主、言下自擅威權、以脅其主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相息亮反、令力呈反】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馳、走退也、謂韓使陘人走退南陽、而不敵秦、蓋示服也、秦已馳、謂秦已使韓人走退也、】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爲于僞反、○言攻韓得三川而絕其交、不可求千金、是使韓固私府而不貴也、】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

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關君長曰、賂地於秦一也、和秦伐楚二也、】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恐丘勇反、幷音併、鄉許亮反、爲之之】

爲于偽反、選息戀反、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〇信臣、使臣也、古人謂使爲信、下襄王策信公孫郝於齊、是也、楊慎曰、晉人以信爲使者、耒之考耳、又按淮陰傳信臣、謂可信任之臣、過秦論信臣、謂忠信之臣、與此不同、爲不爲能之爲若也、鴈行、猶顏行、管子輕重甲篇云、爭前戰爲顏行、史嚴助傳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通作鴈、見漢推、與禮記兄弟鴈行自別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說音悅、下同、殉、言以死從之、〇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止其行也、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

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夫音扶、輕絕之輕、遣政反、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此要終言之也、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餘論、

考異　坊本必伐下無矣字、無也縱二字、韓必作韓之、困秦作因秦、下多其車重其幣作多車幣三字、並一本、肆意作肆志、高本坊本並因我作告我、今從一本、劉本伐矣作伐也、坊本楚下無因字、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陽佯同、不實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好呼報反、施始豉反、行下孟反、〇內、婦人也、此所謂陽也、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正言、不諱也、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考異　一本陽作揚、

襄王凡三十二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爲于偽反、下爲大爲敝同、說始銳反、厭音饜、〇此言韓地小而惡、民食不足也、

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廁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塞先代反、見賢遍反、〇廁徒、見魏策、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者、爲若也、徼亦塞也、取徼邀之義、此言兵少也、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跿跔音徒俱、勝音升、數色主反、〇摯猛也、曲禮摯獸在前、跿跔跣也、跿或作跣、見類篇、科頭不著兜鍪也、貫頤奮戟、言貫頤而猶奮戟以戰、關君長曰探前趹後、非謂疾走也、按淮南子、有䠷有趹、趹訓䠷乃踏也、馬走不探前足、蓋言駿馬立地善探前踏後而欲走也、蹄間三尋、此謂馬走勢疾也、言前後蹄間三尋騰躍而走也、愚謂此言秦兵馬多而勇駿也、山東之卒被

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被皮寄反、除怯夫之夫、餘皆音扶、賁音奔、○徒、空手也、裎、裸也、秦策頓足徒裼犯白刃、無幸、謂無幸免也、此言秦之與山東強弱不敵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從子容反、比毗志反、○註亦誤也、此言從之害、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

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斷音短、塞先北反、○上地、上游之地、鴻臺桑林、韓臺苑之名、此言不事秦之害、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說音悅、使臣之使所吏反、○爲猶助也、此言事秦之利、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

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藩音蕃、

考異　坊本摯作鷙、趹作蹶、一本三尋作二尋、高本無騰者二字、坊本無騰字、今從曾本、一本不事秦作不成秦、坊本順楚作順趙、攻楚下無爲字、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使所吏反、下使臣同、○日儀之曰猶謂也、太宰、楚官也、使楚留使者、以其間圖儀也、蓋彊爲韓計也、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請疑謂訛、致猶還也、上庸楚地、秦嘗取之、謁秦之秦疑當作大、鮑彪曰、彊僞爲楚使、自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秦王怒其專制、張儀畏誅而走也、

考異　高本因西作因而、坊本謁下無秦王二字、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秦策印作抑、是也、餘已見、

考異　坊本達作徒、印作市、錢本劉本作卬、

秦闓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質音致、○藺離石祁、地名、以質許地、言得趙質子、而許與之地、韓趙合、則樓緩欲以趙合秦之事必敗矣、事見趙策、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魏合韓趙、則樓鼻爲魏欲合秦楚外齊之事必敗矣、事見魏策、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倍音佩、○韓得趙魏、則甘茂攻宜陽之事必敗矣、言不能援也、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敗必邁反、翟強爲魏欲合齊秦外

楚者、事亦見魏策、言以成陽、封翟強資之、則必爲之矣、楚惡魏合齊秦、而必敗之、則合齊秦外楚之事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此疑錯誤、當作秦失魏、則秦必敗、宜陽必不拔矣、須則之訛也、樓廪翟強皆爲魏欲合齊楚於秦、而令魏倍秦、則秦合於齊楚之事必敗矣、魏倍秦合韓趙、則宜陽必不拔矣、

考異坊本連下章、兵作地、高本無韓趙爲一之趙字、坊本敗之作敗矣、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鬭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舒亮反、下同、復扶又反、〇按史記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也、禽走獸總名、言逐獸困急、猶能奔觸傾

覆車、自以爲必可以封、言公仲自以爲秦必可封己也、解中桂陽、皆秦地名、小令尹、楚官名也、私徒、家衆也、鬭於秦、謂與秦鬭也、所謂禽困覆車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爲于僞反、下爲韓同、〇當猶敵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斷丁亂反、〇復白也、不得親於事、言不得親斷國事也、彼、指郝茂也、黨於韓魏、

是其所以失之也、自爲貴、言黨於楚、而必以爲無變、非所以貴、而獨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謀其變、謂謀楚多變也、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韓先後委國於郝茂、而不因壽、是壽之所怨、故曰、公之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万疑當作反、言許歸武遂之地、及宜陽之俘民也、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鮑彪曰、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解音蟹、走則候反、〇潁川本韓地、而楚有之、故曰寄地、過、尤之也、攻、史記作收、此恐誤、鬭君長曰、過楚、謂與王謀楚變也、收韓、謂善韓以備楚也、收韓、則楚不能爭強、故曰、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善事者、謂不獨秦利、而亦爲壽善也、取齊之取、猶收也、言欲以魏韓合齊於秦也、拔宜陽者甘茂、而爲壽功者、蓋韓人怨茂而不服、今壽善韓則服也、安之、安宜陽也、合二國於秦、則宜陽無虞也、誅責也、齊魏合而不和於秦、以之爲罪責之也、無事、無所事也、

考異坊本章首韓作爲、一本鬭作鬪、坊本吾合作吾令、備楚作侍楚、高本是公間有以字、茂無

間有之字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爲韓之爲于僞反下爲諸相爲同○關君長曰首疑作資此下必有缺文愚謂爲使也珉爲疾謂使珉疾也趙孝成王蒙萱之軸令折矣蓋公仲欲合秦而珉議不必合秦故客云彼公仲以秦勢能詘珉而秦之強資之珉乃可使疾苦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絶地形關君長曰此五十九字前後不續似他章錯出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比昵志反○關君長曰大臣私

助諸侯而輕己國故羣臣比周大臣以蔽其上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從才用反○關君長曰王位正謂王躬臨政也從臣謂侍從臣與近臣互言也事謂交通輻湊以車輻聚轂喩貴賤相聚以事其上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内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關君長曰郝欲以韓取齊者不可謂疾也疾疑作收爲大之爲恐衍言不貴郝收二國則大臣不敢私交諸侯而輕己國矣愚謂郝嘗因

郝而秦不受是禁羣臣外交也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交於秦矣外諸侯内羣臣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陳陣同辟音避幾音機○吳師道曰四疑當作而愚謂韓陳謂宜陽之役也我指韓也關君長曰茂黨魏又約和楚趙而反敬魏講三國於韓蓋說茂私交諸侯也其攻宜陽因王之所欲猶驗校之蓋猜其敬魏而且攻宜陽又嫌其外交也吳寛曰數稱其明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關君長曰言願令公仲以國待於王之所爲而無由左右侍從臣也

〔考異〕坊本之秦間有以字高本垣作塤坊本及魏作反魏劉本戌作戉臣矣作臣也坊本湊作輳反敬作攻敬其講作且搆高本以國作國以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聽國言汎聽於衆也實言有實者謂至言也商君傳至言實也畏也聽諺言於市者謂聽市井賤俗之言也所謂聽國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難乃且反復扶又反○中立謂不横亦不從也兵字又勸止之勸字恐衍言求中立而不得因以郝欲以韓取齊善郝以勸齊合於秦以茂欲以魏取齊難茂以止魏合於秦是韓合齊秦而外魏也故楚趙怒其横而讎仲也公仲曰奈何問所以求中立之説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爲公之爲于僞反下爲公爲韓同言因二人以求中立必不可得公何不因

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 行願人姓名、言令客
因願以與秦王語則願公而秦王信之、故事必可成矣。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
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
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
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
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
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
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
歸地、謂歸其所取於齊之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
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 令力呈反、下同、關君長曰、韓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十七　後彫園藏

不爲魏攻齊、而秦王言韓攻齊救魏以勁魏、愚謂、齊怒魏不合於己、魏恃有韓救、故不能相聽。王欲
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
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
齊此武王之願也 欲者、欲如此也、即取南陽、易穀川、據魏以郄齊、是也、魏策王欲焉而
收齊、趙攻荆、信使也、說見上宣惠王策、取南陽以與穀川、故曰易也、蓋二地易有便於秦皆也、惠王武王、
皆秦先王也、郝齊、謂使齊不合於魏也、臣以爲令韓中立以攻齊最秦
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
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大急之大、音泰、
○關君長曰、大急、言事之大急不可失也、薄、言茂與公仲交薄、而不敢謁王也、是二人不爲國計率如此、
故曰、王之大患也、

考異 高本連韓公仲相黨、坊本勸齊之勸作歡、故下無王字、郄作郤、諸本令韓下有以字、今從
劉本、高本攻齊作勁齊、坊本謁下無也字、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 數色角反、○關君長曰、錮塞也、言諸侯不受公仲交通、與錮欒盈不同、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 關君長曰、言公仲請國事從楚進退、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 爲于僞反、
○反、反覆也、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
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
也 仗倚也、無所入、言無所交通也、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關君長曰、爲
尾生、謂信也、言方今公仲有信、不如前日反覆、是楚可以受之也、

考異 高本無謂字、朋作明、通篇皆同、一本仗作伏、

戰國策正解　卷八　十八　後彫園藏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 武遂、韓地、而秦取之、揚舉也、謂取之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
爲公求武遂於秦 令力呈反、恐丘勇反、爲于僞反、下同、○上人公叔之人也、下人楚王
之人也、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
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
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
楚也 使所吏反、乘繩證反、

考異 坊本之主作之王、毋作無、高本限作恨、德作得、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塞先北反、下同、陽侯、大波名也、○今公自以爲

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闕君長曰、辯猶說也、言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考異　高本無爲字、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令力呈反、下同、使所吏反、下同、○吳師道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交、言其相善也、語見昭公十九年左傳、周者最之宗國也、故患怨及周君、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舍蓋與最同行、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

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強其兩反、爲于僞反、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復扶又反、○禮陳、以禮陳說、不急也、禮陳而緩、應徐叱之、不許、應無噬人之心、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視之必疾、應疾視、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考異　坊本令我令周之令並作今、臣之作使臣之、一本作來臣之、一本犬猛作大猛、諸本其視作其使、今從纂、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蓋時韓事楚、故恐楚怒其事秦而求地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形猶勢也、恐楚之怒、故其勢不可不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爲于僞反、○唐客楚人、恐公仲以爲爲楚計、故云爾、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相息亮反、下同、○令韓上疑脫謂楚王曰四字、言父兄得衆者不相、則不能獨立朝以計國事、其勢必善楚之而自固也、此唐客謂楚王之設辭也、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韓珉蓋父兄無衆者、此唐客設楚王答己之辭、以問

公仲、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惡烏路反、○言珉既無衆、又爲父兄所惡、不能獨立、必以國委楚而自保也、此亦唐客之言也、公仲說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說音悅、○士疑當作事、音之誤也、言公仲說唐客之言、令之親事大臣、而使主二國之事也、

考異　一本毋作每、高本勢必下有不字、坊本士作仕、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茂拔宜陽、故仲仇之、其後茂請秦王歸武遂於韓、故秦王疑之、解、解說怨也、固字恐衍、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爲于僞反、○鮑彪曰、若公仲與茂善、以賣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說音悅、○疾與茂不善故也、

考異 坊本上秦王下有昭字、疑注文、高本上聊作赫、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向許丈反、令力呈反、下同、◯秦疑公叔、必伐韓也、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鮑彪曰、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愚謂、始公叔欲伐楚以害幾瑟、故質子在楚、而秦王不疑焉、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乘繩證反、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轉猶反、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章錯簡、言叔始以幾瑟之存焉言伐楚、是以秦王信叔、今楚聽叔、厚待幾瑟、

且令與叔善者、反而與幾瑟處、疆以之告秦、則秦王必疑公叔爲楚、其伐韓不待請矣、

考異 坊本載八百金作以金八百入秦、下無請字、覺作角、章末無也字、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爲于僞反、爭音諍、◯公叔將出亡也、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輕、公、謂韓輕公叔、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夫音扶、上、下、上下流之地也、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惡烏路反、

考異 坊本後作復、錢劉本同、坊本無魏地之地字、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爲公之爲、于僞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質音致、◯取秦之取猶收也、謂與秦合、三川之言、三川人之言也、我三川也、不可解、言韓王恐秦取三川而欲以易於楚之心、不可解說也、公仲謂秦王、止于此、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子蓋秦公子、不善太子者、故出之以德太子、

考異 一本仲作叔、矣作也、因以作個以、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襄陵之役未詳、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夫音扶、咎音皐、◯置、立也、公子幾瑟質於楚、楚欲納之、魏欲立公子咎、故楚以兵臨魏也、公何不令

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令力呈反、說始銳反、爲于僞反、◯韓起兵臨魏、如拒魏立咎然、昭陽以是爲辭毋戰、是公叔令昭陽無與魏戰也、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咎得爲大子、陽得毋戰、梁得免兵、故皆德公叔矣、

考異 坊本楚魏作楚趙、高本咎作高、是下有以字、與作扁、陽作揚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使所吏反、◯關君長曰、馮君恐秦留己、以下客教陽向之詞、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向許丈反、說始銳反、◯鮑彪曰、韓之娍馮諸、以◯留之爲善、愚謂、主君二字恐衍、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關君長曰、漢劉向傳曰、呂祿呂產席太后之寵、顏師古云、

廧因也、廧疑作廧、此言馮君歸因秦王之寵、太子、蓋咎也、言馮君因秦爭立幾瑟、幾瑟立爲太子、則王澤布被、是秦之利、而害於韓矣、

「考異」錢劉曾本並韓臣作韓辰、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專國事也、鄭彊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爲丁僞反、下同使所吏反、○矯詐也、世子、幾瑟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言彊詐楚王之命、以地與幾瑟而助之、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索所白反、○楚下疑脫王字、關

君長曰、臣曰之曰舊作臣、傳寫誤作曰、呂以爲也、愚謂、魏急韓者、魏善公叔、故急攻之也、懸命於楚、謂因楚懸繫國命也、王、謂幾瑟不死、必至楚也、楚王曰善乃弗罪楚懷王策可幷考

「考異」高本命作令、一本人以作人必、坊本何新下無城字、走作幸、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中庶子、官名、齊助公叔、故及其師未入擊之、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中國猶中心中谷、謂國中也、言各有黨、故國中分裂、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關君長曰、恐衍足字、太子不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考異」高本中下無國字、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善幾瑟也、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言韓人有陰厚幾瑟者、公叔不可不備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恐丘勇反、○太子、謂咎也、

「考異」坊本瑟也之也作武、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幾瑟死、則太子定也、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爲謂之爲于僞反、○幾瑟主秦楚而見殺、則二國無韓之好、必以立伯嬰爲事、伯嬰得二國、則其爲亂、亦如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恐丘勇反、塞先北反、○保、保於公、言恐幾瑟、必恃公叔而自保持其指幾瑟也、塞、謂使不得立爲太子也、

「考異」坊本勿殺作弗殺、高本恐必下無陰字、

謂浙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內音納為韓之為于僞反質音致下同○新城君秦太后弟芈戎也不敢東言不合齊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盻楚楚王必重公矣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怨結於韓言秦怨楚而結好於韓恐衍一韓字蓋言秦事也愚謂盻恨視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考異一本怨作恐高本盻作盼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離力智反咎音皋為于僞反○上太子謂幾瑟也韓若聽魏立咎則楚必怨韓而交絕矣是為離楚韓而計故曰試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令力呈反質音致○既令魏王請太子因令謂楚王也

考異高本王何之王作公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按上章曰抱虛質此曰亡之楚蓋楚歸之而今復亡之也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相息亮反○或謂芈戎也相助也鄭即韓也邑疑已訛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伯嬰未立而賀其立令楚怨韓以絕交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王于況反○關君長曰後至於秦則三國伐之故先亡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向許丈反咎音皋○徐孚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人故說韓咎奉幾瑟也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令力呈反將子匠反內音納○雍氏韓地楚築都於其旁韓恐其逼故起兵以禁之

考異坊本無鄭字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令力呈反內音納○伯嬰已為太子楚欲令韓廢伯嬰而立幾瑟而韓將內伯嬰於秦故鯉患秦助伯嬰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向許丈反○關君長曰言伯嬰已為太子入秦必留之而秦楚內幾瑟則韓反棄伯嬰矣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使者同

（行戶郎反、○鴈行見上、揭疑當作竭、字音之誤也、）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盡津忍反、夫音扶、○關君長曰、焉讀如乎、言獨不可使秦少有利乎、愚謂、與孟子吾不惴焉之焉同、）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關君長曰、古百里爲縣、戰國蓋然、此言緩行以示不急也、）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

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復扶又反、）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柄音丙、朝直遙反、○柄持也、抑屈也、屈首謂恥且懼也、言公仲嘗執持得秦師故敢捍楚、今楚攻韓、而秦不救、是秦無韓之好也、故公仲耻懼而不朝也、）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考異（坊本秦謂下無秦字、曰作也、高本支作疲、智作知、坊本於楚下無矣字、高本待伐作侍我、）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令力呈反、向許丈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秦不爲出師、而令昧入韓、蓋覘之也、）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乎之不音否、○言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楚攻之、而後出兵於三川、以待公仲使而救雍氏、昧既述秦王之言、而以意斷言、秦雖出兵、而其遲緩如此、殆不與楚合戰矣、按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吳師道以此爲誤、是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故謀謂前日所謀、下文即是也、事見秦惠文王策、）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鮑彪曰、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

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按秦策曰、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據之、攻當作取、而皮氏下必有闕文、）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不急救雍氏、是善楚也、）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輕遣政反、易以豉反、○不用、言不爲韓用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塞先北反、惡烏路反、○乘楚也、易貿易也、以救韓伐楚之勞而取三川、猶貿易也、塞三川而守之、秦因韓疲弊而取之也、）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收璽未詳、其故、司馬貞以爲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然收洲取、言皆如不預韓事、其實約攻韓也、）公仲恐

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恐丘勇反○言善為國計而無恃秦善己之圖而無惠張儀之故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以公之以恐行亟以國合於齊楚者所謂先韓先身也言公仲合於二國則秦必委任韓於公仲以解釋伐之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外猶避也言合於齊楚唯避儀之故謀而已秦委國於公仲則其實猶不失秦之好也

【考異】坊本是與下無國字高本陽作揚坊本不勝楚下更有楚字其言下無曰字以公上有臣字劉本去以公之以字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

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夫音扶下同○孿一乳兩子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適丁歷反下同○秦魏之和韓與二國和也適主也言和成而公仲非主攝束兩國則韓必為人所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為于偽反下為公同○上矣當作而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令力呈反○完謂完其約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安成韓人按此一節疑錯簡當移尊矣下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門戶喻兩國由之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

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操七刀反相息亮反○契折而為二左待合而已右可以責取責德言公仲主制和為德於二國今責其報也公之事言公宜有之事也服亦事也言上宜為諸侯下亦常終身為相也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塞先北反○吳師道曰齊當作秦是矣不得魏謂不得魏之和也塞謂令魏不得通韓也擇布而割謂布有精粗以喻秦魏有厚薄可以擇其交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纖芥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孿子之意

【考異】坊本利上有夫字得下無以字韓輕下無矣字將下無欲字貴作重之主作之王錢本布作稀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離秦之離力智反長丁丈反○散合謂從約之散合合離之相續言六國與秦一合一離相續不定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朝直遙反○之計是計也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

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難乃旦反、釁隙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關君長曰、言韓有秦好、則其重於二周、無計數、而秦爭得韓之機會、萬於欲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考異　坊本今天作令天、一本韓與作韓以、坊本梗作㮄、無計間有先字。

釐王（凡十六章）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咎音皋、乘繩證反。○韓咎、公子咎也、言恐韓咎已入韓、不立其弟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咎疑當作若、字之誤也、言韓若立其弟、則因以百金爲戒備賊、其弟也、關君長曰、咎既定位、則不立其弟、而必怨周、乃曰此欲爲賊、因來致之、以解說於韓）

考異　坊本以車作立車、乘下無重字、劉本因作曰。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罷音疲、下同、爲君之爲于僞反。○市丘君、蓋韓附庸、而當時屬秦者、故策在此）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令力呈反）

考異　坊本市並作沛、之攻下無市丘二字。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皆秦邑）蘇代爲韓

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爲于僞反、說始銳反、恐丘勇反。○以韓之強、輔之以宋、言韓并宋以事秦、安邑魏地）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從子容反。○一從一橫、謂離合不定、是所以難知也、言韓難知、而其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令力呈反。○韓下疑脫不字、言韓欲合於秦、而諸侯惡而離之、故離合不定也）韓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乘繩證反。○言韓雖離合不定、而今已攻宋、恐諸侯罪己、必事秦、以萬乘自輔、若不事秦、則雖得宋地、不能自安矣、是所以必事秦也）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

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 離力智反○軾車前横木靷駕馬具在胷者 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 闢君長曰晉楚欲離秦韓之交是智也秦怒韓之攻宋兩國自絶好是愚也愚按此與孟子何哉君所爲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同字法 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言圖之與爲之所伺利害明白可以決絶韓與否

考異 高本所甚作甚所代作秦知矣作知也固作故坊本其西下無面字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 事謂攻伐也計將安出言與秦乎與魏乎將中立乎 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 此與秦之害也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 病之以固交謂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也爲秦用謂梁必與秦伐韓此中立之害也 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 重使之使所吏反復扶又反○此與魏之利也 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

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幷音併王于況反行下孟反令力呈反從子容反○言秦貪暴不可與惟從親可以免也

考異 坊本絳作降病作痛錢劉本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獘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 見賢遍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信音伸夫音扶下除大夫餘皆同朝直遙反○闢君長曰敵對侔均謂等夷也靡無也言魏王桓韓尊之以驕於諸侯也 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 闢君長曰有梁君之心言秦欲韓尊己之心與梁君同爲不之爲恐行 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 秦晉戰於韓原見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楚

戰於城濮、見僖二十八年傳、尊謂霸、令制令也、關君長曰、總言穆文皆得成伯業也、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數色主反、下同、王于況反、下霸王能王同、○關君長曰、主疑作立、蓋上文立尊成名也、愚謂、是言秦不欲為穆文、而欲為帝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為于偽反、下為爾同、○攻其心、謂使之心服而已、形謂土地人民也、昔者呉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呉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呉、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呉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會古外反、稽音雞、種

章勇反、○執禽、謂執禽鳥而相見、居士位也、諸御、謂諸執事之人也、其後越與呉戰、呉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以越事呉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呉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差初佳反、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呉、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呉、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此言韓王不明、而諸臣不忠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

也。刺七亦反、相息亮反、下同、○聶政刺相韓傀、兼中哀侯、見前、哀侯疑當作懿侯、下同、懿侯哀侯之子也、蹵而殪之者、蓋欲急救之、使之佯死也、為之先、言畏先立懿侯為韓君、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今日韓君不可得而為懿侯之尊、雖貴如許異、而吾不為尊君云爾者、過也、此言諸臣不忠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言桓公尊襄王、而己亦貴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言今日以秦為天子、不可得而為周襄王之尊、雖尊秦如桓公、吾不為尊秦云爾者、過也、此言韓王不明也、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

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任音壬、○無他、言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強國謂秦也、關君長曰、舋謂釁裂為兆、言有帝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愚謂以下言尊秦之利也、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考異　高本章首止火也、自為一章、題東孟之會、別為一章、今從坊本、坊本無而今之而字、諸臣

下無忠字、高本穆公上無秦字、無此皆之皆字、坊本成名作成王、楚作甕、衰並作列、一本上今日作今曰、高本下九合下無諸侯二字、曾本天子作天下、坊本爲桓公下有然而二字、高本上無他下無也字、曾劉本今與強國下無強國二字。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鮑彪曰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爲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疏疎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言韓陰疎秦而陽示親之、計之以爲非金無以見親、故賣美人以給之也、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

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賈音嫁○鮑彪曰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亾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言韓計之益疎也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說始說反、內行之行下孟反、○淫用淫奢之費用也、內行謂國中隱事、

考異坊本無然字、韓亡作韓之、金以作金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易以豉反、內音納、○言魏與齊楚戰、勝則兵敝、故取運易矣、不勝、則魏自將內運於韓、蓋韓與二國俱伐魏也、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開君長曰、攻猶攻否、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恐丘勇反、○齊楚恐韓魏合、因叛韓而講於魏、故不告也、

考異坊本運作鄆、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相息亮反、爲有之爲下僞反、下爲惡同、○莫之爲之、言無爲善扁鵲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

計之也惡如字、又烏路反、○以所恐當作所以、言使韓不惡於秦、固不善平原、況善平原、而反惡於秦乎、

考異坊本章首無或字、願君作願公、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相息亮反、說音悅、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爲于僞反、○唐蓋秦地、關君長曰、韓侈在唐、且似非自說之言、疑侈謂閒脫使字、侈今在秦、故云、秦王仕之爲臣、與約事、言信之之厚、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

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之秦、謂自唐之國都也、關君長曰、挾、謂韓挾侈有秦也、恨、蓋謂攻魏也、言何得挾秦以攻魏乎、愚謂、伏於山中、懼罪故也、）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關君長曰、猶疑我變詐乎、）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令力呈反、）

【考異】坊本無一入字、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相息亮反、令力呈反、○蓋成陽與珉不善者、去韓之秦而過周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處昌呂反、○以猶以爲也、小國謂周、蓋豎亦在周也、）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

爲公患。（爲秦之爲于僞反、○爲秦去韓、謂爲秦善之去韓、因逐之、謂因二人在周而逐之也、）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關君長曰、公之不善、謂珉與二人不相善、有求於齊者、謂求爲齊相者、言不善珉者與求齊相者、且收二人而帥秦楚兵以臨齊、乃逐珉更立相矣、）

【考異】高本又作矣、坊本君下無也字、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行下孟反、○納猶致、謂弗致莒於山陽也、棘疑當作抑、音近而誤也、）山陽君因使之楚。（蓋使客之楚說致莒也、）

【考異】坊本章首無或字、高本上下間有又字、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華胡化反、下同、相息亮反、使所吏反、○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猶云是何以公爲王使乎、言不使他人、）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言將變而他從、）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令力呈反、敗必邁反、）

【考異】坊本王使作上使、公曰作公言、彼韓作使韓、

韓氏逐向晉於周。（向舒亮反、下同、○使周逐之也、）周使成恢爲之謂

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爲于僞反、下同、○有向晉於周、言晉在周爲魏用也、）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關君長曰、豈如之句、恐舊在之也下、愚謂、道由也、王失之王疑衍、）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亦、亦魏也、）

【考異】高本無使字、

張登謂費緤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

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貴音秘、令方呈反、守手又反、盡津忍反、惡烏路反。〇關君長曰、與西周戒、猶爲西周之備、偈謂三川近西周敝也、謂韓王之解、止守此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言韓以綵爲三川守、西周聞之、解釋仇讎、以止爲守之事、此言其効也、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九里、地名也、是時七國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故孟子亦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周既失矣、故今將復之也、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惡烏路反、

三考異坊本九里作九重、韓子作曰里、房作彭、韓作鄭、

桓惠王凡一章

戰國策正解卷八

後彤圍戚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爲于僞反、從子容反、下從則同、〇建信君、趙人、此、關君長曰、無而之而、疑作以、愚謂、言趙國形勢、有魏則存、無魏則亡、又不可無以合從於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關君長曰、韓無趙魏之交、則秦必合之、重矣、言其爲救援、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韓從則無秦而輕橫則有秦而重、則韓必不從輕矣、言韓必合秦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擧兵破邯鄲趙必亡矣三川、韓地、鄢、魏地、蔡邵、皆近魏地、言秦韓合之害如此、故君收韓可以無釁釁隙也、言趙合韓、則無爲秦所代之釁隙也、趙合韓、則自不輕韓熙、故今建信收韓也、

凡六十章

戰國策正解卷八終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

橫田惟孝著

燕上

文公 凡三章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燕烏賢反國名下皆效此不復音爲于僞反下同〇下李兌非誤則衍令君之下疑脫合字謂合燕於齊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何吾疑倒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夫音扶〇燕無齊趙則不能孤立兌不善秦秦必以燕合於齊是兌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愚按亡國之餘謂齊破燕之後昭王之時也而此章專言齊燕之合夫齊破燕之後二國仇讎豈能相合哉且下王噲策曰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秦之衆在王噲時今客爲秦說安得豫曰亡國之後哉關君長以此十七字爲他策錯簡得之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取之謂與之交齊疑燕合於趙則燕亦不信齊二國必合於趙故趙重矣蘇秦爲齊所疑則必事李兌故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下使所吏反

考異姚本奉陽君下無李兌二字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朝音潮下音仙數色主反下同乘繩證反騎奇寄反〇言燕地廣兵衆食足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冦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夫音扶下同樂音洛將子匠反被皮寄反〇冦兵皆謂秦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難乃旦反〇五戰假設之辭也秦恐燕乘敝於後故不敢伐燕此其所以不犯冦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彌猶亘踵猶行也言秦攻燕之難也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至燕都也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過忒也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

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考異　坊本二千下無餘字雖不下無由字發輿號令作發號出令高本五日下無而字坊本南近作促近強國下無也字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　難乃旦反○權之難燕與齊戰也　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關君曰趙若不救我則我不得不事於齊故不如請合於齊　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令力呈反

考異　曾本後疑趙下更添齊趙二字

易王　凡二章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　卒子律反為于僞反說始銳反○司馬貞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　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卻使奏退也　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　烏喙毒藥也偷苟且也　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　少詩照反行戶郎反○鴈行見韓宣惠王策天下之精兵謂秦兵也　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　負婦人蓋謂負婦人之累也齊桓公與蔡姬乘舟蕩公公怒歸之未絕蔡人嫁之明年侵蔡遂伐楚事見僖三年左傳因婦事侵蔡負婦人之累也遂伐楚而楚服名益尊也楚伐鄭晉救之鄭與楚戰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遂戰于郯而敗績事見宣十二年左傳其勸戰而敗開罪也六卿同罪交愈固也　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

為福因敗成功者也　夫音扶霸王之王于況反○謂君長曰以虛辭附秦即卑辭以謝秦而不以物隨也故曰虛辭　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說音悅○鮑彪曰塗泥也自卑之甚

考異　坊本奈何下有乎字業下無矣字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　乘繩證反下遐嫁反○館如聘禮公館賓之館謂就其館而見之也　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

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爲于僞反、下自爲爲人同、使所吏反、○使、謂使齊也、）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參所金反、高行之行下孟反、下信行同、夫音扶、下且夫夫忠同、離力智反、下同、數色主反、○素空也、期、謂與女子期、）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覆扶又反、下同、○皆皆信廉孝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君當作若、字之誤也、前後皆曰足下、此不可獨曰君、營丘、太公封地、）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去起呂反、）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

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奉芳勇反、）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亢苦浪反、○言莫敢自期、亢高主義、利益燕國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說始銳反、○言齊不敢取其說也、）

【考異】坊本見足下下、有初見二字、蓋注文、一本無初見二字、有臣亦不事足下矣七字、坊本臣之上有且字、高本高行下無也字、坊本不可乎作可乎、高本且夫孝上有蘇秦曰三字、餐作飡、坊本不臣下無焉字、高本踰境間有楚字、坊本足下者作足下皆、故妾一僵而棄酒、作妾之棄酒四字、高本使說間有之字、

王噲章　凡七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言自負如其志之所欲、乃至燕廷、觀羣臣下吏、王果天下之明主也、言觀臣知

君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夫音扶下同援于眷反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關君長曰王初見代不欲露其情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令力呈反聞於之聞音問處昌呂反下同○報齊謂報因喪見伐之怨也關君長曰組謂織組也絣絚也謂自織於穿甲之絚也數猶計也言削札組絣者以有報伐齊仇之大計也是代述王言也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積子賜反下同○予聞之言代既聞外言敝疲敝力兵力也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關君長曰言所附之國必使王重於諸國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二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七　後勝園藏

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長丁丈反罷音疲將子匠反乘繩證反數色角反○長主言齊國大兵強長於諸侯自用言好自用其強以攻戰也三軍謂燕三軍也樂包謂欲得然非取樂且包也欲得謂得其所欲也安猶取哉言民力既竭無所取用也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濟子禮反下同塞先代反○天時不與謂天不與時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盡津忍反徐孚遠曰二境之不出專以備燕趙今用兵不休故二境皆發也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好呼報反質音致○關君長曰言齊王以質為利左右寶珠玉帛為德而且輕亡宋徐孚遠曰前言舉五千乘之宋此云將輕亡宋是宋尚未滅齊王意欲圖之前言其規算也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關君長曰以用也受命未必之詞蓋言吾終用子之教欲必伐齊其有勝者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內寇謂齊在內為謀者外敵謂其士卒也與黨與也治其外謂治拒外敵之謀也報應也言為燕間齊制其內寇為內應也

考異一本竊聞作臣聞坊本鉏作勳思念作思齊欲伐作欲報敵齊作報齊下無則字下二年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八　後勝園藏

作三年、而舉作西舉、自報作自獻、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爲與之食于僞反、說始銳反、比毗志反、樂音洛、還音旋、賈音嫁、見於之見賢遍反、○先悉薦反、後胡豆反、闕君長曰、莫與言、無與等馬見問價者也、獻一朝之賈者、盡馬肆有鄙愚謂爲馬食、爲馬食之資也、禮少儀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淳

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說音悅、

考異　坊本與言下無願字、賈作價、高本無乃入之乃字、盧本同、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令力呈反、質音致、焉有之焉於虔反、離力智反、○欲得志、言欲殺辱之以逞志也、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待之言待怒解也、臞少肉也、陳翠曰、人主之愛

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鮑彪曰、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封亦公子之終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長丁丈反、○關者長曰、命公子、謂命

爲質於齊也、束猶約也、制猶製也、

考異　高本無亦字、坊本宜臞下有者字、一本願作顧、坊本公子功下無而封之三字、高本無而大之而字、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王而之而讀爲如、惡烏路反、令力呈反、爲山之爲于僞反、下爲山爲王同、○不能自恃、疑當作能不自恃、一事強疑衍、強謂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比毗志反、○爾雅東

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稱之稱比目魚也是山東不智一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索所白反○是山東不智二也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陵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是山東不智三也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三物謂上三事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

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此節必有誤今試正之作山東相合之主者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計皆出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山東之上計也與首節相應似可通也不知果然乎否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言秦韓久搆兵趙乘其間而亡中山今秦楚久搆兵則趙亦乘其閒而必亡燕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言不獨燕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考異　坊本口作燕高本無今從纂及盧本坊本善計下有也字之所下有以字古下無之字相索下有者字固作故陵作凌一本作臨坊本東之主作東主不卑作不惡卑主必作王必必北攻作必攻秦久作秦之今久作今秦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相息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斷丁亂反斷謂決斷國事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爲于僞反使於之使所吏反遺唯季反○宜字衍涉上文而誤也下鹿毛壽或人即皆代之所使也

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行下孟反屬音燭下同由必之以行涉下文而誤也屬付屬也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

之。令力呈反、下令人令章同、（）以啓人為吏、言以啓臣為中涓吏也、收印自三百石吏、言收自三百石以上吏印而効之子之、以使自置吏也、老謂以老自休也、顧反也、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恫痛也、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先西薦反、後胡豆反、數色主反、難乃旦反、離力智反、（）李光縉曰、及、及至之及、非又及之及、當云將軍市

被既攻子之不克、及至百姓之反攻太子也、市被赴闘為太子死難、連用三將軍市被字、此乃古文揆贍處、或曰、不克下將軍市被四字衍、未詳孰是。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將子匠反、（）文武之時、謂文武遇紂之時也、北地、齊北邊近燕地、

考異　纂宣並作閔、高本啓人作啓一字、韓子有人字、高本友作支、韓子作友、坊本於益下有也字、高本伐之作仆之、今從一本、高本死以作死已、二年下無而字、立太作立公、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質子之質音致、下同、委質之質音贄、為謝之為于僞反、（）齊怨蘇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為臣為齊臣也、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相息亮反、（）嘗上章、代婚之代、當作秦、使代扶持質子、而安于齊也、蓋代得齊交、則燕重之、重之則信其言故也、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考異　坊本持作待、肅下無也字、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

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遇之為于僞反、（）魏昭王、東可并考、

考異　坊本連前章、下涇陽下無君字、出蘇代下更有代字、

昭王　凡十五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爲秦之爲于僞反、從子容反、肖音併、塞先代反、令力呈反、樂音洛、摩音通、刺七亦反、夫音扶、○此趙王謂襄子、魏策亦稱襄子、謂襄王、斗、酌酒器、尾、即其柄也、反斗、倒十也、取酒受也、言代王進受熱歠斟酌也、狼戾、言暴戾如狼、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刦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邪音耶、○閑君長曰、疑作以謝乃卻、言燕割城以謝乃趙兵卻退、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

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朝直遙反、援于眷反、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處昌呂反、○裁僅也、尾猶末也、

考異坊本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作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無今趙之今字、纂滙作眡、坊本事秦下有今字、大客作上客、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他徒多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數色主反、○亂、謂燕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盡津忍反、說音悅、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

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處昌呂反、馮音憑、選息戀反、朝直遙反、下同、○詘指、猶拘指、拱手也、說苑、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執弟子之禮也、先後、先後於彼也、人趨己趨、不敢異也、恣睢、暴戾也、呉師道曰、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爲複、呴籍義亦不類、當是跔籍、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踏籍也、愚謂、服道、畏服道德也、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君人恐僻涓人謁者也不能猶不及也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

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爲隗之爲于僞反樂佚之樂音洛北音佩又如字盡津忍反下遐嫁反○湊聚也

【考異】坊本欲將下無以字力下無少字一本詘指作屈己坊本無己趨二字諸本其骨作其首今從一本坊本之馬作馬之八年下無燕字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出使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猶鞭筴言御諸國猶馬也當猶敵也言密遣使諸侯以約攻齊分散游士以說之頓

敝齊兵衆而使無伐燕也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關君長曰假謂使無諸侯之變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說音悅乘繩證反射食亦反當世謂任當時世也擧王之擧兵師道以爲因下誤衍是矣屛樹匽廁也猶晉書左思傳云藩溷也王名謂王者之名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夫音

扶處昌呂反鄰四鄰鄰民猶言雜民也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故曰以下記者之餘論

【考異】坊本五十作十五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

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遺唯季反、夫音扶、下同。乘繩證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燕前有一子質於齊、見上。質、貸財也。除害、謂除齊伐燕之害也。齊無宋害、故忌燕愈甚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并音併。○足下二字恐衍。宋五千乘之國也、而加之淮北、則一強萬乘之國也。司馬貞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愚謂齊因舉宋并魯衛、加之北夷、則亦一強萬乘之國也。）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賈音價。勾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雞。素、白繒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繆文熙曰、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使盟之使所吏反。盡津忍反。賓擯通。之秦、秦及客字恐衍。挾、帶也。挾賓猶言破賓也。）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言不憚以一國都以賂與國、而爲窮齊之功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說秦之說始銳反、下說秦同。○王何不二字、及王也之王恐衍。先、謂先行接於二國也。變、謂背約也。）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躧通、草履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去起呂反。○以上謂秦設詞。穆文熙曰、爲秦畫策。今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刺七亦反。○取猶收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復扶又反、

【考異】高木奉作秦、坊本使使作使之、長賓之秦作長賓客奏、令涇作令涇、帝而下無以字、一本服聽作服德、驅作馳、坊本上宋地下有而字、一本敝躧作脫屣、劉本若此言作若言、坊本說秦下無奉字、報仇作報讎仇、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參所金反、行下孟反、處昌呂反、衣於既反、養羊尚反、二史鰌、衛大夫子魚也、關君長曰、不苟取、是以身貧、故不俱達、義不苟生、是以身死、故不俱立、王曰、自憂不足乎。關君長曰、言自憂國事、不足保國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塞先代反、伯霸同、邪音耶、○關君長曰、亦、亦燕王也、負籠猶言荷篠也、言耕稼也、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駕

而朝矣。朝直遙反、○關君長曰、魏策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此當作南面、別駕猶改駕也、愚謂、言使燕召公業、夾輔周室、挾天子以令諸侯、則諸侯不爲改駕朝秦楚、而朝燕矣、此言秦楚務進取、而燕不能然也、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其、指敵國也、揆度也、此言燕王欲成功立名、宜先量敵國大小強弱、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矜音僅、○鮑彪曰、矜矛柄、矜戟、並爲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夫音扶、罷音疲、敗必邁反、○言齊今疲獘、猶烏獲衰老也、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乘繩證反、下同、爲寡之爲于僞反、下爲上爲子爲足同、○言爲燕說齊、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與與車之與也、及下與諸也、負牀未詳、疑牀作懷、負懷亦謂愛也、不得不得車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關君長曰、不欲斥言燕王、故云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

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盡津忍反、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奉捧同、使所吏反、○躓跲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二十三　後彫園藏

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所以自固也、

〔考異〕一本過養作過孝、位作立、纂政作正、坊本之周作周之、諸本別駕作別馬、一本作加馬、今從一本、坊本故與下無則字、當世作當時、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喜許記反、訑音他、喜好也、訑欺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爲其之爲、于僞反、譽音餘、取七住反、言必待媒而娶也、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舍音捨、○衒賣也、敝猶敗、謂無成事也、此所以必待媒也、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考異〕坊本男富作男美、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說始銳反、令力呈反、下同、○說燕於趙、言以燕怨齊之事說趙王、以與燕俱伐齊、入齊、代入齊也、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韓爲、人姓名也、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蓋齊使蜀子代宋、既而召歸不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道言也、取收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質音致、下同、請告子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二十四　後彫園藏

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子、指代、吾謂趙也、言人請奉陽曰告代以請齊、令無守趙之質子以甲、若代不爲請、齊果守質子以甲、則趙亦必守代以甲也、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言雖趙言惡、而王勿爲臣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故固通、○關君長曰出疑作由、由猶通、言知有趙累猶爲之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紛亂也、吳師道曰持字疑特、得之、關君長曰趙襄子妻張孟談、與韓魏約伐智伯、言燕王不然、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玉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相息

亮反下予相相中同〇公玉曰當作公玉丹或公玉冉按呂子審已篇齊湣王亡居於衛謂公玉丹曰云云史記孝武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冉與丹字形相似實是一人曰字亦與冉丹相近而誤耳呉師道曰說苑之訛得之即奉陽名也此言齊王變前言也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順齊公子嘗質於趙者見秦惠文君業厲害也言雖順見代吾知其無害兩疑當作良音之誤也言以代爲賢良也無齊謂無得齊交也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倍音佩解音蟹復扶又反〇關君長曰如疑作以得之小人謂待之如小人也言奉陽怒此二者而背齊解謂二國和解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爲臣患

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故固通被皮寄反厲音賴〇循順也關君長曰苟可循不可必期之詞是也言二國交合而苟可順燕則已之願足矣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言二國合而不順燕則二國與燕交分惡於代而後人相效其言以爲代實有此事矣是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賁音奔〇相攻謂齊趙相攻也王當作臣字之誤也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關君長曰言代死則齊趙恐不相攻不若逃去爲二國相攻之計臣以韓魏循自齊而爲之

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也〇爲于僞反自由也言以韓魏相順而齊不善而說秦爲二國取交於秦三國深結趙以勁其兵如是則齊趙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以用也吾予皆指代也無燕謂代無燕親也關君長曰王疑作止得之代既述奉陽告朱讙之言而斷之曰奉陽疑代怒燕而無親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止其逃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呉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伯柏通〇與皆當作與字之誤也言二子皆逃而成功代逃而紛亂齊趙

則亦可垂功於竹帛矣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難乃旦反使所吏反戴才冉反〇晉仲孔子事見春秋傳張儀以下未詳望諸非樂毅別是一人載謂車載資糧也楊倞曰士者脩立之稱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卒子律久敗必遁反〇此記者之言

考異　高本章首止者矣自爲一章題奉陽君以下別爲一章今從坊本諸本謂奉作爲奉今從一本高本令齊作令齊坊本與齊作使齊道作適高本令齊作令齊公玉作公玉之必作之令坊本知作如高本如齊王下更有王字坊本上相攻下有也字臣以下無爲字勁作勤高本下相攻下無

也字坊本之累間有不字二予字皆作子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大車下無者字貨作虎珪作圭而出下無逃字高本戴作戴坊本爲士間有好字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爭音諍復扶又反〇言代齊之決而且以慰齊人之心也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取也言當此之時二國勢不兩立而齊強燕弱則燕不可必勝也然而昭王常獨欲有復仇取故地之志如此也北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無和也二字

齊魏爭燕言二國爭欲合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適丁歷反予與通〇二國皆言吾得與趙交以求合於燕適主也予謂許與也蘇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倨息亮反卑音佩關君長曰北敗謂齊爲燕所敗終言之也

考異 坊本子作代於魏下更有魏字下得趙作得燕

蘇代以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間古莧反離力智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寡同〇間隔也趙已之趙疑衍晉齊地名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下同夫音扶〇代令人謂也鮑彪曰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敗必邁反下敗王同遺唯季反〇改舉言別用他將不可振言不可振起國勢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

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質鑕通復扶又反

考異（高本閒作聞、故地作古地、一本得首作斬首、）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口事、讒口之事也、御、侍御也、不敢斥王也、）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爲下僞反、下爲王同、上重直用反、下重直龍反、處昌呂反、）望、責望也、不善、謂不善於燕也、貿、市也、關君長曰、此句有誤錯、當作將謂臣兼貿齊、愚謂、既貿於燕、又貿於諸侯、故曰兼貿、重猶難也、重卵猶累卵、處重卵、謂危也、此前日書中語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

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女音汝、）關君長曰、列眉、謂兩眉對列、以喩其明白也、期、待也、言苟無死之事、汝便可從事、以汝心自信、無爲顧慮也、愚謂、與之言以下十字、疑他章錯簡、此前日燕王答代語也、）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數、色主反、）（任齊、以齊爲己任也、此言己勝其任、）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虛、不設備也、齊北地近燕、而不設備、行其兵、不疑燕也、與、又也、關君長曰、燕無信於齊、而齊不疑燕、今燕且攻齊、不信之甚、代言之者、蓋以伐齊、則己之謀不行也、或不欲人有己之功與、）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吳師道曰、字書無駿字、恐即駿、關君長曰、使、使齊、如犬馬駿、而不言攻燕、蓋言齊之有信、愚謂、使齊然者、代之功也、今王欲用其所善、是王無信於代也、）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醳、釋同、剸、專通、言兩用二人則事之專任所善、則釋己所任之事、用之與不用、非所敢請、唯苟得見王、則已願足矣、）

考異（高本貿作鄭、坊本之所下無重字、高本列眉作剸、剸、坊本離下無燕王二字、馬下無駿字、剸作專、）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約、猶止也、亡、失也、謂失地於秦也、）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鮑彪曰、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

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宛、於袁反、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割同、（）司馬貞曰、正告、謂顯然而告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愚謂、如射隼、以喩易且必獲也、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少詩照反、下同、斷音短、行戶郎反、下同、盡津忍反、觸猶擊也、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爲備、離歷也、（））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塞先北反下同卷眷勑反齊子禮反下同虛音墟○卷謂如卷黹也道由也銛利也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重直用反下重燕重魏同○下徐孚遠曰楚魏本與國秦攻魏畏楚救之故以南陽委楚楚有事南陽不及救魏魏棄楚而合秦秦欲伐楚即以塞鄳隘爲罪也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音燭○秦伐魏林鄉見魏策屬行謂相屬而起兵也言秦使公子延因犀首相屬起兵而攻趙也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葉舒涉反下同○離石馬陵皆趙地名關君長曰史無一魏字此恐誤衍言秦不爲魏割所委之地史作太后弟此當添弟字嬴勝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適音謫阸音隘令力呈反刺七亦反○吳師道曰即上所謂因以爲罪者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愚謂蜚蟲名如刺蜚謂易也制御也約要束也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數色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上

主反○龍賈魏將岸門三川韓地封陵西河上雒魏地高商或地名或人名未詳趙莊趙將方苞曰西河上雒三川皆秦所并三晉之地也晉國之被秦禍幾亡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說始銳反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復扶又反從子容反○言蘇秦死後諸侯或從或否而由燕重代天下復宗蘇氏也

考異坊本於天下正作正告天下下江下漢上並無而字乘舟作輕舟卷下無我字高本軹作軹坊本軹道下更有道字冀下有兼字戈作戟一本滎口間有陽之二字梁魏下無氏字齊救作齊據寫作寡齊王作齊人蘭石間有離字高本趙已作趙趙坊本至作贊無屬行而三字高本嬴作嬴

坊本必令上無此字、制作知、諸本無私交二字、今從盧本、坊本及約下、無諸侯二字。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過音戈、易以豉反。○伍子胥至大賞廿七字疑他章錯簡、言患未至、而使除之無至易、患既至而救之難、故智謀之士、皆從其易者、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以言燕被伐而救之、不如其未伐而救之之易也。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

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說趙之說始銳反、下同、為于偽反、秦處之處昌呂反。○西疑當作敝、以此言說趙王、所謂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大說之說音悅、使所吏反。○使者、即楚將軍、封之封將軍也。

〔考異〕坊本道作遺者二字、先作無、高本與作予、坊本承作乘、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日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為于偽反。過音戈、蚌叶彼五反、鷸音聿、舍音捨、并音併。○蚌蛤也、鷸知將雨鳥也、箝籋也、有死蚌、言不雨、則鷸不解去而蚌枯死也、有死鷸、言雨則水滿、蚌因沈没、鷸不能出而弱死也。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父音甫。○言二國相支、如鷸蚌不肯相舍、惠王曰。善。乃止。

〔考異〕高本箝作拑、坊本相支作相攻、願上無故字、王下無之字。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燕下

横田惟孝著

惠王凡二章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爲燕之爲于僞反下爲燕爲將自爲救爲同盡津忍反下同屬音燭未下之下遐嫁反間古莧反將子匠反○五國趙楚韓魏燕也三城聊莒即墨也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

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質鑕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昭王令伐燕之命而速下三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知人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讒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爲辭說言不敢自爲理罪也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明故對以書也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反處昌呂反行下孟反下同錯七路反○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反下同夫音扶下皆同舉史記作與此恐誤徑捷也驟彪

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恐按新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符節使者所執以爲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反也反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殺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濟子禮反有猶得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而殺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北之兵亦在其中矣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也大呂齊鐘名呂

子齊之寢也作爲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篁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篁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爲慊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頓猶墜也封之謂封爲昌國君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illegible]證反施以豉反萌氓通○蚤知先見也八[illegible]百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令

也萌隸謂至賤者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左傳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字此恐衍鴟夷榼名謂馬革爲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肯改行他處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離罹通非誹通墮許規反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光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間蜚

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敵使趙伐之以爲利非義甚矣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林西仲曰此明已不輔趙伐燕以存厚道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親疑當作信音之誤也疏遠毅自謂也

考異　坊本無拔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燕作樂燕恐作恐代將軍下無者字史記先王之教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字餘教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敎字作趙幣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歷纂作魘史記同坊本慊作順下有手字盧本纂作廳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呑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説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説始鋭反、要一遥反、恐丘勇反、○反言反覆視之也、）

〔考異〕諸本反作及、今從一本。

王喜　章凡三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金爲壽也、）

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令力呈反、乘樂毅之族、）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書下疑脱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吏反、○端新序作謁、此恐誤、謁告也、願謂欲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曰、莫不知新序作弗聞、與下文國人未知文意相似、此恐衍、不字微密也、不敢序言出奔以爲婉詞、是所以天下莫不聞也、）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盡津忍反、下同、要一遥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所新序作惡所、盡心是惡字殘剩、當作惡、謂於何也、）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施始豉反、任音壬、下同、爲于僞反、○故特也、失過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特順用之、任負也、）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

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字。）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關君長曰、美蓋謂受位以成尊之屬。）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爾猶猶均也。）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

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言間微出明怨、異於柳下惠也。）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關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猶害人、而累之累疑作絶。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疎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復扶又反。言王有罪故間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慝抑古通用、詳見秦策。慝疑當作慝、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卒子律反。）

【考異】（坊本攻代作攻伐、心所作執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訛、一本受位作受任、蓋作盡。新序同。坊本損乎下無願字。高本無簡棄之簡字。坊本無間樂之樂字。）

秦幷趙、北向迎燕。（幷音併、下同。○幷猶合也。趙恃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吏反、下使者同、爲秦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爲秦言爲趙有秦也。）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

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夫音扶。○有保有之有。）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爲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幷燕謂兼有之。愚謂、受謂遵受秦之制令也。）

【考異】（坊本郄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質音致。○林西仲曰、恐以已已歸爲兵名。）太子丹患之、謂其太

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太子曰然則何由 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 太傅曰請入圖之 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爲是言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 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樊將軍爲辭單于匈奴號也 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關君長曰心昏不知其可恐禍至必速 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卒子律反下同○徐孚遠曰太子事欲速就故不能佗圖而定計於剌客也 鞠武曰燕有田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 沈亦深也 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 造七到反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卻行不敢背之也 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 先之先西薦反○使任使也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 過音戈下同○僂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不逮不及壯盛之時也不自外謂所託事重故不自疏外太子也 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長丁丈反下長者同爲行之行下孟反○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

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無下字此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先生之死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
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爲丹自稱未允
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
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
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
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盡津忍反
下除已盡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反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
使者皆畢使同刺七亦反間古莧反〇窺以重利謂下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可親近以逞所欲爲償
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臾之亡後得合從此其大指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
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

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荊軻初以太子丹未必爲真知己不得不讓再念田光良
友不可徒死又不得不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
造門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
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
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
得哉騎奇寄反恐丘勇反下同〇略取也言丹必死亡故不得長侍荊卿曰微太子
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說音悅〇信謂贄也親親近也督亢燕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
意願足下更慮之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荊軻知太子不忍
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
何於期樊將軍名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
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林西仲曰、揕、擬擊也、連劫刺都在內、抗抵也、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爲自刎之狀、關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盛音成、淬焠通、取內反〇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男子也、愚謂、淬燒劒而入水也、林西仲曰、血出僅如一縷、言極少也、爲裝、治行裝、謂將匕首入督亢圖內、以匜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此時纔入楚、非臨時方求而得也、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令力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人、未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如竟成豎子之名、不必幼童子也、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爲于僞反、下嘉爲前爲爲燕同、復扶又反、下同、豎殊遇反、義同竪、關君長曰、往而不返者、言武陽敗事、必死、而不反、客久不來、故云辭去決矣、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喪服送之、以堅其意、至易

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和戶卧反、徵張里反、上時掌反、下得上同〇祖、行祭也、地形訓曰、變徵爲商、益其聲悲、蕭蕭、風聲、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羽聲益壯、林西仲曰、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歌也、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以世無知己、故悲、復念己有以自見、故壯、不顧、徑去、不與送行者作別、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慴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遺唯季反、朝直遙反〇劉伯莊曰、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奉芳勇反〇慴懾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恐秦王竟喚武陽無所施其劫刺、故爲

此語欲代武陽持圖上殿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見賢遍反操七刀反室鞘也秦王欲拔劒而劒長急遽把持其鞘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卒猝同下卒惶同夏戶雅反下同且七餘

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提擲也擲軻使不得前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瘡負劒林西仲曰推在背後俯而拔之易於施力也關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負劒愚謂廢猶仆也齊策犬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能判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秦王所致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坐才卧反差初佳反當坐者謂罪所當坐者於是秦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仲曰稱荊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爲丹所疑不得作客與俱也稱爲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漸離即用軻所以不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客高本是謂作是以爲之謀也作爲謀二字

坊本其勇沉作而慮沈道太子下無曰字高本傳交聞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即起作則起高本至門下無戒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俛作田光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言高本以死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饗作剚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莫敢彼悉作使秦諸本睨作則令從一本盧本被大作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顧下無而字高本大事下無也字坊本日日造間作日造門下高本無且字盧本久之荊卿作荊軻坊本趙王下有遺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本無識能之能字無爲之二字奈何下無荊字一本善見作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揕作椹下無抗字此臣下有之字怕作實下無也字夫人下無之字與許覩作括覩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及字曾本和下無而字一本徵作濮曾本不復作不復坊本慷慨羽聲作徐得擊忼慷指倍衝畏慕作怖一字拒作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間有之字陛下無下字慕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

無曰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𢬵下無抗字、高本紬絶作絶紬、坊本操作摻、高本時惶作時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荆字、下同、坊本無秦王下之字、高本良久下無已字、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終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下

十七終

後彫園藏

戰國策正解卷十

橫田惟孝著

宋

景公凡四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般音班，下同。爲，于僞反。公輸姓，般名，魯之巧人也。高誘曰，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重直龍反。藉在夜反。墨子名翟，宋人也。高誘曰，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愚謂，藉，借也。言吾自在宋聞子將攻宋，吾欲假借子殺宋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賢遍反。高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王，見翟於楚王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褐，毛布，賤者所服。或作裋褐，下文同，童豎所著也。疾猶癖也。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雲夢，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厓，云人厓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厓，如臣字作𢘑。厓即人也。坊本短並作裋，柟作楠，樟作章，請作謝。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夫音扶，下同。○請趙命宋之所爲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

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鮑彪曰，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有也。蓋言宋失邯鄲，不敢斥言之詞。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矣，言宋不與梁深入也。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旦反。解音蟹。施，始豉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𢘑，自此至梁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令君少主也而務名九字、無公字、文意尤順、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令力呈反、高誘曰、事、政事也、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闕、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

宋與楚爲兄弟闕、君長曰、約結和親也、非婚姻之謂、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宋因楚將救己、賣其重以求和於齊、賣、謂衒齊之也、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爲于僞反、相息亮反、易以豉反、與、許也、言聽其講、

戰國策正解　卷十　後彫閣藏

剔成　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索所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作歡、言與使者歡也、說見趙策、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我、謂堅其拒齊之心、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楚王許而不救、果如臧子之所意、

考異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有之字、坊本果下無攻字、

君偃　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䳢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剔成弟、䳢王鵰也、陬、隅也、史、太史也、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䳢字、姚宏曰、新序爵生鸇、按通鑑作鸇、集覽云、鸇字韻書無之、正誤、說苑作鸇、字林云、鵜屬、恐古字亦作鸇、是疑䳢爲鸇、此說似是、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顛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射食亦反、（　）下、當作地、新序作地、淮北、楚地、無顛之冠、鮑彪曰、冠不覆額、愚按、韓子薦席額緣、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顛緣、是額顛同義、蓋冠無額緣、故不覆額、駭、驚擾也、

戰國策正解　卷十　日　後彫閣藏

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爲、謂不脩德也、言宋特祥而不修德、故祥反爲禍也、

考異坊本亟作速、

凡六章

衛

靈公　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近附近之近、（　）近、近狎也、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雍鉏、孟子與此同、說苑作雍雎、蓋音相近而通用、闕、君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

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君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昔日猶言夕者。對曰。日幷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
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
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幷音併。煬
音楊。○煬對火也。淮南子冨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
闞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
人當竈。以喩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
引靈公事。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闕文。鮑彪不察焉。
移之于此誤矣。

考異　諸本奚爲作曰一。宋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章　凡三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
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
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吏反。下同。將下之下
遐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
見秦策。黃國名也。闞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
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斜文
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
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
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
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夫音扶。惡烏路反。○南文子。衛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
功處其上。倫輩類也。議謂諧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
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來衛也。
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
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城。帥師
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
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二百字。衛君大說。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
說音悅。○闞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懽謂懽心。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
致之。君其圖之。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
謀也。反還也。

考異　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二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
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乘繩證反。○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

嗣君章　凡五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

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除爲衛之爲、餘並于僞反、下爲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賴、利也。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魏得衛而强、必吏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守手又反。下同。○戒謂告之以釋攻。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

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使衛君厚待胡衍。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考異〕坊本無復字。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愚謂、許之以百金、謂使客得見魏王、許而與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温故曰脩。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即廊。鄒彪曰、佯若不爲衛客、偶思念得之。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夫音扶。○過猶甚也。奚以知之也。王問。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趨音促。○曰字疑當在衛上。

〔考異〕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郭門。坊本是以作以是。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高誘曰、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名、未知孰是。左氏、衛邑也。吳師道曰、衛君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地指左氏。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喩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

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治直吏反。○碕哲夫曰、百恐里誤。愚謂、言雖小國無不治、雖大國無不亂。敎化喩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爲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恥、則地雖大將何以用之、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坊本以百作一百。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銳反。○勿益損、謂使之一如其數。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死也。食字恐衍。高麗猶甚美也。謂好觀美。緤錯挐薄、二臣名。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

主斷於國而弩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蓋臣下諱斥言君之滅亡從言子孫故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緤錯弩薄之族皆逐也。相息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上時掌反○高誘曰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愚謂扶下疑脫下字謂人扶婦下車送母母送婦者是蓋為交淺言深之言也首尾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得之矣

【考異】高本無母下曰字坊本要作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匠反○稱為忠臣也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徇國之法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坊本稱之下有曰字食子間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中山也下章曰中山與燕趙為王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爭之而為王也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以中山小國故齊羞並為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恐之恐丘勇反下山恐必恐同索所白反○鮑彪曰今所謂者教登勸不求為王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為于為反下為趙魏為君廢同齊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齊見之齊疑當作豈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中山蓋二字誤合而為羊也下同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難乃且反○為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為齊難已為王也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塞先北反○關君長曰同欲者欲己得之而相憎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獨不欲與之爲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所憂在齊之不與焉奪五國謂奪五國之所欲也致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爲王而特親厚之臨猶臨御也微計謂密策也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衍令字大國趙魏

【考異】坊本嬰中山下無之字奪五國以下並作四國注云元作五今從元本之爲作並爲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乘繩證反下同○侔等也藍諸君患之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作藍諸吳師道曰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析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好齊王貪賂地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爲王之事遂定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說始銳反下說齊同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旦反○關君長曰爲謂其所爲也費謂割地危謂強敵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茍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爲中之爲于僞反與聞之與音預○隘塞也即謂閉關不通使者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

之矣高誘曰、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　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佐王下無中山二字、高本闕之下無必字、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吏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己爲司同、相息亮反、下同○高誘曰、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己求相於中山也中山

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知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乘繩證反○關君長曰食盡其肉而不饜不敢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抵當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憙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憙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關君長曰、中山君以爲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陸深曰、弘中司憙而先露言、故憙得反客爲主、以中公孫、妙哉、

考異　坊本憙並作喜、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相息亮反、難乃旦反、下同○陰簡中山君[illegible]也、難忌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憙與趙使者語中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與令力呈反、下同○憙從簡言、令趙王請陰簡、而中山君不與也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言趙王必不怒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爲于僞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憙取使者之歡也、爲司馬憙謂無內難、爲陰簡謂立爲正后、此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自謂作自爲、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陰姬、即陰簡、江姬亦美人也、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公父也、言陰姬得爲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父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稽遺禮反○關君長曰、事之成否不可先言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聞字疑涉下文而誤衍、或能字訛、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王說之說音悅、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關君長曰、商較敵勢、爲戰之資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

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權顴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衍言不能及謂言之不足盡其美也准鼻頭頞額權輔骨衡眉上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即若也）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憙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考異〕坊本連前章子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朝直遙反下同○窮閭隘巷不容高蓋駟馬故傾之也）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鮑彪曰本謂農業惰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坊本疵作疵車下有者字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說始銳反○都士大夫謂諸都邑之士大夫也閻若璩曰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不通不及子期也）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亡走也飡以飲澆飯也事謂戎事死君謂為君死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坊本摯作挈飡作飧一本作飱坊本餌之作臣父纂士二人作二死士盡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

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一本以上二章、在樂羊爲魏將章之前、坊本襄作桓、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終

空海　著

御請來經卷等目録

古活字版

據古活字版影印

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

入唐學法沙門空海言空海以去延曆廿三年銜　命留學之末問津萬里之外其年臘月得到長安廿四年二月十日准　勅配住西明寺爰則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惠果和尚以爲師主其大德則大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之付法弟子也弋釣經律該通密藏法之綱紀國之所師　大師尚佛法之流布歎生民之可拔授我以發菩提心戒許我以入灌頂道場沐受明灌頂再三焉受阿闍梨位一度也肘行膝步學未學稽首接足聞不聞幸賴　國家之大造　大師之慈悲學兩部之大法習諸尊之瑜伽斯法也則諸佛之肝心

新錄 一

成佛之徑路於國城塹於人膏腴是故薄命不聞名重垢不能入印度則輸婆三藏脫躧負扆振旦則　玄宗皇帝景仰忘味從尒已還一人三公接武耽翫四衆萬民稽首戴蜜藏之宗自茲稱帝半珠顯教靡旗面縛史以鳳凰于飛必竊堯舜　佛法行藏遂時卷舒今則一百餘部金剛乘教兩部大曼荼

新錄 二

羅海會請來見到雖云波濤淩漢風雨漂舶越彼鯨海平達　聖境是則　聖力之所能也伏惟　皇帝陛下至德如天佛日高轉人之父佛之化悲蒼生而濡足鍾佛囑而垂衣以陛下新御旋璣新譯之經自遠新凌以　陛下慈育海內海會之像過海而來也恰似符契非聖誰測矣空海雖闕期之罪

死而有餘竊喜難得之法生而請來不任一懼一喜之至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大宰大監高階眞人遠成奉表以聞并請來新譯經等目録一卷且以奉進輕黷　威嚴伏增戰越沙門空海誠恐誠惶謹言

大同元年十月廿二日入唐學法沙門空海上表

新録　主

入唐學法沙門空海大同元年請來經律論疏章傳記并佛菩薩金剛天等像三昧耶曼陁羅法曼陁羅傳法阿闍梨等影及道具並阿闍梨付囑物等目録

都合六種就中

新譯等經都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梵字眞言讃等都四十二部四十四卷

論疏章等都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

已上三種惣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

佛菩薩金剛天等像法曼陁羅三昧耶曼陁羅并傳法阿闍梨等影共一十鋪

道具九種

阿闍梨付囑物一十三種

新譯經

新録　四

金剛頂瑜伽眞實大教王經三卷　四十三紙

金剛頂瑜伽般若理趣經一卷　八紙

觀自在菩薩授記經一卷　一十二紙

瑜伽念珠經一卷　二紙

奇特佛頂經三卷　六十八紙

觀自在菩薩最勝明王心經一卷　十二紙

金剛頂瑜伽文殊師利菩薩經一卷　二紙

阿唎多羅阿嚕力經一卷　一十一紙
普賢行願讃一卷　五紙
地藏菩薩問法身讃一卷　五紙
出生無邊門經一卷　一十紙
大吉祥天女經一卷　七紙
底哩三昧耶經一卷　十四紙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三卷　二十四紙

新録　五

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經一卷　二紙
金剛頂瑜伽十八會指歸一卷　十九紙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分別聖位法門一卷　一十三紙
菩提場所説一字頂輪王經五卷　七十八紙
寶篋經一卷　六紙
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三紙

大孔雀明王經三卷　五十紙
大雲輪請雨經一卷　二十四紙
雨寶陀羅尼經一卷　五紙
穰麌梨童女經一卷　四紙
稻䕸喩經一卷　八紙
大寶廣博樓閣經三卷　四十五紙
菩提場莊嚴經一卷　二十二紙

新録　六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一卷　二紙
施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　四紙
三十五佛名經一卷　二紙
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一卷　[illegible]
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八紙
訶利帝母經一卷　三紙
毘沙門天王經一卷　五紙半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一卷　七紙
文殊問字母品一卷　三紙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法一卷　一十三紙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念誦法一卷　十八紙
無量壽如來念誦儀軌一卷
阿閦如來念誦法一卷　廿紙
佛頂尊勝念誦法一卷　八紙

新錄　七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一卷　六紙
金剛王菩薩念誦法一卷　十二紙
普賢金剛薩埵念誦法一卷　十二紙
金剛頂瑜伽五秘密修行儀軌一卷　十二紙
金剛壽命念誦法一卷　三紙
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十二紙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一卷　十二紙

如意輪念誦法一卷　八紙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一卷　五紙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一卷　七紙
聖觀自在菩薩心眞言觀行儀軌一卷　六紙
甘露軍吒利瑜伽念誦法一卷　十八紙
華嚴入法界四十二字觀門一卷　六紙
文殊讚法身禮一卷　三紙

新錄　八

受菩提心戒儀一卷　二紙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一卷　四紙
般若理趣釋一卷　五十二紙
大曼荼羅十七尊釋一卷　三紙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一卷　八紙
都部陀羅尼目一卷　四紙
大乘緣生論一卷　一十紙

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　三十五紙
仁王經二卷　五十一紙
密嚴經三卷　十九紙
仁王念誦儀軌一卷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刹功德莊嚴經三卷　五十一紙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一卷　十五紙
新録　九
金剛頂勝初瑜伽經中略出大樂金剛薩埵念誦儀軌一卷　十一紙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一卷　十五紙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一卷　九紙
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他鉢怛羅陀羅尼一卷
普遍光明大隨求陀羅尼經二卷　三十二紙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眞言勝相一卷　三紙
五字陀羅尼頌一卷　八紙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一卷　七紙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品一卷　三紙
新録　十
不空羂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眞言一卷　二紙
聖迦捉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三卷　二十八紙
大威怒烏芻濕摩儀軌一卷　十紙
佛說摩利支天經一卷　四紙
佛爲優塡王說王法政論經一卷　九紙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一卷　一十四紙

速疾立驗摩醯首羅天說迦婁羅阿尾奢法一卷　四紙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一卷　二紙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一卷　三紙

木槵經一卷　一紙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品一卷　十四紙

新錄十七

曼殊室利童子菩薩五字瑜伽法一卷　二紙

金剛頂降三世大儀軌一卷　四紙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　四十紙

金剛頂經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一卷　六紙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一卷　七紙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一卷　二紙

修習般若波羅蜜菩薩觀行念誦儀軌一卷　七紙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一卷　七紙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華部念誦法門一

新錄十七

冰迦羅天經一卷

已下未載貞元目錄

施諸餓鬼飲食儀軌一卷

梵天擇地法一卷

佛說出生無邊門陀羅尼儀軌一卷

轉法輪菩薩法一卷

如意輪觀門義注秘訣一卷

菩提心義一卷

金輪王佛頂略念誦法一卷　二紙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一卷　紙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
念誦儀軌一卷　十三紙
已下未載貞元目録
釋迦牟尼佛成道在菩提樹下降魔
讃一卷
新録十千
卷　十二紙
佛説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一卷　四紙
金剛手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
威怒王念誦儀軌法品一卷　十一紙
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　一十四紙
大聖天歡喜雙身毘那夜迦法一卷　二紙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一卷　八紙

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毘盧遮那字輪瑜伽
儀軌一卷
金剛頂瑜伽毘盧遮那三摩地法一卷　十五紙
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一卷
大日經供養儀式一卷
蕤呬經三卷
右一百一十八部一百五十卷大唐特
新録十帖
進試鴻臚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
公贈司空謚大辯正大廣智不空三藏
和尚譯
法海一味隨機淺深五乘分鑣逐器頓漸
教之中有顯有密於密藏也或源或派古之
法匠泳派攀葉今之所傳拔柢竭源何以故
昔金剛薩埵親受遍照如來數百歲後授龍

猛菩薩龍猛菩薩授龍智阿闍梨龍智阿闍
梨授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三藏大唐開元
中始扣五部雖云一人宗仰不能廣流唯有
我祖大廣智阿闍梨初受金剛智三藏更詣
南天竺龍智阿闍梨所括囊十八會瑜伽研
窮胎藏等密藏天寶中却歸大唐于時
玄宗皇帝始受灌頂屈尊師資自降　肅

新録十一年

宗　代宗相續受法禁内則建神龍精舍
城中則普聞灌頂壇一人百寮臨壇受灌頂
四衆群生膝步學密藏密之宗是日韓興灌
頂之法自茲接軫又吏顯教則談三大之遠
劫密藏則期十六之大生遲速勝劣猶如神
通跛驢御善之客衆聴其趣矣教之優劣法
之濫觴如金剛薩埵五秘密儀軌及大辯正

三藏著答等中廣説
新譯華嚴經一部四十卷　六百一十二紙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一部十卷　一百六十紙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一部十卷
造塔延命功德經一卷
右四部六十一卷般若三藏譯
十力經一卷　三紙

新録十六

右一部勿提犀魚三藏譯　唐云蓮華精進
迴向輪經一卷　三紙半
十地經九卷　一百十一紙
右二部十卷尸羅達摩三藏譯
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二卷　三十五紙
穢迹金剛説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
一卷　五紙

右二部三卷無能勝三藏譯

舊譯經

金剛頂毗盧遮那一百八尊法身契印一卷

右無畏三藏譯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一部四卷 八十一紙

不動尊使者秘密法一卷 十一紙

右二部五卷金剛智三藏譯

新錄十七

佛心經二卷

不空羂索眞言經二卷 第六卷第廿卷 卅卷之中闕本

右二部三卷菩提留支三藏譯

諸佛心陀羅尼經一卷 三紙

能滅衆罪千轉陀羅尼經一卷

右二部二卷玄奘三藏譯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

陀羅尼法一卷

右阿眞你耶三藏譯

摩訶吠室羅末那野提婆喝羅闍陀羅尼儀軌一卷

右般若輪三藏譯

華嚴經心陀羅尼一卷

右實叉難陀三藏譯

新錄十八

文殊滅婬欲我慢陀羅尼一卷

使咒法經一卷

毗那耶經一卷

金剛部九師大將阿吒婆俱經三卷

伽馱金剛眞言一卷

右二十四部九十七卷或近譯未傳此間或舊譯名來實關古人所未傳略在斯中

梵字

梵字大毗盧舎那胎蔵大儀軌二巻

梵字胎蔵曼陀羅諸尊梵名一巻

梵字金剛頂蓮花部大儀軌二巻

梵字毗盧遮那三摩地儀軌一巻

梵字普賢行願讃一巻

梵字大佛頂眞言一巻

新録十九

梵字大隨求眞言一巻

梵字少隨求眞言一巻

梵字大寶樓閣經眞言一巻

梵字金剛蔵降三世讃王一巻

梵字千臂甘露軍荼利眞言一巻

梵字吉慶讃一巻

梵字无垢淨光陀羅尼一巻

梵字菩提場荘嚴陀羅尼一巻

梵字寶部金剛讃一巻　就中如意輪讃一ッ大悲心眞言一ッ維摩詰眞言一ッ

梵字妙法蓮華經儀軌一巻

梵字不動尊儀軌一巻

梵字尊勝佛頂眞言一巻

梵字七倶胝佛母讃一巻

梵字馬頭觀音陀羅尼一巻

新録廿

梵字千鉢文殊一百八名讃一巻

梵字一切吉祥天女陀羅尼一巻

梵字不空羂索陀羅尼一巻

梵字千手千眼眞言一巻

梵字阿弥陀佛眞言一巻

梵字寶篋眞言一巻

梵字十六大菩薩讃一巻

梵字十六大菩薩真言一卷
梵字大三昧耶真實一百八名讃一卷
梵字七倶胝儀軌一卷
梵字葉衣觀音真言一卷
梵字大悲心真言一卷
梵字一字頂輪王儀軌一卷
梵字文殊五字真言儀軌一卷

新録廿一

梵字烏蒭濕摩儀軌一卷
梵字勝初瑜伽儀軌一卷
梵字天龍八部讃一卷
梵字法身偈一卷
梵字十一面讃一卷
梵字金剛峯樓閣真言并一百八名讃一卷
梵字蓮花部讃一卷

梵字悉曇章一卷

右四十二部四十四卷

釋教者也本乎印度西域東垂風範天隔言語異楚夏之韻文字非篆隷之體是故待彼翻譯乃酌清風然猶真言幽邃字字義深隨音改義賒切易謬粗得髣髴不得清切不是梵字長短難別存源之意其在茲乎

新録十六

論疏章等

華嚴經疏一部三十卷　澄觀法師撰
法華玄義一部十卷　天台智者撰
法華文句疏二部廿卷　天台智者撰
四教義一部十二卷　天台智者撰
法華記一部十卷　天台湛然法師記
法華賛一部四卷　清素法師述

大毗盧遮那經疏一部廿卷　一行禅師撰
虚空蔵經疏一部四卷　潜真法師撰
文殊師利經疏一部三卷　潜真法師撰
仁王經疏一部三卷　良賁法師撰
明四種具足人求善知識法一卷
金剛般若導俗記三卷
辯正理論一部八卷　法琳法師撰
新録廿三
三教不齊論一卷
辯凡聖因果界地章二卷　良賁法師撰
金剛般若經疏一部三卷　道氤法師撰
貞元新定釋教目録三外卷　圓照律師撰
貞元新翻譯經圖讃二卷　圓照律師撰
佛頂尊勝陁羅尼傳序一巻
華嚴十會一巻
大方廣佛華嚴經品會名圖一巻
華嚴會請賢聖文一巻
金師子章并縁起六相一巻
杜順禅師會諸宗別見頌一巻
授五戒八戒文一巻
悉曇字記一巻
悉曇釋一巻
新録卅四
無畏三蔵禅要一巻
建立壇法一巻
金剛頂瑜伽秘密心地法門義訣一巻
大唐大興善寺大辯正大廣智三藏表答
碑六巻
右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巻
念理者也三乏能敷者也十曩若闕縁録稀龜

文何益況乃一乘理奧義与文非不假論疏
微言無功雖有勞載草冀裨乎聖典

佛像等

大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 七幅一丈六尺
大悲胎藏法曼荼羅一鋪
大悲胎藏三昧耶略曼荼羅一鋪 三幅
金剛界九會曼荼羅一鋪 七幅一丈六尺

新錄卅五

金剛界八十一尊大曼荼羅一鋪 三幅
金剛智阿闍梨影一鋪 三幅
善無畏三藏影一鋪 三幅
大廣智阿闍梨影一鋪 三幅
青龍惠果阿闍梨影一鋪 三幅 親付法阿闍梨耶
一行禪師影一鋪 三幅

右佛菩薩金剛諸天等像并傳法阿闍梨等影十鋪

法本無言非言不顯真如絕色待色乃悟雖迷月指提撕無極不貴驚目之奇觀誠乃鎮國利人之寶也加以密藏深玄翰墨難載更假圖畫開示不悟種種威儀種種印契出自大悲一覩成佛經疏祕略載之圖像密藏之要實繫乎茲傳法受法棄此而誰矣海會根

新錄卅六

源斯乃當之也

道具

五寶五鈷金剛杵一口
五寶五鈷鈴一口
五寶三昧耶杵一口
五寶獨鈷金剛一口
五寶羯磨金剛四口

五寶輪一口
已上各著佛舍利
五寶金剛橛四口
金銅盤子一口
金花銀閼伽盞四口
右九種一十八事
智之無邊號佛陀覺之無上名調御智無邊
故無所不知覺無上故方便難測故能種種
法門攝化長夜所謂金剛等者並皆標之智
法之門受持頂載福利無極外摧滅魔軍內
以調伏煩惱觀智之端自茲而起疑南之子
不可不知
阿闍梨付囑物
佛舍利八十粒　就中金色舍利一粒

刻白檀佛菩薩金剛等像一龕
白緤大曼荼羅尊四百四十七尊
白緤金剛界三昧耶曼陀羅尊一百二十
尊
五寶三昧耶金剛一口
金銅鉢子一具二口
牙床子一口
白螺貝一口
右八種物等本是金剛智阿闍梨從
南天竺國持來轉付大廣智阿闍梨
廣智三藏又轉与青龍阿闍梨青龍
和尚又轉賜空海斯乃傳法之印信
万生之歸依者也
健陀穀子袈裟一領

碧瑠璃供養鋺二口
虎珀供養鋺一口
白瑠璃供養捥一口
紺瑠璃箸一具
右五種亦是青龍阿闍梨之所付也空海
去延暦廿三年季夏之月隨入唐大使藤
原朝臣同上第一船發赴咸陽其年八月
新録廿九
到福洲著岸十二月下旬到長安城宣陽
坊宮宅安置廿四年仲春十一日大使等
旋軔本朝唯空海孑然准
勅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於是歷城
中訪名德偶然奉遇青龍寺東塔院和尚
法諱惠果阿闍梨其大德則大興善寺
大廣智三藏之付法弟子也德惟時尊道
則帝師　三朝尊之受灌頂四衆仰之
學密藏空海与西明寺志明談勝法師等
五六人同往見和尚和尚乍見含笑喜歡
告曰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
好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辨香
花入灌頂壇即歸本院營辨供具六月上
旬入學法灌頂壇是日臨大悲胎藏大曼
新録卅
陁羅依法抛花偶然著中台毗盧遮那如
來身上阿闍梨讃曰不不可可思思議
議再三讃歎即沐五部灌頂受三密加持
從此以後受胎藏之梵字儀軌學諸尊之
瑜伽觀智七月上旬更臨金剛界大曼荼
羅重受五部灌頂亦抛花得毗盧遮那
和尚驚歎如前八月上旬亦受傳法阿闍

梨位之灌頂是日設五百僧齋普供四衆
靑龍大興善寺等供奉大德等並臨齋筵
悉皆隨喜金剛頂瑜伽五部眞言密契相
續而受梵字梵讃間以學之　和尚告
曰眞言祕藏經疏隱密不假圖畫不能相
傳則喚供奉丹靑李眞等十餘人圖繪胎
藏金剛界等大曼陀羅等一十鋪兼集北

新録卅一

餘經生書寫金剛頂等最上乘密藏經又
喚供奉鑄博士趙吳新造道具六十五事
圖像寫經漸有次第和尚告曰吾昔髫齔
之時初見三三藏藏一目之後偏憐如子
入内歸寺如影不離竊告之曰汝有密敎
之器努努力力兩部大法祕密印契因是
學得矣自餘弟子若道若俗或學一部大
法或得一尊一契不得兼貫欲報岳瀆吳
天罔極如今此土緣盡不能久住宜此兩
部大曼荼羅一百餘部金剛乘法及三藏
轉付之物並供養具等請歸本鄉流傳海
內纔見汝來恐命不足今則授法有在經
像功畢早歸鄉國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
蒼生福然則四海泰万人樂是則報佛恩

新録卅二

報師德爲國忠也於家孝也義明供奉此
處而傳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努力力付
法慇懃遺誨亦畢去年十二月望日蘭湯
洗垢結毗盧遮那法印右脇而終是夜於
道場持念和尚宛然立前告曰我与汝久
有契約誓弘密藏我生東國必爲弟子委
曲之言更不煩述阿闍梨付囑受法之由

大體如是

梵夾三口

右般若三藏告曰吾生緣罽賓國也少年入道經歷五天常誓傳燈來遊此間今欲乘桴東海無緣志願不遂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斯梵夾將去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元元恐繁不一二

新録卅三

夫釋教浩汗無際無涯一言弊之唯在二利常樂之果自利也濟苦空之因利他也空願常樂不得也徒計拔苦亦難也必當福智兼修定慧並行乃能濟他苦取自樂修定多途有遲有速耽一心利刀顯教也揮三密金剛密藏也遊心顯教三僧祇眇焉持身密藏十六生甚促頓中之頓密藏當之也是故無畏三藏捨王位而忘味 代宗皇帝屈北極而不厭龍智和尚八百不老崇惠禪師擲耶支頂法之不思議豈過斯藏乎慕覺之徒願聞未聞頌曰

法無行藏隨人去來似寶難得得則心開
投身半偈豈論珍財孜孜書寫其來悠哉
願此介福國泰人蕃 一聞一見並悉脫煩

大同元年十月廿二日入唐學法沙門空海

新録十四

最澄 撰

傳教大師將來目録

文政四年（一八二一）近江比叡山浄土院刻本

據文政四年（一八二一）
近江比叡山淨土院刻本影印

刻根本大師將来録序

大師入唐求法目録有二本其一則記於台州所得經疏名目謂之圓宗録其一則記於越州所受密典名數謂之越府録越府録有元禄年間印本而文字紕訛不正今曰就横川松禪院所藏大師真筆以摸出之其圓宗録元龜之亂散失不知所在故就正二位前權大納言宗建卿所藏寫本以録出之且按以東寺觀智院所藏寛治五年寫本遂并上木冀傳之萬世以備法門盛典云爾

文政四年辛巳大師千年遠忌之初夏

叡嶽新擇題權僧正真超識

進官録上表

沙門寂澄言寂澄聞六爻探頤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
名未涉真如之境豈若隨他權教用三乘於機
門隨自實教示一乘於道場哉然則圓教難説
演其義者天台妙法難傳暢其道者聖帝伏
惟
陛下纂靈出震撫運登極北蕃來朝請賀正
於每年東夷北首知歸德於先年於是屬想圓
宗緬懷一乘紹宣妙法以爲大訓由是妙圓極
教應聖機而興顯灌頂秘法感皇緣而圓滿
寂澄奉使求法遠尋靈蹤往登台嶺躬寫教
迹所獲經并疏及記等總二百三十部四百六
十卷且見進經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蓮花經
七卷金字金剛般若經一卷金字菩薩戒經
一卷金字觀無量壽經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師
靈應圖一張天台大師禪鎮一頭天台山香
爐峯送檉及栢木文尺四枚説法白角如意壹
柄謹遣弟子藏經奉進但
聖鑒照明二門圓滿不任誠懇之至奉表戰
慄謹言

延暦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沙門寂澄上表

傳教大師将来台州録

日本國求法僧最澄等勘定合疏記等壹佰貳部貳佰肆拾卷之中

別絹圖壹卷但疏紙陸行捌佰玖拾柒紙

妙法蓮花經玄義十卷　智者大師出　二百七十二紙

妙法蓮花經玄義釋十卷　荊溪和尚撰　三百四十三紙

妙法蓮花經文句疏十卷　智者大師出　三百三十七紙

妙法蓮花經文句疏記十卷　荊溪和尚撰　五百一十五紙

妙法蓮華經觀音品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四十紙

妙法蓮花經觀音品義疏二卷　智者大師出　三十八紙

妙法蓮花經科文二卷　龙溪和尚撰　八十五紙

妙法蓮花經觀音品偈科文一卷　一紙

妙法蓮花經大意一卷　荊溪明曠座主述　一十紙

妙法蓮花經文句序一卷　會稽沙门神迥述　三紙

妙法蓮花經懺法一卷　或名三昧行法　智者大師出　一十八紙

妙法蓮花經三昧補助儀一卷　荊溪和上撰　三紙

妙法蓮花經大意一卷　五紙

妙法蓮花經玄義科文一卷　七紙

妙法蓮花經文句疏科文一卷　六紙

已上一十一部一十三卷同帙法華部一千六百八十三紙

摩訶止觀十卷　智者大師出　三百七十紙

摩訶止觀補行傳弘決十卷　荊溪和尚撰　七百四十七紙

摩訶止觀文句二卷　荊溪和尚撰　七十八紙

摩訶止觀義例二卷　荊溪和尚撰　三十一紙

摩訶止觀心要一卷　八紙

摩訶止觀音一卷　八紙

摩訶止觀略音一卷　一十五紙

摩訶止觀大意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一十紙

摩訶止觀八教大意一卷　荊溪沙门明曠述　一十五紙

摩訶止觀科文一卷　八紙

摩訶止觀三德圖一張　六紙

已上九部一十卷同帙止觀部一千二百九十六紙

禪文修證十卷　智者大師出　一百七十九紙
禪門章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五十九紙
禪門要略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五紙
修禪六妙門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一十三紙
口決禪法一卷　智者大師出　九紙
四念處四卷　章安和尚撰　六十八紙
觀心論一卷　智者大師出　九紙

小止觀一卷 卷上　智者大師出　一十七紙
覺意三昧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一十九紙
雜觀行一卷　智者大師出　八紙
觀誦經記一卷　荊溪和尚撰　五紙
金光明懺法一卷　智者大師出　四紙
方等懺補闕儀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三紙
已上一十四部一十七卷同帙禪門部　四百八十四紙
維摩經玄疏六卷　智者大師出　一百一十六紙

維摩經疏記三卷 或六卷　荊溪和尚撰　一百四十八紙
已上二部九卷同帙
維摩經略疏十卷　荊溪和上撰　三百九十四紙
維摩經疏私記三卷 上卷玄記　傳法沙門道邃撰　一百四十八紙
四教儀十二卷　智者大師出　九十七紙
發願文一卷　南岳思大師說　一十四紙
聖四十二賢聖儀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三紙
涅槃後分科文一卷　荊溪和尚撰　六紙

五方便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一紙
十不二門義一卷
天台山國清寺百錄五卷
天台山智者大師靈應圖一張
天台山國清寺壁上大師說法影像并仏頂及維摩四王
六祖像一卷　顏真卿撰　十二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別傳一卷　沙門道證述　一十二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讚一卷　三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墳裏碑一卷　慈力居士馬碓撰　五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墳前左碑一卷　會稽士呈文萬齊融述　五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墳前右碑一卷　龍泉寺喬法師述　五紙

天台山章安和尚別傳一卷　沙門法鏡集　七紙

天台山六祖略傳一卷　終南山宣律師等述　七紙

天台山第五祖左溪和尚傳一卷　五紙

天台山第六祖荊溪和尚碑一卷　校書郎安定肅撰　五紙

天台智者大師仏隴道場記一卷　安定梁肅撰　九紙

天台山國清寺碑一卷　李邕撰　七紙

天台山國清寺石泉碑一卷　五紙

南岳思大師別傳一卷　五紙

南岳高僧傳一卷　黃門侍郎盧藏用撰　一十五紙

南岳記一卷　李邕撰　三紙

南岳并天台山記一卷　五紙

天台山智者大師別傳論一卷　梁肅撰　六紙

天台山十二弟子別傳　一十五紙

學意三昧文句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一十紙

已上二部七卷同帙　維摩部九百三紙

大般涅槃經玄義一卷　章安和尚撰　四十七紙

大般涅槃經疏一十五卷　章安和尚撰　四百八十三紙

已上二部一十六卷同帙

大般涅槃經疏一十五卷　荊溪和尚再治　五百八十九紙

大般涅槃經音儀一卷　法宣撰　三十七紙

大般涅槃經疏私記十卷　傳法弟子道邃撰　三百八十三紙

大般涅槃經音一卷　二十八紙

大般涅槃經疏抄五卷　三百三十六紙

金剛錍論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一十五紙

金剛錍論記　荊溪沙門明曠述　一十八紙

金剛錍論科文一卷

已上七部二十卷同帙　涅槃部一千八百三十七紙

花嚴經骨目一卷　荊溪和尚撰　五十八紙

法界次第三卷　智者大師出　八十紙

安樂行一卷　南岳思大師説　一十三紙
金光明經玄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二十六紙
金光明經疏三卷　智者大師出　八十九紙
菩薩戒經義記二卷　智者大師出　四十四紙
請觀音經疏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一十四紙
觀無量壽經疏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二十四紙
阿弥陁經疏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五紙
阿弥陁經决十疑一卷　五紙
已上一十部十五卷同帙　雜疏部三百六十八紙
圓教六即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五紙
六即義一卷　四紙
受菩薩戒文一卷　南岳大師説　七紙
受菩薩戒文一卷　荊溪和尚撰　一十紙
七日懺法一卷　一十四紙
天台宗大意一卷　三紙
天台讃一卷　章安和尚作　三紙

法華三周圖一卷　六紙
辜虛舟判斷天台四教諍文一卷　一紙
日本國求法齋文一卷　七首　一十紙
日本國求法目錄一卷　一十四紙
已上三十八部四十卷之中　絹圖一張　現四十一卷
天台闕本目錄
合疏并義等壹拾肆部肆拾壹卷
仁王般若經疏四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弥勒成佛經疏五卷
釋論疏二十卷
三觀義二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
釋十如是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釋一切經玄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七學人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七方便義一卷　智者大師出
一二三四身義一科
小止觀一卷　卷下
觀心誦十二部法一卷
般舟三昧行法一卷
已上疏并義等一十四部卌一卷開元廿二年龍
泉寺㕘法師与僧道謀所書智者大師墳前
右柱碑上雖有名目然梁本未得

天台隨部目録
合雜義等壹拾伍科
三觀義一科　入止觀部
釋二十五三昧義一科　入四教義并法花玄義部
四種三昧義一科　入止觀部
四種四諦義一科　入法花玄義部
七種二諦義一科　入法花玄義部
三諦義一科　入法花玄義部

四門義一科　入四教義并止觀及肅玄法花維摩等部
四土義一科　入維摩疏部
四不生義一科　入涅槃疏并止觀等部
四悉檀義一科　入法花玄義并四教義等部
十法界義一科　入法花玄義并四教義等部
十法成乘義一科　入止觀等部
請觀音三昧行法一卷　入止觀并天台國清百録部
方等三昧法一卷　入止觀并天台國清百録部

已上一十五科義隨智者大師即章安和尚私記其
義隨義爲卷前後所記散在諸方恐後學致
疑故龍泉記中故存名目諸部之中其義都盡
不急之故今不別卷耳

天台疏點經目録
合漆部伍拾伍卷
妙法蓮花經七卷
維摩經三卷

大般涅槃經三十八卷
請觀音經一卷
觀無量壽經一卷
阿弥陁經一卷
金光明經四卷
已上大乘經依天台疏科點已畢
大乘經律并陁羅尼目錄
合壹拾叁部壹拾玖卷
菩薩戒經一卷
蘇悉地經三卷
蘇婆呼律經三卷
新譯梵漢兩字大佛頂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隨求即得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仏頂尊勝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千臂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千手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一字咒王陁羅尼一卷
梵漢兩字文殊師利五字陁羅尼一卷
梵漢字隨求即得曼荼羅一張 落
梵種子曼荼羅一張
大佛頂通用曼荼羅一張
別家抄記等目錄
合漆部貳拾漆卷 別家部一千六百三十五紙
四分律鈔記一十九卷 一千三百八十紙
十四科義疏二卷 一百二十紙
十四科義抄一卷 六十六紙
因明疏二卷 加注因明一卷 六十三紙
釋氏齋儀一卷 二十紙
釋氏齋儀記一卷 二十五紙
已上五部 八卷同帙
別物
合三種

禅鎮一頭
説法白角如意壹柄
天台山香爐峯檉栢木并椐木文尺四枚
右件天台智者大師所釋大乘經等并所説教
迹及第二第五六祖等傳記并別家抄等惣有
百二十部三百四十五卷除經教迹所用之紙八
千五百三十二紙最澄等深蒙
郎中慈造於大唐台州臨海縣龍興寺淨土
院依數寫取勘定已畢謹請　當州印信示
後學者求法有在然則
郎中法施之德永劫無窮衆生法用之用長
夜不盡願傳法高光廻向使君念々增福剎那
圓智然後普及十方一切含識俱乘一寶車
同遊八正路然親平等自他俱也

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丑拾玖日己未日本國比叡寺求法僧　最澄　録
日本國求法譯語僧義眞

日本國求法傔從丹福成
勾當大唐天台山國宗座主西京和尚道邃

最澄闍梨形雖異
域性實同源特稟生
知觸類懸解遠求
天妙台旨又遇龍象邃
公揔萬行於一心了殊
途三觀親承秘密理

絶名言猶寓他方學
徒只能信受遂請
當州印記安可不任
爲憑大唐貞元廿一
年二月廿日朝議持節
台州諸軍事守台州
刺史上柱國陸淳給
書

日本國入唐使

持節大使從四位上行太政官右大辨兼越前守藤原朝臣葛野麿
准判官兼譯語正六位上行備前掾笠臣田作
録事正六位上行式部省少録兼伊勢大目勲六等山田造大庭
録事大初位上行太政官左少史兼常陸目上毛野公頴人

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録

日本國求法僧最澄目録　新交　八紙

惣合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

向台州求得法門都合一百二十八部

百四十五卷　名目具別録

向越府取本寫取經幷念誦法門都合

一百二部一百一十五卷

五佛頂轉輪王經五卷　一百張

大輪金剛陀羅尼經一卷

常求利毒女經一卷

理趣品別譯經一卷　落

軍荼利菩薩法一卷

軍荼利別法一卷

瞿醯三卷

無量壽如來瑜伽儀軌一卷　廿五枚

一字頂輪王瑜伽法一卷

普賢金剛瑜伽法一卷

十八會瑜伽法一卷

普賢行願讃一卷　十枚

卅七尊名一卷

卅七尊心要一卷

寶部金剛讃一卷

觀音法一卷

毗柰耶經一卷

般若心經梵本漢字一卷

梵漢字金剛輪真言一卷

陀羅尼啓請文一卷　落

已上二十部二十六卷同帙

大陀羅尼經一卷

梵天擇地經一卷

雜真言一巻
灌頂三昧耶戒一巻
梵字佛頂尊勝真言一巻　決
壇様一巻
卅七尊様一巻
卅七尊供養具様一巻
壇様并供養具様一巻
雜供養具印一巻

多聞天法一巻
金輪佛頂像様一巻
一字轉輪三印一巻
七俱胝佛母像様一巻
一字梵字一巻　巻
火頭金剛像様一巻
八菩薩位様一巻
眞道無遮齋法一巻　加火飾儀軌一巻

已上一十八部一十八巻同帙

四教義二巻　第三第四
章安大師碑文一巻　常州知善寺释法宣製　八紙
梁肅與道士吴筠書一巻　三紙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巻　章安和上述　廿紙
止觀輔行傳序一巻　普門子述
釋籤縁起序一巻　君山隂鍠男普門子詞
剡山石城寺弥勒石像碑一巻

妙樂和上遺旨一巻
三如来畫像賛一巻
天台大師誦經觀記一巻　荊溪和上撰
祭第六祖荊溪和上文一巻　天台沙門靈巖作
止觀記中異義一巻　邃座主記　天台沙門乾淑集
天台第七祖智度和尚略傳一巻　沙門志明集
廣仏隴故荊溪大師讃一巻　會稽神邕述
天台國清雜集一巻

國清寺智者大師影堂記一巻　長安沙門曇羿

青溪山記一巻

止觀小科門一巻

四教科文一巻

十不二科文一巻

長安座主傳一巻　天台沙門乾淑述

已上二十一部二十二巻同帙　雜第一　卌紙

金剛錍三巻　沙門圓暉撰

瓦官寺維摩碑一巻

開河文筆一巻

智度論音一巻

古今佛道論衡二巻

五百問事一巻

真人集一巻

已上七部十巻同帙　雜第二

諸賢問答一巻

翰林院等集一巻

西國付法記一巻

湖州皎然和上齋文一巻

雜文五首一巻

韋之晉傳一巻

傅大士還詩十二首一巻

花嚴法界觀一巻

齋文式一巻

浮漚篇一巻

佛道二宗論一巻

三教不齋論一巻

十弟子讃一巻

什法師付法一巻

刀梯歌一巻

靖心寺鍾銘一巻

五更讃念佛一巻

菩薩戒文句一巻
西域大師論一巻
青心論一巻
無生義一巻
雙林大士集一巻　廿紙
曹溪大師傳一巻
絶觀論一巻
法華經名相一巻

青面北天陀羅尼法一巻
般若心經略疏一巻
達磨系圖一巻
佛受菩薩戒義一巻　十五紙
法性章一巻　加青弁量判斷一巻　十紙
二定二戒體一巻
四分律鈔數義一巻　廿紙
四分律鈔音訓一巻　十五紙

道場頂一巻　欠
已上三十四部三十四巻同帙　雜第三　六十紙
惣日本國求法目録一巻
相送集四巻七　甲乙丙丁代己庚　百紙
已上二部五巻同帙
念誦供養具様
五鈷抜折羅様一口
五鈷金剛鈴様一口
金剛輪二口

金剛羯磨二口
真言和上付法印信三鈷抜折羅一口
已上念誦供養具様也
右件念誦法門等并念誦供養具様等
向越府龍興寺詣順曉和上所即最澄
并義真逐和尚到湖鏡東峯山道場
和上導兩僧治道場引入五部灌頂曼
荼羅壇場現象授真言法又灌頂真言

水便寫取上件念誦法門并供養具撲勘定已畢最澄等深蒙
郎中慈造去年向台州兩僧等受大小二乘戒又寫取數百卷文書今年進越府二僧入五部灌頂壇又抄取念誦法門前後都惣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也能事已畢今歸本鄉今欲請　當州印信外方學徒等將示求法元由矣然則
郎中傳法之功攀福於現當羣生聽法之德期果於妙覺伏願
使君迭登三台位遠證三點果然後竪通三界橫撥十方六道四生一切含靈同入禪門倶遊慧苑信謗平等自他得益歟

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歳次乙酉五月朔己巳拾叁日辛巳日本國求法僧　最澄　録

日本國求法譯語僧義真

日本國求法僧徒丹福成

孔夫子云吾聞西方有聖人焉其教以清淨無爲爲本不染不著爲妙其他人也具足功德乃爲圓明最澄闍梨性禀生知之才來自礼義之國萬里求法視險若夷不憚艱勞

神力保護南嶽天台之嶺
西泛鏡湖之水窮　智者
之法門探灌頂之神秘可
謂法門龍象青蓮出池
將此大乘往傳本國求法
印信執以為憑驗所者　陸台
州已与題記故具所覩置
申直筆　大唐貞元廿一年
五月十五日朝議郎使持
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
刺史上柱國滎陽鄭審
則書

日本國入唐使

持節大使從四位上行太政官右大辨兼越前守藤原朝臣葛野麿
准判官兼譯語正六位上行備前掾笠臣　田作
録事正六位上行式部省少録兼伊勢大目勲六等山田造大庭
録事正六位上行太政官左少史兼常陸少目上毛野公頴人

山家將來目錄序

答者吾　三聖之入唐求法也皆有將來錄先是刊行於世矣今復謀壽此摹錄者蓋使其真蹟不朽也夫　國朝文物之盛云繡云索莫太於延暦弘仁聖代至若其書法精妙則晩唐以還聲書之士實所不能及人余知爲宋人讀曰幾二王亦非誣當時尚然況今世存數千字者可謂希世巨寶也雖然災之藏弗尉非但人知稀或恐不能全辭於後世豈可不憾哉今茲辛巳之夏法曼超谷齋郭塡之本徠曰　大師入唐千年於今真蹟儼可見矣今刻之以置開山塔院則猶傳永世可不盛觀哉於茲吾儕彈指隨喜而諾矣頃日剞劂告功成同法切責題一言予固辭不許故不顧唯

質而不文書其始末云
文政辛巳僧自恣日延曆寺遮
那業苾芻亮照撰併書

比叡山淨土院藏版

藤原佐世 撰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刊本

據光緒十年（一八八四）

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刊本影印

古逸叢書

光緒十年甲申
遵義黎氏刊于
日本東京使署

影舊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

古逸叢書之十九

遵義黎
氏校刊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正五位下行陸奥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臣佐世奉勅撰

合卌家

一易家　二尚書〻　三詩〻　四禮〻　五樂〻　六春秋〻　七孝経〻　八論語〻　九異説〻　十小學〻　十一正史〻　十二古史〻　十三雜史〻　十四覇史〻

十五起居注〻　十六舊事〻　十七職官〻　十八儀注〻　十九刑法〻　廿雜傳〻　廿一土地〻　廿二譜系〻　廿三簿録〻　廿四儒〻　廿五道家　廿六法〻　廿七名〻　廿八墨〻　廿九縱横〻　卅雜〻　卅一農〻　卅二小説　卅三兵〻　卅四天文〻　卅五麻數〻　卅六五行〻　卅七醫方〻　卅八楚辭〻　卅九別集〻　卌惣集〻

已上四十家

一易家　百七十七　如本

歸藏四卷　晉大尉叅軍薛貞注

周易十卷　後漢鄭玄注

右書經籍志所載十三卷

周易十卷　漢魏郡大守京房章句

周易十卷　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畧例一卷

周易十二卷　東晉秘書郎張璠集廿二家解

周易八卷　陸善經注

周易三卷　冷泉院

〻〻副象二卷　萬收撰注

〻〻六十四卦贊一卷

〻〻講疏十卷　陳諮議叅軍張譏撰

〻〻〻十二卷　國子祭酒何晏撰

〻〻異義十卷　弘農劉遵字修礼撰

〻〻通義十卷

〻〻正義十四卷　唐国子祭酒孔穎達撰

〻〻私記十四卷　孔名先生撰

〻〻〻〻一卷　古豐師撰

〻〻論一卷　晉馮翊大守阮渾撰冷泉院

〻〻流演一卷

〻〻義記九卷　劢氏撰

〻〻新論十卷　蜀郡博士正議大夫武威陰弘道撰

〻〻略例一卷　武守節注

〻〻許氏扶朴一卷　徐珮孔時解

〻〻略例一卷　唐刑璹注

〻〻通問一卷　韋元晨

〻〻難問一卷

〻〻譏論一卷　冷泉院

〻〻捜藏決一卷　冷泉院

〻〻譚名十二卷　冷泉院

〻〻音一卷　徐仙代撰

〻〻判卦略例一巻 冷泉院 〻〻賛一巻 〻〻精微賦一巻 劉遵撰

〻〻集音一巻 冷泉院

二 尚書家 百十三巻 如本

古文尚書十三巻 漢臨淮大守孔安国注 古文尚書十巻 陸善経注

今文尚書十巻 王肅注 冷泉院 尚書大傳三巻 鄭玄注 伏生注

尚書鴻範五行傳論十一巻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〻〻百釋三巻 梁国子助教巢猗撰

〻〻義疏二巻 〻〻疏抄七巻 〻〻述議廿巻 隋国子助教劉炫撰

〻〻正義廿巻 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撰 〻〻義疏十巻 費甝撰 〻〻發題義一巻

〻〻音一巻 徐仙民撰 〻〻私記音一巻

三 詩家 百六十六巻

韓詩外傳十巻 韓嬰撰 毛詩廿巻 漢河間大傅毛萇傳鄭氏箋 欅注毛詩廿巻

周〻十巻 陸善経注 毛詩譜序一巻 鄭玄撰 大叔求撰 毛詩序略議一巻

〻〻周南邵南篇決一巻 毛詩義疏十四巻 一巻問答 〻〻義疏二巻

〻〻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巻 陸機撰 〻〻正義四十巻 孔頴達撰 〻〻述議卅巻 劉炫撰

〻〻不忘記六巻 〻〻私記十巻 〻〻音義一巻 徐仙民撰

四 禮家 千百九巻 如本

周官礼十二巻 鄭玄注 周礼義疏十四巻 周官礼抄二巻

周礼義疏六巻 冷然院 周官礼義疏卅巻 沈重撰 〻〻〻〻〻十巻

〻〻〻〻十九巻 〻〻〻〻九巻 周礼疏五十巻 唐賈公彦撰

〻〻音一巻 〻〻〻圖十五巻 〻〻〻十巻

儀礼十七巻 鄭玄注 〻〻疏五十巻 唐賈公彦撰 礼記廿巻 漢九江大守戴聖撰 鄭玄注

〻〻廿巻 魏衛軍王肅注 〻〻抄一巻 鄭氏注

〻〻子本義疏百巻 梁國子助教皇偘撰 〻〻正議七十巻 孔頴達撰

御刪定礼記月令一巻 冷然院録云一巻第一巻 月令圖讃一巻 何楚之撰

礼記音二巻 徐爰撰　三礼卅巻 陸善経注　次礼廿巻 唐鄭國公魏徵撰
三礼義宗卅巻 崔霊恩撰　三礼大義卅巻 梁武帝撰　五服図二巻
周礼図十巻 鄭玄阮諶等撰　三礼開題義帙 崔逌意撰　礼論條牒一巻 第四第七任預撰
明堂月令論一巻　吉凶礼一巻 孟詵撰　喪服九族図一巻
古今喪服要記一巻 令然阮　〃〃譜一巻　〃〃経一巻
〃〃要略一巻 令然阮　江都集礼百廿六巻　唐礼百五十巻

唐永徽礼百卅巻　唐開元令百五十巻　古今治草十巻
郡礼録十巻　雑礼要用一巻　投壺経一巻
新刪投壺経一巻 又在兵家
樂家 二百七巻 如本
古今樂録十三巻 陳沙門智匠撰　〃〃樂纂一巻　雅樂録一巻
樂書要録十巻　樂歌五巻　歌調五巻　樂図四巻

琴経一巻 宗伯諧撰　琴操三巻 晋廣陵相孔衍撰　〃法一巻 趙耶利撰
〃録一巻　〃徳譜五巻　〃用手法一巻　雑琴譜百廿巻
弾琴用手法一巻　雅琴録一巻　阮咸図一巻
弾琴手勢法一巻　箎笛譜十一巻　横笛十八巻
尺八図一巻　律呂施宮図一巻　十二律相生図一巻
春秋家 三百七十四巻 如本

春秋左氏傳觧誼卅巻 漢九江大守服虔注　〃〃〃〃集解卅巻 晋杜預注
〃〃〃〃注略記一巻　注春秋序一巻　左氏膏肓十巻 何休撰
春秋釋例十五巻 杜預注　〃〃述議卅巻 劉炫撰　〃〃發題二巻
〃〃正義卅巻 孔穎達撰　〃〃左氏音三巻 徐邈撰　左氏傳文句跳一巻
春秋刊例五巻　〃〃不盡義一巻 蘇悰撰　〃〃笨三巻
〃〃正名一巻　〃〃断獄事十巻　〃〃公羊集詁十二巻 漢諌議大夫何休学

〃〃〃傳十二卷嚴彭祖注 〃〃〃〃〃十卷王氏注 〃〃〃〃解嶽十二卷
駮何氏漢議九卷鄭玄撰 春秋漢議十卷何休撰 公羊音一卷
春秋公羊文義集解一卷 〃穀梁傳十一卷范甯集解 〃〃〃〃〃疏
十三卷唐門博士楊士勛撰 〃〃三傳卅卷陸善経注 三體春秋十卷
閫外春秋十卷冷然院本十卷 春秋集傳廿卷炎氏注 〃〃井疑十卷陸淳注
〃〃纂例十卷同注 〃〃十二公譜議一卷劉濤撰 〃〃外傳國語廿卷韋昭注

〃〃文苑十卷
孝経家 卅五卷 如本
孝経一卷孔安國注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文 〃〃〃〃鄭玄注 〃〃〃〃蘇擬注 〃〃〃〃謝萬集解
〃〃〃〃唐玄宗皇帝注 〃〃集議二卷荀茂祖撰 越王孝経廿卷希古等撰
新撰〃〃疏拾遺一卷 〃〃疏二卷皇侃撰 〃〃述議五卷劉炫撰
〃〃去惑一卷同撰 〃〃私記二卷周弘正撰 〃〃正義二卷

〃〃抄一卷孔穎達撰 〃〃去一卷 〃〃策二卷
〃〃疏三卷元行冲撰 女孝経一卷班婕妤撰 酒〃〃一卷 武〃〃一卷
論語家 二百六十九卷 如本
論語十卷鄭玄注 〃〃〃〃何晏集解 〃〃六卷陸善経注
〃〃義疏十卷皇侃撰 〃〃疏十卷褚仲都撰 〃〃六卷 〃〃義一卷
〃〃音一卷 〃〃弟子録名一卷 〃〃私記三卷

孔子正言廿卷梁武帝撰 孔子家語廿一卷王粛撰 家語抄一卷
尒雅三卷郭璞注 〃〃三卷孫氏注 〃〃集注十卷沈旋撰
〃〃圖十卷郭璞撰 〃〃〃讃二卷 〃〃音二卷
〃〃〃決三卷天智騫撰 小尒雅一卷李軌略撰 廣雅三卷張揖撰
方言十卷漢揚雄撰郭璞注 釋名八卷劉煕撰 白虎通十五卷班固等撰
五経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 経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経析義一卷邯鄲綽撰

五経拘沈十巻　六藝論一巻 鄭玄撰 方外?注　五経發題一巻

聖證論十二巻 王肅撰　五経問答八巻　経典大文卅巻 陸徳明撰

梁集雅義趣一巻

九

異説家八十五巻 如本

河圖一巻　ゝゝ龍文一巻　易緯十巻 鄭玄注

詩緯十巻 魏博士宋均注　礼ゝ礼三巻 鄭玄注　ゝゝ三巻 宋均注

十

樂ゝ三巻 同注　春秋緯卅巻 同注　ゝゝ宋異萬神紀台一巻

ゝゝゝゝ一巻 冷然院　孝経勾命決一巻 宋均注　ゝゝ援神契七巻 同注

ゝゝゝゝ音隠一巻　ゝゝ内事一巻　ゝゝ雄圖三巻

ゝゝ雌圖三巻 上中下　孝経雄雌圖一巻

小學家　目録五百九十八巻 如本

博雅十巻 曹憲注　注博雅十巻 冷然院　三蒼三巻 郭璞注

蒼頡篇一巻　埤蒼二巻 張揖撰　急就篇一巻 史游撰

急就章音義一巻 韓智寔撰　ゝゝ篇注序十巻 顔師古撰　發蒙記一巻 晋散騎常侍顧凱之撰

小學篇一巻 王義之撰　開蒙要訓一巻 馬氏撰　千字文一巻 周興嗣次韻撰

ゝゝゝゝ 李暹注　ゝゝゝゝ 梁国子祭酒蕭子雲注　ゝゝゝゝ 東駝同撰　ゝゝゝ 宋智達之撰

ゝゝゝゝ 丁覘注　説文解字十六巻 許慎撰　字書卅巻 冷泉院

ゝゝ抄分一巻　玉篇卅一巻 陳左将軍顧野王撰　ゝゝ抄十三巻

開元文字音義卅巻　聲類十巻 李登撰　音譜決疑十巻 斉太子舎人李節撰

字林二巻 呂忱撰　書林五巻　定字一巻 林延業等撰

通俗文一巻 服虔撰　ゝゝ文一巻　音譜決疑二巻 李概撰

入聲一巻　銘訓一巻　書譜三巻 孫過庭

書斷三巻　筆勢集一巻 衛夫人撰　筆勢論一巻 王義之撰

書評一巻　用筆陳圖碑一巻 王義之　石経尚書一巻

韻篇叙例抄一巻 趙昇撰　今字弁疑三巻 李少通撰　集緩字五巻
異形同字一巻　同音異訓一巻　文字集略六巻 阮孝緒撰
韻集五巻 呂静撰　韓字一巻　證俗音字略一巻 顔愍楚撰
借音三巻　〻〻一巻 樺道高撰　新抄〻〻五巻
糊胡語七巻 冷然院　周字對語二巻　名教一巻 田遊巖撰
吳章一巻 陸機撰　韻字一巻　要略一巻 王劭撰

文府四聲五巻　桂苑珠叢十巻 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文廿一巻而見在呂第一帙其餘未知在否
〻〻〻抄十巻　新撰音訓四巻　韻林二巻 戴規撰
〻篇十巻 冷然院　〻海鏡源五巻　韻圃五巻
文字苑十巻　古今文字苑抄一巻　古今字一巻
古今雑字書一巻　古今五十四種書體様一巻　集字廿巻 冷泉院
四聲韻音一巻　〻〻〻四巻　六文字一巻　字苑一巻 葛洪撰

四聲指歸一巻 劉善經撰　清濁音一巻　正名要録一巻 司馬知羊撰
韻詮十巻 武玄之撰　〻〻十二巻　切韻五巻 陸法言撰
〻〻〻 王仁昫撰　〻〻十巻 釋弘演撰　〻〻五巻 麻杲撰　〻〻〻 孫愐撰　〻〻〻 孫伷撰
〻〻〻 長孫訥言撰　〻〻〻 祝尚丘撰　〻〻〻 裴務齊撰　〻〻〻 陳道固撰　〻〻〻 沙門清澈撰
〻〻〻 盧自始撰　〻〻〻 蔣魴撰　〻〻〻 郭知玄撰　〻〻〻 韓知十撰　唐韻正義五巻
韻集五巻　切韻箇一巻　五経字様三巻 上中下

古今篆隷文體一巻 蕭子良撰　異體同音議字一巻　定字書一巻
勅定字様一巻　字様一巻 顔貞卿撰　〻〻〻 戴行方撰
〻〻〻 顔師古撰　東宮〻〻〻　千禄〻〻〻
波斯国〻〻〻　雑字決疑正字賦一巻　安歌語一巻
詩經十八巻　詩品三巻　詩評六巻　文軌十巻 冷然院
〻〻抄六巻　筆札華梁二巻　文譜廿巻 冷然院

文章體九卷　〻〻〻例一卷　〻〻〻抄一卷
〻〻〻様一卷　〻〻儀式一卷　〻〻論一卷
〻〻要決一卷　〻〻釋雜義一卷　〻〻四聲譜一卷
〻〻式一卷　詩筆體一卷　諭體一卷
文筆要決一卷 杜正倫撰　〻〻式二卷　屬體法一卷
四聲八體一卷　詩髓腦一卷　注詩髓腦一卷

詩格三卷　詩病體一卷　寶〻〻一卷　文筆範一卷 三則
大唐文章博士嫗吾文筆病書一卷　詩八病一卷
文音類一卷　文章始三卷 沈約　〻〻故事一卷　詩體七卷
八病詩式一卷　讀異體諸詩法一卷　百屬筆例一卷　樂法藏撰
文場秀句一卷　古今詩類一卷　文儀集注一卷　唐朝新定
詩體一卷　垂拱聲一卷　聖證論十卷　累玉記一卷

正史家 千三百七十二卷 如本
史記八十卷 漢中書令司馬遷撰 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集解　〻〻音三卷 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
〻〻音義廿卷 唐大中大夫劉伯莊撰　〻〻索隱卅卷 唐朝散大夫司馬貞撰
〻〻新論五卷 旗蒙撰　太史公記問一卷　古史考廿五卷 晉義陽亭侯譙周撰
漢書百十五卷 漢護軍班固撰 太山守應劭集解　漢書百廿卷 唐秘書監顏師古注
〻〻音義十二卷 隋國子博士蕭該撰　〻〻章十二卷 隋廢太子勇令包愷等撰

〻〻訓纂卅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〻〻音義三卷
〻〻〻十三卷 顏師古撰　〻〻古今集義廿卷 顧胤撰　〻〻問答十卷 沈遵行撰
〻〻序例一卷 顏師古撰　〻〻贊九卷　〻〻私記七卷
東觀漢記百卅三卷 起光武訖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錄
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卅七卷与集賢院見在書合一本百卌一卷与見書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両本目錄不合真

倫在唐国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得如件今本
朝見在百卌二卷
後漢書九十二卷 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蕂本 〻〻百卅卷 范曄本 唐邑賢太子但志卅卷 梁剡令劉昭注補
范漢音訓三卷 陳宗道先生臧競也 范漢音三卷 蕭該撰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 宋中大夫裴松之注 晉書百卅卷 唐太宗文皇製
〻〻七十六卷 王隱撰 〻〻評一卷 宋書百卷 沈約撰 梁尚書僕射
齊書五十卷 唐中書令李百藥撰 齊書卅卷 沈約撰 後魏書百卷 隋著作郎魏彦撰

右經籍志所載數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彦相雜繞六汁卷也其雖
未知所在今為待後来全載本數
隋書八十五卷 顔師古撰 陳書卅六卷 唐姚思廉撰 周書五十卷 唐秘書監令狐德棻等撰
古史家 二百冊十卷 如本
漢紀卅卷 魏秘書監荀悦撰 後漢紀卅卷 鄧彦伯撰 晉陽秋卅卷 訖哀帝孫盛撰
續〻〻卅卷 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宋略廿卷 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文旨春秋卅卷 梁奉朝請吴均撰
晉春秋卅卷 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梁典卅卷 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後略十卷 姚最撰

雜史家 目録六百十卷 私略之
周書八卷 汲冢書 戰国策卅三卷 劉向撰 高誘注 春秋後語十卷 孔衍撰 盧本
〻〻〻〻 范陽盧藏用注 〻〻傳十卷 樂資撰 〻〻十卷 冷然院
吴越春秋七卷 〻〻次録一卷 冷泉院 〻〻記七卷 側子春
秋一卷 魏晉世語十卷 晉襄陽令郭頒撰 帝王世記十卷 皇甫謐撰 皇甫謐撰
續帝王紀十卷 何茂林撰 帝紀十卷 釋枋斧撰 陳帝紀六卷 皇甫謐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蕭綺撰 帝王略論五卷 唐世南撰
大業略紀三卷 趙毅撰 麻帝紀一卷 余庱撰 建康實録廿卷 許嵩撰
晉書抄卅卷 司馬諒撰 小史五十卷 激海高峻撰起五帝訖唐初
世代年号麻一卷 傅楢撰 帝王年代麻十卷 宗曰撰 〻〻〻譜一卷 張武撰
〻〻〻麻八卷 〻〻世麻二卷 年号一卷 〻〻杌記一卷
通麻十卷 馬揔撰 唐實録九十卷 司空梁国公房玄齡等撰

〻〻〻〻〻〻中書令許敬宗撰　高宗實録六十卷武玄之撰　唐麻四十卷柳芳撰

十四　霸史家　百廿二卷　如本

趙書十卷偽燕太傅甲騒撰　華陽国史十二卷常璩撰　十六国春秋百卷魏崔鴻撰

十五　起居注家　三十九卷　如本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　晉起居注卅卷　大唐起居注三卷温文雅撰

十六　舊事家　二十卷　如本

漢武帝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二卷葛洪撰　魏文貞故事六卷

十七　貞觀故事十卷洽泉院馮閏舎人戴言撰

職官家　七十卷　如本

漢官職十卷漢應劭撰　職官要録卅卷陶勉撰　百司舉要一卷清李吉甫撰

大唐六典李林甫注

十八　儀注家

大唐書儀十卷〻〻〻十五卷宋儀注十卷文儀注十卷新

儀卅卷吟然院　月儀四卷許敬宗撰　十二月儀七卷新撰

書儀五卷趙燈撰　九族書儀一卷隋李德林撰　鮑昭書儀一卷

書牛儀廿卷謝朏撰目録百卌卷私略之

目録五百八十卷私略之

十九　刑法家　私略之

大律六卷　新律十卷　隋大業令卅卷　唐貞觀初格十卷

唐永徽律十二卷　〻〻〻疏卅卷伏無忌等撰　大唐律十二卷　刑

法抄一卷　唐具注律十二卷　律附釋十卷　太十令卅卷

令卅卷　新令十卷　大宗令三十卷　唐永徽令卅卷　唐

開元令卅卷　唐令私記卅卷　金科類聚五卷　唐永

徽格五卷　垂拱格二卷　〻〻後常行格十五卷　〻〻留司

格二卷　開元格十卷　〻〻〻私記一卷　〻〻新格五卷

見在書目

格後勅三十卷　長行勅七卷　開元皇口勅一卷
〻後格九卷　散頒格七卷　僧格一卷
唐永徽式廿卷　唐開元式廿卷　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
判樣十卷　判軌一卷　救急判罪一卷　百節判一卷
貞觀勅九卷　中臺判集五卷 牛鳳及撰　大唐判書一卷
雜傳家　目録四百卅七卷　私略之

三輔決録七卷 漢太尉趙岐撰摯虞注　漢武内傳二卷 葛洪撰　神仙傳廿卷 葛洪撰
據耆舊志九卷 梁元帝撰洽然院　捜神記卅卷 干寶撰　〻〻後記十卷 陶潛撰
旌異記十卷 侯君素撰　冥報記十卷　琱玉十五卷　列女傳
十五卷 劉向撰 曹大家注　〻〻頌一卷 劉歆撰　〻〻略七卷 魏徴撰
〻〻讃二卷　〻〻抄二卷　〻〻圖十二卷　貞形傳一卷
哲婦傳一卷　女誡一卷 曹大家撰　妬記二卷　高僧傳十四

卷 釋僧祐撰　續〻〻廿卷　西域求法〻〻一卷　〻〻要
抄二卷　名僧傳卅卷 釋寶唱撰　續齊諧記三卷 吴均撰　荊楚
歳時記一卷　七十弟子贊文一卷　朝野僉載廿卷 在雜家
清涼山傳 釋慧祥撰　孝子傳圖一卷　〻〻讃十卷 忠孝
圖十卷 庾公撰　漢武洞冥記四卷 郭子横撰　研神記一卷 梁湘東王撰
靈異記十卷　七賢傳一卷　竹林〻〻五卷 孟氏撰　伍子胥傳卷

陳侯太子傳一卷　列仙傳三卷 劉向撰
土地家　目録三百十八卷 如本
山海經廿一卷 郭璞注 見十八卷　〻〻〻贊二卷 郭璞注　〻〻〻抄一卷
〻〻〻略一卷　〻〻〻圖贊一卷　海外記卅卷　黄圖一卷
洛陽宮殿簿一　三国地方經一　神異經一 東方朔撰 晉張華注　十洲
記一 同撰　三輔故事二 晉世撰　歴国四處 釋法撰　輿地志卅 陳顧野王撰

括地志一　魏王泰撰 元数六百巻 両書録只載第一巻　坤元録百巻　古鼎記八
髙麗国記四　十道志十二　両京新記四 韋述撰
楊州圖經一　襄陽縣圖經一　唐州圖經十巻
越州都督府圖經二　海州圖經一　南岳山記一巻
州縣圖經　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〻山南〻隴右〻劔南 南淮南〻嶺南道各一巻
方丈圖一　遊名山志一 謝靈運撰　西域記十三 玄奘撰

關東風俗傳十 宋孝王撰　賙浮提記二　釋迦方志二 見道撰
波羅門摩伽陀等國圖記一　西明寺圖讃四　建國論
二十六　國圖一
廿一 譜系家　十六巻 如本
黄帝大聖李氏譜一　皇室内外諸房系圖一　太宗
文武聖皇帝行記一　李氏譜一　諸家譜一　劉昉

寺定四海姓望譜一　釋迦譜一巻
廿二 簿録家　二十二巻 如本
諸史目三 楊松珎撰　七録十二 梁阮孝緒撰　鄴書目録一 何茂庚
麟臺書〻〻一　帝王〻〻一巻上　僧數録三　内典僧數一巻
廿三 儒家　百三十四巻 如本
晏子春秋七 冷然院　孟子十四 齊卿孟軻撰 趙岐注　〻〻七 陸善經注

孫卿子十　楚蘭陵令荀況傳曰荀況若荀卿十一代孫也 荀況撰 考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曰孫
曾子二 魯国曾参撰　鹽鐵論十 漢廬江府丞桓寛撰　說苑廿 劉向撰
楊雄法言十三 宋衷注　楊子太玄經十二 同注　桓子新論
十七 後漢六安丞桓譚撰　譜史論十 後漢處士王符撰　牟子二 後漢太尉牟融撰
瓊林要覽七　要覧一　淮南略一
廿四 道家　四百五十八巻 如本

老子二 同柱下史李耳撰 漢文時河上公注 〻〻一 王弼注 〻〻二 周文帝注 〻〻二 玄宗御注
〻〻論贊二 〻〻德論略一 〻〻讃義六 周弘正撰 〻〻指
歸十三 後漢嚴尊撰 〻〻十條略一 盧若士撰 〻〻發題私記一 月撰
〻〻述義十 賈大隱撰 〻〻義疏八 梁武帝撰 〻〻義記六 周弘正撰
〻〻義疏八 王弼 〻〻〻四 周文帝 〻〻疏四 張君相撰 新
撰〻〻義記十一 元名先生撰 〻〻要抄一 〻〻抄文一 〻〻疏

六 玄宗御製 〻〻私記 〻〻元生十二 紀面経一 〻〻
化胡経十 孝子音一 李軌撰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
聖化経十 君文操撰 庄子卅卷 梁漆園吏庄周撰 後漢司馬彪注 〻〻
卅三 郭象注 〻〻義記十 張譏撰 〻〻義疏廿 王穆夜撰
〻〻〻九 同撰 〻〻五 賈彥威撰 篇〻〻十二 張機撰
〻〻疏五 讀行仙集解 〻〻講疏八 周僕射撰 〻〻私義記十

〻〻後撰廿 〻〻〻序略一 〻〻〻集解卅 〻〻〻要
難十八 〻〻字訓一 〻〻疏十 西華寺法師成英撰 〻〻音
義十卷 道士方守一撰 〻〻〻二 〻〻〻三 徐邈撰 〻〻音訓
事義十 阮瑤 南華仙人〻〻義類十二 鬻子一 周文王師鬻熊撰
鶡冠子三 楚之隱人 列子八 鄭之隱人列圍寇撰 東晉光祿勳張湛注 〻〻八 陸善經注 〻〻天瑞一
文子十二 幽求子廿 杜夷撰 抱朴子內篇廿一 葛洪撰

庚成子十二 冷然阮 符子六 符朗撰 玄書通義十二 張譏撰
道使一 本際経一 太上靈宝経一 沖虛真経八
消魔宝真安志経一卷
卅六 法家 三十八卷 如本
管子廿 齊相管夷吾撰 商君書三 秦相衛鞅撰 韓子十政論五卷
卅七 名家 如本

鄧析子一卷 鄧大夫劉析撰　人物志三卷 劉劭撰
墨家 如本
隋巢子一 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　纏子一卷
縦横家 如本
鬼谷子三卷 鬼谷子周世隠於鬼谷皇甫謐注
雑家 私略之 二千六百十七卷

呂氏春秋廾 呂不韋撰高誘注　淮南子廿一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
〻〻〻廿一 許慎注　論衡卅卷 後漢徴士王充撰　風俗通卅一 應劭撰
抱朴子外篇五十 葛洪撰　劉子二　〻〻抄二
金樓子十 繹世誠撰　博物志十 張華撰　〻〻章十
外傳博要七　古今注三 崔豹撰　纂要一 戴安道撰 顔延之撰
〻〻録一　戚苑〻〻十 劉揚名撰　袖中書十 沈約撰　〻〻記一 同撰

〻〻抄一　玉燭宝典十二 隋著作郎杜臺卿撰　物始十 謝昊撰
事始三 劉孝孫撰　古今善言卅卷　典言四 後魏人李魏叔撰
〻〻私記一　文府十　〻〻十二　〻〻二　〻雑體八
〻〻啓法二　〻四聲五　錦帶書三　〻三　〻二　語麗十 朱澹遠撰
弁色立成一　紴璧六 梁庚肩吾撰　子抄卅 梁野令庚仲容撰
而部書抄十　雑抄廿　華林遍略六百卅卷 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修文殿御覧三百六十卷 祖孝徴撰　青史百廿 郭訓撰
類苑百廿 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　類文二百十三　藝文
類聚百　翰苑卅卷 張楚金撰　初學記三 徐堅撰　彙名
苑十五 今案廿卷　王府新書五十　玉苑麗文一 湘東王撰　玉苑五 同撰
編珠録三　文心雕龍十 劉勰撰　人境五十卷　雉城典廿
卷 則天大后撰　百寮新誡四 同撰　群書治要五十 魏徴撰

群書軌廿二巻　帝範二　〻〻賛一　弘〻〻三　臣軌二 皇后撰
諫苑廿 干志寧　類林五　獨斷一 今案蔡邕撰　教 閻丞嚴撰
顔氏家訓七　諸葛武侯上事九　貞觀政要十四
鳥書一　朝野僉載廿 張文成撰在雜傳家　注詩品三　勤好子一
劉守十　〻〻五　〻〻三　勸學章一 范寧撰　内傳慱一
要世　〻〻〻〻枡五　破耶論一 琳法師撰　注〻〻〻四

咲道論二 甄鸞撰　中論四　安身〻一　弁正〻十二
三教不齊〻一　渇齊三　教〻三　内外傳〻一
三名一守慼〻二　古今佛道論衡四　全七十論二 外道眩加羅造
弁士〻一　五徳〻一　真言要決論
卅 農家 如本
齊民要術十卷 後魏賈思勰撰　兆民本業三卷

廾 小説家
咲林三巻 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咲論一　燕丹子一 晉處士裴啓撰
世説十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劉孝標注　〻〻問答二　〻〻問録十
志林小説十　小説十　座右銘一 崔子玉撰　續〻〻一 向居易撰
卅一 兵家 秘書目録二百四十二卷之
司馬法三巻 齊相司馬穰苴撰　孫子兵法二巻 吳將孫武撰

〻〻〻書一 臣謝撰　〻〻兵書三 魏武解　〻〻〻〻〻一 魏祖略解
六陣兵法圖一　八陣書一　陣法一　孫子兵法八
陣圖二　陣圖一　續孫子兵法二 魏武帝撰　太公兵六
韜六 周文王師姜望撰　太公陰録符一巻　黄石公三
谷記三 下邳神人撰成氏撰　黄帝用兵勝敵法一　〻〻陰符一
兵書九兵法一　兵林玉府三　〻〻正府一　大公

明金遺用兵要記一　太公謀廿六　甲法一　武林一撰
梁武帝勅撰要用兵法一　兵敗一　出軍禁兵法一　兵書
要八魏徵撰　六軍鏡三　安国兵法三　軍誡三李建撰
軍令五答兵法二　簡日法一　練習令一　兵書對
権変逆順法式王代殷法一　河上公兵法一　帝王
秘録十　金壇秘決二巻　孝子至決一　真人水鏡十

軍勝十　黄帝太一　天目経三李淳風注　魏武帝兵
書十三　兵書要三　兵書接要三魏武帝撰　瑞祥兵法二
雲氣〻〻一　遁甲〻〻一　投壺経二　象戯経一
投壺経二張東之撰　仗経一巻　樗蒱法一　握槊経一
王帳一　扃中秘兵法一　兵書論要一魏武帝撰　〻〻要
略同撰　梁武帝兵法二　金海廿七隋蕭吉撰

卅四

天文家　四百六十一巻私略之
天文録石氏中宮占三巻上中下　〻〻要録十陳卓撰　〻〻録
一部廿祖暅撰　〻〻〻圖一　〻〻要會六徐林注　〻〻略
集一決〻〻要集一　〻〻〻〻卅三巻　〻〻災異雜占一　〻〻要
集一　〻〻要會一高氏撰　〻〻〻〻二　日月暈食
占妻一　〻〻雜災異占廿七　〻〻要録五十　〻〻〻秘記

分野法一索興撰　〻〻占書四　〻〻要決一　〻〻記一
〻〻書一　天文要記一　〻〻秘記一陳晉抄　〻〻秘要一
〻〻要録月災占一　〻〻〻日〻占一　〻〻雜占一巻
天地瑞祥志廿　要決洛類廿　鴻範本論十
乚乚占十　天官星占六陳卓撰　荊州占廿二巻
〻〻要略占一　占候要略経一　犯星書一

薄讃二 陳卓撰　〃〃三 上卷魏石申 中卷甘文卿 下卷晋石咸 〃〃〃 晋史石申造
三星贊一　石氏星経薄讃二　屬〃星一卷
屬星符一　𡸁斗人〃〃占一　皇極一　推星圖一
流星占一　彗星占二　日月五　星占圖一
〃〃客星瑞相圖一　五星廿八宿占一　五星苦度一
日月虹蜺圖一　乾家論一上下　彗孛占一

益天玄象経一 撰集流星客氣占一　神光占二
天地人圖象経十　廿八宿五　皇占三　鍾律星部
分野圖五卷　十二律分野圖一　客星占一卷
雑星占一　日暈占一　〃〃圖一　月暈占圖一
鳥家占一　〃〃圖一　廿八宿圖三　彗星圖一
日月災異圖一　春秋経中災異一　雲氣識圖一

陳占圖列讃一　帝王秘録十 又在兵家　日月識圖一
周髀三 趙嬰注　定天論三　星経流占二 石氏撰
唐七曜符天曆一　七曜巡行一　〃〃皇曇宸別行法卷
曆數家 百六十七卷 如本　曆術〃〃 海嶋〃 九章〃〃 漏尅〃 筭
章裡篆要三　玄鏡宿曜一　漏尅経三 朱史撰
〃〃銘一　曆疏一　長曆四　立成曆一　六甲一

周曆一　廿四氣用筋曆一卷　尚書〃〃一
正〃術四　三等數〃一　大術〃術一　大術立成十二
九嘉曆一　麟德〃八　儀鳳〃三　九章九卷 劉徽注
〃〃〃〃 祖中注　〃〃〃〃 徐氏撰　〃〃術義九 祖中注　〃〃十一義一
九章圖一　〃〃乗除私記九　〃〃妙言七　〃〃私記九
九法筭術一　六章六卷 高氏撰　〃〃圖一　六章私記一

九司五巻〻〻筭術一　三開三巻　〻〻畫一　海嶋二
〻〻一 徐氏注　〻〻二 祖仲注　〻〻畫一　綴術六　夏侯
陽筭經三　新集筭例一　五經筭二　張丘建三
元嘉筭術一　孫子筭經三　五曹筭經五 甄鸞撰
要用筭例一　中星麻三　麻例一　注流一
麻注二　婆羅門陰陽筭麻一　記遺一

五行筭二
五行家　九百十九巻 私畧之　咒禁 符印 五行 六壬 雷公 太一 易 遁甲 式 相 仙術
三甲神符經一　三五神禁治一切病存法一　〻〻禁
法十　〻〻神禁一　〻〻大禁咒禁決一　三原
伯子一　四天王讖一　四下一　四式出門法一
五行法一 五行大義一　〻〻雜占一　〻〻知天地論二

五行經要一　〻〻秘要立成一　〻〻神掖一　〻〻訣
畫占一　〻〻脩問一　〻〻書二　五明論一
〻〻五　〻〻術一　〻〻〻宅鈎鏡卜法一　合〻〻〻
龍樹并〻〻〻秘要隠法一　五姓宅撓一
畫二巻　〻〻範并畫一　六壬雜占一　〻〻經二
〻〻式樞機經二　釋〻〻式六十四卦法四巻　〻〻式一

切法一　〻〻式雜占書一　六甲右左上符一　〻〻畫一
大道老君〻〻秘符一　八史畫一　〻〻神符二　九宮
式經一　〻〻經四 鄭司農撰　〻〻〻一〻〻飢穰麻一　天異
〻〻經三　太一經二 宋昆撰　太一經一 周氏撰　秘要三 第三四五
〻〻立成一　〻〻口決一　〻〻立成十二 根氏撰　〻〻發度一
〻〻四神歴基三　〻〻决并雜陰陽　〻〻式二

〻〻日計立成図 刑𤣥撰 周易命期一 糅笑撰 易髓三

〻〻要決一 隠居撰 靈易一 東方朔 易林十八巻

右術京房郭璞等七人雜撰 周易林二 杜氏 〻〻新林占三 郭璞撰

〻〻莖四 〻〻享釴兒 顔氏易占三 遁甲六

〻〻二 衆宏等撰 〻〻一 信都等撰 門元大一 〻〻経六

〻〻秘要一 葛洪撰 〻〻経要訣一 抱朴子撰 三元九宮〻〻三

〻〻立成六 〻〻経序一 陶隠居撰 〻〻用決一 旅良腊撰 四

式経一 〻〻尺芸六 用決一 朱先生撰 式庄子撰 式占十二

將決一 式家用宗字決一 雜祭厤一 賈誼更撰 黄帝

式龍昇経一 〻〻用常年経一 八公靈棊経一

〻〻〻卜經二 宇宙経一 京房占六情鳥鳴一

京房雜占 〻〻〻黄帝注金遺経十 〻〻金遺琺 陳氏撰

〻〻〻王甫曽門経三 〻〻〻讖経一 仙相経一巻

新撰相人経一 相書七 許眉相男女経三

伯樂図七 相馬経一 要集〻〻〻一

孫伯樂相馬一 相馬経一 知非撰 〻〻〻一 中暦撰

八駿図一 水牛図一 太唐陰陽書五十一巻

新撰陰陽書五十 呂才撰 瑞應図十五 嶽図一

符瑞図十 顧野王撰 讖書一 孔子讖記一 新図讖緯一 明鏡四巻

雜書讖緯鈔一 高麗国讖一 作金墨法一

龍樹出印法一 天鏡経一 地鏡経一 乾坤鏡一

握鏡二 陶隠居撰 〻〻方二 玄経五 龍首経一

黄帝〻〻〻二 董氏撰 乾坤経一 司馬遷撰 靈棊三 玄女経一

新撰宿曜経七 新撰鷹鳥経三 天地通女經一 龍虎上経一

神樞靈轄十　東方朔書十一巻　地判經一　赤松子玉曆一
武王須臾二　故墓視法一　王佐秘珠五　青烏子十三
王母返閇四　〻〻〻厨抄一　黄帝〻〻神林抄一
飛鳥立成二　本書禹步一　破子一　祿命决一
唱馬經一　周氏太一經一　乾坤冊問答一　沐浴書一
大紡經一

卅七　醫方家　千三百九巻　私略之　醫針　仙方　合藥
黄帝素問十六 全元起注　素問音訓并音義五　〻〻改錯二
素女問十　黄帝甲乙經十二 玄晏先生撰　甲乙注四　〻〻義宗十
〻〻經私記二　黄帝八十一　難經九 楊玄操撰　八十難音義一 同撰
大清經十二 玄起撰　〻〻〻二 上下　〻〻諸草木方集要一　〻〻神丹經上篇一
〻〻〻〻〻一　〻〻金腋丹經一　藥圖三 甄立言撰　藥并决一

藥方草本八十巻　藥石一　仙藥方一　〻〻合方一　神仙
服藥食方經一　五嶽仙藥方一　〻〻芝藥方一
神藥方一　雜〻〻一　神仙新〻〻一　〻〻八山服〻〻一
桐君藥録二　平昌孔方面目雜藥方一　雜藥方一 中尉王榮撰
〻〻〻一 徐文伯撰　〻〻〻一 姚大夫撰　雜單〻〻一　採藥論二
雜藥論一　〻〻方八巻　〻〻論二　新撰方二

神仙服藥經一　老子〻〻〻〻一　雜藥四　方法一　方集廿九 天伯深撰
雜要酒方八　作酒方一　五茄酒方一　要方十一
集驗方十二 姚僧垣撰　〻〻〻方决一　開元廣濟方五巻 御製
葛氏肘後方一　〻〻〻〻〻三 陶弘景撰　〻〻百方九　〻〻方九
胡洽方三　張仲景方九　通玄方十　〻〻十
新録軍要方五 虢孝澄撰　鑒上人秘方一　徐太山隨手方一

張家方一　極要方十　新修諸要大清秘方十二　惟方四
老子孔子枕中雜方一　大清治方八　千金方卅一 孫思邈撰
〻〻〻抄一　治癰疽方七　五金化方一
調氣道引方一　道引法篇一　新修大清秘經方廿
石流丹方一　治婦人方三　諸香方一
雜丸方一　朱沙丸方一　腎氣丸方一　雜療一　神仙法方一

太一神丹精治方一　龍樹并和香方一　經心録方六
延年秘録方四　練石方一　養性方一 許虬生撰　生駿膏方一
苟杞乾煎方一　治消渇方一　治馬病方一　〻〻法六
〻〻病書六　小品十二　耆婆伏苓散方一
癰疽論一　黄帝脉經決十二 王叔和新撰　耆婆脉決十二 羅什注
脉經音一 楊玄操撰　新修本草廿 孔志約撰　神農本草七 陶隱居撰

〻〻音七 李君撰　雜注〻〻一 蔣孝琬撰　本草畫廿七　新修
〻〻音義一 仁諝撰　〻〻音義三 甄立言撰　〻〻〻一 殷子嚴撰
〻〻夾注音一 陶隱居撰　〻注音一 楊玄撰　注〻〻表序一 陶隱居撰
食療〻〻三 孟詵撰　老子教人服藥循常住仙經一
神仙芝草畫一巻　仙草畫五　芝草畫二 上下　黄帝
鍼經九　〻〻音一 楊玄操撰　類聚方經百廿　黄帝

内經明堂 楊上善撰　明堂音義二 楊玄操撰　食經三 馬琬撰
〻〻一 月撰　〻〻四 崔禹錫撰　新撰〻〻七　食禁一　食注一 御注
集驗十二 姚大夫撰　古今〻〻五十 甄立言撰　古今録驗五十
龍樹眼經一　脚氣論一 周礼集撰　産經十二 徳貞常撰　〻〻
畐三　黄帝針灸經一　〻〻三部灸經音義一 李議忠撰
玉遺針經一　刑繁論十 謝云泰　劉涓子十一 龍慶宣撰

内经大素卅 楊上撰 如意方十 構養要决廿一 練皮煎一
醫家雜書九 丹决一 杏丹方一 徐文伯一 梁穆
方法一 赤松子試一 八史術一 八素八 董暹注 老子
道精经一 五藏論一 病源論五十 巢元方撰 素女經一
禁法九 靈奇要秘術一 陶隱居撰 龍樹并三注一 〻〻〻〻馬
鳴奔秘法一 沙門善提造 軒轅皇帝録集十二 兜召一 三五禁法

三五神禁治病圖一 八史神圖一
卅九
楚辭家 廿二巻 如本
楚辭十六 王逸 〻〻音義 天智騫撰 〻〻集音 新撰 離騷十 王逸
〻〻音二 〻〻经潤一
卅九
別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巻 如本
陶潛集十 阮嗣宗集五 謝吏〻二 庾信〻廿 何遜〻八

孔稚珪〻十 劉厳帝〻十五 王曹〻十 江陵公〻十 謝
優〻十 張昌齡〻十 東皐子〻五 駱賓王〻十 王勃廿
劉孝威〻十 新注王勃〻十四 陸倕〻八 陳子良〻十
沈約〻十 沈約後〻十 崔融〻十 魯〻十 陳子昂
〻十 薩後〻卅 江令君〻廿 盧照鄰〻廿 太宗文皇
帝〻卅 上官儀〻卅 楊炯〻卅 許敬宗〻廿 任孝恭〻十一

魏曹植〻卅 玄奘〻九 沈約〻百 王中書〻十 庾肩
吾〻十 梁簡文帝集八 十玄奘〻一 無名師〻十 張正
見〻三 醉後〻三 王昌齡一 釋惠精〻三 江令〻卅
張野人〻十 張説〻十 河南子〻十 宋之問〻十 無名
〻十 琵静師〻三 静泰師〻十二 惠文太子〻十
吴巖〻十 令集十 張文成九 遊巖〻一 姚納〻十四

馬氏集十　李山人〻一　張諤〻一　李嶠百廿　詠一　劉
希夷〻私記一　幽憂子〻十　英藻〻十　楊齊哲〻二
無名〻十八　李特進〻一　柳顧言〻十　劉華文〻一　文
皇帝〻一　湘東王〻一　張華〻十　李少通〻十　任
昉集廿八　江文通〻一　十賀蘭遂〻二　沈詮期〻十
李白歌行〻三　岑〻十　韋承慶〻一　盧昇之集一巻

四十三

王維〻廿　李巻〻一　王涯〻一　王梵志〻二　釋太関〻一
楊廣〻抄一　白雲〻十九　令狐楚表奏〻十　祖君彦
〻一　〻〻〻私記一　阮步兵〻十　石李倫〻五
蔡邕〻廿　謝庄〻廿　謝朓〻十　王僧孺集十六
後周趙王〻十　煬帝集廿八　王融〻十　鮑集十
愚公〻一　京兆〻二　二石〻十　王珣〻十二　蕭琮〻二

温子昇廿八　洪偃〻七　杜審言〻十　釋僧禮〻十　沈大
尉王氏〻一　岳陽詩二　張松〻十　富嘉慕〻十　景少
徵〻五　趙公〻十　釋靈實〻十　徐陵筆〻十
徐陵〻卅　許高陽九　西平公〻二　崔湜〻一　李河
間〻三　徐彦伯〻二　李澄之〻三　道高法師〻一　王梵
志詩二巻　元思敬〻一　許敬宗八　詠　沈約八詠一

四十四

卅

則天大聖皇后〻十　武媚娘一　杜之高〻一　御製王臣
君〻一　釋波若〻一　釋懷義〻一　文袒集一　高逖〻二
庚希銑〻三　虞世南〻卅　李氏哀詞一　遊仙窟一　朱
子奢〻五　南元郡太守敬〻一　進士富燒雜文一　私記一
白氏文集七十　元氏長慶〻廿五　白氏長慶集廿九巻
惣集家　千五百六十八巻　如本

文心彫龍十（劉勰 在雜家）　兎園策九　注策林廿　文選卅（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巻（李善注）　〻〻鈔六十九（公孫羅撰）　〻〻〻卅　〻〻音義十（李善撰）

〻〻音決十（公孫羅撰）　〻〻音義十（釋道淹撰）　〻〻〻〻十三（曹憲撰）　〻〻抄

韻一　小文選九　文館詞林千　金輪万歳集五十（一巻目録）　鏡中

〻中〻十　覇朝集三（李徳林撰）　鏡中観妓集一　後〻卅　詩苑英十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　注續詩苑英華〻廿　續詩苑英

華抄一　天宝〻三　〻〻〻九　正聲〻二　文林麗藻〻百

朝士近代大才〻廿詩綺徑七　大唐新文章十六　帝徳録二

册楊〻一　弁正〻一　文會〻三　續〻〻一　秀句〻一　雜

文〻一　庚信任大常等〻十八　適越甲離〻一　珠英學

士〻五　河岳英靈〻一　荊楊挺秀〻二　吏部〻一　建國

種會〻一　類〻二　詞林数字句〻廿　要〻十八（上下帙）　新〻一

詞苑麗則〻廿（庾頭真撰）　垂拱〻百　聖母神皇垂拱後〻廿　聖母

〻十　玉相〻一　文房麗藻十　詩苑一（道衡撰）　開成〻廿

文箱〻三　河南十　鳳巖十　於明〻十四　廣〻〻廿

優松一　瑑章〻十五　啓顔録十　古今詩人秀句二（元思撰）

酔後〻三　大周朝英〻十　貞觀〻一　王臺新詠〻十（徐陵撰）

連珠七（陵）　金華瀛州〻廿　王孝函　子〻三　輋帰信門一

劉白唱和〻二　杭越寄詩二十二　月詩題（上官儀注）　文儀〻一

荊楚時序一　任司文孝恭〻一　文藝論一　大唐新〻書

儀一　前代君臣詔録屏風本一　類文三百七十七巻

類文二百十三巻（在雜家）

本朝見在書目録

其後渡来数巻

丁丑五月九日寫竟　中島勝

大宋平王充收其圖籍泝河西上經砥柱漂沒而存者纔八万餘卷自是圖籍在秘書於文館集賢司經崇文太常皆藏書之所然集賢所寫皆御本也定以甲乙丙丁分為四部有經史子集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開元十九年車駕發京時集賢四庫書惣八万九十卷矣

經庫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矣史庫二万六千八百廿卷

子庫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

七緯

易緯　書緯　詩緯　礼緯

樂緯　孝經緯　春秋緯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目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40
SS号=14664140